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太宗朝

汉文译文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太宗朝

汉文译文

目录

第一函 太宗皇帝天聪元年正月至十二月

第一册 天聪元年正月至二月

加圈点老档。

天聪元年，丁卯正月初一日，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于五更末即集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礼。还，汗升殿落座，众贝勒大臣各按旗分依次行三跪九叩礼。行礼时，汗之两侧有二人侍立，一人鸣赞："某贝勒某大臣率众行礼，庆贺元旦。"一官员赞叩拜，众即拜之。昔满洲国礼，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敬戴，命坐于汗左右，无论何处，均命与汗列坐，不令下坐。除夕及元旦，备陈乐舞，设大宴。因有太祖丧，是年除夕及元旦，停止宴乐，汗仅受众人叩首礼。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台吉及硕托台吉，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

是日，遣方吉纳、温塔希致书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曰："满洲国汗致书袁大人：我两国所以构兵者，乃因昔日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奉尔帝，遥若在天，自视其身，犹如天人，俾天生他国诸君无以专权，不堪凌辱，故告于天，兴师征讨。唯天公正，不论国之大小，止论事之是非，以我之是为是。何以为是，如于癸未年，尔明兵无故杀我二祖，此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无故发兵侵我，天以我为是，以彼为非。彼时，尔明国未曾援我。其后，哈达复来侵我，尔国仍未助我。己亥年，我出兵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明却助哈达，逼[1]我将哈达人众释还哈达。其我释还之哈达人，叶赫掠之去，尔明国却置若罔闻。尔明国既称中立，当居中调停，然于我则不助，于哈达则助之，于叶赫则听之，此乃尔之偏私，此二也。尔虽杀我父祖，然我仍欲和睦相处，于戊申年立碑于界，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若明人偷越边界，则杀明人，若诸申潜入边界，则杀诸申等语。癸丑年，明兵出边驻兵援助叶赫，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albalame，即逼迫。

此三也。又曾誓云：若见越界之人而不杀，则殃及不杀之人。其后，明人潜出边界，侵扰诸申之地，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缘何杀人，以铁索缚我派往广宁之使刚古利、方吉纳，索我十人杀之，此四也。夫尔驻守叶赫，将我已聘叶赫之女，改嫁与蒙古，此五也。明又出兵，焚我累世守边诸申之房屋，不令收刈所耕粮谷，加以驱逐，沿边各于三十里外立置石碑，抢占诸申之疆土。我人参、貂皮、粮谷及出售之木材，均产自于此。夺我赖以为生之地者，此六也。甲寅年，听信叶赫之言，遣员遗书，以种种恶言诋毁我等，此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件，其于小愤，不可胜数。凌辱已极，无可容忍，是以兴师。今尔若知我之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和好礼送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毛青细蓝布千万匹。和好之后，以两国彼此馈赠之礼，我每年送尔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尔则送我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若欲如此馈赠往来，以修两国之好，则誓诸天地，以固同好。袁大人，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否则，乃是尔仍愿兵戈也。”

初九日，有逋逃自喀尔喀蒙古来告：察哈尔汗出兵，尽掠我喀尔喀，从者养之，拒者杀之。扎鲁特部逃往科尔沁部等语。

十四日，台吉杜度所属巴布、富拉塔二牛录下蒙古十五人，自奉集堡遁去，阿达海、乌拜、康喀赖追之，至都尔鼻地方交战，尽杀之。乌拜被创一处，告以汗，汗曰：“乌拜之贤，父汗在日，曾蒙嘉奖，欲升未及。观此，洵属贤能。时若不是彼等，而系他人，必致纵脱也。”遂厚赏之。昂阿喇阿哥、杨古利额驸二大臣，为赏赐阿达海、乌拜一事，入请。汗见族兄昂阿拉，离座行礼。昂阿拉跪曰：“国君如此离座行礼，众福晋亦将起立，我何敢当，唯尽力办事，以报汗恩耳。”汗曰：“昔尔嗜酒致不务政事，时尔即至，我亦不起立。今因尔已戒酒理政，为国效力，故我离座相迎。异国之人亦为国奋勉也，尔等宗室兄弟倘不为国勤勉，复有谁人勤勉耶。”

十六日，出征诸贝勒遣人来告：已克朝鲜义州城。出征诸贝勒自沈阳启程之第六日，即十三日，遣总兵官冷格里、备御雅孙、备御叶臣及孟安等四大臣，率兵八十前去哨探，尽取明人沿途哨卡，无一人得脱前去报信，故义州城人一无所闻。先行之大臣及其所率八十人，由此速往，乘夜而入，暗中设梯，领我众军，登城克之。明兵一万，朝鲜兵两万，均劝降未从，遂尽杀之等语。

十八日，出征诸贝勒攻克郭山城，招降临盘、宣川、定州等城。所遣送信人于二十二日至，所赍书曰：“略至义州城二百里外，克小铁山，大杀明兵及其逃人，生擒参将一人、游击一人、都司三人，毛文龙奔往刺鱼坨，尽获大铁山之朝鲜人。临盘、宣川、定州皆降，兵至郭山城，恃城坚固，劝降未从，遂攻克之。攻该城时，荷蒙天

佑，我无一伤亡，并生擒道员一人、参将一人、游击一人。由此进取朝鲜王旧居之平壤，路远不便遣使，诚恐久无信使，仰赖天恩，勿为我等忧虑。我等驻平壤，饲养马匹，并遣使访朝鲜王，以探彼处情形，事若顺当，将赴王京。义州留有大臣八员、兵一千人，郭山城留有大臣四员、兵五百人。该城较之萨尔浒大而坚固，可遣游牧蒙古及有识之蒙古人至义州城，率我兵往彼，是否可行，请汗虑之。若派蒙古前来，可命一精强大首领率带，务于解冻前速遣之，以防义州居民被害、粮谷被夺。已令降服之民，悉行剃发。倘由彼处派员，勿遣未出痘者，以防出痘。"

汗颁诏书曰："出征诸贝勒，尔等仰赖天恩，闻知尔等所为，我等在此不胜欣喜。前进一事，尔等审度而行，可进则进，勿若我取广宁，未入山海关，致成悔恨。若不可进，则勿强进。总之，所去之人，必相机而行。倘遇时行痘疾，可令我未出痘之诸贝勒及蒙古未出痘之诸贝勒还，何如。若无妨碍则行之，均由尔等审度之。令未出痘之蒙古诸贝勒还时，其随从亦酌量遣回，其在此之妻子及其他蒙古人等，皆已遣往义州。蒙天眷佑，朝鲜国之事似可告终，若派人前往办理，尔等前去之诸贝勒、台吉一同商议，并以所定，遣人入告。据尔等之言，我再遣人致复。我居家之人，岂可冒昧言之。"

二十日，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哥汤古岱、阿哥巴布泰携之前往。命彼等持汗之诏书曰："恐诸申、蒙古扰害降民，宜妥加管束，其犯罪之人，尔等可就地了结。"

二月初二日，致书察哈尔奈曼部洪巴图鲁曰："尔曾与鄂木杂特绰尔济喇嘛言欲与我修好等语。诚欲修好，可与敖汉部之杜棱、色臣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商议，遣晓事之贤者来，再据尔等之言计议。我向来处事，善者不欺，恶者不惧[①]。我征讨各地，并非好战，乃因备受欺凌，故昭告天地而征讨之。我屡欲与明修好，而彼不从，偏助叶赫，遣兵驻守，将我已聘之女[②]改嫁蒙古，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诸申之房屋，诸申所耕粮谷，不令收刈，加以驱逐。件件怨恨，酿至举师征明。我与喀尔喀素相和好，然斋赛侵我兀扎鲁城，且杀我使臣，巴噶达尔汉又娶我已聘之女。其后，斋赛为我所擒，喀尔喀五部落诸贝勒俱与我和好，誓告天地曰：若征明，则合谋征之；与之和，则共约而和。倘满洲惑于明之巧言厚贿，不与喀尔喀商议而与明和好，则殃及满洲；若喀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sain de iberakū, ehe de anaburakū，即不因善者之善良而欺侮，不因恶者之恶毒而惧怕。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ui，即指子女而言。

尔喀不与满洲商议而与明和好，则殃及喀尔喀等语。喀尔喀背负盟约，不但不征明，反贪明之厚贿，听信其巧言，助明擒我台人献首于明，屡行侵扰，夺我牲畜，然我仍置之不问。去岁寅年，我发兵宁远，因遇霜冻，不取而还。喀尔喀以为我军尽殁，专意助明，移营逼我，将我遣往科尔沁使臣劫道杀戮。遂因喀尔喀屡屡与我构怨，而兴师征讨喀尔喀。朝鲜与我两国曾相和好，然朝鲜发兵，助明侵我。天以我为是，我乃得胜，犹为和好计，其来侵官兵，不加诛戮，释之而还。我欲修好，而彼不肯，仍助明国，纳我逃人，是以征朝鲜。不论何处，我均无罪，非我好战而征讨也。征战有何好，太平有何不好。尔等诚欲和好，即遣使来。察哈尔汗破喀尔喀，私分诸贝勒之诸申人等，离散诸贝勒之妻，强取诸贝勒之女，妻与巴牙喇之跟役。除我之外，尔等岂不知乎。若以我言为是，则将此书与两克什克腾贝勒等一阅。"

第二册　天聪元年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老档。

三月初二日，诛生员岳起鸾之原委。该员奏书于汗曰："我大军未渡江河，潜伏凤凰城何益，宜速撤回。倘此处有警，路远莫及也。再，宜与明和。若不与明和，我民自必散亡殆尽。若与明和，宜将新汉人速行给还；不然，亦应速还其官员、书生等，于此勿有疑虑。"汗曰："明若遣使议和，我则为获取明之金银绸缎、得我逃人，名节为上而和也。至于俘获之民，乃天所赐，岂可复还明国耶。"将此言传谕众汉官，众官皆怒，欲杀之。汗劝阻曰："尔等杀之者是也。若杀此人，则再无上书者矣。"众官不从，剐而杀之。

初五日，出使宁远之方吉纳、温塔希携明三人，携至袁都堂及李喇嘛书各一函。袁崇焕书曰："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屡蒙致书赐教，知崇敬明帝，停息干戈，抚养国民之意。此知生之念，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强大者无量也。往事七宗，汗仍抱为长恨，我焉能听之任之。追思往事，穷究其因，乃我边境小人与汗之不良诸申人，口舌相争，致起事端。设若明人不先滋事，则诸申之事必在其后，倘若诸申之事在后，则汉人能先乎。造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此等之事，不用我言，汗亦知之也。今若欲一一明晰，问其死亡者亦难哉。我之所愿，不仅我皇上忘之，且汗亦全然忘之也。汗征战十载，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浸木染，天愁地怨，可怜至极者，皆为此七恨也。而我不发一言，可乎。今哈达、叶赫何在。河东河西死者，仅止十人乎。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耶。辽东沈阳界内人民，尚不能保，宁问糗粮耶。汗怨已雪，踌躇满志，而我皇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

还。若归还，乃汗之贤明慈惠，敬天爱人者也。上天无私，人心忌满，是非曲直，将自昭然。各有良心，不可偏私，我愿汗再思之。一念杀机起，国中劫运无穷；一念生机出，祥运无限，我又请汗虑之。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既恩养四诸申，岂无此物耶，能吝之乎。然前书未载，多取则违天，乃请汗自裁[①]。其通使往来，又出兵朝鲜者，何故耶。我文武官员，皆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若未撤，则令撤回，已撤不再往，则明汗之盛德也。停息干戈，辨明前后诸事，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恐有碍奏闻。信使往来，汗亦知之也。夫我帝明见万里，仁育八方。汗坚意恭敬我帝，宣扬圣德，料理边务，颁谕[②]安抚诸申、汉人等，则有疆臣在，勿忧美意不上闻也。善恶相交，乃诸申、汉人之常，愿不绝通使。汗更有以教我者乎，在此特候复书。"

李喇嘛书曰："我自幼学习谶书，朝各名山，上报四恩，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乃我僧家之本愿也。老汗崩后，袁督爷念其在日，擒杜明仲而未杀，并以礼致书宁远，故遣我至沈阳祭奠。蒙汗及各王等善意相待，难以忘怀。及归，又遣人远送，并派方吉纳、温塔希来谢。我至宁远，以汗及各王之美意，晓谕诸臣及兵民等，督老爷甚喜。因书函字样不妥，不便督老爷拆阅。所换之书函，仍有一二字不合。第三次所换之书，虽不全合，亦无大谬，袁老爷拆阅之。书内所列七恨及所取金银绸缎，乃尔所理应言者，唯文尾书有尔仍愿兵戈一句，因有此句，难以转奏，帝若见而不悦，反拂汗之美意。谅汗及众王皆为福智贤明之人也。我佛教法门，以慈悲为上。观众生之苦乐及殁于阵，皆因前世作孽、后世报应，入教则自然觉悟。佛教有戒、定、悟三项，念佛成善。圣人立四相，而绝百非，故得诸王大臣等之身，济养众生以成其善。我佛门弟子，身虽贪而道不贪，难行处能行，难忍处能忍，行以奉承调和为上。我佛祖留此三法，唯有欢喜，而无烦恼，唯以慈悲为怀，而无愤恨损害。汗之七恨，乃往事也。天道不违，再加说明，便可弃之。袁督爷乃活佛也，断不俾诸申有失，是非曲直，彼心自明[③]矣。所言河东地方人民诸事，请汗思之。良辰易遇，善者难逢。王喇嘛我二人，据情解释，不致误事。汗及诸贝勒等仍持善心，可弃者弃之，难忍者忍之。佛者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停息干戈，便是逸乐也。我之种种譬喻，皆为化解求安也。故将我佛家法门，修书遣往。"

初八日，觅青草牧放国中马群。汗与诸贝勒出，沿辽河岸驻跸。汗遣人邀二兄至其家中，命大贝勒居中，莽古尔泰贝勒坐于侧，汗以户主礼设宴。汗曰："我以二兄

签注：① 谨思，faitame seole，盖决断之意。
② 谨思，han i bithei，盖敕谕之意。
③ 谨思，genggiyehe，盖明白之意。

前来礼，各奉一马骑之。”二兄曰：“汗不召则已，召则必来。每至即受马，可乎。”汗曰：“岂有每至授马之理。因初进我家，各赠一马耳。”令二兄各乘一马而还。

四月初八日，遣明使杜明仲还。复宁远都堂袁崇焕及李喇嘛书各一函。汗致书于袁大人：“据尔来书云：愿我遗忘七恨等语。尔先世君臣欺凌我国，因成七恨，致起干戈。其情其事，欲令尔闻知，以明是非，两国修好，而忘七恨，故遣官偕同李喇嘛前往议和。若仍怀七恨，欲动干戈，则我遣官何为耶。尔又云：倘欲修好，城池地方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还等语。蒙天垂佑，以我为是，赐以城池官民等，今令退还，乃尔不愿和好，而有意激我之怒也。又曾云：若归还所取城池官民，乃汗之贤明慈惠、敬天爱人者也等语。此毋庸我言，大人岂能不知。又称我等所列诸物，前书未载等语。前书所列诸物，较之此次有多有少，尔已知之矣。且又云：既通使往来，且又出兵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员，皆疑汗言不由衷等语。能无故征伐朝鲜乎。朝鲜与我两国，素无怨衅。庚子年，我兵去东边收拢边民返回时，朝鲜出兵截击，我兵击败之，杀其来截官兵。时并未因此与朝鲜结怨，仍相和好。其后，乌拉国贝勒布占泰用兵朝鲜，攻取其城池。朝鲜以布占泰系我婿，遣人来求劝阻，我遂劝阻布占泰，命停攻朝鲜。又欲杀无辜，于己未年，朝鲜以兵犯我。除战中被杀者外，其余官兵，我皆留养遣还，以期重修和好。然朝鲜无一善言相报，反妄自尊大，出言不逊，并纳我逃人，资助逃人。自始至终，与我交恶。我历时多年寻求和好，因终究不成，故我兴兵者是也。上天以我为是，以朝鲜为非，天令我两国和好。自李喇嘛至，我何曾有不征朝鲜之语，尔何疑我言不由衷也。尔等声称修好，却令哨探逼近我处，接纳逃人，蚕食领地，修筑城池，尔等确实言不由衷也。我国将帅，乃因之疑虑也。又云：停息干戈，辨明前后诸事。此言是也。又如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恐有碍奏闻等语。陈明是非，再行修好，方能牢固。若言而未尽，便强令勿书动怒之言，则难以修好矣。此等欺凌之词，与前辽东、广宁诸臣之欺凌，无所异也。又云：汗坚意恭敬我帝，宣扬圣德，料理边务等语。尔帝之圣德，当由尔等宣扬。我乃异国之人，何从知之。所谓料理边务，尔之边界尔料理之，我之边界我料理，尔国边界，我如何料理。不讲尔国修好之言，却出此轻蔑之语，何为耶。大人尔乃能洞察前后之贤者也，然而不讲如何使国家趋归太平等有关两国修好、有利于国家之言，而口出大话，可制胜乎。虽轻蔑我，我岂因之而贱耶。或贵或贱，皆天意也。尔既然来文轻我，我即复文以报之。为两国修好，任尔心存疑虑，我则无所疑虑。人或可欺，天亦可欺乎。若果两国修好，岂不誓诸天地乎。且又云：所列诸物，酌量裁减等语。我已酌减之，以修好之礼，尔送我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及毛青细蓝布五百万匹，我送尔东珠十颗、

黑狐狸皮二张、元狐狸皮十张、貂皮二百张、人参千斤。既和之后，两国以相好之礼，每岁尔国送我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及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我国送尔东珠十颗、人参千斤、貂皮五百张。若以是言为是，实欲修和好，则有何言，速行完结为善也。尔等日渐轻慢我，袁都堂来文尊明帝如天[①]，喇嘛书中以我为异国君主，列于明臣之下，是尔等皆偏私所致，非义也。人君者，乃天佛之子也。人臣者，如蒙得宠，一日间即被升用；如若失宠，则一日间被贬为民也。我循礼而行，书明帝比天字低一格，书我比明帝低一格，书明国臣工比我低一格。知尔之欺骗，我遂停遣使。再者，凡尔书信，可书明帝高我一格，若将明国臣工与我并齐，我将不受之。”

第三册 天聪元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致李喇嘛书曰："观尔来文云：以佛门弟子为中人，欲成两国之好等语。喇嘛乃精通道理之贤者也。询知我两国之是非，我非则劝我，明非则劝明，因尔为中人，故我以忠言相告。自古以来，兴衰之事，焉可枚举。大辽之天祚帝，无故欲杀金太祖，遂启兵端；金之章宗帝，乃无故欲杀元太祖汗，又启衅端；万历帝，无故欲杀我而助叶赫，以致我两国构兵。取广宁后，诸王及武臣俱请即入山海关，我父汗曰：昔大辽、大金、大元，不住本土，入汉人腹地而居，世代变迁，概行汉化。明可居山海关以外，我居辽东地方，汉人、诸申各立为国，以安生业。遂未入山海关而还，自以为明或前来议和，候之四载。其间，明乘机修葺宁远，不肯罢兵，遂往征宁远。时因城墙结冻，摧之未毁，是以班师。至父汗崩，喇嘛前来，以为此乃上天俾我两国和好之时也。故修书讲和，遣我官员同往，又以书内言词不妥，退还两次。今[②]喇嘛尔书又云，因有愿兵戈一语，难以转奏等语。我以忠言致书于明帝，明帝亦以书报我，彼此通达明晰后，则和好方牢固耳。若顺从尔意，不表衷情，岂能和好。袁都堂轻慢我国，令我归还天所赐予之城池官民，尔喇嘛反听信其言，劝我忍辱奉还。再，尔将袁都堂书于上，将异国之君书于下，是不愿两国修好也。袁都堂来书，谓我所取之物，前书所不载，多取则违天等语。昔有大辽、大金与宋相送之例，亦有尔明以物送于蒙古使者[③]之例，此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bka de tengnebume ararangge，即与抬格之天字并齐之意。

② 谨查《旧清语》一书，ere fonji，即此次。

③ 经咨询，谙悉蒙古事宜之人，察哈尔语因有大事所派之使称 elci，通常所派者称 jakiyan。盖蒙古等轻蔑明朝，称每年派去取所给银两物品之人为 jakiyan。

乃天之所与也。又云：良辰易遇，善人难逢等语。尔喇嘛奉袁都堂之命前来，其意甚善，故我遣员相报也。倘来人不善，所言非是，则我遣员何为耶。又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语。此言良是。尔既言之于我，亦当言之于明帝，无论谁人肯回头，岂不善哉。尔喇嘛系精通佛教、明达道理之贤者，何为有意轻我。因辽东、广宁前任官员等大肆欺凌，致起兵端，国民受苦，可谓鲜见乎。袁都堂令我减书中所列诸物，我即减之，今尔等仍不予此裁减之物，又出狂言，致使两国不和，争战不已，国民仍受其苦，则枉费二喇嘛欲令修好之美意也。古云：人相敬则争心息等语。如此欺凌不唯新好不成，即旧好亦毁也。我即便不言，尔二喇嘛岂不知乎。尔等更有何言赐教，我再闻之。”

为筑锦州城致书曰：“汗致书于袁大人：缮拟复书毕，意欲遣员前往间，适有两起逃人由明来报，尔等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语。察哈尔使臣至，所言亦然。闻此，遂停止遣员，将所拟复书交付尔使赍回。至此书所言，专为修城事，两国诚欲和好，先划分地界，从何处为明地，从何处为诸申地，各治其地。尔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急修城垣。前宁远城冻，摧之未毁，尔自以为得计，遂佯作议和，乘机筑城耳。不愿太平，而愿兵戈，乃不易也。纵能加固数城，而所有城池及田禾可尽加固乎。若不息兵戈，则我蒙天眷佑，以北京界我，明帝遁往南京，其声名如何。自古以来，皆因尔辈文臣，如秀在闺，徒好狂言，招致损兵折将，损害国民，毁坏帝业哉。因前臣不肖，丧失河东河西地方，兵将被戮，犹不足戒，而仍愿构兵乎。”

天聪元年，岁在丁卯，征伐朝鲜国。先是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朝鲜附近海岛，屡纳逃人，激我怒而往征，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故用兵于二者。正月初八日启行，十三日至明哨地，冷格里总兵官、叶臣、雅孙、孟安等四大臣，率兵八十名，乘夜攻取其诸哨，六哨无一[①]得脱。至朝鲜义州城，十四日夜即竖梯登城克取之。偷袭该城时，派出八旗前锋巴图鲁二十人，令艾团巴图鲁为首先登。总兵官冷格里，副将阿山、叶臣率八十人继之。其余诸军挨次进城，杀其城内朝鲜府尹李莞等，判官崔明亮殁，尽歼其城内兵卒，俘获其民。是日，宿于义州城，复搜其兵尽杀之，收其俘获，留大臣八人、兵一千人。十五日，启行继进。先于取义州之夜，分兵往攻毛文龙所居铁山，斩明兵甚众，时毛文龙遁往海岛，未能擒获。宣川、定州牧使金晋被擒，定州之民皆降。十八日，招郭山、汉山城降，未从，遂攻取之。朝鲜宣川副使奇协被戮，又郡守朴友建被擒。满洲兵尽歼其城内官兵。十九日，自定州前进，渡嘉山江，驻营。是日，雨雪交加。二十日辰时，渡江靠近安州城驻营。是夜，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emkeci，即一个。

遣使劝降，直至天亮未从，遂于二十一日晨攻战，不移时即攻取之。安州城牧使金晋、兵使南奕兴，自焚而死。郡守张敦、副使全尚义、县令宋图南等俱被诛戮。该城不计原有居民，曾有兵二万，除攻城时被杀者外，克城之后，其未杀之人皆释之还家，与妻子完聚。释归者甚众，以致郊野道路拥挤不堪。安州城既克，驻城秣马凡四宿，办理俘获。二十五日，兵自安州城启行。二十六日，至平壤城。其城主都堂、总兵官及官兵民众自行惊惧，弃城溃走，空无一人。满洲兵于是日渡大同江而宿。二十七日，至中和立营，歇马间，遣使往朝鲜王处，未通乃归。朝鲜王遣使至中和迎师，其来使乃我前阵所擒二将之子，一为元帅姜弘立之子，一系参将朴贵英之子，其二使见诸贝勒时，两翼之统兵大臣列队，鸣蒙古海螺拜见后令见其父。此战，将阵前所获朝鲜官员概行送还。使者所赍书云："尔无故兴兵，突入我腹地。我两国向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民，是逆天也。诚若有罪，则先遣使以问，而后声讨，此乃义也。今当退兵议和可也。"

第四册　天聪元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八日，答朝鲜书曰："大满洲国二贝勒及诸贝勒致书于朝鲜王：尔谓我无故兴兵等语。试言其故，先前，我军往征瓦尔喀时，尔朝鲜无端出境，与我军交战，此一也。乌拉贝勒布占泰屡征尔朝鲜时，尔对我言，尔之婿也，请尔劝阻之等语。经我劝谕，得息兵戈。对此，尔竟无一善言相报，此二也。我两国原无仇隙。己未年，尔朝鲜以兵助明来侵，企图杀我。天以我为是，以朝鲜官员畀我。然我仍愿和睦相处，未加诛戮，予以豢养，释放官员凡二三次，尔竟未答谢，此三也。天以辽东畀我，然尔容纳由我处逃往尔处之毛文龙，连年扰害我辽东之民，派遣奸细调唆，而我仍愿和睦相处，然尔竟不从，此四也。辛酉年，我往搜毛文龙时唯搜捕明人，未侵尔朝鲜，因我仍欲和好，故未侵犯也，然尔竟无一善言，此五也。毛文龙系明将，其明帝且不给钱粮，尔国却给田耕种，供给钱粮豢养之，此六也。尔等曰，何故杀害何通事等语。我军往取广宁后，如虎盯猪，潜来窥探，我既知之，不杀何待。我父汗崩，明与我构兵，尚遣官来吊，兼贺新汗即位。我父汗与尔朝鲜素相和好，毫无仇隙，遣一信使来，有何不可，此七也。欺凌已甚，料难和好，是以兴兵。今尔尚自以为是，欲与我为敌耶；或引咎自责，誓告天地，重修和好耶。诚欲和好，速行遣使，我且听之。我亦愿两国和好，以安生业。我留此五日，以待尔使来，若逾期不至，我即前行矣。"于是，

遣阿本、董纳密与来使同往。满洲往掠之兵入昌城，副使金时若遁走，擒而杀之。前使未还之前，满洲统兵诸贝勒复遣备御扎努、儒臣科贝赍书往。其书曰：“大满洲国二贝勒致书于朝鲜王：朝鲜国王复书云，国有倭难，明曾以兵助我，明征尔时，为报其恩，我亦以兵助明等语。昔乌拉贝勒布占泰征讨尔国，我曾劝解息兵，此非恩乎。又云：我两国素相和好，然尔等无故征讨等语。两国素相和好，亦属诚然，乃尔以兵助明侵我，又有何故哉。又云：毛文龙系明帝将官，逐之则不义也等语。其明帝尚不理睬毛文龙，不供钱粮，尔缘何供其粮耶。毛文龙由我处逃往，当我追至时，尔曾言：无犯我民之一物，我亦知之等语。我亦愿和好相处，遂未相侵扰耳。又云：毛文龙兵侵扰尔等，我未曾有一械相助等语。尔容毛文龙兵屯驻，给田耕种，给粮赡养。其驻兵一头沿江至昌城，一头抵安州，设立哨探，以守尔边。所谓我可曾有一械相助之言，乃尔之计也。又云辽东之民，系毛文龙调唆，我国不知耳等语。尔容毛文龙驻于尔地，调唆我辽东之民，尚谓不知，尔等可谓八面玲珑也。又称祭奠一事，因疆域相隔，未曾获悉等语。明及蒙古，即无疆域乎。该两国闻之，尚来祭奠，以表孝意矣。尔言：昔我有丧，尔等亦未曾来吊等语。明与蒙古有丧，我可曾往吊乎。又云：我未先挑衅，天诚知之，必以尔为直耳等语。尔先数次启衅，却权当无有，反言我先寻衅，天岂不知之。天鉴我直，知尔先行寻衅，故天眷我者，乃此也。今若欲引咎自责之，以修两国之好，则速遣员前来，事毕我军亦将速退也。我只因恨而征伐，非为掠地杀人也。我亦愿两国和好，以安生业。”遣使后歇马七日，于二月初五日启程。行抵黄州，该城兵民业已逃遁，空无一人，我军遂安营于其地。次日，朝鲜使臣即先前来之二将之子并两使臣，偕我同往之使扎努至。来使曰：“时我王闻贝勒之言，已遣一亲信大臣来，现已启行。令我先来报信。”诸贝勒及婿总兵李永芳曰：“我等秉义而行，若自负前言，恐有不利也。我曾遗书云：朝鲜王若遣一亲信大臣来，负罪请和，盟誓天地已毕，我即退兵等语。我驻于此，待其大臣来，听其言辞再行如何。”夫贝勒因怀异志，凡言不与诸贝勒商议，责李驸马曰：“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①]，何须尔多言。”李驸马自是终无一言。于是，大军前进，往迎所来官员。在途屡遇朝鲜使者，行至平山驻营。朝鲜王李倧弃其所居京城，携其妻子遁往江华岛。长子李耀遁往全州城。城内居民惊恐大乱。初七日，途遇朝鲜官员进昌君乘轿而来，令其下轿，乘马行于前，军至水兴驻营。翌晨，引进昌君进见时，八旗众臣依次列队，来使行九叩礼。见毕，命坐于诸贝勒右侧。进昌君曰：“我王闻贝勒等至，即遣我来，凡有所言，由我亲议。今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wa manggi waliyarakū semeo，即欲杀而不能杀乎。

我等自愿领罪，尔等意欲如何了结。我国贫瘠，愿尽献所得方物，若如此完结，请驻兵于此，何如。我王惊惧，已弃城避于海岛。城内库贮财帛诸物，乘乱已被抢夺殆尽。贝勒若再进兵，我王亦无可言，事亦难结。”贝勒阿敏曰：“夫若然，尔当指与我饲秣军马之地。”朝鲜大臣遂指与三屯，每屯约三四百户。诸贝勒统兵大臣皆欲驻其屯，唯贝勒阿敏坚意不从，令向王京进发，遂吹喇叭、唢呐启行。岳托观其叔父情形，知不可劝阻，遂策马回本营，邀贝勒阿敏之弟济尔哈朗台吉商议。台吉济尔哈朗曰：“我亦知晓其情，然我等不宜深入。闻此前行三十里有平山城，可往彼处驻兵秣马，再行议和。”遂率兵启行，至平山驻营。是日，因彼此懊恼，各自前行。是日遣使时，留朝鲜大臣进昌君于兵营，遣满洲大臣副将刘兴祚率十人前往。刘兴祚乘舟抵朝鲜王所驻海岛，见李倧，李倧静坐不语。刘兴祚因怒曰：“尔乃何也，活像土庙。若为人，应动也。”朝鲜王惭然，无以应答，乃曰：“因我母忧未终故耳。”刘兴祚曰：“因尔等如此高傲无理，国民遭难者不为少也。前尔亦令我使臣戏舞，直呼我先汗之名，问果否去世。如此，焉能修和。”朝鲜王无言以对，曰：“我不知，乃我属下大臣所言。”王不知此言，实大臣等所言，故息怒。刘兴祚曰：“尔欲成事，可遣尔至亲子弟一人往。至于尔地所产财物牲畜，每年如何奉送，由尔亲定。俟事毕，我即旋师。”朝鲜王李倧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尔诚行大义，该当退兵而后议和。”刘兴祚曰：“尔之所言，时日过长，迟一日，则尔民受一日之苦，迟二日，则尔民受二日之苦。我之此言，实为尔民也。遣尔弟前往，尔誓告天地，事若完竣，即可旋师矣。”朝鲜王李倧允从，遣其族弟原昌君并侍郎一人、官四员，偕同刘兴祚至平山。见诸贝勒时，八旗统兵大臣等齐列，贝勒阿敏坐于衙内榻上，五台吉分翼列坐。令朝鲜王之弟自衙门之侧门入，行一叩头礼，抱贝勒膝相见，又依次抱见五台吉。朝鲜王之弟携至马百匹、虎豹皮百张、绵绸葛布四百匹、布一万五千匹。是日，以相见礼，设筵宴之。宴毕，遣其回下榻所。时因朝鲜王李倧唯命是从，台吉岳托曰：“我等应在此完结此事。汗与二贝勒留家兵少，蒙古与明皆为我敌也，设若有警，难应付也。况我军中俘获颇丰，恐难收回，宜令朝鲜王盟誓，即速班师。”贝勒阿敏曰：“尔等急归者自归耳，我必到王京，否则我何以得见明帝及朝鲜王所居城郭宫殿。今既有此良机，何不一见而归耶。我意往彼近地再议。如不从，则屯种以居。如此，能不遣思念之妻孥来完聚乎。他人愿去者去之，杜度阿哥我叔侄二人留住于此。”杜度变色答曰：“平白无故我缘何与尔同住。我为何离我汗叔而去。”贝勒阿敏因戏言而道出真情[1]，遂命八旗八大臣分别商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nangga，即借口。

议。台吉岳托、台吉济尔哈朗各自回营，八大臣分坐商议，七旗诸大臣所议皆同，唯贝勒阿敏本旗大臣顾三泰、孟坦、舒赛悉与阿敏同。因未议定，经台吉岳托、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会聚一处商议，拟遣使令朝鲜王定盟以告贝勒阿敏，贝勒乃从之。遂遣刘兴祚、儒臣库尔禅往。彼二使臣至朝鲜王所居海岛，与朝鲜阁老、常书等大臣共议盟誓之事，三日不决。李倧延二使近其所居衙门，派媒介议定，于三月初三日夜丑刻，朝鲜王李倧焚书盟誓。寅刻，朝鲜阁老、常书等八大臣亦焚书盟誓。盟誓时，刑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碗，昭告天地，念毕满洲誓书一、朝鲜誓书一，一并焚之。誓词内书阿敏贝勒、纳穆泰、达尔汉、和硕图、顾三泰、托博辉、车尔格依、喀克都里、博尔晋及朝鲜王李倧、吴云乾、李廷贵、金柳、李奎、沈静正、沈正玉、黄吕钟、邵完等名字，焚书誓告天地毕，以大礼告成，馈我二使臣财帛、毛皮等物，并设宴送行。是日，渡海，午时，库尔禅率二僚友前来通报，满洲统兵诸贝勒于是夜子刻至。遂夜集诸贝勒大臣等共议遣人奏闻天聪汗之事，仍遣儒臣库尔禅率八旗贤能者八员，优劣共二十人于初五日启程。时朝鲜外臣不知其王业已议和，两次邀杀往来使者五六人。平壤地方，有马步兵千人来截库尔禅。时库尔禅集众友，命披甲突围而出，其兵蹑踪而追。库尔禅令其优劣从人前行，自率十人殿后。初次，伏于一处，击败朝鲜兵，杀一人；后又在一处，击退之，杀二人。尽管如此，仍不罢休，距我三四箭地尾随而来。行至六十里外，朝鲜步兵均留后，仅马兵三百人来追。库尔禅之十人伏于窄坡，俟彼逼近，突发矢冲入，败之，杀其五十人，获马百匹，杀其官四员。所获马匹诸物，留与巴布泰阿哥，率七人往沈阳报信。十四日，抵沈阳。其时，城中兵少，汗率诸贝勒出边，沿辽河驻营，以扬军威；并纵国中马匹，尽牧于青草。库尔禅至汗前，以朝鲜消息奏闻，汗欣悦，召群臣集议之。十八日，复遣库尔禅往，赍书曰：汗谓：其降我之民，秋毫勿犯，留彼而回为善。尔等可由彼致书朝鲜王，言招抚之民业已释还，唯经我军苦战俘获者，赏给我被伤士卒等语。其为俘者，俱就地办理携回。至义州，留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于冷格里、达柱虎、图尔格依、阿山、舒赛、叶克舒、图木布鲁、叶臣等员下，每旗留满洲大臣二人、蒙古大臣一人。镇江，留诸申满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于满洲四大臣、蒙古四大臣上留一额真统领之。所留满洲兵，须选精壮堪用者，令牛录额真、章京等保结，以免留疲弱贫困者。所留士卒，当选良矢给之。其驻义州之大臣等，须屯扎于城楼上，勿得疏忽，恐他人效我偷袭义州城也。驻镇江之大臣等，亦屯扎于城楼上，加意巡察，毋得懈怠。再查义州城所存粮谷若干，他处犹有粮否，除计算驻守兵丁所用外，若有余粮，可速遣粮道之贤能者来，令其取粮。再者，义州江两岸之船只，须加意看守，以防被盗。

至我方之朝鲜官员等，俱令返回。再致朝鲜王书，言我兵之所以驻义州，乃为看守毛文龙耳。尔若不容毛文龙，我兵亦不驻义州。宜供给我驻义州、镇江兵丁以粮饷。若不给粮，我兵出外索粮，则复萌乱等语。谕毕遣之。库尔禅至安州域，遇出征诸贝勒，即以汗谕付之。先是，令朝鲜王盟誓，以告诸贝勒后，遣库尔禅奏汗。后贝勒阿敏曰："朝鲜王虽已盟誓，我并未与之盟，旋师时可仍纵兵掠之。"岳托台吉及众台吉相劝曰："该誓书内，我等俱已书名，对天地焚之矣。盟誓修和后，复纵掠之，恐非义也。军士俘获已足。闻我留守郭山之兵，掠获财帛牲畜颇多。我等到达之前，在彼军士仍行掠取，成何体统。我已修好，彼等不知，仍行征掠，其咎不在我矣，而我等可停止征掠。"贝勒阿敏不从，令八旗大臣等分路纵掠三日，财物人畜尽力驱赶至平壤城驻营。于该城内饲秣马匹，分给俘获。而后，即偕朝鲜王之弟及同来侍郎，盟诸天地。盟誓时，刑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碗，统兵诸贝勒及诸大臣俱穿甲胄，行九叩头礼，读誓书毕，焚之。所焚之誓书曰："大满洲国贝勒阿敏、纳穆泰、和硕图、顾三泰及托博辉、达尔汉、车尔格依、喀克都里、博尔晋，朝鲜国王弟李觉、吴云乾、李廷贵、金柳、李奎、沈静正、沈正玉、黄吕钟、邵完昭告天地：朝鲜国王李倧若将进献满洲国汗礼物违背不进，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我满洲构怨，坚固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剃发之人等逃至朝鲜，容留不给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如近交满洲国之语，则告诸天地，征伐朝鲜国，愿天地谴责朝鲜王，殃及其身，无克永寿。若朝鲜国王不违誓言，而满洲国贝勒阿敏寻衅兴师，殃亦如之。两国能践誓言，必蒙天地眷佑，历祚延长，永享太平。"时因朝鲜国中有痘疫，军中未出痘之贝勒等皆分路返回。平壤之盟既成，满洲兵退，秋毫无犯，沿大路而还。

第五册　天聪元年四月至五月

加圈点老档。

四月初十日，遣青嘉努自军中至，报称前往朝鲜之军还，诸贝勒已于初八日渡江等语。是日，蒙古贝勒古尔布什额驸、西尔呼纳克、达赖、满珠习礼额驸、恩克森等弃诸贝勒，先自出征处还家。汗责之曰："唯尔等有家室，而出征诸贝勒将帅无家室乎。我等往迎，将迎何人。尔等往迎，将列入留守者之列，抑列入出征者之列耶。"于是，尽执其从者囚禁，待大军至方准释放，将其本人驱逐还营。

十五日，出征贝勒阿敏遣龙什来奏曰："汗勿远迎，但出迎于沈阳城附近，拜堂子即可。汗若不允，坚意出迎，则相见时，汗宜端坐，容我等叩见汗。有唐古特部喇

嘛、察哈尔部使臣来，恐有碍国体也。”汗不允，曰：“天既眷我，降服朝鲜，声名宜扬。与兄贝勒互行拜见之礼，外国人闻之，愈彰其美。若俾兄跪拜，我端坐受之，岂能传扬美名耶。”十七日，汗于巳刻出迎。出迎之日，营于武靖营之野。出征诸贝勒先至，相距八里外驻营。是夕，议定相见之礼。十八日晨，相见时，设行幄于御营一里外。汗及诸贝勒于行幄前立马以待，统兵诸贝勒近前下马，按次排列，竖纛拜天，行三跪九叩礼毕，汗还行幄升座。统兵诸贝勒回班，下马，至汗住所排立。贝勒阿敏进见时，汗与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离位迎之，阿敏贝勒跪拜，汗答礼抱见。次与大贝勒及莽古尔泰贝勒相见。汗与诸贝勒相见时，出征台吉诸臣及来迎台吉诸臣，分别随礼跪拜。贝勒阿敏谒汗毕，汗还位落座。二大贝勒侍坐汗之左右，贝勒阿敏回班次坐，出征台吉诸臣行跪拜礼。汗命儒臣达海传问：“兄贝勒及诸弟子等行间安否。”阿敏令儒臣库尔禅答曰：“荷蒙天恩及我汗之洪福，降服朝鲜。其朝鲜王之弟，今已携至。行间俱无恙。”问答毕，台吉济尔哈朗跪地起立，遥拜一次，又进前跪拜之，行抱见礼，并依见汗礼与两大贝勒相见。次台吉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皆以齿序照济尔哈朗台吉之礼，行礼相见。次留守台吉德格类、萨哈廉、豪格依次近前，叩首与贝勒阿敏抱见毕，复与凯旋众台吉抱见。诸贝勒相见毕，贝勒巴克、总兵官杨古利及乌勒哲依图、达赖、布颜岱、多尔济相继上前，距诸贝勒跪拜处稍远跪拜，又进前跪拜，与汗及两贝勒抱膝相见。托博辉叔父、达尔汉额驸、和硕图额驸、顾三泰额驸、车尔格依、纳穆泰、喀克都里、乌讷格及抚顺额驸、康古里额驸，均按蒙古台吉礼相见。见毕，命朝鲜王之弟亦按我台吉礼相见。礼毕，出征诸贝勒回班次入座。汗赐贝勒阿敏御衣一袭，赐出征诸贝勒各马一匹。遂以赏赐衣物、马匹之礼，众跪拜一次，而后至祭纛所。祭纛毕，汗与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还营。出征诸贝勒及朝鲜王之弟返回兵营。未刻，汗御行幄，三大贝勒列坐左右。令朝鲜王之弟坐贝勒阿敏下，众台吉分翼坐汗之两侧。宴毕，各还营地。十九日，论出征人之功行赏。总兵官冷格里身先士卒，驱沿途敌之哨探，无一脱者；偷袭义州城时，以兵巧入者三；又于行间悉遵方略，故升三等总兵官为一等总兵官，赏人、马、牛五十。叶臣、雅孙、锡翰、艾团、孟安、劳汉、萨木哈纳七人，以潜登义州城克之，升叶臣游击为参将，赏人口、马、牛三十；雅孙及锡翰、艾团，升备御为三等游击，雅孙、艾团赏人口、马、牛各二十五，锡翰赏人口、马、牛二十；闲散孟安，升为备御，赏人口、马、牛二十；因劳汉故，升为备御，赏人口、马、牛六；以萨木哈纳故，升为千总，赏人口、马、牛三。赏继进者阿山二十、孟坦八、邦孙六、乌巴海四、科新二。是日，将俘获分赐留守诸官毕，于二十日卯刻启行，巳刻至沈阳城，先谒堂子。入城，诣先英明汗梓宫，恸哭叩拜。

二十五日，设大筵宴朝鲜国王之弟，令彼坐于阿敏贝勒座榻下。

二十九日，天聪汗致书察哈尔部济浓黄台吉，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杜棱、色臣卓里克图四贝勒曰："尔等曾遣喇嘛赍书来讲和，我已有书答之。今尔四贝勒复遣使致书，以促两汗修好。诚欲修好，可携尔汗之使臣来。使臣来时，务以衷言教之。倘若言多虚妄，反起争端，一言不善，和事不成。我依据来使所言，再遣使往。我两国非若明人向为仇敌，交战何益，和好何恶哉。凡人岂有行奸诈而成事者耶。若能以诚相见，克成和事，则谓其美名也。若讲和好，我将不背弃科尔沁，乃因科尔沁以和好之事，已委托于我。"

五月初三日，汗及三大贝勒御殿，为朝鲜国王之弟设宴饯行。宴时，令朝鲜国王之弟坐西侧榻下，备陈汉人百戏，大宴之。宴毕，朝鲜国王之弟退席，令坐甬路下，观赐朝鲜国王之物，计驼一、雕鞍辔马一、赤金雕花撒袋插弓矢、金雕花带连小刀手帕荷包、雕花腰刀、黑貂皮端罩一、连袜黄缎靴一、黑貂皮帽料十。赏朝鲜国王之弟，雕鞍辔马一、绘鞍辔马一、金雕花撒袋弓矢、雕花腰刀一、金雕花带连小刀手帕荷包、黑貂皮端罩一、红蟒缎服一、素青团龙缎衣一、蓝纱一、黑貂皮帽料十、貂皮九十。赐朝鲜侍郎，绘鞍辔马一、红蟒缎服一、猞猁狲端罩一。其下官员四人，各赐绘鞍辔马一、素青团龙缎衣一。其铁山、宣川、定州三寨之三子，各赐朝鲜鞍辔马一、素青团龙缎衣一。侍从四十一人，各赐毛青布服一。赐毕，命朝鲜国王之弟及侍郎，各服汗所赐裘衣谢恩。朝鲜国王之弟及侍郎曰："依我国例，除我国王外，官员无服蟒衣者，我等安可越分而服之。"固辞不从。达海、龙什、库尔禅、爱巴里等曰："尔等畏明，不服我汗所赐之衣，是不悦我两国结兄弟之好也。"仍不从。因此，副将刘兴祚曰："尔等若不肯服汗恩赐之衣，畏明，不愿归国，则暂居于此，以后再归还。"于是，各服衣裘，以朝鲜国之礼行礼。初五日，刘兴祚、英古尔岱送朝鲜国王之弟回国。

初六日，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地方筑城屯田。汗遂率诸贝勒大臣往征明国。启行时，鸣炮三次。卯刻，出城，谒堂子毕，西行，出上榆林边，至辽河驻营。命台吉阿巴泰、台吉多铎留守于城。

初九日，至广宁旧边。时议定：拣选精兵为前哨，前往搜剿明哨卒，执其人等，打听消息。并且分兵三路，命台吉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萨哈廉、豪格率精骑前行。汗与三大贝勒、台吉硕托及总兵官、固山额真等统大军继之。令攻城诸臣，率绵甲兵、携云梯盾牌、带跟役、驼只后行。初十日启行，入白土厂边内，日暮至广宁。前队兵乘夜进发，攻明哨所，执其哨卒询之，供称：右屯卫有兵一百，小凌

河、大凌河尚未修竣，亦有驻兵。修筑锦州工竣，驻有马步兵三万等语。十一日，汗率其二旗及两白旗，进略大凌河一带。明之大凌河及小凌河驻兵，弃城遁走。我前队兵二十人追击之，并败其哨卒，追杀至锦州城门下。因城门闭，明兵不得入，越锦州城而逃。我前队兵遇之，尽杀之。大贝勒、贝勒阿敏、台吉硕托率正红、镶红、镶蓝旗，进略锦州一带，困锦州城。贝勒莽古尔泰率正蓝旗，进略右屯卫一带。各路兵携所获人口、牲畜会于锦州城，于距城一里外驻营。是日，将明台堡之归降男丁两千余人纵之入山海关，任其所往；其余四百男丁，纵之往锦州城，城内不准进。是夜，彼等环城而宿。翌日来报，我方守城官员不令我等进城，故复来降等语。汗仍令纵赴山海关，任其所往。锦州纪太监、赵总兵官遣守备一员、千总一员前来，欲知汗以何言赐教之。对此，汗曰："尔等欲降则降，欲战则战。尔二太监出城来，我能奈尔何，愿将尔国边臣欺我之情告知尔等，俾转告尔帝。若尔等居城不出，上天佑我，攻克尔城，亦决不诛二太监矣。尔等可易地居住，立以号记，以免我兵误杀。太监若不亲来，即遣小人至，又有何益哉。我往征朝鲜，拒者杀之，顺者抚之。我军深入时，朝鲜王遣使相迎，王亲自盟誓，遣其弟来朝，遂尽还其归附人众。此次，获尔二千余人，待以不死，悉行放还。"遂遣二使还，并致书曰："大满洲国天聪汗致书锦州城二太监：尔等曾遣李喇嘛讲和，于议文中书写汗之尊卑行款时，我亦听从尔方之言，将尔帝高写一格。又称索取之物过多，令我裁减，我亦从命减之。及遣杜明仲持书前来，竟将我书于尔宁远守边官员之下，我非异国之君乎。此一也。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某地属我，各居疆土，以安生业。恃力侵占者，是轻侮也。况尔之兵力，已屡经较量矣。此二也。又云退还辽东疆土人众等语，是尔仍愿兵戈，有意激怒我。此三也。因屡受欺凌，故我谕杜明仲曰：尔之欺我，谅愿构兵也。我两国仍行构兵，则我决意不再遣使前往，故而率兵来此者是也。兹尔被困城中，或尔等悉被诛戮，或我等不克而归，除此别无他路[①]。两国修好，共享太平，岂不美哉。既不能敌，又愿兵戈，损兵折将，成千上万，此岂善事耶。草木尚知相爱，尔等岂不怜尔民乎。我虽为敌国，见尔民死伤者众多亦心犹恻然，昨已将二千余人悉数释还。乃尔等不以朝廷为念，不怜百姓死亡，故不议和而出此荒谬之词也。今欲降则降，若不降而欲议和，则尔二太监以一人来住我处，一人出城往，我将放行。尔太监等，君之近臣也。尔等虽在城中，却不亲自应战，可出城来观我军作战矣。以我豪言，往告尔帝，若能谴责尔边官，以裁定之物送我，相与议和，则我何由不与修好耶。倘尔兵被杀殆尽，不以山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re juwe dabala ai，即除此别无选择。

海关、北京畀我，则咎在尔等文臣，贻误尔帝，以致丧尽将帅也。尔文臣等，岂非大丈夫，乃系妇人乎。尔等何不出城应战耶，此乃愚人之计也。”遂整理梯盾，至午刻由城西面攻入，城将克，明三百守城兵来援，火炮矢石齐发。我军攻而不克，遂命攻城兵退五里外驻营。

第六册　天聪元年五月至六月

加圈点老档。

十四日，天聪汗致书守城台吉阿巴泰、杜度曰：“着于每牛录遣敖尔布十五人。先来之军士，各给梅针箭三十支。后来之兵，各携梅针箭五十支。前已派甲兵十人之牛录，今派甲兵四十人；已派甲兵二十人之牛录，今派甲兵三十人；已派甲兵三十人之牛录，今派甲兵二十人；已派甲兵四十或五十人之牛录，今派甲兵十五人。至于毁城器具，每牛录出铁镩三、斧三、镢三、铁锹一。再留守二贝勒，尔等勿惜马匹、僚友，宜遣尔等之好友、良马，渡河远向十方寺、达岱塔等处瞭探，并设侦卒于樊河、铁岭等处，妥为侦探。前来领赏之蒙古人，见我军至，悉已遁走。彼等已获悉我军出征，当加意防范。徒惜僚友、马匹，于战事并无裨益也。不惜僚友、马匹，往远瞭探，预先知觉，及时收束，方有裨益也。令尔等留守，乃为国家也。”

十五日，为议和事，遣人至锦州纪太监处，往返议和者三。纪太监遣其答应官来，留我军营，令我遣一满洲人往彼。因遣绥占、五哥往，以太监就寝闭城门不纳，乃还。十六日，纪太监遣守备一员、千总一员至。言昨因天黑，不便与尔使者议，今可于日间来议。所取诸物，自当先与。至和好之事，俟尔退兵，奏知朝廷再议等语。于是，复遣绥占、五哥偕其二使往，仍不令使臣入城。赵总兵官立于城之垛口曰：“矢石岂有眼耶，总得听天意也。尔等若退兵，我国自有赏赉。”言毕，仍遣其二使同绥占、五哥来。汗乃遣其二使答之曰：“尔敢援天出大言乎。若非上天引我等至沈阳、辽东及广宁等地，何敢擅自来此耶。尔果骁勇，何不出城迎战。乃如野獾入穴，匿身城中，出此狂言，何为耶。初虽掘而不获野獾，再以铁镢掘之，必获也。想尔等在等候尔内地援兵至，故如此耳。我等岂徒守此地哉，正欲俟尔援兵来也。想必尔因闻有尔内地援兵之信，故出此矜夸之言也。来援一事，不但尔知之，我亦闻之矣。今与尔约，尔出千人，我出十人敌之，我等立而观战。尔若谓尔已进驻尚未议定之地为非，则当弃城退回内地。我可发誓，将尔属之人悉行纵还，不杀一人。不然，以城内所有牛马金银财帛与我，我即退兵。和好之事，俟呈报汗后再议。尔言赏赉等语，我乃尔属诸申

乎。夫我与蒙古两国和好，结为兄弟，乃相互馈送也。”

是日，明宁远袁都堂遣二人赍书赴锦州，为我巡城军士所获，杀一人，擒一人送至。其书内云：袁崇焕顿首。纪老先生大人：诸申之奴兵，竟敢围困大人于城中。我水兵六七万已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卫、沙河所、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俱至台楼山。我兵今将启行，料诸申末日已到。恐大人忧虑，军士惶恐，故先遣人往。至谓诸申兵能否侵临城下，今我火炮齐全，尔手下兵力颇强，巧为守御，彼能如何。尔若遣使来，须亲书之，尔之手迹，我熟悉也等语。

是日，贝勒莽古尔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岳托、台吉萨哈廉、台吉豪格等率偏师，往护前去塔山之运粮人。前队八十人遇明兵二万人，击败并追杀之。明兵弃其马匹、甲胄，分路而逃。

十七日，移兵逼近锦州城西二里外驻营对垒。是日，释所获汉人、蒙古人回锦州。

十八日，系书于矢，射入城中，谕招锦州城官兵缒城来降。其书曰：“城内一应官兵，尔等与其饥困而死，不如缒城来降，必纵尔归，令与尔父母妻子相见。我军到来之日，所获二千余人，悉行放还，想尔等亦闻之矣。我岂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我攻城军士、云梯、盾牌、绵甲已到，即行攻取之。乘我攻城之前，缒城来降，以保身命，与尔父母妻子完聚，岂不美哉。凡有官职者来降，必记大功恩养之。”

是夜，命额驸苏纳拣选八旗蒙古兵马，率其选中者连夜前往截守塔山西路。是夜即过，于二十二日，遇明兵二千，额驸苏纳率纛进攻，击败敌人，继而追杀，获马一百五十余匹。即以所获马匹，赏随征蒙古诸贝勒大臣。

二十五日，固山额真侍卫博尔晋、副将图尔格依率后援兵至行营。

二十七日，汗率三大贝勒、众台吉、每旗副将一员并护军营共三千兵，往宁远一带迎击明兵。卯刻，由军营启行。当夜过后，二十八日晨，进略宁远，欲困其城。至宁远北岗，见明游击二员率步兵一千二百余人掘壕，以车为营，布列枪炮以待。汗率诸贝勒众兵士，面宁远城列阵。令满洲行营兵、蒙古兵攻其步卒等。不移时，击败尽斩之。又，明满总兵官之兵及密云兵出宁远城东二里外，列阵于南，设伏[①]于北，沿城环列枪炮以待。汗率诸贝勒商议曰：因距城近，即行进攻，诛杀无多，我军姑且后退，以观动静等语。于是退兵，过山岗，观望明军，按兵不前。汗与诸贝勒亲率兵士，令精骑在前，驽骑在后，疾驰进击，击败之。追杀至宁远城壕，击毙于壕内，弃甲胄刀枪遁逃而坠壕，被创坠壕者无算，尽殪之，军乃还。是役也，萨哈廉贝勒、瓦克达阿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uku arame，即设伏。

哥俱被创。由彼还，至双树堡宿营。是日，锦州兵出城，我军迎击，败其明兵，逐之入城。是役也，游击觉罗拜三、备御巴希率先攻入敌阵，俱阵亡。二十九日，自双树堡启行，至高桥驻营。三十日，自高桥启行，至锦州后，向锦州城举炮，吹磁螺、喇嘛号、号筒，跃马向前，鼓噪一次。鼓噪三次毕，汗与诸贝勒各率兵入营。拜三于锦州阵亡，因系贝勒宗族①，赐人口牛马共六十，巴希四十。

六月初一日，以击败满总兵官之兵及密云兵，杀八牛祭纛。将阵中所获人口、马匹，悉赏阵亡将士。汗亲临阵亡游击拜三、备御巴希丧，酹酒哭之。

初三日，布列八旗梯盾及一应攻械，并观察攻战之地。

初四日，攻锦州城南隅。本欲卯刻进兵，辰刻攻城。因城壕深阔，时值酷暑，战则难以骤拔，乃于巳刻退兵。是役也，士卒阵亡甚众。于初五日，大军自锦州还。十二日申刻，汗至沈阳城。

十二日，出征军回还时，留守沈阳之诸贝勒即遣人迎奏称：察哈尔之敖汉部及奈曼部诸贝勒举国来归等语。是日，出征军入城，遣每旗一人分乘诸贝勒之马，同来使三人往探归附之真伪。十六日，敖汉、奈曼复遣三使臣来，途中未遇我使臣，言来归者属实，已至旧辽阳河等语。

十七日，闻鄂木杂特绰尔济喇嘛前来，命阿什达尔汉、达雅齐率八人往迎。

二十一日，阿邦和硕齐、古英和硕齐、扣肯巴图鲁等遣使臣近十五人来，言称：我察哈尔汗背弃兄弟，败坏道统，故来归附天聪汗。我等当居何处，悉遵汗命等语。汗曰："尔等既以察哈尔汗背弃兄弟，败坏道统而前来归附我，我岂能限定地界，任尔居之可也。"

二十五日，汗率兵一千五百人往迎，巳刻启行，二十六日至都尔鼻山岗驻跸。是夜，所遣使臣阿珠虎、阿尔善偕蒙古敖汉部杜棱、色臣部卓里克图、奈曼部洪巴图鲁三贝勒之使臣至。使臣曰：若偕后队人同来，恐汗先来久候，故敖汉部杜棱、奈曼部洪巴图鲁二贝勒先来，色臣部卓里克图率众小贝勒随后队至。又称明国曾两次遣使致书曰，为何去往满洲，宜归附明国等语。书已携至，其二使即将解至等语。

二十三日，汗谕执政诸大臣曰："详查各旗所属之人孰能耕种孰不能耕种，孰有粮孰无粮。其未耕种且无粮者，有兄弟则令其与兄弟相依，无兄弟孤独之人，则并于牛录中有粮殷实之人养之。若系诸贝勒随从之贤者，则详察其无粮未耕之缘由，告知诸贝勒。近闻盗贼蜂起，乘马劫杀云云。如管堡拨什库有不修葺堡中倒塌之墙垣、不

签注：① 谨思，此 beise i giran i niyalma，盖贝勒同宗之人之意。

稽察盗贼者，则与贼同罪[①]。如牧马之人不查收马匹，纵贼乘骑行窃者，与贼同罪。守门之人，应随时详查出入人等，而不行详查者，亦与贼同罪。如管堡拨什库，有敛民食物、贿赂往查田亩粮谷及马匹等诸物之官员者，罪之。官员有受贿者，亦罪之。前因名扎尔库者敛民食物，已正法矣。"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值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交易，是以银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残杀，致国中大乱。于是，诸臣闻之，奏曰："国中盗贼倘若不严加惩处，则不能止也。"汗曰："今岁国中粮食失收，民将饿死，是以行盗也。被缉获者，鞭而释之。未被拿获者，免之可也。而粮食失收，咎在我等，不在于民。"是年，宽松法律，动用库银，散赈饥民。

第七册　天聪元年七月至八月

加圈点老档。

七月初四日，汗往迎来归蒙古诸贝勒，由都尔鼻山渡辽河前行，至十里外驻跸。

初五日，引来归蒙古诸贝勒朝见时，汗率诸贝勒出营相迎，即于会见地率来归蒙古诸贝勒拜天，行三叩头礼毕，汗还升座。大贝勒坐于右，贝勒阿敏坐于左。诸贝勒大臣等，各按旗序列。来归蒙古诸贝勒入御营，牵鞍马八近前奏曰："我等因察哈尔汗不道，来归天聪汗，拜汗求福。"汗曰："诸贝勒等因察哈尔汗不道，远来归附，跋涉劳苦，可令拜乎。互相抱见可也。"蒙古诸贝勒答曰："倘在我处则犹可抱见，今来归汗，即为汗民，若不叩拜，于理不合。祈准我等先叩拜汗，后叩拜三大贝勒。"诸贝勒答曰："诸贝勒等远道而来，跋涉劳苦。我等可令尔等拜乎。俟拜汗毕，我等序齿相见可也。"来归蒙古诸贝勒趋前将拜，汗与诸贝勒皆起立。蒙古诸贝勒叩拜时，汗与之相拥。次三大贝勒及诸贝勒，皆与来归蒙古诸贝勒序齿抱见。见毕，以所携酒肴先进于汗。汗命洪巴图鲁坐于右，杜棱、色臣卓里克图坐于左，小台吉等分坐于两侧，大宴之。赐蒙古三贝勒以玲珑雕鞍马各一，台吉五人以二等鞍马各一。来归蒙古诸贝勒以赏马礼，向汗叩拜而退。

初六日，盟誓云："天聪汗誓告上天，察哈尔汗败坏其道统，背弃亲兄弟，无故灭喀尔喀五部。以故，敖汉及奈曼部诸贝勒与察哈尔汗交恶，来归天聪汗。若不念来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emde suwaliyambi，即一同治罪。

归之情，迁入边内，视若其民，则天聪汗与大贝勒、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杜度及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皆遭天谴，不克永寿。若加之恩养，而杜棱、洪巴图鲁、色臣卓里克图、土谢图、戴青达尔汉、桑阿尔斋、鄂齐尔、都尔巴等诸贝勒，尔等听信察哈尔离间之言，背我而怀二心，亦遭天谴，不克永年。若各践誓言，则天佑我等，俾克永寿，子孙繁盛，千秋万世，永享安乐。”

初七日，蒙古诸贝勒宰牛二十、马二、羊四百，设宴进汗。初十日，汗还沈阳城，时夜行，汗前左翼小纛上莹然有光。

初十日，朝鲜国王李倧以送还其弟，遣副将沈正笏、朴兰英赍方物同出使朝鲜副将刘兴祚、参将英古尔岱来致谢。汗入殿升座，朝鲜国使臣副将沈正笏、朴兰英将赍至物品陈列于殿，以其国礼朝见。所赍书曰：“天下无孑然独处之国，四境之外必有邻邦交则为友，两国共享安宁之福；争则为敌，民罹屠戮之祸。上天宏仁，其好恶必在焉。我与贵国，均各守疆土，互不侵伐，已数载矣。往日之事件，彼此之是非，概置不论，唯自今始，永坚和好，以体上天爱民之心，乃至愿也。寡人之弟然蒙厚遇，特遣使臣送还而来，足见信义不浅。再观来书云永久和好等语，此岂独我一国之福耶。良深喜幸。继云嗣后两国之民，越界而逃者，彼此送还，勿得容匿等语。当照是言而行。唯我国之人，阵前被掠在贵国者，思念父母乡土，亡命逃归。此乃人子之至情①，即上天亦怜之也。我为民之父母，征战之初未能加以保护，其自行来归者，复缚而送之，乃于天理何，断不忍为此也。幸深思之。再者，数月以来，心有所惊讶于贵国者，倘不一一陈告，则非诚信相待也。当初约誓云各守疆土等语。撤兵之后，余众仍居我地，驱民耕种，四出掳掠，夺取粮谷，岂贵国所不知乎。甚非所望，愿细思而妥善处之。诚心相告，愿承教诲，当斟酌之。”

十六日，朝鲜国使臣沈正笏、朴兰英等归国，赠朝鲜国王猞猁狲皮八、貂皮一百；赠其弟貂皮十四、狐皮四、银六十两。来使两副将，各赏猞猁狲皮端罩一、蟒缎衣一、绘鞍雕辔马一。阵获姜弘立、朴兰英二官员之子二人，均各赏补子衣一、鞍辔马一。释还之吴希楠、朴桂英二员各马一及衣物。随从四十七人，各赏毛青布衣一、银二两。赠释还官员姜弘立银九十两。

七月十九日，天聪汗遣阿什达尔汉、巴奇兰赍书偕朝鲜使臣沈正笏、朴兰英等往。其书曰：“我二国素相和好，以明国故，致启衅端。因理应和睦相处，天令我等复归于好。诚能珍惜盟好，彼此和睦相处，则我两国之福，且天下诸国闻之，亦为我等之

签注：① 谨思，此 gūnin i mohon，盖人之常情之意。

美誉。若既和而欲败之，天岂不谴其败盟者乎。我驻兵义州，并非疑尔。我两国交恶，止以明国之故。诚恐明人又败我和好，故留兵防明耳。今若拒绝明人入尔境内陆地，则王弟尔遣兵民赍尔拒绝明人入境之书来守义州。若遣兵民来守义州，我兵即行撤还。若尔国驻义州之兵民未至，我兵即撤，恐明人伺机进驻也。又言逃人思其父母来归，若再缚送，心有不忍等语。己未年，尔兵入我栋鄂、瓦尔喀什地方，屠我百姓，其后容匿毛文龙、纳辽东逃民，是以往征尔国。当攻陷城池之时，岂无死伤者耶。因尔等屠戮抢掠，愤而浴血奋战，所获之俘脱逃而去，尔谓复行给还，心有不忍。尔试思，尔来侵我，屠戮我人众，其兄弟父子岂无离散者乎。辽东逋逃之主仆，岂无离散者乎。其离散人等犹愤愤然，为其逃人，往而捆拿，以逞报复，事渐扩大，两国即和好，亦将无益也。我所以欲尔还我逃人，非有所贪得，乃恐有碍和好。倘有贪得之念，前剃发降我之民如许之多，为何盟誓后尽遣归耶。王弟须思之，务将逃人归还。至于已与父母兄弟完聚者如何给还，可将逃人查出，约一地方，交付逃人原主，听双方之主通议赎取。各国皆欲以武力征服我，而我断不以武力侵夺；若受他人凌辱，我则将己之是昭告于天，再行征讨。我国向不无故征伐他国，构兵岂有益乎，太平岂有弊乎。”

八月十八日，为嫁与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之准哲公主饯行，汗率诸贝勒大臣送至二十里外，驻跸一宿，早晚筵宴。启行时，汗牵准哲公主所骑之马，垂泪。送至十里外，汗下马，公主抱汗泣，次与诸贝勒依次相拥而泣。时汗与诸贝勒高声呼父太祖圣威，汗恸哭。彼时，众皆落泪，因劝公主不止。汗曰：“格格罢也，此去之后，务顺夫意，和睦相处，以慰此处诸伯叔之心。此路岂能断也，后当常相往来耳。”于是上马，因仍哭泣，汗遂将公主之马辔亲手交与台吉阿济格，引之前行。时汗谕偕格格前来之侍卫桑阿尔斋曰：“察哈尔汗兵侵尔国之时，父汗曾助一臂之力，土谢图汗念此恩德来见父汗。父汗待之如子，长子称其为弟，幼子称其为兄。视之如子，犹感不足，又结姻缘，妻以亲女，我念父汗所许婚约，使之不断，物件虽少，亦应赠送。我等若不能守父汗所创基业，败坏其道，则奈何不得。若蒙天眷佑，仍此以往，其如何待我女之处，土谢图额驸自当知之也。”侍卫桑阿尔斋答曰：“谨记汗谕，以转告之，我等别无他言。”遂叩首。时赠公主财帛及牲畜、人口、貂皮、猞猁狲皮端罩、皮裘、黄金、东珠、上等器皿等物甚厚。因党阿赖不惜身家，为两国讲和，赐号卓里克图达尔汉，任[1]其往来于八贝勒家。

是日，察哈尔之阿拉克绰特部巴尔巴图鲁及诸门达赖、达吹尔扎木苏三贝勒率男

签注：① 谨思，此 ilga akū，盖无区分之意。

子十五名和妇人十四口、幼子十口、马四十五匹来归。跪见汗，次拜见三大贝勒，礼与汗同，设筵宴之，并赐庄九、男丁一百、牛一百、羊三百及诸申四十户、貂皮帽四、雕带四、貂镶皮朝衣四、貂皮端罩一、猞猁猕皮端罩一、狐皮端罩二、虎皮端罩二、蟒缎、倭缎、素缎、毛青布、金、银、鞍辔、住房、耕地、器用等物俱备。

二十二日，驻牛庄大臣等来报，有船十来泊辽河。我以船三、舟六逼近，敌船不动，复以三旗人整船备战。往西观之，敌船一一衔尾排列等语。遂命贝勒岳托率各旗官一员、兵三百人往探。贝勒岳托抵达后，奏曰："敌船俱泊辽河，有小船三、大船一，曾入江而来。驻边大臣董希禄、法笃、岱达、噶尔达、塔尔巴希等五人率兵分两翼阻击，四船俱获。其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共近二百人，尽斩之。获大炮十五、鸟枪二十五、火箭一百七，腰刀十三。"

第八册　天聪元年九月至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九月初一日，汗颁诏曰："马骡以备乘骑，牛驴以资负载，羊、山羊、猪、鸡、鸭、鹅等供食用。嗣后，汗及诸贝勒直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售肉，严禁用牛马驴骡。若有违禁宰杀者，被奴仆首告，则准首告者离主，并照所用牲畜数追赔，给首告之人。以牛录额真及章京失察之故，照例罚之。唯具大宴可杀牛，祭太祖列宗陵寝照旧用小牛。至于管理牛群之贝勒大臣等，若杀而食之，亦勿滥杀，须得节制。自汗及诸贝勒直至小民，凡祭祀、筵宴、殡葬及售卖等，只许用羊、山羊、猪、鸡、鸭、鹅等牲畜。有屠猪出售者，可屠公猪，若屠母猪卖之，则按例治罪，并令赔偿。再者，以往汗及诸贝勒向旗人购猪，自己开价强行购买，嗣后，永行禁止。准许售猪人随意越旗议价出售。诸贝勒家人有强行买猪者，照例治罪。勿向汗及诸贝勒之家奴购猪，否则购买之人及出售之奴仆皆照例罚之。明国、朝鲜及蒙古人等，勤牧善养，牲畜因此繁盛。而我国之人若不善养牲畜，一味宰杀，则牲畜何由繁殖。嗣后，务须勤加喂养。"

初二日，明徐参将亲率船十，驶入辽河即泊于彼岸，并令其四船驶入河湾，以觇满洲兵情形。满洲守城步兵分两翼堵其入口攻之，尽斩其二百人，获船四只。

十三日，奈曼部贝勒洪巴图鲁弟之子鄂齐尔台吉往征察哈尔，杀人百，获牲畜约二百，前来进献于汗。十六日，汗与诸贝勒集于殿，鄂齐尔台吉因察哈尔汗不道，来投天聪汗，往征察哈尔，杀人并有俘获来献，赐号鄂齐尔和硕齐，赏甲一副。

出使朝鲜之阿什达尔汉、巴奇兰赍书还。其书曰："尽知贵意。恪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所言甚善。固知贵国留兵义州并无恶意矣。然既已誓天罢兵，犹复驻兵他境，非各守疆界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全军撤退之意，即先知贵国敬天践盟之义。我国地方，我自居守，岂有授权他人居守之理。今乘来使之便，设员驻守，坚固疆场，不为边事，烦劳贵国。至毛文龙兵上岸一事，所遣官员自可口述。被俘之民，皆我赤子，捆缚解往异地，父离其子，兄离其弟，呼天蹙额，其怨皆集于我身。为民父母，实不忍闻。今观来书，欲各人亲戚均通议赎取，此意尤善。今西路遗民，遭罹兵祸，生业[①]荡然，恐无财可以赎耳。若有愿赎者，当宣以来意，听其自便。观贵国处事，欲息兵，行大道。此于来书前皆已知之，别书厚意业已领受，今具些许方物，随书附进。"

满洲国天聪汗颁诏，令将义州地方归还朝鲜国，驻守将士悉行撤回。驻守义州众臣皆至，见汗毕，汗亲斟酒，赐众大臣各饮一杯。

十五日，汗率诸贝勒大臣等猎于东郊三百里外，驻跸十五日。

十一月初七日，察哈尔部有一旗大贝勒昂坤杜棱携其妻孥属众来归，汗及诸贝勒等以礼迎之。

十八日，萨哈尔察部六十人来朝，贡貂皮、猞猁狲皮及狐狸皮。

朝鲜国王李倧以归还义州，遣朴兰英来谢，并送秋季方物。

十二月初一日，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贝勒多尔济伊勒登携其妻孥属众来归。汗入殿升座后，蒙古来归贝勒遥拜一次，复至汗前跪拜抱见之，继与诸贝勒依次抱见毕，设筵宴之。

初八日，治阿巴泰台吉罪。先是，丙寅年九月，以天聪汗即位礼举宴。宴毕还家后，台吉阿巴泰令额驸杨古利、额驸达尔汉奏汗曰：今后我不再赴宴。战则我披甲胄而行，猎则我佩弓矢而往，而赴宴坐于子弟之列，则我觉羞耻也。父汗在日，恩格德尔额驸兄弟及土谢图额驸来时，我皆与四大贝勒一体相见等语。汗曰："额驸杨古利、额驸达尔汉，尔等不加规劝，何以是言奏我。"言毕遣回。

初八日，以昂坤杜棱来归设宴时，台吉阿巴泰令副将纳木泰奏汗曰："我不赴此宴，我无皮袄可穿，汗所赐之皮袄已改制给我二子矣。再者，我即赴宴，若令我坐于小台吉之列，则为他人讪笑。蒙古贝勒明安、贝勒巴克等坐上，我坐下，我赴宴何为耶。"汗因思之：若独怨恨我，犹可姑容，今乃藐视诸子弟，我焉可隐忍。遂以其语宣示诸贝勒。三大贝勒及诸贝勒曰："尔先时尚不得入五大臣之列。台吉德格类、台吉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banjire coo，即明人所用钱钞。

济尔哈朗、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及台吉硕托，早已随班议政。因尔阿巴泰在诸弟之列，幸得六牛录诸申，方入诸贝勒之列，今尔欲欺谁耶。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衮、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之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三大贝勒并列以乱朝政。尔若为大贝勒，岂不更生称汗之念乎。如此扰乱纲纪，尔如若领罪，则治以应得之罪。若不领罪，则必治以重罪也。”台吉阿巴泰曰：“我诚有过。”因服罪，议罚驮甲胄一等雕鞍良马一，进汗骑用；驮甲胄次等雕鞍良马，进三大贝勒骑用；三等素鞍良马，给参政诸贝勒骑用。奏于汗。汗曰：“即照诸贝勒所审结案。”遂治以罪。责达尔汉额驸曰：“尔身为收养之臣，见有过失，不行劝谏，缘何反以其言奏汗耶。”遂拟罪，解固山额真任。

十二月初九日，遣参将英古勒岱、游击巴奇兰为使，同朝鲜使臣朴兰英赍书往朝鲜。书曰：“两国既和好，若不互相贸易，似乎疏远，故有开市之议也。尔云被兵践踏，百业俱废，难以开市，彼此可到京城交易等语。此言诚是。携来货物业已出售，我亦派人携货前往之。如此贸易，有益于诸贝勒及有权势者，而无益于庶民。是岁，我国粮食仅足本国食用。近因蒙古汗不道，蒙古诸贝勒携部众来归者不绝，料尔等亦闻之。因收养其来归人等，是以粮谷不敷。尔供毛文龙粮饷赡养，已经七年矣。而我岂似彼无偿索取耶，仅今岁购之。出粮济度此难，乃有助两国兄弟之谊也。尔云国因兵而衰等语。平安、黄海二道，实已残败，然所余者多哉，尚有其余六道也。如愿粜粮，则顺鸭绿江运即可，或海运亦可。我两国修好盟誓时，曾议自盟誓之日始，即归还遁逃朝鲜之人，然未见送还。后朝鲜王之弟由我处归国时曾言，以渡江之日为始，归还逃人等语，亦未见送还。尔云：驻兵于义州，纵有逃人，亦无从得知。若从义州撤兵，各守疆土，有逃来者，易于稽察等语。自我撤兵之日始，逃往人数：男丁二百九十六名，妇人七百三十五名。此乃先前查出之数。其外藩之众逃人，俟再查出遣还。我等曾相约，朝鲜人若来我地离间，我执而解往；我地之人往尔处离间，尔等执而解至。然于十月初，有定州外郎金唯洞潜来窥探，本月二十日后方返。以我所知者，告尔等闻知，如此行事，则生乱也。”

十六日，延请察哈尔来归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杜棱、色臣卓里克图前来，将至，汗率诸贝勒出城往迎，马上相见而还。汗与诸贝勒入殿升座，来归蒙古诸贝勒入见，跪叩抱见。见毕，设大宴，陈百戏，赐蒙古贝勒、福晋等人珍珠、东珠、金、银、闪缎、貂裘、财帛、甲胄、鞍辔及器用等物甚厚。初以凤阔喜[①]公主下嫁哈达部贝勒乌

签注：① 谨思，此 fongkosi 一词，盖公主之尊号，无从查考，照抄之。

尔古岱，后乌尔古岱额驸故，凤阔喜公主孀居。二十二日，凤阔喜公主改嫁敖汉部索诺木杜棱贝勒。二十五日，色臣卓里克图请婚于汗，行纳聘礼，进牲畜腿骨食之[①]，并献甲胄马一、驼一及皮袄等，宰杀牛羊筵宴。二十七日，汗率诸贝勒御殿赐色臣卓里克图以都喇勒洪巴图鲁名号，并以赐号礼，赏甲胄鞍马一。

二十六日，白山以北邻东海之虎尔哈部三人来朝，贡黑貂皮。

签注：① 询据知悉蒙古习俗之人称，蒙古等结亲，有给食牲畜腿骨之例，特取腿骨棒骨相接、细连骨相连为生之意，即犹骨肉世亲结姻缘为生之意。

第二函　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第九册　天聪二年正月至三月

加圈点老档。

满洲国天聪二年戊辰正月初二日，遣先前为我阵获之银柱赍书往宁远。银柱原系宁远总兵官祖大寿下随侍，丁卯年五月兴师往征，为我兵擒获解至。银柱所赍书曰："彼此互为大言，渐次滋蔓，无所尽也。夫构兵则均受苦难，而太平则共享安逸。我愿太平，欲启两国之通道，拟遣员偕同白喇嘛前往祭奠尔先帝，并贺新君即位。观尔来书，有吊丧者为谁、讲和者为谁之语。是以停止遣使，但遣先前所获哨卒银柱偕同来使往询。若谓前来行礼为善，我将遣使前往。"

十六日，先是，汗收养台吉岳托之女为公主，至是，下嫁科尔沁部台吉满珠习礼。

二十六日，东方格伊克里部大臣四员率四十人来朝，汗以来朝礼赐宴，并赐每人缎披领一。

二十八日，朝鲜国王致书曰："贵国因粮不敷，拟向我购买。依邻国之道，不可恝然置之。唯我国于兴兵之时，八道骚动，仓库皆空。且去年春雨过多，夏旱太甚，耕种失时，民备为食所忧。至于西路，余民无多，而贵国敛兵义州之后，避难辽民，处处聚集，焚掠户院，鸡犬不留。清川以西，草艾丛生，此不待我言，尔国两使臣所目睹者也。我国于贵国之事，无所不思，尽力奋勉，然缘木求鱼，实无奈何。纵然如此，在我之道，不可不尽。今仅得米三千石，以副贵国之意。又欲两国在义州江通商，令内外商人及西边两道遗民之愿赎其父母妻子者，各出米谷财物以往。贵国买粮之议，仅此而已矣。复有一言相告，互通贸易者，各从其愿，双方俱得其利，非可逼迫。贵国若欲多招米货，须平其价值，使人乐往，不求一日之足，从容为之，则我国商贾接踵而至也。已令边臣屡谕民间，不得违约。倘我国外为此言而实不尽力开市者，天将鉴之。贵国若抑买攘货，使民不乐赴市，反责我国违约者，天亦鉴之。"

二月初一日，喀喇沁部塔布囊等遣人致书曰：杜棱古英、多诺依衮济、诺干达喇、万丹卫征、乌勒黑贝勒塔布囊等谨奏："谨回复天聪汗颁降之书。察哈尔汗不道，摧

残骨肉，天聪汗及大小诸贝勒俱知之也。欺凌我喀喇沁部众，夺去妻孥牲畜。我汗与黄台吉、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浓，与雍谢布及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部合兵，杀驻土默特部格根汗赵城地方之察哈尔兵四万。我汗与黄台吉率兵十万至，正值察哈尔三千人赴明巴颜苏伯请赏未得而回。喀喇沁汗黄台吉遇之，尽歼其请赏之人[①]。今左翼阿鲁部阿巴噶三部及喀尔喀约我起兵，且有意与天聪汗一同兴兵，谨请天聪汗睿裁。观此二书之言，察哈尔汗根基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赶此草青时节，同嫩阿巴噶[②]、喀喇沁、土默特兴兵往征。尔等若欲发兵，则宜秣马厉兵；如不发兵，亦听尔便。”

初二日，以太祖时旧功臣额亦都巴图鲁之子、一等游击图尔格依为三等总兵官，并授为固山额真；费英东扎尔固齐之子察哈尼为总兵官。

初二日，朝鲜使臣赍书至。书曰：“所遣之人同来使至，览赍至之书甚慰[③]。贵国前请开市者，乃美事也。西路既已残破，视其情势，不堪贸易，故而未敢即应开市之请，非以开市为不可也。今来书云：唯于我等所驻之城贸易，则仅于富庶者有益，而无益于庶民等语，此意甚是。自古以来，邻国互市，悉于边界，盖为此也。贵国人众，以食乏为忧，欲购一年之粮。救灾恤患，乃邻邦之道，敝国岂敢以残破为词而推诿。即与来使商议，遣民赴边贸易，米粮亦在其中矣。唯西路荒芜，人烟渺无，此来使所目睹者也。而远处之民，千里运粮，势所不易，恐不能大副所望。且念两国贸易乃是大事，不可漫无限定[④]，宜各定以期限，勿相逾越。交易之际，严禁攘夺，则人多乐往。是言来使皆有耳闻，愿贵国思之。今谕令官员尽力筹米三千石，一千运往市上贸易，两千无偿相馈。此乃心意，非常例也，愿贵国纳之。两国相好，重在信义，不在财利。以财利之有无为交情之深浅，乃君子之耻也，我两国理当戒之者也。至别书所云缚还逃民一事，前已悉述衷肠也。逃过万劫之民，被俘于异地，思念故土，舍命逃归，冻饿于道，得以生还者，想百无一二。设或有之，为民父母，起初既未能保护，复又捆缚送往，心实不忍。人情之不忍者，即天心所不欲也。两国既已议和，释还老少，俾父子夫妇重得完聚，方为和好之效。即于贵国，亦为一善事也。幸更思赐教。金唯洞事，闻之惊讶，彼或自为奸细亦未可知，敝国断无此事。今当令其所在地，寻

签注：① 谨思，此 šang ni niyalma，盖前往领赏之人之意。

② 谨查《盛京志》，有嫩河地名。此 non i abaga 一词，盖嫩河地方之阿巴噶之意。

③ 谨查旧档，记有 tuwafi manggi selaha，盖即阅后畅快之意。

④ 谨查《旧清语》一书，boljon bilan akū，盖无限定期限之意。

捕究治。去岁，撤回义州驻兵，旋蒙仁爱，释还我国阵前被俘人等。此义大哉，不可忘也，今谢已迟，深愧不敏。"

满洲国天聪汗遣往喀喇沁使臣，为察哈尔多罗特部两次截杀。满洲国天聪汗遂亲率偏师，往征察哈尔蒙古所属阿拉克绰特部。二月初八日申时启，宿于达岱塔。是日，汗召集诸贝勒大臣诫谕曰："此次前来，皆选精锐，何须兵多，相机而动，切勿乱行。"

十五日，汗谕诸贝勒曰："尔等率精兵先行，若遇敌人，巧加围捕，探其消息，我等率各营继尔等前往。"谕毕遣之。前行诸贝勒擒人讯之，言塞棱青巴图鲁并其部众俱在敖木伦地方等语。俟大军至，悉行披甲。汗与诸贝勒率军驰击之，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鲁被伤遁走，尽获其妻孥，杀其台吉古鲁，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男丁一千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

十七日，拜天告捷。以所得俘获按次赏赐随征将士及被创人等。

二十一日，选精骑沿原路往略，获马一百三十、牛七十。以俘获赏往略将士。

二十四日，汗及诸贝勒亲率兵追踪察哈尔逃人，获二百户。次日，宰八牛祭纛告天。是日，遣使携天聪汗诏书，往谕喀喇沁部乌尔黑诸贝勒及塔布囊曰："尔等来书言察哈尔汗无道，欲与我和好。今果欲盟誓修好，当以二塔布囊为首，令乌尔黑诸贝勒各遣使来。待使臣至，面议诸事可也。"

三月初七日，将至沈阳之日，途设大宴，时汗谕曰："蒙天眷佑，率诸幼弟及偏师往征他国，克捷凯旋，宜赐两幼弟以名号。"于是，赐多尔衮号为墨尔根戴青、多铎为额尔克楚虎尔，乃启行回城。留守贝勒阿敏、台吉杜度及台吉岳托闻汗与诸贝勒至，率诸贝勒大臣等迎于十里外，依次跪拜抱见汗，次出征诸贝勒大臣及来迎诸贝勒大臣按次相互跪拜抱见毕，启行。申刻，至沈阳城，谒堂子，还宫。

初八日，朝鲜使臣赍书至。书云："至会宁贸易之事，两国既和，本不必疑。唯先前瓦尔喀等居六道者甚多，故国中商贾到彼贸易，而今瓦尔喀断其贸易久矣。此等情形，贵国岂能尽知耶。义州之市，虽已应允，然因战争，民受其苦，虽令远近商贾前往贸易，犹恐不能按期前往。况两处通商，实为敝国力所不能及。不然，岂有许彼不许此之理耶。做事之始，必虑其终①，方有实效。请深思之。"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weilen deriburei tuktan de，duberei jalinde bodoho，即事之初必虑事之终。

第十册 天聪二年三月至八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八日，朝鲜使臣赍书至。书云："今阅边臣转递之书，甚是惊讶。我国既与贵国誓天议和，容纳逃人，于义不合，故将逃来诸申即行缚送，此贵国所明知者也。逃人亦知此事也，孰肯逃来，自寻缚送之苦耶。即便如此，因有来文，即令边臣逐加查访。兹据报称，正月十一日，有二十余人，不知系诸申或汉人，乘白马横穿镇江北山无人处奔向海，似往投毛文龙。时因失踪，未得其实情。请贵国谅之。"

二十七日，汗曰："国中有贫苦无妻室者，可给资令其婚娶。"遂拨库帑，散给无妻室之人。

二十九日，阿山之弟阿达海被革职缘由：额尔克楚虎尔欲娶舅父阿布泰之女，台吉阿济格不经与汗及诸贝勒商议，擅令阿达海说媒定亲，而后阿哥阿济格偕同阿达海往视该女。是以，治阿哥阿济格以罪，罚银千两，进汗驮甲胄雕鞍马一，并给三大贝勒各雕鞍马一，给八台吉各素鞍马一。革其固山贝勒职，以其弟墨尔根戴青为固山贝勒。舅父阿布泰，由游击降为备御，罚银二百两。因阿达海撺掇额尔克楚虎尔，又从中做媒，拟以死罪，乃因系太祖恩养之人，免死，籍没其家之半。

四月初三日，赐敖汉部杜棱额驸以济浓名号。先是，敖汉部杜棱因察哈尔汗无道，残害兄弟，弃养其众，闻满洲国天聪汗善养国人，掳部众来归，是以赐号济浓。济浓额驸以赐号之礼，具筵进汗。

初七日，汗以牛庄筑城夫役劳苦，给牛四十，遣人往送，令筑城夫役宰而食之。

二十五日，闻巴林部贝勒色特尔、塞冷黄台吉、台吉阿玉希、台吉满珠习礼来朝贡驼马，汗率诸贝勒出迎五里外，具大宴。色特尔、塞冷等原系喀尔喀蒙古巴林部贝勒，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破喀尔喀之后，色特尔、昂阿携其部众往投蒙古嫩科尔沁部，复遭科尔沁诸贝勒虐害，遂率部属来归。

五月初五日，贝勒阿敏未奉汗谕，擅以其女嫁巴林部台吉色特尔为妻。

十一日，遣贝勒阿巴泰、岳托、硕托及八固山额真率兵三千，往略明地，并攻锦州城。兵将行，汗出谒堂子，送出征贝勒于十里外，授以方略，并授书一封，令出征诸贝勒擒获明人时，即付书遣回内地。书曰："满洲国汗致书大明国诸臣：尔国败亡在即，料文武诸臣尚执迷不悟，专事修城耳。尔国势败坏殆尽矣，若问缘何，迫于赋税，尔国内乱频仍。又闻察哈尔汗本岁不事农耕，兴兵征尔，欲取尔粮。尔以何兵御

我，又以何兵敌察哈尔耶。我将率敖汉、奈曼、科尔沁、巴林、扎鲁特等部，筑城而居，俟秋成，取尔粮禾。如此则尔等将出战耶，抑闭城蛰伏耶。兹我军耕种樵采，往来自由，而尔之军民可出而耕种樵采乎。我本欲罢兵修好，共享太平，故而屡屡遗书，尔其熟思之。若以我言为是，则遣使来报。”出征贝勒阿巴泰、岳托行至中途，闻古特依塔布囊部自察哈尔逃至蒙古之阿拉克绰特部旧址居住，截杀归降满洲国之人等语，因遣八人往觇之，回报得实，遂遣人以其事奏闻汗。即于二十一日，汗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兵六百，往取古特依塔布囊。时汗出城，检阅士卒毕，送之行。

二十三日，往略锦州、松山一带之贝勒岳托，为报所得消息，派巴尔泰、岱松阿前来奏称：十六日疾驰进击，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共八百，破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并毁十三山以东台站二十一处，杀台弁三十人等语。汗遂遣人往迎出征诸贝勒，赐三贝勒各马一，赐蒙古诸贝勒及恩格德尔额驸、达尔汉和硕齐各马一，并食物等。闻出征诸贝勒将至，汗出迎五里外，见统兵诸贝勒、八大臣及士卒，先拜天毕，汗还行幄落座，出征诸贝勒大臣等各至汗前，依次抱见。以俘获诸物，按级分给将士。而后谒堂子，还宫。未几，往征蒙古之贝勒济尔哈朗、豪格又遣人奏报：已擒杀古特依塔布囊，尽收其民，俘获人口、驼、马、牛、羊共计一万等语。

是日，白山以北沿东海居住之虎尔哈部四大臣里佛塔、布克善、喀秀、克依克拉来朝。汗以来朝礼，各赐鞍马一、缎服一袭、弓矢撒袋全副。

先是，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曰：“民有私越两国边境捕猎者，当严查禁止，恐恣意乱行，致启事端。”至是，朝鲜使臣赍书至，书云：“严守疆界，禁绝私越边境之言甚是。”

二十八日，朝鲜使臣赍书至。书云：“李兰等已赍书回国，得书甚慰。若夏季通商，恐办理不及，故先已遗书答之，不知贵国以为如何。事之及与不及，在于时机，时机不到，不能强行。千里行商，往返交易，动辄数月，适还又往，常在途中，不仅力所不能，即财货亦无暇聚拢。今乃六月，正值农忙，雨季将至，固非行商之时。若论事机，断不可也。恐贵国商贾抑或不晰事机，徒劳往返，故而复示，愿贵国思之。至于查还逃人一事，先后遗书，已悉言之。李兰、朴兰英又面陈之，谅蒙深思详虑之。然凡有逃至者，俟边臣查出具报后办理亦不为迟也。至辽东之民逃至者，或潜越无人处往投毛文龙，边臣未曾知觉，即便之后察觉，能奈之何。至于前日李驸马之属下人逃至一事，当即予以回复，谅贵国察之。虽然如此，仍谕边臣严查，倘有拿获，即行送还。又严守疆界，禁绝潜越边界之语。所言甚是。愿十分明白言之，绝不食言。”

六月初一日，诛阿山之弟阿达海。初，穆奇地方阿儿塔西姑夫生有长子阿山、次子

阿达海及三子济尔海、四子噶赖，英明汗赐诸申与诸子时，将伊等分给大贝勒。伊等自认为精强有才却未得官职，由界藩地方逃往明国。贝勒阿敏连夜追射，阿山二子中矢死，阿山被创，兄弟离散。时孟坦追射阿达海，阿达海迎战，砍孟坦坠马，几乎殒命，携弓矢马匹进入明边，复又来归。太祖未令其从大贝勒，留备左右使令。嗣经数役，见其堪用，阿山、阿达海，俱授副将职，优养之。及太祖崩，阿达海窃匿太祖御用之胄，为阿山、阿达海叔父之子阿尔津首告，下法司鞫问。阿达海携胄至，掷于地，遂以阿达海掷太祖御用胄于地鞭五十。天聪汗以舅父阿布泰谗恶，禁与诸贝勒结亲，诸贝勒勿娶舅父阿布泰之女，诸贝勒之女勿嫁舅父阿布泰之子。阿达海不遵汗命，以其女妻舅父阿布泰之子，结为姻亲；又劝额尔克楚虎尔入请汗及诸贝勒，欲娶阿布泰之女，故拟阿达海死罪。因念其父功，顾其兄面，宥而养之，尽没家产。至是，阿达海又不请命于汗及诸贝勒，声称捕鱼，率十骑越过故居兴京城，被萨尔浒城守将克车尼追回。时阿达海谓其诸友曰："我欲乱箭射死克车尼，奈尔等不从"等语。此语为贝勒额尔克楚虎尔家庄头之妻闻见举发，汗与诸贝勒议曰："此非我友也，罪孽深重。"遂诛之。

初四日，以出征贝勒济尔哈朗、豪格攻取古特依塔布囊之部落，俘获甚众，收之以归，汗率诸贝勒往迎，辰刻启行。初五日，会见出征诸贝勒大臣，拜天而还。出征诸贝勒大臣见汗毕，辰刻祭纛，并将俘获诸物论功分赏将士。

初十日，大贝勒之子瓦克达往娶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弟布塔奇之女。将行，汗谕曰："我国诸贝勒从未往蒙古地方娶妻，此既为首次，当备厚礼以往。"遂备黄伞、鼓、喇叭、唢呐、箫等齐全，携之往。

七月十四日，汗召宗室诸兄弟大宴。

十九日，据报称，喀喇沁部汗之使喇嘛四人领率五百三十人至。命阿济格、硕托、萨哈廉三贝勒出迎，设筵宴毕，引之入城。二十五日，大宴来使。

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两国，同心修好，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满洲若不践誓言，与喀喇沁结怨，则天地鉴谴，殃及满洲，夺其寿算，若恪守盟誓天地之言，则天地垂佑，寿命延长，至子孙千世，永享太平。"

初六日，闻往蒙古科尔沁部娶妻之阿哥瓦克达及送女台吉拜萨噶勒至，出迎五里外，设筵宴毕，引之入城。

第十一册　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

加圈点老档。

天聪二年正月，毛文龙来书云："昔先汗之所以侵犯辽东之地，皆因我国文武官员未奉帝命，任意妄为，致使先汗恼怒，故而启衅也。时先汗致书于岛云：偏助锦泰希（原注：锦泰希乃叶赫国主），又夺取哈拉章嘉地方等语。我遂奏帝查之，知系白道员徇私，擅命堡中人援助锦泰希。哈拉章嘉地方乃韩参将等官员夺取，致起祸端。后我帝察知，遂将白道员、韩参将等官员依法治罪。至是，先汗之恨亦消，毋庸再议。今王总兵官来岛告称，我仍遣使于汗，欲假使者之口修好等语。展书览之，系致石副将者，谅必是奸计，遂将所遣人等尽行杀戮等语。我闻此言，不免惊讶，岂有正人行诡计之理耶。后经暗查，知彼为鹿岛官员向与石副将有仇，故做此事耳。我已将彼等悉行缉拿问罪。料汗所用汉官，无不陷害汉人者。其逃来之人将其诬陷情形皆告于岛上官员，故付以求职之书，欲用计杀之耳。去岁，我帝曾言：西乌里额驸、抚顺额驸二族人若俘获叛官金玉和、佟正国、通事尹廷禄、刘兴祚、石廷柱等人，将封以指挥之职等语，遂有巡行海外之事。今两国与其互为抗御，遥无终期，何不思共谋和好、共享太平之策。昔袁都堂请和一事，因群臣齐相争议，故此事迄未定论。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倘我奏请，帝必纳之。然我之谋异于他人，我断不似伊等贻误两国大事。起初王总兵官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往，十一月十三日，入威宁营边界，至今已有二月，未见回音[①]。谅汗守边之人贪其所携金、缎、马、骡，匿而不报也。今特遣人往，询先遣人之消息及讲和之事能否有成。乞汗亲遣可使之人来皮岛，面陈所欲所思。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杀来使。愿汗熟虑之，以求安全之计。如此，则生民之幸也。况我帝已崩，先帝亦已归天为神，何不罢兵休战，以求封赏，安享太平之福耶。"

天聪二年正月接来书，内具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奏请息兵复和，以施慈恩之事。王子登于九月二十一日启行，二十九日抵皮岛。抵达之后，毛都督以绸缎、银牌、衣帽赏之，并即奏于帝，封以总兵官之职，朝夕一同议事。王子登我告曰："汗发银十万两，赈济贫民。凡田之被水者，每亩给粮一石。不妄杀一人，仁义过天，恩及枯骨。"毛都督曰："可谓人德者也。"又问："骑兵有几何。"王子登答曰："有明甲诸申两万，暗甲及守城诸申[②]共八万。"毛都督曰："虽有兵百万，若不与之战，固守城池，何如。"王子登我曰："事若如此，何日是终。"毛都督曰："彼何其愚也。倘与我和为一家，凡事与我商议之，则我自有大主意。一旦与我和好，或战或守或和，富贵封

签注：① 谨查，旧档中 mede、medege 二词通用。

② 谨思，hoton de becere jušen，盖为守城诸申。

侯，有何难哉。彼唯图河西，以我金石之言为虚，不知西地文武官员众多，一员主战，一员主守，一员主和，议论纷纷，迄无一定，谁敢承办其事。今我堂权，独断专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复有未尽之言。王子登我以为不善，故未具书内。此言俱出自毛都督之口，王子登闻之，不胜欣喜。倘有诳诈，天诛地灭。急以其言告于汗。汗若嘉许王子登之愚言，则速遣通晓汉语之亲信，与去者同往皮岛，王子登再以秘事相告。至于岛内虚实，洞若观火。即便万一失实，谅亦无妨。我王子登详思之，此事若传至来往下人之口，恐有不慎；欲书于纸[1]，又恐被觉。王子登一旦被发现，则性命不保矣。意欲亲来，而毛都督疑惧不遣。汗若遣大人至岛为质，王子登得以还焉。彼时即以非常之事陈于汗，若称心则举之；若有欺诳，是杀是养，唯听汗命。千思万虑，唯舍生忘死，以报答汗留养升赏之恩。如同先汗，升授副将之职，何能至此。至此处后，又加以总兵官之职。王子登来时，曾具书留家，人所不知也，汗已得知乎。汗倘若欲遣人始行此事，务于王子登掌权之前速遣之。前于十月毛都督遣游击致书[2]时，王子登命我家人二名赍密书往，曾于十一月十三日自威宁营地方入，已有二月，不见回音，不知守边诸申欲得其衣物马骡而杀之，抑为汗与诸贝勒挽留议事。请汗复遣人，在守边诸申中细查其来人及所赍之书，务必送达汗前。不然，嗣后秘事难通，贻误国家大事也。恭乞汗广开鸿恩，遣还去人。谚云两国相争，不杀来使。况去者一人之命，何惜哉。余言难尽，乞速回音，当即遵行。特此通告。

二月接来书内称：初和之事，两国告成。汗若不弃和好，则两国共享鸿福。不意先以厚恩远播，使我愚蒙父子辞受两难。正在惶恐之际，所遣使臣至，跪迎称谢。复和之大意，去官皆言之。来员云留质一事，甚不合汗意。汗之亲善，合乎古人所讲之义气。况先汗在抚顺时，互通意见，言词相适。自两国交恶以来，已久[3]未往来。今接汗书，犹如见面，疑团尽释，又何必以官为质，唯天鉴之。今备薄物，照初和之礼送往。再有请者，愿汗以诚做为，勿出谮言，永归和好，犹如胶粘，勿做亏心事。汗之官兵所需绸布等物，勿忧不敷，百事皆可一口应承。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4]。”愿熟计之。

又有书云：去岁王子登前来，非为他事。先汗愤而兴兵之事，文武官员匿而不报，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放于纸上，意即写于纸上。

② 谨思，bithei takūrara，盖令送书以往之意。

③ 谨思，gorolame 一词，盖从远之意。

④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madangga 一词，即同利。

反诬汗叛。我因之怒，欲来报于汗。因恐画虎不成，反弄巧成拙，故弃子遁逃，幸遇毛都督。毛都督素知汗意，即纳我言，奏知于上。诚合其愿，则两国修好，王子登虽死无憾，此非登之力，乃天意也。嗣后，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意犹未尽，愿再言之。

又有书云：我之待人，向无二心，但以诚心待天下之人，待汗亦然。先是，汗凡有旨来，我皆接受，无不遵行。我心中诸事，一一与去者阐明。相互明白之事，无需再疑之也。立候汗之回音，意犹未尽。

三月二十五日来书云：王副将告汗之言。我王子登尽忠将事，竟对双方并无益处，有谁料知。我诚天地间无用之人也。想汗知悉已将阔科执送北京，今我虽有善言，亦不被信任。毛都督又责我曰：尔言汗宽仁厚德，尊贤敬智，为人和善云云。乃信谗言，始行此事，不能增进亲善，反令所遣诸申扰害地方，复以大言欺我。此皆王副将之不善所致等语。我两边为难，不知所措也。汗止知马通事之见杀及送阔科往北京，而不知其实，皆由彼二人之过所致矣。马通事来时，途遇六七人来逃，不思已为议和而来，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脱。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逃人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为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其言不善，故杀之；又将阔科送往帝京。汗乃天生豪杰，何不思此小事，迫于无法隐匿，为遏众口，不令帝生疑，故将阔科送往帝京，以便再行和好之事。谁知阔科与黄户部到京后，告以毛文龙与汗不断礼尚往来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毛文龙乃一品大人，至尊贵也。唯听信副将之言，始行此事。今文臣之言，不可置信。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泄矣。使者皆舍命如蛆，即留之有何益哉。逃来之诸申，悉为家奴，何足为奇，索之何为。汗若欲成大事，则近期速遣人致书前来，彼此谦让熟悉，渐与毛文龙同为一家，则孰不为尔所有耶，仅为去使及逃至之诸申乎。古云："谦受益，满招损。"汉高祖筑台遇韩信，求贤而得天下。唐太宗不忌避咬金之斧于老君堂，以宽厚得天下。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心有所忧，欲往登北岸。不料内有一人当毛都督面议我前执镇江地方佟游击解送，今执牛录额真阔科解送朝廷，均未能仰副汗意，若忽然间前往，岂能容纳耶。毛都督曰："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遂遣人前往，孰料前往之人被羁留。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耶。副将之

所以竭力尽言者，盖念先汗宥死恤养之深恩也。今虽遁走，而汗不使副将之户口离散。将阔科解送朝廷，反将副将之妻子待以不死而生养之种种深恩，何日得报。故舍身为汗，不避生死，而竭力勉为，唯天鉴之。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来岛告称，汗及诸贝勒待之不善，不问事之真伪，即行捆绑，故心存怨恨云云。十月，刘副将之诸弟至岛告称，汗与诸贝勒以礼待之云云。如今刘副将倍加赞许，毛总爷亦欣悦，升刘副将为外八营副将。汗复遗副将书中谓，可令刘副将“尔在彼为我做事”。乞请汗，多道善言，可妥为缝之于去者之衣内，寄送于我，我密交于彼，一同兴事，又得一臂之力也。汗若怀疑副将，公开遣人又怕有事，则可暗地遣人前来，副将此言之虚实即可知也。汗若错过此机，则千载难逢矣。副将我于去岁五月曾四次遣家人往，至今未见使者踪影，岂守边人杀之乎，抑汗留住而未遣耶。此乃大事，意欲往告，又往来难行。乞汗赐以诸申文牌。赐诸申之书时，务须密封之，我等置之于去文内，嗣后使者易于出入。特此上告。

第十二册　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

加圈点老档。

天聪二年四月来书云：金国汗意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我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启异端，则唯天鉴而诛我毛文龙。［原档残缺］等，若心口不一，阳奉阴违，有悖前盟，则上天鉴之，死于非命。我等若彼此相和，且始终不渝，则鬼神眷佑，延及子孙，永享富贵也。立此誓文，传之后世。书云：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其下员不善措辞，难陈种事，所答之言无不糊涂，又有“伪善私通”之语。不佞虽不才于天地间，但断不能失信于一人。只知诚信，不知伪善，只知忠义，不知奸邪。夫人而无信，圣人恶之。汗意既与我意相合，愿凡事商议而行。无论野战攻城，我意已定。行止得当，则万无一失。保身家以享富贵，即在今日矣。方寸之心，唯天地鬼神鉴之，王总兵官亦知之也。

毛文龙再拜。前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悉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故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置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所属官员、承差及亲戚、僚友等又来至皮岛云云。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加以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唯恐失信，故匆

忙遣人答复。

毛文龙拜金国汗麾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①]，怀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心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彼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只撤回铁山。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城。不佞闻此，连夜遣人赴京，贿[②]银四万两，始获免死，养之于内地。请稍待数月，尽力交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忽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至，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向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或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于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日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同我之三人解往京城，并未告知于我。我之大事，未曾料其败也。今因不曾送还阔科，空口无凭[③]，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赤诚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心意，本欲与汗及诸贝勒共图大业，今[④]又见疑，岂非天之罚[⑤]耶。圣汗与诸贝勒转战四方，欲于何时成大事，皆尔等胸无计谋故耳。我与汗及诸贝勒共议国家大事，则同享幸福，名垂万世。但不知汗与诸贝勒信否。倘纳我言，宜遣人密商，此言无稍虚伪。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好汉做事，向与常人异。大事成之后方见善心。书不尽言。

毛文龙再拜致书。阅汗来书，甚惑不解。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之处，我岂能不知乎。况议和之事，乃两国所愿、于两地有益之事，尔若不愿则已也，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也。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知之诚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于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在少。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

签注：① 谨思，jome 一词，盖常提起之意。

②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sire bure，即行贿。

③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baninarakū，即同不成。

④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foni，意即近期。

⑤ 谨查旧档，写 abkai helmehen，谨核，盖意同天网。因无从查考，照旧档抄录之。

哨卒近百人。一面议和好秘事，一面频攻铁山，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贤人未有似此恃力妄行者，足可惕也。我虽才庸术寡，然居心纯正，毫无诳诈之心、违背天理之行。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民人之耳目耶。论语载：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未曾闻之乎。本欲遣人观察尔愿和与否之情形，若不愿和，则各思深远之计。今阅来书，人之向善从恶，唯在于天，不在于人也。惜哉，先前致书所提之事，未有一次相报，而以巧言相欺，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焉。今我同尔说千道万，无一用巧威胁之词。今尔因一阔科而疑我，何其不智也。为此一人往返徒劳，实于事无补。倘能与我同心创建万代不朽之业，何如。今我听命于尔，然尔不肯，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宜熟计之也。尔若以我言为是，即下决心，明白赐书，从速遗之，观尔如何行事，我再答复。否则尽杀所遣之人，方可满足汗嗜杀之心也。我前曾致书告知，嗣后再不可差大臣等来。汉官及汉人在皮岛，有事则暗中差人，渐加说明，可行即行等语。前者曾讲明完结之事，今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1]前者我遣周姓人往约汗与诸贝勒云：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等语，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其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作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汗犹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不然，勿再遣使。倘若遣人前来，则即行杀之等语。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彼率兵于山东地方收粮，逼迫前往，乃因不合意，即行劫掠。以我观之，汗狐疑不定，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我虽在此地任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汗谓尔虽在彼为我效力为之，我亦不嘉许，唯尔来归，即为头功等语。臣之惧而不敢往者有三事，谅汗不知也。负恩来逃，此一也。今无寸功，待臣为汗立大功后，方可归回。不然，谁人不骂我为奸宄也。闻汗于宁远议和，倘我至彼，议和已成，明即索我还，汗又责我往来无定，万一遣归，则我粉身碎骨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二也。我诸兄弟复至，虽在彼仍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我在彼，生亦犹死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三也。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于做事。若书东江之事，一旦传出，唯恐被牵连，事将难办，遂未书之。善养所往

签注：① 谨查，此段文字，旧档中未写名姓，照抄之。

之人，令人看守，勿加囚禁，使之受苦，以免人惧而不往也。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因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而至今① 慎未敢动。继而明兵又至，时未前往，汗且恨② 之。我自有主张，一旦启用，自有人往报。若疑有诈，即行停止，我亦不遣人往。将于春三月寄信。

第十三册　天聪二年八月至十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七日，汗御殿，赐奈曼部贝勒洪巴图鲁以达尔汉名号，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以卫征名号。赐号之缘故，乃因洪巴图鲁、喀巴海台吉以察哈尔汗不道，欲依傍天聪汗，俱来归附。后出征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杀其台吉噶勒图，俘获人口七百，以所获献汗。

二十七日，朝鲜使臣赍书至，其书云：观边臣传递来书，一一开陈，无不详尽，并谓“愿成全和好之大事”。此意甚善，敝国所愿闻之者也。夫我两国本属邻邦，有恩无怨。凡属往事，彼此勿再议论，皆当免提。况今已悔祸言和，杀牲祭上天，誓为兄弟之邦，信使往来，存问馈赠不绝，此乃太平之福也。若不合天心，岂能成此美事耶。毛文龙一事，前书已了结。今复言之，谅未解我国之意耳。至于修葺城池，乃国之常事，并非针对贵国也。譬如兄弟比邻而居，岂不各修门庭乎。贵国之名曰“金”，即如敝国名曰“朝鲜”，或于书文，或于言词，各命国号。无知卑贱者，习于所见所闻，仍名旧号，或亦有之，诚属可恶，然久而久之，自可改也。唯所云查还逃人一事，另有异议，不可不尽言之。所言阵获者归己，是言良是。贵国大书逃人之名数，然非也。其逃人初虽舍命逸出，然死于饥冻者有之，死于豺狼虎豹者有之，死于毛文龙哨卒者有之，得归我国者百无一二。设或有之，闻贵国查访，恐被缚送，惶恐不已，不来投官，各自逃散，无迹可寻。纵可查寻，为民父母，初既不能保存，今既来归，又缚而送之，实人心有所不忍，故未敢即副前书所请矣。今思之，贵国之查寻，非存恶意，况两国既和，义同一家，我国之人，即贵国之人；贵国之人，亦即我国之人。贵国常念及此事，可见其意甚笃。遂命边臣，广加查访，查获五人，即行送还，以示诚意。其余之人，查无踪影，没奈何也。今备礼物数件，遣送致谢。请深思我之意见。义州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bitele，即正在。

② 谨查，蒙古语称恨为 janu。

开市，本系美事，我何惜焉。唯北边偏远，民稀货匮，路途险远，又有重关峻岭相隔，内地商贾断不乐往。虽欲开市，但无货交易，恐贵国之人徒劳往返。故先致书相商，按来文之意，贵国欲令北边居民，听其往来，互通有无，此于彼无妨。倘所遣官人等皆照义州贸易而行，则北方民力所不及。所告诸言[1]俱属事实，贵国若静思熟虑，则自释其疑也。两国修好，乃天所知。我先负约，天必谴我，故遣近臣，倾诉衷肠，愿贵国思之。又一书云：通事官全仁禄尚在贵国。彼一人在彼在此，无关紧要，唯在我国通译者乏，两国和好，急需译员，今若令彼随去使归国，则足知贵国之美意也。再者，有贵国逃来之男女三人，一并送还，幸深思之。又一书云：阵前新俘官员，原系我之臣子，况来往于两国之间皆各尽其力，既身受劳苦，复加体恤为是，何待言之。

九月初三日，科尔沁部噶罕送其女与额尔克楚虎尔为婚，众台吉出迎，宰牛羊设筵，宴毕入城。八旗依次宴之八日，归时送行。赐甲胄、鞍辔、弓矢、撒袋、腰刀、金银器皿、花缎、毛青布等甚厚。

天聪二年，戊辰[2]，天聪汗将征蒙古察哈尔部，遣人命西北归服外蒙古科尔沁部诸贝勒，喀喇沁部塔布囊，敖汉、奈曼部诸贝勒，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所部兵前来会集于所约之地。汗亲率诸贝勒大臣及大军，于九月初六日启西行。初八日，至都尔鼻地方，敖汉部济浓、色臣卓里克图、奈曼部达尔汉洪巴图鲁各率兵来会。初九日，大军抵辽阳，喀尔喀部诸贝勒各率兵来会。十二日，抵约科尔沁兵之绰洛郭勒地方驻营。十三日，扎鲁特部贝勒喀巴海率兵来会。

十五日，有男妇三十余人自察哈尔来归。

十七日，喀喇沁部汗拉希喜布、布彦阿海之子毕喇齐黄台吉、万丹卫征、马济塔布囊、庚格勒侍卫贝勒及小台吉、塔布囊等，各率兵来会，拜见汗，献财帛、驼马甚多，汗不纳，尽却之。汗大宴来会诸贝勒。出使科尔沁部之巴克什希福还，奏言：科尔沁部诸贝勒不至，土谢图汗、哈坦巴图鲁、满珠习礼率其兵启行，不与我军合，自行劫掠，掠毕再来与我军合等语。汗大怒，复遣希福往，令土谢图额驸务必来会。十八日，喀喇沁部首领苏布迪杜棱率众塔布囊及士卒前来，拜见汗，献财帛、马匹甚多，未纳，尽却之。以来会之礼设筵宴之，并赐喀喇沁两次来会为首大臣等以甲胄。十九日，连夜进发。二十日晨，驰击席尔噶、锡伯图、英、汤图四路，俱克之。二十一日，拣选精骑追击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甚众，抗拒者则杀之，其不拒降服者收养，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rele alara gisun，即此所告诸言。

② 谨思，jai suwayan muduri aniya，盖戊辰二年之意。

编为户口。科尔沁部首领土谢图额驸侵掠察哈尔部边塞数户，未来与大军会，率其所部兵私自返回。汗之妹夫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贝勒孔果尔之子台吉巴敦率兵掠察哈尔，二十二日，携其俘获来会大军，汗嘉之，赐满珠习礼以达尔汉洪巴图鲁名号、巴敦以达尔汉卓里克图名号，赏财帛、驼马、牛羊甚多。遂以俘获人口，论功赏给从征官兵。诸凡宗室之随征及留守者，各赐牛一。十月初四日，大军还至纳里特地方祭纛。初七日，至呼浑河驻营。初八日，审理众犯。杜喇勒洪巴图鲁属下二人，因盗马论死。南楚牛录下二人，进献之妇女潜逃，追获后奸淫，论死。盗马鞯者，以小刀划其腰；盗绊者割足筋；盗辔者裂其嘴。此外，凡盗物者，概拟盗罪。大军进发时，曾以残疾马匹留于敖汉部济浓城中，令每旗派章京一人看守。有名达敏者，亦因病留彼处，后察哈尔之玛哈噶拉率其部众来归，达敏遇之尽掠其财物，将玛哈噶拉及其男丁尽行杀之。因此罪，杀达敏；其余之人，皆鞭八十，贯耳鼻。

初九日，汗下诏书谕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部诸贝勒曰："闻各处来归之逃人，尔等要而杀之等语。嗣后，遇有来归之逃人，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诸贝勒不知，而下人杀者，杀身抵命，并以其妻孥为奴。旁人前来首告，即将首告之人留养内地。再者，着尔诸部周围妥设哨卒，其违命不设哨卒者，即罚牛五；哨卒有不听遣者，各罚牛一。"十五日，抵沈阳城，午刻谒堂子毕，汗入宫。此役也，止损二人。

第十四册　天聪二年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十二月初一日，遣索尼、阿珠虎赍书至土谢图汗处，书曰："天聪汗致书土谢图汗：尔父子昔助叶赫，谋分我地，兴兵来侵。尔若获胜，我有今日乎，一也。其后，我兵往征乌拉宜罕山，尔父子复以兵助乌拉，二也。其后，乃又助叶赫杀我侍卫布扬古，三也。罪此三端，并非以物所能赎之，应即兴师报之。然汗父宽仁，笃念大义，遣使议和，盟誓天地，和好相处。事后尔欲亲来议和，约定会所，汗父亲自赴约，尔竟不至。尔欺诳君子，一也。后察哈尔汗欲杀尔，兴兵来侵，时我闻之，不惜身受劳苦，马匹倒毙，即发兵至农安，察哈尔闻讯，弃将克之城而退。我若不出兵，尔岂能有今日耶。尔诚勇强，何为执送扎勒布侍卫、台吉二人哉。察哈尔退兵之后，尔来修好，复加优遇，以女妻汝，厚赐东珠、金、财帛、貂皮、猞猁狲皮、甲胄、银五千两及器用等物遣还。尔曾有何畜产相报乎。优遇尔之汗父升遐，尔既闻知，为何不遣亲信大臣子弟来吊。孔果尔贝勒闻讯，即遣大臣来吊。尔却于两月之后，方遣一下等班弟牵一劣等老马来。此

尔之负恩，二也。不念尔之恶，但思名节仍以女归尔。既归之后，尔只以劣等病马八匹送来。尔唯知取于人，而不知与人。尔之贪鄙如此，三也。送女前去之人克里被杀，尔不查出其人。夺克希克图之妻一事，至今尚未议结。尔之轻慢我，四也。尔等言愿以牲畜一千赎回额古等语。我以尔故减免五百，拟取五百。尔亲约定，若无牲畜，则仍以额古归我。今所许牲畜不至，又不送还额古。尔之欺诈我，五也。尔令尔有罪之妻寝室居前，令我女寝室居后，言尔有罪之妻为大人之女等语。其女为何君遣嫁者耶，其姻属现有何著名贝勒，今非俱为编氓乎。此非因尔亲叔被杀，又恐杀及尔身，故称为大人之女耶。且彼族察哈尔欲杀尔，何为以其女为嫡；我仍眷佑尔，尔何为以我女居其次。尔之侮辱我，六也。将我小人之女还我，与大人之女同居可也。于彼此议和时，曾约凡于敌国，和则同和，伐则同战。尔竟负约，与我为敌之明国两次遣使通商。尔之诈不可信，七也。尔欲征察哈尔，屡次遣使致书来约，我如期发兵，尔竟不赴，留我于敌境，尔却先回，得享百岁乎。行不践言，尔之奸计，八也。据闻达尔汉洪巴图鲁起兵时，遣使询尔会师之地，尔以不论何处，当赴汗所定之地相会为词，不实指其处等语。揆尔之意，不愿与我会师，恐与众兄弟同行不便私返，不如独行，以便不会师而私自退回，且可托词曾掠察哈尔边界。此非尔之阴谋乎，九也。初我以孔果尔老人为悖乱，以尔为贤，故加亲近，以女妻尔，结为姻亲。及汗父崩，时孔果尔老人先遣臣来吊，又如期会师，遣其子来会。以尔为贤，殊加眷爱，今有何益耶。尔等背天地之盟，不与我合谋，反与我仇敌之明国两次通使，尔等之所言，我等知之也。今更以何相信尔等也。”以刚决之言缮书历数其罪，缮毕，遣汗之近臣索尼巴克什、阿珠虎二员赍书往。将行，汗复谕曰：“尔等至彼，勿拜勿惧，勿食其食，厉色待之，佯作即日返回状，以观其情形。”索尼、阿珠虎于第十日至科尔沁部。部人欲照旧宰牲，以礼相待，索尼、阿珠虎曰：“我等不唯不食尔之粮，即一碗水亦不饮也。我等并非出使尔国，是来送物与我公主。尔主既存异心，尔之粮岂可食耶。”遂拿所携糇粮食之，部人皆大惊。及至土谢图汗住所，时土谢图汗因足病复发，居嫡妻家中。索尼、阿珠虎入公主住所，拜见毕，呈所送之物，并以来由告知公主。公主即欲哭谏，索尼、阿珠虎曰：“我国法度，尔汗父之言丝毫不可违也。本欲遣旧臣来，又恐徇私，故遣我二愚者前来，违之可乎。况议此事，为公主也。”因止公主谏。土谢图汗因不能行走，令人扶至公主室。索尼及阿珠虎不拜，亦不起立。土谢图汗佯问公主曰：“此为谁。”公主不答。索尼、阿珠虎答曰：“我等乃天聪汗之人，可与尔断绝往来，岂能与我公主断绝耶。今特来馈送公主以礼物耳。”土谢图汗急令备肉进呈。索尼、阿珠虎不食而出。土谢图汗急遣台吉塞冷、党阿赖曰：“我未识为汗之使臣。昔汗遣使来，悉行拜见，与之食则食也。今也，尔等不拜，进食不食，即趋

而出，故来询问，汗以何故恼怒。”索尼等答曰：“尔存异志，出使非为尔，为何拜见，又为何食尔之物耶。汗怒甚，恐我等不能转达其意，故致书前来。”台吉塞冷、党阿赖接书回告。索尼等遣从者先回，独留以俟复书。土谢图汗得书大惊，急遣府中所有十四人，同台吉塞冷、党阿赖复来曰：“见汗谕，知我罪重，心甚惶惧，不知所措。既已获此重罪，又遣尔等归，倘途次遇难，则其罪更重也。”索尼等答曰：“岂可为我等贱躯之死而违汗之言耶。”即乘马欲行，众皆执缰不释手，曰：“我主本欲亲来劝留，以足疾不能行，其子弟皆出猎，故令我等前来劝慰。我等既获罪，若遣尔等归，我等更无容身之地。汗既震怒，所关甚巨，岂能坐以答复。俟我子弟诸臣归，即行商议，引咎谢罪。”力劝挽留之。时索尼等思，彼既以汗言为是，亲往谢罪可也，乃下马留居。次日，经集其子弟众臣商议，遣桑阿尔斋侍卫曰：“观汗来书，其罪重哉，当亲往谢罪，因有足疾，命弟哈坦巴图鲁往。弟曰：尔获重罪，为何遣我等语。辞而不往。故先遣台吉拜萨噶勒及桑阿尔斋我与尔等同往，俟彼足疾愈，随后前往。”索尼等答曰：“我等本非出使尔处，乃为送公主以礼物而来耳。我等事毕即返还，尔以引咎谢罪为词，劝留在此，今复问我等何为。我等来岂为取尔拜萨噶勒、桑阿尔斋乎。”土谢图汗复遣桑阿尔斋侍卫曰：“即遣子弟去，又有何益，汗复动怒，罪反加重。我将亲往，足虽有疾，在途死则死耳，终不可坐此答复而释汗怒也。”索尼等答曰：“未令我等偕同尔去，亦未令我等阻止尔行。”土谢图汗第三次又遣桑阿尔斋来曰：“我将亲往，此意已定。何敢坐视大人之怒。唯我心所惧者，汗倘于盛怒之下，不容朝见，即行逐之，奈何。我将归回何处容身，谁将听我之言。念及此，终日焦虑，不得其解也，故求教于来使。”索尼等共议云：彼既认错，欲往谢罪，我等何必执拗。遂答之曰：“尔诚引咎谢罪，亲往朝见，罪当别论。怜尔亲至，必加优待，不会驱逐。我汗宽宏大度，虽小贝勒亦不见逐，何况尔乎。”土谢图汗喜，决意前来。又遣人戏曰：“尔二人乃家奴也。尔等尚不食我食，见我不拜，汗及诸贝勒岂容我进见耶。”二大臣答曰：“我等诚为家奴。我等家奴见尔不拜，不食尔食，言词严厉，而尔置此于不顾，决意来朝，其可怜状有甚于此者乎。故汗与诸贝勒知此情形，必容尔进见也。”时土谢图汗云：“所言甚是。”留宿十日。土谢图汗送汗所遣之索尼等先行时，寄语曰：“我去朝见，并无遣使报知大人之例。今趁尔等如期返回之便，请代为我转奏：‘我获罪于汗，虽有足疾，亦令人扶掖骑马前往。如蒙汗宽容，拜见汗之金颜谢罪。汗若不容，亦当望阙叩拜。”遂遣党阿赖同行。索尼等还，以土谢图汗来朝情形一一奏闻。汗曰：“彼既知罪，来朝可也。”

是日，东方巴雅喇部四大臣伊儿彪、图尔噶、布韬、伊图喀偕七人来朝，贡貂皮、狐皮。

是日，果毕勒图之子根杜尔、朱彻及果勒图之子桑古勒、桑阿尔斋来朝，奏曰："我等曾因察哈尔部兴兵而离散，往附科尔沁部。兄果勒图已故，弟果毕勒图不堪科尔沁部之扰害，欲依傍于汗，率众来归，已至开原以北。先遣我桑古勒、桑阿尔斋等前来朝见，进献马驼。"汗遂指与驻牧之地。

蒙古扎鲁特部色本、马尼，当察哈尔汗兴兵侵喀尔喀时败逃，往附科尔沁部。科尔沁部诸贝勒不收，又闻天聪汗善养人民，遂举部来归。闻知，汗率诸贝勒出迎一里外，入城，汗御殿，来归之蒙古诸贝勒拜见毕，大宴之。

满洲国天聪汗率诸贝勒大臣等出猎，直至东北四百里外三洼地方，猎十四日，汗亲殪五虎。先是，行猎时，诸贝勒所射之兽，令从者约誓，勿隐伤痕，勿行争夺，争主亦不许对质。此次出猎，下令诸贝勒射中之兽及有争论之人，仍交审理大臣验对，勿言诸贝勒射中何处，亦勿言争论之人射中何处，暗中验伤，给与相符者。

第十五册　天聪朝颁汉大臣官员敕

加圈点老档。

汗曰："佟养性，尔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妻女为婿，授副将职。克辽东后，升为总兵官，交办俘获汉民事务，倘失职获罪，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爱塔，尔原系开原城平民，因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克辽东后，授为金州游击。因于任所竭力尽职，授副将职。倘失职获罪，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佟延，尔原系抚顺城平民，阵获收养，授备御职。克辽东后，尽职有功，擢为参将。倘失职获罪，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刘岱仲，尔原系明帝革职参将。克辽东后，我擢举尔为游击。因俘获汉人小舟来献有功，擢为参将。当念养育之恩，奋勉尽忠效力。"

汗曰："赵一鹤，尔原系抚顺游击下中军，于抚顺之役阵获收养，仍令为官。克辽东后，授为新城游击。镇江人叛时，毛文龙遣曹都司前来劝降，为尔所杀，并执其同伙来献有功。倘或有过，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马汝霖，尔原系军门下旗鼓。我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严庚，因尔父无兄弟，升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李绍武，尔原系明国革职参将。克辽东后，我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李大成，尔原系明游击，因获罪入狱。克辽东后，我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杨达有，尔原系千总。克辽东后，举发遣人往广宁官员郎游击处调唆有功，升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吴殷，尔原系明帝游击下中军。克辽东后，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祝世昌，尔原系镇江游击。克辽东后，隐居山中，待安定后方来归附，然我不念及此，仍授以游击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佟成蛟，尔原系抚顺城通事，阵获收养，授以千总职。克辽东后，授以都司职。因尽本职，升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顾守通，尔原系明帝总兵官下中军。克辽东后，我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国库珠宝俱全，无所不有，因顾守通心地虔诚，其所存上等东珠，不匿来献有功，擢为参将。"

汗曰："李英杰，尔原系岫岩备御。克辽东后，我擢举尔为游击。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李国臣，克辽东后，尔率昌永、昌兴两堡人留原地未动有功，升备御为游击。当恪守本职，尽忠效力。"

汗曰："张孟兆，尔父曾获罪于明帝，削职为民。我特加恩养，授以游击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李继学，尔原系清河城商人，克辽东后，先来供职有功，授以大都司职。李继学倘有过失，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张兴国，尔原系叆河守堡。我克辽东后，率叆河人留原地未动有功，升授备御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杨铭石，尔原系白身。我取辽东后，举为备御充旗鼓。当念恤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赵士兴，尔原系生员。我取辽东后，举为备御充旗鼓。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殷廷辂，尔原系清河生员。获尔于阵，不死留养。克辽东后，授以备御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梁宗玉，尔原系耀州守堡。我取辽东后，率耀州人众降有功，授以备御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义伟，尔原系昌永堡守堡。我取辽东后，率昌永堡人降，故升为备御。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吴裕，尔原系开原白身。克城后，自辽东来归，授以把总职。克辽东后，升为备御。当益加奋勉，尽忠效力。"

汗曰："王远觉，尔原系白身。因俘获广宁侦探，举而授以备御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佟成年，尔原系抚顺城平民。克辽东后，授尔兄佟化年为镇江千总。镇江人叛时，为敌毛文龙所杀。以功升尔为备御。倘失职获罪，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郭绍吉，尔原系白身。我取辽东后，举而授以备御职充旗鼓。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宋世尧，尔原系中军。我取辽东后，举而授以备御职。当念赡养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马远功，尔原系总兵官下旗鼓。我取辽东后，授以守备职，仍为旗鼓。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马远龙，尔原系商人。我取辽东后，为我驱使，故授以备御职充旗鼓。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备御曹思扬，原系外郎，因查出旧档有功，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徐文，尔原系守备。海中运粮，遇风舟破登岸，为我擒获，不死留养，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宁殷，尔原系抚顺城百户。阵获留养，授以千总职。克辽东后，升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刘远清，尔原系都堂下旗鼓。我取广宁后，仍授以旗鼓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1]汗曰："殷廷辂，尔就擒于清河，不死留养。因恪尽职守，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签注：① 谨查，第十张颁给殷廷辂以备御职敕书，此张又颁给殷廷辂以备御职敕书，盖旧档所写重复。

汗曰："杨万邦，尔原系掌印官。朕赴辽东时，尔来迎供职有功，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玉吉，尔原系管屯。我取辽东后，即举而授以备御职。当念朕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朱登科，尔原系外郎。因查出旧档有功，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崔大忠，尔原系通事。我取辽东后，为我驱使，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高永富，尔原系昌兴堡守堡。我取辽东后，收昌兴堡人降，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李士新，尔原系经略下旗鼓。我取广宁后，擢为备御充旗鼓。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世平，尔原系指挥。我取辽东后，擢为备御充旗鼓。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佳岩，尔原系中军。我取辽东后，擢为备御。当念朕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朱守义，尔原系外郎。因查出旧档有功，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臧国祚，尔原系白身。我取辽东之后，以尔善于造炮，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汤站守堡陈久洁，镇江人叛时，为汤站人擒而送敌毛文龙杀之。因功，授其子陈万寨以备御职。倘或有咎，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宋文远，尔原系生员。取辽东后，赐千总职。因俘获明船兵并哨探二人，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佟正，尔原系商人。我举而授以备御职。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高提明，尔父高寿冠，原系镇江守堡。镇江人叛时，被擒而送敌毛文龙杀之。因功，赐尔高提明以备御职。倘或有咎，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汗曰："于成功，尔原系千总。我取辽东后，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子登，尔原系监督冶铁之卫官。我取辽东后，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

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马成龙，尔原系新甸之守堡。我取辽东后，因率新甸堡之人降，擢为备御。当尽忠效力。”

汗曰：“韩田禾，尔原系明国之指挥。取辽东后，我擢尔为甜水站守堡。因恪尽厥职，擢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杨万邦，尔原系掌印官。取辽东之后，我擢尔为备御。因勤于厥职，又擢为游击。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汗曰：“王子登，尔原系监督冶铁之卫官。取辽东后，擢为备御。因追获白家寨叛民，拿获毛文龙所遣送书调唆之人，擢为游击。而后即往叆河地方运粮，遇库特勒庭[①]地方人等叛走，蹑踪杀之，并斩毛文龙遣来引诱之千总，故擢为参将。王子登倘或有咎，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签注：① 谨查，旧档写库特勒庭，经核，盖地名也，唯其位于何处，无从查考，照抄之。

第三函　太宗皇帝天聪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第十六册　天聪三年正月至七月

加圈点老档。

天聪三年己巳正月十二日，自蒙古厄鲁特部来归之贝勒明安之子昂坤达尔汉和硕齐病故。时天聪汗亲往吊唁，以所服之美裘赐已故之昂坤达尔汉和硕齐服之，临丧恸哭。贝勒明安劝曰："尔为汗君，如此丧葬之处，不可久留，请还宫。"不从，久留之，哭二三次，乃还。

明遣白喇嘛及官员来吊先汗之丧并贺新君即位。览其来文，因有吊丧者为谁、议和者为谁等语，是以停止遣使，但令前所获之哨卒尹骄同来人往询，言今欲来行礼，则遣使可也。

天聪三年正月十三日，遣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因书中用印驳回。其书内称："金国汗致书袁大人：初遣方吉纳往来议和。因我征朝鲜，尔责何故征朝鲜，遂罢议和。及尔兴兵前来，我闻之，发兵往迎。使臣往来，因此断绝。我曾思尔等乃大国之人，聪明贤惠，通晓古今典章也。我征朝鲜，与尔何干，并非欲夺其地而无端征讨也。朝鲜与我两国本无仇隙，于己亥年遣兵往收我东属各部，朝鲜无故邀击，一也。己未年，朝鲜出兵扰害我瓦尔喀什路，二也。其后，屡纳我辽东逃人，三也。朝鲜侵我三次，我仅回报一次，何谓不可。我且不言，大人思之亦明矣。今我两国，仍践前盟，即誓告天地，和睦相处。凡有毁盟，其毁盟者不为天鉴之乎。自古以来，各国相善则敬之，相恶则报之，此皆自然之理，大人所知之者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何以朝鲜之故，误我两国修好之事。故于去岁正月，遣尹骄赍书还，竟无书报。今闻大人复来，欲遣人问安，唯因使臣往来既断，未遣我人往，仅遣尔处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切盼大人复言。"

二月初五日，汗命备楮钱，焚于昂坤达尔汉和硕齐灵前。焚祭时，汗亲往奠酒恸哭二次，之后御座，召贝勒明安、台吉达赖至前，赐酒各一卮。饮毕，贝勒明安率其族众子弟跪曰："我等因察哈尔汗不道，前来归汗。既归之后，蒙汗恤养，不幸子夭

折，屡蒙体恤，亲来祭奠，乃何以相比。”言毕叩首，乞汗还宫，乃还。祭奠时，台吉阿巴泰、阿济格、岳托随汗前往。

二月二十八日，遣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致书云：“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执政诸大臣：我之兴兵，非借相好之际欲夺他人之地也。乃因辽东之臣偏助叶赫来侵我等，迫不得已，告天征之。若非被迫，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此皆不言而喻也。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界我。若非天与，其辽东、广宁等诸坚固之城及数万守兵，仅以我少数之兵何能克之。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闰四月初二日，杜明仲偕同我所遣郑信、任大良赍书至，书曰：“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尚书复于汗陛下：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罹锋镝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之。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翔实，则不可奏闻。汗诚因怜惜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为转奏。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证据，倘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中国之例法如此，请汗勿以为奇。”

二十三日，汗往祭奠抚顺格格，恸哭三次，于焚楮时还宫。

闰四月二十五日，遣我喇嘛复杜明仲赍至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袁大人：大人复书，言讲和之道，由我思虑。我思之，昔和好时，边内全系汉人，边外全系诸申，虽不杂居，然接壤而居，故越界犯罪，渐有蔓延，致起衅端。我等今若修好，宜避开边界。民间父子兄弟，散居各地，仍前接壤而居，则奸细、逃人、盗贼往来流窜，恐坏和好之道也。诚若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留此两处之间为空地，则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于印信事，除敕封外，不得滥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以修好之礼馈送财帛，尔等计之。倘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于至诚。尔等亦真诚言之。我等无论何人，毋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闰四月二十七日，格格即李永芳额驸之妻亡故，时汗及诸贝勒台吉等皆往恸哭，出殡前还。

六月二十日，因出使喇嘛久未见还，复遣图鲁什赍书前往边界，交付哨卒转送。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袁大人：我思之，干戈之兴，亦出于天，然天亦爱抚众生。总之，干戈何美，而太平何恶。欲罢干戈而享太平，我先两次遣郑信等往。后见大人

遣杜明仲复书，我以为尔诚心修好，故遣白喇嘛往。遣时曾与喇嘛云：尔若议和日久，先遣一人来报信等语。约期已过，恐听旁人谗言而误之也，故致此书。若于七月初五日前，不见我方之人来信，谅必被执也。”

二十七日，遣图鲁什所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袁大人：因喇嘛迟久未归之故，曾遣人致书一次。据逃人来告，尔之议和是假等语。此系逃人之言。由尔处逃来之人，肯言尔之善乎。由此逃去之人等，肯言我之善乎。故未信之。今获奸细卞子兴讯问，亦称和好是假，羁留喇嘛不遣等语。我思之，逃来之人故意诬告耳，岂奸细亦行诳诈耶。若信其言，此等小人，和与不和之大事，何得而知。若不信，则至此时，出使之人何无一信来报。恐其事已实，故遣此人持书前往。我本诚心欲和，是致书以往。人或可欺，天可欺乎。尔等本无诚意，或听信谗言耶。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天意亦愿息兵而享太平、去奸伪而行忠信也。倘厌太平而愿兵戈、弃忠信而尚奸伪，则孰是孰非，唯天鉴之。”

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其明未遣使来而致书两封。书曰：“钦差巡边调兵兵部尚书袁尚书书于汗陛下：汗致书并遣喇嘛来，追述前好及所言头顶皇天，和好相处一语，乃鬼神知之之言也。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进而其坟茔均在于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言，故未奏知于帝。至礼遇往来之人，乃缘于尔国之尊卑。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重声誉，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则自可远离察哈尔之腥臊也。即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

“钦差巡边调兵兵部尚书袁复书于汗陛下：展阅来书，知汗敬天好生之诚意，汗若如此，则求于天可也。唯天道无偏，曲直分明，与其求诸天，莫如先求于心，天道时移也。使臣来时，适逢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第十七册　天聪三年七月至十月

加圈点老档。

初十日，遣任大良持书往，以答喇嘛赍至之书。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袁大人：览我使臣携来之书，谓辽东人之骸骨坟茔皆在于彼等语。此非索取辽东地方乎。辽东地方，我乃力取之，非尔恩赐者也。昔我两国并无嫌隙，和睦相处，尔据界内九州地方，尚不知足，夺我界外区区之地。出洪武、永乐时所立旧界，于沿边三十里外

设立石碑，将诸申之地据为明有，致启战端。天鉴是非，以辽东地方畀我，我何敢还尔哉。且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于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予谁，则谁得之。昔大辽为天子，金太祖系大辽之属国也。其后大辽天祚帝不道，金太祖系忠正之人，因其不舞而欲杀之。上天鉴谴，以大辽所属辽东地方赐予金国。金汗欲与大辽和，辽尤妄自尊大，称金为东怀国皇帝[①]。而金自定之大圣名号，大辽因与其先帝号重，不允，以致失和，复行征讨，天又以大辽帝业尽赐予金。天赐之地，大辽岂能复得耶。再者，金为天子，元太祖系金之属国也。元太祖一向虔诚朝贡，而金永吉帝不道，仅观其容貌即欲杀之，以至于构兵。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予元。元太祖遣使议和，乃为金羁留，以解鹿城之围。俟修葺坚固，释使臣还，因出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汗业赐予大元。天赐之地，金岂能复得耶。大元之脱欢铁木尔帝云，我为天下主，谁能奈我何。悖逆不道，天鉴其过。国中盗贼刀兵蜂起，其政业为朱太祖所取也。其失地，今蒙古若索之，尔肯给还乎。我所得之地，除小民之尸骨外，岂无汗及诸贝勒之坟耶。彼等皆欲复得，然安能如愿耶。我向事以忠心，而万历帝不容，无故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而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于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词，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遣还竟达二载。较大辽之欺金尚为过也。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复书致谢。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袁大人：虽不议和，然优待我使臣并遣之还。特此致谢[②]。”

十六日，赵登科赍书至。书云：“钦差巡边调兵兵部尚书袁尚书复书于汗陛下：遣来使赍复书二函还。今观赵登科复送之信，始知汗顺天造福之善心。所谓人言何足信，军机大事，外人何以得知，唯汗扪心自问，乃以副天心耳。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两国兴衰均在于天，虚假何用。唯十载军旅，欲一旦罢之，虽奋力为之，亦非三四人所能承担及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者也。总之，在于汗之心也。白喇嘛曾见我两次。请再思之。”

十八日，遣赵登科致书云：“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诸臣：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据闻王兵部、孙道员愿争战而不愿和好等语。尔等洵属忧国之臣，如古

签注：① 谨查《辽史》，曾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此 aisin be šun dekdere hefeli gurun i han，盖此意也。

② 谨查旧档，banjimbi 与 banimbi 通用，此 banjiha 盖即 baniha。

之张良、陈平及诸葛亮、周瑜，文武双全，出而为将能御敌，入而为相能治民，则尔等之言为是也。不然，则兴兵致讨，军士被杀，人民被掠，尔等出而不战，袖手坐观；我欲修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将士兵民之死伤；更出大言，战争不息，则兵非易事也。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者也。我诚心和好，尔骄妄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也。"

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启行。初四日，至都尔鼻，蒙古扎鲁特部色本及桑图、哈巴盖率兵来会汗。

初五日，驻养息牧河。是日，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都喇勒洪巴图鲁、扎鲁特部内齐汗、呼毕勒图之子戴青等蒙古诸贝勒，各率兵来会。以蒙古诸贝勒率兵来会礼，大宴之。

初六日，蒙古巴林部贝勒色特尔塞冷率兵来会。因彼等马匹羸瘦，汗责之曰："我曾谕尔等善养马匹，俾之膘壮，勿得驰骋，以备征讨之用。然尔违谕，用以畋猎，致马匹羸瘠，来兵减少，成何体统。"其来朝所进糗粮尽却之。

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

十一日，闻蒙古人自察哈尔逃入明地，命总兵官乌讷格、副将苏纳率四百人蹑踪追之，获百人、马八十、驼七十六、牛一百二十七、羊一百有十还。

十一日，驻跸辽河。是日，汗曰："色特尔塞冷有误会师，命蒙古诸贝勒会议色特尔塞冷罪。"蒙古诸贝勒拟罚色特尔塞冷驮甲胄马二、空马八，共罚马十。奏闻于汗。汗曰："其罪俟班师后再议。"遂将所献十马不纳却之，允色特尔塞冷朝见。蒙古诸贝勒叩拜汗。

十二日，驻跸辽河。是日，率每甲喇骑马大臣一员，每牛录步兵十人打猎。是日，总兵官乌讷格、副将苏纳所获伙同逃遁之男丁，来寻其妻子，皆准完聚，编为户口。是日，乃集众大臣及巴牙喇等，宰牛一、羊四，设筵宴之。

十四日，仍驻辽河。是日，率每牛录步兵十人打猎。

十五日，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图梅、孔果尔老人、达尔汉台吉、希讷明安戴青、伊勒都齐、乌克善、哈坦巴图鲁、多尔济、两桑阿尔斋、索诺木、拉布什喜、穆斋、巴达里、绰诺和、布达席里、达尔汉洪巴图鲁、塞冷、拜萨噶勒、额森、达尔汉卓里克图、达尔汉台吉之子等二十三贝勒率兵来会。来时，汗率两大贝勒及众台吉迎于三里外相见。于相见处，下马靠前，拜天，行三跪九叩礼，乃还行幄。（原注：以天赐会师而拜天。）汗坐于中，两大贝勒各坐一侧，众台吉分两翼坐。土谢图汗率其众

贝勒叩见。土谢图汗先近前叩拜，行抱见礼；次与两大贝勒相拜，互行抱见礼；次与众台吉，按齿序相拜，行抱见礼毕。孔果尔老人及诸贝勒、汗、两大贝勒、众台吉、察哈尔诸贝勒、喀尔喀诸贝勒、巴林诸贝勒、扎鲁特诸贝勒，照前依次行抱见礼毕，土谢图汗、孔果尔老人以所携酒进献汗与两大贝勒，先饮之。于是，令土谢图汗、图梅贝勒坐于右，孔果尔老人坐于左，诸贝勒分坐两旁，宰牛十、羊二十，取酒百大瓶，宴之。科尔沁六旗诸贝勒以朝见礼进献，土谢图汗马十、图梅贝勒马十及孔果尔老人马十、达尔汉台吉马十、伊勒都齐马十、乌克善马十；进两大贝勒各马二，不纳，悉却之。

扎赉特部诸贝勒来，半途复引军还。十六日，次辽河沟一带。是日，赐科尔沁部图梅贝勒、希讷明安戴青两贝勒以雕鞍马各一。命选其蒙古羸瘦马匹遣还之。

十七日，驻跸辽河锡伯图路。

十八日，驻跸辽河查木噶斯地方。

十九日，驻跸苏布迪塔所在之城。

二十日，驻跸喀喇沁部喀喇城。是日，汗颁敕谕曰："此行既蒙天眷佑，拒战者诛之，若为归降之民，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房舍、庙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其违令杀降者，淫妇女者，斩；毁房屋、庙宇，伐果木，掠衣服，离本纛及入村屯私掠者，从重鞭打。再者，切勿妄食明人熟食，勿饮其酒，闻山海关内药颇丰，宜当谨慎。勿用干粮饲马。若马匹羸瘦，可少量煮而饲之；膘壮马匹，只以草饲秣之，俟休息时，再饲以粮。凡采取柴草，勿得妄行，须以一人为首，结伙前往取之。有离众驰往者，缉拿之。有违此禁令者，将不行严加管教之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一并治罪。"

二十一日，驻跸布尔噶苏台。

二十二日，驻跸喀喇沁部上都河。

二十三日，因奇汤果尔岭险峻，汗与两大贝勒越岭而驻。众台吉率大军驻于岭下，翌晨越岭，至晚方尽。

二十四日，驻跸老河。是日，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阿济格四台吉，拣选每牛录甲兵十人及蒙古科尔沁诸贝勒兵，察哈尔、喀尔喀蒙古诸贝勒之兵，蒙古八旗兵中精强者，由台吉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兵前进，台吉岳托及济尔哈朗率右翼兵前进。

二十五日，驻跸喀喇沁部察干霍洛地方。

二十六日，因木垒霍洛岭险峻，汗与诸贝勒越岭而驻，大军及疲惫人马连夜越岭。先行兵马于二十六日夜越岭。二十七日丑刻，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兵潜攻龙井关，克之。于寅刻，毁其水关而入。明洪山口参将、汉儿庄副将闻炮声率兵来援，金兵迎

战，败之，斩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尽歼其众。于是，又击斩三屯营总兵官哨卒。至汉儿庄城外，方欲招之降，贝勒莽古尔泰、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至，言有副将属下左营官李丰率城内人剃发出降。军遂入城，登城驻营，诸贝勒宿衙署中，秋毫无犯。

是日，汗入边，攻克洪山口城，汗及大军入城驻营。

第十八册 天聪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八日，遣在汉儿庄之潘家口人往潘家口招降。至晚，潘家口守备金有光遣其中军范民良、旗鼓蒋进乔赍书来降。贝勒莽古尔泰赏中军、旗鼓各杯碟一对、缎一。奏入，擢为备御。其金守备擢为游击，给札而遣之。二十八日，汗驻洪山口城。

二十九日，驻洪山口城内。是日，汗曰："方遇清，原系白身，因洪山口城无主，授为备御，尔当收聚流散人众，尽心供职。若能尽心供职，每有功绩，即行擢用。"是日，攻城时，有明千总一员、把总一员败走，至是，率百人擐甲胄、带弓矢、执兵械来降。汗嘉其来降，擢千总为备御、把总为千总。

贝勒莽古尔泰奏曰："仰赖汗福，潜攻边城乃克之，击斩骑兵三队、步兵两队，共计兵五队。招降副将所驻汉儿庄城，俱令剃发，命我军登城而营，民间秋毫无犯。降民俱云：我等既为汗民，恐汗率兵还后三屯营总兵官来，必遭诛戮等语。臣等因以所赍书，粘贴于牌。又作一书，遗三屯营总兵官。臣等不违汗言，明晨必往。如另有谕旨，请于今夜遣使驰示。"右翼台吉济尔哈朗、岳托二十六日连夜前进，于二十七日丑时攻克大安口城，招降明守备驻守之边内城。次日，招降明张参将驻守之马兰峪城。二十九日，招降明守备驻守之马兰口城。明步、骑兵五队，闻炮声来援，尽击斩之。

[①]二十九日，汗谕喀喇沁、土默特部曰："尔等随我出征，遇明人拒我者，当诛之；有杀明降民掠其衣服者，乃我之敌也，必斩无赦。"

三十日，汗遣人往谕贝勒莽古尔泰奔遵化而来。离开汉儿庄时，降民李丰请曰："我为免于一死，来降于汗。今若大军弃我而还，则三屯营总兵官必来杀我。"遂令其携家口留居洪山口，并于村民中择精壮者，举赵天福为游击，令守洪山口城。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清字、蒙古字合璧，兹谨将原录清字抄录于此册，其蒙古字抄录于无圈点字档内。

是日，自洪山口启行，距离遵化城五里外立营。是日，致书遵化王都堂曰："金国汗致书王都堂：我兴师征讨之缘由，乃我两国素相和好，后因欺凌我等致成七恨，我始告天征讨。天不计国之大小，以我为是，将山海关以东辽东、广宁地方畀我。我犹愿息兵，共享太平，屡遣人致书议和。尔帝视自身及其大臣如在天上，视我若鸟兽，不令我之文书过山海关。我痛恨之，遂坚固城池，精兵以守，发大军而来。凡我军所向，自喜峰口迤西、大安口迤东，但有抗拒之兵，即行诛戮之。其汉儿庄一带归降之城，秋毫无犯，仅取粮草饱我士马而还。今尔若归降于我，功名富贵，当与共之。尝闻良禽择木而栖，俊杰相时而动，此言谅尔亦知之矣。昔辽东叛民，我曾杀之，甚是懊悔。今图治更新，此不待我言，尔等亦闻之也。我既发大军而来，岂肯中途而返耶。尔须速审来降。"

十一月初一日，赵总兵官、刘副将、高副将、王副将率山海关兵四千来援遵化。八旗合兵围攻，斩总兵官一员、副将三员、参将游击九员，尽歼其众。

初一日，以李丰为游击，给与札付，遣人往送。

是日，罗文峪守备李思礼赍官库册籍来降，朝见。遂擢为游击，给与札付，赐衣一袭，遣还原地驻守。

是日，山海关赵总兵官、刘副将、高副将及王副将、参将、游击九员率精兵四千来援遵化。哨卒闻知来告，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率先进击，追杀之。时汗及诸贝勒率偏师环视攻城之地，遇明败兵至，即截击之。赵总兵官为台吉阿济格所斩，其副将、参将、游击等尽数被歼。贝勒莽古尔泰生擒明中军一员来见汗。汗曰："可收养之。养人，必有益处。"逐之剃发。有弃弓归降者，亦收养之，仍给告示，令各还原籍。

初三日，攻遵化城，卯时即克。喀克都里旗伊拜牛录人萨木哈图先［原档残缺］。遵化城高而坚固，犹如宁远，蒙天眷佑，军士无伤，乃我等观天象而行之故也。

喀喇沁之人，无论赏赐① 或与之通商，当较前从减给之。八家各按例给之。命赏喀喇沁汗镶貂皮袄、貂皮端罩、帽、腰带、稀雕鞍马。所有贝勒设筵宴之。俟其使臣至，速遣之还。布尔噶图之众及喀喇沁所有后裔，尽数遣还。在外日久，令各还家。所获马匹，每旗四人给马六匹乘骑，各以二马驮犁，遣之还。

初三日，克遵化城。攻城时，两黄旗在城北、两白旗在城东、两红旗在城西、两蓝旗在城南，八旗兵列阵，齐竖云梯，呐喊攻城，不移时，即登城克之。城高七庹，梯长皆六庹，不及城高。唯喀克都里旗之一梯，较他梯长，故伊拜牛录下人萨木哈图

签注：① 谨查，蒙古语称恩惠为 ūklige。

先登。登城后，其城主王都堂败退回署，自缢而死。其众官兵及男子，尽杀之。命以棺殓王都堂尸。收养原任道员一人、郎中一人。汗以萨木哈图率先登城进击，以金盅斟酒犒之。随谕诸大臣曰："此数年来，我之军士皆怯于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固。此人宜优录之。"

初四日，宽甸峪口城守备王孙章因率城中人来降有功，授为游击，给与札付。

马兰路参将避出所驻之城，闻城降，来归，仍为参将。率马兰路城中人归降之答应官一员、生员八人，各赏缎一、妇人一。擢答应官王宗兆为备御，给与札付，命收管大安口地方人众。为首归降之生员王云征，擢授备御职，为马兰路参将属下中军，给与札付。

赐洪山口蔡备御之子衣一、缎一，付以招降喜峰口之书，遣往转达。

喀喇沁部巴特玛来朝，献驼一。

初四日，八家各遣四人还沈阳报信。其书云："汗曰：蒙天眷佑，十月二十六日我军连夜入边。二十七日黎明前，右翼四旗兵偷袭大安口城，克之。左翼四旗偷袭龙井关口城，克之。明军均未知觉。敌兵十队，闻炮声来援，尽击斩之。攻取副将、参将、游击所驻城，招降者九，入该城驻营歇马。三十日前进，至都堂所驻遵化城北而营。"

初五日，着戍守潘家口之归降参将赵宗普仍为参将，给与札付，仍统原兵，于喀喇沁部之兄索诺依之子还时遣之往。

初六日，授大安口城参将属下中军赵石为守备，给以札付。大安城既降，携马兰峪城官库布匹一万一千八百、马四十九匹来献。

初七日，汗闻伊孙攻城时炮伤其手，甚重，亲往视之。（原注：伊孙，一革职小将军。）

汗之马饮水时遗失，遂将牧马人各鞭五十。汗谕侍臣等曰："我等于来途，遗失良鹰。飞禽遗失奈何，故未责及管鹰之人。马岂飞禽乎，今马遗失，皆尔致也，是以鞭责也。"

归降之石门驿驿丞李秀龙献梨三驮。着该驿丞为守备，给与札付，赐衣一袭、妇女一人。同来之生员许丕，亦赏一衣一妇。

[1]闻罗文峪人为蒙古所扰害，遂译写蒙古字及汉字书传谕曰："汗曰：前曾有旨，

签注：① 谨查，此段虽于原档写译成蒙古字、汉字遣往，然未录有汉字，唯以清字、蒙古字录之。兹谨将原录清字抄录于此册，其蒙古字抄录于无圈点字档内。

凡贝勒大臣等，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斩；擅杀归降明人者，必诛其杀人者以抵命；掠财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令相近之人作乱者，是鬼蜮也，此不诛何为。”

范民良，原系潘家口守备属下中军，因就地归降，擢为守备。

蒋进乔，原系潘家口守备属下旗鼓，因就地归降，擢为守备。

第十九册　天聪三年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八日，汗颁谕曰：“因克遵化城，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及登城士卒俱加赏赉。此次赏赉者，非以固山额真亲自登城也，乃其督率尽善，设备坚固，方克其城，故而赏之。嗣后，诸凡攻城，均照此赏赉。我等历经险远艰难至此，已蒙天佑。然此犹佑我之小者也，其佑我之更大者仍将有也。此行既蒙天佑，固山额真及各层官员等当勤加管束本旗人员，明白训饬，爱士卒如子弟。若能晓之以理，爱之如子弟，则旗人视尔等如父母，教训之言铭记不忘，阵中愿效死于尔等之前，行则不违纪律矣。如此，则旗人何至陷于重罪乎。倘各旗大臣不勤加约束，见奸佞行盗者不诛，则纪律松弛而为恶作乱者益炽；诛之，则曾经效力之军士又实可怜。念此，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须勤加教管所属人等。再者，凡大臣官员等素日居家时作何感想，岂未思有一日当汗及诸贝勒面于阵前尽忠效力乎。何顿忘初衷而一味贪得，苟且偷安不出行营耶。如此隐匿己身，待天佑有终，冀慕功名，安可得之。嗣后，宜各恪勤厥职。”

初八日，汗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赏赐攻遵化城时率先进击之士卒及督战大臣等。喀克都里，设梯得法坚固，且亲临督战本旗兵先登。汗召喀克都里至前，亲以金卮赐酒，擢为三等总兵官，赏驼一、蟒缎一、缎九。巴都里，指挥本旗兵攻战有方，擢三等游击为二等游击，汗亲以金卮赐酒，赏缎五。霍勒多，率甲喇攻城，因善射，使本甲喇兵先登。先是，其兄任参将职，后以罪革职，令其兄之幼子承袭。至是，令霍勒多袭其兄参将职，汗亲以金卮赐酒，赏缎五、布二十五。绥霍多，率本甲喇攻战，先于八旗兵进，汗亲以金卮赐酒，赏缎十、布五十、牛马各一，升备御为三等游击。伊拜牛录下萨木哈图，先于八旗登城，汗召至前，亲以金卮赐酒，以白身授为备御，准其子孙世袭罔替。倘因过失获罪，概行赦免，为其家道不致贫穷，赐号巴图鲁，赏驼一、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牛马各一。伊拜牛录下胡希布，第二登城，以银盅斟酒，由御前侍卫谭泰赐之，赏蟒缎一、缎十四、布一百五十、牛马各八。多礼善，第三登城，胡希布、多礼善二人，合授一备御职，胡希布得二份，多礼善得一份。赫臣

牛录下多礼善，第三登城，赏蟒缎一、布百、牛马各六。伊拜牛录下毛巴里，第四登城，赏缎二、布二十、牛马各二。蒙古明安贝勒属下阿邦之子阿海，先登城，因后无来者，阵亡，赏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牛马各十，授其父阿邦以备御职。

初九日，赏武官等银盅托盘。赏总兵官银盅托盘各一、银里酒盅各二；副将银盅各一、银里酒盅各二；参将银盅各一、银里酒盅各一；游击银里酒盅各二；备御各银里酒盅各一。

沙河千总王庆来降，进梨两大箩，赏千总妇女一、衣服一袭。

十一日，喜峰口参将遣千总二员、把总二员赍书来降。颁降令旗，禁蒙古扰害汉人。赏参将缎一、衣一，千总、把总缎各一，从者衣各一。

命参将英古尔岱、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带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大军自遵化启行，至二十五里外驻营。于驻营地，科尔沁蒙古兵杀一降民，劫其衣。汗闻之，命执其人，亲以鸣镝射之。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一明兵，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斋来降。将行，谕之曰：“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过蓟州五里外驻营。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

十五日，遣贝勒莽古尔泰、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杜度、台吉豪格统兵三千人，赴通州河查视渡口处兼捕哨卒。汗自三河县启行，行二十里，前行诸贝勒获一汉人，送至汗前，讯以敌兵消息。该汉人告称：大同、宣府二总兵官之兵皆驻北边顺义县城等语。遂遣台吉阿巴泰、台吉岳托率二旗兵及蒙古二旗兵往。

是日，渡通州河，驻营城北，获县丞之母及妻、三子、一弟并轿夫九人。

传谕各城堡曰：“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护，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屡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愤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好，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仍乐于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铸印颁用，又不允准。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①]至此，已破釜沉舟，断不返还。夫君臣者，非养民之父母乎。尔明之君臣，不愿修好，乐于兵戈，今我军至矣。用兵岂易事耶。凡归顺之绅衿军民，我必加恩收养；其违抗

签注：① cansang 一词，似系地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者，不诛之可乎。此非我诛之，乃尔帝自诛之也。倘谓我国小，不宜称皇帝，古之大辽、金、大元，俱由小国而成为皇帝也，亦曾禁其称帝乎。且尔朱太祖，原系僧人，赖天眷佑，举为皇帝也。岂有一姓人登帝位，即永世不移之理耶。时运调转，有皇帝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举为皇帝者。此乃天意，非人之所愿也。天既佑我，尔明国欲去我帝号，天其鉴之耳。我以抱恨兴师，恐不知者以为恃强征讨，故此谕知。”

十六日，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萨哈廉率每牛录甲兵三人，前往京城侦探。是日，驻于彼处。是日，台吉阿巴泰、台吉岳托至。离开大军十五日，败明大同满总兵官、宣府侯总兵官军，因其兵远遁，斩者无多，获马千余、驼百余。顺义县城知县率众来降。

十七日，大军启行，距北京城约二十里，至明帝牧马堡驻营。该堡南五里外，有明帝之牧马圈，城颇大，每面二里余，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赶走。圈主、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上等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留其羸瘦不堪乘骑之马四十、驼一，令善加饲养。

十八日，驻营。

十九日，驻营。

二十日，大军启行，汗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哨兵来告，瞭见明兵集德胜门等语。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又告瞭见东南隅有明兵集结，遂遣爱巴里、索尼、白格依传令。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集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兵。汗曰：“令我炮手靠前施放炮火。俟敌回放炮毕，蒙古兵及红旗护军由西面进击，黄旗护军由侧面冲入。”于是，按所授方略，两路进击之，堵于狭窄处，尽歼之。其遁出者，汗复遣御前兵尽斩之。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官祖大寿军。贝勒莽古尔泰兵分三队，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及墨尔根戴青、台吉豪格率兵前进追杀。时明伏兵四起，前进之四贝勒兵即行反击追杀。贝勒莽古尔泰、额尔克楚虎尔及随行军士，屡败来犯明卒。巴克什乌讷格、额驸苏纳率蒙古兵击败另外三队兵。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议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绕北京城视察。

二十三日，驻营。

二十四日，大军驻营北京南苑，凡男女逃窜者悉招至，给以告示，释之归。

二十五日，自克遵化以来，所获马骡，不论份，按甲分发。昔八贝勒各取马三、

驼二。每旗给马二十，以资旗内永无马匹者暂骑。汗曰："如此办理，倘有隐匿或送于蒙古者，被举发时，加重治罪。"

二十六日，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

二十七日，闻我军击败后残余之袁都堂军于城东南隅安营扎寨，即令我兵往攻。命兵列阵，逼近而营。汗率诸贝勒及少数随从，往视进攻之处，云："人处坚险。若我军士被伤，虽胜何益。此乃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遂引军还。

是日，通州之人备马骡车百辆，赴京城送药。彼返还时，为镶红旗布尔坎哨卒俘获送来。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所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第二十册　天聪三年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十二月初一日，大军启行，西趋良乡，行猎南苑。渡过浑河，至良乡城东山岗驻营。是夜，招城主知县降，不从。初二日卯刻，正蓝旗先登，即克其城，尽诛军士，收养生员六人。

是日，遣石廷柱、龙什招降房山县知县，引生员三人见汗。

是日，纵略良乡城周围，俘获甚多。

初三日，遣自房山县城来降生员三人还其城，命石廷柱送往。

是日，出略，过宿而还。

初四日，先是，遣蒙古两旗兵堵截明运炮兵。至是，遣人来奏汗，攻取固安县，尽歼其军士。

初五日，赐汉人王富缎衣一袭、钱一两，令持汗之印文致张总兵官。

是日，每旗遣库使一人，往收固安县城金银财帛。

是日，以掠获之马骡赏甲兵各一，并择壮牛赏甲兵各一，汗亲临视赏。其余劣等骡牛驴，按份分之。八贝勒取其羊。其山羊，赏众备御各二。

初六日，赏高游击、赵游击、鲍副将、宁生员布八十匹，令置帐房。

初七日，由固安县选美女二十进献于汗，汗赐予诸贝勒。

初七日，阿山、劳萨出哨，击溃明哨卒近二百，杀九人，生擒四人，获马十一。

初八日，总兵官康古里因不与袁都堂军接战，论罪，削总兵官职，夺其一牛录诸

申给其弟喀克都里。备御郎球、备御韩岱，亦因未攻袁都堂兵，削职，夺其俘获。游击鄂硕应拟削游击职，因其父功，免削职。

初九日，驻良乡城秣马。时汗谕诸革职官员曰："尔等革职以来之情形，着具书呈报。"各革职官员遂以其功具书奏闻。汗以乌拜为一等参将，图赖、苏鲁麦为备御。音达胡齐，因攻遵化城阵亡，追授备御职。

初十日，赏有职官员，每备御银二十八两及缎衣二十五袭。

是日，祭纛于良乡城东山岗。是日放哨，获乘马汉人四名送至。

十一日，库尔禅、白格依、穆成额、喀木图赴蒙古兵克取之城，赏蒙古有职官员以银两衣物。有职官员以赏衣礼，叩谢于汗。遣叶臣、谭泰、郎球等十六人前往捉生。汗命自良乡城搜掠。此次济浓及奈曼部洪巴图鲁亦随掠，因未请于汗，违法擅掠，夺其所得衣物给与有职大臣等，夺其马骡按份分之。

天聪三年己巳，十二月十一日辛酉，金国汗备陈牛、香、布匹，致祭于大金太祖武元、大定二帝神位前，曰："尝闻二帝功高德盛，内中缅怀，犹若梦境。今统兵至良乡县，知二帝陵寝在焉。虽时移世异，而春秋奏祀至今称颂弗衰，诚所谓德愈久而愈彰也。兹备祭物，特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代祭并舒己怀。我世守大明帝边界，秉以忠信。明万历帝无故害我二祖，彼虽出此，我犹未记仇，仍尊之为君，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刑乌牛白马，盟誓天地，竖碑于边界，约曰：汉人出边者诛之，诸申入边者诛之等语。既盟之后，忠正自守。及我与叶赫构兵，彼曲我直，然明万历帝不以公道评判，反偏助理曲之叶赫，陈兵边外，代为守御，屡欺我理直之满洲，致成七大恨。我见其不能相容，必欲见害，故告天兴师，天不计国之大小，唯论事之是非，遂以我为是，以大明辽东迤东之地界我。后我复遣人欲和，彼以为彼败我，如大山之压垒卵，蔑视我如禽兽草芥，欺凌不已，故复兴师征之。天又以河西地方界我。后我欲息兵，享太平，开诚布公，不作诡计，屡遣使议和。大明崇祯帝更肆意欺凌我，欲索还天界我之地，去我帝号国宝。我云天赐之地，不能退还，可去帝号称汗，不另制宝，令尔造印与我等语，彼复不从。我乃愤而发兵至此。至降城居民，凡其诸物，秋毫无犯，唯诛其军士之抗拒者，克其不降之城堡。其城堡之不降者，此非我乐于攻之诛之也，皆大明帝妄自尊大，欲和而不从，不啻彼自诛之自攻之耳。我之愤恨虽有过于勾践，然意不在于夫差。事之自然也，天为之耳，与我何干。今虽如此，我犹安分守己，仍欲议和。乃彼置若罔闻，恃其国大人众，蔑理违天，如枘凿之不相入。故披沥悃忱祭告①，准乞二帝英灵明鉴而默佑之。"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niyaman fahūn hūwajame alambi，即倾诉衷肠。

十六日，大军自良乡县启行，趋北京城。时沈副将率兵六千，迎战于浑河卢沟桥。故遣右翼五旗兵进击，不移时，击败之，擒官一员，所获马匹甲胄，取其善者，弃其劣者。大军行至距北京二十里外，见有一营明兵。命左翼五旗兵进击，不移时，又败之。是晚营于北京城西南隅。遣副将阿山、游击图鲁什，往视城周驻兵。阿山、图鲁什回告：我等执人讯之，供称北京永定门南二里外，有满桂、黑云龙及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官领马步四万，结木栅，四面排列枪炮十重等语。我兵不可惮劳，我等十旗行营兵列阵，呼喊齐进，阵斩明总兵官满桂、孙祖寿、副将、参将、游击三十余人，千总、把总无数。生擒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及参将一人。明兵发枪炮如雨雪，我军进击无一死者，岂非天佑乎。

十八日，以阵获马匹六千，择其优先行赏给八大臣、众总兵官及副将各一匹。时诸臣奏云：蒙天眷佑，赖汗洪福，连败大敌，所获诸物，汗与诸贝勒不先择取，［原档残缺］取等语。汗曰："我命尔等攻敌，明兵枪炮发时，我心甚为尔等担忧。幸蒙天佑，尔诸臣并未被创，击败敌兵，虽加赏赉，我犹以为不足也。"谕毕，汗只取劣马一匹，为首大臣各赐良马一匹。诸备御及旗长各赏马一匹，其余马匹照甲分发之。

是日，遣巴克什达海赍书与明帝议和。

十九日，大军启行，至北京城西北隅立营扎寨。

二十日，科尔沁部土谢图汗还，命阿山、叶臣率每牛录护军二人送之出边即还。

是日，大军启行，正对北京城北德胜门驻营。

二十一日，图鲁什、席尔纳所率八旗哨卒遇明京城兵，斩百人，获马七十八匹。

二十二日，遣台吉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及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萨哈廉、额驸杨古利等往掠通州一带，焚毁船只。

是日，遣达海、爱巴里赍议和书二函往，一置德胜门，一置安定门。

二十三日，席尔纳、劳萨遇明兵二百人出京城，击败之，斩五十人，获马四十六匹。

二十四日，以蒙古自固安县驮来布匹，赏给受伤之人。

二十五日，往掠之诸贝勒还。出掠之日，通州一带人各溃散，遂入张家湾城掠取财物。所获整缎、美缎衣物，由八家分取之。其余衣物赏给蒙古二旗官员，其马牛骡按份分之。

是日，遣都司一员、生员一名赍与明帝议和书，送至安定门。

先是，命备梯盾，欲攻北京城，至是停止攻战，二十六日启行，渡通州河驻跸。

二十七日，台吉岳托、台吉萨哈廉、台吉豪格率每牛录护军五人、每行营兵十人，

径围永平城。各行营兵渡三河而营。汗率两大贝勒、护军及炮兵，往观蓟州城情形。时有明步兵五千自山海关来援蓟州，追至距城南二里外处。明兵见追，不及入城，遂立营，排列车盾枪炮以待。我军冲入，尽歼之。是役也，游击乌勒坤、游击额勒济格阵亡。

二十八日，营于蓟州。

是日，护送科尔沁部土谢图汗之叶臣、阿山返还。

是日，参将英古尔岱自遵化遣人奏云："汗招降之[1]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及我等后招降之滦阳营等十一城人俱叛。密云军门及蓟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夹攻，我兵出城击敌，斩杀甚众，敌不能支而退。次日，见明马兵列阵，我兵复出欲战。明马兵退入其步兵营，止斩其殿后兵五人，生擒答应官一员。是夜，明兵退。翌晨，我兵往追，殿后［原档残缺］。"

签注：① 谨查此段之旧档，写石门驿等十处地名，然称十一城，盖有一地名漏而未写。

第四函　太宗皇帝天聪四年正月至四月

第二十一册　天聪四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天聪四年正月，汗赴山海关，留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办理永平府事务，并将所办事宜载入两黄旗[①]档册内。

初六日，擢永平道员白养粹为都堂，给札付云，金国汗敕曰："白养粹，尔原系革职之道员。我尝闻尔才能出众，城克之日，首先剃发来降，故擢为都堂，命尔管理永平所属地方。尔须尽心筹划，勿负我意。依尔国旧例，不以本地之人为本地官员。我以为正直有德者，治理本地事务，则熟谙风俗人情，有何不可。尔须奉公守法，爱惜军民，如此则远近自然信服也。尔宜敬之哉。"（原注：早知白养粹品行恶劣，然用人甚急，暂命管理，亦属失误。）

赐沙河堡卜游击札付云，金国汗敕曰："卜文焕，尔原系革职游击。我承天命，抚绥百姓，兴师前来，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我念尔率众来降，授以游击职，令尔办理沙河一带事务，迁安之［原档残缺］，散匿村寨之兵民等［原档残缺］招降。若能仰副我意，则复擢用。"

授孟乔芳以副将职，给札付云，金国汗敕曰："孟乔芳，原系革职副将。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我不念尔罪，授以副将职，待出官缺，复录用之。尔须尽忠图报，勿负我意。"

授杨文魁以副将职，给札付云，金国汗敕曰："杨文魁，尔原系革职参将。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我不念尔罪，仍授以职，待出官缺，复录用之。尔须尽忠图报，勿负我意。"

授杨声远以都司职，给札付云，金国汗敕曰："杨声远，尔原系都司。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我不念尔罪，仍授都司职，待出官缺，

签注：① 谨思，此 juwe suwayan，盖即两黄旗也。

复录用之。尔须尽忠图报，勿负我意。”

是日，检阅兵丁，其本城驻兵，给与马匹、甲胄、弓矢，交杨、孟二副将领之。其外来兵，尽收其军器，只身放还原籍。（原注：其遣返之兵往昌黎战之，使昌黎得免。）

初七日，开城门，纵城外庄屯百姓各还其家探望。

初八日，诸贝勒入城办事。时张知县呈书诸贝勒云：有周生员家人李顺旺扬言尽屠众人，尔等宜在被屠前先死等语。遂执李顺旺，枭首示众。

是日，有名金有才者，自称通诸申语，与杨副将相斗，又与村民肆行相斗。诸贝勒闻而命诛之，将其首悬于街示众。

是日，命白都堂遣人给以招降书及令旗，往各地招降。

初九日，台头营副将欲降，遣张国良来，请颁给札付令旗，给之，于当日遣还。其札付云，金国汗敕曰：“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台头营副将王维成，见我书，即率城中人归降，故仍授以副将职。尔须尽心管理台头营一带人众，勉于忠信，待出官缺，复擢用之。敬之勿怠，勿负我意。”

给陈户部札付云，金国汗敕曰：“陈慈新，尔原系户部。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招永平降，不从，遂攻取之。令尔陈慈新还家，未还，故仍为户部。尔须尽心效力，勿负我意。”

鞍山堡千户钱奇志来献牛二，以请令旗，却其牛，令白都堂给以招降书及令旗，遣之。

给张知府札付云，金国汗敕曰：“张养初，尔原系知县。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尔张养初，深孚众望，故特赦尔罪，升为知府。尔须勉于忠信，尽心效力，勿负我意。”

迁安县知县朱云台赍降书至，给以知县札付并招降书令旗，遣之。

①闻苏布迪入边掳掠归降汉人，二贝勒遣人致书曰：二贝勒致书苏布迪。为何杀掠我降民。尔平白无故，如此来犯。尔挑衅在先，我绝不轻贷。速将所掳妻子尽送还原籍，尔等亦速速返家，否则严惩不贷。

滦州革职守备李继全来降，十一日遣之还，乃令李继全仍为守备。升原州同张文秀为知州，遣之还。该人报称：村中光棍等皆行抢掠，所掠仓粮有一万零九石、库银有二百四十五两。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十二日，给建昌参将札付云，金国汗敕曰："马光远，尔原系参将，因率众来降，擢为副将。尔须效忠尽职，勿负我意。"

给建昌中军札付云，金国汗敕曰："白彦，尔原系中军，因随马参将来降，擢为游击。尔须效忠尽职，勿负我意。"

金国汗敕曰："建昌之孙绍业，尔原系中军。念尔随马参将来降，擢为都司。尔须效忠尽职，勿负我意。"

是日，永平城通判张尔云因不剃发，被斩示众。

十三日，迁安县知县一人、指挥一人、典史一人来降。

十四日，给朱知县札付云，金国汗敕曰："朱云台，尔原系迁安县知县，因率众来降，仍为知县。尔须竭诚尽职，善则复行擢用，勿负我意。"

指挥李印宗及留守城之潘玉昭、徐贵，此三人合给一札付云，金国汗敕曰："李印宗、潘玉昭、徐贵三人，原系迁安县指挥。念前来归降，乃仍授原职。尔等须竭诚尽职，善则复行擢用，勿负我意。"

给严典史札付云，金国汗敕曰："严恭，尔原系迁安县典史，念尔随知县来降，仍授原职，善则复行擢用，勿负我意。"

十五日，开知府库，谭泰、库尔禅、索尼、鲁克依、鲍副将、宁生员等人前往查验，报有银二万两，交付于谭泰。报知县库有银五千两，交付于库拜。

十九日，平民马秀石至刘家营招降，令其在彼之亲戚先行剃发，其余民人招之不降，遂将先已剃发之三人皆杀之。马秀石乃遁回，以不降等情禀告诸贝勒。

二十日，以牛八十二交付张知府，令彼散给民中无牛者，以资耕田。

二十二日，遣大臣四员持书往谕归降各村适时耕种。

建昌马副将所辖士卒一千九百七十八人，赏银一千九百七十八两。又千总、把总十一人，各赏银二两。共赏银二千两。

二十三日，达尔汉额驸率每旗官一员、每牛录甲兵二人，前往抚宁一带侦探，生擒二人携还。其同伙曾有十人，皆步行，杀六人，二人入城，执二人携还。被俘者，一系东山堡逃人，一系抚宁本地人。据彼等报称：未令祖总兵官入城，仍于城外掘壕，立板为挡牌，内垒石二人高等语。据闻军士日给粮两小升，马日给三升，因无黄豆，取本地粮给之。又因无草料，往二、三十里外之村寨取而秣之。其平民皆迁往山海关外宁远一带。命若见我兵，则严禁出城等语。

二十五日，永平卫掌印指挥陈景华、卢龙卫掌印指挥王庆义、东兴左卫掌印指挥陈延美等，此三人原系指挥，不念其罪，仍授以原职。

第二十二册　天聪四年正月至二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六日，授建昌之张文贤以守备职，命驻守边门冷口。

是日，闻祖总兵官之弟在石门。固山额真永顺、噶尔萨、图木布鲁、沙努喀、阿尔津、星讷、硕占及我汉官王游击、白游击领兵五百人前去拿捕，祖总兵官之弟遁走，获其同族兄弟[①]八人及妇女十三口携还。其余村民，俱令剃发归降。

二十八日，卜游击往寻其妻孥，不得而还，其随从八人所乘马匹及衣服悉为喀喇沁掠去，从者悉数离散，止有一人随之还，遂给衣一袭、马二匹，遣往迁安县。是日，高尚书之兄子来寻其妻孥。

二十八日，滦州诸大臣致书云："于二十七日，图尔格依、高游击、库尔禅率每旗官一员及兵二百，往乐亭侦探消息。距滦州五十里外亭凌河各村，有持棍枪者百余人，遂令剃发，俱留于彼。收生员一人，给以告示，遣之。将晚至乐亭，四门皆闭，城上备置滚木。由诸贝勒所遣之书及我等所缮之书各一函，曾遣人一并送往，既无恶言相答，招之又不出，但云尔等稍待我即答书等语。候二时久，书亦未见送出。因天已晚，我等遂还。时该生员奔城而去，遂擒获之。复由城前获一人还。城外各村，未剃发者甚多，我等秋毫无犯。"

二十九日，二贝勒致书滦州，书曰："凡奉差之人，其亲戚、父母、兄弟，可以善言抚慰之。再，查其差出未归者有几人，每人给银二十两，其银即给其父母兄弟近亲。若有奉差劳苦而归者，则记其姓名于册。至于往他处运粮草时，抢夺降民财物者，谅尔等不无约束之理，我等再谕者，望尔等严加管束。其乐亭一带，须再探消息，倘擒获其人，仍付书遣往，毋得懈怠。书岂疲倦耶，谅彼得知我等常在此不还，必有所思耳。"

是日，二贝勒遣人奏言："乐亭复叛，两次遣人往乐亭侦探消息，竟无一人回报，故于二十七日，令驻守滦州四旗下官各一员、高游击及库尔禅，加之图尔格依率兵二百往视之。据报，乐亭四门皆闭，城上备置滚木等语。我所遣之人至乐亭投书，既无恶言相答，招之亦不出城，但云尔等稍待，我即有答书等语。我之人等候良久，不见

签注：① halai ahūn deo，盖同族兄弟也。

送书来，遂领军返回。又访察祖总兵官消息，据所获之永平人云在山海关等语，所获之滦州人云在昌黎等语。又闻祖之族人在距永平三十里外一村内等语。遂遣人解至，该群人内有祖之兄子一人、子二人、亲戚三四人，俱未令之剃发，遂给与房屋居住，加以看守。拟遣其家一人往探。又遣巴都里、金副将、鲍副将、索尼、鲁克依往邀迁安县郭侍郎，至其家，其妻孥族属俱在，而郭侍郎一人出避于外。诸臣遂携其妻妾四人及幼子至永平，给与房舍，交付知府赡养。二十八日，迁安县知县遣郭侍郎兄子至我处，遂遣彼访寻其叔，以臣等言宣谕之。是日，卜游击以寻觅妻子不得，来见我等。迁安之人，因纵郭逃，疑惧获罪，故令卜游击持告示往，抚谕其众，克期而还。再者，卜游击随从有逃者，亦有为蒙古所杀者，止剩一人，衣服、马匹尽为蒙古掠去，遂衣着褴褛，暂借他人马匹乘之而归。因请给衣服、马匹，我等给衣一袭、马二匹，暂行骑用之。叶努去时，并无痘疾，叶努去后，诸申中有三人患痘疾。再者，喀喇沁部仍在抢掠降民，我等将遣人往驱之。”

是日，郎色牛录下诸申一人自山海关逃至。据该人称：祖总兵官仍驻城关，人无食粮，马无草料，故往三四十里外取而秣之。由我处逃归之汉人，悉饥饿殆毙等语。

二十日，汗自遵化致书曰：“二十一日，将至遵化之日，由北京新遣兵部尚书刘之纶率副将八员、游击十六员、都司十六员，加之马步兵八千人，编为八营，至距遵化十五里外立营。我兵战败其五营，斩其兵部尚书、副将五员、游击九员、都司十员，并尽歼其众，无一脱逃者；生擒游击一员、守备一员。有副将二员领其二营兵，往围布尔噶都所驻罗文峪，为布尔噶都所败，斩副将一员、游击二员、都司二员，尽歼其众；生擒副将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参谋一员，解至汗处。仅有一营兵乘夜遁去。问讯所获官员等，称察哈尔率兵二万至大同界口请赏，云若不给赏，即行征讨等语。又云我军来后，京城狱内千人焚烧牢狱，叛向我军，冲出城门，门守发觉，悉行拿获等语。又云执尚书二员、郎中四员，用刑时，其郎中二人殒命。问因何拿捕，云因与我国合谋，以土为炮弹，是以执之等语。又革密云刘军门职衔，执蓟州张总兵官，解往京城。及至遵化之次日，赴马兰营，环城屯堡尽焚之。其守城明兵尚在，因城小不可久留，大安口、大安营驻军悉已遁去，村中居民寥寥无几，遂移沙木巴人众来住。洪山口已降，城主蔡通剃发来降，赏马一匹，遣之还。三屯营、汉儿庄已叛。喜峰口、潘家口尚无消息。尔等来文未提及建昌，谅建昌已降矣。建昌所属村堡是否全降，驻建昌之兵有若干，当据实奏闻。”

谕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萨哈廉曰：“尔三台吉遣侍从二十人，乘尔马匹，往山海关探信。再命降民从速耕种，再谕其不愿耕种者，我等不再信之。军马

皆膘壮与否。至粮草仓库，令我方人妥加看守。若遣人奏书，务于初五日由彼处启程，直抵三屯营，由此遣人往三屯营接迎，来人务于晚间赶到三屯营，由此往迎之人，将迎于三屯营附近狭窄处。”

二月初一日，命驻图鲁什、席尔纳等哨地，每旗遣官一员，率每小旗护军一人往探马兰峪情形。

是晚，汗闲坐，与众人提及攻取永平城副将阿山、叶臣及二十四勇士事。汗曰：“数次冒火，奋力登城取之，乃我国第一等勇士也。二十四人，无一阵亡，俱无恙，乃上天眷佑之也。攻战之次日，我召二大臣及二十四勇士进见，时我心怆然，几不能忍。前已有旨，此等猛士与各城先登超众之勇士等，勿令再攻他城。巴图鲁萨木哈图，亦曾令尔勿再攻他城，闻于昌黎又曾参战。嗣后，勿再令此等勇士攻城。”

[①]初一日，闻喀喇沁蒙古至迁安抢掠，遂遣人致书云：“二贝勒致书喀喇沁部众台吉、塔布囊等。若奉汗命而来，汗已营于庄喀，可往朝见。汗若有旨，即遵行之。若非奉命而来，即速返回。倘逗留不回，则我方之人畏惧尔等，贻误农事，我等亦不容尔等留此，必调兵驱逐出境。若有谁愿来见我等，可酌量遣人来此，见毕返还，勿疑我言，当速行之。”

初一日，自滦州遗书云：聚集粮草，已于初一日完竣。军士之马匹，原本膘壮者益加膘壮，起先羸瘦者渐已长膘。现有汉人工匠四名，不善造梅针箭。诸申匠人，每旗皆有一二，每旗造得梅针箭二三百支。

是日，自滦州遗书云：“[②]此乃狐疑之人，遣人称，闻高尚书在安家寨，可否遣之往等语。我等差遣七人，其生员二人，各赏银三十两；书办一人，赏银二十两；快手各赏银十五两。昨日，即三十日，遣往乐亭之滦州知州欲辞其职，听其言谈，盖彼所惧者，如若做官，必杀其家眷。二贝勒仍欲留其任乎，抑准其辞职耶。若罢其职，当择一贤能官员遣之。”

初二日，致滦州诸臣书云：“知州欲辞职，暂勿允准。尔等云有来归者，欲赏给牲畜等语。所言极是，酌情拨给之。至高尚书，可遣我兵二百人、大臣一员、每旗官一员，往彼地取之。并督催彼地人众，从速耕耘。寇游击可与前去之大臣同往。”

初二日，前往三屯营、潘家口、喜峰口、汉儿庄纵火掳掠之叶臣、谭泰、布尔海、龙什及韩岱、苏纳额驸、邦素、胡希布、布颜岱、图尔沁、图善、范生员及阵获之丁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② 谨思，此 dobi niyalma，盖意为如狐多疑之人。

副将，斩人五百，招降潘家口，其城主金有光率众来叩见汗。时汗曰："尔原系潘家口守备，他城皆叛，尔未叛来降，故擢为游击，赏马一匹、银十两。"

图鲁什、劳萨、席尔纳、席特库、沙尔虎达、克宜福率八旗下每小旗护军一人，往追明哨卒，抵石门驿，获马十五，生擒四人乃还，共斩百人。

第二十三册　天聪四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三日，所遗书云："二贝勒曰：滦州一带俘获人口，其未婚少女及家奴勿全给还，待有来告索还其妻及兄弟、亲戚时，取之交与汉人可也。"

初三日，蔡通，原系明洪山口千总，我军克洪山口后，因洪山口无参将，乃擢千总为守备，兼管参将事务。其后，大军前往北京，各地降民皆叛，彼亦随众叛。及大军还，彼先于众来降。三屯营总兵官遣人来，不纳令退，又与西兰图率兵往攻潘家口，殊属诚心归顺。擢为参将，赏马一匹、银十两。

金有光，原系明潘家口守备，至是擢为游击，赏马一匹、银十两。

魏德礼，原系明潘家口平民，我进兵后，三次奉差递送奏书。大军往北京后，潘家口叛变。及旋师，遣人招降，彼先缒城降，又招潘家口归降，故擢为守备，并赏马一匹。

蒋进乔，原系明潘家口守备下旗鼓，我进兵后，因递来潘家口降书有功，擢为守备。大军往北京后，潘家口叛。旋师后，遣人招降，彼先缒城降，并招潘家口降，故仍为守备，赏马一匹。

初四日，乐亭南三十里外，推城、邱口庄二村之辛传顺、胡谟印、唐元宣、李文寅等五人[①]，率其村人剃发归降，前来叩见，献骡一，乃却之，赏银十两，给以告示及令旗，遣之。

初四日，扎鲁特部诸贝勒献汗上等马四十三、驼一。

初五日，致遵化书云："钦奉汗命，于初一日遣人三十前往捉生，未得其骑马者，仅得其步行者，讯之。云，祖仍驻山海关，抚宁驻有副将四员，一曰朱梅、一为祖之弟、一姓马、又一姓黄，已与内地不通信息等语。再，我两处所有军马，其头等者膘肥体壮，羸弱者再饲养十日，无论何往，可以乘骑。甲兵所需粮草，皆已获得。建昌

签注：① 谨查，旧档虽写五人，仅有四人姓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一带已降与未降地方数目及兵丁数目，皆已缮人汉文册内。又，我等曾欲致书于祖，又恐言轻，遂候汗谕。建昌之驻军，曾命赏以银两，现已遵旨赏赐，千总、把总，各赏银二两，其赏银由马副将亲自赍往赏赉而还。往取马副将之家眷，闻已离北京，自海而来。其原先所派之人已至，于初四日，遣人前往约定地方迎之。至于我军马匹，十匹之中七肥三瘦。”

初五日，汗与诸贝勒于京城南关东门会审同袁都堂兵交战时蒙古等败走一案。汗谕诸贝勒曰：“前已有旨，其攻城先登而授职之人，嗣后我等勿得再令攻城。彼等既捐躯建功，复令攻战，意欲何为。此等有功者当留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唯遇众人齐战时，随众进战。若彼欲战，亦当止之。即或士卒中若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将此旨意，令传谕驻永平、滦州诸贝勒大臣及众人知之。”

据来报，汉儿庄千总一员率四十人等进入潘家口后复叛等语。遂遣副将阿山、杨善、龙什率每旗护军营大臣一员、每小旗护军二人并喀喇沁部岱达尔汉之兵二百、西兰图之兵一千往击。

遣每旗护军五人、每小旗额真一人，以刘哈为首，往探三屯营消息。

①驻永平众台吉致书云：“钦奉汗命，于初一日遣人三十前往捉生，未得其骑马者，仅得其步行者，讯之。云，祖仍驻山海关，抚宁驻有副将四员，一曰朱梅、一为祖之弟、一姓马、又一姓黄，已与内地不通信息等语。再，我两处所有军马，其头等者膘肥体壮，羸弱者再饲养十日，无论何往，可以乘骑。甲兵所需粮草，皆已获得。建昌一带已降与未降地方数目及兵丁数目，皆已缮人汉文册内。又，我等曾欲致书于祖，又恐言轻，遂候汗谕。建昌之驻军，曾命赏以银两，现已遵旨赏赐，千总、把总，各赏银二两，其赏银由马副将亲自赍往赏赉而还。往取马副将之家眷，闻已离北京，自海而来。其原先所派之人已至，于初四日，遣人前往约定地方迎之。至于我军马匹，十匹之中七肥三瘦。”

是晚，汗召麻总兵官、贾郎中、杨副将、孟副将、臧游击五人至御幄，赐宴。汗曰：“明帝视汝等将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驱之于死地。再，我屡遣人议和，竟无一言相报。”麻总兵官对曰：“明帝年幼，执政众臣不忠，各图自保。议和之事，惧不敢奏。奏而听之，固为善矣，倘或不听，亲族诛灭，故不敢言。”汗曰：“若然，是天赐我机也，岂可弃之而去。但驻兵屯守，民不得耕耨，何以为生。且夫山海关、蓟州防守坚固，徒劳我师，攻之何为。唯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兵之空城可也。”

签注：①谨查，此段与之前第五页所写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初六日，白都堂、崔道员、张知府奏请贸易。二贝勒曰："其人马牛骡驴羊及山羊，照例在钟楼下纳税交易。令诸申大臣二员、汉人大臣二员，在彼具文抽税。凡物遗失，务将失物之颜色先告知固山额真，遵循固山额真之言寻觅其失物。若不先告知固山额真，失主即认之亦不与也。"

是日，自滦州致书云："遣往乐亭之人尚未返回，据传[1]已于初二日剃发等语。其确信尚不知之，欲再遣人探信，然未得有人。滦州一带村堡及城内，来人甚多。李备御今因无耕畜来请，大臣等议给无主幼骡二。城南无主之田，欲由高游击与我二人以我牛驴耕种，若不获准则罢。张知州患病，城内之事，无人管理，二贝勒可否酌遣干练官员来替。"

初六日，前往潘家口之副将阿山、杨善、龙什等致书云："我等启行，至洪山口，天色已晚。又由此前行，距潘家口十里外驻营。翌晨启行，遣我带往守备一员及二人传谕：汗之大军将赴汉儿庄，现已至此，令尔等来见诸大臣等语。时已叛我之万姓二人出城来降，并报称有一千总率兵四十驻于城内等语。我等遂谎称前赴汉儿庄，途经此地就食等语。陆续入城，夺其城门，沿城而立，斩千总一人，杀三十三人。我等将迁移之户口分别以待，至于容匿千总之万姓二人作何处置，候汗下旨。"汗曰："潘家口事务，宜照前信办理。勿杀万姓二人，亦取其户口迁来。再尔等返回之前，宜探喜峰口消息。"

是日，赏贾郎中、范生员各骡一，以资乘骑。又赏附近降民及差役骡二，以备差遣时乘骑。另有千总二人，各赏马一。

赐喀喇沁部夏贝勒马六匹。

遣图鲁什、劳萨率每甲喇护军三人，前往大路一带捉生。

前往三屯营捉生之刘哈，杀二汉人，生擒三汉人解至。

是日，汗曰："我诸贝勒大臣等，仰蒙上天佑助，凡事皆当处之以义，毋贪黩以利己，毋偏庇以徇人，则下属士卒悦之，天亦嘉之。夫事因不知而错误妄行，犹出于无心之过。若如喀克都里不明事理，令其本旗巴图鲁萨本哈图为本牛录人运取栅木，致其劳苦不堪，复令往攻昌黎城。凡贝勒诸臣，当以本旗效力之人之劳苦为念，恻然怜悯。若不怜悯，虽为亲友，亦不愿尽忠效力矣。昔吴起吮其卒之痈时，卒之母哭曰：'吮此子父之痈，父殁于阵；复吮此子之痈，恐此子亦如其父殁于阵也。'已似此等小卒，死则死已，幸得为生，为汗及诸贝勒建功立业。故一次奋勇出众者，再遇攻城时，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rei terei donjici，即与传闻同。

纵有攻城之心，切不可复令之往也。”

初八日，遗书于滦州云：“督催滦州之人从速耕种。所请官员，兹将遣往。再将此剃发书，令刻字匠刊刻。无论何地，凡获未剃发之人，即令剃发，付此书遣之。再将尔处所有戏子，悉行遣来。至于尔等所获牲畜，分四旗收养，所得财帛送至于此。”

初八日，遣叶努率十六人赍书还沈阳，书云汗谕曰：“岳托、豪格等去后，京城有尚书一员、副将八员、游击十六员、都司十六员，率兵八千，于我等抵达遵化之日，由彼至距遵化十五里处分八营而立。我军败其五营，斩尚书一员、副将五员及游击、都司等，尽歼其众。生擒游击一员、守备一员。有二营奔往布尔噶都所驻罗文峪，为布尔噶都击败，尽歼之。将生擒副将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解至。再，降我而复叛之洪山口、潘家口，至是复降。潘家口所有富户已迁至遵化，其贫穷者仍留原处，交与西兰图安置。大安口驻军悉已遁去，其余民寥寥无几，故令沙木巴驻守之。尔前来之诸贝勒，盼我等速还。若不秣马，俾之壮，不得即行返还。惜所获马匹尚未至，务令治愈马疮，俾妥为督促喂养。因永平有军情，遂至遵化，遵化军情更甚，故我等将士尽留于彼，只身速还。待我等将至，尔等启行前来即可。”

第二十四册　天聪四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初九日，二贝勒致书科尔沁部曰：“前曾致书云，所请官员即将遣往等语，今着停止，无需更换。高侍郎处，尔等前去善言说之。观其情形，诚属染疾，则令其下级官员暂替；若无疾病，故意推诿，则尔等以言劝之。倘革其职，必致他人效尤，行之不得也。”

是日，赏祖总兵官之孙一人银二两，于巳刻遣往祖总兵官处。

初九日，前往捉生之图鲁什、劳萨、席喇纳、席特库、布彦、苏勒德依、克宜福、沙尔虎达，击败明哨卒，获马十七匹，生擒二人解至。将所获马匹赐图鲁什、劳萨各二匹，席喇纳、席特库、苏勒德依、布彦、克宜福、沙尔虎达各一匹。

额齐玛、塔哈布、邦素率每旗护军一人护送信使。

前往办理潘家口事宜之阿山、杨善、龙什等，收编人口二百四十八户；男丁六百、官布一万四千二百，携之前来；其无力贫穷男丁二百五十人留于潘家口城，令西兰图之部众人城居住。

出略之巴克什乌讷格来书云：据来报，恩格德尔额驸之戴青等，遇明步兵约三百

人立营于荒村，我等纵兵击斩时，有明骑兵三千人自玉田城出，追我前哨孟格依至。我军诱至镶黄旗、正蓝旗驻地，列纛欲进，明兵见我纛，随即遁去。我军追击其后，获马百匹，其他俘获无多，我兵损三十人等语。

二月初九日，遣书明帝曰："金国汗上书大明国皇帝：以我思之，师旅频仍，互相诛戮，而天生之民因此罹祸。我等自身，亦无安宁。我念及此，欲誓诸天地修好，使我两国军民子孙世享太平。若非如此，何时罢兵而享太平耶。故撰拟议和之书，遣人赍往。其和睦之道，唯请尔等议之。"又致书蓟州各官曰："若我不愿议和，兴师征讨，专事杀掠，则尔等官兵疆场捍御，为帝捐躯，理所应当。我屡欲修好，而尔帝不从，官兵之劳苦，国民父子、夫妇之离散，田地之不得耕耨，悉置不念，视将卒犹如草芥，锐意攻战，此毋庸我言，尔大国岂无智者，当自思之。"

致明国诸臣书曰："我欲罢兵，共享太平，屡遣使议和，唯尔等不从。因此战事，将卒被诛，国民受苦，实尔自相戕害也。我前曾六次致书京城议和，盖以城下之盟为耻，以为我兵速退，故不作答。夫得与失者[①]，机也，天既赐我良机，我缘何弃之而去。我将于天赐之地耕屯以守，尔八府之民岂能安心耕种之。纵得耕种，知为谁收获耶。尔等勿得执拗[②]，务识权宜。今我两国之事，唯有和与战，别无他计也。和则国民速受其福，战则国民罹祸，何时可已。蓟州官员，尔等可与上司商议，启迪尔帝，速议和好之事。昔时，官员皆诳君轻敌，其不允议和者或死战场，或为尔帝所杀，此外曾有一建立功名者乎。我素无诡谋，唯以至诚相告。如仍以为不可，是天运使之然，我亦无可奈何矣。"

[③]初十日，由遵化遣书云："二月初五日，汗与诸贝勒会审于京城南关东门同袁都堂兵交战时蒙古等败走一案。汗谕诸贝勒曰：'前已有旨，彼攻城先登而授职之人，嗣后我等勿得再令攻城。彼等既捐躯建功，复令攻战，意欲何为。此等有功者当留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唯遇众人齐战时随众进战。若彼欲战，亦当止之。即或士卒中，若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将此旨意，令传谕驻永平、滦州诸贝勒大臣及众人知之。'"

初十日，汗与两大贝勒自遵化启行，过三屯营至滦河驻跸。是日，遣每旗大臣一员往取在永平之士卒人等。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jangge，即易也。

② 谨思，此 tebke，盖取琴弦之意用之也。

③ 谨查，此段与二十三册所写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十一日，命叶臣、巩阿岱、达海、爱巴里率每牛录护军一人，往太平寨招降，因城内人不从，即行返还。

来告太平寨不降。汗曰："若未曾攻昌黎，则似此小城自来归顺。彼闻昌黎坚守，而我攻而不克，是以不降也。且谓降我之后，待我弃之而去，彼兵复来，又将受戮，故惧而不降，诚然也。"

十二日，喀喇沁部送女与大贝勒为妻。

十三日，驻永平诸贝勒及随诸贝勒还沈阳之护军士卒带驼而至。是日，命有职大臣等各具战功上奏。汗与诸贝勒驻跸三日，将出征将士论功升职。其立功宜擢升者擢升之，虽有功而不宜授职者未予授职，亦与授职官员同加赏赐。其临阵溃缩之官员等，皆革职夺赏。

十四日，致书喀喇沁部曰："汗致书卓里克图、岱达尔汉、西兰图、沙木巴等人：嗣后尔等须严加约束部众，不得侵扰剃发归降之民。若杀降民，必杀其杀人者以抵命；抢掠者则应按律惩办。其一汉人，固不足惜，然杀掠降民，必致他处来降之民不复信我也。尔若违我所言，不严加约束部众，杀掠降民，惜哉，我眷爱尔等之心亦徒然也。"

汗谕驻永平、遵化等地诸贝勒大臣曰："明帝之国民，天若赐我，则其民即我民也。以我之民而我加以侵暴，则已服之国将非我所有，他国人民亦无复来归者矣。守城诸贝勒大臣等，宜严饬我军士。嗣后，若有杀害剃发归降之民，则鞭一百，刺耳，并罚取安葬银[①]给与被杀之人；行窃者，勒令赔偿所窃之物，鞭八十二，刺耳；抢掠者，亦按盗窃罪论处。牛录额真、章京若有不知者，照失察之例治以应得之罪。若知情不举，则与罪犯同罪。"

驻跸滦河四日，诸事办妥，遂于十五日启程往沈阳，营于边内。

十六日，驻遵化、永平、滦州诸贝勒大臣还。是日，出董家口至十五里外。是日，赐额驸杨古利蟒缎长袍一袭，赐舅父阿什达尔汉金黄缎袍。

十七日，汗将回返，闻喇嘛满珠习礼来朝，遂于驻地候之。赐大贝勒琥珀念珠四挂，大贝勒叩受之。汗乘马往迎喇嘛，握手相见，入黄幄与汗并坐，饮茶食肉。因喇嘛请求，将阵获之丁副将给之。汗谕曰："布尔噶都擒获送来之丁副将尚在遵化，命遣人解至潘家口交与喇嘛满珠习礼之手。"恐其间有失，故作书给与喇嘛。是日，营于阿儿达吉地方。

十八日，驻跸古琴地方。

签注：① 谨思，niyalmai oron ilibume gaifi，盖取丧葬银之意也。

十九日，驻跸森金之河。

二十日，启行前来时，苏布迪杜棱迎于敖木伦河岸，杀牛十、羊二十进筵。是日，驻跸布拉克地方。

二十一日，驻跸博拉噶图城东敖木伦河南岸。是日，有四人自沈阳来报信。

二十二日，汗启行前来时，前哨克宜福在途中遇明兵，斩二人，获马一匹送来，并报前有敌兵，汗遂止行，遣谭泰、伊勒登、乌赖率每旗护军五十人往。尚未到彼，左翼正蓝旗贝勒及台吉阿济格先至并围山，尽斩其六十人，获马八匹。驻跸喀喇渡口。

二十三日，途遇宝吉、苏达赖、吉孙率每贝勒下二人来送衣服、食物。是日，驻跸西巴喇托地方。

二十四日，遣吉孙率八人，往告家人来迎驾。是日，驻跸土尔根河。

二十五日，台吉萨哈廉率兵沿南海岸寻觅高侍郎，并掠未降地方。

二十五日，驻跸吉儿哈纳河。

二十六日，分别疲惫马、骡、驴，遣阿山、叶臣率每旗小旗额真一员，路经赵庄送往。是日，驻跸郭儿博地方。

二十七日，释放陈户部之妻子及家奴一对，给马二、驴四乘骑。其所服之衣，尽给还之，并给盘缠银二十两，任其所往。临行时谕之：汗克城后，待以不死而生养之。闻尔系内地人，尔之父母兄弟皆在内地，今纵尔去，莫忘汗豢养之恩。以礼遣尔还，然尔不去，故仍授户部职养之。其后，尔密令子先遁，复遣家奴携银潜行，为守门人俘获。满、汉官员鞫讯，论斩，入奏，汗曰："既养之人，杀之何为。释还原籍。"遂纵之还。家中所余诸物交与知府官。

二十七日，驻跸苏儿寨地方。

二十八日，驻跸察干诺尔塔地方。

二十九日，遣参将图鲁什率三旗三名官员邦素、西久、爱通阿及甲兵六十人、两贝勒之护军二十人，共计八十人，前往瞻河，获马骡二十八、驴四十来献。

是日，驻跸养息牧地方。

三十日，渡辽河驻跸。

第二十五册　天聪四年三月

加圈点老档。

三月初一日，留城驻守之贝勒阿敏、台吉德格类及先还之台吉岳托、台吉豪格，

率诸申、汉、蒙古诸大臣及朝鲜使臣、阿鲁部来朝蒙古，至边外辽河岸，宰牛羊各八，设黄幄迎汗。汗入幄升座，令来迎诸贝勒大臣皆跪，贝勒阿敏进至汗前跪拜，汗自座起立答拜，行抱见礼，次与大贝勒及莽古尔泰贝勒互拜，行抱见礼。见毕，退至众人下跪处下跪。台吉德格类向汗及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跪拜毕，行抱见礼。出征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多铎台吉，向贝勒阿敏叩拜，行抱见礼；次与台吉德格类行抱见礼。次阵获之麻总兵官、黑总兵官叩见。西乌里额驸、汤古岱阿哥、阿拜阿哥跪拜毕，抱汗膝而见。朝鲜使臣拜见，行五跪五叩礼。次阿鲁部蒙古使臣拜见。贝勒阿敏令孟阿图问曰："仰承天恩，汗及诸贝勒往征大明国，往来安宁无恙乎。"国舅阿什达尔汉答曰："仰荷天佑及汗鸿庥，往还悉得平安。"于是，留城驻守诸臣俱见毕。命贝勒阿敏与大贝勒同坐，设案进肉，请汗先食。贝勒阿敏自座起立，即以金卮酌酒，跪献汗，汗跪对受之。命大贝勒及莽古尔泰先饮，汗始饮。宴毕启行，进边，驻蹕蒲河岸。

三月初一日，出略之台吉萨哈廉还。所有掠获牲畜，皆集于永平府西河岸尽处。台吉阿巴泰、萨哈廉亲赏同阿山、叶臣攻取永平城之二十六巴图鲁，各驼一、马十、牛十、缎二十、毛青布二百。阿山、叶臣各有随从三人，均照与萨木哈图第四登城人之例赏之。因拉泰、阿赖及辛达里阵亡于伦布山，追授以备御职。又因拉泰、阿赖系诸贝勒之亲族，各多赐驼一。拉泰子额色图、阿赖子苏兰，均授以备御职。所有升官之人，均照升官之例追赏。其受赏者，均在二十六名巴图鲁中擢升为官之人，额色图、苏兰不在此例。嗣后，视其建功赏之。至于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升级者，均未赏。

孔阔、邦素、洛比奏书请功，因无升迁之功绩，遂以辛劳于各处，各赏马一、牛一及缎衣一袭。霍济格尔、李思忠、李朝凤、朱山、岱都等奏书请功，汗曰："无应升之功绩，然身为汉人，勤敏效力，实属可嘉。"遂赏霍济格尔缎三、马一、牛一，并纪录一次。李思忠及李朝凤、朱山、岱都各赏缎二、马一。因马匹不敷行赏，各赐牛二代之。

初二日巳刻，至沈阳未入城，谒堂子毕，乃入城东门。汗之众姑、格格等跪迎于殿衙，行抱见礼。入宫，众福晋、诸子之妻等拜见。

初六日，赐马副将兄弟等札付云："金国汗谕马光先：我承天命兴师，战无不胜。尔弟马光远，顺应天时，率众来归。尔复为寻弟，携眷由北京来归，洵属诚信。今擢尔为参将，尔须尽心效力，勿负我意。"

金国汗谕马光辉："我承天命兴师，战无不胜。尔兄马光远，顺应天时，率众来

归。尔复为寻兄，携眷由北京来归，洵属诚信。今擢尔为游击，尔须尽心效力，勿负我意。”

金国汗谕王登甲：“我承天命兴师，战无不胜。马光先顺应天时，率众来归。尔系彼之亲属，为寻彼故，由北京来归，亦甚诚信。今升尔为备御，尔须尽心效力，勿负我意。”

闻通往遵化之途有敌兵，总兵官和硕图、喀克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甲兵三人前往。

三月初八日，金国汗致书刘三、刘四、刘五等曰：“前传尔兄已死，我心恻然。后闻尚在，即遣人往，尔等皆知矣。前日，闻尔兄在太平寨，遂遣台吉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赍御笔往命库尔禅转交尔兄。两台吉到达之前，尔兄已为先遣哨卒所害，仅获刘六而归。尔等之所以往，乃因兄往而坐立不安，遂只身前往耳，并非与我有怨。尔等或思，我等弃帝来归，所倚之兄又死，虽往恐不得其养。而我所念，尔等既来，当从优养之，则天下之人必谓我不念旧恶，至公养人，遂为我之名望及所创基业感动，必相继来归。我欲以仁义昭告天下，岂能独欺尔等三人耶。尔等倘以我言为是，不论只身来归者或在彼为官者，仍令为官；为庶人者，仍令为庶人，并与母妻完聚，从优养赡。若率彼处诸申、汉人来归，则将所携诸申、汉人尽归尔等专主也，任尔等择地居住。我之此言，乃尔等再生之天也。若如此言之，仍不来归，则尔等之母及妻子兄弟，无一留存，尽行诛之。其杀之者并非我也，我总欲豢养，然尔等不从，是乃尔等自相残害也。尔等若不信我，可先遣亲信来我处，我当面谕信言，遣之。若以我言为信，当速潜行来归。尔等切勿执迷不悟，仍念明帝，明国行将灭亡也。今我进兵，绕北京而行，明兵尽被屠戮，外城尽被攻克。我军已驻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内地人民岂能安心耕耨。民若不得耕种，国将何以为存。所谓灭亡者，乃此也。尔等宜熟计之。失此良机则将追悔莫及。尔等来归，不再由大贝勒收养，由我留而养之。”

初十日，贝勒阿敏、台吉硕托及留守诸臣率每牛录甲兵二十，往替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诸贝勒大臣及军士等。巳刻，汗以遣师礼谒堂子，行三跪九叩礼。由此送诸贝勒至十里外马馆，谕而遣之。先往军士所获财帛人畜，均未搜查，皆尽数驮回。此次出行军士见之，俱争相前往，跪告于汗，遂命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

十四日，前往遵化之大臣等还。去时遇敌，其敌先败走，杀敌不多，仅斩二十余人。

明榆林驿地方王副将自京城孑身来归，住于遵化，至是携至永平府。

十六日，命建昌白游击之子袭其父功，给札付云，金国汗谕曰："建昌游击白占清之子，尔父原系建昌中军，不存疑心，投诚于我，遂擢为游击。建昌叛时，尔父未叛，为国捐躯，殊属可怜，理当记功，故命尔承袭尔父游击职。尔宜勤笃忠孝，以图后功。"

十六日，五哥遣四人至，打听其弟六哥被擒之说属实与否。

十八日，遣四人还，其为首者一人，赏银二两；其余三人，各赏银一两；并遣书谕五哥等来投。

天聪四年三月二十日，汗率诸贝勒御殿，召阿鲁四部贝勒所遣使者入殿，为和睦相处，奠酒誓告天地毕，宰八羊举宴。时令我国跤手与阿鲁部跤手角力。

二十日，赐蒋唯山札付云，金国汗谕曰："蒋唯山，原为白身，因举发滦州、蓟州逃人，擢为吏目。尔宜尽心竭力，勿负我意。"并赏银十两及衣、靴等。

是日，赏赐归降及阵获官员。赏王副将缎衣十、缎十六、被二、毛青布二十、毡一，丁副将缎六、缎衣六、毛青布十、被一、毡一；守备三员，各赏缎四、缎衣四、毛青布八、毡一；相公三人，各赏缎二、缎衣二、毛青布六匹。

二十一日，出使朝鲜之雅呼老人、祖参将遣一人来报：本欲渡江，因明兵堵截，不得渡，弃同往朝鲜官员而还等语。是日，命每旗护军五人乘诸贝勒之马匹，以英古尔岱为帅前往。

二十三日，前往朝鲜贸易之董纳密至。

二十四日，命巴克什希福率每旗兵十五人出使阿鲁部，偕阿鲁部来使前往。

二十四日，驻守永平台吉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得知贝勒阿敏、台吉硕托率留守兵前来，业已进边，遂至距城五里外迎见。见毕，进城，在衙门杀牛六、羊十五宴之。此项牛羊，皆系驻永平之三贝勒所有也。

第二十六册　天聪四年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六日，颁书云："金国二贝勒示谕众降民。我兵永驻此处，意在养民，以成大业。尔等不知此意，意谓我将返，故间有不剃发投诚者。今尔等宜各坚意剃发，有不剃者，知则杀之也，各归附村落岂无绅衿贤能之人。若输诚来谒，自当叙录，日后国归太平，即皆立功也。"

三月二十七日，八门之主八老人各赏缎一，看守银库之十六老人各赏毛青布六庹。

二十八日，备御乌巴海、代子宁古塔、哨长宁古里前往焚烧鹿岛一带地方，获二十一人解至。八人分给八家，发往尚阳堡屯，其余十三人给与俘获之人，妥加恤养。

是日，遣人谕法笃曰："若无由西步行来归者之急信，可令尔城人转送。若有使臣及骑马逃人至，当令哨卒从速送来。若有步行逃人之急信，亦令哨卒送至。"

二十八日，遣祖总兵官族叔持书致祖曰："金国二贝勒致书大明国祖将军：我汗前两次致书将军，可曾阅乎。如已见之，将军意下如何。其书中之言，若与尔意不符，不妨以尔之所思遣人告知于我。恐前书未达，故致此书。将军莫以为我将弃此地而归，天畀之地，岂有弃之而去之理耶。宜熟计之。"此书与汗未去之前所缮之书，一并赍往。

二十九日，贝勒阿敏、台吉济尔哈朗、台吉硕托率众兵西掠。自所往之地致书明帝曰："金国二贝勒上书大明国皇帝：昔我欲议和，实出至诚。先师出征，我未随征。今我之来，亦为和好。尔等勿疑我有诈，若口是心非，则不畏天乎。人固可欺，天亦可欺乎。我等闻得尔国诸臣奏书，不允议和，云昔金时议和，后用计欺诈，兴兵征讨等语。其臣非谋国为民之臣也。若欲修好，则速议之为善也。若不速议，俟我汗携眷属长驱直入，彼时尔等欲议和亦难，我等欲议亦不便也。我既遗书往，皇帝宜三思之，勿虑我既遗书议和，又缘何兴兵征讨。诚欲修好，则盟诸天地，自盟誓之日，即息兵矣。"曾遣喀喇沁部乌巴西阵获之蒙古人赍书往丰润。丰润总兵官亦曾遣其守备二员、本地人一名持书偕同喀喇沁部乌巴西所获蒙古人至，谓尔等退还，尔等赍至文书将奏报于上等语。是日，我遣人致答书云："我军且退驻永平，尔帝信使若来，可遣往永平。"该书曾致开平一封。开平道员致书答曰："尔等所致之书，我今即奏于上。尔等当退还，勿令尔兵逼近城池，我有大炮千尊，倘若被创伤，非美事也。"我等答之曰："大事不言，何言小事。今我来此，岂不知尔有炮耶。尔胜则杀我，我胜则杀尔，孰曾劝之。若为议和事遣信使来，遣往永平即可。"行掠八日，稍有俘获，招降榛子镇，以民半数编户，半数为俘，毁其城，四月初七日至永平。

是日，自遵化来报败敌消息。先是前往樵采，我兵设伏，诱其樵采人至，击败之，获马二百三十四，我军死一人、伤四十人。我后兵至，克大安口，命喀喇沁部沙木巴驻之。沙木巴移牧边外后，大安口汉人往报无兵，明遣骑兵四千、步兵三千至，城内汉人开城门纳之，骑兵驻外断后。驻守遵化总兵官乌讷格、参将察哈喇闻之，率兵往击明兵，败之。斩杀甚众，获马三百，余马多为喀喇沁部人所获。是役也，我军阵亡十三人，被伤二百四十五人。

二十九日，守陵老人十一人各赏缎一，其次者五人各赏毛青布六庹。

四月初五日，自沈阳遣叶努往喀喇沁部谕曰："尔蒙古人沿边而居，甚恐尔等沉

湎于酒，仅凭巡察之人，致所居之城为明人所攻取。”问及家信，答称所有牧放马匹已渡辽河；阿哥兆塔、豪格，至朱尔呼柱协渡之；汗将于初十日出行，往宁远一带捉生等语。

被杀千总遗留整匹罗一、缎纱衣二十、毛青布衣二十、被一、银十二两。此物给其主洪山口参将蔡通乎，抑或给首告者潘家口金游击乎。此事尚未办，候贝勒之言。再有庶民擒获奸细二人，尚未赏赐。

沈阳城北面未曾修葺，仍系明人所筑者。其余三面，先已修筑。天聪四年四月初六日 [原档残缺]，始行修筑。

初八日，颁谕曰：“驻守甲士，每牛录留二十人。每牛录所留二十甲士，务须足数，庸劣者勿留。后来之人若不精壮，则留先来之精壮者。人虽精壮，若系无兄弟奴仆之孤独贫穷者，不得留之。若留此等人，田野不得耕种，日后生计穷苦，则罪其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及牛录额真。至驻遵化甲兵，每二甲兵，宜令更换，但彼处甲兵若多于此处二十甲兵，可照原议更换。甲士若不足，可将原驻二人留驻不换。原驻每二甲兵中，若有无兄弟奴仆之孤独贫穷者，务须更换之。”还沈阳之军，将于十二日启行。

是日，赐滦州官员敕书云，金国汗谕：“杨奇，尔原系明国生员，后进为贡生。我克永平后，广招人才，时众官皆言尔贤哲。因滦州知州及州同二官皆无人，故举尔为州同，兼管知州事务。勿违我谕。”

初八日，驻甜水站之真珠肯、图尔格依牛录下哨长苏巴里，钦奉汗命，往焚伊兰博里库一带，获汉人四名解至，以三人赏与俘获者，取其一人发往叶赫一带屯落。

初九日，颁谕曰：“贝勒曰，凡永平府所属各色匠役、闲民，不得携归沈阳。即诸贝勒大臣等，若有潜行携归者，准赴贝勒门上控告，贝勒门上已设专司之人收受诉状。若不容陈告，强行携归者，准赴沈阳告于汗。以永平为永住之地也，尔民毋轻信其诳言而随之去。”

初十日，汗率两大贝勒及众台吉等出边牧马于青草，沿辽河岸驻跸，于河西岸之郊野驻跸二日。

初十日，谕汉文武各官曰：“贝勒谕管理永平府文武各官曰：我闻尔等畏惧诸申大臣及辽东旧汉官，馈以财物等语。我国惯例，凡不受贿而清廉者，举之为臣；受贿之官，降之不用也。主上既录用不贪财正直之人，其在下之人又何惧耶。尔若有罪，虽给金千两，亦无益也；若无罪，虽众贝勒，又何惧焉。倘有诬诈者，察审明白，治以重罪。嗣后，凡有恐吓惑众之言，尔等勿得惊惧，可来上告。凡上所委之事，唯听该管官之语，勿信他人之言。”

十二日，台吉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率众兵携俘获还沈阳。出边后，先遣人奏书云："去时计在途宿二日，行十五日方至。入边时，若沿汗所行之道而行，马有残疾，难以抵达，故由建昌所属冷口而入。时边门不纳，故破台而入，至永平驻营五日。二十九日，往略迤西地方，至榛子镇招降之，解至俘获人畜，交付于雅拜，并毁其城。由此前进，取道丰润、玉田之间，向海搜掠，稍有俘获。第八日，即四月初七日，至永平。往略时，因巴克什乌讷格兵及蒙古兵马匹羸瘦，且城中需防不测，故令之还。巴克什乌讷格将至永平，有明骑兵四千、步兵三千来攻大安口。巴克什乌讷格及察哈喇率众击败之，尽歼，获马三百，余马皆为喀喇沁所取。我等未到之前，巴克什乌讷格、察哈喇兵又于樵采处设伏，诱歼敌兵，获马二百三十。再迤西地方并无消息。闻祖仍驻山海关一带，祖之亲属概行羁留，令彼持书往探，不见其归，前次所遣者，亦未见返回。侦探环城消息，闻其兵略有增加等语，凯旋诸贝勒，已于十二日启行。"

是日，颁谕曰："诸贝勒曰，牧放马匹时，率每牛录章京一员、甲喇额真一员往守。倘有侵掠降民诸物，践踏田禾，以麦秣马，恣意妄行者，则治其为首甲喇额真及章京之罪。再诸申人及汉人，各已分街而居。汉人之街，勿令诸申人往，倘若有往者，见则执之。固山额真等，向所管本旗人众，朝暮严饬，违者治罪。若明白晓谕，其何罪之有。尔等军士，戍驻于敌之境，因违法治罪，罹于刑戮，善乎。"

十三日，遣护军五人往谕诸贝勒曰："喀喇沁部乌巴西所擒蒙古人至。据彼等告称：我方之书，业已送达。明京城诸臣得书，遣人来云，派丰润总兵官还我处，地由何处划分，和则如何和，俟有确信，回奏于帝等语。丰润总兵官，携我二人往开平，与道员商议，欲遣先来之守备二人前来，因上有来书而止之。其书曰，据密云军门奏书云，议和有诈。丰润、开平官兵，彼等密谋欲叛等语。此事涉及我等，我等岂可遣使往耶，遂止之等语。先前来我处之守备二人，追及我方所遣二人，寄信曰，有人称我等与尔等通谋等语。我等若当即被捕则已，一旦被我等发觉，我等定想方设法逃走等语。"

十三日，启行，营于西河岸古琴之野。

十四日，遣精选护军百人往明地捉生，各给马一匹，自备马一匹；士卒四人，各给贝勒之马一匹。命布尔坎、乌赖、哈宁阿、雅西塔为首，遣往广宁一带捉生。前去为之送行，返回时沿途打猎。

四月十六日，顾三泰额驸之子布颜图家诸申男丁一人，乘一马由丰润来归。有一汉人由蓟州来归，讯之，云："我原居十里河，曾闻我父兄皆居沈阳，原系车尔格依

属下。”此人并未带有其他消息。

窖内获银九百四十五两，取一百零五两之十分之一赐获银者，其余银两可否赏给受伤人等。

十六日，宰牛二、羊三，宴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众护军等。

十六日，遣所获汉人赍书遗开平道曰：“金国二贝勒致书开平道：初我欲议和，实出至诚，尔亦有愿成和好之言，然尔在朝诸臣不从，致败其事，尔亦无可奈何。我闻尔实心为国，而在朝诸臣却反诬尔与我通谋等语，遭此谮谤，尔岂能洗脱。大人与其遭难，不如深思熟虑，来投于我。诚来归我，富贵共之。彼阵擒之李永芳与只身来归之佟养性，亦为婿养之，何况尔乎。尔诚来归，与彼等何干。大人须深思。尔国诸臣，或亡于阵，或陷于诸臣之诬谤，为尔主所诛。焉有往日旧臣，官阶功名速成，今尚在世者也。大人三思之，此不待我言，大人岂不知耶。”

是日，谕贝勒：“地方居民俱以为我军将还，故有奸细至，隐匿不举，见明哨卒来，亦不来报。天赐之地，我岂能弃之而去耶。嗣后，倘若有收容奸细者，全家论死，妻孥为奴，不株连其分居之亲兄弟。有擒获奸细来献者，赏银十两，并将奸细所携诸物尽与之。明兵哨卒，经过归附乡村而来，谅尔民不能敌，何不来报。嗣后，有见明兵哨卒不报者，察其踪迹，凡行经村庄之人，诛之。”

十七日，汗以台吉德格类幼子伤，亲往慰之。返还时遇前往捉生人等获汉人三名解至，告称：渡大凌河，斩逃者四十余人，俘获人二十、马八、牛一百、驴三十、骡一携至等语。讯彼汉人，言我复发之兵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彼，四月初攻取明榛子镇，祖总兵官在山海关等语。遂斩其哨卒一人，留其二人养之。由彼来时，台吉岳托迎驾于路，宰牛一及羊六，备置酒席，支行幄于大路高处。进宴时，台吉岳托以马四、台吉巴拉玛以马二、台吉尼堪以马二献[①]汗，汗纳岳托台吉马二、巴拉玛台吉马一、尼堪台吉马一，余四马却之。

第二十七册　天聪四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八日，前往捉生之军士还，以其所获献汗阅视，纳牛四十。前往四大臣各赏马一、牛一、驴一、人二，其余马、牛、驴及人口赏与随行人等分取。是日，汗遣人召

签注：① 谨查，蒙古语称礼品为 barilga。

诸福晋前来。

是日，遣巴克什达海往谕曰："命每旗留大臣一员守沈阳城，其余诸臣、军士务于二十四日启程。"

十九日，石门麻总兵官下之王参将，遣奸细一人至洪山口参将蔡通处，参将蔡通执之送与我。该奸细所携书，乃金游击致石军者，因被擒获，未曾送出。此等情形，系范参将究讯时供出。

四月十九日，擒获麻总兵官所遣之三人，解至驻守罗民之岱达尔汉处，杀之。

十九日，祖总兵官曾遣奸细至张知府处，知府执之而来。诸贝勒遂曰："尔擒获奸细来首者，甚善，尔勿惊惧。敌者派奸细诬陷尔，而我又加害于尔，是乃助敌也。此奸细暂勿杀之，知府尔可遗书诟詈，我等亦具书附之。"遂付奸细书二函，遣之。

是日，镇守滦州诸臣于樵采处遇山海关祖总兵官前队精兵，击败之，获马四十匹及其旗纛来献。

二十日，汗因诸福晋将至，率马匹膘壮之护军出猎。是夜一更，诸福晋至。

①二十一日，镇守永平诸贝勒命乌赖率人十六前来报信，所携书云："去时计在途宿二日，行十五日方至。入边时，若沿汗所行之道而行，马有残疾，难以抵达，故由建昌所属冷口而入。时边门不纳，故破台而入，至永平驻营五日。二十九日，往略迤西地方。至榛子镇招降之，解至俘获人畜，交付于雅拜，并毁其城。由此前进，取道丰润、玉田之间，向海搜掠，稍有俘获。第八日，即四月初七日，至永平。往略时，因巴克什乌讷格兵及蒙古兵马匹羸瘦，且城中需防不测，故令之还。巴克什乌讷格将至永平，有明骑兵四千、步兵三千来攻大安口。巴克什乌讷格及察哈喇率众击败，尽歼之，获马三百，余马皆为喀喇沁所取。我等未到之前，巴克什乌讷格、察哈喇兵又于樵采处设伏，诱歼敌兵，获马二百三十。再迤西地方并无消息。闻祖仍驻山海关一带，祖之亲属概行羁留，令彼持书往探，不见其归。前次所遣者，亦未见返回。侦探环城消息，闻其兵略有增加等语。凯旋诸贝勒已于十二日启行。四月初九日遣之。"

凯旋诸贝勒遗书云："因汗命遣之先行，故于初九日遣往十六人。时因途经明兵驻守之城池，恐于途中拦截，我等遂劝阻之。又闻我等出边之同时，拟长驱直入，以保护我等，我等人众乃无妨，只恐马匹累瘦。停与行，听汗自便也。"

②四月二十一日，致书明帝曰："金国二贝勒上书大明国皇帝：昔我欲议和，实出

签注：① 谨查，此段与第二十六册所记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② 谨查，此段与第二十六册所记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至诚。前师出征，我未随征。今我之来，亦为和好，尔等勿疑我有诈。若口是心非，则不畏天乎。人固可欺，天亦可欺乎。我等闻得尔国诸臣奏书不允议和，谓昔金时议和，后用计欺诈而兴兵征讨等语。其臣并非谋国为民之臣也。若欲修好，则速议之为善也。若不速议，俟我汗携眷属长驱直入，彼时尔等欲议和亦难矣，我等欲议亦不便也。我既遗书往，皇帝宜三思之，勿谓我既遗书议和又缘何征讨。诚欲修好，则盟诸天地，自盟誓之日，即息兵矣。"此书乃自往掠地方遣汗所留蒙古多诺依衮济、乌巴西送至丰润。丰润总兵官曾遣其守备二员、土人一名共三人持书至。时我等亦附书答之曰："我军且退驻永平，尔帝若致书，可送至永平。"所遣之人尚未返还，又致开平书一封。开平道遣人致答书前来，将答复之言即书于其书尾。天聪四年四月初九日。

二十二日，英古尔岱来报："朝鲜遣官一员及通事一人，共使者十六人至。"

四月二十二日，往取糗粮，遇三屯营张总兵官亲军，击败之，斩十五人，获马十六。送伊尔格尼去，又获马三、骡六。两次共获马十九、骡六。据奸细告称："明总兵官皆聚于石门麻总兵官处，商议发兵来战。"讯以发兵日期，答称不知。

二十三日，汗以驻守永平诸贝勒将还，遣人携五马及糇粮往迎，以资诸贝勒骑回。

二十三日，祖总兵官遣奸细三人，二至张知府处，一至孟副将处。彼等执之来首，讯之，无言以对，供称："遣我等来觇尔国兵有几何，马匹之肥瘦，倘兵力单薄，则我祖总兵官率六万兵来围攻[①]。"于是，将祖姓所遣奸细二人押赴汉人街斩之。又执引来奸细之降民一人，割其耳鼻，令持书还。谕之曰："有奸细由彼处来者听之，归附降民有引来[②]奸细者诛之。"所复祖某之言，记于汉文册内。

二十四日，致遵化书云："贝勒曰：孟阿图及察哈喇，前曾行文与尔等云，若明兵至，相机行事。今闻乐亭、开平明兵皆赴丰润等语。盖其为巴克什乌讷格所败，愤而整饬各处之兵力，欲往侵尔等也。尔等断勿出城，出而有事，我不救援，唯尔等知之。再，此次所给马匹，圈于孟阿图、察哈喇尔等所住院内，洒水于草，由尔等监督，妥加饲秣。先前所遣马匹，亦应妥善饲养后遣回，以防途中疲惫。我前遣之使，俟此台吉至彼，当照遵化兵送伊尔格尼之例送之。遣该台吉时，尔等出马三匹，供彼乘骑，并遣三人送之来。若往取草，则妥加防卫，以防堵截尔等。并令布尔噶图回，再派蒙古等详查其后，往前探其情形[③]，勿得交战。再者，有事遣人，勿以为沙河已归我所

签注：① 谨思，此 kanjiki，盖来堵之意也。

② 谨思，此 doolame benjici，盖转送而来之意也。

③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nglece，即探察。

有，经过彼地，须绕道北行。遣蒙古八人至永平，遣台吉一人、随从二人、护军五人往。”

二十四日，召大贝勒、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岳托、台吉豪格、济浓额驸、哈达格格等至，设宴宴之。时莽古尔泰贝勒因出猎未至。是宴也，杀牛三、羊十，设席十。席间，汗跪敬大贝勒酒二巡，大贝勒相跪接酒，额驸杨古利敬酒[①]。宴毕道谢辞行，汗赐大贝勒马十，大贝勒行礼收之，汗乘马送之。赐哈达格格马一，格格跪而受之。贝勒岳托随汗入帐房，敬诸福晋以酒。

二十五日，额驸满珠习礼杀牛一，具筵进汗。

四月二十六日，参将蔡通下归降汉民一人前往三屯营，携张总兵官之书至，交与参将蔡通手下一千总。千总将书转交潘家口金游击，被金游击告官，斩其奸细及千总。奸细携至之汉文书，即行遗往。

二十七日，致书蒙古巴林、扎鲁特部诸贝勒云：“汗将于二十九日启程前往查干诺尔塔地方驻跸，纳兰尔率蒙古兵务于二十九日抵达查干诺尔塔地方。恐尔等误至赵章塔迎驾，特遗此书。”

致台吉多铎书云：“由遵化、永平凯旋之军士，禁止携带财帛入沈阳城，悉行遣回各屯，准其只身进城。其携回各物，俟逾五月，至六月再携之入城。”

宰羊二，治筵五席，宴济浓额驸、格格。

四月二十八日，金国汗致书刘三、刘四、刘五曰：“闻尔等所遣何进忠等二人所告之言，观其赍至之书，时我不相信，故遣人往探。我与明两国构兵争帝业，尔等果能杀其官吏，率岛上人众归降，则天令尔等助我也。诚能照尔等所言为之，则尔等携来之诸申、蒙古、汉人等，不收为我民，悉归尔专主，可任尔在边外择地居住，为我属国。我若以给地别居为词诱尔来降，尔来后又负约，收为我民，我可欺尔，而天可欺乎，天岂不谴责我哉。且不言尔等杀其官吏来归，即岛上官员及庶人率岛民来归，我亦将其携来之民悉归其专主，加以养赡也。我以苍天为上，以诚言之，尔若有诈，则听尔便。尔若实心诚意，对我有所不信，则遣尔族人一名前来，我当面盟誓毕遣之还。”

三十日，致迁安书云：“贝勒曰，隐匿人者，以盗窃罪论，鞭而刺其两耳，人之主不得收银；富户若以银赎其杖刑，可收之归公；较富者获罪，或罚银、或杖责，由其自择。再者，所有永平军马，先拨给三日饲料，后拨给五日饲料，共拨给八日饲料。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hūntaha jangnaha，即与敬酒同。

尔处所有马匹，先拨给数日之饲料，其不足八日之数，可往滦州取之。”

三十日，据报台吉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引军至养息牧河，遂遣达海、龙什、穆成额往谕曰：“恐所来诸贝勒大臣等前来谒见也。我等同样率师出征，不宜来见，可各自还家祭祀歇息。至尔等在彼所行之事，或有所闻消息，可即付我所遣之人奏闻。”三台吉遂以所行之事奏闻于汗，汗问曰：“此次俘获比前两次多乎。”对曰：“此次俘获汉人较前甚多。”汗曰：“金银财帛虽多得不足喜，唯多得人为可喜耳。夫金银财帛用之有尽，而人可尽乎。得其一二，乃为我国之民，其所生诸子皆为我之诸申也。”

是日，先是汗与诸贝勒欲率兵出略，至是停止，命额驸杨古利率每旗纛额真二员、护军二人及所有行营兵往略。

第五函　太宗皇帝天聪四年五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八册　天聪四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五月初一日，鲍参将来报消息称："卜游击已招降四山寨。"贝勒曰："彼感汗与诸贝勒之恩养，奋勉图效，实属可怜。"遂赏卜游击银二十两。曰："嗣后，尔等无论于何地，凡能勤力勉为，即荐之于汗，擢升为官。"

初二日，遣白都堂属下人宗廷玉往抚宁县探取消息。遣崔道员往建昌，遣张知府属下人恭宗魁、曾方往抚宁，遣孟副将属下人陈进忠往阳和，遣杨副将属下人张福安往昌黎，遣杨游击属下人王石宝、马柱二人往阳和。

五月初二日，汗率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出猎。此次出猎，大贝勒出营地上马时，马惊坠地；日暮，第三次放围逐兽时，莽古尔泰坠马伤肩。次日，汗于行幄处理兽肉时，谓巴克什达海、巴克什龙什曰："昨日出猎，或不道也。两贝勒均皆坠马，盖责缘何舍弃政务而行猎也。"

初四日，孟副将遣往阳和之人回，据彼告称：阳和兵计有二千人，选其精兵千人，由一游击率领赶赴抚宁；张道员自丰润率兵万人亦往抚宁，造备云梯，拟围永平等语。赏彼银十两。

是日，白都堂所遣之人回，据彼告称：明于初六日发兵来围永平等语。此人未深入明境，至抚宁即回，故赏银三两。

是日，驻遵化之孟阿图、察哈喇遣人致书曰："岱达尔汉于明塔山地方得布两千，寻一汉人送至。时我等向彼索要该汉人，彼言只我一蒙古人在明边门等语，不与。且答云俟得取之，未曾给。又言麻总兵官遣奸细三人至，我等曾执之给尔等语。"

初五日，张知府所遣二人回，告称："明兵定于初七八日来围城。"其人未至原指派地点，即自阳和返回，故二人合赏银五两。

初六日，杨副将所遣之人回，告称："乐亭张道员率骑兵一万、步兵一万、工役[1]

签注：① 谨查旧档，写g‘angse，经核查，盖持棍之兵也。因无从查考，照旧档抄录之。

五千来围滦州。”赏彼银二两。

汗还家前致书明帝曰：“金国汗上书大明国皇帝：以我思之，师旅频兴，相互诛戮，天生之民罹难，我等自身亦不遑暇逸。我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使两国军民子孙，世享太平也。不然，何时得以休战安生耶。故特遣使致书议和，唯尔等熟计之。”

致明诸臣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诸臣：我欲罢兵，共享太平，屡遣使议和，唯尔等不从。因此战事，将卒被诛，国民受苦，实尔自相戕害也。我前曾六次致书京城议和，盖尔以城下之盟为耻，以为我兵速退，故不作答。夫得与失者，机也，天既赐我良机，我缘何弃之而去。我将于天赐之地，耕屯以守，尔八府之民，岂能安心耕种之。纵得耕种，知为谁收获耶。尔等勿得执拗，务识权宜。今我两国之事，唯有和与战，别无他计也。和则国民速受其福，战则国民罹祸，何时可已。蓟州官员，尔等可与上司商议，启迪尔帝，速议和好之事。昔时，官员皆诳君轻敌，其不允议和者，或死战场，或为尔帝所杀，此外曾有一建立功名者乎。我素无诡谋，唯以至诚相告。如仍以为不可，是天运使之然，我亦无可奈何矣。我若不愿议和而专事杀掠，则尔官兵人等为君死战，乃义焉。我等屡欲议和，但尔帝不允。［原档残缺］。”

初七日，额驸杨古利出略还。彼等俘获人五十、马三、骡二、牛四十二、驴二十九，共计一百二十六。

初八日，汗率众福晋启行回还。

初九日，入城。

十一日，汗谕大小人众曰：“尔等勿谓出兵之期仍如去年迟误，今年须乘草青时前往，当从速修理军械，不得有误。如有欲先往查看田地后修治军械者，则先往查看田地，随后修理。再，每牛录各备大刀五把、绵甲十副，均由固山额真、贝勒监造。此番所俘之人，给以衣食，善加抚养。若能善加抚养，何致逃亡耶。其逃亡者，皆抚养不善之故耳。倘能加意抚养之，则皆为我羽翼也。身历行间，备受困苦，蒙天眷佑，畀我之人，足加惜哉。又，屡禁售弓箭于蒙古，竟仍有盗卖者。今若知其出售者，将以盗罪论。其管田土、甲胄、审事三衙门之人，尔等须身体力行，勿惮劳苦，各尽职守。”

十三日，赏麻总兵官、贺总兵官各银二百两，缎二十，毛青布一百，棉五十斤，绵绸二十，貂镶皮袄一，貂皮端罩一，貂皮袍一，羊皮袍一，狐皮端罩一，貂帽一，凉帽一，腰带及靴、袜、雕鞍各一，毡坐鞍二，插弓箭雕花撒袋一及被褥器皿等物俱全，又缸四、大坛四及罐十、绿碗一百、碟五十、象牙筷五十双、竹筷三十双。麻总

兵官、贺总兵官、马副将、王副将等四人，各赐人七十对、马三十、牛二十、驴三十、驼三。杨副将、孟副将等二人，各赐人五十对、驼一、马二十、牛十六、驴二十。马参将、马游击、臧中军、丁副将、杨游击等五人，各赐人三十对、马十、牛十、驴十头。王备御、王都司、刘游击、陆中军、江守备及魏守备、崔道员弟之子等七人，各赐人二十对、马六、牛六、驴六。胡相公、王相公、方相公、张奇占、塔应宽等五人，各赐人七对、马二、牛二、驴三。麻总兵官下千总二员、贺总兵官下千总二员、马副将下千总二员、王副将下千总二员、杨副将下千总二员、孟副将下千总一员、臧中军下千总一员、杨游击下千总一员，共千总十三员，均照前相公例赏之。

是日，杜度台吉率每旗大臣五员、每牛录护军四人，往永平驻守。

汗览毕驻永平、遵化、滦州汉官之奏疏，谕之曰："署理副将宁完我，尔之奏疏，我已览过，所言诚是。疏内约我速往，此言极是。明国民人，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业，唯恃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返还之兵丁俱已各整军械、治理家业、课耕田地，马皆膘壮。俟耕耘既毕，待命出征，令在家之人收获之。军械整修完毕，我即率之速往。至尔驻守地方官民之疾苦，以尔所见所闻，告二贝勒知之。我为抚养降民，并为分辨衣帽、禁捕奸细、爱惜官员等事已致书二贝勒矣。"

汗谕高副将曰："尔之奏疏，我已览过，所言诚是。书内约我速往，迟一日，则明有一日之备。此言极是。明国民人，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业，唯恃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返还之兵丁俱已各整军械、治理家业、课耕田地，马皆膘壮。俟耕耘既毕，待命出征，令在家之人收获之。军械整修完毕，我即率之速往。此间，尔驻守地方之居民，须加意管束。若诸申人肆行抢夺，可率同驻巴克什前去报二贝勒知之。至抚养降民之事，我已致书谕贝勒矣。"

汗谕署理都堂贾维伦、参将范文程曰："尔等之奏疏，我已览过，知尔等妥养安置、加意抚养遵化居民，殊属可嘉，我将于今岁速往。尔等须加意抚恤在内之民，在外未降之民招抚之。如有诸申侵扰新附之民，则往告驻防诸申大臣，以法惩治。"

汗谕参将蔡通、游击金有光曰："尔等之奏疏，我已览过，知尔等忠信。尔等迁来之民，倘有诸申侵扰，则往告奉命留守之范参将，会同诸申大臣，以法惩治。"

致白都堂、崔道员书，记于汉文档册内。

是日，汗致书驻永平贝勒阿敏谕曰："我等若遇天雨洪灾，致误日期，则已；否则必乘草青时速往。此间，其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等处降民耕种田禾，当严禁扰害。此四处降民，乃为汉人未降者所瞩目，岂可令其失望。再，勿得效前妄指人为奸细。诚系奸细，岂易查缉，反致官民不安也。"

十六日，朝鲜使者还，吴善、满达尔汉、达海巴克什杀牛一，治筵八席，宴之。

是日，遣人往朝鲜取毛青布，并令英古尔岱率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甲兵二人随之去。

十七日，刘五遣二人至。

十九日，永惠、噶勒图呼等偕七人自永平来报："明兵已围滦州。"是日，遣八人往谕杜度台吉。

二十日，温察偕八人来报消息，与前七人所报相同。

第二十九册　天聪四年五月至六月

加圈点老档。

五月二十日，致刘三、刘四、刘五书云："所谓得一城而复失者，盖指建昌也。建昌马光远已率军民投诚，本欲遣兵驻守之，但因城小地窄，且又恐降民受苦，故未遣兵往。建昌马参将来见并返回期间，山海关兵诈称马参将来，入得城内，杀书生约二十名，执参将下之中军解往山海关杀之，谅系汉人诈称复叛耳。尔等闻之信以为真，启示我日后勿重蹈覆辙者实。实乃彼等迷惘中计而已，非民叛者也。远方之事，焉知其实。唯尔等在时，我不愿诛戮，不准侵害居民之处，尔等皆知之也。以此推想，我之所为，尔等宜明也。若孤军深入他境，肆行抢掠，则我军焉能驻此数月之久耶。我能驻此，乃因行善而人民投顺之故也。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军进入龙井关、大安口两门，预先宣谕，抚养降民。进边之日，三屯营、汉儿庄、洪山口会兵来攻，尽歼之。时遣人赍书各地招降，汉儿庄、潘家口、滦阳、喜峰口、洪山口、大安口、大安营、马兰口、马兰营及罗文峪等十城降，未令剃发，未夺财畜，秋毫无犯。由此前进，围困遵化，劝降不从，便攻取诛戮，入驻遵化。时山海关赵总兵官来攻，尽杀之。十一月十二日，自遵化向明京城进发，沿途不杀百姓，秋毫无犯。民知不加侵犯，安居其家，备酒食迎我师。十九日，抵京城，围之。围城日久，天下诸路援兵皆至，悉被我军诛灭。京城周围之顺义县、房山县投降，仍秋毫无犯。唯良乡县、固安县、张家湾、香河县，招降不从，攻取后悉诛之。其住外屯之闲散人等，未加屠戮，无所侵犯，亦未焚其庐舍。此时北京城九门，悉填土以守，遂拟先取永平为驻地，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自京城至永平。招降不从，遂攻克之。其官兵庶民，不杀一人，悉收养之，只取正赋银粮外，未取民间一物。今我在家之兵，已前去换防，驻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凡降我之民，皆已耕种，未降之民，未耕种。先往之兵，悉返家中整理甲胄

弓矢，今秋复往。事之成否，皆听天意也。向来明之伪，我之实，尔等岂能不知。环居之城池、国民，皆［原档残缺］绝粮，其北京城能独存乎。”

二十一日，白格依、松果图、昂金等偕八人来报：“我军将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而归。”

二十三日，汗御殿，集诸贝勒大臣众民等宣谕曰：“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蒙天眷佑，克其坚城，尽斩其所号天下之雄兵于各地。天以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畀我，遂命每牛录遣护军三名、甲兵二十人，较前加增兵力，以阿敏贝勒、硕托台吉及诸大臣为统帅驻守其地。时明兵来攻滦州，战三日，明兵施放大炮，毁城垛口二座，城楼被焚，故我军稍作躲避。其间，明兵从城圮处登城，我兵反击，尽歼之。因城已毁，大臣等未撤回兵士，身先出城。兵众闻知诸将已撤，或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为队，奔向永平。时明兵处处截击，我兵犹冲杀出来，唯被创及患病者未能得脱。驻永平之阿敏贝勒、硕托台吉，未曾见敌，且自出征，未发一矢，尽杀永平、迁安城内已养降民，弃天赐之四城，率众兵而归。此皆贝勒不以政业为念、大臣不为汗与诸贝勒尽力之故也。”汗愤然谕告于众，众皆愤恨之。

二十四日，达海、乌善、图鲁什、石廷柱、浑塔、达哈布、苏勒德依、克里率兵三百，往爱塔弟所住之岛探察消息。

二十六日，汗宴阵获新降官员，曰：“前三次返回之军士，因行间劳苦，凡有所获，任其携回，未令搜查。现今返回之兵，若弃我所得之城，杀我所养降民，载财物牲畜以归，将悉数搜缴。”遂遣和硕图额驸、达尔汉额驸、顾三泰额驸、喀克都里四大臣传谕曰：“驻守遵化诸臣及军士所携之物，勿令搜查，可任其携归；其弃永平、迁安、滦州而归之诸贝勒大臣所获牲畜、行包，悉数没收；搜查军士行李，没其金、银、缎、整匹毛青布、缎衣等物，至毛青布衣服，无论优劣，给还携回之主。”

是日，以征明凯旋，赐栋鄂格格、哈达格格各金杯一、银杯二。其余众格格各赐银杯二。众格格以赐礼物叩谢汗。汗以格格等来朝，设筵宴之。宴毕遣还。

二十九日，先是，叔父沃车呼①之子阿赖阵亡。至是，汗、两大贝勒与众台吉以丧礼往见而归。汗与贝勒怜恤叔父，拨出八旗公有羊十五及缎四、毛青布二十赐予叔父。并赐奥达阿哥之妻格格羊一、缎一、毛青布十。

三十日，有二十一人自虎尔哈部来叩见汗，进贡貂皮。

签注：① 谨查，《实录》将沃车呼叔父写为博依霍齐叔父。

六月初四日，出征诸贝勒、大臣及军士至，时未令诸贝勒、大臣入城，营于十五里外，唯令军士入城。

初五日，汗至马馆，集诸贝勒大臣，命环绕帐房而坐。汗曰："贝勒阿敏、台吉硕托及众大臣，弃天赐城池土地而归。尔等试往问之，滦州城被明人所取，则滦州诸臣果收兵而返乎。驻永平贝勒阿敏、台吉硕托及众大臣等，果曾战而失守乎，抑或出城郊战不胜而来耶。果真如此，来则来也。然明兵未曾攻城，未见敌纛若干，未向敌兵张一弓、发一矢，即行奔回，无人殿后，致为明人所袭。乃以明人之金、银、闪缎、蟒缎、瘸腿女人为贵而携之，以我兵为贱而弃之也。着往问其还军之故。"遂遣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者往。往讯诸臣还，奏曰："将汗言告于阿敏贝勒，已自服罪。诸臣亦无言以对。"翌日，将出征回师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有职诸臣皆缚之，命在沈阳诸臣分坐两侧，令被缚诸臣近前。汗见诸臣，念及阵殁军士不禁潸然泪下，曰："明兵何于两三月间即强耶，彼有神术乎。果有神术变化，战而不胜，其来是也。尔诸臣懦弱软，抑兵寡软。夫明国之兵，我岂不知耶。图尔格依、纳穆泰，我视尔等为能，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今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何厚颜至此耶。"图尔格依答曰："我等若未谏贝勒，则贝勒可杀我等，愿死于贝勒之手。我等曾力谏，贝勒不从，乃归耳。"汗曰："贝勒不从，即随贝勒来，贝勒若叛投敌国，尔等亦随之去乎。尔等皆畏明恋家，思念妻子而归耶。"汤古岱阿哥答曰："我等此来，实为失利，请汗赐死，我等当死。"于是汗曰："尔等不收全军而归，陷于彼者明兵杀之；其已归者我再杀之，于我何益。能壮我之势乎。果因明势强盛而归，无可非议。尔等既能将财帛、瘸腿女人携之而归，为何不能收我军士俱归耶，我军士亦瘸乎。彼有何辜，呼天喊地而死也。我念及此，焉能释怀，岂不伤感。"汗恻然恸哭，聚集之大小国民，均皆泪下。汗曰："尔诸臣，可报各自战绩。"遂以阿尔津、库尔禅、觉善、图赖、乌拜、阿山、邦素、伊勒穆等八人夜入敌阵，击败明兵，又出城歼之，洵属可嘉，而令释放。阿拜阿哥，因曾劝谏贝勒，洵属可嘉，亦命释之。吉孙、舒赛、阿布泰、莽古尔泰、郎色、喀朱、扎克丹、浑齐、罗洛、嘉寒兰、雅尔纳、喀尔喀玛、魏赫德、钟果堆、诺木珲、伊勒慎、法笃、道兰、沙努喀等十九人，因固守迁安城，击退明兵，均释之。

释放驻永平禅将：德得、郎格、尼雅汉、塔尔虎、托希纳、阿勒东阿、麻勒吉、郎色、赖荪、胡纽、嘉木苏、毛达色、克车尼、通果倭吉赫、胡西察干、舒球、乌珠阿木巴、车奇克墨尔根、塔纳喀、乌尔噶纳、伊尔格尼等二十一人。此二十一人，不能主事，唯贝勒大臣命是从，故俱释之。

往援滦州之巴都里、张十八、阿福尼、爱通阿、翁阿岱，亦释之。其余驻滦州三旗为首大臣、甲喇额真等，均不释放，皆押送所司听断。

第三十册　天聪四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七日，汗、两大贝勒入殿升座，召集诸贝勒大臣及全民，揭阿敏贝勒恶逆罪状，由台吉岳托宣示于众，曰："此贝勒阿敏怙恶不悛，由来久矣。汗父与阿敏贝勒之父兄弟二人，相处和睦。乃贝勒阿敏调唆其父，欲离兄汗而移居黑扯木地，使人伐木，以备建房。父汗闻之，父子并治罪，拟宥其父而戮其子。我等劝谏父汗，谓既养其父，杀其子何为，何必念其恶。既养其父，祈并养其子。于是收养之。其父既故，父汗养贝勒阿敏，与亲生三子无别，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我国人曾见因彼非亲生而抚养有异乎。汗父崩，天聪汗即位，照汗父所养，仍待之以三大贝勒之礼。我国之人，尔等又曾见因系异父所生，而待之有别乎。"总兵官乌讷格答曰："我等众人亦见汗待之与三大贝勒同，未见有别。"此其恶逆状一也。又于聚所，阿敏贝勒曰："我何故生而为人耶，不若生为山木也，山木可供人砍伐为薪；不然生为旷野山岗上之大石，大石上不免禽兽撒粪，虽为禽兽撒粪，然比之于人犹为善也，愿生而为石也。"昔朝鲜与我国相好，后朝鲜以兵助明来侵，意欲灭我，又容留辽东逃民于其地养之。乃因此恨，昭告天地，往征朝鲜。时遣贝勒阿敏、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台吉硕托及八大臣率众兵前往。蒙天眷佑，偷袭义州城，克之。继攻克郭山、安州城，屠郭山兵民，释安州军民。所克之城，留兵驻守，挥师直趋王京。朝鲜王闻之，弃城避于岛中，遣王室有职官员前来，谓尔等退兵，我等归降，每岁进贡，赠所求之物云云。时出征诸贝勒大臣商议，曰："果若如此，尔国王及执政诸大臣盟誓，并以王弟与我为质，我等携之去见我汗。如此则我信之也。"遂遣我使与朝鲜王及执政大臣共相约誓，携其王弟来。岳托台吉曰："朝鲜王既已盟誓，又送王弟为质，则我等宜撤兵。我等统汗之精兵，不宜久留，与我为敌之蒙古及明国，紧邻我境也。"阿敏贝勒曰："朝鲜王既弃城避居岛中，若尔等不往，即可留于此，我携杜度台吉往住王京。"时杜度台吉挺身而出，对众台吉怒曰："此贝勒言独携我往，其意何在。贝勒尔为罪人，我岂不亦成为罪人，为何欲携我往住耶。"岳托台吉对阿敏贝勒之弟济尔哈朗曰："应劝阻尔兄，其所行悖理，我等不可去王京。往朝鲜王京，有一江阻隔，该江彼岸设木栅，列有枪炮兵，且闻冰已解冻。尔欲去则去，我率我两红旗兵还。若两红旗兵既

还，想尔两黄旗、两白旗兵亦随我还矣。”因济尔哈朗台吉谏其兄，阿敏贝勒方归。其邪恶悖乱之心，在彼已见之。此其二也。还至东京，向汗献美女，彼欲纳之。岳托台吉曰：“我等征讨大国，携何美物还，曾闻朝鲜国妇人美，可将此一美女献于汗。”阿敏贝勒对岳托台吉曰：“尔父往征扎鲁特时，可娶妇人为妻，我取之有何不可。”答曰：“我之父所以取者，因所得美女均献于汗，汗不纳而赐予出征贝勒。我父得一妇，尔亦得一妇。今若擅纳，则不宜。”再者，汗于迎接处纳其妇人后，阿敏贝勒复遣纳穆泰副将求之。纳穆泰当日不曾禀告，翌日告知于汗，汗曰：“昨日何不言之，今言取之，我已与之同居，如何给之。”阿敏因未遂其请，心中不悦，于座中面无喜色，背地怨恨。汗闻之，曰：“为此妇人，何至于兄弟失和耶。”遂将其赐予总兵官冷格里。汗之此为，非以朝鲜为恶也，乃不得已而为之。此其三也。土谢图汗曰：“察哈尔伐我，若谓我等为一国，乞替我征讨察哈尔也。”遂纳其言，往征察哈尔。彼不至所约之地，孤军独行，不待所约之师即还。为此，汗与诸贝勒怒曰：“彼土谢图言合兵征讨，不至所约之地，令我与察哈尔构怨，而彼实与察哈尔通好。是欺我也。”汗及诸贝勒议定：“我等誓不遣使往彼，彼使若至，亦不容进见，我等亦以恶言报之。”然阿敏贝勒未抵家之前，中途即遣使遗以雕鞍辔、甲胄。使者至彼，将汗及诸贝勒恼怒之言悉数告之。土谢图闻言惊惧，遂以书遗阿敏、达尔汉巴图鲁贝勒曰“此事唯尔知之”，又具书奏汗。其使至，汗不容进见并逐之。阿敏违背汗言收容被逐使者。使者携来之书，不呈汗览，违汗之禁约。此其四也。又汗及诸贝勒曾议定：“凡贝勒大臣等娶妻嫁女，必奏闻于汗。”阿敏贝勒竟不奏闻于汗，唯贪得牲畜，以其女妻蒙古贝勒色特尔。色特尔辞以已娶二妻，阿敏贝勒强与之。及设宴时，始来请汗。汗曰：“许嫁时不与我商议，为何设宴时来请耶。”遂未赴宴。后又娶色特尔之女为妻。阿敏贝勒谓汗言：“嫁与色特尔之女受苦，乞为我等向色特尔言之。”汗曰：“我国之女下嫁他国，何曾受苦。许嫁时不商议，女嫁后受其苦，何必来商议。尔既私与之，尔自向彼言之可也。”因汗未允其请，亦常怀怨愤，有违汗之禁约。此其五也。父汗在时，为便于守边驻防，而分定地界。后因边内地瘠，粮不敷用，遂择沃地，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一带，两白旗于安平一带、两红旗于石城一带、两蓝旗驻张义站、靖远堡，因土地贫瘠，拨给大城之地，彼竟越过所分之地，擅以黑扯木路为界。时因越界耕种，曾定阿敏贝勒旗之罪，其所获之粮尽没入官。又弃靖远堡地方良田，移住黑扯木路，放弃边境良田。汗见之，谓阿敏贝勒曰：“防敌汛地，不可弃之。靖远堡地，若不敷耕种，移往黑扯木路犹可，附近良田，何故弃之。”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曰：“尔违法制，弃防敌汛地，移居他处，尔怀有异志也。”对此，阿

敏无所应答。其异心果如此[①]，岂非移居黑扯木路以遂其愿乎。此其六也。阿敏贝勒以其梦告沃车呼叔父曰："我梦中被父汗捶打，黄蛇来护，此乃护我之神也。"此其七也。汗出征，命阿敏贝勒留守。迨军行后，彼于牛庄、张义站一带出猎二次，又造箭，复欲出猎。以其狩猎之马入掠宁远、锦州一带，乃非善也。不思政事，不守城池，沉迷逸乐。此其八也。岳托台吉、豪格台吉出征后先还，阿敏贝勒迎于御马馆，未露思念之情，令留守大臣坐于两侧，彼坐居中，其势如汗；又令凯旋两台吉遥拜一次，再近前复拜一次，方行抱见礼。以至出征之汗与诸贝勒安否、往来如何，无一问及。凡贝勒大臣无论出兵往何地，汗均乘马出迎，及御座方受跪叩。彼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此其九也。曾留济尔哈朗台吉、阿巴泰台吉、萨哈廉台吉及八大臣率每牛录护军三人及全营兵镇守永平，汗返沈阳。因备办甲胄、军械，督种田禾，会见来朝异地蒙古人，拟俟诸事就绪立秋后复往，故命留守阿敏贝勒、岳托台吉率每牛录甲兵二十往代驻永平之三台吉及其军士。时阿敏贝勒曰："请准率我弟济尔哈朗同驻。"汗曰："济尔哈朗驻守日久劳苦，宜令之还家。"彼率军启行，沃车呼叔父、萨哈勒察叔父送行，阿敏贝勒曰："父汗在时，曾令我弟与我同行，今汗即位，不令我弟与我同行。我往必留彼与我同驻，若不从，将以箭射穿之[②]。"二叔父曰："阿哥，此言谬矣，何为出此言。"阿敏贝勒振臂言曰："我杀我弟，将奈我何。"此其十也。阿敏贝勒入永平城时，驻永平诸贝勒、汉官出迎，为阿敏贝勒张一伞，贝勒怒曰："汉游击、参将尚用两伞，我为大贝勒，何为止张一伞。"遂弃伞策马入城。汗出行时，只张一伞，甚而不张伞，不令行人躲避也。此其十一也。至永平后恨城中汉人，因汗抚养降民，心甚不悦，曰："我往征朝鲜，克其他城，城中之民不杀而释放者，意在令其国人闻之，为攻取王城之先声耳。尔等往攻北京，不克而还，及攻克永平，何故亦不杀城中汉人而养之耶。"心怀愤恨，以彼所行为是，以他人所行为非。对军士曰："我既来此，岂令尔等抱憾而归耶。"标榜自我，诬谤汗及诸贝勒。此其十二也。彼往略地，榛子镇人自愿归降，竟令军士尽掠降民牲畜财物，驱该城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昔不唯归降汉人不扰，即攻取之永平城内汉人亦不加侵犯，不杀而收养之，此众所周知也。彼故意调唆汉人，败坏基业，使恶名扬于天下。此其十三也。驻永平诸贝勒还时，城中官员抱怨："尔等若去，我等愿随往，何故留我等而去。尔等去后，该贝勒至，我等将性命难保，必死无疑也。"达尔汉额驸还时，不寄礼义之言，但寄怨言云："闻

签注：① 谨查《清文鉴》一书，责备间或行止乖张者用 aika ohode，经核。此 aika oci，盖与若果同。
② 谨查《旧清语》一书，fondo fondo keifulembi，即射穿。

汗将治我罪。阿济格台吉砍伤别旗人，为何无罪。莽古尔泰贝勒屡有罪，为何不罪之。我若有过，尽可密谕。为汗效力之人，何罪之有。”调唆众人，不以国政为念。此其十四也。阿敏贝勒驻守永平时，遣人至喀喇沁部求婚，喀喇沁部答言：“无女，以何与之。”复遣人曰：“前尔进汗与诸贝勒，何以有女。今我来此，反言无女乎。”遣使威逼喀喇沁，娶其二女。昔日所娶者，均系喀喇沁以礼相送，汗娶一女，大贝勒娶一女，莽古尔泰娶一女，从无遣使强娶之事。此其十五也。五月初十日，明兵围滦州，攻三昼夜，彼不前往救援，统五旗行营每牛录兵二十人、八旗护军每牛录三人，坐守观望。是其欲城破兵尽，故不亲往，又不发兵，只遣一二百人前去，意在其兵单则死于敌手，城陷则兵尽，有意不援之耳。若系彼之镶蓝旗兵，则必往援，浴血奋战。彼以三旗精兵尽，则率我旗兵回。是以当滦州城陷于明人，我军士还，彼既不往迎之，又不待后军至，即于滦州失陷之十三日急欲还兵。时硕托台吉及众大臣谏曰：“何故因失一城而弃天所赐之三城，杀汗抚养之民而去耶。”彼不从，悉诛永平、迁安官民，以财物牲畜、瘸腿妇人为重，携之而归，反以我兵为轻，弃之而还；止与其子洪阔托及部下阿尔岱、胡希布、席林、额孟格、德尔德黑商议，以伊等之言为是，以诸大臣之言为非，决然而归。汗父在时，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大臣商议也，今却止与尔无能之子洪阔托商议。当汗父在时，尔洪阔托曾在何处，尔果有智略，父汗必举而任用矣，尔岂至今始成人耶，尔何曾得与会议之列。听尔子及部下之言而归，果有明兵来攻永平城以致失城而来乎，抑与郊外之敌兵交战不胜而来耶。果若此，其来亦宜。未见明兵旗纛，自出征未发一矢，不发汗所留之精兵往援，心怀妒意，故毁基业，弃天所赐四城，屠抚养之官民而还，蓄意伤残我军。此其十六也。阿敏罪大，拟诛。后免死下狱，尽夺其所属诸申和家奴、财物、牲畜及洪阔托所属诸申、家奴及财物、牲畜，给其弟济尔哈朗台吉。彼本以为屠戮我等即可毁坏基业[①]，然天令我知觉，为我捕获。我等不忍诛戮，给与衣食，囚而养之。

以硕托台吉当阿敏贝勒执意还军时不能力行劝止，未如岳托台吉在朝鲜时劝阻阿敏所言“尔欲去则去，我自率我两红旗兵驻守”，力加劝阻。当彼执意还军，首尾不继时，尔果能遣哨卒侦探敌情，率兵殿后，亦属尔劝阻哉。若谓哭谏，尔非贝勒乎，尔为女人耶。遂论罪，革台吉爵并夺所属诸申，给其兄岳托台吉，并令随其兄行。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oro be efuleme jengki，即忍心毁坏基业。

第三十一册　天聪四年六月至七月

加圈点老档。

初十日，先是遣阿什达尔汉、西巴泰、额勒毕赫、艾松古等往问科尔沁部未发兵伐明之诸贝勒罪。至是还，携八马进汗赎罪。

是日，英古尔岱致书云："二十三日渡镇江河讯问，知毛青布尚未运至。因驴、骡羸瘦，遂分兵为三，其二留于镇江岸，其一率往安州，催办毛青布。时闻，得毛青布二万，已于初六日运至义州，其余五万毛青布，俟催办牛驮，由内地运至等语。今尚未运至，正在催办。特将耽搁缘由遣书奏闻。前英古尔岱、巴奇兰往朝鲜王处时，闻有党伙曾谋杀朝鲜王，欲夺其王位。其中一人到处奔走，于我等至安州之次夜，亦进入安州。其人告称，求兵于倭子者亦属实，岛中人欲叛顺我国，拟调兵攻岛等语。据我等观察，调兵者实。抵奇尔萨之日，为打听岛上消息，遣席尔纳、恩克依率二十人往寻明哨所，获哨卒三人。讯之，告曰：'朝鲜兵沿海而驻，欲杀五哥，将五哥兵解往明帝所。五哥俟招降诸岛毕，再往招降旅顺口。朝鲜兵正驻于沿海各处，以待彼还，遂乘夜释彼等还。'"

是日，致书英古尔岱，汗曰："其尚未获得之毛青布，无需等候，先将已得布匹携之而归。跟随尔等前往之军士，在家未得歇息即往，其尚未获得之毛青布，下次再往取之。夜间来报消息之朝鲜人，令其剃发，服诸申[①]装，护送前来。绥占牛录下三人出逃，来时遣人查其踪迹。"

十三日，汗御殿，论弃滦州、永平而归诸臣罪。"汤古岱，尔非汗之子乎，岂非因尔贤而授以职乎。冀于基业有所裨益，故授以总兵官职也。尔出城后，未于所约之地等候，弃二旗而来。因尔未等候，致军士迷失，陷敌者甚众。"罪应死。免死，革总兵官职，夺所属诸申，籍没家产，夫妇仅以身免。将没收之物给大贝勒。

"布尔吉，尔未能劝谏本旗阿哥汤古岱。尔非大臣乎。何故不劝止之。"革副将职，尽夺所属诸申及赏物。

"纳穆泰总兵官，尔非汗下管旗大臣乎。敌攻尔旗汛地，尔为何不率二旗诸臣击溃城外之敌耶。来至永平，未收拢我军而归。来后，为何不力劝阿敏。"罪应死。免死，治罪，革总兵官职，籍没家产，夫妇仅以身免，将籍没之物进汗。

签注：① 谨思，此 jušereme，盖当做诸申之意。

“巴布泰阿哥，尔乃汗之子，且又在汗之旗内。敌攻尔汛地，为何令敌兵直逼汛地，缘何不能如白旗兵阻敌靠近，致明兵逼近，发枪炮箭矢，致我军士被伤。明兵攻至城下，尔为何不留少许兵于城上，率众兵出城攻杀城下敌兵耶。”罪应死。免死，革副将职，追夺赏物。

“图尔格依一等总兵官，御敌不令靠近城下，又出城攻杀明兵，还则复能殿后，骁勇可嘉。然尔为我之妹夫，又善于用兵[①]，为何不力劝驻永平之阿敏贝勒。”论罪，罢固山额真职，夺所属诸申。

“永顺，尔非镶红旗大臣乎。当贝勒欲归时，若与尔旗贝勒硕托力行劝阻，阿敏贝勒何致被囚，众大臣何致获罪。尔置本旗贝勒不顾，竟与阿敏贝勒商议，致其听信尔言，不纳众大臣之谏，以归为是而来。贝勒入狱，众大臣获罪，皆尔之故也。”论死，免死。革参将职，罢固山额真职，夺所属诸申。

托博辉叔父因病未出征，其子达赖，“授尔为固山额真，以代父侦探消息。尔为何缄默不语，劝一句贝勒又如何。尔甚庸劣。”不罪，释之。

“松果图备御，避敌不战，出城夜归时，遇明兵败走。”论死。免死，鞭一百，革职，籍没家产，仅以夫妇给墨尔根戴青家为奴。

“恩特依游击，借口为炮火烧伤，卧床规避督战，致尔甲喇所守之城被敌摧毁。”论死。免死，鞭一百，革职，籍没家产，仅以夫妇给汗家为奴。

“爱木布禄，率先败归永平。”论死。免死，鞭一百，籍没家产，仅以夫妇给大贝勒家为奴。

“布山参将，凡事不自引咎，为何牵扯[②]众人。出城后，未收集本甲喇兵携至，孑然逃回。”革职，追夺赏物。

“赫勒备御，未收集本甲喇兵携至，孑然逃回。”革职，夺赏。

“尼马缠备御，不遵所授方略，擅离红旗，不候白旗即归，途遇明伏兵，我军被杀甚众。”革职，夺赏。

“郎希备御，借口攻城时受伤，规避督战，以致明兵近城掘土破城。出城归来时，擅离红旗，陷敌伏兵，我军被杀甚众。”革职，夺赏，鞭四十五。

“德尔德黑，本非议事大臣[③]，竟唆贝勒班师。”鞭五十，不罪，释之。又南楚、萨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coohai ten kai，即善于用兵之意。

② 谨查《旧清语》一书，fulmiyeme，即牵扯。

③ 谨思，此句中 dosika amban 一词，盖指议政大臣也。

哈廉、喀尔喀玛、达济哈、噶尔纠、温哲、巴扬苏、虎勒哈图、尚间豁洛、诺木阵、吞岱、哈哈纳、白楚喀、噶布拉、车尔格依、萨木什喀、呼西塔、董山、图木布鲁、胡希布、阿尔岱、额孟格、图门、精古勒达，此二十四大臣，无罪释之。

“孟坦副将，不力谏贝勒。”坐应得之罪，追夺赐物。

“傅尔丹游击，出城时，不收集本甲喇人以归。”坐应得之罪，追夺赐物。

“阿萨里备御，出城时，擅离固山额真，甲喇人被杀甚众。”坐应得之罪，追夺赐物。

十四日，先是，我诸臣撤离滦州时，弃二诸申于滦州，至是逃回，喀喇沁汗部下十一人送之前来。

十五日，南往之达海、吴善、克里、图鲁什、苏勒德依、石廷柱、浑塔、塔哈布率每牛录护军一人至。

十六日，阿鲁部使臣来朝。

十八日，虎尔哈部十一人来朝，贡貂皮。

先是，汗所养永平、迁安官民，阿敏贝勒尽杀之，将其妻子分给军士携归，至是悉行查出。汗曰：“杀我留养官民，又为何将其妻子为俘耶。”遂将无父之子、无夫之妇收容抚养之，给与房屋衣食，编为户口。

二十日，五哥遣郝金秀千总至。

庚午年七月初五日来报，四哥、五哥遣其伯父之子堂兄刘兴沛、千总一人及跟役二人前来。遂命英古尔岱、库尔禅、达海、龙什、索尼、穆成额迎接，引至下榻处，命达噶珠等八家之八人备食物款待之。其所乘马骡，分置八贝勒马厩，好生秣之。献汗各色缎一百、各色衣服八及镀金银壶二、镀金八仙银杯二、素银杯四。

十一日，汗与诸贝勒诣文馆，焚香盟誓。其文曰：“金国汗与执政诸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及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萨哈廉、豪格等盟誓天地。海岛之刘兴邦、刘兴基、刘兴治、刘兴梁、刘兴沛，杀其明帝所属官员，率诸岛之人，欲与我同谋，为日后生计立誓。岛中之人，或住岛中，或登陆以居，不归我属，视为友邦。再，其由我处逃往之诸申、蒙古人，不因原为我属而索取之。若负盟约，不以友邦相待，索还逃往之诸申、蒙古人，追究刘氏兄弟之以往，捉拿来朝者，愿遭天地谴责，夺其寿算；若刘氏兄弟诳我，回归明帝，抑怀有二心，觅求中立，愿天地谴责刘氏兄弟，夺其寿算。我双方果能践盟，忠以相处，天地佑之，俾克永寿。”

十五日，来使刘兴沛及二千总还。赠五哥虎尔哈貂皮端罩一，虎尔哈貂皮十，大

哥、三哥、四哥、豪山等各诸申貂皮端罩一。赐来使刘兴沛绘鞍辔马一，诸申貂皮端罩一，千总二员各狐皮端罩一，跟役四人各银三两。八家各留宿一日，每宿设五桌席，杀一羊，上等黄酒一瓶，送至下榻处。每宴均遣巴克什等作陪。归时送至河岸，杀一羊，酒一瓶，并有瓜类。巴克什等前往饯行。出境后，由乌沙兰备御、达音珠等四人送至甜水部。并令途中每日早晚供应一羊，十只鸡，一瓶烧酒。并赐伊等羊一只携往。

第三十二册　天聪四年八月至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八月初一日，五哥由皮岛遣一人偕同我使者齐变龙至。五哥兄弟之誓文，载于汉籍。赠我使者缎十、缎衣一袭，袜、鞋、扇七，禀报于汗，命悉赐使者。

初八日，赏五哥所遣之人银十两，杀一羊，治一桌席，宴之。遣李栖凤、齐变龙两生员，与之同往。传谕送之出边之人曰："途中杀猪及鸡，供彼食之，将所杀数目开列清单带回。"

"曾立禁约，凡各国使者、商人、人民之诸物，勿得侵害，各备干粮而行。倘有侵害百姓者，予以治罪。其因大事奉命往来之人，食用民粮，则动拨汗库财帛偿还，此乃爱民之道也。"

"金国汗致书刘府兄弟：所云令尔等兄弟来一人者，意非来后羁留不遣。莫道一人，即便尔等尽数前来，尔等自身于我有何益哉。昔尔等不在我处乎。尔等若能杀明帝官员，率诸岛人来，与我同谋，则我可得一国之助也。我等不求国之相助，徒留尔数人何为。我之意，面见尔之一人，盟誓天地，倾吐衷曲，故请前来也。因尔等各掌一地，不便前来，故当前去之人面发誓遣回。尔等不便前来，亦属实情。既然诚心实意，又何必来耶。在人前所吐之誓言，尚不可渝也，我等已盟诸天地，焉有渝变之理耶。心若有变，天必鉴之。今我两国业已结同盟，遣使往来，不可断绝。"

二十三日，遣往皮岛之李栖凤、齐变龙及刘五哥所派之李天龙、昌秀至。

九月初二日，皮岛刘五哥所派之李天龙、昌秀回。我使者李栖凤、齐变龙与之同往，并将五哥之妻送回皮岛。致书云："金国汗致书刘府兄弟：今冬，尔等且准备，我等亦准备，俟来年商议行事。再者，我等已盟誓天地，和睦相处，不可容留逃人。今亦无逃者，即云无有，亦难免一二逃者。盟誓之日前，凡逃入彼处者，皆可容留。盟誓之日后，我人逃往尔处者，尔等送回；尔人逃至我处者，我等送回。再者，既已议和相好，且将尔妻遣还。恐以为将其随意安置，自尔等前去之日起，即与尔母安置

于清静地方。尔书中云，事成之后，不言天无二日，则幸甚也等语。尔等诚能助我成就大业，我仍云天有二日，岂不背弃盟约乎。对天盟誓，岂可渝也。切勿疑虑，唯望共勉。”以二使归还礼，引见于汗，带至文馆，杀一羊，治席二桌，宴之。以送行五哥之妻礼，杀一羊，治席五桌。将去往囚禁彼之屋之使带至其岳母及小叔处，宴之。陪送五哥之妻物品数目：妇人一、银花雕鞍大走马一、素鞍骡二、吊牙爪蟒缎面诸申貂皮褂一及上等缎衣两袭、闪缎被、花锦缎褥、枕头一、红毡一、金簪二、珍珠包头一、翡翠翎簪九、蓝缎伞一、纸伞一、防雨毛青布褂一、银碗一、大盘一、小碗一、匙一、毡顶毛青布围帐房一。赠来使李天龙银十两，昌秀银四两。以送行礼，于浑河岸，杀一羊，宴之。遣达海、库尔禅、索尼送之去。萨木什喀、何洛惠、达济哈率每旗护军三人，各携跟役二人送至海岸。

十九日，萨木什喀、何洛惠、达济哈送刘五哥之妻还。彼之使者未至，据彼等报称：“刘五哥来迎。彼乘船近岸，给我等一船，我等上船，互相跪叩，握手相见。见毕，五哥携其妻而去。时彼杀牛二、猪四相赠，以资食用。”赠往送之三大臣缎、绸各十二。随行军士及跟役等各给毛青布五。将赠给三大臣之缎，分为三，其一归公，其二归已。赠给属下人之毛青布，均未收取。

二十二日，遣往刘五哥处之李栖凤、齐变龙还。彼等携来五哥复书，载入汉文档册内。彼等赠给此等银各三十两、洋缎各二、绸子各二，均未收取，悉赐前去之人。

十月，刘五遣官熊梦礼一员及庶人二名自南海岛前来，于二十二日至。彼等携至蟒缎四及凤凰花缎四、八宝[①]花缎四、花青缎四、云花缎四、彭缎四、洋缎四、绸子十、褐子四、青素缎二、蟒缎衣二、白褐子衣一、赤金十两、素金十两、水银十斤、硼砂二斤。

二十八日，赐前来之官员熊梦礼狐皮端罩一，随从之二人各赐银十两。以送行礼，召彼等入文馆，杀一羊，治席五桌，由爱塔之弟六哥携往诸子为之饯行。遣我巴克什巴吞、生员李栖凤及其跟役李外郎随同前往。命叶臣牛录下格木布禄、罗和牛录下噶布拉二人送之去。谕此二人曰：“每宿杀羊而食，至甜水站后，送与彼等一只羊。”谕毕遣之。致书云：“金国汗致书刘府兄弟。荷蒙上天垂佑，使我两国和好。愿仰副天意，遵誓相好。唯我所忧虑者，恐尔无知而中人奸计，致使敦睦之道半途而废，岂不可惜哉。近期，我等秣马厉兵以待，并无消息。尔自远方馈送之物，皆已收受，今回赠些许薄物，聊表微意耳，请收纳之。八月间，我出兵锦州，捉生问之，告称五哥杀

签注：① 谨思，此 baboo 一词，盖八宝花缎也。

岛上官员而叛，上命黄户部率兵二千，以诱捕五哥等语。尚不知其虚实，即以我所闻消息，遣人告尔知之。尔方有三人来我处采参，因其迷路，为我所得，因系盟誓后来此，业已送回。我方有在盟誓后逃往者，当亦令查出送还。尔等之人妄自采参，若遇我方猎人，互相杀戮，恐有碍和好，岂不可惜哉。尔等若需人参，由我等采挖，与尔等贸易，既不生乱，又于彼此皆有益。其熟筹之，尔等当禁止采参。再我两家既已和好，彼此通商何如。若不宜公开贸易，则不使众人知晓，暗中贸易亦可。如无蟒缎、缎、金、银，可用牛角、茶等零碎之物于彼处交换。兹送去黑貂皮十、诸申貂皮八十、玄狐皮一、白兔皮十一张。"

十二月初十日，前往皮岛刘五哥处之使者巴吞巴克什归来，携回赠送汗之茶一百斤、粉五斤、针五千、毛牛角二百对、耳坠、生丝、线二百六十盒、石青十两，赠送巴吞巴克什之银三十两及缎四、貉皮袄一、弓一、烟五十刀，赠送吴游击之缎一，送给李栖凤之银十两、缎二、弓二、插有九箭之撒袋一、烟三十刀，送给李正茂之银十两、缎二，送给吴成功游击祖母之淡蓝纺丝一，送给六哥之青地剪绢一、蓝绸一，送给五十一之白缎一，送给五十一弟之淡蓝绸子一及其女之红绫一、淡蓝缎一、蓝缎一、元青彭缎一。五哥遣其家一汉人为使与巴吞巴克什同至。

五哥交我使者赍书云："友邦大臣刘兴治等受汗厚恩，愧无报答，曾进微物，聊表心意。又蒙回送贵重之物，臣心甚为不安，跪叩受之。臣遵汗言，修治军械，听候指示，敢有二心，天即鉴之。明官贪暴，臣一怒之下杀之，以除天下祸首[①]。明廷遣官诱捕，臣已明知。今阅来函，汗恤爱之至。否则，焉有如斯之意耶。至于采参之人，非我食饷之兵。尔等捕获迷路之人，复遣之返，出乎我之意料[②]。上若兴义，下必效法。开市之举，臣愿遵旨，唯结盟消息传出，商人若不至，即有其参，亦用于何处耶。不如与朝鲜贸易，于三国皆有裨益。臣之所思，每每愚昧，但请思之。汗若信我，请寄一语耳。"

"闻得我五哥之子、母、弟及董纳密被拦截，来使之妻被囚等语，我之信念，已誓告于天地。我未养老母，弃之而走，汗不念我等之旧恶，善加养赡，我等皆闻之。今汗若眷爱，则请于汗家附近赐我老母及弟弟房舍一间，令人陪住。唯请汗裁之。"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šeri uju，即祸首，亦系为首讹诈之意。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rehei tulergi，即与期望之外同。

第三十三册 天聪四年颁满汉官员敕并致蒙古台吉文

加圈点老档。

庚午年正月颁赐敕书、札付档。

天聪四年正月三十日，汗曰："贾维钺，尔原系明革职郎中。克遵化后，令尔仍为郎中，以备补缺。今遵化出都堂缺，令尔仍以郎中管都堂事。务以勤忠从事，无论何事，须与我驻遵化之官共同办理。招集余民，令其安心农耕，保护地方，坚固城池。尔所属地方之官员等，仍由尔管辖。恪尽职守[①]，勿负我之委任。"

二月初三日，汗曰："蔡通，原系明洪山口千总。我军克洪山口后，因洪山口参将出缺，我擢尔为守备，命代管参将事。我前往北京之后，各处降民皆叛，时尔亦叛。我返回时，率先来归。当三屯营总兵官遣人至时，尔不纳令之还。又与西兰图出兵攻潘家口。尔坚心归顺，我之而擢为参将。尔当爱恤军民，勤事稼穑，谨慎勿怠。"

汗曰："金有光，原系明潘家口守备。我军伐明入边后，尔应时归顺，我甚嘉许，升尔为游击。我前往北京后，各处降民皆叛，时尔亦叛逃，我复遣人往，尔师即来降，仍为游击。"

汗曰："魏戴礼，原系明潘家口白身。我军入边后，尔三次承遣赍送奏书。我前往北京后，潘家口叛。我师还，遣人招降，尔率先缒城，奏称潘家口降，擢为守备。"

汗曰："蒋进乔，原系明潘家口守备下旗鼓。我军入边后，因尔送潘家口降书有功，授为守备。我前往北京后，潘家口叛。我师还，遣人招降，尔率先缒城，奏闻潘家口降，故仍为守备。"

天聪三年十月，往征明国，至天聪四年二月还宫之时，驻跸滦河三日，甄叙诸官战敌克城之功，分别晋级文书：

杨古利额驸，一等总兵官，又加一备御之缘由：倡先击败北京城北明兵，又率先进击蓟州步兵，是以擢升。

和硕图额驸，原一等总兵官，又加一备御之缘由：偷袭明境时，有明兵乘夜来援，击败之。入边次晨，击溃三队明兵。时所乘之马被创、又击溃遵化马步兵，尽诛之。北京城南之战，盔被击中两处，身受伤一处，进击骁勇，是以擢升。

图尔格依，升三等总兵官为一等总兵官之缘由：偷袭边城时，先于众竖梯克城。

签注：① 谨思，此 tušaha 一词，盖职任之意也。

入边之日，即杀一游击及执纛二人，所乘之马二处被砍。率先进击北京城南明兵，负伤二处。因骁勇善战，是以擢升。

喀克都里，升三等总兵官为二等总兵官之缘由：攻遵化城时，善治梯盾，城遂克之。各处征战，不违方略，是以擢升。

纳穆泰，升三等副将为三等总兵官之缘由：入大安口之夜，马兰营参将之兵来守边门，以骲头箭射退之。一营骑兵由遵化来战，率先攻之。北京城南之役，不违汗所授方略进击。于锦州击溃出城之兵。因尔善战，是以擢升。

达尔汉额驸，升三等副将为三等总兵官之缘由：往征察哈尔时，生擒古穆、楚虎尔父子三塔布囊，俘获甚众。攻昌黎城时，悉置梯盾于城下，攻战有功，是以擢升。

永顺，升三等游击为三等参将之缘由：战北京城南明兵时，未令尔进击，然尔自率兵进击。于昌黎城，悉置梯盾于城下，攻破垛口。率本旗兵进击察哈尔步兵，身被创二处，是以擢升。

阿山，因袭取永平城，以三等副将升为三等总兵官。

叶臣，因袭取永平城，以三等副将升为三等总兵官。

伊勒登，升二等副将为一等副将之缘由：往征察哈尔时，击破营于山巅之兵，夺其牲畜。再戍守辽东时，跟踪寻迹，攻破营于山崖之兵，杀三十人。前往南海，杀七船人，生擒三十人解至。去宫图时，徒步击溃一营败走之兵。汉儿庄之役，率先冲入。入边之日，冲入敌兵，斩其参将，身受刀伤一处、箭伤二处，马亦被射伤。率先冲入袁都堂军，被射伤七处、重伤二处。北京城南之役，杀一官员，生擒把总一员。转战各地，骁勇善战，是以擢升。

布尔吉，升三等参将为三等副将之缘由：多罗特之役，两次冲入敌阵，负伤一处。锦州城之役，负伤三处。北京城南之役，率先冲入敌阵有功，是以擢升。

色勒，升游击为三等副将之缘由：先是转战各地，骁勇善战、今又率先冲入袁都堂军，锁骨被射断。是以擢升。

察哈喇，升三等参将为二等参将之缘由：在遵化诱来攻之兵，以妙略击破之。北京城南之役，先于旗兵冲入敌阵有功。是以擢升。

伊孙，乃获罪革职之员，攻遵化城时，率旗按方略进攻，手伤残废。因从前戮力行间，升为三等游击。

傅尔丹，原系游击，获罪革职。自获罪以来，于朝鲜之安州城，穿绵甲率甲喇进攻。由大凌河追逐敌兵时，率先冲击近百敌兵。往征察哈尔，俘获甚众。攻锦州城，负伤四处。偷袭明境时，敌兵夜攻，徒步迎战。翌晨，率先攻敌骑兵，马被砍一处。

攻遵化时，负伤二处。北京城南之役，率先进击有功。擢为三等游击。

额勒济格，升一等游击为一等参将之缘由：偷袭明境时，手伤一处。击败遵化城东步兵，取回马拉喜牛录下人之尸体。北京城北之役，率先进击，马被伤二处。率先进攻卢沟桥守军。北京城南之战，亦率先进击。战蓟州步兵，阵亡。是以擢升。

哈宁阿，升备御为三等游击之缘由：往多罗特时，引所获牛前来，有近百蒙古人来夺牛，与之交战，马被射伤一处。往毁锦州城时，率先迎击塔山敌兵近五十人。至通州之日，击溃守桥兵，截获车载银一万三千两。率先进击袁都堂军时，手被砍一处、箭伤一处、盔伤四处、甲袖刀伤二处、马被砍二处。攻宁远所出援兵，盔被砍二处，甲袖被砍三处，马被刺二处，箭伤一处。因其戮力行间，是以擢升。

鄂罗色臣，升备御为一等游击之缘由：率护军击败汉儿庄两队步兵。出征察哈尔，俘获甚多。战袁都堂军时，按方略进击，手伤一处，马伤一处。率先进击蓟州步兵，是以擢升。

乌依齐，升备御为三等游击之缘由：出兵瓦尔喀，解至俘杀我人而遁之男丁六十人，获被劫之马十三及甲五来献，身伤一处。杜棱额驸下蒙古人十户遁逃，追及，尽诛之，身伤一处，马伤三处。往宫图，伤一处。驻遵化时，明兵来战，败其哨卒三次、大营一次，获马百匹。敌兵复来战，又倡先进击，身伤二处。因其善战，是以擢升。

图鲁什，升游击为二等参将之缘由：往旅顺口，败哨卒六次，获二人。第二次败哨卒三次，获一人。往席尔噶岛，杀百人，获千总一员。往十三山，败哨卒一次，获一人。再往，败哨卒二次，获马十二，俘一人。袭取大安口城，头被石击。与护军同攻袁都堂军，镶黄旗护军二人阵亡，携其尸归。自良乡三次来北京侦探，杀三十五人，生擒三人，获马二十。率先进击北京城南明军。于八旗卡伦遇敌兵，杀百人，获马七十八。独自生擒爱塔卡伦头目来献，继获爱塔杀之。往山海关杀十五人，生擒二人，获马十四来献。往塔山探察军情，杀十二人，获马十二，俘蒙古一人来献。袭击北京城门外驻兵，杀二十人，获马三十八来献。因其于哨所行走骁勇，是以擢升。

劳萨，升三等参将为二等参将之缘由：察哈尔之战，率先进击，杀二人，马被射伤，俘获甚众。引军还时，率先进击蒙古山寨，盔中箭一处，马亦中箭一处。由春蒐处遣往捉生，俘获四人，释三人还，携一人至。往黄河套捉生，杀二人，俘虏六人解至。往击十三山哨卒，杀二人，获马二。袭取大安口城。麻总兵官之子率二人自蓟州来探，尽杀之，褫其貉皮袄、雕腰带、弓、撒袋来献。向北京进兵时，在三河杀三人，并获马三。至通州之日，追击哨卒，杀六人。时有三十人携一纛自通州遁走，追之，连执纛人在内共杀四人，获马四。自良乡往北京城侦探，杀十人，俘六人，获马九解

至。再次杀四人，俘六人，获马八解至。席喇纳、劳萨进击卢沟桥守兵，尽杀其骑兵，获马一百七十六。在北京城北立营时，击溃出城兵近二百人，杀五十人，获马四十六。至永平出哨时，杀五十人，获马四十匹，招降蒙古二十解至。又在三河驿会战，杀十五人，获马二十。向山海关行进，杀十五人，俘二人，获马十四。

升巩阿岱阿哥为备御之缘由：率先进击宁远兵及大凌河兵。又率先进击明京城北军。率先进击蓟州步兵时，负伤，其马被伤致毙。是以擢升。

升谭泰为备御之缘由：出征额赫库伦时，独自率军克寨击杀。进击瓦尔喀什兵，膝盖骨槌伤一处，手槌伤一处，马被刺致毙。于抚顺败敌时，负伤二处，马头刀伤三处、箭伤一处。尚间崖之役，先于正蓝旗贝勒冲杀蒙古人两名，箭伤一处，马刀伤一处。于叶赫负伤十二处。出兵察哈尔，俘获甚众，克三处山寨。至镇江，杀人，夺渡口。先至永平，率先击败山寨敌兵有功。是以擢升。

乌赖，升备御为三等游击。进击袁都堂军负伤，率纛进击蓟州步兵有功，是以擢升。

斋萨，升备御为三等游击之缘由：与卢沟桥明兵交战，固山额真知之。率先进击北京城南明军，身伤一处，马伤二处。闻爱塔出城逃走，斋萨未同出征贝勒商议，即去追赶，明知稍有差池便蹈死罪[1]，亦在所不顾，竭力勉为。是以擢升。

巴都里，升半个备御为全备御之缘由：其有一叔父，于清河穿绵甲进击，阵亡。往宫图时，追赶夺诸申马遁逃之人，负一伤，赏一牛。尚间崖之役，盔、甲袖被砍，嘉之，赐一马。率护军纛进击爱塔之军，击溃之。捕获六哥，获其兄弟所乘二马来献。在沈阳负一伤，赐一马。又在宁远负一伤，赐二等赏。在抚顺负一伤，赏一牛。在锦州负伤，赐二等赏。往抚宁县，遇放哨蒙古十人，杀八人，负伤一处。战瓦尔喀什兵，因旗之大贝勒赞赏，赐三人。在奉集堡偕同贝勒击敌，贝勒仆地，扶之，赐一马一牛。因其戮力行间，是以擢升。

锡勒都，升半个备御为全备御之缘由：在昌黎时，率甲喇攻战，负伤三处。在蓟州率先出击，杀蒙古二人，负伤一处。在锦州率甲喇攻战，负伤一处。偷袭边城，取之。率先冲入北京城南明军。驻守十方寺，苏布齐牛录人杀哈哈纳牛录人后遁去，追及，杀之。往征察哈尔，先至。往征扎鲁特，先至。攻朝鲜安州城时，率先攻入有功，是以擢升。

苏鲁麦、杨古利、尼堪、雅赖、察巴海、布尔吉。塔兰与赖珠虎合，塔兰二分，

签注：① 谨查《清文鉴》一书，tabarambi 一词，与出错同。

赖珠虎一分。彼等向来从征功著，又袭取永平城有功，故而擢升，升苏鲁麦为三等游击，其余六人皆为备御。

拉泰原无职，因于蓟州之役阵亡，以其子额色图为备御。

阿赖原有职，获罪革之。因于蓟州之役阵亡，以其子苏兰为备御。

蒙古人桑石原无职，因戮力行间，又与蓟州步兵交战，手伤致残，授为备御。

天聪四年，同阿鲁部蒙古发誓书及致蒙古之书。

"天聪四年三月二十日，金国汗、三大贝勒、八旗台吉等与阿鲁四部落贝勒济农、孙杜棱、达赖、楚虎尔及大小贝勒结盟修好，誓告天地。今既结盟修好，若金国先渝盟，与察哈尔结好，中其奸计，贪其财物，背弃阿鲁，则听天罚我，不克永年。阿鲁部贝勒若先渝盟，与察哈尔结好，贪其财物，中其奸计，背弃我等，亦听天罚阿鲁四部落贝勒，夺其寿算，不克永年。我两国同践盟约，笃忠和好，则蒙天佑，岁寿永长，子孙世享太平。"

致奈曼部洪巴图鲁书。"[1]汗谕曰：卫征巴图鲁下嘎尔玛图，曾命每旗拨给五户，时尔等皆应允，今宜照所言给之。尔等部族人在也，我能夺之乎。"天聪四年四月初二日。

初四日，致蒙古达尔汉巴图鲁书云："[2]汗谕达尔汉巴图鲁。闻准噶尔众台吉人额尔格勒地方行猎云云。若蒙天佑，明国为我所得，或与之和。其后狩猎，能有误乎。今值征敌，其劳马力之人岂能坐不从征耶。巴林行围罪，正于我处审议之。"

签注：① 此段旧档原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② 此段亦照蒙古字译为清字。

第六函　太宗皇帝天聪五年正月至八月

第三十四册　天聪五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天聪五年正月初一日，以土谢图汗衣敝，乃赐貂镶黄缎貂皮里皮袄。

是日，扎鲁特部内齐、尚嘉布、额依德、根杜尔、桑图、桑古勒、哈巴盖、鄂勒博克、索尼等来朝，各进马一；以来朝礼，以所携之酒进汗先饮。其所进马匹，一匹未纳，尽数却之。

是日，汗召土谢图额驸及格格入内，治席二十桌，宴之。

初二日，嘎尔玛黄台吉使者五人来朝，进马一。

初三日，土谢图额驸、格格延请汗、两大贝勒、台吉等至其下榻处，宰牛三、羊二十，宴之。又以设宴礼，献汗鞍马一、空马一、貂镶皮袄一，大贝勒空马一、貂镶皮袄一，莽古尔泰贝勒空马一、貂镶皮袄一。汗纳鞍马，却其马一及皮袄。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各纳马一，皮袄却之。

天聪五年正月初四日，五哥遣来之使者马云贤还，遣我使者生员齐变龙、魏朝青等人与之同往。彼等所赍书云："金国汗致书刘府兄弟。尔自远方赍送之物，悉已收纳。兹送二马，礼物虽少，聊表心意，当收之。再者，令尔禁止尔方人在我处采参，若我猎户遇之，庶民尚不晓我等和好，互相劫掠戕害，则非善也。尔言不可公开贸易，可在朝鲜贸易云云，所言良是。尔需何物，可暗中遣人至我处。我所需之物，亦暗中遣人至尔处。尔曾言及贵母、弟及子等，所言诚是，拟将尔母移至我处，并将诸弟、子等一并带来。"赏马云贤狐皮端罩一、银十两。

初六日，扎鲁特部内齐、巴雅尔图、戴青等及巴林部满珠习礼还。以其还礼，赐内齐及巴雅尔图、戴青、满珠习礼等各虎皮一，其余小台吉等未赐。

是日，土谢图额驸之子巴迪里还，以其还礼，赐缎三、毛青布十、袖盔镌花镀金之明甲一、雕鞍辔、雕撒袋一。

初七日，图梅贝勒还。以其还礼，赐貂镶皮袄一、无袖开衩蟒缎长褂一、雕花腰

带一、雕鞍辔一、袖盔镀金之明甲一、镶金佛头貂帽一、银酒海一。送至五里外，宰牛二、羊四，煮二十只狍子肉，宴之。

初八日，喀喇沁部沙木巴塔布囊、西兰图等来朝汗。沙木巴献马一、五只之羊肉，西兰图献马一、鹰一、虎皮一。汗纳羊及鹰，余未纳却之。

十一日，喀喇沁部侍卫贝勒庚格勒、色棱、色讷克、乌勒哲依图四人来朝，庆贺元旦。侍卫贝勒庚格勒献驼一、马一；色棱献马一、鹰一；色讷克献马一；乌勒哲依图献马一。未纳，悉却之。

[①]十三日，致阿鲁部四贝勒书云："天聪汗谕四子部落。据闻，为道法一统而来，竟行盗贼之事，驱赶牧群而去。若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科尔沁合谋，赶走尔等牧群，尔等之牧群尚可余乎。不弃原有邪恶之念，我行我素，乃尔之不幸。"

是日，喀喇沁部沙木巴塔布囊、西兰图、王喇嘛还。以其还礼，赐沙木巴塔布囊腰刀一及粮十石，赐西兰图撒袋一、粮十石，赐王喇嘛明甲胄。

十六日，科尔沁部达尔汉巴图鲁还。以其还礼，汗赐貂皮端罩一、蟒缎一、缎三、毛青布十、红毡一、袖盔镌花镀金之明甲一、插箭镀金雕撒袋一、镀金雕鞍辔一、茶十包、烟十刀。

是日，阿鲁部鄂木布台吉、阿喇诺木齐来朝庆贺元旦。以来朝礼，宰牛三、羊六进宴。是宴也，汗升其门楼，召众台吉及土谢图额驸至，宴之。宴中所献牲畜数目：鄂木布台吉献马十三、驼一，阿喇诺木齐献马二、驼二。汗纳阿喇诺木齐二马、二驼，鄂木布台吉五马。剩余八马一驼，不纳，却之。

是日，科尔沁部哈坦巴图鲁欲来朝庆贺元旦，因二兄已去，部中无主，故未前来，遣其子拜萨噶勒来拜见汗，进马二，尽纳之。

十七日，扎赉特部色本墨尔根台吉来朝庆贺元旦，进马四、驼一，纳其二马，却二马一驼。

二十三日，喀喇沁部多诺依衮济、博济巴克什及阿索特部阿济鼐使者共七人至。伊等告曰："明国使者曾来侦探，为阿济鼐捕获，欲解之来，多诺依衮济不从。遣三百人一同前往贸易，乃尽为明人所杀，仅有六人逃回。故而不得安居，前来投汗，已至纳里特河。"

二十四日，喀喇沁鄂木布台吉来朝庆贺元旦，进一马。

二十五日，以土谢图额驸及格格来朝礼，汗、莽古尔泰贝勒、诸台吉大臣等集于

签注：① 此段旧档原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文馆赏赐。所赐物品数目：蟒缎、倭缎十，大缎十，小缎八十，毛青布五百，红毡十，百两银盆一，百两银釜一，六十两酒海一，六十两茶桶一，金杯一对，银杯二，银壶一，银人杯一，玉杯二，金十两，珍珠十两，虎豹皮十，海獭、水獭皮二十，装杂物皮箱二，装金绵线皮箱二，烟一百刀，茶一百包，琥珀素珠一，栴檀素珠一，砗磲石[1]素珠一，琥珀匣子一，白琥珀一，珊瑚一，方水晶三，圆水晶一，金耳挖一，银匠二对。赐陪送格格之六女缎七、毛青布五十，命格格酌情分发。

二十六日，汗室赏赐土谢图额驸及格格物品：赐额驸貂镶貂皮里倭缎皮袄一，钉金佛貂帽一，猞猁狲皮端罩一，豹皮端罩一，衬衣一，锏赤金腰带一，插有弓箭之锏赤金撒袋一，靴袜一双，雕鞍二，袖盔镌花之明甲三、补子甲七，合计甲十，镀金酒海一，镀金大瓶一，镀金壶一，蟒缎、倭缎、大缎十五、小缎十五，合计缎三十，毛青布一百，茶五十包，烟五十刀，红毡二，柜四。赐格格钉金花云珠长褂、朝服披领一对，缝长褂朝服披领一对，后钉上等金云卷及金佛全貂帽一，黑貂皮端罩一，衬衣一，靴两双，金大荷包一，嵌东珠玛瑙项圈一，金耳坠二对，嵌琥珀青金石珠一，钉珠捻子[2]一对。格格及额驸来时所进牲畜，却其半。汗、福晋所纳物品：汗纳马七、皮袄一、帽一及貂皮端罩一，两福晋各纳羊五十、牛五、次貂皮端罩一。

二十九日，遣往皮岛之生员齐变龙还。五哥之使者汉人名萧定策者无所带，空手而来。汗送五哥二马，未受，复又携归。使者还时，给齐变龙绸四、绿斜皮三、水银二斤、烟五十把、白糖十斤、姜一斤，给随行厮卒魏朝青银十两、毛青布十、针二包、烟五十把、白糖五斤。

三十日，以送土谢图额驸及格格礼，汗召之入内，宰牛一、羊二，治席二十桌，宴之。汗以送行礼，赐格格貂镶皮袄一，蟒缎长褂一，嵌琥珀珊瑚素珠一，大琥珀一，各色妆缎、金丝绒片一皮箱，三层[3]雕鞍马一。赐额驸镶边黄缎皮袄一，锏金辔、鞧常素鞍马一。赐毕，汗欲远送，因闻有出痘消息，不宜远送，率诸福晋送至院门。送别之时，格格落泪。汗遣库尔禅巴克什劝曰："莫哭，归宁不宜哭。若宜哭，父我不哭乎。"格格止泪启行，命熟识之台吉大臣等送至十里外，宰牛二、羊七，宴之。复由阿巴泰贝勒、阿济格阿哥、达尔汉额驸、和硕图额驸及色勒阿哥、喀克都里等送之出边，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kaikamsi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② 谨查《无圈点字十二字头》及《旧清语》，均无 siberhen 一词，《清文鉴》虽有 siberhen，然义不合，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③ 谨查《旧清语》一书，ilarsu，即与三层同。

宰牛二、羊五，宴之。送一牛、四羊以备境外食用。此档内未载入八旗诸贝勒所送物品。希福巴克什送格格去。

第三十五册　天聪五年二月至三月

加圈点老档。

二月初一日，南方刘五哥之五人徒步携货物至，所携货物之数：毛青蓝布一百一十八，值银七十一两；水银十四斤半，值银四十三两五钱；焆药二斤半，值银七两五钱；胭脂、梳子、篦子，值银三两；针四万八千，值银十两；又彭缎一、纱一，值银五两；朱砂一斤，值银二两；烟一百八十把，值银四两。共付银一百四十六两。

初二日，召南方五哥所遣之人刘廷策入宫谒见汗。见毕，汗问之曰："尔处人皆安否。"刘廷策答称："皆安好。"于是，带至文馆，宰羊一，治席二桌，宴之。

初二日，喀喇沁部多诺依衮济、博济巴克什、阿苏特部阿济鼐使者等七人还。

初三日，五哥遣来之商贾五人还，正蓝旗郎格率四人送之出境。

初五日，金国汗致书刘府兄弟曰："观尔来书，疑我将往征海岛。我可欺尔，天可欺乎。前我亲率诸贝勒盟诸天地，乃我之上有谁主使盟誓乎，抑畏尔岛上兵威而盟誓乎。尔杀明官，遣人欲与我和，我即深信之，盖天令我等和好也。时我欣慰于我侵一地即如尔侵一地，我得一地亦如尔得一地，故而盟诸天地，信守誓言至今，未有令尔等怀疑之处。倘若我与尔等和好，又与明来往不断，疑之亦可。今尔等谓我无信，令我费解。我诚欲攻取岛屿，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屿，不能得乎，岛上有城池耶。我意，若得其广袤疆土，岛将何往也，故放弃之。彼时未征伐，今若诱尔等盟誓天地，征伐和好之人，岂不畏天地乎。以我思之，尔出此言，并非疑我，是尔心存恶念，有意构怨耳。我对尔非无大恩之人，尔勿欺我。自古以来，未有以负恩而得利者。但恐尔听信他人之谗言也。谁愿我两家和好耶，勿得听信他人谗言。尔等在此处时，有人常讦尔等与明合谋。我思，尔等实因生计甚苦而去。但念既已恤养，不忍诛戮，待尔仁至义尽。尔若念此恤养之情，欲留则留，去则只身去耳，能携我国人而去乎。故加恤养，致尔等得以出走也。尔等以为我愚昧无知，致使尔等出走乎。今尔等已占据其岛，因顾情面，收尔老母、妻子养之。当尔等出走时，何曾留谁情面，妄加杀戮也。仍念既已恤养，不忍加诛，济以粮草，加意养之。尔等若背我归明，以善言抚我，则不合义理，若变脸以恶言报我，必遭天谴，亦不合人心。我有所思，直言不讳，尔有何言，亦可直陈。尔若执意结怨，愿听

尔便，我奈之何。如不信我，令我复誓，我将乐从。”

是日，刘五哥所遣刘廷策朝见汗。以来朝礼，赐骡一、银十两。以送别礼，宰羊一，治席二桌，宴之。并遣我承德之生员魏朝青、格色臣与之同往，由正黄旗雅赖率二人送之出境。

十九日，据报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来朝，遂命阿济格台吉、墨尔根戴青、杨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色勒阿哥、伊勒登、叶臣等出迎之。

二十日，喀喇沁部昂坤台吉至。

二十二日，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来朝之日，汗率两大贝勒及众台吉、大臣等迎于十五里外。于下马处，汗、诸贝勒坐于行幄，孔果尔贝勒率其众遥拜，行一叩头礼相见。时汗与诸贝勒跪对受礼，复近前行一叩头礼。抱见时，汗自御座起立，屈膝抱见。次见大贝勒，次见莽古尔泰贝勒，再次众台吉依齿序叩拜抱见。见毕，以所携酒进汗与诸贝勒先饮。以来朝之礼献汗马八、驼一、貂皮端罩一、雕鞍辔马二。汗却其雕鞍辔马二、驼一，纳马六、貂皮端罩一。于迎接处，宰牛三、羊十，宴之。命日给孔果尔贝勒羊一、狍子三、野鸡一、鱼二、茶一包、奶两碗、酥油一小碗、粳米二升、盐一升、木柴一车、炭三十斤。从者一百零四人，供米三斗五升、柴草六十六束、炭三斤、酒四大瓶。

二十四日，汗、诸贝勒升殿，以孔果尔贝勒来朝礼，备陈百戏，以十六只兽肉，宰牛四、羊八，宴之。汗以所服貂镶皮袄赐孔果尔贝勒。

是日，喀喇沁部鄂木布楚虎尔至，遥拜见汗。见毕，命于厅内床下就座。

二十四日，遣往南方刘五哥处之承德生员魏朝青、格色臣至。

二十六日，召孔果尔老人入汗宫，宰牛二、羊四，治席四十桌，宴之。

是日，遣往科尔沁部卫征贝勒处之阿什达尔汉、达雅齐还。喀尔喀、扎鲁特部诸贝勒渝盟叛变，我军遂往征，携之以还。其遗留巴噶达尔汉诸子拜珲岱台吉、拉布泰台吉等，乃尔卫征贝勒之亲戚，若往投尔处，尔不宜收容。喀尔喀诸贝勒部众皆属我有，故我遣人往取其遗民。卫征贝勒以汗言为是，遂将拜珲岱、拉布泰及隶民百户尽数给还。

二十九日，喀喇沁部昂坤台吉还，赐昂坤台吉毛青布八、缎一。

三月初一日，以来朝礼赐喀喇沁部鄂木布楚虎尔驮明叶甲胄雕鞍马一，又马一、骡一。

初二日，喀喇沁部鄂木布楚虎尔还。

初三日，阿鲁部萨尼诺木齐至，献汗马四及驼一，不纳，尽却之。日给彼半只狍

子肉、米二升、盐一升。所乘之马，日给草十束、粮一金斗。

初五日，喀喇沁部乌塔齐塔布囊率其从者向广宁北锡拉原野狩猎，在撒围处约有三百明兵来攻，以矢急射之，明兵败走，得马三十，择其优者献汗马一、盔一。

是日，汗召孔果尔老人入宫小宴，汗赐以所服黄面水獭皮缘边皮袄及貂帽。

初七日，遣伊拜往土谢图汗处，艾松古往孔果尔老人、乌克善处，阿赖往孙杜棱处，昂阿往达赖楚虎尔处，额勒毕赫往四子部落[1]。

初八日，赐喀喇沁部拉希喜布、毕喇希、岱达尔汉三贝勒各倭缎二，蟒缎二，小缎十，毛青布二百，甲一，雕鞍一，插有弓箭之撒袋一，貂镶皮袄一，貂皮端罩一，猞猁皮端罩一，貉皮端罩一，靴、袜、腰带、暖帽各一，卧柜八，竖柜四。（原注：照明安贝勒例，赐彼等银二百两，计格格等之首饰银在内。）

赐索诺木台吉甲一、雕鞍一、插有弓箭之撒袋一、貂镶皮袄一、暖帽、腰带、猞猁皮端罩、貂皮端罩、银一百五十两、缎十一、毛青布一百五十、竖柜二、卧柜六。

是日，喀喇沁部乌塔齐塔布囊之使者还。汗赐此二人银七两、米二金斗。

是日，萨尼诺木齐还。

是日，喀喇沁部之阿巴海来叩见汗。

初十日，喀喇沁毕喇希台吉娶岳托台吉女，乃以订婚礼，宰牛二、马一、羊六，设宴款待汗及诸贝勒。以娶妻礼，献马八、驮甲胄马一、驼一，不纳，悉却之。

十一日，汗召孔果尔老人入宫，宰羊二，治席十桌，宴之。

是日，土默特部庚格勒侍卫、鄂雅特来叩见汗。进汗金三两、玉镜一。

是日，喀喇沁部马济塔布囊来叩见汗，进汗马一、犬一，不纳，悉却之。

第三十六册　天聪五年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三日，以送行孔果尔老人礼，汗召入宫内，杀一牛、四羊，备六只狍子肉，治席三十桌，宴之。

十五日，科尔沁部孔果尔老人还。汗及诸贝勒送至十里外。于蒲河岗杀牛二、羊七，宴之。赐老人物件之数：带鞴雕鞍一，素雕鞍一，铜金亮袖盔镶黄暗细叶甲一，雕花亮袖盔黄明细叶甲一，插有弓箭铜金撒袋一，铜金腰带一，镀金汤饭罐一，茶筒

签注：① 谨查，蒙古语称四子部为 tūrban kekuket。

一，酒海一，金樽一，镶沿黑貂皮吊面皮袄一，上等貂皮端罩一，貂帽一，镶倭缎之红青缎披领一，长毛倭缎帽一，连袜黄靴一双，蟒缎、倭缎、大缎十，小缎十，毛青布一百，红毡五，豹皮二，皂雕箭翎一。

二十二日，赐正黄旗绰斯喜、塔尔尼及正白旗古鲁斯喜布三台吉各缎八、毛青布四十。

镶黄旗博洛台吉、奇塔特台吉、根都斯喜布台吉、桑古尔寨塔布囊，正黄旗鄂木布，正红旗克喜克特恩属下托洛拜呼之子托尔金塔布囊，喀喇沁部诺门推翁之子骚桑格依翁，正蓝旗阿苏特台吉弟拉马斯喜台吉、小喀喇沁部诺尔布台吉兄之子托尔金台吉、喀喇沁部额驸弟衮济台吉、小喀喇沁部多诺依台吉之子诺尔布台吉、小喀喇沁部索诺木托尔金台吉、巴特玛塔布囊，镶蓝旗霍吉格尔塔布囊兄之子提提翁、霍吉格尔塔布囊、土默特部杜棱汗之子斋桑台吉、喀喇沁部额布根台吉之子维哲特台吉、土默特部斋桑台吉之子诺尔布台吉，镶白旗拜珲岱公塔布囊之子克喜克图塔布囊、塔赖明安属下莽古尔岱霍绍齐之子鄂木布台吉、赖萨戴青之子托尔济莫台吉、阿苏特巴特玛黄台吉之子古木斯喜布台吉，镶红旗喀喇沁部巴特玛台吉兄之子毕喇希台吉、达尔汉贝勒之子色棱台吉及色棱之子扎明台吉、喀喇沁部达尔汉贝勒之子布尔噶图洪巴图鲁、洪巴图鲁之子鄂木布台吉等二十六人，各赏缎六、毛青布三十。

正黄旗索诺木台吉之子鄂木布、鄂木布弟僧格，镶黄旗巴特玛鄂齐尔塔布囊、绰克图台吉，镶红旗土默特部阿巴当台吉之子拉玛斯喜台吉、土默特部鄂克托尔之子鄂木布台吉、塔赖明安部之布尔噶都之子绰莫台吉、喀喇沁部斋赛塔布囊之子鄂木布塔布囊、乌济泰塔布囊之子额布根塔布囊、阿苏特塔拉布尔塔布囊、钟阔尔托依之子布达喜里翁，正红旗塔赖明安部之拜图拉楚虎尔之子阿敏台吉、毕喇希兄噶尔玛台吉之子阿喇布金台吉、阿苏特色棱斋桑之子拉玛希喜台吉、喀喇沁部赖萨塔布囊之子桑阿尔斋塔布囊，正蓝旗喀喇沁部额驸兄之子达希台吉、喀喇沁部诺尔布台吉兄之子奇塔特台吉、喀喇沁部额驸兄之子玛希台吉，镶蓝旗喀喇沁部拜哈勒台吉之子纳木嘎尔扎台吉、莽吉尔贝勒之子鄂特浑台吉，正白旗塔赖明安部之莽古尔岱霍绍齐之子鄂木布、鄂木布弟巴特玛希台吉、南泰兄塔拜之子叶布舒塔布囊、索穆尔塔布囊兄之子拉萨泰翁、南泰兄塔拜、塔拜之子叶布舒、叶布舒之子绰斯喜、南泰弟诺门达里之子坎济斯奇塔布囊、南泰兄达尔泰、达尔泰之子甘珠尔翁、南泰兄达尔泰之子布克喜奇翁，镶白旗阿苏特巴特玛黄台吉之子巴龙台吉、布木巴喇喜卫征之子达里台吉、巴特玛黄台吉之子骚邦台吉、额莫克尔济等三十一人，各赏缎四、毛青布二十。

镶黄旗巴特玛塔布囊之子巴特玛西、土默特部鄂木布塔布囊，正黄旗鄂木布之子

图巴、鄂木布弟绰衣托玛、索诺玛台吉之子巴特玛钟，正红旗喀喇沁部巴雅尔塔布囊之子喀喇奇塔特、塔赖明安部温托里贝勒之子恩肯台吉、恩肯台吉之子喜泰台吉、塔赖明安部车臣贝勒之子喜喇木泰台吉、塔赖明安部伊勒登贝勒之子衮济台吉，镶蓝旗霍济格尔塔布囊弟苏布迪翁、霍济格尔塔布囊兄之子卓特巴翁、霍济格尔塔布囊兄之子多尔济翁、喀喇沁部色棱台吉之子古木斯喜台吉、土默特部斋桑台吉之子古鲁台吉，正蓝旗巴特玛塔布囊之子班济塔尔塔布囊、巴特玛塔布囊兄之子塔木泰塔布囊、喀喇沁部额驸兄之子桑阿尔斋台吉、喀喇沁部窦玛景台吉、小喀喇沁部诺尔布台吉兄之子古木布台吉，镶白旗诺米喜里翁，正白旗南泰弟诺云达里之子桑阿扎尔翁、南泰兄塔拜、塔拜之子布彦达里、布彦达里之子骚萨翁、索穆尔塔布囊父博洛依、博洛伊弟拜松果、拜松果之子塔他翁、塔赖明安部之莽古尔岱霍绍齐之子鄂木布、鄂木布弟苏和齐台吉、古鲁斯喜布台吉之子伊任臣、塔赖明安部莽古尔岱霍绍齐之子鄂木布、鄂木布叔父拜达勒、拜达勒之子巴木布喇台吉等二十六人，各赏缎二、毛青布二。

二十六日，以苏布迪杜棱病，遣达雅齐塔布囊、诺木图往视之，还报病重。

是日，出使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处之伊拜还，偕土谢图汗之使臣二人至。

二十七日，遣土谢图汗使臣二人还。是日，苏布迪杜棱之子率布彦喜里属下人，携苏布迪所献五羊之肉、烧酒两壶及苏布迪杜棱兄布彦喜里所献生羊三只前来见汗。以所携酒肉献汗先尝。汗纳布彦喜里羊一，却其羊二。

是日，阿鲁部伊尔扎木台吉来见汗，叩拜毕，抱汗膝见，并以所携酒献汗先饮。

二十八日，喀喇沁部诺钟果塔布囊至。以朝见礼，献驼一、马二、缎二、三牛之肉、烧酒两壶。以所携酒肉献汗先尝。其驼、马、缎匹，未纳，尽却之。

是日，敖汉部班迪、扎鲁特部巴林之色特尔、扎鲁特部内齐贝勒、根杜尔、桑图、达尔汉巴图鲁、额登至。朝见汗时，内齐、班迪、色特尔、达尔汉巴图鲁叩拜毕，抱汗膝见。以朝见礼，班迪携二羊之肉、烧酒两壶，内齐携一羊之肉、烧酒一壶，根杜尔携酒一壶，桑图携烧酒一壶，色特尔携烧酒两壶，达尔汉巴图鲁携二羊之肉、烧酒两壶，额登携一羊之肉、烧酒一壶，献汗先饮。诸贝勒以朝见礼，各进马一二，汗概不纳，尽却之。

是日，阿鲁部僧格霍绍齐、索诺木、鄂木布至。朝见时，汗坐黄幄内。僧格霍绍齐、索诺木、鄂木布率众遥拜一次。僧格、索诺木、鄂木布复近前叩拜一次，抱汗膝见。见两大贝勒时，照见汗礼见之。见众台吉时，依序相继叩见，行抱见礼。见毕退，以所携烧酒献汗先饮。礼毕，命坐于右。复命班迪、内齐、根杜尔、桑图、色特尔、达尔汉巴图鲁、额登等分两翼而坐。宰牛四、羊十六，宴之。僧格霍绍齐献汗驼一、马七、貂皮端罩一，索诺木献驼一、马八，鄂木布献马一。汗纳僧格马一及索诺木马

一，余悉却之。

三十日，赐博德依三晋甲胄一。

初一日，赐阿鲁部索诺木台吉蟒缎无披肩披领一、系腰刀镂花腰带、插有弓矢雕花撒袋，赐伊尔扎木台吉金黄缎袍一。

是日，土谢图额驸、小桑阿尔斋、翁诺依及绰诺惠、巴固勒至。

是日，伊勒都齐台吉携马二、哈坦巴图鲁携马一、乌克善舅舅携马四、满珠习礼额驸携马四、绰尔吉勒台吉携马二、扎鲁特部济尔哈朗台吉携马二、章金携马二、扎鲁特部额森特依台吉携马二来朝。见汗时，遥拜一次，复近前叩拜一次，第三次入帐房叩拜毕，抱汗膝见。以来朝礼，宰羊三宴之。汗纳乌克善舅舅马二、满珠习礼额驸马二、绰尔吉勒台吉马一，余马皆却之。

是日，喀喇沁部衮吉之子达尔玛迪进倭缎四庹、黄缎一、蓝缎一、驼一、马一，恩克色棱台吉进琥珀十二、马一，多诺依衮济色棱塔布囊进青蟒缎一、蓝缎一、钉金佛倭缎帽一、驼一、雕鞍马一、空马一，索诺木塔布囊进琥珀一百一十二、石青素缎袍一、驼一、石鱼鞍马一、空马一，多诺依衮济进红青缎披领一、钉金佛倭缎帽一、黄缎密纳靴一双、驼一、马一，僧格勒塔布囊进马一，绰克图塔布囊进马一，班迪台吉进马一，塔赖明安部之色棱台吉进马一，叶布舒塔布囊进骡一，噶勒图塔布囊进马一，阿喇西台吉进马一。纳其琥珀、蟒缎及缎、披领、袍、帽、靴，却其马、驼、骡。以来朝礼，宰一羊，备一鹿之肉，宴之。

初二日，多尔济塔布囊进倭缎六庹、蓝缎一、马一，阿济鼐进琥珀记念子俱全之菩提素珠、蟒缎一、蓝缎二、马一，纳其素珠、蟒缎及缎，却其马。

是日，土谢图额驸进汗鞍马一、空马四，小桑阿尔斋台吉进马二，翁诺依台吉进马二，绰诺惠台吉进马二，巴固勒台吉进马二。额驸率其从者近百人遥拜；复近前叩拜时，汗及诸贝勒均起立受之；第三次叩拜时，汗亦迎面跪拜，行抱见礼。见两大贝勒，亦照见汗礼见之。又小桑阿尔斋、翁诺依、绰诺惠、巴固勒四台吉依序朝见时，汗及诸贝勒坐而受之，行抱见礼。朝见毕，额驸退，以所携酒献汗及诸贝勒先饮。命额驸坐于大贝勒右侧。以来朝礼，宰牛八、羊二十，宴之。纳额驸鞍马一，余马十二皆却之。是日，达赖楚虎尔至。

第三十七册　天聪五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六日，孙杜棱、达拉海、德呼克依、纳玛西奇、土谢图额驸兄之子拉巴希喜、孔果尔老人之子穆斋、达赖楚虎尔、达赖楚虎尔兄之子达西、海萨台吉、古穆、布木布楚虎尔、古鲁、哈坦巴图鲁等诸蒙古贝勒及我汗、诸贝勒拜天，行三跪九叩礼。于是，汗与贝勒入黄幄落座，孙杜棱、达拉海、纳玛西奇、德呼克依遥拜一次。孙杜棱复近前跪时，汗起立受之。第三次跪时，汗亦迎面跪拜，行抱见礼。又以见汗之礼，拜见两大贝勒。当达拉海、纳玛西奇、德呼克依见时，汗与诸贝勒坐而受之，并行抱见礼。次达赖楚虎尔、达希、海萨台吉、古穆、布木布楚虎尔、古鲁等见汗时，遥拜一次。达赖楚虎尔近前，照孙杜棱之礼拜见。再次，哈坦巴图鲁、拉巴希喜及孔果尔老人之子穆斋三人见时，汗与诸贝勒坐而受并行抱见礼。见毕，孙杜棱以一牛、五羊之肉，达拉海以三羊之肉及酒献汗、诸贝勒先尝。礼毕，命孙杜棱陪坐于汗之左侧，达赖楚虎尔陪坐于大贝勒之右侧，命哈坦巴图鲁陪莽古尔泰贝勒而坐，宰牛八、羊三十，盛筵宴之。孙杜棱进汗驮甲胄鞍马一、空马十七，达拉海进驼一、马八，纳玛西奇进马二，德呼克依进马七，达赖楚虎尔进驼三、马二十，达西进貂皮端罩一、驼一、马七，海萨台吉进马二，布木布楚虎尔进马一，古穆进马一，古鲁进马一，哈坦巴图鲁进鞍辔马一、空马四，拉巴希喜进马三，穆斋进马三。汗纳孙杜棱马六、达赖楚虎尔马七、海萨台吉马二、德呼克依马四、达拉海马二，余悉却之。

是日，汗赐孙杜棱驮甲胄玲珑雕鞍马一，达赖楚虎尔、僧格贝勒各驮甲胄玲珑雕鞍马一匹。

初七日，赛扬墨尔根台吉、博木布伊勒登、东戴青、喀喇车里克部嘎尔玛黄台吉、诸木岱戴青、诸木齐戴青等蒙古诸贝勒遥拜一次，复近前叩拜一次，第三次近前叩拜毕，抱汗膝见。拜见两大贝勒，亦照见汗礼见之。见毕退，以所携酒进汗、诸贝勒先饮。饮毕，命坐于右侧行幄内，杀二牛八羊宴之。时集土谢图额驸、孙杜棱、达赖楚虎尔、僧格贝勒及众蒙古台吉等，盟诸天地。其誓书载入蒙文书内。誓前，一雄雉自南而至，飞落于设案行幄前，绕旋趋行，汗射断其项而死。以见汗礼，赛扬台吉进驼一、马四，巴木布楚虎尔进驼一、马四，东戴青进驼一、马七、貂皮端罩一，嘎尔玛黄台吉进驼一、鞍辔马一、空马三，诸木岱戴青进驼一、马二，诸木齐戴青进马五，纳赛扬台吉、巴木布、伊勒登、东戴青等各进马一。纳嘎尔玛黄台吉马四，余马悉却之。

①是日，蒙古嫩科尔沁、阿巴噶科尔沁诸贝勒盟诸天地曰："以天聪汗为首率两大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台吉、土谢图汗、孙杜棱、达赖楚虎尔、僧格霍绍齐，于辛未年四月初七日盟誓立法：除阿鲁部外，凡另行来归之众台吉，不按土谢图汗之例一体视之。其恃强抢夺尔等人畜，必遭天地厌谴并殃及我等。阿鲁部众台吉若渝誓言，擅离我等，放弃驻牧地，远走他处，亦遭天地厌谴并殃及阿鲁部众台吉。若负誓言，我等将以阿鲁部众台吉为敌。谁能践行誓言，则天地眷佑，延年益寿，子孙千世，永享太平。驻牧地西界为噶海萨尔门绰克阿勒坦、冬霍尔、鄂齐勒沁、乌吉叶尔；东界至津河尽头。”

初八日，土谢图额驸杀牛五、羊三十，哈坦巴图鲁杀牛三、羊二十，请汗、两大贝勒及众台吉等至下榻处，宴之。土谢图额驸进素鞍辔马一、空马四，哈坦巴图鲁进玲珑雕鞍錾银镀金辔鞧马一、空马四，纳额驸空马一、哈坦巴图鲁空马二，余马却之。

初九日，召集科尔沁部诸贝勒、阿鲁四子部落及其他蒙古众台吉会盟，杀羊八、牛二。设宴时，喀尔喀部噶勒图台吉、班钦台吉见汗，遥拜，复近前叩拜一次，抱汗膝相见。拜见两大贝勒，亦如见汗礼见之。见毕，命住于左侧远处所设之帐房内。噶勒图台吉、班钦台吉各献汗马二，悉却之。

初十日，汗家宰牛二、羊十，召阿鲁部蒙古诸贝勒，宴之。

十一日，赐蒙古贝勒敕书。

十二日，孙杜棱杀八羊，携至酒二背壶、马一，达赖楚虎尔携至马一，前来为汗饯行，汗悉纳其马。汗赐孙杜棱密缝黄缎袍、金项圈一、金耳坠一对、缎二、蟒缎缘边石青素缎袍一、毛青布一、翠蓝布一、白布五、密纳黄缎靴、黄缎纳花袜、镀金银执壶、镀金银杯一、银碗一，赐索诺木台吉之二使者白布五，赐达赖楚虎尔紫袍一、全套鞍辔鞧鞴、金项圈一、金耳坠一对、缎二、毛青布五、白布五、镀金银执壶一、盛有冰糖之银碗一、白缎袍一，赐哈坦巴图鲁蟒缎无披肩披领一、缎二、毛青布十、白布十、烟二十刀、银罐一，赐楚英斋桑银碗一，赐乌巴西银碗一、镀金银执壶一，赐都喇勒侍卫全套玲珑雕鞍辔鞴、烟叶十刀，赐翁诺依缎无披肩披领一、缎二、毛青布十、银酒海一，赐土谢图额驸马一、蟒缎袍一、弓一、箭十根、锏金铁铿、锏金义子箭一，赐东戴青黄蟒缎无披肩披领一、倭缎帽一、琥珀数珠一、玲珑雕鞍辔、雕花柄腰刀一、镀金盔亮袖黄面钉明细叶甲，赐小桑阿尔斋白蟒缎朝服一。

①是日，以天聪汗为首，土谢图汗、孙杜棱、达赖楚虎尔、僧格霍绍齐及大小诸台吉等，共议约定：“若调人往察哈尔，自十三岁以上七十三岁以下者均可调遣。扎萨克众台吉若调而不往，则罚马百、驼十。除分内之外，诸台吉调而不往，则罚马五十、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驼五。若伐明国，每大旗调为首台吉一人、台吉二人、精兵百人。若调而不往，大旗罚马百、驼十。若三日不到所约之地，则罚马十。若不至约定处所，先行掠夺，则罚马百、驼十。无论在察哈尔、明国或各地，不听调遣，则依法罚之。其十日之路程，十五日始到；十五日之路程，二十日始到等诸罪，可命扎萨克台吉遣使到彼申报。扎萨克台吉若逾二日仍不遣使往，则如数罚扎萨克台吉牲畜。凡不认罚者，其扎萨克诸台吉往返时，可由有罪旗乘驿马径行而来；如若断粮，诸台吉于宿处食羊或牛，亦一体拨给其属下。若宕延众人之使，则罚簪、胄、马匹。众人之使误乘烙印之马，则以他马换取之。若取之不与，由使者之腰刀、弓，二者取其一。见使者即隐其马，则罚其马驹。诸台吉殴击使者，罚九九之数；属下人殴击，则罚三九之数。被耽搁之众之使者，携鞍至其邻，其邻人须送至驿站。有不送者，无论几人，罚其簪、胄、马匹。台吉若杀逃人，罚十户。台吉既杀人，已照旗人罚取马匹，而来告发，则将告发者纳入十户之中。杀人台吉仍行争辩，即问其族人，倘若抗拒，亦按律罚之。若所属下人杀之，则罚肉肴三百。无论何人遇来归逃人，即交所指之主。送交后，其逃人在二人以上十人以下，取其一人，如只一人，则即取之。十物取一，二十物取二，均按数取之。满洲人若往科尔沁阿巴噶地方犯罪，则按科尔沁阿巴噶之法办理。科尔沁阿巴噶人若至满洲地方犯罪，亦按满洲之法办理。若于两国中间犯罪，则按各自法律办理。阿衮之科尔沁、阿巴噶、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土默特诸台吉若有行窃者，罚马百、驼十，属下人行窃，则杀盗窃者，执其妻子与之，不准赎回。按所窃牲畜之多少，派使加倍罚之，其余牲畜，台吉等取之。质审原告、被告两方之主及其兄弟等，事毕翻供，将加倍罚之。诸台吉行窃，审问其伯叔，若无伯叔，审问其堂兄弟。若索取大盗而不与，纵之脱逃，则如数罚窝主马百、驼十。凡有罪台吉，若不听扎萨克台吉之言，则奏闻天聪汗。凡扎萨克台吉毁约，罚马二十、驼二。自身外，其他台吉毁约，则罚马十、驼一。天聪五年四月十二日。”

十二日，赐土谢图额驸所属巴珠泰以都喇勒达尔汉侍卫名号之缘由：因彼善于在汗与贝勒前嬉戏，言谈得体，故赐都喇勒达尔汉侍卫名号。凡前往贝勒家，借口业已闭门不容进，则罚大臣等。

是日，土谢图额驸为汗送行，遥拜两次，告别而去。

①是日，“辛未年四月十一日，土谢图汗、哈坦巴图鲁、乌克善、伊勒都齐、达古尔哈坦巴图鲁、穆斋、喀勒图巴图鲁、班迪伊勒都齐及大小台吉，集于天聪汗前，核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减所定法度：东边之达古尔格勒哲尔库至绰儿满为居住地，乌拉之珠尔齐特霍尔坤以西为居住地，乌拉之珠尔齐特扎沁以东为居住地。大旗筑一大城。有破坏此法者，罚马百、驼十。倘十扎萨克之十台吉见有不服从者，务请汗遣使令其迁移。拟于辛未年十月以前迁移。”

①是日，西界哨卡敖汉部都棱庙之乌兰哈达迤东之二喀儿占、齐嫩河之霍尔呼、绰尔济庙之阿布吉南、密喇图高林高勒、陶林高勒等，由旗遣五十人，备一月干粮出哨，若不足五十人，则罚其人马一。若不赴所约之地，五日内者，罚牛一；逾五日者，罚马一。

十七日，于辽河岸，汗家杀羊十、牛一，宴满珠习礼额驸、乌克善舅舅。十八日，汗入城。

第三十八册　天聪五年四月至七月

加圈点老档。

②二十日，致喀喇沁部苏布迪杜棱书云：“汗谕苏布迪杜棱。古木德依捕获之三户人，在杜棱地方时未被古木德依驱使。此三户人，非由古木德依携至，系达尔玛迪来时携来，仍给还达尔玛迪。”

二十一日，阿鲁部台巴图鲁贝勒至。

③二十四日，赐台巴图鲁通散一、蟒缎一、毛青布八，赐斋桑扎尔固齐蟒缎一、毛青布八，赐其余四蒙古人彭缎各一、毛青布各六。是日还。

二十五日，汗赐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额驸各蟒缎一、缎五、黄缎无披肩披领一、插有弓箭雕撒袋一、六十两银釜一、毛青布十四、白布六、茶三十、烟四十刀、全袖明甲胄一、密纳靴子一双、雕花腰带一，赐绰尔齐蓝蟒缎无披肩披领、缎二、毛青布八、全袖明甲胄、插有弓箭雕撒袋、系顺刀雕花腰带、雕鞍辔、茶十、烟十刀、密纳靴，赐章金、额森特依、济尔哈朗等三人各无披肩披领一、毛青布八、雕花腰带一、烟十刀、茶十刀。

是日，赐阿鲁部托克托虎贝勒银酒海一、雕鞍辔、雕花腰带、缎二。

是日，扎鲁特部噶尔诺特鄂勒博台吉、布库特鄂勒博台吉，当汗班师时未谒见汗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②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③ 谨查《清文鉴》一书，并无 tongsan 一词，照旧档抄之。

而去，故拟罪，罚驼一、马一。

二十六日，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额驸、绰尔齐、章金、额森特依、济尔哈朗还。是日，以扎鲁特部噶尔诺特鄂勒博台吉、布库特鄂勒博台吉，当汗班师时未谒见汗而去，故拟罪，罚驼一、马一。由索尼、穆成额将所罚之驼赐予贺总兵官、马赐予沈色惠。

二十七日，汗于春蒐所，以送行礼杀牛羊，宴乌克善舅舅及满珠习礼额驸。

二十八日，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额驸将启行，汗以礼召入帐房，杀羊宴之。汗赐[1]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额驸各整副雕鞍一、弓一、雕花腰刀一、垛儿一。

是日，为安设哨探事，遣伊拜、胡希布往敖汉、奈曼、喀尔喀诸贝勒处。喀尔喀五十人驻乌兰哈达，敖汉、奈曼五十人驻鄂尔多依博罗托罗盖。

五月初一日，喀喇沁部苏布迪杜棱之子库鲁西台吉，携蟒缎二、缎二、大琥珀一、烧酒二壶及三羊之肉，来春蒐所朝见汗。

初二日，巴林部满珠习礼进汗牛一、羊八，赐满珠习礼顺刀一、烟十刀，赐送牛羊之人蓝布三、白布二，赐西讷布库毛青布无披肩披领一。

初三日，喀喇沁部苏布迪之子库鲁西还，以其还，赐顺刀一、撒袋、弓套一，并赐苏布迪马一。

初四日，察哈尔之洪巴图鲁进汗牛二、羊二十，赐来朝四人毛青布三、蓝布三、白布二。

是日，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部立法云："逃人无论从何方来，贝勒等若杀之，则罚十户诸申；若系平民杀之，诛其身，夺其妻子、牲畜为俘。凡人举告杀害逃人者，将举告之人断出。贝勒若不遣人出哨，罚牛五；庶人不出哨，各罚牛一。"

是日，喀喇车里克部都斯嘎尔墨尔根台吉，以来朝礼进马二，汗悉纳之。

初七日，命阿什达尔汉舅舅、希福巴克什往科尔沁议和会盟，议罚未出征、未来会盟之诸贝勒。

十二日，喀喇沁部云敦乌巴希来叩见汗，进蟒缎一、倭缎一。所进蟒缎、倭缎，悉数纳之。

是日，敖汉、奈曼部桑坎台吉来叩见汗，进马一，却之。

二十三日，土默特部古英霍绍齐来叩见汗，恭进马三、烧酒二壶，并以所携酒献汗先饮之。其马未纳，却之。汗杀二羊，治席十桌，宴之。

签注：① 谨思，此 fudengge 一词，盖以送行礼给与者之意。

二十六日，孙杜棱蒙古喇嘛来见汗，赐缎一、毛青布十、银茶桶一、腰刀一、烟二十刀。

二十七日，阿鲁部斋桑古英霍绍齐、嘎尔玛伊勒登巴图鲁还，以送行礼，各赐公库彭缎一、毛青布十。

二十九日，阿鲁部诺木齐达尔汉戴青、嘎尔玛黄台吉、戴青，以来朝礼，诺木齐达尔汉戴青献驼一、马四，嘎尔玛黄台吉献驼一、马四，戴青献马一。汗纳嘎尔玛黄台吉马二，诺木齐达尔汉戴青马一，其余六马、二驼却之。以朝见礼，杀五羊，治席二十桌，召入楼上，宴之。

初四日，锡伯部绰托、松塔里来叩见汗，绰托进马一、貂皮二十，松塔里进马一、貂皮十。纳绰托貂皮二十，余未纳，却之。

十一日，赐嘎尔玛黄台吉甲二、雕鞍一、玲珑撒袋一、银茶桶一、酒海一、缎三、毛青布二十、烟二十刀、御用缎无披肩披领一、鞓带一，并召入汗宫，杀二羊，治席十桌，宴之。

十三日，嘎尔玛黄台吉、诺木齐达尔汉戴青还。

是日，往科尔沁贝勒处议罪之阿什达尔汉及希福巴克什至。

二十日，往察哈尔、喀尔喀贝勒处议罪之拜音达里、伊拜至，携回因罪所罚之马四、骡一、牛一、两岁牛一、羊三。命索尼巴克什以四马赐予新官，将一牛、一骡赐予拜音达里、伊拜，将其中三羊及两岁牛折为二羊给事主。

二十五日，阿鲁部孙杜棱之四使者至，进汗马三，尽纳之。

二十六日，希福巴克什、额勒毕赫往土谢图汗处议事。

①初五日，遣额勒毕赫往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处，拜音达里往阿鲁部孙杜棱、达赖楚虎尔四台吉处。致书土谢图汗曰："汗谕土谢图汗：调兵伐明时，曾言每旗出兵百人。现免出百人，各调五十人来，勿劳其余众骟马之力，俟春草返青前调兵往征察哈尔。此言勿告大国知之。会兵之所约于养息牧之都尔鼻地方，务于本月二十七日到。"

汗谕："每旗出台吉一人、兵百人前来，勿劳其余众骟马之力。明年返青前调兵往征察哈尔。此言勿告大国知之。会兵之所约于养息牧之都尔鼻地方，务于本月二十七日到。孙杜棱二旗出台吉二人，达赖旗出台吉一人，四子部落出台吉一人前来。恐劳骟马之力，命各减兵五十人。"

致孙杜棱书曰："汗谕：由孙杜棱二旗征调台吉二人，达赖旗征调台吉一人，四

签注：① 以下七段旧档所写均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子部落征调台吉一人，各调兵百人。会兵之所约于养息牧之都尔鼻地方，务于本月二十七日到。勿劳其余众骟马之力，明年返青前调兵往征察哈尔。此言勿告大国知之。天聪五年七月初五日。”

致达赖楚虎尔四台吉书曰：“汗谕达赖楚虎尔、僧格墨尔根和硕齐。尔等共同商议毕，遣使者往乌拉特部。其来与否，打听翔实后即还。据称乌拉特部庆喀处问毕已回，唯额勒济格寇克特扎赉特恶语相向等语，着速遣使往。”

初九日，致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贝勒书曰：“汗谕巴林部贝勒、敖汉奈曼部贝勒及扎鲁特部贝勒：除看守牲畜之人外，余众悉率之来。至于马匹，由骟马多余之人补足骟马之数。我等果能同仇敌忾，则天必眷佑我等，削弱敌势，究为善事也。以敌人所种田禾，秣我所乘马匹，俾之膘壮，并取其粮而用之。会兵之期，于本月二十七日抵养息牧之都尔鼻地方即可。”

“汗谕鄂木布楚虎尔、阿衮台吉、杜棱之古木斯喜、西兰图侍卫台吉、庚格勒侍卫贝勒及多诺依衮济：马步兵悉率之来。马有余者，补足骟马。我等果能同仇敌忾，则天必眷佑我等，削弱敌势，究为善事也。以敌人所种田禾，秣我所乘马匹，俾之膘壮，并取其粮而用之。会兵之期，于本月二十七日抵养息牧之都尔鼻地方即可。”

“汗谕绰克图泰虎：据云夺取从明国逃至敖汉达喇额克地方逃人之马六匹、绵甲二、弓二等语。既已统为一国，缘何夺之耶。所夺诸物宜全数退还。”

十六日，出使阿鲁部达赖楚虎尔处之西巴泰至。

十七日，出使土默特部之博贝至。

十八日，博博龙、乌巴堂携一男二妇及四马由察哈尔来归。

[①]十九日，有人自察哈尔来归，为往告此讯，遣博贝往土谢图额驸处、西巴泰往孙杜棱处。致土谢图额驸、孙杜棱书曰：“博罗科尔沁台吉一人、坤杜伦楚虎尔下一人及另外三男二妇由察哈尔逃至。闻察哈尔夺明国粮仓，大掠其茶，由呼尔汉一带移向东北等语。据众云，阿鲁部济浓已离开喀尔喀倒戈，欲行堵截等语。又有云，谣传阿鲁部有一伙人欲往掳掠等语。经核实，言孙杜棱、四子部落已取西拉木伦河以北山麓，应调兵往彼处。据闻在格根汗城迤东地方挑选牛羊之农夫，率兵驱赶牧群，匆忙启程迁移等语。今春所分驻牧之地，仍各遣哨探五十人速往。”

二十二日，土谢图额驸之二使者至。

二十三日，孙杜棱之四使者至。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第三十九册　天聪五年七月至八月

加圈点老档。

七月二十七日，发兵征明，辰刻启程。留杜度台吉、萨哈廉台吉、豪格台吉守城。

二十八日，汗集诸武将谕曰："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予我，方得之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拓疆筑城、修治军械，得以完备，能使我等安居乎。念及于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此行既蒙天佑，诸凡俘获之人，倘离散其父子、夫妻，掠取其衣服，其恶尤甚。似此悖乱盗贼，尔等大臣务再三晓谕军士。若止于宣谕时唯唯听命，退至兵营即忘，漠然处之，则军士之胡作非为，致干罪戾，概由此所致也。我等不贪暇逸，常川征讨，或彼被困而来降，或我蒙天佑而取胜，则解甲休兵，必有其时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郊战，每战必胜。既如此，我等何需退缩耶。明国屡屡战败，缘何仍不畏战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然临阵通晓文武之道也。昔金国汗伐宋时，宋将宗泽败金兵十三次。后宋有一将率兵来援，欲战。守城之将曰：当此六月酷暑，挥扇纳凉尚不能堪，岂能环甲而战耶。军士闻之，无心恋战，皆行散去。以一言之失，该城为金所得也。如阿敏贝勒驻守永平时，曾以我军士为弱，曰：此兵岂能杀敌耶。贝勒之言尚如此，士卒之心，孰欲死战。又如顾三泰额驸，非因其临阵怯懦不能管旗而革职也。当攻昌黎县时，本旗一卒阵亡，曾以绳系其足曳之而归。战而用之，死则不加抚恤，孰欲于尔前死战耶。死而吊之，伤则探望调治之，方可为主将统帅也。如是，则士卒不惜性命，愿效死于主帅之前也。我国军士，统而观之，为数众多，然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诚就各其属分别诫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思效死于尔诸将之前耶。"

八月初一日，抵旧辽阳河。宿一日，约各路蒙古兵来会。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及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八路蒙古，马步兵有两万余人。蒙古诸贝勒见汗时，为首诸贝勒遥拜两次，又近前叩拜一次，抱汗膝下相见；诸小台吉及塔布囊行三跪三叩礼。蒙古诸贝勒、台吉共四十余人，以其所携酒肴进汗先尝。杀牛羊，备酒，宴蒙古诸贝勒。

初二日，颁书谕蒙古诸贝勒，汗曰："我等既蒙天眷会合，即为一国一法也。此行既蒙天佑，我兵进入明地，唯戮其抗拒之兵，勿杀闲散之民。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不得取其衣服。有杀闲散之民，夺其衣服者，则夺其所获，给与首告者，

并鞭责二十七。各队主将，各于所属详明晓谕，士卒不得擅离队伍，恣行搜掠。若擅离被屠，则败坏我名誉也。我等今春会盟时曾云：无论何往，悉遵军令而行等语。切勿违令。”于是兵分两路并进。谕德格类台吉、岳托台吉、阿济格台吉曰：“尔等率兵两万，由义州路进发，屯驻锦州与大凌河之间；我等由白土厂路入，顺广宁大道前往，初六日会于大凌河。”谕毕遣之。过初五日夜，于初六日辰刻，两路军俱至。

是日，于大凌河城南擒一汉人，讯之，曰：“修筑大凌河城已有半月。城墙工竣，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员，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是夜，围城而宿。

初七日，汗谕诸贝勒、大臣曰：“我若攻城则士卒受伤，不若环城掘壕筑墙以困之。彼若兵出，我即战之。若有外援至，迎而击之。”等因议定，遂于城之四周尽掘壕沟，长达三十里。城壕之间相距有三里，壕深二庹，宽二庹。壕外砌墙高二庹，带有垛口。墙内十庹外，掘宽一庹，深一庹五寸之壕，覆以黍秸，掩之以土，密布营盘于周围。营外亦掘壕，深五庹，宽五庹。防守既固，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亦不能入。掘壕时，未令科尔沁、阿鲁两部人参与。汗出阅掘壕之地，坐城南山岗，见近百马兵出城，追我樵采之人而来。汗命护军往击之，生擒明都司王延祚。是日，命每牛录遣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哨探。

初八日，阿山生擒明步兵十人、马兵一人解至。明杏山守将遣蒙古一人致书祖总兵官，为我文臣乌讷格所获来献。其书内约祖弃城而来，不来则无粮，以何为食。若能携军而来，即携之来；若不能，尔可孑身潜来等语。

初九日，明兵百余出城。镶白旗布颜图、塔木拜率近侍护军追之，杀三十余人，获马二十四。

初十日，明马步兵约五百人出城。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汉额驸率八十人击败之，斩其五人，追射至城壕而还。是日，岳托贝勒遣范游击招降大凌河城西山岗之台，内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口，获马二、牛二十四、驴二十一，即交范游击养之。莽古尔泰贝勒遣建昌马总兵官达尔古招降城南山岗之台，内有张把总一人、男丁四十九名、妇女四口，即交马总兵官养之。

是日，明人出城刈禾，布颜图率护军四十人追之，斩三十人。正蓝旗护军斩十八人，镶蓝旗护军斩十五人。出哨总兵官阿山于途中设伏，获七人、牛二、骡一、驴一来献。

十一日，系书于矢，射入城内。其书云：“天聪汗谕：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

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遭杀戮，不敢信任。不仅不杀尔蒙古，即我仇敌明人，除杀其拒战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之，岂有灭绝天下人之理耶。因我善养人，故人皆归附耳。我之善养与否，尔等未曾闻之乎。尔疑我言为诈，人可欺，天可欺乎。"

汗曰："麻总兵官、黑总兵官，阵获尔等，加以豢养。每念安得有民社僚属，当令尔等管理，以收恩养之效。"麻总兵官答曰："汗心如天，宥我应杀之身，加以豢养。今蒙汗恩养，退居家中，常思如何报恩。今随汗出征，长驱直入，乃冀成大业。倘蒙天佑，得遂所愿，汗畀我等以僚属，我等自当竭力图报。汗之恩养，果否有效，届时即可知矣。"汗曰："明国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山海关以内，兵之强弱，我所素悉。以我之思，天若以此城畀我，则山海关即可得也；天若不与，则不能得山海关矣。"麻总兵官答曰："此城之兵，犹枪之锋也，锋拙而柄存，有何益哉。"

十二日，汗谕本旗护军纛主帅等曰："杨善及巩阿岱、苏达喇立于壕边，敌若由边败逃而来，即战之；图赖、南楚、哈克萨哈立两黄旗之间，若见明兵来战我樵采之人，尔等即进击之。"当明兵诱战时，图赖违命进击，达尔汉额驸见之亦率兵跟进。见两黄旗跟进，八旗皆相继跟进。两蓝旗兵临城下，下马步战，逼敌兵入壕，立于壕内之兵与城上之兵发炮射矢，两蓝旗兵乃退。是役，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图木布鲁、备御多贝、侍卫郭里殁于阵。因孟坦与侍卫郭里死于城下，其尸未能收回。士卒约十人殁于阵。明兵坠壕死者百余名，获马近三十。是役，墨尔根戴青贝勒率兵进击之。汗曰："图赖尔为明兵所诱，轻举冒进，众军见尔先进，亦各进击。墨尔根戴青若有闪失，必将生剥尔肉而食也。诸贝勒有不率兵进战者乎。我之兵，我岂不能用耶。我非仰赖天恩而妄自逞强也。城中明兵犹穴中之獾，彼能何往。乃欲不令天之所赐、父汗所遗之兵劳苦，巧为用之也。孟坦乃旧臣，死非其所，岂不可惜哉。"又曰："图赖虽受伤，尔诸臣勿得往视。"时杨古利额驸、巩阿岱因图赖被创往视之。汗得知，唾巩阿岱面并责杨古利额驸曰："图赖违我命轻进，为何往视。即便死，岂有往视之理。尔非为首大臣乎。不唯不可往视，正宜往责之也。所行不义，或死或伤，缘何往视之。若为汗及诸贝勒所委之事而死则哭之，伤则往视之，此乃为上恤下之道也。"复遣阿什达尔汉舅舅、锡翰阿哥往责墨尔根戴青属下大臣乌拜、准塔曰："前已有旨，凡攻敌时，诸贝勒勿进击，命诸将率兵进击等语。今贝勒进击，尔等何不阻止，反率兵与之同进。贝勒倘有闪失，必将生剥尔肉而食也。若非出征在外，当即拿问。今将其罪，从缓议之。"谕毕遣之。以红衣炮击城西南隅一台，穿一垛墙，击毙一人。明台兵大

惧，遂降。内有兵二十八人，即交王总兵官养之。遂列车盾于其台下，以红衣炮、大将军炮攻城之南面，击毁其垛墙四、城头站板二。有四台人来降，命免徭役，加以豢养，并给札付。

第七函 太宗皇帝天聪五年九月至十二月

第四十册 天聪五年九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三日，阿济格台吉、墨尔根戴青遣伟齐，招降大凌河城东隅河岸之台。内有男丁三十五人、妇孺三十三口、牛十八、驴十七，即交丁副将养之。

我汉军炮轰城东之台，台俱毁。台上六人死，其余明兵弃台夜遁。我兵追及尽歼之，生擒一人。攻该台时，朱参将中炮死。

是日，汗出营，登大凌河城西山岗，坐观其城。岳托贝勒以汗至其营，备酒肴进宴。时莽古尔泰对汗曰："昨日之战，我旗下诸将均被伤。我旗护军有随阿山出哨者，有编入达尔汉额驸旗者，可索还乎。"汗曰："我闻尔部，凡遇差遣，多有迟误。"贝勒曰："我部下人，每有差遣，必多去人，何曾延误。"汗曰："果尔，则告者诬也。我等可打一赌问之，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怒形于色，上马。对此，莽古尔泰贝勒曰："为汗者，宜主持公道，何独与我为敌耶。奉之为汗，一切顺从，仍不中意，是欲诛我也。"遂置刀于前执其柄。时其同母弟德格类台吉言："尔之举动，不成体统矣。"拳殴之，而后扬长而去[①]。贝勒怒，曰："爹个鸟，尔为何拳殴我耶。"遂拔刀出鞘有一扎长，其弟德格类将其兄推出。大贝勒见之，悲愤曰："于其如此悖乱，不若死矣。"汗不语，不再骑马，复坐之办事毕，还营。汗还营后，詈莽古尔泰曰："尔年幼时，汗父曾与我一体养育乎。并未授以产业。尔之衣食，均我之所剩，倚我为生也。后因尔弑生母，邀功于父，汗父遂令附养于末生子德格类家。众岂不知耶。尔焉能斫我耶。尔原系肌瘦将死[②]之人也。我思为汗者，虽甚英勇，不得自诩，为安邦治民，乘骑驽马，谨慎自持。彼却视我为庸懦之辈也。"言毕，拔刀离座，指责[③]侍卫等曰："我恩养尔等何用，彼出刀欲斫我时，尔等何不拔刀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teretele genehe，即与扬长而去同。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ura seme šuburefi budere isipi，即肌瘦将死。

③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erelame becere，即当面指责。

趋立于我前耶。昔姜太公云，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彼执佩刀欲斫我也。”愤而入帐房，未坐即出曰：“今以我所思者须尽言之：汗父升遐时，曾谓若眼见有鬼夺其命，必加报仇等语。可尔等未思，今眼见有人欲杀我，尔等缘何默然处之耶。我恤养尔等，实无益也。”愤愤不平，进出御帐之间。莽古尔泰贝勒乘夜率从者四人至，立于营外一里处，遣人奏曰：“我因空腹饮酒四杯，口出狂言冒犯汗弟。我之所言，我昏然不知，特来叩请谢罪。”汗遣杨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传谕曰：“白日拔刀相向，晚间复来何为。”并责同来之色勒、昂阿喇曰：“尔等偕尔贝勒前来，欲令我兄弟死乎。尔等若强来，必致我等相斗也。”未纳，令退之。

西乌里额驸旗下一人于攻台时中炮折足。汗闻之，遣医往治。因久治不愈，伤口腐烂生蛆。奏闻，汗恻然，谓西乌里额驸及诸臣曰：“若此者，尔等宜亲往治疗，尔等如不能治，何不早告知于我，我遣医治之也。今已日久，难以治愈矣。古代之事，尔等何所不知。古一良将，于行兵处，有人以箪遗醪，虑不能遍饮，遂投醪于河，与士卒同饮其流。又一卒生疽，将军吴起得知，亲为吮之。卒之母哭。时人问曰：‘尔子乃一小卒，将军亲为吮之，奈何哭耶。’母曰：‘此子之父生疽，吴将军吮之，遂为报恩而阵亡。今我子又不知将死于何地，是以哭也。’古代之事，尔诸将皆知也。凡士卒，伤则调治之，病则往视之。如是，则士卒均不畏死，愿效死于尔诸将之前也。”

是日，遣人致书大凌河城，其书曰：“金国汗致书大将军。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结好，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交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而后我即兴师，往来之使遂绝。其后，获尔哨卒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后于进征北京之际，屡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唯以前宋帝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亦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不相同。尔大国岂无贤能之士，不能随机应变，竟持执拗鼓瑟之见，可乎。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不得已而用之也。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唯将军思之。若愿议和，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之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即执杀一人，与尔有何损，与我有何益，我素不加欺诳。尔守备王延祚，出城时为我所获，已留养之。”

十五日，大凌河城北山岗一台降，内有黄把总属下男丁五十五人、妇女一口、牛一。即交高副将养之。

是日，于正红旗牧马取草处，大凌河城北二十里外，明台兵出，十人被杀，失马三十五、驼十。

十六日，有二千兵自松山来援，出哨总兵官阿山、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率兵三

百，击败之，杀百余人，获马十三、纛三来献。

是日，大贝勒、济尔哈朗台吉、额尔克楚虎尔率四旗所有护军、在营每牛录甲兵二人、每旗大臣一员，携红衣炮一、大将军及将军炮二十，往攻抢掠马驼之明军台。时围台发炮，焚台周围房舍百余间，于台下获驼七、马二十七。诸贝勒留兵还营，十七日夜，台内明兵近六十人冲出，备御刘哈击败之，杀其九人，生擒一人。讯之，答曰："近三十人中炮身死。"获驼一、马十七、牛十三、驴十五。

十八日，遣穆成格、叶努率每旗一人往沈阳。彼等所赍书曰："汗曰，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并副将七员、参将及游击六七员，其所率山海关外所有马兵，俱被我军围困于大凌河城内。讯之，言有马兵七千、步兵七千及工役三千、商贾两千等语。此乃我等素所期望者也。今蒙天佑，得此良机，故我军已环城掘壕筑墙以困之。其果今尚难料，唯祈天以待。恐诸贝勒、福晋及众人，复如前年征北京时妄张声势，须妥为晓谕。再闻，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等处，各有马兵二三百、步兵一二千等语。再者，尔等将家中消息缮写明白，遣晓事之人送来。凡朝鲜、北面及东虎尔哈诸地消息，令前往捉生者遣人来报。其遣来之人，复令遣还。所需炮药万斤及驮火药用骡六十，携之而来者，除留彼之正员外，可遣其以私事或因病家居之官员、护军前来。南北若有消息时，勿派官员传递，可遣病留护军与贝勒家人同来。"

二十三日，命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汗亲往指以立营、瞭哨之地而还。

以掠获牛、驴分与士卒杀而食之。

二十六日，卯刻，明副将二员、参将、游击近十员，率兵六千自锦州来攻阿济格台吉。时大雾，比肩不见人。及敌逼近，天有青蓝光现，直冲明军营，雾开为门。于是，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兵进击，陡然雾霁，遂击败明兵，追杀至锦州城，生擒游击一员，获甲胄二百一十九、马二百有六、纛十五、小旗二。

二十八日，有一大鹿自东奔至，跃过壕沟进入御营，砍杀之。

三十日，汗出营，前往阿济格台吉驻地，时两台吉迎于一里外。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各宰一羊进宴。汗亲以金盅斟以所携酒赐两台吉饮，次赐蒙古诸贝勒饮。又召前出哨之阿山、劳萨及图鲁什至，汗亲以金盅斟酒赐之。汗出营后，大凌河城明兵出，围我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两红旗、两蓝旗、蒙古两旗护军及行营兵一齐进击，败之，斩千余人。

是日，穆成格率八旗八人，赍朝鲜来书自沈阳至。奏曰："朝鲜使臣于八月十一

日至。朝鲜官员名单及所赠财帛数目，均在彼赍至书内。官员在内，共来一百零九人，马七十二。汗曾致书谕我等云，勿妄张声势，唯祈天以待等语。我等亦静候天断而已，何必妄自声张。恐众人沸扬，故将此书遍谕汗家诸福晋及八家福晋知之，又聚众于衙门宣读之。我等愚昧无知，唯思勤勉不怠，仰副天意。至于消息，有我等喜闻者，不待我言，汗亦知之，我等作何言。”

九月初三日，遣十二人往沈阳，致书曰：“自穆成格去后，八月二十日，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率每旗护军五十人、纛额真各二、哨卒二十及阿鲁、科尔沁部全军，敖汉、奈曼部兵一百，巴林、扎鲁特部兵一百，往围锦州及松山路。”

二十六日，山海关一带各城明兵俱至，六千明兵自锦州出；选劣骑两千立于锦州城附近；选四千兵，由明副将二员及参将、游击六七员率领，于翌日晨来战。我阿济格台吉及硕托阿哥军击败之，杀其士卒，生擒游击一员，获甲胄二百十九、马二百有六、纛十五、小旗二。因离城近，获马无多。后讯所执之人，言死伤者有五百余等语。

三十日，大凌河城明兵出，欲攻城南之台。营于城南之镶白旗、乌讷格巴克什、正蓝旗、镶蓝旗、鄂本堆及镶红旗、敖汉、奈曼、明安贝勒、正红旗等九旗兵士击溃之，使壅集于门而掩杀之，尽获其甲胄、衣服、枪、炮。明兵因无马匹，皆徒步出城。承蒙天佑，我军将官及牛录额真等均安然无恙，士卒仅有负轻伤者。营于城北之正白旗、西乌里额驸、巴林、扎鲁特、恩格德尔额驸、镶黄旗、正黄旗、土默特、喀喇沁等七旗，均未令战。问城内消息，言工役因粮绝而毙，士卒亦粮尽。原有马七千，饥毙四分之三，尚余四分之一，皆不堪乘。官员马匹，其堪乘者止六十余匹等语。天断其果，何以知之。再者，由朝鲜前来之官员，仅留其二十人住此，余皆遣还，照旧赏赐。命我官员率哨卒送至江岸。彼处倘因事派人前来，趁我等在此，须连夜过十三山，我不遣人接应。我等若由此启行，必遣人往报。

第四十一册　天聪五年九月

加圈点老档。

初四日，塔木布率镶白、正白、正黄三旗护军各五十人，追击出城取草之明兵，杀其三人，生擒蒙古二人。此役，达尔汉侍卫之子胡希布被创身亡。

初六日，闻祖总兵官遣一汉人往锦州，乘夜步行潜越巴林色特尔蒙古地方，即遣人蹑其踪，该人已入台。是以，刘哈率护军八十人，乘夜设伏，执而诛之。（原注：是夜大雪，巡夜者未能得知其出走。）

初八日，遣人致书谕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曰："尔等切勿以敌寡而轻战。我军距城近，恐中其计。若敌来者众，务遣人具报，我等前往觇视之。如敌众前来立营，则命士卒等携带行包，作启行状，以观其动静。彼若退，则听之；若乘夜冲击尔营，则命士卒避于安全之地，择精兵击之。若彼扎营已定，则移此处火炮击之。彼若夜宿，我军当时加瞭望。"

初九日，命两红旗、两蓝旗每旗遣大臣二员，率每牛录甲兵一人，往攻城西五里外大路之台，尽杀其人，获马一、牛五、驴七。

是日，遣人致书谕阿山、图鲁什，汗曰："阿山、图鲁什、劳萨，尔等捉生解至者，均系刈草奴仆，因何未获一晓事之人耶。我前曾谕尔等，勿专事侦探，何曾禁止尔等捉生耶。凡明劲兵，均被困于此城，他处之兵不足为虑也。若遣精骑往，自可擒获晓事之人。而遣庸懦者[①]前往，只能擒其刈草奴仆，彼能提供何消息耶。再者，明人往远处取粮草，知而不报者又为谁，命查之。"

初十日，阿济格台吉、硕托阿哥偕阵获王游击及纛十五、小旗二至城下，命王游击绕城呼曰："钟总兵官自山海关遣我尽率所部兵来援尔祖总兵官，被诸申往围锦州兵击败斩尽，我被生擒解至此。"

十二日，闻由关内增马步兵来援锦州等语，时以阿济格台吉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纳入其中，前往增援。

十六日，汗率近侍护军、额尔克楚虎尔之近侍护军、每旗大臣三员、每牛录甲兵五人，卯时出营向锦州进发。命在阿济格台吉军中之图鲁什、劳萨率兵百人往诱锦州兵。时明兵七千出城逐我军至小凌河岸汗埋伏处。时汗披甲毕，尚未及系盔，甫系盔，即以护军二百人击败之，追杀至锦州城，逼明兵坠入壕内。是役，额尔克楚虎尔与敌交战坠马，其马逸入敌阵。时其部下有护军扎富塔者，见贝勒坠马，遂以己马给乘。时明步兵万余，列车盾枪炮于城外，我军还营时，明兵复出，尾随而来。阿济格台吉兵及营兵随即至。汗列兵，击败明兵，追及其步营，杀其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获马约百。于是，收兵偃纛。汗以两次击败明兵礼，率众将拜天。汗将所统营兵、西乌里额驸旗下汉军及三甲喇红衣炮一尊，均留于阿济格台吉处。汗还大凌河途中，凡被创者，均赐酒犒之。由彼回还时，大贝勒率众台吉迎汗。大贝勒曰："汗独自出征败敌，劳苦矣。"言毕，于马上叩见汗。次众台吉拜见。汗登大凌河城西岗坐，大贝勒以金盅酒跪献，汗答礼，接酒饮之。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ainame urse，即庸懦无能者。

十八日，致书祖总兵官曰："金国汗致书祖大将军：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①]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即便获胜，岂若居家与妻孥欢愉之逸乐耶。屡遣使议和，而明国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视我如鸟兽，竟无一言回报，遂愤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议和既绝，我遂坚固国家，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使我二人和好，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遗书以往。我之所以仰慕将军，乃因我起自东陲，唯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我曾向银柱言，俟有闲暇，劝尔主与我同谋等语。将军若不信，问银柱可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惜哉，士马殁毙殆尽，唯将军熟虑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

十九日，汗率每甲喇二纛、士卒及众护军，为诱大凌河明兵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而往山外设伏。城内明兵见之，欲乘机出城夺我所得之台。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击败之，杀十七人，生擒一蒙古人。

二十三日，遣喀木图率每牛录士卒二人、每贝勒属下二人、每旗大臣一员，赍书赴沈阳往取兵士衣服。书曰："汗曰。自遣人后，又有消息云，山海关钟总兵官、遵化吴总兵官、宁远邱都堂、副将三四员，率山海关外马兵七千、步兵一万，悉入锦州等语。十六日，我往视锦州时，见由锦州至杏山一带尘起，遂命图鲁什、劳萨率士卒二百，先往视之。我仅率额尔克楚虎尔近侍护军随其后。时有锦州马兵七千人追逐图鲁什等至我军前，我等仅以所率护军击败之，追至城壕。初阿济格台吉军未至，待每牛录甲兵五人及我军立于中途者击败敌后方至。迨我军俱至，复列阵击敌一次，败之。后讯逃来之人，言明副将一、千总一及马兵一百五十人被斩。先后[②]有步兵五十人被斩，其中桑阿尔斋蒙古五十人被斩，负伤者三百等语。我等思之，明兵死者多于该逃人所言之数，逃人之言实不可信，但又未探得确实消息。十九日，我军发炮，佯装攻小凌河，以诱城内明兵。我等护军穿甲、营内士卒执纛，作前往救援状。于是，城内之祖总兵官即率兵出城来攻南台。仅以镶红旗、鄂本堆、明安贝勒、镶蓝旗营兵向前进击，明兵溃败获其坠壕者十七人，杀之。后擒人讯之，言约有四十人死等语。我等观敌动静，业已平复。时有明出城取草者，我军追之，不能奔，皆仆。二十日，擒大凌河城人讯之，言城中有粮半堆，以汉斛计之约有百石。原马七千，倒毙殆尽，尚余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urgešere weile，即与危险同。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mangga 一词，即与后同。

二百，其堪乘者约七十匹。夫役人等死者半，其存者不过以马肉为食耳。烧柴已绝，马鞍亦皆烧尽等语。之所以遣人取我军服者，以效汉人故事，有食弓弦尚且固守者。倘明兵似此死守不出，耽延时日，恐一旦下雪寒冷，恐我军劳苦，遂令往取耳。至于运送军服所需骡驴，可酌情派遣。凡从征军士，有多余马匹留城者，可携之而来。切勿妄遣年幼及新降汉人等前来，倘有额外病留大臣及护军，可遣之来。炮药可送万斤前来。镶蓝旗少五辆车，可取八家庄屯骡、驽马及蒙古车送至。若无骡马，可送牛来。以前装载过轻，今后宜合载之。再者，家中有何消息，宜遣晓事者来报。凡察哈尔逃人，无论来至何处，俱遣其本人来。若家有信来报，则我等由此挺进之前，尔等仍常遣人送来。”

二十四日，明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城出。二十五日，渡过小凌河掘壕，列车盾枪炮布阵立营。汗分军为二，亲率其半前往，布列车盾，拟攻两日。汗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彼启行前来时攻其不备，遂引军还。二十七日，明兵四更末启行，朝大凌河而来，距城十五里时哨卒见之来报。汗及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德格类台吉、阿济格台吉、额尔克楚虎尔、硕托阿哥，率诸申、蒙古兵及西乌里额驸兵，统共不及二万人，往视之。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迎战。汗虑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枪炮齐鸣，震天动地，弹如雹下，矢如雨落。左翼兵因避敌炮矢，未从汛地迎敌冲击，随右翼兵而进，故敌营兵仍存。遂由此破敌，追杀大半。其余少半之敌，复聚列阵。时我军追击敌溃军未还，汗命西乌里额驸旗屯于明兵营东，发大炮火矢。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势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风向转而火灭，明军反被火燎。随后我追敌之军还，天晴。汗观战况，不宜收兵，遂亲临阵，发矢斩杀。明收兵，即命列行营兵车盾于前，护军、蒙古兵及士卒列于后。于是，营兵推战车近敌，纵马兵发矢冲击，明兵仍不动。发枪炮力战，我军又以矢攻之，矢下如雨，明兵不能挡，遂溃走。我军斩敌步兵，如蹍聚蚁，无一人得脱。敌马兵四处逃窜，汗预计其出走之地，遣精兵尽截杀之。斩毕收兵，生擒明统兵主将监军太仆寺卿张春、左翼副将都督张洪谟及副将三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员、备御七员、千总六员，共计三十三员，大获其马、驼、骡、牛、驴及甲胄、军械，收之不尽。时被擒诸官见汗，均跪拜，独监军道不跪。汗怒，援弓箭欲射之。大贝勒谏曰：“我等先前阵获之人，均予收养，即使仇人亦养之。此汉人既以死为荣，缘何杀之以遂其志耶。”遂以大捷竖纛鸣螺，汗率诸贝勒及领兵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礼。时寒风复起，大雨滂沱。自酉时雨，戌时方晴。是役，确切言之，明兵四万，诸

申兵一万五千，此数应相差无几。自征明以来，较之诸役，此次杀敌最多。

汗将所食佳肴盛于银器，遣达海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往赐张春。达海巴克什曰："汗盛德宽洪，命我等以御肴赐张老爷。"张春曰："我知汗善意，欲生我而赐食耳。但我死意已决，不食汗此所赐。我之性命，为他人操控，不能自保，然我之心不能委于他人。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非我首创，乃古来之例也。汗唯养其贪生者而杀其求死者，方为义也。今虽不食汗所赐之物，亦犹食之。"遂拒绝之。达海巴克什曰："我不明大人之心，请将尔所欲之言悉语之。"张春曰："崇祯帝视执政大臣及我如犬马，遣来送死。兹奉帝命来与尔交战，因不能挡，为尔所败。我既被擒，我若死，则我五子及三孙得生。尔等杀戮已甚，所获亦丰，衣食皆足。尔用兵已十至十五年，不视天时，不养人民，一味杀掠，征战不休，则将一事无成。以我思之，天下四海同为一海，四海之民皆为一家。古之贤君，均养民安国。尔若以杀掠为本，不息兵，不养民。日事征战。人皆畏死，顺尔者杀之，不顺尔者亦杀之，虽田野农夫亦将持锄镢而战也。"达海巴克什曰："我非为杀掠而兴兵也。以明国与我有七大恨，所以兴师矣。前年至北京，曾致书六七次，意欲讲和，竟无一言回报。今我汗仍愿讲和，孙阁老、邱都堂在边镇，张老爷亦在此，尔等皆尔帝亲信大臣，可致书言讲和之事也。"张春沉思后曰："彼等亦不能。我被擒，亦不当言。汗先杀我，而后言和可也。"执意求死。时达海巴克什以生擒官员三十三人名告之，张春曰："我本以为彼等均已被杀，不想尔等亦收养之。既如此，请容我思之。"遂绝食三日。至二十九日，汗备食赐张春。问毕受而食之。是后，每日三餐，汗均亲验赐食。

是日，汗至大凌河北山岗，集阵获各官，杀牛羊［原档残缺］以败明兵宴之。官员［原档残缺］各赐马一。

是日，遣索尼巴克什率八旗八人赍书往沈阳。书谓，"汗曰：钟总兵官、吴总兵官、副将十余员、游击参将多员及马步兵四万，统由太仆寺卿张春率领，驻营于大凌河。二十四日，由锦州出，渡小凌河口立营。我军往视之，见其已安营毕。欲战，时已薄暮，遂引军还。二十六日，复往视之，见敌兵安营掘壕固守。欲俟彼启行时击之，故发炮后即还。二十七日，明兵启行前进，我军迎战，击败两次，俱斩之。是役，蒙古所有马步兵俱来矣，生擒太仆寺卿及三十一名官员，战死官员不计其数。太仆寺卿即攻滦州之张道台。昔攻取滦州、永平之将士，并非彼等，乃大凌河城被围困之诸将士也。仰蒙天眷，尽歼其精兵，彼仅守大凌河城。大凌河城粮草已尽，人弱不能行。上天垂佑，指日可待矣。彼处汉兵驻沈阳者，可由朱参将率之而来。至于八家抚顺之汉人，无论其有用与无用，由每家酌抽一百兵备一纛遣来，每一主下若有旗鼓，可由

旗鼓率之而来，以掌所获之炮。我已获红衣炮三位、大将军炮七位、三等将军炮六百位、无名炮一万位。尔处若有警报，可不遣上述调遣之士卒。绳若已制得，即送前来，若未制得，可送麻两千斤来，令众人分携。命董纳密携士卒二人及朝鲜六人前往报信，其余二朝鲜人随索尼来此。携朝鲜人来时，八家共遣四人来。”

第四十二册　天聪五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月初二日，谕众军士曰，“汗曰：昔为禁止喧闹，定有法度，今又兴起，缘何纵其喧闹耶。原定不论开赴何处，若甲兵二十人往，则二十甲兵之士卒亦随之去。若甲兵十五人往，则十五甲兵之士卒亦随之去。今观之，甲兵身居驻地，而纵其士卒妄行悖乱。再，败敌后尽剥取我诸申衣服，反嫁祸于蒙古人。非独蒙古人，诸申亦有之。人既阵亡，本属可悲，缘何剥去其衣服耶。不诛其人，将诛谁耶。着牛录额真，务必详察本牛录人所取诸申之衣服。再，窃取马匹转与他人者，治以双重盗窃罪。阵前受伤马匹，本无任意屠宰之例。受伤马匹，有将死者，亦有活者，缘何任意屠宰耶。嗣后，唯确系主人解去鞍辔废弃之马匹，准许屠宰。若妄行屠宰，则罪之。”

是日，命苏达喇、乌拜率每旗大臣一员及每牛录护军一人，前往锦州、松山一带捉生，杀八人，生擒九人解至。讯之，称吴总兵官、金副将、桑阿尔斋携百人遁去，其余众将士皆被尔等所杀。孙阁老、太监二王公，已经锦州逃往关内等语。

初十日，命图尔格依、纳穆泰率兵一千往略锦州、松山一带，获驼二、马十六、骡三及牛九十二、驴十三，俘守备一员及人十六而还。

十二日，于子章台主参将王景来降，携有男丁二百三十九名、妇孺三百三十九口、马三十四、骡九、驴十四、牛十四。引参将王景见汗，汗赐貂皮端罩及貂皮帽，命服之。以红衣[illegible]及大将军炮攻该台三日，击坏墙垛，中炮而死者五十七人。台人惶惶不可终日，力又不能敌，遂于第四日降。该台既克，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弃台遁逃。以所遗粮谷喂军马近一个月。

十三日，翟家堡台降。台主把总及生员一人朝见汗毕，命擢把总为千总，赐狐皮端罩、貂皮帽，赐生员狐皮端罩。该台有男丁六十名、妇孺四十口、牛三十七、驴十五。

是日，赴家中报信之索尼、朱参将率汉军一千六百人及朝鲜使臣二人至。

十四日，陈兴堡台把总祖邦杰来降，汗赐缎袍一并遣往该台招降。台人不降，且

称“尔欲降则降，我等不降”等语，掷石不容进。我军遂以火炮击之，尽被火药击毙。归降男丁三十四名、妇孺十一口，获牛四、驴十三，即交马总兵官养之。

十六日，由家中来送衣服之人，以牛车载所获各炮，携军中瘦马及各台归降户众还，命每旗出人领之。

是日，遣阿鲁部蒙古兵还其原驻地。

二十日，汗出猎十三山一带。是日，汗念士卒掘壕劳苦，赐羊供其杀食之。

二十三日，大贝勒及众台吉会议莽古尔泰贝勒罪，时大贝勒驻御营迤西山岗。汗召众台吉，杀一牛五羊，宴之。宴毕，大贝勒及众台吉等以莽古尔泰持刀向汗，议革去兄长贝勒号，降为和硕贝勒；夺其五牛录诸申与弟德格类台吉。其随牛录所得之分，亦免之。罚驮甲胄雕鞍马十进汗，驮甲胄雕鞍马一与大贝勒，素鞍马各一与众台吉。另罚银一万两。议此罪时，汗曰：“事涉我也，我不干涉。”故未干预，由大贝勒及众台吉审理之。

是日，系书于矢，射入城内，书曰：“金国汗谕曰：诸臣众官，惜其功名，恐其妻孥被诛，以致率尔众民殒命也。尔等小民，死有何名。今尔城内之人皆为鬼魅，杀人而食也。尔等先杀人而食，后他人不杀尔等而食乎。恐尔等听信尔官员诳言，误以为降我亦必被杀。倘杀归降者，我岂不畏天乎。倘官员降，子孙世袭罔替。倘小民杀官吏来归，则量功授职；孑身来归，则恩养之；率众来归，量所携之人数计功授职并恩养之。我不食言，尔等亦勿疑。”

二十四日，有名张翼辅者自大凌河城来投。讯之，言欲于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突围。先杀工役而食，今已杀各营人食之。士卒断粮，唯大臣众官各余米一、二升等语。

二十五日，遣图鲁什、劳萨率每旗大臣各一员、兵一千人往锦州、松山一带捉生。遇明管队一人，率十人执橐往宁远。击之，杀三人，生擒八人，获马十匹而还。其甲胄鞍辔，均赐予擒获者。

是日，城内总兵官祖大寿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来，亲与面议等语。二十六日，副将石廷柱、达海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原档残缺］参将宁完我等往城南台下，遣阵获千总张卫入城，城内游击韩栋率从者一人偕张卫至。游击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将出城立于壕前，待石副将过壕亲诉其肺腑之言。”达海巴克什曰：“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游击曰：“尔等若不信我言，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韩游击去后，果携祖副将而来。时济尔哈朗台吉、岳托台吉自座起立，副将欲叩见，岳托台吉曰：“前我等战，则为仇敌，今已讲和，则为兄弟，请勿叩拜。”遂行抱见礼。后众台吉至，俱以

次抱见之。诸贝勒居正而坐，命副将祖可法、韩游击坐于右侧近处。祖可法既来，遂遣石副将、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宁参将往。石副将面见祖议之，库尔禅巴克什、龙什、宁参将率从者数人立于壕边。岳托台吉谓祖副将曰："尔等死守空城，乃为何意。"祖副将答曰："天赐尔辽东、永平兵民，尔等若不加屠戮，则天下之民闻尔军至，自愿归顺。因尔等屠戮天赐之降民，故疑耳。"岳托台吉曰："前屠辽东之民，乃先汗之事。当时不谙礼义，提及此事，我等亦追悔，若有二身，必诛其一身；若有二头，则必劈其一头矣。后杀永平兵民者，乃二贝勒为之，缘此已将二贝勒治罪，幽禁于牢，尽夺其所属诸申等民。此事与汗无涉。我汗自即位以来，纠正恶习，更新礼义，抚养人民，爱惜士卒。不用我等相告，谅尔等亦闻之。"祖可法答曰："汗于贫困者赐予衣食抚养，于富裕者秋毫无犯，宽仁爱民之德亦曾闻之。然我国之人，见尔等屠戮，肝胆俱丧①，虽言抚养，而人犹不信者，即此故也。"迨石副将还，祖副将言毕辞归时，岳托台吉曰："尔等守城，离别妻子已久。我等亦离别妻子，守尔等日久。今可以和好礼作揖道别。"遂彼此作揖，令其先上马返回。祖谓石副将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耶。唯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唯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必攻取锦州也，至用何计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可得见我等之妻子也。"又，祖之子致书汗及石副将各一函。致汗书曰："招练营副将祖泽润叩禀汗麾下：前遣人来议时，一言难尽，众官不从者居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骗我后必仍回军等语；或云诱而屠戮等语，故宁死不降。我答众曰：汗于前书中已言明：先曾杀人，今则施仁政，此人所共知等语。不予置信，惑众不降者，唯何副将、刘天禄、祖泽洪三人耳。何副将曰：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即先回宫，屠戮永平之人。今我等已降，即使不加屠戮，亦必回宫，万不可归降等语。时平彝营祖泽洪调唆蒙古人，使不降汗。尔处逃来人亦曰：汗于国中之人，不论贫富，均加屠戮，即降亦死，莫若不降等语。故言辞上下议论不一，此事一言难决。且祖总兵官挂念其在北京之次子。汗可遣石副将前来，凡总兵官所欲之言将悉以告之。前石副将前来，总兵官欲相见，而众官不从。今我祖泽润可从中调停之，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故昨日始方系书于矢射出。汗可派议和之人来。事属机密，城内人对我甚疑。凡我有书到，汗仅遣议事者来，勿令泄密。我之书，宜加密藏，勿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话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之副将有四人，不宜举名，故不书。"致石副将书曰："盟弟祖泽润顿首致

签注：① 谨思，此 wempi 一词，盖粉碎之意也。

书：弟辞仁兄已有十载，因分居两国，未便互致问候，唯独坐对烛，内心挂念而已。今乃蒙天佑，其兄弟之相见，指日可待矣。仁兄今已晋为副将，我亦晋为副将。今汗之大军来此，前日兄来见总兵官时，总兵官亦欲相见，因众说纷纭，未能相会。其持异议之官员云：汗非成大事之人，既得永平，旋即回宫，且屠戮永平之人。今即得我等，亦必回宫。我等宁死城中，何令妻子罹祸也等语。是以一言难决，我独自一人，难以服众。以我思之，我兄与弟，不亚于同母所生，故以所欲之言，告知于兄。今汗诚欲图大事，举兵者甚是，大军继往前进，众人归降亦有光彩。倘汗不再前进，诱诳我等，旋即回宫，众人岂不谓为我所误乎。望兄向我吐露实情，否则就此作罢。汗诚欲图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计将北京之二弟救出，此乃兄保我祖氏之大恩也。此书阅毕，即刻焚之，勿赐回音，见面再议。大事有六七分可成。兄宜亲来与总兵官面议。”石副将与总兵官面议毕，来报于汗，汗复遣石副将、诸巴克什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是夜副将祖可法、张存仁、游击韩栋至，汗自座起立，叩见汗毕，即与诸贝勒行抱见礼，设筵宴之。彼等所言亦与告石副将者无异。汗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等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兵围困而已。”言毕，遣之。二十七日，祖遣其施中军来曰：“我降意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告天地。再者，倘我派奸细至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刑讯，诘出虚实，又能如何。或我亲自率兵佯装逸出，又将如何，唯汗睿裁也。”

第四十三册　天聪五年十月至闰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八日，诸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均与祖总兵官合谋归降，唯副将何可刚拒降。祖命执而推出城外，由二人推至城西壕外斩之。将斩，何可刚含笑一言未发。斩何可刚于我诸将前毕，祖总兵官遣其属下副将四员、游击二员来誓。曰：“金国汗、执政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岳托等盟诸天地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及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德胜、李一忠、刘良臣及张可范、萧永祚、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并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

其财物牲畜，则天地降谴，寿算不永。凡归降将士，若怀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寿算不永。如能践此盟，天地垂佑，寿命永长，世享太平。”誓毕，祖总兵官誓曰：［原档残缺］。

汗遣龙什阿哥诣祖营，与祖结为兄弟，盟誓天地毕，问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取之耶。”祖总兵官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即欲启行前来。库尔禅巴克什、龙什阿哥回奏于汗。汗复谕曰：“虽已盟誓，而民心未定，今晚且勿来，明日再见。”时祖不肯，曰：“事已定，毋庸置疑，我即去见汗议取锦州之策。”库尔禅巴克什、龙什阿哥回奏于汗。汗令之来。谕毕还营。诸贝勒迎于壕内一里外，行抱见礼。相见时，祖曰：“诸贝勒亲自来迎，何以敢当。”遂于更尽时，至汗营，汗出行幄列火炬迎之。祖欲跪见，汗止之，行抱见礼。令祖先入行幄，祖唯辞。汗遂与祖携手并入，命坐于汗左，备馔宴之。汗以金盅酌酒进祖，祖辞，请汗先饮。汗令大贝勒先饮毕，汗饮之，次命祖饮。祖曰：“我所携之物，日久已罄，可借汗酒献汗饮乎。”于是斟酒跪献汗饮。汗以祖来归之礼，赐所服黑狐皮帽、貂裘、金玲珑腰带、靴、袜、雕鞍白马[①]毕，谕曰：“若是白昼，宜拜天地成礼，因暮夜不能成礼，且住野外，携物有限，不能以佳物相赠。”祖答曰：“汗款待若此，我何［原档残缺］。”

初六日，土谢图额驸之使臣一人、孔果尔老人之使臣一人、伊勒都齐台吉之使臣一人、达古尔哈坦巴图鲁之使臣一人、布塔奇哈坦巴图鲁之使臣等，携一马，偕同希福巴克什来，以所携马献汗，汗纳之。

初七日，奈曼部绰克图台吉以遣使礼，进汗一羊之肉、白毡二、乳饼四金斗、油两肚，纳之。

初十日，大祖母之使臣携马三，小祖母之使臣携羊十、貂皮三十六，乌克善舅舅之使臣携鹰一，来进于汗，悉纳之。

十四日，孔果尔老人之弟多尔济台吉遣使二人，携马一，来献于汗，纳之。

是日，喀喇车里克部嘎尔玛台吉携马一，阿尔纳台吉携马二，以汗旋师前来朝贺。其三马，尽纳之。

十五日，汗赐阿鲁部之达赖楚虎尔帐房一及狐皮褥一、靴一双，命其使臣携回颁赐。

十六日，阿鲁部孙杜棱之使臣八人携马二，东戴青之使臣五人携马一，来进于汗。

十七日，喀喇沁部叶布舒塔布囊、苏邦塔布囊率从者二十三人来朝。以朝见礼，

签注：① 谨思，此 šanggiyan sure morin，盖旧档多写 šanggiyan 也。

叶布舒塔布囊携来五羊之肉、烧酒两壶，苏邦塔布囊携来一羊之肉及烧酒两壶。

[①]十九日，奉天聪汗命致书土谢图汗曰："今尔等勿畏察哈尔。务转谕阿衮兄弟，向西移营。倘离游牧地近，则便于收管诸物。此等缘故，尔不知耳。无论如何，务将此意转告桑阿尔斋，勿劳其肥壮骟马，羸瘦骟马务令喂肥。选精明者出使郭尔罗斯、扎赉特七台吉及达尔汉台吉之子处，命彼等向尔处移营，所有兄弟共与阿鲁部之阿巴噶相接游牧。倘不内移彼处五旗游牧，因路远不相来往，而后必成仇敌。命彼等于明春迁往达古尔原议之地。据云拟将尔等之边栅移至乌拉等语，勿挪移之。由郭尔罗斯所取之牧群，可照数收取。其余之马，概行退还。"

是日，汗以送行礼，赐土谢图汗之为首使臣缎一、毛青布九。赐其跟役[②]毛青布五、羊一，用作行粮。赐孔果尔老人之使臣毛青布九、羊一，用作行粮。赐布塔奇哈坦巴图鲁之使臣毛青布九、羊一，用作行粮。赐伊尔都齐之使臣、达古尔哈坦巴图鲁之使臣各毛青布七，合给羊一，用作行粮。汗赐土谢图额驸格格雕鞍辔、貂皮帽一、靴一双、烟十刀、绸八、栗子一瓢、核桃一瓢、枣一瓢、乳饼一瓢、茶叶一瓢、圆糖二、面糖[③]一碗、纸一百、梨二筐、葡萄一筐、蜂蜜两大瓶、黄酒两大瓶、稻米一金斗、面一金斗、盐一筐。命夸岱偕其使者送往。

是日，哈喇车里克部台巴图尔、托克托惠扎尔固齐，率三十五人来叩见汗。

二十日，伊苏特部古英和硕齐率四十三人来叩见汗。

二十一日，以古英和硕齐、台巴图尔、托克托惠扎尔固齐等二族诸贝勒来朝礼，杀羊三，备黄酒二大瓶，于衙门内宴之。

是日，古英和硕齐因无粮求于汗，遂赐汉石五石粮。

二十二日，古英和硕齐还，赐一羊用作行粮。

是日，扎鲁特部济尔哈朗台吉率从者十四人，携驼一、马五，多尔济台吉携马二，前来朝见。

是日，汗赐叶布舒塔布囊貂皮八、玲珑撒袋，赐苏邦塔布囊貂皮四，是日遣还。

是日，汗赐嘎尔玛台吉玲珑雕鞍辔、海獭皮一、水獭皮二、毛青布二十、缎二、烟十刀，并赐一羊用作行粮。是日遣还。

二十三日，阿鲁部班迪、达拉海、萨扬、巴木布等四贝勒率从者百人，以汗旋师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② 谨思，此 kutusi 一词，盖即与跟役同。

③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等书，均无 turga šatan、ufa šatan 二词，故照抄之。

前来朝贺。班迪进驼一、驮甲胄马一、空马三，纳其驮甲胄马一、空马二，却其驼一、空马一；班迪之子进马一，却之；达拉海进驼一、驮甲胄马一、空马三，纳其驮甲胄马一、空马三，却其驼一；达拉海之子进马一，却之；萨扬进马二，悉纳之；巴木布进马二，悉纳之。

二十四日，大贝勒杀牛二、羊八、鹅十，备烧酒、黄酒二十大瓶，治席三十桌，宴班迪及达拉海、萨扬、巴木布等四贝勒。

辛未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国汗致书祖大将军："我曾与张有才曰：本月初十日遣人问大将军安。虽欲遣人，但不知将军消息。于是，为先探听消息，捕哨卒问之，知山海关外仍以将军为主帅，我始宽慰，遂遣人问将军安。我等誓告天地，已有一月，我心唯为将军身体担忧，望多保重。天长日久，人易疏懈，恐有闪失。再彼处情形，相距遥远，何以得知。将军将彼处险易明白修书，速遣妥员来报我等。我厉兵秣马，但候将军之消息。勿为此处之子弟及众官兵忧虑，尽我穷国之力养赡之。我等既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倘蒙天眷而事成，则以将军为王，赐以权柄当是自然。将军骤遭灾难，力所不支，难保自身，则请将军遣人约期，当遣人往迎。将军不必眷恋锦州之富贵。但有人在，富贵即相伴随行矣。既率大凌河各官兵归降，此乃我国从未有之功勋。我将将军与我诸贝勒并列，不与官员辈并列。况且［原档残缺］。"

二十五日，桑阿尔斋舅舅率从者二十人，以汗旋师前来朝贺，进马五。纳马一，却马四。

二十六日，德格类台吉亦照大贝勒设宴之例，于家中宴班迪、达拉海、萨扬、巴木布等四贝勒及哈喇车里克部台巴图尔、托克托惠扎尔固齐等六人。

是日，扎赉特部明安达里贝勒、索诺木台吉、色棱台吉共率从者五十四人，以汗旋师前来朝贺。明安达里贝勒献驼一、马三，纳其马二，却其驼一、马一；索诺木台吉献马二，纳马一，却马一；色棱台吉献马二，纳马一，却马一。

二十七日，以来朝礼，赐哈喇车里克部台巴图尔、托克托惠扎尔固齐各银酒海一、猞猁猻皮端罩一、毛青布五十、缎二；赐杜斯格尔狐皮端罩一、缎二、毛青布四十；赐达喇玛、台巴图尔兄之妻、三图及东等四人各缎一、毛青布三十；赐奇塔特、诺尔布二人各毛青布二十；赐色棱、古穆、古木斯喜三人各毛青布十。

二十八日，汗转赐大祖母、小祖母各貂皮帽一、烟二十刀、海参一包，乌克善舅舅烟二十刀、海参一包，两祖母使臣各缎一、毛青布八，跟役人等各毛青布五；赐舅舅之使臣貂皮端罩一、弓一、缎一、毛青布八，跟役毛青布五、毛青布褂一；并赐三使臣羊三，用作行粮。

满珠习礼舅舅属下一蒙古人名巴拜者，携其主诸物遁往察哈尔，复由察哈尔来投于汗。汗曰："此人遁去不久，又复来逃，甚属可恶。"遂交来使蒙古人额布类携回，令其主杀之。

①是日，致书科尔沁："奉天聪汗命致书土谢图汗：阿衮属下诸台吉，无论有罪无罪，停止前来请安，以免马匹疲惫。凡犯罪之诸台吉，当不劳累马力，遵议定之律例而行。倘违背议定之言，劳累马力，不勉为应行之事，而来请安者，何为耶。"

是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按大贝勒设宴之例，于家中宴阿鲁部班迪、达拉海、萨扬、巴木布四贝勒及哈喇车里克部台巴图尔、托克托惠扎尔固齐等六人。

是日，于和硕贝勒墨尔根戴青家杀牛一、羊六，治席二十桌，备烧酒十三大瓶，宴桑阿尔斋舅舅、扎赉特部明安达里贝勒、索诺木台吉及色棱台吉。

是日，喀喇沁部恩克色棱属下阿杜赖携一野猪之肉及一羊之肉前来朝见。汗以其来朝，赐盐二筐、粮二石、一狍之肉。是日遣还。

二十九日，台巴图尔及托克托惠扎尔固齐还，赐二羊用作行粮。

第四十四册　天聪五年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三日，达赖楚虎尔之使者还，转赐达赖楚虎尔处银茶筒一、狐皮端罩一、烟二十刀、稻米二金斗、盐一金斗、胭脂、针线、茶碗三，赏赐使臣缎一、毛青布八、银碗一、镂花鞍辔、米二金斗。

初四日，扎鲁特部色本台吉之使者至，献汗羊十、烧酒一背壶。

初五日，阿鲁部阿尔纳诺木齐之使臣还，转赐阿尔纳诺木齐镀金盔甲一、雕鞍辔一、撒袋弓套一、毛青布十、烟二十刀、缎一，赐使者二人毛青布七。

初七日，阿鲁部蒙古喇嘛还，却其所献之马，赐喇嘛帐房一、缎二、毛青布十、烟十刀、红铜锅一、稻米二金斗、盐一金斗。

是日，扎鲁特部色本达尔汉巴图鲁之使臣还，转赐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镀金镂花腰刀一，赐其使臣托洛尼毛青布五，赐跟役毛青布二。

初八日，科尔沁部孔果尔老人之弟多尔济伊勒登台吉之使臣还，转赐多尔济伊勒登台吉镀金明叶盔甲一、镀金雕鞍辔一、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镀金腰带一、烟二十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刀，赏其使臣毛青布九。

初十日，阿鲁部伊尔扎木墨尔根台吉之使臣还，转赐伊尔扎木墨尔根镀金雕鞍辔一、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弓一，赐使臣缎一、毛青布八。

是日，有一蒙古人乘一马由察哈尔来归，即交墨尔根戴青养之。

[①]十一日，赐汤赛名号云："天聪汗谕：于大凌河之役，汤赛效力行间，赐以甲胄及达尔汉和硕齐名号。嗣后，凡使臣及诸台吉，不得向其征马匹、公粮。此达尔汉名号，着其子孙世袭罔替。"

十二日，巴克贝勒之弟巴雅尔图戴青之使臣来进汗三羊之肉、一牛之肉、油一小肚、乳饼一袋。

十三日，命洪果推偕汉医一名前往诊视班济额驸病。

是日，喀喇沁部贝西里卫斋桑之使臣至。

十四日，阿鲁部斋桑黄台吉、班迪卫征、巴木布、萨扬、东戴青、斋桑乌巴西、孙杜棱之使臣还。赐斋桑黄台吉镀金雕鞍辔二、镀金雕花明细叶甲亮袖盔一、镀金华丽暗细叶甲亮袖盔二、银茶筒一、银酒海一、银壶一、插有弓箭之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带一及缎五、毛青布二十；赐班迪卫征镀金雕鞍辔一、镀金镂花腰刀一；赐巴木布镀金雕鞍辔一；赐萨扬镀金雕鞍辔一、镀金明细叶甲亮袖盔一、暗叶盔甲一、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镂花镀金腰刀一、镂花镀金腰带一、缎四、毛青布二十；转赐东戴青暗叶盔甲一、银汤饭罐一，赐其使臣毛青布二十、缎一、烟十刀；转赐孙杜棱镀金暗细叶甲亮袖盔二、缎二、毛青布十、烟四十刀、蟒缎面貂裘一、靴一双，赐斋桑乌巴西银碗一、刻花腰带一、海獭皮一、水獭皮一。又赐其使臣三人缎三、毛青布四十五及烟叶十五刀。赐跟役四人毛青布二十。

是日，扎鲁特部济尔哈朗台吉、多尔济台吉还。赐济尔哈朗台吉镀金明细叶甲蔽手盔一及镀金雕鞍辔一、银汤饭罐一、蟒缎一、缎二及毛青布十、猞猁狲皮端罩一、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带一，赐多尔济镀金明叶甲盔一、镀金雕鞍辔一、缎二、毛青布十。

十六日，桑阿尔斋侍卫之使臣还。转赐桑阿尔斋侍卫镀金玲珑雕鞍辔一、镀金明细叶甲亮袖盔一、雕花镀金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带一、银汤饭罐一。

是日，转赐大祖母长褂朝服式披领一、貂皮端罩一、镀金雕鞍辔一、银背壶一、缎四、汉毛青布十、朝鲜毛青布十、茶一包、柿饼二十、稻米一金斗、面一金斗、盐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一金斗，命伊里布送往。

是日，小祖母之使臣还。转赐小妈妈朝服立蟒无袖长褂一、缎四、毛青布二十、银背壶一、稻米一金斗、面一金斗、盐一金斗，赐其使臣毛青布十一。

是日，养育满珠习礼额驸格格之萨哈廉夫妇还。转赐额驸格格素鞍辔一、长褂朝服式披领一、靴一双、缎五、茶十包、各色果子及盛炒面荷包二、染色水獭皮二，赐萨哈廉夫妇毛青布二十。

是日，喀喇沁部云敦乌巴希携驼一、马一及蟒缎一来进汗。

十七日，喀喇沁部贝西里卫斋桑之使臣还。转赐卫斋桑马一。

是日，巴雅尔图戴青之使臣还。转赐巴雅尔图戴青海獭皮一、水獭皮四，赐使臣毛青布七。

是日，科尔沁部桑阿尔斋舅舅、明安达里及色棱、索诺木还。赐桑阿尔斋舅舅银汤饭罐一、镂花镀金撒袋弓套一、镂花镀金腰带一、镂花镀金腰刀一、缎二、倭缎一、毛青布十、银壶一、烟二十刀，赐明安达里镀金玲珑雕鞍辔一、刻花镀金腰带一、三足银酒海一、镀金明细叶甲亮袖盔二、镀金镂花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刀一、缎三、蟒缎一、毛青布二十，赐色棱暗叶盔甲一、镀金雕花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带一、银碗一、缎二、毛青布十，赐达尔汉台吉之子索诺木暗叶盔甲一、镀金雕花撒袋弓套一、镀金镂花腰带一、银碗一、缎二、毛青布十。

是日，土谢图额驸之使臣七人至。

十八日，昂阿塔布囊还。赐昂阿塔布囊镀金玲珑雕鞍辔一、暗叶盔甲一、镀金镂花撒袋一、镀金镂花腰带一、缎三、毛青布三十、水獭皮二、汤饭罐一、烟二十刀、米一金斗、盐一金斗。

二十日，土谢图额驸之使臣还。赐使臣布七。

达尔汉台吉之使臣还。赐使臣布七。

是日，汗以阿布图喜隆之女嫁喀喇沁部云敦乌巴希之子，赐缎二、毛青布八、银项圈及嵌珠金耳坠、红毡一、白毡一为嫁妆。

二十一日，乌克善舅舅之使臣还。赐托洛尼使臣缎一、毛青布六。跟役一人，赐毛青布四。

①是日，遣使前往蒙古。遣拜里往孙杜棱、班迪卫征、达拉海斋桑、萨扬墨尔根、巴木布楚虎尔、东戴青等处，关堆往达赖楚虎尔、达喇额克、海色巴图鲁、四子部落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等处，孙达里往巴林、叶苏特、哈喇车里克、喀喇沁、土默特部诸台吉塔布囊等处，鄂齐图往敖汉、奈曼及扎鲁特部右翼、左翼等处。此四人所赍书云："汗谕曰：管旗诸台吉等，携所有交换之罪人，当于正月初六日集于四子部落处。倘有不如期来集齐者，则盟长等令其下马，驰驿时令台吉等自乘马驹，其余普通人犯可乘牛驼，切勿劳累壮马。明抢之盗有几，均执之来。倘有隐匿贼犯或纵令逃跑者，则罪其主。"

二十二日，扎赉特部三斋、班迪之子拉玛斯喜至。

是日，扎赉特部额呼布来献汗貂皮四十。

二十三日，云敦乌巴希携其子媳还。给其子媳鞍马骑之。

二十六日，汗召扎赉特部三斋、拉玛斯喜及阿鲁部达赖楚虎尔之孙海色入内廷，治席二十桌，煮五狍、一鹿之肉，宴之。

二十八日，大祖母、小祖母、乌克善舅舅及哈坦巴图鲁，以新年礼进汗以鳕鳇鱼。

二十九日，阿鲁部达赖楚虎尔率从者五十人至，进汗驼一、马四。

第八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正月至二月

第四十五册　天聪六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天聪六年壬申正月初一日，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汗两旁横设二榻，右侧为大贝勒，左侧为莽古尔泰贝勒，两贝勒横向而坐。坐定，诸贝勒、台吉等先叩拜。叩拜毕，即命议政诸台吉等入殿内两侧列坐。诸贝勒之后，外部归附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叩拜，第三由明国前来归附之西乌里额驸率众汉官叩拜，次正黄旗总兵官杨古利额驸率本旗诸臣叩拜，次镶黄旗总兵官达尔汉额驸率本旗诸臣叩拜，次正红旗总兵官和硕图额驸率本旗诸臣叩拜，次正白旗总兵官喀克都里率本旗诸臣叩拜，次镶红旗总兵官叶臣率本旗诸臣叩拜，次镶白旗副将伊勒登率本旗诸臣叩拜，次镶蓝旗费扬古阿哥率本旗诸臣叩拜，次正蓝旗固山额真因病该旗诸臣叩拜，次总兵官乌讷格率蒙古诸臣叩拜，次大凌河新降各官叩拜，次阿鲁部主塔赖楚虎尔率其随员叩拜，次儒、道、佛三教各官叩拜，次朝鲜国春季贡物[1]使臣总兵官郑义将携至之物恭陈于桌并呈书拜见汗。众人叩拜毕，汗以兄礼至大贝勒家拜之。自汗即位，已有五年。凡国人叩拜，汗与三大贝勒均面南列坐受之。自申年始更定，汗始面南独坐，以尊崇之。初，八旗诸贝勒率各旗大臣叩拜。叩拜时，不论旗分，唯以年齿为序。自是年始，改定依照旗分逐次叩拜。是宴，每旗各设席十桌、鹅五；总兵官职诸员设席二十桌、鹅二十；共一百桌，备烧酒一百大瓶，煮兽肉宴之。

初二日，汗宴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及众台吉于内廷。请大贝勒时，汗御便殿，命阿巴泰台吉、豪格台吉、杨古利总兵官往请[2]之，命巴布泰阿哥、拜音图阿哥、巴布海阿哥往请莽古尔泰贝勒。来时，汗出院门相迎，请两兄先上殿。就座时，汗让大贝勒居中，大贝勒辞，谓："何敢违例，请汗中坐。"汗曰："出殿而坐，乃国礼也，今

签注：①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olinggiha 一词，即命去请。

行家礼，兄当中坐。”力请不从，汗无奈居中，然坐于榻之东隅，大贝勒于榻右同坐，另置一榻命莽古尔泰贝勒坐于左。饮茶毕，汗之妻福晋等以元旦礼，拜大贝勒，时汗离座侧立。大贝勒曰：“汗何为离座。”汗曰：“我乃家主，拜兄之时，不宜同坐。”众福晋遂仅向大贝勒行礼。于是，设案进酒，汗欲离座执爵，大贝勒辞之。汗遂于榻上跪，以玉盅进酒。大贝勒稍饮后，转与莽古尔泰贝勒饮毕，汗另以金盅自饮。至宴终，汗酌大贝勒者三，酌莽古尔泰贝勒者一。汗不进酒时，即令阿巴泰台吉以及诸位台吉轮番进酒，汗与大贝勒素不饮。是宴，彼此劝饮，皆酡颜。诸台吉、大臣，皆畅饮之。戒酒者，［原档残缺］辞谢时，汗曰：“今此聚会，务畅饮之，往后不可纵耳。”令各畅饮。宴毕，汗乃以所服黑狐皮帽、石青素缎面貂裘、貂皮短端罩、金鞓带、靴赐大贝勒，以御用石青素缎面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行至南楼下。汗谕德格类台吉、济尔哈朗台吉及龙什、库尔禅、达海等曰：“两兄出，恐欲叩谢。自我即汗位以来，诸兄从未来我家。今请来认门，岂可空返。今给其物，聊表心意，不宜叩谢，尔等可力劝之。”遂劝阻之。两贝勒不敢违汗劝谏，遂复入饮酒而出。汗送出门，俟乘马启行，还宫。是宴，治席三十桌，杀马一、牛三、羊五。莽古尔泰贝勒，因罪曾降居众台吉之列，今汗既请至家中，则不可废兄长之礼，遂行礼时稍次于大贝勒。

初三日，汗请诸姑姑、格格等入内廷，杀牛一、羊三，治席二十桌，宴之。宴毕，赐姑姑、格格等各鳇鳇鱼一。

是日，八家八大臣率辛者库徒步往朝鲜取毛青布。

是日，汗谕六部诸贝勒曰：“一应之事，俟过初十日再议。初十日以内，各自居家饮食，俾得与亲戚拜年。”

初四日，阿济格台吉、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三贝勒，以新年礼，杀马一、牛二、羊十五，治席四十五桌，携至汗家中进宴。

是日，驻汤河堡之庆善、喀尔喀玛、宁古塔，驻析木城之郎济达、鄂通果、席尔泰等六人往沿海蹑踪，杀一人，生擒二十九人送至。将其二十名壮者发往尚阳堡居住，其余九人赐其得获者。

初五日，汗召尼堪阿哥之母、乌拉部祖母及辉发部姨母、察木布之母、南楚之祖母、胡勒呼里之母及姨娘等入汗家，杀牛一、羊二，治席十五桌，宴之。宴毕，赐此六位长者各黑貂皮端罩一、白毡一。汗先出，立于下门，六位长者出。胡勒呼里之母、姨娘向汗曰：“即制帽之貂皮，尚且无人给与，况此皮端罩耶。愿汗长命百岁。”叩拜时，汗亦对拜三次。

初六日，大贝勒以新年礼请汗至其家，杀马一、牛二、羊十，治席四十桌，宴之。以汗临幸，大贝勒献鞍辔马二、空马一，岳托台吉献鞍辔马一、空马一，多铎台吉献鞍辔马一、空马一，萨哈廉台吉献空马一，硕托阿哥献空马一，尼堪阿哥献空马一，共献马十。汗纳大贝勒鞍辔马二，其余八马却之。

初七日，赏翟家堡归降者马五。汗曰："我围困大凌河时，他台之人虽欲克大凌河后归降，然仍夺我牲畜。唯翟家堡人，言辞素善，亦未犯我牲畜，归降有功。"遂擢屯长把总李子登为备御。生员罗万尺系该屯首倡降者，故赏缎二、毛青布六。李子功、李有功、张尚武三人，初议降时曾出面协商，归降时又偕前两人同来见汗，故各赐绸一、毛青布六。另有十人，系该屯长者，因参与议和，各赏毛青布六，其名为杨汝伯、周尚文、邱子民、武子义、陈尚德、罗宪永、于有、李子高、罗超群、罗天成。

是日，图鲁什、鄂莫克图、乌达海、苏勒秀、席林、布彦、伊勒穆、巴颜巴图鲁等八大臣，往察喀喇沁难以为生之穷人，四人往铁岭一带，四人往耀州一带。

初八日，汗幸马馆察视时，令翟家堡归降把总李子登、生员罗万尺及十三人叩见汗。汗曰："可备馔赐之。"遂令入文馆，杀羊一，治席七桌宴之。

是日，宁古塔、拉发、辉发三屯猎户来进貂皮等。所进之数：貂皮五千三百九十六、灰鼠皮一万二千九十六、猞猁狲皮一百五十五、水獭皮三百六十八、狐皮十八、雕翎四十八、虎皮十八、狼皮四。

初九日，往朝鲜贸易之马富塔、叶克依、库尔禅还。

初十日，色特尔额驸之巴泰侍卫，于锡拉旷野之地方获来自锦州之蒙古哨探一名，讯问后杀之。

十一日，正黄旗固山额真杨古利额驸、总兵官冷格里，以新年礼杀马一、牛一、羊七，治席三十桌，宴请汗。

是日，朝鲜张道员至。缘由：沿南海行猎时，乌达海牛录下钟托依以家内朝鲜男丁钟保琪为跟役携往，后钟保琪逃往朝鲜，为朝鲜王查获送还。报知于汗，汗谕曰："不懂法纪，故逃去耳。此乃穷人，割其足筋，给还原主。"遂将其交付该牛录托贝章京。

十二日，汗恤念喀喇沁部苏布迪杜棱之妻丧夫守寡，转赐貂皮四十、水獭皮四、海獭皮一、鳛鳇鱼一、蜂蜜一大瓶、渍梨一大瓶、渍山楂一大瓶、山楂汁一大瓶、柿饼一筐、栗子一金斗、粳米一金斗、面一金斗、盐一金斗、黄酒一大瓶、烧酒一大瓶。遣阿赖、洪额图往送。

十三日，镶黄旗阿巴泰台吉杀马一、牛二、羊六，治席四十桌；固山额真达尔汉

额驸宰杀牛一、羊三，治席十桌，以新年礼宴请汗。

十五日，正黄旗鄂贝、正红旗刘哈、镶蓝旗塔哈布、镶白旗席特库四大臣，率每旗护军各五人、总兵官下甲兵各一人、副将下跟役各一人往锦州一带捉生。

是日，纳木索托携男丁三名、妇女四口、幼稚三口及马四十八匹，由察哈尔来归。

十七日，往喀喇沁察看穷人之图鲁什、鄂莫克图、乌达海、苏勒秀、席林、布彦、伊勒穆、巴颜巴图鲁还。

是日，镶红旗王相公奏书于汗曰："范游击原已养我王相公，今因大凌河之人交范游击养育，故不能再养我。汗若垂怜，乞另赐我田地、男丁可乎。"汗遂赐田十垧，按一等生员之例，使其兼管男丁两名。

是日，管兵部事贝勒岳托奏书于汗曰："先诛辽东、广宁汉人，后复戮永平、滦州汉人。至于先前杀人之事，纵极力辩白①，人亦不信。今天以此众赐我，乃俾人知我之善养也。臣愚以为，若能善抚此众，即抗拒者居半，归顺者亦必居半。彼时再宣明前事，人必信服也。若谓如何抚养，凡一品官，以诸贝勒之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之女妻之。其诸贝勒之女，由诸贝勒出财帛给之；诸大臣之女，出公帑给之。诸贝勒、大臣之女，若有欺凌汉官者，则咎在父母也。事先告诫，违者治罪，则安敢欺凌。向彼宣谕，若蒙天眷，得尔地方，则仍将尔之家眷各自给还，彼必喜悦。即便原有妻室，亦仍以诸贝勒、大臣之女与之，以示我诚信。彼既离家室孤身在此，以诸贝勒、大臣之女与之，乃亦有名也。其女之父等，果能衣食与共，则彼将忘其故土也。即有一二居心叵测出逃者，亦焉能怨我耶。若疏于抚养，则何以得天下耶。再，可令诸贝勒各出一整屯给各官。此外，每牛录各取汉人男妇一对、牛一头，各编为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主，命以牛录官为补偿。再查各牛录下寡妇，配与各官从人。夫明国之兵士，离别乡土妻孥，长年累月戍守各城，一苦也。犹惧怕为我兵诛戮，又一苦也。唯光棍等不能维生，或愿赖钱粮为生。而有家室之人，则无人恋此钱粮。今降我之明兵，须派干练满汉官员，查民间汉人女子寡妇，酌情给配。其余者，查八贝勒下庄屯之殷实庄头有女者，即令其给配。若无女子，则令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耕作。征战时，仍隶戎伍。再有余者，则令殷实商贾，逐户分与婚配。如此办理毕，仍各赐衣服一袭。"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无所区别，尽皆雷同。其寻常语言文字，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故于金国

签注：① 谨思，此 ainame 一词，盖无论如何之意也。

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区分之。将原字头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有补于万一则已。倘若谬误，则以旧字头正之。

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

第四十六册　天聪六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叙征大凌河阵亡功臣及倡先攻战有功诸将并白身在前奋战之人，分别升赏。

副将孟坦，于大凌河阵亡，擢三等副将为一等副将，以其子阿音塔穆袭职。升职缘由：昔夯家之雅木布鲁来归降于汗，之后土寨之人以其不与谋而降，往袭之，孟坦之三兄被杀。孟库之父扎海，叛归哈达。时孟坦之父迎战被杀。孟坦之兄刚古利之子额尔讷，叛归哈达，孟坦以其背弃兄弟叛走，潜往擒之，来献于汗，杀之。孟坦又送纳林、纳奇布之母来。孟坦自受职以来，所委之事，勤勉为之。夺城门时，孟坦破敌被伤二处，赐马一、牛一。抚顺之役，孟坦率红旗护军进击，受刀伤三处，赐马一。于尚间崖，受刀伤一处、箭伤一处，赐马二。于叶赫，率旗兵攻战，箭伤一处，赐银三两。于辽东，率旗兵攻战，被伤一处，赏马一、牛一。孟坦之兄弟，阵亡者共八人。昔因有功，擢为副将，今以其子袭一等副将职。

游击绰霍诺，攻战张道台兵阵亡，升为一等参将，以其兄翁额尼袭职。擢升缘由：昔来归降汗时，他人哭泣而来，唯绰霍诺人小志大，欣然而来。汗嘉之，录为大功，命主管人参事。自来授为牛录额真，历二十四年未曾获罪。往征扎库塔时，肩中一伤，腿中一伤，赏一人。诸大臣以其善战，奏闻于汗。于尚间崖之役，足中一伤。瓦尔喀什之役，颈中一伤。念于上述两处被伤，赐马一匹。于沈阳、辽东、沙岭、义州四城之役，均披绵甲攻战。于辽东之役，手被伤一处，赏一牛。于沙岭城，率五牛录进战，攻城而克之。报于诸贝勒，诸贝勒嘉之。曾率戍守兵驻扎阔木索。达音珠牛录下驻台诸申，杀男丁三人，携首级而去。绰霍诺追之，渡海岛六里余，尽斩其逃人，得获逃人携去之首级。奏闻于汗，汗嘉之，以其所获尽与之也。于大凌河之役，夺炮一次，与众人攻战一次。该两次均率牛录战之。及战张道台兵，阵亡。昔因有功擢为游击，今以其兄袭一等参将职。

备御阿尔岱阵亡，授以游击，以其子杜尔德依袭职。擢游击缘由：因击败耀州之兵，赐马二、八两银牌及补子褂。宫图之役，身中一伤，赐予一牛。我方一人，执小刀刺马二、人一，阿尔岱杀其人，赐牛一。于大凌河之役，率先进战，贝勒知之。二

次进战身亡。阿尔岱原系白身，因其善战，授为备御。今已阵亡，因系五大臣戚属，授以游击，以其子袭职。

参将吹尔扎勒额驸病故，念其自他部叛归有功，以其子巴朗仍袭参将原职。

备御岱达阵亡，以其子博唐果袭备御职。袭职缘由：于宁远之役，被伤一处，列为二等赏之。夺入江敌船时，将两撒袋之箭射尽，是以阻敌出江，遂获其船。硕托贝勒驻牛庄时，奇塔特蒙古人逃，与贝勒同行追击。以其善战，赐马一、妇一。往驻盐场时，阿巴泰贝勒属下千总出逃，正蓝旗鄂通果往追，抵彼乘船之处，岱达即率从者二人涉海，水及腋下，俘千总一员、蒙古人二、又十三人，获银五百两，鄂通果知之。驻牛庄五年，拿获逃人甚多，戮力任事，他人晋职，赏岱达蟒缎无披肩披领。汗围困大凌河城时，曾随汗往锦州击敌，因退缩获罪。及遇张道台兵，两次率甲喇进战身亡，是以赦罪，以其子袭其原职。

备御杜梅阵亡，以其子土延图袭备御职。袭职缘由：自受职以来，驻于沙岭，擒获诸申及蒙古、汉逃人共四十名。出兵北京，战杀爱塔时，杜梅率爱赛、乌达里、布舒库、喀尔喀济、博博勒泰等五人，先于贝勒步战明兵，被伤一处，列为三等赏之。围困大凌河城时，率甲喇兵进击初次出战之敌，固山额真贝勒知之。战张道台兵时，跪求贝勒率旗兵前往，不违汗所授方略，进战身亡。原系管牛录备御职，以其阵亡，命其子袭原职。

管牛录备御托贝，战大凌河城出城之兵时阵亡。以其弟鄂特浑袭备御职。

侍卫郭里，系半分备御，战大凌河出城之兵时阵亡。以子觉霍托袭半分备御职。

鄂博惠、布尔凯、爱赛、喀尔喀玛四人，原无官职，因阵亡，均授以备御，准袭。鄂博惠，原有官职，因获罪革职。准袭备御缘由：往古特依塔布囊处时，因追塔布囊之子，坠马伤一处，赐牛一。出兵北京时，遇敌兵四队，即率旗兵进击，所乘马死，和硕图额驸知之。于卢沟桥，率甲喇战之。又率甲喇战四总兵官兵，被伤一处，赐银三十两。率旗兵战沙河岭上之蒙古人，被伤，从此不起身亡。原曾有官职，又系汗之宗亲，今已阵亡，遂命其子温托惠袭备御职。

准袭布尔凯备御职之缘由：于奉集堡被伤二处，赏人二、牛二、驴三。略沈阳时，被伤一处。与拉木拜同往碱厂捉生，擒披甲人一。进兵北京时，往永平取草，遇开平兵，战之，被伤一处，赏银四十两。于北京城北之役，被伤一处，赐银二十两，所乘马死。前往朝鲜侦探，擒官一员。率十人往大凌河北台，杀一人。战大凌河出城之兵，进敌阵取额依塔里尸时阵亡。因系宗室，殁于阵，遂令其子袭备御职。

准袭爱赛备御职之缘由：战扎鲁特部戴青时，因奋力冲击，赐牛一、羊一。因杀

爱塔，赏马一，又伤一处，赐银五十两。两次率甲喇进击大凌河出城之兵，先于旗兵冲击。于锦州，率执纛护军进击两次。战张道台兵时，率甲喇攻其前队，又率执纛人攻其后队，阵亡。因杀爱塔，录为头功，以其子土喜图袭备御职。

准喀尔喀玛之弟袭备御职之缘由：于曲山寨，中伤一处，赐一人。于清河，中伤三处，功列头等，赏二人。于开原之役，中伤二处，赐银三两。于铁岭之役，中伤二处，赐一人。济浓额驸之弟车臣蒙古人二十名，由开原逃往原籍时，喀尔喀玛追之，第七日追及，杀蒙古人二十名。念其远路追杀有功，赐牛一、缎一、毡二、皮袄二。于辽东城，偕庆善夺桥，身伤二处，赐牛一。战广宁城北蒙古一侧之堡时，登梯射箭，城上兵败去，遂克其城。以其善战，虽未中伤，赐一人。遣至首山大贝勒处时，中伤两处，杀四人。于宁远城，率甲喇战，中伤三处，赐银三十两。英古尔岱攻而未下之山寨，喀尔喀玛乘夜潜入，获畜六十，中伤一处，赐一人。随汗往锦州破敌时，阵亡。原于哨卡在备御衔上行走。念其阵亡，以其弟莽古泰袭备御职。

擢游击觉善为二等参将。擢升缘由：随汗往击锦州兵时，到彼即战，救出被明兵围杀之永顺牛录人。复列阵进击，追敌至壕边，见明兵围射硕托贝勒，又击败之，所乘马中伤死。战张道台兵，率先进击，肋中炮伤一处，腿中箭伤一处。身虽伤一处，仍向前冲，所乘马毙。故擢为参将。

谭泰、巩阿岱、杨善、阿山、伊勒穆、沙尔虎达、席特库等七备御，均擢为游击。谭泰擢升缘由：随汗往锦州破敌，时汗谕曰："命图鲁什、劳萨诱敌，尔谭泰、锡翰、满珠习礼迎射之。"遂进击，追敌至步兵伏地，合兵击败之。还兵时，敌兵尾射，复击败两次。先击败张道台兵时，率两执纛人不违所授方略进击，其颈被创，仍不下阵，击敌败之。左翼兵退避，彼率执纛人进击，故擢为游击。

巩阿岱擢升缘由：随汗往锦州破敌时，进击败敌，追敌至步兵伏地，合兵击败之。还兵时，明兵尾击我兵，反击之，败敌两次。击败张道台兵时，彼率本甲喇不违所授方略进击。进击时，手伤一处，仍战杀至终。左翼兵退避，即率甲喇进击，故擢为游击。

杨善擢升缘由：击败北京城北满总兵官兵时，不违所授方略，率甲喇进击。战蓟州步兵时，不离杨古利额驸右翼，额驸前无纛，杨善即收纛进击，因其善战，赐马二。战张道台之兵时，杨善位于左翼之尾。见左翼五旗兵退避，彼未退缩，即率甲喇进击，手伤一处，琵琶骨伤一处，马伤五处而死。见左翼退缩，杨率末甲喇进战，故擢为游击。

阿山擢升缘由：先击败锦州兵时，虽伤四处，复率兵进击。见敌围硕托阿哥，当即进兵，击退敌兵，解其围。先击败张道台兵时，率甲喇击敌，交战之初，颈被箭射

透，仍不下阵，而倡先率甲喇追杀敌兵直至海，执蒙古人一名，即交与阿济格阿哥，获马十。此役，彼共中伤六处，所乘六马均伤，一马毙。阿山弃永平还后，竭力勉为，曾录功，加之此次，擢为游击。

伊勒穆擢升缘由：先击败锦州兵时，离贝勒率先进击。随汗往锦州败敌时，位于贝勒左翼，率护军五十人倡先进击，初战张道台兵，不违汗所授方略进击。曾中伤三处，所乘良马四均毙阵前。三次大战，俱率执大纛人进攻，故擢为游击。

沙尔虎达擢升缘由：先击败锦州兵时，先于骑兵进击。随汗往锦州败敌时，镶红旗科尔沁蒙古兵退缩，仍行进击，中伤一处，马伤四处。首战张道台兵，徒步率先进击，身伤五处，其马伤六处。三次战役，俱倡先击敌，又因出哨劳苦，故擢为游击。

席特库擢升缘由：往辽东卫捉生，杀二十九人，俘三十九人，获牛二十、马二、驴三来献。出征明地，遇敌约二百人，击败之，获马四十六。随汗击败锦州兵时，率先进击，中伤一处。见有敌骑兵二千自松山城出，率先进击。又因出哨劳苦，故擢为游击。

康吉纳、玛勒虎纳、霍济格尔、哈克萨哈、鄂贝、苏纳额驸、布颜图、茂墨尔根八人，原系白身，无官职，均擢为备御。康吉纳、玛勒虎纳擢升缘由：初战张道台兵，各执汗之护军大纛一，同谭泰并进。攻张道台兵后队时，见八旗众兵按兵不动，二人各执大纛一，离队率先进击，故两人均擢为备御。

霍济格尔擢升缘由：围困大凌河城及随汗征锦州时，在前击杀。攻于子章台时，率鸟枪手十人击中三人。诱大凌河城兵之日，有明兵来攻台，进击之，生擒一人。率鸟枪手十人击毙大凌河城樵采者一名并执贼前来。攻大凌河城之日，贝勒墨尔根戴青属下执火焰纛者仆于壕边，往救出之。昔败张道台兵之时，往勘明台，入台杀二人。击败张道台兵之日，杀官一员，赐甲、弓及撒袋。出兵北京，以其戮力行间，赐马一、牛一、缎三。曾许以嗣后再立功，必授为备御，故擢升为备御。

哈克萨哈擢升缘由：取沈阳时，敌船兵之哨探至，立于桥上，有三人过桥来，哈克萨哈命众止于渡口，由彼等二人迎击。哈克萨哈由渡口往东桥下追去。时明兵在桥中者向彼射箭，哈克萨哈射毙之。战北京城北满总兵官兵时，先于纛进入敌阵射杀，矢尽刀折。战蓟州城步兵，偕杨古利额驸进击，赐马二。战大凌河城兵，图赖率十人先进击，哈克萨哈纛随之，马伤三处。战张道台前队兵，哈克萨哈不违所授方略，率甲喇进击，马伤四处而死。以其善战，擢为备御。

鄂贝擢升缘由：击败锦州兵时，先于旗兵进击。步战张道台前队兵，又偕图鲁什二纛步战其后队，中伤一处。进兵明内地，汗班师后，令其留守滦州。念其戮力行间，

记功，擢为备御。

苏纳额驸擢升备御缘由：明大凌河兵出城来战，率五牛录兵攻至城下，中伤两处。诺门牛录一人、伊木推牛录一人，被创皆仆，遂扶之回。随汗往征锦州，率蒙古四甲喇击敌骑兵至其步兵驻地。又从其步兵后进攻，徒步击退敌步兵，取回一人、二纛进与汗，又夺回哨卒喀尔喀玛之尸。拜珠呼之弟执纛陷阵，纳汉泰之子孤身步行，众敌追之，救出。救出二人，夺回一纛，中伤四处。昔入锦州，鄂诺依牛录护军步行，敌追至，救出之。苏纳额驸原为副将，获罪革职，后因戮力行间，擢为备御。

布颜图擢升备御缘由：往征北京时，率先进击袁都堂兵，手被锤击。明马步兵出大凌河城，立于台前，布颜图率四十人先于众人进击之。敌兵入台固守[1]，布颜图徒步攻破该台正对城之一侧，进而杀敌，获马四匹。昔击败大凌河援兵时，偕鄂贝追敌至城壕。随阿济格贝勒进攻锦州，率纛进击，与敌交战，箭伤两处，拇指被砍断。先时，以茂墨尔根年幼，由布颜图暂代牛录额真备御。茂墨尔根成年后，即还其牛录，以茂墨尔根为备御。以布颜图戮力行间，另擢为备御。

蒙古巴达克由半分备御擢为整分备御缘由：昔因扎鲁特部戴青获罪，夺其诸申交付阿济格贝勒。时因甲胄不整[2]，为半分牛录，授为半分备御。今将戴青之诸申给还，擢为整分备御。

第四十七册　天聪六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正黄旗穆成格、诺木齐、喀布三人，各赏银四十两，叙其功。今观其功，予以升授。

穆成格叙功缘由：未克锦州时，遇小凌河明兵，追杀至锦州城下，业经达尔汉和硕齐报知于汗。登遵化峰，杀明兵部尚书。击败北京城北大同明兵时，与坦泰一并冲杀，中伤一处，马被砍伤一处，赐银三十两。发兵破锦州城时，先于众抵彼，杀明哨探马兵一人、步兵三人。因察哈尔兵有援兵，谭泰后撤，敌兵营于山上，我军发炮弗能及之，遂徒步率先仰击之。念其与杨古利额驸倡先进击锦州步兵，赐马一。其所乘之马，伤三处而毙。随阿济格阿哥、硕托阿哥往征锦州时，率先击敌，追至城壕，杀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orombi 一词，蒙古语曰 horhodona。此 horhodoho。即固守也。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heke 一词，即差也。

一人，擒一明事者。返回途中，被敌截杀，仍冲出敌阵返回。随汗往征锦州时，命其进击，彼即率先入敌阵斩杀，所乘马伤。昔击败张道台兵时，左翼五旗兵退缩，唯正黄旗兵不退。接战，时穆成格离旗兵倡先进击，故此叙功。

诺木齐叙功缘由：攻义州城时，登梯射殪三人，越城而入，居第二，克城，赐银三十两。击败广宁山顶之敌，杀三人。偕图鲁什追移营蒙古逃人，徒步率先进击，杀二人、执四人还。图鲁什报以骁勇，三人合给一牛。汗命诺木齐前去阻敌，俘获汉人一百六十名、诸申六名。敌把总一员率十二人前来邀截，击败之，杀其八人，其中四人解来后杀之。嘉其俘获，赐人八名。后战张道台兵时，继图鲁什进击，足伤。故此叙功。

喀布叙功缘由：后战张道台兵时，继图鲁什进击，因此叙功。

赐拜赛银四十两，叙功，今观其功，予以升授。叙功缘由：大凌河兵先出城时，率先进击，杀一乘青鬃马之明事者。额孟格中伤仆，救出之。大凌河兵来攻台，率甲喇击败之。昔战张道台兵，徒步进击，中伤一处，二马倒毙。故此叙功。

巴萨哈、额色依、巴雅尔图、阿囊阿、噶斯哈、穆成格六人，先叙其功。俟多出力，予以升用。

巴萨哈叙功缘由：随汗往征锦州时，攻敌至壕边，马伤两处。明安达里牛录一人坠壕，巴萨哈见之，即以其马令乘之还。大凌河兵围攻台时，攻敌至两道壕，刺杀三人。战张道台首次出战之兵，率纛进击，马伤两处。故此叙功。

额色依叙功缘由：徒步进击大凌河先出城之兵。又战攻台敌兵，追至城下，被伤一处。首战张道台兵，率二甲喇倡先进击，身伤三处，马伤两处。故此叙功。

巴雅尔图叙功缘由：抚顺之役，偕杨古利额驸先入敌阵，被伤两处，赐马一、牛一。因作战骁勇报于汗。尚间崖之役，偕杨古利额驸先入敌阵，被伤两处，赐马一匹。由奉集堡撤回之次日，偕冷格里追明哨卒，杀二人。汗家之人锡布库逃，追之，夜遇，击杀之，其弓箭俱在。偕冷格里往征蒙古，先至，杀一塔布囊。因奋力攻战，骁勇超群，赐牛一、羊五。往攻锦州城，偕冷格里追明骑马哨探三人，杀一人。偕喀山往锦州，遇明哨探，杀其三人，时我兵敌兵各四十人。进边之次日，挨城追逐遵化城南明兵时，巴雅尔图之甲帐失落，返回寻觅。时晋副将下二人五马，误以为遵化城已克，循路而来，明兵见之，夺其二马，并追其余二人三马。巴雅尔图遇之，尽救其人马。复追被夺走之二马，至城关厢杀敌，夺回其二马。因骁勇赐马一、皮端罩一。未克锦州时，达尔汉和硕齐及苏达喇击败明兵，后有五人与巴雅尔图同行，巴雅尔图先至，杀敌两名。命巴雅尔图为护军纛长，即偕硕托阿哥、阿济格阿哥出征。战锦州兵之时，巴雅尔图执纛，与硕托阿哥之纛并肩进击之，又离纛独自进击，贝勒知之。故此叙功。

阿囊阿叙功缘由：明兵来攻遵化城，阿囊阿率先进击。第二次战大凌河出城之兵时，先于甲喇进击。首战张道台兵，率甲喇倡先进击，被伤两处，马伤两处而毙。故此叙功。

噶斯哈叙功缘由：往陶拉特托时，徒步进击古鲁台吉。再次进击时，又率先击敌，杀二人。偕图鲁什往永平哨探，率先进击，再次进攻时，又倡先击敌。归时，见敌兵追我兵，即往救出。又见敌人追毛巴里，迎面击敌，又救出之，伤一处，赏银二十两。于四处步战爱塔，杀四人。堵塞大凌河城门时，爱达里阿哥率火焰纛进击，噶斯哈倡先击敌，杀二人。故此叙功。

穆成格叙功缘由：战沈阳步兵时，明兵追拿我疲惫马匹，诸贝勒见之，每贝勒遣二人往。时赛木哈之马被敌刺倒，二人同骑一马而归。抵蓟州之日，与叶木济同往哨探，杀二人。来攻大凌河台之日，率护军纛进击，追杀至城壕。还兵时，见小旗主仆，穆成格、布尔海、布舒库、泰朗阿等四人冲入，穆成格伤四处，其弟阵亡，马伤四处而毙。故此叙功。

库巴克泰、法依吉玛、布兰泰、达鼐四人，均未叙功，仅赏银四十两。

库巴克泰赏银缘由：率十人袭击明兵，遇明兵五十人，击败之，头被砍伤一处。战张道台兵前队，继穆成格进击，擒千总一员进于汗，其马伤四处。故此赏之。

法依吉玛赏银缘由：战张道台兵前队，随穆成格第三个冲入敌阵，身伤两处，马被砍伤两处。故此赏之。

布兰泰赏银缘由：攻张道台兵前队，手伤一处。次日夜战，与图鲁什率先进击。故此赏之。

达鼐赏银缘由：有明骑兵五千人自永平出走，追之，杀一人。汗自永平赴山海关时，与图鲁什同往哨探，遇明哨卒，杀其一人。攻张道台兵后队时，第三个冲入，手伤一处，马伤而毙。故此赏之。

昔赏阵亡各官，副将三等均同，参将游击亦同。自今以后，一等副将赏银八百二十两，次等副将各减十两；一等参将赏银六百二十两，另外二等各减十两。

孟坦为一等副将，赏银八百二十两。

绰霍诺为一等参将，赏银六百二十两。

阿尔岱游击，赏银六百两。

图门、布尔盖、多贝、爱赛、岱达、鄂博惠、喀尔喀玛等七备御各赏银四百两。

侍卫郭里系半个备御，赏银二百五十两。再，以大臣之子照备御例赏者有：侍卫扈尔汉之子胡希布、苏完地方巴班之子布赛。又旧例，凡临阵赴敌而死及距敌远而中炮死者，其赏皆同；赏赐跟役，与披甲人同。今已新定，按其距离远近及跟役，俱分

别赏之。其赴敌死者，小旗长、章京及执大纛人，各赏银二百两；非执事者，各赏银一百五十两；上阵未披甲者，各赏银一百两。其距敌远而中炮死者，照常例减赏。其防敌取草而靠前之执盾者、坠我之壕内死亡之执纛者，若系执大纛之人，减五十两；非执事者，减二十两。死于我壕之外者，若系章京，减八十两。其临阵退缩者，亦分别之：大凌河之役，正蓝旗护军退缩；锦州之役，该正蓝旗护军及行营兵，镶红旗营兵退缩；先前击败张道台兵时，左翼护军及行营兵、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乌讷格旗下旧蒙古喀尔喀、扎鲁特，及于锦州、大凌河退缩旗下士卒，有死于退缩之地者；照旧例之半赏之。有先退缩而至晚复进击阵亡者，照旧例之三分之二赏之，其一分不赏。此次，唯镶红旗未赏。于退缩之地马有毙者，如晨战退缩，至晚复战马死，不赏。至退缩被伤者，如先中伤二或三处后退缩者，其伤均不论；先退缩而后中伤者，则其退缩时所中之伤不论，视其之后未退缩时所中之伤赏之。退缩后人中伤而马死者，虽退避，以其身伤马死故，免罚无赏。其退缩之旗内，有善战者，虽人马中伤，仍赏之。阿山、郎球、韩岱、阿尔津、鄂硕、朝哈尔、鄂莫克图、阿尔拜、温泰珠及其随身跟役，均赏之。其倒毙马匹编为八等，其偿以马而不敷者仍赏之；一等赏毛青布九十、缎二，二等赏毛青布八十、缎一，三等赏毛青布七十、缎一，四等赏毛青布六十、次缎一，五等赏毛青布五十，六等赏毛青布四十，七等赏毛青布三十五，八等赏毛青布三十。距敌远而中炮倒毙之马，照旧例降一级。赴瓦尔喀而死伤者，均减半赏之。其未退缩而中伤者，一等赏银五十两，二等赏四十两，三等赏三十两，四等原赏十两今改赏二十两。其距敌远而中伤之披甲人及为向明兵发炮而被我火药燎伤者，均按其等级各减十两。其为人所伤者，一等赏银三十两，二等赏二十两，三等赏十两，四等赏五两。其远处中伤者，则减五两。其远处擦伤者，亦只减五两。

十八日，哈达格格宴请汗与福晋，杀马一、牛二、羊七，治席三十桌，进宴。以临幸礼，进鞍马一、空马四。纳其空马一。

是日，生员沈和义之子在诸申地方，孟副将识之，乃送交高副将。高副将奏书于汗曰："曾遣其父至祖总兵官处，此子当加恩养。"汗谕曰："赐衣一袭、奴仆一对，使见其叔父，即交高副将养之。"

第四十八册　天聪六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十九日，汗与诸贝勒升殿，谕六部执事大臣等曰："我国之人，其邪恶之念何以

不休。原以尔等为贤，故择而任以部事，然仍行奸宄悖乱之事。汗与诸贝勒曾无偿妄取国中良马美女乎，或贪财货乎。若有之，属下诸臣当开导进言。言之不从，则咎在我与诸贝勒也。大业将成，似此妄行，何以治国。务记我教诲之言。嗣后，勤勉效力，则天必嘉之，我亦眷爱之也。”先是，于会盟之地，阿鲁部之特木德黑布库与四子部之杜尔玛进行角抵，特木德黑为杜尔玛绊倒；门都与杜尔玛角抵，杜尔玛为门都绊倒。于是，命此三力士跪于汗前，更改名号，赏门都豹皮端罩，赐号阿尔萨兰土谢图布库；赏杜尔玛虎皮端罩，赐号詹布库；赏特木德黑虎皮端罩、大刀一、缎一、毛青布八，赐号布库巴尔巴图鲁。嗣后，若不称呼此名，仍称呼原名，则罪之。

是日，先是，曾将大凌河城新降各官分与各旗，每旗四员，暂行抚养。至是，汗与诸贝勒商议，“若官为抚养，各官必受劳苦。”故将副将、参将、游击，不论优劣，均分隶八旗，永行安插。至大凌河城汉人，赐予旧官为民者，可取其半，分隶正黄旗一等副将祖可法名下男丁五十人、祖泽润名下男丁五十人、祖泽洪名下男丁五十人、参将姜新名下男丁十人、游击方一元名下男丁十人、姜奎名下男丁二人；分隶镶黄旗副将韩大勋名下男丁五十人、参将盛忠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杨铭石名下男丁十人、陈变武名下男丁十人、张怀良名下男丁十人；分隶正红旗副将刘天禄名下男丁五十人、杨华征名下男丁二十人、参将张廉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吴奉成名下男丁十人；分隶镶红旗副将孙定辽名下男丁五十人、参将段学礼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涂应乾名下男丁十人、刘武元名下男丁十人；分隶正蓝旗副将邓长春名下男丁四十人、薛大湖名下男丁二十人、参将吴良辅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李一洪名下男丁十人；分隶镶蓝旗副将张存仁名下男丁五十人、陈邦选名下男丁四十人、参将高光辉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方献可名下男丁十人；分隶镶白旗副将张洪谟名下男丁五十人、李云名下男丁四十人、参将韩栋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刘良臣名下男丁十人；分隶正白旗副将曹恭诚名下男丁五十人、裴国珍名下男丁五十人、参将刘士英名下男丁十五人、游击胡洪贤名下男丁十人。

二十日，恩格德尔额驸以新年礼杀马一、羊四，治席十桌，设宴进汗。

是日，擢巴图鲁姑夫之子额必隆为总兵官。其擢升缘由：随汗往攻图伦城时，彼率先毁城克之。念其前进克城骁勇，赐以班达喜之母。巴图鲁姑夫独取舒尔赫布占城，凡城中所得诸物尽赐之；其同行之人，视其效力，酌情赏之。曾被伤一处。巴图鲁姑夫独攻巴尔达城，克之。取该城时，骑墙鏖战，身被敌之乱箭射中，钉于城上，不能下，挥刀断之，遂入城。于该城所获敕书、户口、诸申，尽赐之。其离城逃往哈达复来归附于汗之户口，乃照户口缺额尽赐之。因克该城，汗亲自来迎，杀二牛赐宴，又

以巴尔达城备鞍辔之栗色名马赐之。该城之役，皮肉伤破五十处，且轻伤多处。巴图鲁姑夫遇萨克寨人来侵扎喀，彼独率从者往击败之。以击败其敌，汗亲自来迎，杀牛赐宴，并赐无披肩蟒缎披领、帽、腰带、靴、弓、撒袋及塔库乃之名枣骝马。是役，中伤一处。随汗攻取尼玛兰城时，巴图鲁姑夫率先进击，克之，赐人、马、牛甚多。该城之战，轻伤多处。随汗攻取张家城时，命巴图鲁姑夫率扬舒姑夫、腾垮往夺城门，二人未得，彼独自攻取城门，遂克其城，赐以诸子之母姑，又赐七人、敕书三道。该城之战，中伤两处。以兄噶哈善哈斯胡被杀，随汗往攻朝鲜村寨。攻该山寨时，巴图鲁姑夫首先进战，该城男女尽被我杀之。此战中伤两处，将兄哈斯胡之家产、奴仆、诸申及敕书尽赐予我。是役，汗甚嘉之，以兄诸物尽赐予我。巴图鲁姑夫率其从者十七人，往萨克寨城欲诛扎喀胡子，乘夜掘城而入，搜寻扎喀胡子，已逃未获，取其牛马三十余进献于汗。汗甚嘉之。界藩壮士名阔喜者，将阿杜叔之九马由大屯盗走，巴图鲁姑夫独往追赶，至古勒郊野杀阔喜，夺回九马进献于汗。汗赐以九马，遂受而转与阿杜叔。擒贼时伤一处。因诛贼盗，汗甚嘉之。嘉穆瑚之贝衮巴彦、沙吉之王吉努老人二族之人合谋，欲以计杀汗后，叛往哈达，并向哈达索取马一及敕书。时有名胡希巴者潜来告之，遂谕巴图鲁姑夫曰："贝衮巴彦为尔兄，尔往杀之。"言毕即遣之，尽杀其一父四子，以其家产、奴仆、诸申、敕书，尽赐之。因无一漏网，尽杀之，汗甚嘉许。九姓部落会兵来战，我先于众出击。主将布寨贝勒来攻我部，将布寨贝勒所乘栗色鞍马及所佩撒袋、弓套，尽赐之，又赐驮有明安贝勒帐房之驼一及明安贝勒所服貂镶皮裘，共计皮裘端罩十、马十四。又赐汗所乘小红马。此次击败敌兵，汗甚嘉许，从厚赏赉。往略诸赛山寨朱家村时，豁罗村老人之同伴名曰齐法汉者，为敌所杀并暴其尸。巴图鲁姑夫与我冲入敌阵，击败敌人，夺回其尸。遂将豁罗村老人治罪，赐所罚人一、牛一。因夺回死尸，蒙汗嘉之。讷音七村人叛往辉发部，巴图鲁姑夫及噶盖扎尔固齐同往，围困讷音之佛多霍城达三月之久，至第四月方克之，尽杀俘获之人。赐以坦泰墨尔根、杜楞额二族。以围困四月而克其城，汗甚嘉许。巴图鲁姑夫往征雅兰路，尽克之。巴图鲁姑夫、栋鄂额驸、达尔汉侍卫往征扎库塔路，尽取之。巴图鲁姑夫往征赫席赫路，尽取之。年十九岁时，正值国人少，归汗效力者是也。国人集聚后，凡征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征明效力之处，均未录载，现父功已断，子请替父功。奏入，汗曰："长子曾替父功，今已因罪革职。"遂命小子额必隆袭职。

二十一日，岳托贝勒与驸马总兵佟养性结亲，杀羊十、治席二十桌、酒三十瓶，携往宴之。是宴也，汗、大贝勒及诸贝勒大臣俱往，佟驸马率新旧汉官坐于左侧。诸贝勒、台吉进宴时，皆立，举杯酌众官。岳托贝勒以娶媳礼，赠亲家佟驸马金鞍辔良

马一、索子面貂皮袄、金镶玉带、靴、帽，令尽服之。佟驸马曰："我乃微贱之人，得与汗及诸贝勒为姻戚，已如登天，复赐此衣、马，犹再生也。请准叩谢汗及诸贝勒。"汗劝之，不从。佟驸马率其众兄弟及各官属叩谢汗。设案进酒时，岳托贝勒、豪格贝勒举杯酌佟驸马。其余各官，则由诸贝勒大臣各以次举杯酌之。国制，原无女之父家设宴答谢之例。故汗虽亲临，未杀牛羊，仅设席陈有果物酒肴。佟驸马及众官轮番向汗进酒，汗亦稍饮之。诸贝勒大臣、众官皆未节制畅饮之。此饮者，乃汗欲以和睦仁爱之养，俾大凌河新降各官观之。异邦闻之，其在国之佟氏家人由衷欣悦，众官羡慕耳。

二十二日，汗、大贝勒、诸台吉、众大臣等往北校场阅视西乌里额驸部下汉兵擐甲胄，列纛楯，施放红衣炮。出后先至西校场阅视诸申兵施放枪炮，又西乌里额驸部下汉兵置火药于红衣炮、发贡炮、将军炮内，设靶演示。复列小炮，一同施放毕，观大凌河新降各官射箭。阅兵毕，驸马总兵佟养性及众官合杀牛三、羊六，设筵宴汗与诸贝勒。

二十四日，八家往取毛青布之人还。

二十五日，汗及诸贝勒赴校场，携往西乌里额驸旗之众汉官军士，以其善治枪、炮、甲胄、军械，且出征大凌河攻战骁勇，赏赐西乌里额驸为首各官。赏驸马总兵官佟养性玲珑雕鞍良马一匹、银百两；赐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及副将金玉和、副将石廷柱、副将金砺、副将高鸿中、游击李延庚、参将祝世昌、备御图瞻等八员雕鞍马各一匹；纛额真副将李国翰、守军主帅副将孙得功二人，各赏银三十两；参将吴学锦、参将郭永茂管战车有功，各赏银二十五两；游击尹廷禄曾随侍汗，纛额真游击图赖、守军主帅游击杨文鹏、守军主帅游击杨有瑞、守军主帅游击佟正、游击黄参宝、游击崔应泰曾管炮，守军主帅游击张慈彦、纛额真游击李显灿、游击高功绩曾查管防火，游击马远龙曾管战车，游击卢彦苏曾管战车，游击郎世载曾管战车，游击李高喜曾管炮，游击臧廷远、游击刘廷兆、游击张大猷、游击王义兵、游击郎秀征等十九名游击，各赐银二十两；纛额真备御吴善、佟延之子纛额真佟养浩、副将石国柱之子达尔汉备御之大纛额真、严庚之高举儿备御之大纛额真、图瞻之赵田玉曾管炮、备御李长顺曾管炮、严庚之李明曾率炮兵、又严庚之李国征曾管战车、备御任明世曾管战车、备御周大模曾查管防火、图瞻之陈启新曾查管防火、高副将之熊仁曾查管防火、石国柱之于登州曾查管防火、备御杨兴国曾查管防火、守军主将备御冯景云、守军主将备御金又来、备御张常德曾管炮、备御董廷远曾管炮、曹广弼曾代朱参将管带、备御赵梦财、备御祝世荫、备御郭绍吉、备御马如龙、备御曾国祚、备御张文焕、备御伯吉色、备

御之大纛人，此二十六人，各赏银十两。赏赐毕，杀牛八、羊百，携酒四百六十瓶，往宴之。时萨哈廉台吉、豪格台吉、杨古利额驸举杯酌西乌里额驸。各固山额真、大臣等举杯酌甲喇额真、副将、参将、游击等各员。是宴，酒肉丰盛，众汉军食饮有余，汉军士醉酒死者有三四人。

二十七日，西乌里额驸杀马一、牛二、羊二设宴，请汗及诸贝勒幸其第，宴之。是宴，献汗鞍马二、大贝勒鞍马一，悉却之。大凌河新降官员向汗及诸贝勒进酒。是宴，汗、诸贝勒及新旧汉官，以和睦之礼彼此敬酒，嬉笑饮之。

是日，镶黄旗驻铁岭游击胡希木革一备御职。革职缘由：往报逃人遁去，彼未亲自带人追之，故革职。此事缮入蓝旗值月档内①，于白旗值月档内革除。

二十八日，豪格台吉杀马一、牛一、羊五，治席三十桌，宴请汗。

二十九日，前往捉生之鄂贝、刘哈、席特库、塔哈布还。俘获之数：蒙古人五名、汉人三十名、马一、骡三、牛十三、驴十五。其马及牛、骡、驴，赐予擒获之人。将三十名汉人发往宁古塔，其五名蒙古人杀之。

第四十九册　天聪六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二月初一日，［原档残缺］鄂米纳、诺莫依、诺米达、佟阿图、图梅、白楚喀、绰勒穆等八大臣，率每二牛录甲兵一人赴边外堵截逃人。

初二日，巴雅尔图、章齐率每旗护军五人往追逃人。

初三日，颁书曰："兵部贝勒奉汗命谕诸申及蒙古屯拨什库曰：据闻行路之人夜宿或偶然经过，必索酬金等语。嗣后索酬金者罪之。若不容宿而有冻死之人，则令偿其人。至其独行者，须加详查，若查出系逃人，视同擒获逃人。倘不详查独行者，出屋后为他人擒获，仍论以容纳逃人罪。"

是日，汗以大贝勒不豫，往视之，时众台吉皆集于汗所随行之。

是日，于刘哈俘获汉人内择明事者二人留之，以备讯问。［原档残缺］。

初四日，颁书曰："礼部贝勒奉汗命谕曰：［原档残缺］旗、伞、喇叭、唢呐、鼓、箫等，出征时仍照旧制携带。凡于屯寨周围街道行走时，于汗前用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大贝勒前用旗二对、伞一柄、校尉四人；诸贝勒前各用旗一对、伞一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lamun i biyade arahabi，即写于蓝旗值月档内。

柄、校尉二人。若赴汗所集聚，不用旗、伞，唯准校尉随从。若各自出城门行，务带旗、伞。若有违例者，由礼部贝勒查实，连同汗在内每次罚羊一只。若徇情不罚，则罚尔以羊。凡赴汗之所在地，他人之旗、伞、校尉，概不准用。随汗出行，只许大贝勒用伞。"

是日，颁书曰："礼部贝勒奉汗命谕曰：诸贝勒大臣，染貂皮缝制端罩、缘阔蟒缎披领及帽装菊花顶者，概令停止。有染貂皮缝制端罩、缘阔蟒缎披领及帽装菊花顶服用者，则命拿获之人取之。有衣服缘细边、制素毡帽服用者，听之。"

初五日，汗幸校场，集其二旗护军，命擐甲胄，阅其步射、骑射。阅兵毕，命护军按甲喇、牛录顺序入座，杀牛四、羊十三，宴之。

初六日，副将高鸿中上书于汗。因其上书，汗曰："上书具陈，固不可禁，然上书必援引前人之过失。一味读书而忘乎所以，必出非前人之言也。今尔巴克什等宜随时启示，以免非议前人也。昔成吉思汗之子察干岱，以锯刀削柳为鞭，曰：'凡此黎民[①]系父成吉思汗所纠集，而此柳鞭乃我所创也。'鄂齐尔苏勒对曰：'此削鞭之刀，若非汗父纠集工匠制造，尔岂能以指掐之、以齿啮之耶。'凡此大业、国民及诸凡物件，均系汗父所独创，今若以此为非，自作聪明，则必遗讥于万世也。尔等务须铭记，相互启迪。"

是日，汗往诸子避痘所，未举旗伞，故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议罚羊。达海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闻之，遣霍托侍卫奏汗曰："闻汗今日将复至诸子处，昨因未举旗伞，部人议罚羊。我等既闻之，相应奏闻启迪。"汗于是命索尼、霍托以羊交付礼部贝勒，并释之曰："非忘举旗伞也，因往忌地而不用耳。然未转告部员知之，其咎在我。我若违法，法将何以施行。此羊，尔等可收之。嗣后，凡往忌地，免用仪仗。"

是日，大凌河官员及副将十五员娶妻，各赐彭缎三、缎三、毛青布十九、购棉银五两。

初七日，墨尔根戴青娶扎鲁特部根杜尔台吉之女为妻。所送聘礼：马十匹，备有雕鞍辔三、豹皮坐鞍一、画鞍一、石鱼皮鞍五，并驮有甲胄、蟒缎一、缎二十一、毛青布三十、红毡二。

初九日，汗率诸贝勒大臣至先汗陵焚楮奠祭。金国定例，年逢腊月二十九日，祭奠先祖。是年祭奠，汗因患眼疾，未得亲诣，后焚楮，汗痛哭。

十一日，颁书曰："汗曰：命刑部贝勒颁书，诸凡赌取钱财，概行禁止。若再有

签注：① 谨思，sahahūn ilicaha irgen，盖黎民之意也。

赌者，则依法处之。其赌取食物者，勿禁。”

是日，命正黄旗护军集于箭亭，由各护军纛额真前去查验各项军械。时汗拨其马群之马十四匹，命苏达拉送往，谕之曰：“尔携马往，交付尔等纛额真，赏给贫困而技艺精强、善治军械之人。”

十二日，汗集诸贝勒大臣于内廷筵宴，以戴青贝勒之女为东宫福晋。此福晋乃蒙古扎鲁特部戴青贝勒之女。汗已立有中宫福晋、西宫福晋，唯东宫未立福晋。故选其优，遣人往聘此福晋，转谕其父曰：“我召来观之，中则留于宫内，不中则遣之还。”遂召福晋至，暂憩城外。汗命有眼力者往观可否留之。观者来报汗曰：“无需人多，汗宜自行酌定，他人观之可信乎。汗应亲眼观之，若可立为东宫福晋，宜按典礼聘之也。”汗遂亲率从者数人往观之，迎入内廷（原注：非好多娶，乃拟按例备三福晋也。），以聘礼设宴。是宴，杀牛一、羊六，治席二十桌。

十五日，汗幸校场，集正黄旗护军，命自杨古利额驸以下尽皆擐甲，按纛旗列于两翼，阅各甲喇依次演射。次谕大凌河新降三副将曰：“尔等已忘执弓。近来尔等居家无暇射箭，今可试之。”三副将奉命射毕。杀牛二、羊七宴之。随汗同往之八旗诸贝勒，亦各赴校场，率护军演射毕，杀牛羊宴之。

十六日，以汗纳福晋礼，诸贝勒进礼。大贝勒进驮甲胄暖木鞍马一，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豪格台吉、墨尔根戴青、阿济格台吉、额尔克楚虎尔等六台吉，各进驮甲胄雕鞍马一。

十七日，清明致祭奠，汗痛哭。祭毕，汗驻宫城门外，谕曰：“有大臣缘何不到。今此致祭奠，除有病外，不宜为他事耽搁。服丧年久，不勉强尔等来必痛哭，俱来并立行礼毕，再各自办理奠祭事宜，乃礼也。他旗大臣姑且不论，然父汗原有二旗大臣等必定集齐，乃理也。”

十八日，喀喇沁部乌塔齐塔布囊之民，往广宁山捕貛、貉，获汉人四名送至。经询问，即遣归原获之主，或杀或养或卖，听其主之便。

二十日，正白旗驻甜水站之人真珠肯、镶黄旗驻甜水站之人伊勒登、镶黄旗驻汤河堡之人喀尔喀玛等三人，列为一等，赏无披肩蟒缎披领。

赏伊勒登缘由：拿获由此遁逃之人三十三名、由彼逃至之人一百二十三名。共获一百五十六人，曾修城，列为三等。

赏真珠肯缘由：拿获由此遁逃之人二十五名、由彼逃至之人七十二名。共获逃人九十七名，曾修城，列为三等。

赏喀尔喀玛缘由：拿获由此遁逃之人十九名、由彼逃至之人五十七名。共获逃人

七十六名，曾修城，列为一等。

正蓝旗驻海州河口之人伊勒慎，正黄旗驻汤河堡之人萨哈廉、宁古塔，正黄旗驻鞍山之喀尔喀玛、阿球，正蓝旗驻张义站之人特木鲁，正蓝旗驻析木城之人鄂通果、嘉木孙、郎济达，镶白旗驻甜水站之人库鲁，正红旗驻海州之人富岱、列列珲，正黄旗驻铁岭之人苏尔东阿，镶白旗驻萨尔浒之人色牛克，以上十四人无过亦无功，免赏。

伊勒慎免赏缘由：获船七、人四十。又获由此遁逃诸申一名、汉人九名、奸细一名。共获五十一人，未曾修城。

正黄旗萨哈廉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六名、由彼前来之人三十名。共获四十六人，曾修城，列为一等。

正黄旗喀尔喀玛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四十二人，其中诸申五名、蒙古一名、汉人三十六名。曾修城，列为三等。

正蓝旗特木鲁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四十名。曾修城，列为三等。

正蓝旗鄂通果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五名，由彼前来之人三十多名。共获逃人四十名，曾修城，列为二等。

正蓝旗嘉木孙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两名、由彼前来之人三十八名。共获四十人，曾修城，列为二等。

正黄旗阿球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两名及蒙古、汉人三十二名，诸申四人。共获三十八人，曾修城，列为三等。

镶白旗库鲁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一名、由彼前来之人二十二名。共获三十三人，曾修城，列为三等。

正红旗富岱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诸申两名、蒙古一名、汉人二十五名、由彼来之奸细四名。共获三十二人，曾修城，列为一等。

正黄旗宁古塔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二名、由彼前来之人二十名。共获三十二人，曾修城，列为一等。

正蓝旗郎济达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六名、由彼前来之人二十四名。共获三十人，曾修城，列为二等。

正红旗列列珲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诸申一名、蒙古一名、汉人二十三名、奸细四名。共获二十九人，曾修城，列为一等。

正黄旗苏尔东阿免赏缘由：获当地遁逃诸申四名、蒙古一名、汉人二十一名，共获二十六人；曾修城，列为末等。

镶白旗色牛克免赏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六名；曾修城，列为一等。

命更换苏尔东阿、色牛克二臣。萨哈廉、喀尔喀玛、特木鲁、伊勒慎、鄂通果、库鲁、嘉木孙、富岱、宁古塔、郎济达、列列珲、阿球等十二名大臣，仍令留守，驻满六年。

擢正黄旗游击李思忠为参将。擢升缘由：自遵化还时，明兵始来攻遵化城，即亲列炮、指挥放炮。敌攻三次，放炮三次，未令敌逼近。时我火药为敌箭点燃，诸申、汉兵急步后退。遂以鞭策之，言我军何曾有如此败走者，命各归汛地。此情孟阿图知之。其后，因明兵阻击过桥，复毁南堡，攻至城门。时指挥列炮，明兵施放鸟枪，头中一伤。带伤出城时，独率蔡参将、金游击、魏备御、杨备御等汉官四员及披甲人十余名出东门。见孟阿图后，孟阿图曰："尔往见察哈尔舅舅。"遂又独往北门见察哈尔舅舅。时因伤昏迷不支，故将四官交付察哈尔舅舅。往毛文龙所居岛时，命我同雅尔纳往刺鱼坨，曾获敌船五及人十一名。正守船时，敌来夺船，遂与雅尔纳率兵抵御明兵，射杀在前，明兵发炮，被击穿大腿，雅尔纳知之。故擢游击为一等参将。

擢祖备御为游击。缘由为：于大凌河为八旗催铸红衣将军炮铅子，共八千五百发、小铅子八万五千发。所铸铅子，除供给六甲喇汉军、八贝勒家发炮之人及各战地之需外，尚有剩余。昼则催造铅子，夜即巡行各营。去年，铸红衣炮三尊。今年，铸红衣炮四尊。于海州擒奸细两名，于沈阳擒奸细一名，于牛庄擒奸细一名。故擢备御为游击。

擢游击佟图赖为参将。缘由为：攻大凌河之日，图赖率西乌里额驸纛倡先入壕。遇张道台兵，与七甲喇纛一齐进击。下马后，图赖孑身先入。故擢游击为二等参将。

伯吉原系游击，因其于永平遇敌不出战，且纳妓于家。又索王都司金一两，被人告发，故革其游击职。所奏之书，并无立功之处。今念其乱时来归有功，授为备御。

擢镶黄旗李明为备御。缘由为：大凌河敌兵出城来夺台时，施放红衣炮及大将军炮，敌兵多中炮死。随军炮击张道台兵，足中炮，一马毙，一马伤，生擒四人来献。以炮攻于子章台及马家湖台、陈兴堡等三台，尽克之。大凌河之役，奋勇前进，直抵城壕。攻鄂本堆门，发炮达两月之久。

第五十册　天聪六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达尔汉、丘绰儿、曹广弼、墨尔根侍卫、崔游击、董山之子吞泰、杨备御等七人，予以叙功。

镶蓝旗副将墨尔根侍卫叙功缘由：遇爱塔兵，于贝勒前步行进击。自兴兵以来，凡购买马匹、修治军械，竭力勉为。于大凌河之役，率纛攻战。遇张道台兵，率纛攻人。故此叙功。

正蓝旗崔游击叙功缘由：以炮攻于子章台、马家湖、陈兴堡三台，克之。炮攻张道台兵。攻鄂本堆门，发炮两月之久。于大凌河西台，祖总兵官兵趁黎明发兵攻台，施放红衣炮，三人中炮毙，明兵乃退。我军夜袭张道台兵之前，敌先发炮以诱我军，遂冲入敌阵，杀其四人，生擒三人而还。大凌河西台原由我诸申哨卒驻守，祖总兵官发兵攻台时，施放红衣炮，三人中炮毙，手伤一处。故此叙功。

镶蓝旗曹广弼叙功缘由：以炮攻于子章、陈兴堡、马家湖三台，克之。于大凌河之役，首次进攻时，射毙一人。退兵时，见晋副将部下孙千总陷敌，即往救出。遇张道台兵，率甲喇炮并战，后冲入敌阵杀一人。故此叙功。

杨备御叙功缘由：以炮攻击于子章、马家湖、陈兴堡、大凌河西台等四台，克之。鄂本堆攻门，放炮两月之久。与鄂本堆并进，砍倒一人并夺得纛，中伤二处。故此叙功。

董山之子吞泰叙功缘由：子年擒奸细一名。自兴兵以来，凡购买马匹、修治军械，竭力勉为。大凌河之役，倡先冲入壕内。遇张道台兵，先甲喇进击。故此叙功。

石副将之子达尔汉叙功缘由：自兴兵以来，诸凡购买马匹、修治军械，竭力勉为。大凌河之役，率纛进战。遇张道台兵，率纛先本甲喇进击。故此叙功。

丘绰儿叙功缘由：自兴兵以来，凡购买马匹、修治军械，竭力勉为。于大凌河，直攻至壕，肩伤一处。遇张道台兵，先本甲喇进击。故此叙功。

是日，革镶蓝旗法笃备御职。革职缘由：红旗桥上贩肉之税及蓝旗桥上购猪羊之税，共十二两五钱均未入官，伙同笔帖式侵吞，被红旗桥抽税人举发，故革职。

是日，驻甜水站之赖荪，驻卫宁之张十八及驻牛庄之法笃、乌鲁喀，驻析木城之席尔泰及驻海州河口之尼雅汉、贝衮等七人，因所获逃人少，且修城不力，依律罚之。

罚赖荪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六名、由彼来人八名，共获十四人；曾修城，列为三等，驻守五年。

罚张十八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二十四名、由彼前来之人十名，共获三十四人；曾修城，列为末等，驻守三年。

罚法笃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八名，曾修城，列为二等，驻守六年。

罚乌鲁喀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七名，曾修城，列为二等，驻守六年。

罚席尔泰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三名、由彼前来之人八名。共获十一人，曾修城，

列为二等，驻守三年。

罚尼雅汉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四名、由彼来人六名及船一艘。共获二十人，未修城，驻守三年。

罚贝衮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七名及奸细一名、获由彼前来之人十名及船一艘，共获十八人；不曾修城，驻守六年。

驻海州河口之塔尔巴希，驻东京之凤安、乌达纳等三人，所获逃人无多，且修城不力，因彼等无职，各鞭五十，折赎。

罚塔尔巴希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名、由彼逃来之人八名及船一艘，共获十八人；不曾修城，驻守十年。

罚凤安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一名及诸申一名，驻守两年。

罚乌达纳缘由：未获逃人，驻守一年。

驻耀州之莽果、雅木布鲁及驻东京之舒球等三人，着革职。

革莽果备御职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十一名、由彼逃来之人六名，共十七人及船一艘，驻守三年。

革雅木布鲁备御职缘由：获由此遁逃之人六名，驻守三年。

革舒球备御职缘由：获由此遁逃之汉人十五名、诸申一名，驻守二年。以上三人均曾修城，故列为末等。

遣席尔泰、尼雅汉、赖荪、张十八等四人还，仍驻六年。

命将乌鲁喀、法笃、乌达纳、凤安、塔尔巴希、贝衮、莽果、雅木布鲁、舒球等九人更换。

是日，汗聘扎鲁特部戴青贝勒之女为东宫福晋。所送聘礼：驮甲胄雕鞍辔马三、驮甲胄画鞍马七。又赐送福晋之二台吉：桑阿尔斋台吉雕鞍辔马一、插有弓箭雕花撒袋、镂花腰带一、镂花腰刀一、缎二、毛青布二十、烟二十刀、貂皮夹里披领、猞猁狲皮端罩、貂皮帽；博尔晋台吉雕鞍辔马一、羊羔皮夹里披领、貂皮端罩、貂皮帽、镂花腰带一、插有弓箭雕花撒袋、镂花腰刀一、缎二、毛青布二十、烟二十刀。赐随行二大臣各毛青布十、缎一、镂花腰刀一。赐两妇女各毛青布十、缎一、银碗一。赐随从二人，一人毛青布十、一人毛青布九。跟役三人，各赐毛青布五。以送行礼，召入汗家，杀羊二，列筵十席，宴之。

二十二日，扎鲁特部根杜尔台吉送女与墨尔根戴青贝勒为婚，偕其妻及弟率从者三十五人至。豪格台吉、额尔克楚虎尔同墨尔根戴青出迎。住一宿，杀马一、牛二、羊五，宴之。

二十三日，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杨古利额驸、豪格台吉之福晋、阿济格台吉之福晋、墨尔根戴青之福晋、额尔克楚虎尔之福晋，出迎墨尔根戴青贝勒之妻于五里外，杀牛二、羊五，备酒宴之。

是日，赏大凌河归降正都司、正守备各缎二、毛青布八，代都司①、代守备各缎一、毛青布八。正都司及正守备七十二人，代都司及代守备六十三人，共一百三十五人。

二十四日，根杜尔台吉以送女至，进汗驼一、马三、鹰一，并携来一牛、八羊之肉、烧酒二壶。汗召之入宫，根杜尔台吉牵其驼马叩见汗毕，以所携牛羊肉及酒进汗食之。食毕，命根杜尔台吉坐。汗之家杀牛一、羊四，列筵二十五席，宴之。时召自察哈尔逃来之索诺木台吉、巴琫台吉入宴。纳根杜尔台吉所进马二及鹰一，余马、驼各一，却之。

二十五日，八旗护军集于额尔克楚虎尔之校场，命贝勒及其部下皆擐甲，各按旗序列方队。于队内侧，命精选护军分两翼按旗序排列，列红衣炮于中。汗、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率众台吉环营挨次检阅。检阅毕，欲设宴，然风起尘扬，无法睁眼，不能筵宴，乃还家，未能仔细检阅。

是日，送墨尔根戴青之妻至，众福晋未出迎，故汗降谕管部事贝勒议之。汗曰："依我旧制，凡有嫁娶，众皆协力赞行，向无违者也。后因送瓦克达之妻至，众福晋拟俱启程往迎之。适逢天雨，前来之众姻亲不能在外留居，遂入城，并劝止众福晋出迎。今送墨尔根戴青之妻至，命众福晋俱往迎，皆以有事辞，又托言无衣饰，竟无一人往迎，家中迎亲之事遂免之。如此，则凡有嫁娶，止本旗各自聚会，恐失八旗亲睦之谊矣。"

二十六日，墨尔根戴青贝勒以娶妻之礼，杀马一、牛三、羊六，治席六十三桌，宴汗及诸贝勒。时亦召大凌河官员等入宴。

二十七日，莽古尔泰贝勒家杀牛一、羊四，列筵二十五席，宴根杜尔台吉。

是日，喀喇沁部乌塔齐塔布囊属下三十六人入广宁北石河堡，获汉人三名解来。其汉人赐予获主。

二十八日，额尔克楚虎尔家请根杜尔台吉，杀牛一、羊四，列筵二十席，宴之。

二十九日，豪格台吉家请根杜尔台吉，杀牛一、羊四，治筵二十五席，宴之。

是日，先是，大凌河归降明兵，散给我汉人供养。至是，遣户部大臣落实：分隶

签注：① 谨思，jing duši、daise duši，盖正都司、代都司之意也。

一等副将下各随从五十名、二等副将下各随从四十名、参将下各随从十五名、游击各随从十名，于沈阳拨给房屋。每牛录各取妇女三口，四牛录合取妇女一口妻之，所给妇女数共九百三十七口。其余之人，凡民每四名男丁拨给一人，命配以妻室，善加抚养。再有余者，将诸申、富人、官员等编列等次，各分五、四、三、二、一人，令其配以妻室，善加抚养。若蒙天佑，克成大业，则偿还之。否则，既由尔等恩养，则归尔等所有也。遂分之。

是日，经汗深思，莽古尔泰贝勒因罪罚没之五牛录诸申、分内汉民、役使汉人庄屯等项，悉给还之。莽古尔泰贝勒遣爱巴里、额尔赫图问汗曰："其余七旗护军，俱在各旗行走。其在达尔汉额驸旗下由我等分管之十牛录护军，若在我旗行走，则其旗受累。请将达尔汉额驸旗分管之十牛录，拨给额必隆五牛录、拨给登喜库五牛录，常川在彼旗行走。所需各项，均向该旗支取可也。"汗曰："如此甚善。"遂定之。所谓额必隆五牛录者，即其本人之三牛录、麦达里阿哥之一牛录及光衮阿哥之一牛录也。出则随额必隆阿哥同行，所得之分向额必隆阿哥支取之。其余各项，则向原主即贝勒支取之。

二十九日，五旗临阵退缩之各大臣被革职罚赎者：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泰、古尔布什额驸三人，击张道台兵时退缩，各罚玲珑雕鞍头等马、盔甲及银一百两。沃屯以及珠麻喇、纳穆泰三备御，击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职并依律罚赎。古穆台吉战张道台兵时退缩，念其随父兄来归，免革职，依律罚赎。尼雅纽克备御击张道台时退缩，故革职，依律罚赎，以其父有功免夺其诸申。冷格里击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鞭责一百。星讷击张道台兵时退缩，拟鞭一百，准以银折赎。蒙古纳鼐、伊木图、卓勒彬三备御，击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职，依律罚赎。松果图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拟鞭一百，准以银折赎。白楚喀游击战张道台兵时退缩，革一备御职，依律罚赎，其另一备御职，念其兄有功准留。绥霍图游击战张道台兵时退缩，革一备御职，其另一备御职，念其在瓦尔喀行间有功准留，依律罚赎。托阔纳战张道台兵前队时退缩，攻其后队时备藤牌不及时，拟鞭一百，贯耳鼻。拉布什喜战张道台兵时退缩，罚银三十两。兆德备御战张道台兵时退缩，于大凌河之役又不前进，以此二罪革职，夺其诸申，依律罚赎。囊努克战张道台兵时退缩，罚二等马、盔甲及银五十两。鄂诺依游击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职，依律罚赎。扎努备御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职，依律罚赎。拜胡赖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拟鞭一百，准以银折赎。雅赖备御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故削半职，依律罚赎，其另半职，念其战朝鲜、永平功，准留之。曼敦战张道台兵时退缩，罚银三十两。努山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拟鞭一百，其五十鞭准以银折赎，另五十鞭念其在另处

行走有功，免之。囊古、塔岱、吉善三人，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拟各鞭一百。岱珠于锦州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拟鞭责一百，贯耳鼻，准以银折赎。阿福尼游击战锦州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职抄没。喀克都里于大凌河之役，所设看守盾车之人少，致纛为敌所夺，故降二等总兵官为三等总兵官，依律罚赎。塔纳喀备御攻锦州时退缩，战张道台兵前队时退缩；又击其后队时备藤牌不及时，故革职，拟鞭责一百、贯耳鼻，准以银折赎。阿拜阿哥及萨喇纳两游击于大凌河之役，当众兵首次进击时不曾进击，各削一备御职，依律罚赎。乌赖游击战张道台兵及攻大凌河兵时均退缩，故革职，依律罚赎。邦素游击于大凌河及战张道台兵时均退缩，故革职抄没。阿鼐于大凌河之役，遇敌不出击，战张道台兵时又退缩，拟鞭责一百。唐球原为一个半备御，大凌河之役，盾车及大纛俱被敌夺，故革一备御职，依律罚赎。永顺于锦州之役退缩，并弃其本牛录负伤之人，本获大罪，故抄家并赐贝勒为奴。贺儿多参将战张道台兵时退缩，故革一备御职，依律罚赎，念其兄功留一备御职。阿山、朝哈尔、鄂硕、郎球、阿尔津、韩岱等六人，捏称单独冲入张道台兵，依律罚赎，但念彼等较其他退缩各旗尚有战功，故免革职。

第九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三月至六月

第五十一册　天聪六年三月至四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一日，赏一等副将张洪谟、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曹恭诚、刘天禄、张存仁等七副将，各缎十、绵绸十、毛青布五十、计碗盘在内之银一百四十两、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桌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

赏二等副将韩大勋、裴国珍、孙定辽等三副将，各缎八、绵绸十、毛青布五十、计碗盘在内之银一百四十两、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桌一。

赏三等副将杨华征、李云、薛大湖、陈邦选、邓长春等五副将，各缎六、绵绸十、毛青布五十、计碗盘在内之银一百四十两、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二、卧柜四、皮箱一、筷二十六双、棉花三十斤、桌一。

赏参将张廉、姜新、段学礼、吴良辅、刘士英、盛忠、韩栋、高光辉等八人，各缎五、绵绸五、毛青布三十、计碗盘在内之银一百两、雕鞍一、雕花撒袋一、刻花腰带一、立柜一、卧柜三、筷二十六双、桌一。

赏游击杨铭石、吴奉成、李一忠、刘良臣、张怀良、方一元、涂应乾、胡弘先、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等十一游击，各缎五、绵绸五、毛青布三十、计碗盘在内之银一百两、画鞍一、平雕撒袋一、扁鞓带一、立柜一、卧柜三、筷十六双、桌一。

是日，正红旗张参将娶妻，赐羊一、绸十、彭缎二、毛青布十九、被褥棉花银四两。

镶白旗李副将娶妻，赐羊二。

是日，大贝勒请根杜尔台吉至其家，杀牛一、羊四、鹅十，治筵二十五席，宴之。

初三日，汗乘召墨尔根戴青之岳父岳母来其家赐宴之便，将阿济格台吉、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等三贝勒之众福晋亦召至，杀牛二、羊七，治席四十五桌，宴之。

召索诺木台吉父子入是宴。

初七日，销高游击获奸细功缘由：先是录高游击名，后因未升其官，请于其弟名下领银。管部事贝勒奏于汗，尽销其获奸细功。

十二日，大凌河归降副将、参将、游击诸员，以赏立柜、卧柜之礼叩谢汗。叩拜毕，杀羊二，治席十五桌宴之。

是日，正蓝旗觉霍托出哨析木城，蹑迹擒获奸细十人，杀其二人，其余八人执解而来。八奸细携有水银十二两、毛青布三，乃杀其五人，其余三人及其毛青布三赐给获主，水银给萨木哈。命将赐给获主之三人卖与科尔沁部蒙古锡伯。

是日，八家内定例：凡未出痘者患病，则未出痘贝勒等于九日后再遣人询问，若非危重之病则可往视之。于九日内，可遣人探信，勿亲往视之。若于限期内前往探视，则属谄谀也。

十三日，降谕云："汗曰：若首告诸贝勒，其原告是否离主，前已有旨，照办之。至彼此讦告者，今定新例：凡首告人须如实上告。如告两件事以上，其重者实而轻者虚，则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①。再首告多事，但有一实，亦免坐诬告之罪。所告多实，则准原告离主；所告多虚，原告不准离主；虚实相等，亦准离主。倘所告在两事以上，其轻者实而重者虚；或告一事，以轻诬重，经审实，坐被告以应得之罪，其原告仍坐诬告之罪，不准离主。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或于汗及诸贝勒持有异心者，许告。其余事件，不得上告。倘有告者，被告之罪照常审拟，原告亦与被告同罪，不准离主。所以禁止者，乃因此为古圣王之成法，故今仿而行之。昔禁乱伦婚娶者，亦此例也。"

是日，制定颁布各官祭葬例云："凡官员卒，若系五备御之总兵官，汗恩赐纸二千张、羊二只、酒五瓶，闻讣至头七② 祭期，遣官往祭三次；总兵官赐纸一千六百张、羊二只、酒四瓶，遣官往祭二次；副将赐纸一千二百张、羊一只、酒三瓶，遣官往祭二次；参将、游击赐纸八百张、羊一只、酒二瓶，遣官往祭一次；备御赐纸四百张、羊一只、酒一瓶，遣官往祭一次。至于世袭有功官员等，无论阵亡或病卒，均照此例。其以才能擢升之官员等，若殁于阵亦照此例，若系病卒则减半给之，照前遣官往祭，赐纸一次，其羊、酒，遣官往时赍往。"是日，复颁谕定曰："凡管旗诸贝勒与不管旗执政诸贝勒薨，汗恩赐纸一万张、羊四只、酒十瓶。"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gerci hokombi，即其原告免于治罪。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akabure 一词，即头七。

二十日，阿山、布尔吉率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护军二人往所属部落境外驻守，赐彼等毛青布六十以资买粮而食。

二十一日，颁书谕云，“汗曰：凡遇出猎行兵，出城门后，勿忘法度，整肃而行，不许喧哗。若喧哗，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有其主，若妥为管束各队，则何致喧哗耶。今若喧哗，坐该管队额真以应得之罪，其喧哗者杖。行军之时，如有擅离大纛一二人私行者，执送该管固山额真，罚银三两给执送者。驻营时采薪取水，务令结队前往。有失火者，治以死罪。至军械，自马绊以上俱书字号。马须紧系，烙以印。倘有盗取马绊、笼头、马鞴等物者，俱照旧例处治。倘有驰逐雉兔者，富者罚银十两，贫者杖责。自家启程之日，不得饮酒。倘有离纛后行，被守城门及守边门人拿获，则刺其耳。”

二十二日，阿济格台吉请汗幸其家［原档残缺］。

二十九日，驻汤河堡之喀尔喀玛、庆善、宁古塔向海蹑踪，于黄姑岛获十九人，内有千总一员；由彼返回时，于岫岩获石副将属下逃人四名，共获二十三人，喀尔喀玛亲自携至。

四月初一日，出兵往征察哈尔。时命阿巴泰台吉、杜度台吉、杨古利总兵官、伊勒登副将及驸马总兵官佟养性等率众守城兵留守之。巳时，汗及诸贝勒谒堂子毕，率大军出西门，至蒲河驻营。是日，呼图克图喇嘛以汗出征，前来送行，汗于途中下马赐茶饮毕，喇嘛进马一。汗曰：“喇嘛等之马不宜受。”却之。管兵部事贝勒岳托曰：“喇嘛既进马，应纳之，日后给价可也。”汗遂纳其马。于驻营地，杀羊二，设筵宴喇嘛。

初二日卯时，大军启行，至辽河。值辽河水涨，每旗给船二只。汗与诸贝勒于午时渡河，至养息牧河驻营。是日，汗之近侍护军布达西因逐兔，鞭责无数。

初三日，出征营兵于巳时尽渡辽河。是日，汗驻跸养息牧地方以候营兵至。苏布迪杜棱之子古鲁斯喜布，携四羊之肉及酒两背壶来见汗。以所携酒肉献汗尝毕，汗命杀羊二宴苏布迪杜棱之子及噶勒珠色特尔济浓额驸。

是日，多诺依衮济之夫巴拜携酒二背壶来见汗，以所携酒献汗饮。

初四日，驻跸都尔鼻。是日，喀喇沁诸贝勒来报所率兵数：万丹兵二百、马济兵五十、小阿玉喜兵四十、阿苏特兵一百八十、叶布舒兵三十、多洛坎库列兵四十五、拜珲岱兵三十、鄂木布兵四十、霍恩兵二十、西兰图兵四十、庚格勒兵七十、沙木巴兵一百、阿济鼐兵一百三十。

初五日，驻跸岗阿。苏布迪之子古鲁斯喜布进汗牛一、羊五、一猪之肉、一牛之

肉、一羊之肉及茶九封。汗纳其牛肉、猪肉、羊一、茶九封，其余活牛羊尽却之。

初六日，驻跸喀喇和硕。于驻地，汗命杀牛一、羊二，集本旗众护军、护军纛额真、旗额真、诸蒙古台吉及大凌河新降汉官等宴之。仍于该驻营地，汗颁书谕喀喇沁蒙古诸贝勒曰：①“离家出征，勿忘法度，须严加管束。每二十人设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一人。不许喧哗。若喧哗，则将固山额真、牧主、火主及二十人之头目治罪；喧哗者，依法鞭责。启行之时，其离纛一二人私行者，执送本固山额真，罚银三两。防水火时，务遣五人以上偕行。有失火者，即治以死罪。自甲兵以下亲丁以上，一应物件均书字号。马须烙印，鬃尾须系字牌。若有盗取马辔及笼头者，则裂其嘴；有盗鞍者，杖裂其背；有盗马绊者，割其足筋。有驰逐雉兔者，富者罚银十两，穷者鞭责之。”

是宿，镶红旗达扬阿家大凌河蒙古一人遁逃。

初七日，驻跸都尔伯勒吉。时色特尔额驸所属博克托齐三金携酒二背壶来见汗，以所携酒献汗饮。阿鲁部嘎尔玛黄台吉来进驼二、马二，汗不纳，悉却之，并备酒肴宴之。是宿，达尔汉额驸家大凌河蒙古二人遁逃。

初八日，驻跸莫霍尔郭勒。时喀尔喀部色棱黄台吉、满珠习礼携酒来见汗，以所携酒献汗饮。汗命杀羊一宴之。

初九日，驻跸西拉木伦河。于驻营地，与先率每牛录护军二人出征之布尔吉阿哥及阿山、绰霍洛、努山、席特库、布尔汉、鄂贝、哈宁阿等相会。时阿鲁部僧格和硕齐来见汗，遥拜一次，又近前叩首，行抱见礼。以所携酒二背壶献汗饮毕，汗命僧格和硕齐于左侍坐，赐酒茶饮之。以朝见礼献驼一、马四。汗览毕，念值兴兵之际，悉却之。阿鲁部达赖楚虎尔、达赖之子穆章、色棱阿巴盖之子奇塔特台吉三人来见汗，遥拜一次毕，达赖楚虎尔先行抱见礼，汗亦迎面屈膝，行抱见礼。次穆章行抱见礼，次奇塔特台吉行抱见礼。见毕，汗命达赖楚虎尔于右侍坐，命其余二人坐于侧，赐以肉酒。达赖楚虎尔献驼一、马一；穆章献马三，内一马备鞍，驼二；奇塔特台吉献马一。汗阅毕，以系军马未纳，悉数却之。

初十日，仍驻跸西拉木伦河。是日，喀喇车里克部阿喇纳诺木齐携酒二背壶来见汗。叩见毕，以所携酒献汗饮，献马一。汗阅毕，却之。雅索特部嘎尔玛叶勒登巴图鲁携酒二背壶来见汗，叩见毕，以所携酒献汗饮。献马一。汗阅毕，却之。是日，伊绥、绰斯喜、巴拜、达希等四人见汗时，遥拜一次毕，行抱见礼。以朝见礼，伊绥献

签注：①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驼一、马一，悉却之；绰斯喜献马三，纳一却二；达希献马一、驼二，纳马却驼。命杀羊一，宴之。是日，扎鲁特部诸贝勒来见汗：内齐携一羊之肉、酒二背壶，色本达尔汉巴图鲁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马尼青巴图鲁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哈巴盖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拜珲岱携酒一背壶，拉巴泰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毕登图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巴雅尔图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额登携酒一背壶，根杜尔携酒一背壶，斋桑扣肯携酒一背壶，济尔哈朗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恩克森携一羊之肉、酒一背壶，桑图携酒一背壶。未携酒肉来见者有：尚嘉布、桑图、额依德、额森特依、戴青、桑阿尔斋、博尔济、昂阿、桑阿尔、列列特、特经克依、达彦。彼等见汗时，遥行叩拜，以所携酒肉献汗饮。汗命杀羊一，备酒一瓶，宴之。进献马匹者有：内齐马一，根杜尔马一，尚嘉布马一，额依德马一，桑图马一，哈巴盖马一，额森特依马五、内一马备鞍，戴青马一，桑阿尔斋马一，博尔济马一，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马二，昂阿马一，桑阿尔马一，马尼青巴图鲁马一，斋桑马一，阿里库特马二，额登马一，托剑马一，特经克依马一，恩克森马二，济尔哈朗马二，多尔济马二，毕登图马四、驼一，拜珲岱马一，拉巴泰马一。汗阅毕，纳毕登图马一及济尔哈朗马一。其余念系军马，悉却之。

十一日，因雨仍驻跸西拉木伦。是日，敖汉部班迪额驸以来朝礼，携至三羊之肉、一牛之臀肉、酒三背壶。朝见时，叩拜汗，复行抱见礼，以所携酒肉进汗尝之。汗杀羊一，宴之。班迪额驸献马二，汗阅毕，以系军马，却之。是日，阿鲁部昂阿塔布囊携马一、牛一来叩见汗。汗纳其所献马牛。是日，奈曼部洪巴图鲁携酒二背壶来见汗，叩拜毕，复行抱见礼，以所携酒进汗饮。献马一，却之。汗杀羊一，宴昂阿塔布囊、奈曼部洪巴图鲁等饮酒。是日，阿鲁部萨扬率兵来会。是日，达扬乌巴希率兵来会，献马二，纳一却一。汗杀羊一，宴萨扬、达扬等饮酒。

十二日，驻跸扎滚乌达地方。是日，色棱阿巴盖之子昂阿勒珠尔携马二、驼一来见汗。见汗时，遥拜一次，汗赐茶酒饮之。所献驼、马，却之。是日，启行后，在途中，色特尔携马二来见汗，遥拜一次，其所献马匹却之。是日，阿鲁部布木巴楚虎尔、布木巴之子古鲁台吉、僧格台吉，携酒二背壶来见汗。先遥拜一次，复近前叩首，行抱见礼，以所携酒献汗饮。汗杀一羊，设宴赐酒。三人各献马一，汗阅毕，以系军马，悉却之。是日，谕达彦、巴哈曰：“尔等马匹将毙，尔等宜远驻营外。”拒不从，仍驻汗之牧群附近。汗怒斥曰：“我之马在此，视之如心肝，尔等为何如此害之耶。”遂命执其二营内七人。汗召达彦、巴哈至，厉责之。其二营头目卓贵、萨萨里，汗亲督解其衣带，换人轮番鞭责之。其余五人，即以无知命释之。

第五十二册 天聪六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三日，仍驻跸扎滚乌达。是日，满珠习礼舅舅携马三来见汗，遥拜一次，复近前叩首，行抱见礼毕，以所携马献汗阅视，汗纳一马，却二马。是日，东戴青献马一、牛一及羊十，纳其牛羊，却其马。巴木布楚虎尔献马一、羊五，纳其五羊，却其马。汗杀一羊，宴满珠习礼舅舅、东戴青及巴木布三人。汗赐满珠习礼舅舅黄缎袍一、黄马褂一。驻跸之日，即于西拉木伦、辽河两河合流处，北边各地蒙古部诸贝勒率兵来会。其众齐集见汗时，汗设帐入座毕，众遥拜一次，土谢图汗复近前叩首，行抱见礼，汗亦离座跪对抱见毕，还座。土谢图汗复跪请汗与诸贝勒安毕，来会蒙古诸贝勒，依次相见。汗命土谢图汗坐于汗左侧，其余诸贝勒与我诸贝勒同坐。次阿鲁部诸贝勒叩见毕，即以所携酒进汗饮，命孙杜棱与大贝勒陪坐，其余诸贝勒继我诸贝勒而坐。朝见礼毕，汗杀十六羊宴之。宴毕，命蒙古诸贝勒按其各处部落分别而坐，献所携马，请汗阅视。土谢图汗马九，杜梅贝勒马九，布塔奇哈坦巴图鲁貂皮端罩一、马四，伊勒都齐马三，乌克善马三，察哈尔部墨尔根贝勒马一，色棱台吉马二，土默特部卫征马一，穆寨马二，达古尔哈坦巴图鲁马一，多尔济伊勒登马一，明安达里戴青马一，蒙古达尔汉和硕齐马一，大桑阿尔斋马一，索诺木达尔汉台吉驼一、马二，嘎尔玛戴达尔汉马一，色本墨尔根台吉马一，班迪伊尔都齐马一，额森马二，小桑阿尔斋马二，孙杜棱马三及古木布斯辖布马二，索木台吉驼一、马二，乌木布布库台吉驼一、马二，伊尔扎木驼一、马二，绰诺惠马一，拜胡赖马一，拉巴泰马一，纳嘎珠马一，拉玛特马一，阿津达马一，额林察马一，布彦马一，霍尼齐马一，敖巴马一，拉玛斯喜马四，阿尔达齐马三，额森德里马一，绰尔济马二，章启马二，卫征马五，共马八十六、驼四。汗阅毕，悉却之，止纳土谢图汗马一、乌克善舅舅马一、孙杜棱马一、哈坦巴图鲁马一、孔果尔老人马一、小桑阿尔斋马一，共纳马六。是日，各路兵集齐，内外之兵共有十万，恐后人或以为伪。

十四日，驻跸博罗一带。是日，阿鲁部达拉海台吉携酒二背壶来叩见汗，遥拜一次，复近前叩首，行抱见礼，以所携酒进汗饮之。献马三、驼一，却之。汗赐饮酒茶毕，遣之还。是日，汗赐达西明叶盔甲一、镀金雕鞍一、镀金刻花腰刀一、黄缎袍一、烟十刀。是日，坦汤卫征侍卫之子携一羊之肉、酒三背壶来叩见汗，遥拜见毕，以所携酒肉进汗先尝。汗赐饮酒、茶毕，遣之还。土谢图汗之子巴达里携马二、酒一背壶，

桑阿尔斋侍卫携马一来叩见汗，即以所携酒进汗饮。时进马三，汗阅毕，悉却之。汗备肉赐饮茶、酒毕，遣之还。是日，噶勒珠色特尔进汗马一，汗阅毕，纳之。

是日，命图鲁什、色珠、沙尔虎达、席特库、苏勒德依、劳萨、郎球、努山等八大臣，率每牛录护军二人前行捉生。

是日，命哨卒内有病者还家，赍书谕留守诸贝勒曰，“汗曰：若祖总兵官遣人捎信来，尔等切勿答复，羁留其来人，勿得遣还。再者，大凌河汉人、蒙古人所有弓箭已为我取，其仍存有腰刀等军械之汉人、蒙古人，可谕之曰：‘尔等勿得变卖，俟汗谕至，调尔等去。’故意拖延时日，又密谕西乌里额驸，将其汉军车盾、军械、衣靴及一切缺少之物，皆令备办齐全。我军往各地驻守，人皆知之。唯命沈阳驻军故作声势，声言备办军械。此书勿与他人阅之。”

是日，赐乌克善舅舅御用紫缎袍一、弓一张。

十五日，赐土谢图汗暖木尖头漆鞍、玲珑辔鞧马一、镶蟒缎淡白色金线缎袍一、白布衫一。赐毕，叩谢汗。汗赐饮茶酒毕，遣之还。是日，赐阿鲁部布颜岱银碗三、刻花腰带一、雕花撒袋一、暗叶盔甲一。是日，以土谢图汗兄杜梅贝勒年老，令还故地。杜梅贝勒还时，进汗马一，却之。以茶酒赐杜梅贝勒饮毕，遣之还。是日，驻跸哈儿占。是夜，赐哈坦巴图鲁御用缎袍一，哈坦巴图鲁献马二。拉曼台吉、色棱台吉、戴达尔汉台吉、桑阿尔斋台吉四人，前于会盟之日各进马二，却之。今复来献。汗阅毕，纳桑阿尔斋台吉马一，其余却之。是日，阿津达哈坦巴图鲁献马一，额林察台吉献马一。汗阅毕，却之。

十六日，留粮米于哈儿占，命左翼董山及右翼雅木布鲁率八旗每旗炮兵四人、每牛录步兵二人、哨卒八十人、每旗代子一员留守之。

是晨，召集土谢图汗兄弟诸贝勒及扎鲁特、敖汉、奈曼、阿鲁各部落诸蒙古贝勒一百人，汗谕之曰：“土谢图汗不惜其牧群，散给军士，率众而来。至于乌克善，则心有不爽[①]。土谢图额驸心诚意笃，效力行间，与我休戚与共。扎鲁特部诸贝勒亦属实心效力。尔巴林部诸贝勒，既来投我，倘不竭力戎行，又不承办马匹，怠缓不前，则尔之同类喀尔喀诸贝勒，既有被察哈尔俘戮者，亦有妻离子散而孑然一身者。我今致力国政，不辞劬劳，察哈尔能至我城下乎，我岂惧之耶。色特尔，尔言有病，果有病耶。不以国政为念，沉湎于酒，为酒所困耳。”又谕阿鲁部诸贝勒曰：“尔等为察哈尔所逐，自来投我至今，屡谕尔等仍当牧于近处，然不遵我言，竟游牧于远处，致为察

签注：① 谨思，ukšan de bi majige usahambi ，或旧档写重，或按音调言之，无从查考，故照抄之。

哈尔抢掠。察哈尔以所掠之物献于明，诳称系‘诸申兵进攻之后，我人诸申地方所得之物’云云。此乃彼诬指我侵掠尔国也。我之属国被掠，我岂不恨之耶。尔等诸物为察哈尔劫掠而去，尔等自当恨之，何不思依仗汗恩报仇雪恨，何不散给马匹，何不多出兵耶。尔等之罪，俟我班师后查之。敖汉、奈曼部诸贝勒，先他部来投我。济浓居沈阳，班迪年少，尔洪巴图鲁身居本国，尔等好于巴林者实，然亦未尽善。至尔各部诸贝勒之善恶，俟班师后再议。曾见我夺人美妇乎，或不问其主强夺良马乎，或见有贤能之人即令彼离其贝勒而从我乎。果存此心，我岂不畏天乎。我本顺天意而行，此不待我言，尔等亦当知之也。我所忧者，唯我八旗诸贝勒不令我知即强取尔等良马美物耳。若尔等两者之间自愿联姻缔好[①]，相互馈赠可也，不愿则勿与。若有恃威恐吓者，则告知于我。”谕毕，众称甚是，点头受命，遂杀一牛，宴之。宴毕，赐孙杜棱暗叶盔甲一、玲珑雕鞍辔一、刻花撒袋弓套一、镶蟒缎大黄缎补子袍一；赐达赖楚虎尔之子穆章暗叶盔甲一、雕鞍辔一、刻花撒袋弓套一、镶石青素缎大黄缎袍一。

是日，墨尔根戴青属下人色赫颇及一蒙古人欲逃，被松果图举发，杀之。是日，驻跸小哈尔占。是夜，前哨图鲁什、劳萨获流散蒙古男丁一百人、妇孺百余口、马八匹，由我八旗之八人携该群人中之明事者二人奏报于汗。是夜，赐土谢图汗弓一。

十七日，驻跸喀喇木伦。是夜，赐昂阿塔布囊黄缎袍一、蓝缎衬衣一、雕鞍辔一、刻花撒袋弓套一、顺刀一、油缎油单一，赐绰斯喜暗叶盔甲一、银酒海一、刻花撒袋弓套一、黄缎袍一、刻花腰袋一，赐达彦乌巴希暗叶盔甲一、刻花腰带一、银酒海一。

十八日，驻跸哈纳崖。是日，将前哨图鲁什、劳萨招抚之蒙古约百人留于喀喇木伦河。留时，召其族人中明事者泰布霍、多诺依、巴吞、阿纳克四人至，汗谕之曰：“尔等留于此，我等将班师，尔等勿妄存邪念。”言毕，汗赐羊一，留之。

是日，以正红旗哈克萨哈牛录下博尔孙家人驰逐野兔，御前大臣随手射之六箭。

是日，汗杀二羊，召蒙贵、明安达里、色棱、嘎尔玛台吉、桑阿尔斋、阿津达、善津、班第、拉巴斯喜等九人入行幄，宴之。

是夜，达尔汉额驸家旧蒙古人携良马六匹遁逃。是逃人至，察哈尔皆逃遁。追之未及，军士甚劳。

十九日晨，雅萨小旗属下萨林追猎野兔，其小旗额真雅萨以箭射之。萨林报复，鞭打其主，故鞭萨林四十。是日，驻跸营图。是夜，每旗遣亲随护军五人往援前行之图鲁什、劳萨。是夜，汗杀羊二，宴本旗各纛额真、小旗额真及蒙古诸台吉。达赖楚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anda sadun seme gaime bume yabu，即结亲相好，亦系结交之意。

呼尔入此宴。是夜，噶勒珠色特尔献马一。汗试乘，纳之。

二十日，大军启行，抵哈尔哈打尖。是日，驻跸巴鲁河口。

二十一日，驻跸格垒河。是夜，诸台吉、固山额真等集于汗驻所，汗杀羊一宴之。

二十二日，越兴安岭，驻跸达里泊之公古里河。是夜，遣每旗大臣一员，正黄旗鄂贝、镶黄旗哈宁阿、正红旗刘哈、镶红旗伊勒穆、正蓝旗乌赖、镶蓝旗巴都里、正白旗阿山、镶白旗星讷，率每旗小旗额真一员、每小旗护军一人往援前行之图鲁什、劳萨。达里泊方圆约八十里，东、西有三河注入，湖水咸不能饮，距沈阳约一千二百里。此次因出征兵众，日行四五十里。

二十三日，驻跸都勒河。（原注：都勒者，马镫也。）是日，遣每旗一人，每贝勒下拨给马二匹，乘马前往捉生、蹑踪。所遣人名：正黄旗郎赛、镶黄旗图吉、正红旗博堆、镶红旗伯布赫、正蓝旗多多惠、镶蓝旗布岱、正白旗伯尔和泰、镶白旗绰尔齐、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熟悉地理之蒙古人一，共九人往。是日，合围直至都勒地方。此围也，汗殪黄羊五。是日，有一蒙古人自察哈尔步行逃至，讯之，答曰："有二逃人带六骑往察哈尔，告以天聪汗举兵来征，察哈尔汗惊惧，尽携其在拜兴地方有二牛以上可带之人，遁往库可得呼苏地方。自达里泊往，月末可至。"

二十四日，驻跸都勒河。是日，噶勒珠色特尔进汗马二，汗览毕，纳一却一。是日，命八旗以每甲喇二人交由哈山、乌拜率领，往调先行之图鲁什、劳萨、阿山还。其追还缘由：察哈尔断不能抵挡我军，我追彼，彼即向外逃，而我马疲粮尽，今将赴拜兴也。

二十五日，驻跸乌尔图。是日，命库尔禅巴克什率每旗亲随护军二名，前行侦探。

二十六日晨，大军启行，抵纳木布扬果打尖。是日，驻跸胡喇户。

二十七日，仍驻骅胡喇户地方。是日，前自达里泊遣郎赛、图吉、伯布赫、博堆、多多惠及布岱、伯尔和泰、绰尔齐、土谢图额驸属下一蒙古等九人捉生，直抵霍尔霍林郭勒、噶海额勒苏地方，未得踪迹而还。是日，小桑阿尔斋、古木布斯喜布各进马一，汗纳之。因赐小桑阿尔斋暗叶盔甲一、刻花撒袋弓套一、御用缎袍一、刻花腰带一，赐古木布斯喜布明叶盔甲一、刻花撒袋弓套一、雕花顺刀一、御用缎袍一、刻花腰带一。

二十八日，驻跸，集诸申、蒙古、汉人众军诸贝勒大臣及军士等，宣谕曰："汗曰：进兵之地，其抗拒、败走者，杀之；其不抗拒者，勿杀。再者，勿离散人夫妇，分赏俘虏前勿淫妇女。如有离人夫妇及奸淫妇女者，论死。杀不抗拒之人并掠人衣服者，则夺其所俘赏与首告之人，仍照例鞭责。除豚鸡可宰食外，羊及山羊以上不许擅

宰，宰则亦夺其所俘赏与首告之人，仍照例鞭责。勿毁庙宇，勿犯庙中供奉之一应物件，违者论死。勿扰庙内僧众，勿取其财物，可开载僧众数目来报。若人畜逃入庙中，听其俘获。勿屯住庙中。即照此文缮成蒙古字，颁给科尔沁、扎鲁特、阿鲁、敖汉、奈曼、喀喇沁、扎赉特等部之主各一函。是日，镶蓝旗奈格牛录下佟色执一来其岳母家贸易之锡伯人携至，拟收养之。因该锡伯人盗米，杀之。遂将佟色坐擅带新人罪，鞭一百，贯耳鼻。镶红旗赖珠牛录下拜赛，康喀赖牛录下希福，奈曼部班金台吉下多铎、拉巴希喜、布拉克泰五人，夺取图鲁什、劳萨前行招服蒙古人之锅七、狼皮一、狐皮十，为蒙古人告发。多铎、拜赛为首犯，杀之；拉巴希喜、希福各鞭一百，贯耳鼻；布拉克泰鞭一百，以其父功，免贯耳鼻。将失察之甲喇额真博尔善、赖珠、康喀赖一并照例罚赎。正黄旗塔海牛录下阿布纳、宁古钦牛录下费约色二人，盗土谢图额驸部下蒙古之马辔，失主认之，告于法司，将二人割嘴。正白旗喀克都里牛录下绰纳、考托及特索，盗土谢图额驸部下蒙古之马绊，为蒙古所执，告于法司，将三人足筋以小刀割之，凡所获遗物自马绊、笼头、马辔、碗、匙以上，俱行收集，令各失主认领。是日，前遣图鲁什、劳萨获察哈尔人三、马七、驼一，先令布哈塔布囊携所获一人来报汗，讯毕杀之。其人言，察哈尔部左界与喀拉莽鼐之境相接，遂议定罢征明之师，往征察哈尔。

二十九日，自小和尔郭还返往察哈尔，至辉松斋档地方驻跸。是日晨，命布哈塔布囊率每旗护军一人往迎图鲁什、劳萨。

第五十三册 天聪六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五月初一日，前行捉生之图鲁什、劳萨来会。是日，命阿山、图鲁什、劳萨、乌拜四大臣留其前次所统之兵，率每牛录护军一人复往捉生。

是日，驻跸果果苏泰河。

初二日，驻跸果果苏泰河口哈喇阿鲁克。

初三日，驻跸胡喇干之哈雅。

初四日，驻跸格德尔古布拉克。

初五日，仍驻格德尔古布拉克。

初六日，驻跸胡喇户。

是日，汗之侍卫詹土谢图下蒙古五人逃往察哈尔，被先遣之阿山、乌拜、图鲁什、

劳萨擒获，斩首，由镶白旗人席特库携其首级来献。

是日，命正红旗刘哈、布哈塔布囊率每旗护军二人往寻踪迹。

是日，颁书谕外蒙古诸贝勒曰："汗曰：凡遇敌列阵，未奉我言，勿得轻进。应进之处，由我指示。若违指示，临阵退缩，若系贝勒，尽夺其民；兵丁处死，妻子为奴。若敌人乘夜劫营，勿得喧哗，勿离汛地，就地战之。若至边境纵掠，勿杀降人，勿分散人妻子诸物，勿夺人衣服。倘遇抗拒之敌，则奋力杀之。未奉有令，不许举火，举火则敌人知觉也。出师万里，人马疲顿，若为敌人知觉，徒手而归，岂不憾哉。若违令举火，其该管首领贝勒罚马。

颁书谕我十旗曰："汗曰：我军所到之处，蒙天眷佑，有抗拒败走者杀之，不抗拒者则勿杀，乃收为俘虏。勿离散人夫妇，勿掠取人衣服，勿犯降人诸物。若入其家，勿取其物件。凡归降头目二三人，令原招降主将率之而行，其余令各领其家口而行。分赏俘虏前，勿奸淫妇女，勿宰牲畜。若离散人夫妻及淫妇女者，论死。倘杀未抗拒之人，掠取其衣服、杀其牲畜及掠降人之诸物者，则以其所俘给与首告之人，且照例鞭责。凡溃逃之诸贝勒大臣等所遗家产及牲畜财帛等物，各主将即拨主守之人登记收贮。至于追敌，勿至昏暮，日落前即止。追敌已及，彼将何往，俟复议再追之也。若不奉诸大臣之令，擅自前往驮载毡裘者，即夺其所俘。若诸大臣有令，方可驮载，凡针线以上皆收集均分之。"

是日，前行之刘哈、布哈塔布囊生擒察哈尔拣放之哨卒二人解来。命阿济格台吉率每旗大臣二员、每牛录护军一人、甲兵一人，往前寻觅哨探。

是日，驻跸兆哈布拉克。

初七日，驻跸扎喇布拉克。

是日，前行之阿济格台吉来会。

是日，汗与大贝勒及诸贝勒集于离宿营地稍远处，命正黄旗喀山、镶黄旗苏勒德依、正红旗布彦、镶红旗劳萨、正蓝旗邦孙、镶蓝旗沙尔虎达、镶白旗乌拜及席特库等八大臣为主将，率每旗护军十人、每贝勒下骑马护军二人、两翼蒙古甲士各五人，先于大军三十里前进。谕毕遣之。

初八日，驻跸布龙图布拉克。

初九日，仍驻布龙图布拉克。

是日，命乌拜、塔哈布率每旗小旗额真一员、护军十人前行。前遣之劳萨于喀拉莽鼐地方见察哈尔人四名，追至益图地方，杀一人，三人出逃。时有敌兵近百人，曾分翼围困前遣之刘哈。劳萨见之，即率七人呐喊进击，其近百敌兵遂败走。其消息由

昂鼐来报。

初十日，前行之劳萨遣人来报，言未见踪迹，察哈尔已遁去。

是日，自布龙图还，驻跸枯橐。

十一日，先遣之劳萨至枯橐会合。

是日，仍驻枯橐。

是日，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及诸贝勒会于汗处，召集八旗蒙古、汉诸大臣，汗谕之曰："我等原为征察哈尔而来，察哈尔不能御而遁走，追之不及。今我兵马疲惫，引军还沈阳，以俟再举为佳耶；抑先往蒙古拜兴地方，复入明境为佳耶。二者孰便，尔诸臣定议以奏。"于是，诸臣集议，答曰："此来已近明境，即赴拜兴地方，复入明境，以图大事为善也。"于是，定议征明，遣孟阿图率纳海、奇图伦、博尔堆、达扬阿、精古勒达、董阿密、温泰珠、每旗甲兵十人，选膘壮马匹还沈阳报信，寄谕曰："达尔汉额驸属下人潜逃，先往察哈尔告密。察哈尔觉而遁逃，追之不及，故还兵入蒙古拜兴地方，焚其庐舍，复入明境。着将我方所留粮米移贮辽河，掘壕，严加守卫。再命杨古利额驸及巴布泰阿哥，自驻守地撤回沈阳守城。曾令喀喇沁人入法库山耕种，今耕种完毕则已，倘耕种未毕，则令其尽耕，仍加意防守。"

十二日，科尔沁部噶勒珠色特尔还家，汗赐缎袍、长棉袄、套袜靴一双、玲珑雕鞍辔、银壶一。

是夜，驻跸哈纳哈达克。是夜，镶蓝旗巴都里命大凌河新降蒙古人巡夜守马，该人携良马三匹而逃。十三日，达哈布率每旗一人往追之。

是日，出猎黄羊，时有二黄羊并行，汗一矢贯之。是夜，驻跸西里。

十四日，自打尖处还时，因有人擅自在队前偕行，汗怒，命墨尔根戴青贝勒亲自杖责镶白旗阿济格尼堪及车尔格依之子禅泰，夺正黄旗塔占、噶布拉、索勒霍、玛勒齐喀四人所乘之马；罚费扬古、伯尔克、胡米色三人步行十五里；罚巴雅尔图、讷尔赛各银十两；其余厮卒照例杖责。纳穆因系新降者，免罪释放。是晚，驻跸珠勒格图地方。是夜，喀喇沁部鄂博特一人，携马十三匹而逃。索尼塔布囊率每甲喇小旗额真一员、护军一人往追之。

十五日，驻跸珠勒格图。

是日，往追逃人之索尼塔布囊遣一人来，言逃人向察哈尔奔去，获其所弃马六匹，我等仍追之等语。

十六日，驻跸乌勒斯扎堪。

十七日，驻跸茂达巴孙。

十八日，阿济格台吉率其十五牛录护军及我左翼蒙古兵、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兵、阿鲁部达赖楚虎尔兵、四子部落兵、巴林部兵、喀喇沁部兵，往征宣府。是晚，驻跸登额尔奇纳布拉克。

十九日，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遂令行围，杀黄羊万余，其肉按旗甲兵数分发。汗射两次，一矢贯二黄羊，汗共殪五十八。是晚，驻跸霍罗衮布拉克。是日，天值酷暑，无水，有人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饮之。

二十日，驻跸霍罗衮布拉克。

是日，视八旗猎获之数，每旗各出黄羊十至十五给汉人军士。

二十一日，驻跸兆托尔图布拉克。

二十二日，驻跸库特勒巴勒噶孙。

二十三日，驻跸穆鲁依哈喇克沁。

二十四日，仍驻穆鲁依哈喇克沁。

二十五日，右翼济尔哈朗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左翼德格类贝勒、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豪格贝勒，拣选军中壮马，按翼分旗往取蒙古拜兴地方。汗、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率羸瘦马匹之兵士后行。

是日，驻跸喀喇章。

二十六日，驻跸博德克。

是日，命车尔格依、察哈喇率每牛录兵二人，往黄河夺舟。

是日，前行之诸贝勒遣图鲁什、劳萨前去捉生，获扎喀寨蒙古人一名，与贝勒同往之六名差役送之前来，讯之，云察哈尔知我兵进征消息，将其财畜运往黄河，余者少，运者多。拜兴地方家家有人等语。前遣兵遂乘夜进发，于二十七日攻取拜兴地方。是日，汗至格根汗之归化城驻营，军士遂分入各村收聚人畜。

二十八日，命右翼镶蓝、镶红、明安贝勒及鄂本堆等四旗各遣差役二人传谕曰："调往黄河一带之兵少，诸申二旗、蒙古二旗，四旗可选精骑，调赴彼处，以助其力。若于黄河俘获者多，可携则携之，不能尽携，则听前往之诸将自便。至诸贝勒掠获之俘虏，即于俘获之地酌留羸瘦马匹之兵看守，仍纵深掠至其边境①。俟还军时，尽焚其庐舍、粮谷。"每旗遣差役二人传谕左翼四旗，曰："仍纵深掠至其边境。俟还军时尽焚其庐舍、粮谷。汗驻归化城以待。"谕毕遣之。

是日，归化城喇嘛乌木布来见汗，杀羊四，赐茶饮毕，遣之。

签注：① 谨思，此 gurun i dube bisire teile，盖直至边境之意。

二十九日，来报前往黄河一带之军情，言敌先已渡河，并不知我军将至。其人畜共约三百，复渡河而来，遂为我俘获等语。

是日，城内额木齐喇嘛进汗银二百五十两、缎一、花里布一百；阿喇木济喇嘛献缎二；绰尔济喇嘛献茶百封；诺尔木依喇嘛献缎一、茶三十封。

三十日，驻跸归化城。

第五十四册　天聪六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一日，往略明杀虎口一带蒙古拜兴地方之达雅齐塔布囊、科尔沁部乌克善、满珠习礼等遣人报称，该处蒙古人已逃入明境内杀虎口城等语。遂遣纛额真杨善游击率御前护军六十人，偕察哈尔汗属下通事顾鲁古，赍书往乌克善、满珠习礼、达雅齐塔布囊处，命招降之。书曰："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我北征察哈尔，追一个月又十一天，获哨卒讯之，言已昼夜兼程遁去等语。我欲取其重镇拜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以待我往征黄河岸之军。曾闻我未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我未收尽者，当尽还我。该拜兴地方人众，原属格根汗，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宜干预。此非尔帝所知之事，乃尔等边塞官员之职责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已自受其苦。尔若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哉。况且，我此来乃为两国和好，故遍谕尔守边各官也。"遂赍书往。

初二日，命将俘获人口按各旗甲士分之，其跟役不与。于是，遣龙什至正红旗，爱巴里至正蓝汉军旗，白格依、喀木图至镶红、镶蓝、镶白、明安贝勒、鄂本堆等处，罗硕至正白、镶黄两旗。所赍书云："汗曰：所获人口，按旗分发。每旗随营听用之各项匠役人等，合编为五十户，每户给牛一。每旗取妇女十口、女童十口及其所骑驴二十。其金、银、财货、衣服、马、牛、羊、山羊、牲畜等物携至汗所，交公办理。至其强横不宜为俘之男丁，戮之。老幼不可携还者释之，勿杀。可晓谕释还者曰：尔等先来归降，甚善。我等将还，故将叛逃之人杀之。至安居者，编为户口携还，我等岂能为尔等永居此地耶。再，有职者，每一备御赏一人。其由察哈尔克什克腾逃来之诸贝勒及喀喇沁部之诺依莫洛等新附虎尔哈所俘获者，听其自取。诸贝勒家牛录之人，原有披甲而留居者，当计人数内；原无披甲者，不计人数内。"

初四日，杨善遣人来报："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我索还其财物牲畜时，明副

将坐边墙上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皆给还，我等惜之何为云云。遂遣人往取之。”

初五日，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具疏曰：“昨日，汗命我等思虑之事，臣等虽愚，今当竭尽所知以闻。沙河堡官员将由此逃入其地之民查还我者，乃因紧逼，暂缓其痛也。昔日，察哈尔征之，彼尚不敢有少抗，岂敢抗我耶。汗遣人宣谕，彼不少违，速行依允，汗遂不愿加兵与彼等，此乃诚合于义，克成大业之志也。今观我军情形，不论大小，皆贪明人财货，有必进之心。倘若进兵，汗当预为筹划，决定方略。若稍有怠忽，时机既过，则进兵难矣。如今汗率大军来此，如雷贯耳，沿边一带，尽行收拢，各地皆已戒备。我兵入境，即遇明兵则罢；倘其退守各城，彼近边庄屯，地瘠民穷，我军虽入，止可瘦我马匹，于我军毫无裨益。若徒手而还，则复似蒙古名利两失也。果欲进兵，理当直抵北京，早决和战，毁山海关水门归家，以示我军威力无敌于天下。至进兵，入雁门关则为易。此路，敌无援兵，民富物丰，可以饱我军士。汗若有进兵之意，又恐毁誉，且无隙可乘，如何深入，臣等于不可之中求其可者，有两计焉，一为明显之计，一为寻衅之计。所谓明显之计，当宣谕沿途城池人民，言我逐察哈尔汗远遁，尽收其拜兴地方居民。若令降民徒步以归，则路遥难以到达，故顺道来此与明帝议和。今借尔马、骡、驴，令降民乘之以归。俟我与尔帝议和事成，将尔马、骡、驴照数偿还。若我屡欲议和，而尔帝不从，我必兴师，蒙天眷佑，以尔地方归我，诸凡尔受苦之民，蠲免赋税，赡养数年等语。此一计也。议者若谓此语欺天，则皇天无私，唯德是辅。果能正百官，抚养万民，即终日说当皇帝，天亦不见怪；若无仰合天意之善心，虽不说当皇帝，天亦不能佑助之。所谓寻衅之计者，即当写书与近边各官，烦彼替我讲和，限以日期，彼朝臣势必纷扰，守边各官不敢担当讲和，不免诡计耽延。彼时乘隙而入，任我为所欲为矣。汗欲入，则深入为佳；不入，就此班师为善。若半途而还，无益也。乞汗深思。”

是日，往略黄河一带之巴都里、车尔格依及察哈喇还，携至俘获人一百、驼二及牛羊一千。

是日，贴书于格根汗城庙曰：“汗曰：格根汗归化城庙宇不得拆毁。如有毁坏庙宇及擅取庙内物件者，决不轻恕。我既已来此，岂有不再来之理耶。”

初六日，将八旗所获诸物集于汗所，因分与众人有所不敷，遂命八家分取后分给各旗穷苦者。所分财帛数目：毛青布三百一十七、蟒缎皮袄十三、镶沿貂灰鼠皮袄二十二、素缎披领蟒缎长褂四十四、庄金八根、蟒缎十五、缎八十一、豹皮九、灰鼠皮端罩三、狼皮端罩一、貂皮帽七、貂獭一、水獭五十、狐皮七十七、花氆氇三、青氆

氆二、红氆氇一、银一千六百两、狐皮端罩三、沙狐皮十六、灰鼠皮三百八十、绿妆缎一、云闪缎二、猞猁狲皮四、貂皮十七、海獭皮一、狸猫皮二十一、红褟子一、豹皮马鞴一、红毡一、缎褥六、狸皮端罩一、帽前金佛二、帽后金花二、男用金耳环一对。

是日，十旗所分俘获数目：人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五、驼十八、马骡四十二、牛五千九百四十一、驴七百九十七、羊及山羊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五，牲畜数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共计人畜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该项俘获中，选其优者献汗与诸贝勒，于每旗取牛十、羊一百，又取羊一千为八旗官羊。赏永平及大凌河新附众汉官：建昌马总兵官牛六、羊百；麻总兵官牛四、驴二、羊八十；副将祖可法、祖泽洪、祖泽润、韩大勋、张存仁、孙定辽、王总兵官、刘副将之子、曹恭诚、裴国珍等十员，各牛四、驴二、羊八十；李云、邓长春、陈邦选、薛大湖四员，各牛三、驴二、羊六十；马游击羊四十、驴二十；张洪谟牛四、羊八十；孟副将、丁副将、杨副将三员，各牛三、羊六十，以上四员，因在家并未从征，故未给驴，仅赏牛羊。再，诸申有职之臣，以备御计，每备御赐羊一。其余牛羊，各旗按甲士分之。军中马毙步行甲士，命各旗贝勒以牛酌赏之。其余羊及山羊，俱按甲士均分，令煮肉汤食之。

初七日，阿济格贝勒遣鄂堆率蒙古诸贝勒属下四十人来报其俘获数目：阿济格贝勒，乌讷格巴克什俘获人三百七十一、牛二百一十、羊及山羊一百一十五、驼五；汉人喇嘛属下郎珠家俘获人十七、牛三、骡二、驴三、马一匹；右翼扎鲁特部俘获人七百二十八、牛六百一十四、马六、驼一、羊及山羊一千七十；左翼扎鲁特部俘获人三百三十三、牛六百八十七、羊一千三百；喀喇沁部额驸俘获人九十四、牛十九；毕喇希额驸俘获人十四，未获牲畜；鄂木布楚虎尔俘获人七十、牛六；根都斯喜布俘获人三十、牛十；班迪杜棱俘获人二十、牛五；土谢图额驸下科尔沁部俘获人一千三十、牛三千七十、羊一千二百三十、驼二十。共计人二千七百二十七、牛一千八百四十五、羊三千七百一十五，合计俘获八千二百八十七。恩格德尔额驸旗俘获驼四、马二、牛一百、驴四、羊二百、人七十，合计三百八十，银锭二百五十五；喀喇沁部俘获人一千二百五十、牛一千五百、羊二千六百二十，并生擒敌官乌巴希西雅钦及库色尔泰岱哈二员，杀名曰阿哈和硕尼虎尔哈之大臣一员；色特尔额驸俘获人四十二户、牛一百一十、羊二百三十；色棱额驸属下克里特俘获人二百三十、马十六、驼二、牛一百八十、羊七百；穆章俘获人三十五、牛一百一十五、羊三百四十七；僧格和硕齐俘获人三百五十、牛二百八十、羊六百五十、驼四；阿济格贝勒属下诸申、蒙古共俘获人五千五百二十三、驼六十七、马四十七、驴七、牛六千七百七十一、羊八千四百六十二，

人畜合计共获二万七千五百九十六。

初八日，自格根汗城启行，至城南三十里外山上驻营。是日，遣鄂堆还阿济格贝勒处。

初十日，驻跸虎湖斯河。是日，前去招降入明境之蒙古人杨善、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及科尔沁部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率归降头目诺恩特木尔、甘第侍卫巴克什、色臣毕车齐三人还，报归降男丁一百六十人、妇孺一百五十八口，驼、马、骡、驴、牛五百。察哈尔汗之羊及降户之羊共九百四十。随此户口未及进献察哈尔汗之财物，俱由沙河官员送还，共计缎三千八百一十一、毛青布二千六百七十四。将此项财物分为五份，赐科尔沁部乌克善舅舅及满珠习礼一份。其余四份分给八旗，官为存贮。

十一日，驻跸布里渡地方。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归降蒙古诺恩特木尔、通事二人，偕纛额真苏达喇、喀朱、杜雷、孔果以及正黄、正红、正白旗护军各五十人，镶黄旗护军三十人，赍书往谕明沙河堡官员。所赍书曰："我愿议和，屡与辽东各官言之，而辽东各官与我结怨，不听我言。故我此来，欲逐察哈尔，而与尔等议和。尔等将逃入蒙古送还与我，甚善。我将往大同、阳和、宣府议和，途经贵地，倘不作声息，恐尔见怪，故遣人致书。"沙河堡官员赠送书大臣等羊一，烧酒、黄酒各一大笸箩，饼两木盘，以资食用。复遣十七人来见汗，献牛二，羊八及缎四，馒头一千，烧饼一千，枣四金斗，葡萄十斤，白糖四十封，茶百封，烧酒、黄酒各一大笸箩。汗赐十七人中为首三人各牛一、其余十四人各羊一。

第五十五册　天聪六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十二日，驻跸纳里河。是日，科尔沁部乌克善舅舅、满珠习礼以俘获礼，选牛四十、羊二十、缎、毛青布等进献汗，汗纳牛五、羊二十，余悉却之。汗答进献礼，择美女一口赐予乌克善舅舅。

十三日，驻跸阿鲁什巴尔台。是日，阿济格贝勒再行开列所获及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遣备御朝哈尔来报。

是日，库尔禅巴克什、卫斋桑、罗硕执书七函送往德胜堡，命德胜堡官员转致大同、阳和城各官，并命每营遣大臣一员率每旗护军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人、每营兵五十人偕往。

是日，遣爱巴里、达雅齐塔布囊、喀木图赍书五函赴阿济格贝勒处，命将此书转

送张家口，由张家口官员转致宣府城各官。时遣朝哈尔与彼等同还。致两边门议和书曰："金国汗致书明守边各官：我之兴师，非欲取君位得天下也，乃因尔辽东各官不按中原例居中调停，而是贪黩财货，不顾是非，援助边外叶赫，遣兵驻守，专意与我构怨，无故欺凌，致酿成七恨。我曾屡次具书告于尔帝，辽东官员与我构怨，未将我书转奏尔帝，半途截留，其中怨恨，难以上闻。故料兴兵，或可速令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时获十三省商贾人等，俱行释放，命携我书转呈尔帝，不能转呈尔帝，则转交尔各省官员，其后亦复无音讯。此后，屡屡征战，每克一地，长久驻营，以待尔帝查问。征战不已，以至于此。古语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等语。今所以不议和，征战不已，皆下情上壅之故也。苍天亦欲人生也。若征战不已，民死于战争，天能乐此事乎。今我开诚相告，我小国人民，唯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狩猎放鹰，以永享太平也。倘我言不由衷，天岂不知耶。尔等不愿讲和，又佯作不信，天岂不知尔事哉。前者，兵入边境，屡有攻取，屡致书词，彼此以疾言厉语轻慢者，此皆兵家之常，勿因此言介意。于尔中原，何贤不有。勿以古昔修和弃好、相互诓骗之事为鉴，因而致疑于我。倘能速行决断，以成此举，实为两国之福也。我将驻此十日，以待回音，切勿迟延。"

致书与明索取原赏给察哈尔之财物。书曰："议和之事，详载别书。向者，该山西路一带各边口财物乃均由格根汗布彦黄台吉部众收取。格根汗布彦黄台吉若为察哈尔所取，则将给与格根汗布彦黄台吉之财物直接给与察哈尔也。今我既驱走察哈尔，其给察哈尔之物理应与我。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空手而归耶。我又何以赏我辛劳之兵众耶。财物无论归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唯尔等说合可也。"

十四日，驻跸额布尔什巴尔台。是日，往德胜堡送书之库尔禅巴克什、卫斋桑、罗硕还，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叩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浇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汗赐来献牛千总牛一，遣还。复命库尔禅巴克什、卫斋桑率每旗护军十人及小旗额真一员，执书偕千总等往德胜堡。书曰："金国汗致书德胜堡参将、守堡：议和之事，我已援天为词。尔等果诚心爱民，不效辽东诸官，宜速成此事。倘耽搁时日，我虽欲等候，怎奈军粮耗尽，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也。倘尔等故意推诿，不力成此事，乃尔好战也，其咎不在于我。至于书中称谓尊卑且勿论，先成此事。事成之后，自当逊于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十五日，济尔哈朗台吉以其旗所获牛十五及羊三十进汗，汗不纳，悉却之。

是日，阿济格贝勒所遣备御布颜图至。

是日，库尔禅巴克什、卫斋桑率每旗护军五人往德胜堡城门，询问彼复书消息毕而还。

十六日，汗赏从征向导：巴特玛牛十五、羊四十，阿鲁部乌巴西牛十、羊四十，布哈塔布囊牛十、羊三十，希福巴克什牛十、羊三十，巴赖山津牛十、羊三十，古鲁古泰牛五、羊二十，土谢图额驸部下卓儿毕牛五、羊二十，纳木泰牛三、羊十。

是日，遣龙什、白格依、卫斋桑及新降蒙古通事二人，率每旗护军二人往阿济格贝勒处。时遣布颜图偕还。

是日，德胜堡官员遣通事官一员、千总一员，率领二十七人来叩见汗，并献牛二、羊八、缎四、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绵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葡萄十九包、麦面三柳斗、枣一金斗、稻米三金斗、烧酒二大瓶、黄酒二大瓶、奶油三罐、盐一筐。是日，大贝勒以其旗人所获牛二十、羊二百来献汗，汗纳其羊二，余悉却之。

十七日，赏自德胜堡来朝献牛羊之通事官牛一，千总羊一，余二十七人各羊一，遣还。库尔禅巴克什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各五十人往送。去后，沿明边查寻我逃人踪迹，不得而还。驻跸巴延呼钦。

十八日，驻跸齐尔。是日，镶白旗坎泰牛录下二汉人、乌赫里牛录下一汉人，三人逃走，被杜尔格依牛录下放牧人擒获，周游八旗示众毕，斩之。是日，有一蒙古人乘马自察哈尔逃来。

十九日，驻跸乌尔虎地方。

二十日，驻跸齐扎尔喀纳。

二十二日，驻跸塔里雅朗。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爱巴里、喀木图至，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所余财物悉数给付，并请彼此通商等语。所给财物数目：赵喇嘛之蟒缎二百一、补子缎五百七十五、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倭缎六十四、褐子十二、虎皮六十九、豹皮九、狐皮四百六十、水獭皮四千四百七十三，柯郎中之缎五百七十六、水獭皮二百四十、狐皮二十五、虎豹皮十、各色包头二百，七十之红缎四十七、倭缎十四、各色缎二十、水獭皮八十、毛青布一千九百、补子素缎二十六、红毡五十、布五百三十、毛毯二百七。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毛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褐子十二、水獭皮四千七百九十三、狐狸皮四百九十五、虎皮七十九，豹皮九、毛毯二百七、红毡五十。

二十三日，驻跸霍勒多地方。是日，遣爱巴里、喀木图往阿济格贝勒处。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达雅齐塔布囊来报消息称，明遣人携货来张家口边门与我贸易等语。

二十四日，大军至张家口边外喀喇巴儿噶孙地方列营掘壕。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龙什、白格依还。

是日，遣巴都里率每旗大臣一员，尽携诸贝勒大臣之银器往明张家口贸易。（原注：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后，攻取辽东、沈阳，在国内贸易时，一匹蟒缎价值二百两。此次以银五两六两易取蟒缎。）

是日，遣往张家口之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前来报信。

是日，至距明边二十里外喀喇巴儿噶孙旧城河地方列营三十，掘壕三十，壕宽深各一丈。是日，于距明边十五里外地方列我所携炮演试之。

是日，遣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还张家口。命将根杜尔、海色、斋桑及特木尔金等四台吉治罪，夺其所乘之马。前曾颁有禁约，不得擅离旗纛乱行。因违禁擅离旗纛乱行，遂夺根杜尔、海色、斋桑、特木尔金等所乘鞍马，其余随从各鞭二十七，贯耳。

是日，遣归降蒙古嫩特穆尔属下人中有银两者，命叶努带往张家口贸易。

是日，遣往张家口之爱巴里、喀木图还。

二十六日，遣库尔禅巴克什、罗硕往张家口，是日申时还。是日，遣往张家口之达雅齐塔布囊、白格依前来报信。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白格依还。是日，复遣库尔禅巴克什、罗硕赴张家口。

二十七日，宣府都堂、总兵官遣张家口黄官寿等二通官、二守备率十一人，随同先前遣往张家口之库尔禅巴克什、卫斋桑、罗硕等来叩见汗，携牛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二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进献①。领兵诸贝勒大臣各按翼序排列毕，汗御黄幄坐，令前来献礼之二守备、二通官进见汗，四人不胜惶恐，战栗跪拜，叩首而退。次命从人遥拜。拜毕，命坐左侧，宴之。宴毕，赏二守备各马一、二通官各牛一、再其余九人各羊一。科尔沁人、满洲人、汉人大市于张家口。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三人潜入明边，取其牛驴，遂责之曰："两国既交好贸易，尔为何违禁擅掠其国牲畜耶。"命执三人赴明边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其余二人各鞭一百，贯耳。

签注：①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第五十六册　天聪六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八日，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身任议和，与满洲议定和好，誓告天地。时大明国金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达雅齐、龙什、卫斋桑四大臣，刑白马乌牛，焚书誓告天地曰："明国及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道毁国亡。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道毁国亡。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佑，子孙世代永享太平。"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布及布一千。

二十九日，明国使臣还，遣笔帖式祁充格率差役八人送之。

是日，将在张家口所得财物分为五份，一份赏土谢图额驸，其余四份及阿济格贝勒所得财物、沙河堡所获财物，俱赏与领兵诸将。赐五备御总兵官杨古利、和硕图额驸、乌讷格，各头等蟒缎一、倭缎一、缎一、水獭皮二；一等总兵官冷格里蟒缎一、倭缎一、水獭皮二；三等总兵官喀克都里、杜喇儿达尔汉、阿山、叶臣、苏完部额驸之幼子额必隆、西乌里额驸及抚顺额驸之子巴颜等八人，各蟒缎一、倭缎一、水獭皮二；一等副将伊勒登、拜音图、孟坦之子阿音塔穆三人，各蟒缎一、缎一、水獭皮一；三等副将鄂本堆、劳萨、石廷柱、格巴库、顾三泰额驸、叶克舒、翁阿岱、达尔汉和硕齐、侍卫墨尔根、南楚、古纳塔、图鲁什等十二人，各蟒缎一、缎一、水獭皮一；一等参将恭衮、额儿比和、翁额尼、阿什达尔汉、乌拜等五人，各蟒缎一、水獭皮一；二等参将法笃、布尔坎、雅尔纳、额森特依、郎色之子爱木布、康喀儿、韩润、康喀赖、托克托惠、吉布喀达之子卦尔察、赫喜密、觉善、巴希之子鄂诺依、季思哈、精古勒达、大鼻子茂海之子蒙古尔岱、叶勒申等十七人，各蟒缎一、水獭皮一；三等参将图赖、宁完我二人，各蟒缎一、水獭皮一；游击恩格图、巴奇兰、喀朱、谭泰、董希鲁、喀尔胡吉、喀喀木、阿山、阔金、杨善、库尔禅、伊儿门、胡希布、朱希奇、巩阿岱、鄂罗色臣、乌达海、俄齐尔桑、达海、阿尔津、巴都里、阿斋、克里、纳尔赛、雅木布鲁、哈宁阿、魏赫德、阿济格尼堪、明安达里、色特尔、巴斯汉、杨文鹏、多尔济、宣虎、德勒格尔、苏鲁麦及沙尔虎达、索诺木、哈喇鄂漠克图、苏尔东阿、杜尔德依、宁色、韩义、孟阿图、王一屏、李献箴、郎绍正、张良弼、傅尔丹、图赖、额尔克依、星讷、李延庚、贝和齐叔父、罗奇、殷廷辂、张大猷、范文程、臧调元、

达代等六十人，各蟒缎一、水獭皮一；备御胡密、龙什、蒙古色棱、图沙图、松柱、吉达、胡勒呼里、蒙古巴雅尔、额孟格、巴布海、吴善、蒙古孟古勒岱、彦达兰、胡希木、董山、布尔海、赖珠、穆呼、库拜、海萨海、哨探玛尔干、尼唐阿、白奇策、舒民、乌赖、白楚喀、阿山、顺托惠、玛泰、喀木齐哈、赛木哈、阿哈占、拜虎、鄂特惠、布尔萨海、绰勒莫珲托霍、苏兰、萨比干、图瞻、乌巴海尚希、杜噶尔、岱青塔布囊、光喜、郭铭吉、巴鲁海、雅布海、海色、任明世、拉胡达、苏达喇、杭吉纳、哈珠与莫莫里合为一备御、色黑、阿球、哈克萨哈、爱巴里、巴山、朝哈尔、费扬古、乌珠阿木巴、巴音岱、孙塔、塔纳喀、雅赖、布舒库、土延图、何洛惠、和洛、温哲、杜木拜、佟贵、马尔图、李明、萨克察、董廷远、博尔堆、塔毕善之子雅海、哨探叶木济、德尔德和、拜斯噶儿、瓦尔喀侍卫半备御、图沙、伦泰、额素图、阿哈尼堪、席尔根、鄂贝、哨探巴雅木、康喀拉、鄂特惠、西兰、塔兰与赖珠虎合为一备御、布兰珠之子富岱、尼马缠、韩岱、伊努、伊讷格与阔齐合为一备御、塔哈布、克宜福、岱噶儿、巴尔泰、车齐克墨尔根及萨尔纠合为一备御、哨探强萨尼、西唐阿、乌鲁喀、喀尔喀玛之弟莽果、张吉泰、富苏里、恩克依、准塔、鄂尔弼吾之子额和凌古、卓尔纠之子兴鼐、图民、硕占、布雅尔半备御、萨尔图、布彦塔布囊、布尔海之子玛克图、拉玛、玛克图、玛勒虎纳、萨毕图、阿拉哈、英果霍托与巴彦合为一备御、锡拉奇塔特、罗洛、哨探穆占、齐达海、穆尔泰、绰贝、敖德、色牛克、方喀拉、扎木珠半备御、唐球半备御、哨探达鲁哈、曼达里之子舒舒、诺门、纳木达里、哨探布昆、瓦胡达、豁民、罗特哈之子阿尔拜、车克、哨探尼堪、图赖、阿喇纳、希福、萨布图之子法坦、额尔库伦、哨探硕色、岱松阿、哨探范图、霍济格尔、郭里侍卫之子觉霍托、霍托诺与哈达纳合为一备御、阿玉希、隋呼图、蒙古戴青、哨探布彦、布岱、乌库里、哨探胡西、尼堪卦尔察、奇图伦、哨探占塔穆、楚鲁西、图梅、瓦色之子纳海、苏苏赖、巴唐阿、孟克依、翁阿岱、达尔泰、乌沙兰、乌三泰、沙努喀、塔木拜、隋孙半备御、苏勒德依及茂墨尔根、珠麻喇、伊拉钦、德勒格尔、阿拜阿哥、巴彦、巴哈纳、绍哈、哨探爱木布、胡西木布鲁与多礼善合为一备御、隋和德、多尔济额驸、喜尔图、布颜图、安塔木、苏纳额驸、岱达之子博唐果、富岱、正黄旗贝勒家三备御、镶黄旗贝勒家三备御、正蓝旗贝勒家三备御、镶蓝旗贝勒家三备御、正红旗贝勒家三备御、镶红旗贝勒家三备御、正白旗贝勒家三备御、镶白旗贝勒家三备御，八旗鼓官：游击李旗鼓、游击曹旗鼓、备御李旗鼓、备御王旗鼓、备御万旗鼓、备御杨旗鼓、备御沈旗鼓、备御金旗鼓等众备御，各赐蟒缎、倭缎一。守城各官减半给之：副将萨克达属下舒赛、金砺、石国柱、孙得功、高鸿中、金玉和等六副将，各赐蟒缎一，每二人合

给水獭皮一；参将马拉喜、英古尔岱、华善、伊勒慎、朱万策、祝世昌、李思忠、吴守进、高永漠、王元忠、洪尼雅喀等十一参将，各赐蟒缎、缎一；游击戴青、多济里、郎色、加苏兰、塔拜、韩都、阿尔东阿、诺木珲、博济里、安达里、伊孙、雅西塔及伟齐、爱达哈、乌巴海、托克托依、米赛、达扬阿、钟果堆、杭西木、张通玉、祝世荫、杨于渭、佟正、崔应泰、哈哈纳等二十六游击，各赐倭缎、缎一；备御佟阿泰、雅布兰、古英、罗和、鄂米纳、乌尔噶纳、熊维杰、喀尔喀玛、坦泰珠、喀囊阿、布颜图、萨木哈图、巴都里、伊尔格尼、达尔呼、喀儿冲吉、胡纽、富喀纳、郎格、孟阿、额色依、阿萨里、鄂木硕阔、蒙古哈儿拉岱、雅拜、玛拉嘎、郭新、噶尔纠、辉曼、宁古钦、真珠肯、齐尔格申、富岱、巴希半备御、乌尼拉半备御、乌鲁喀半备御、富喀雅拉半备御、张常登、张十八、加龙阿、卢木拜、哲斯呼里、乌西泰、噶尔萨、穆克吞、南冲阿、乌赖、旦坦、济尔海、冲西喀、扎富尼、郭罗惠、诺木图、哈克萨哈、噶尔达、胡西里、阿球、托儿弼、查拉孙、英俄讷、楞济达、毛达色、库尼雅克达、达海、萨毕、席喇纳、噶萨里、道兰、博尔惠、噶布拉、东果尔、叟肯、萨木哈、达赖、额衣门半备御、库尔禅半备御、赖荪、杨兴国、崔明信、冯景云、黄云龙、吴裕、马如龙、佟养乾、萧大金、赵梦财，金永赉、佟国印、仆策勇、邓备御、尤天青等人，因留守，每二备御合给缎一。因病未从征及因私事居家之官员，均未赏赐。奉汗命留部办事诸大臣，均行赏赐。此次行赏，恩格德尔额驸及该旗大臣等均免赏，其免赏缘由：去寻察哈尔汗库中财物，未能尽数收回，反致其流散，故拟罪免赏。明安贝勒、鄂本堆及该旗大臣等免赏，其免赏缘由：将其掠获之马、牛、羊、山羊等均未交公，私行隐匿，杀而食之，任意奢侈，故免赏。以上三旗官员，有在汗、贝勒前任事，或因为公事留家者，均行赏赐。诸申获罪大臣等，均免赏赐，俟还沈阳后议罪。所献豹皮、虎皮、红毡，八家分取之。其余缎、水獭皮、毛青布、布等诸物，尽赐予众军士，按甲分之。

是日，白格依，希福，达雅齐塔布囊，罗硕自张家口来报信，言已与明国盟誓和好。

是日，晋封汗之子豪格贝勒为和硕贝勒。

三十日，送明二守备之祁充格还。因去送行，赠祁充格及从者八人缎十、毛青布四十四。

是日，先是，汗备马二匹，遣库尔禅巴克什、达雅齐塔布囊及穆成格回赠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以答谢其送礼[1]之情。沈都堂，董总兵官答曰：“未奉我帝命，何敢

签注：①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受汗之马。”辞而未受，并以前来送马之礼，馈库尔禅巴克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各缎三、毛青布二十二。

是日，以议和事成，赐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各缎九、缎衣一、毛青布七十。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山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总计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八旗新蒙古诸台吉、喇嘛、来归蒙古人等及俘获之数，均未载录。随汗进征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索诺木台吉俘获人十七、牛四十六、羊一百一十五、驴四头，共一百七十二；西讷布库俘获人二十四、牛三、驴三，共三十二；占俘获人四十二、牛六十七、驴四，共一百一十三；正蓝旗特木德赫、喀兰图携来俘获人七、牛十五、驴二、羊五十，共七十四；斋桑扎尔固齐俘获人十九、牛六十四、羊一百四十二，共二百二十五；嘎尔玛叶勒登俘获人一百六十、牛二百七十五、羊六百九十七、驴十四，共一千一百四十六；噶勒珠色特尔俘获人十七、马二、驴六、牛四十六、羊四十七，共一百三十八；硕托台吉属下沙金俘获牛四、驴二、羊四，共十；纳穆俘获人十、牛十一、驴二、羊三十一，共五十四；色棱俘获人二十九、牛四十一、羊二十、驴二，共九十二；巴特玛岱噶勒俘获人十四、马一、牛十五、驴二、羊一百一十，共一百四十二；古鲁俘获人十九、牛三十七、驴三、羊四十七，共一百零六；乌显黄台吉俘获人二百零八、牛四百、羊六百、驴三十，共一千二百三十八；孙杜棱贝勒俘获人八千、牛六百、羊八百、驴五十，共九千四百五十；伊勒都齐俘获人二百三十一、驴五十二、牛三百四十、羊五百，共一千一百二十一。

是日，西唐阿、乌巴海往追我逃人，遇察哈尔哨探蒙古人五名，俱杀之，获马十六送至。以所获马之二分之一赐西唐阿、乌巴海。

所得张家口犒赏财物：蟒缎十八、龙缎六、牛犊蟒缎① 二百三十一、倭缎一百五十、石青素缎十九、彭缎四十八、红褐子十二、绸子十零九、缎四千六百零九、衣服四百六十七、葛布七百八十、毛青布一千九百一十八、布一千六百三十七、毡一百四十二、毛毯二百一十五、水獭皮四千五百五十三、狐皮七百八十六、豹皮十五、虎皮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tukšan gecuheri 一词，照抄之。

七十七。蟒缎、倭缎、缎、葛布及衣服共六千三百五十九，毛青布及布三千五百五十，毡毯三百五十七，水獭皮、狐皮、豹皮、虎皮共五千四百五十三。阿济格贝勒所取库中财物：倭缎十一、美纶缎[1]七十九、红缎二百、葛布四十八、衣服五十二、妆缎面羊皮袄一、狼皮端罩一、狼皮四、水獭皮四、布六千一百五十、毡七十五、赤金五两七钱。恩格德尔额驸所取之库存缎三百二十、葛布二、布四十四、水獭皮一千四百三十七、豹皮一百零二、虎皮十二。犒赏财物及两地所得财物总数：蟒缎、倭缎、缎、葛布、衣服共七千，毛青布九千五百七十五，毡毯四百五十二，水獭皮、狐皮、豹皮、虎皮共八千四百一十五。恩格德尔额驸所取库存旧有财物数目：缎三百四十、布七百、豹皮一百五十、虎皮十二、水獭皮二千二百二十三、赤金五两七钱、银一千六百两。恩格德尔额驸交来数：水獭皮七百一十八、豹皮八十二、虎皮十二、缎一百五十三、布四十七。色特尔交来数：豹皮十四、水獭皮四百三十、缎七十九。博德依三晋交来数：水獭皮二百五十八、豹皮四、缎二十八。色棱额驸交来数：豹皮二、水獭皮三十六、缎四十五、金、虎皮尽得、水獭皮一千四百三十七、豹皮一百零二、缎三百二十、葛布二、布四十四。未得之数：水獭皮七百八十六、豹皮四十二、缎二十、布六百五十六。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meilun suje 一词，照抄之。

第十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五十七册　天聪六年七月至八月

加圈点老档。

七月初一日，遣达雅齐塔布囊率每旗纛臣一员、护军十人，赍书往张家口，书曰："既誓天地修好，凡事皆当敬天求终。我素不忍屠戮，唯以和好之道为念，故专意修好。两国若享太平，则各享其福，故首倡议和之事，并期于必成。出边至此，擒尔哨卒二人，旋即送还矣。又以我兵入边为盗，即当尔面杀一人，余二人各杖一百、贯耳鼻，尔方诸物尽行送还。我小国人尚能守道如此，尔大国之诸臣贤达等反不送还我逃人，是何谓耶。尔诸臣贤达等试思，此逋逃数人果有损于我，而有益于尔乎。宜以信义为上[①]哉，勿效辽东人偏助叶赫，厚察哈尔而远我也。我必珍惜和好之道，敬天求终，若尔亦不负天意，则两国皆善矣。议和时，尔等曾谓辽东地方并议在内，但辽东人向来志大言谬，难与议和，须由尔处遣人往辽东，率辽东人来议为善。我亦俟尔处来议，若尔来议之人日久不至，则我乘暇便来尔处相议。"于是，天聪汗率大军还沈阳，至孔果尔鄂博地方驻营。

初二日，左翼主将阿济格贝勒来会。

初三日，汗与诸贝勒率每牛录甲兵十人行猎，无所获。是日，驻跸纳里苏河。

初四日，驻营于上都河。诸贝勒将明国以和好之礼馈赠财物中选蟒缎十、缎十、倭缎十、金五十两、琥珀素珠二进于汗，汗阅毕，纳蟒缎十、缎十，其倭缎十、金五十两、琥珀素珠俱却之。又将蟒缎三百十一、缎一百二十、妆缎十六、绿斜皮五十六、毛青布二千五百、茶一千七百包分给八旗诸贝勒。

初五日，已归服各路蒙古诸贝勒辞别回家时，汗赐孙杜棱、达拉海、乌克善舅舅、僧格、伊勒都齐、穆章、敖汉等七路诸贝勒，各蟒缎十、绸二十；穆寨、图梅之子拉玛斯喜二台吉，各蟒缎四，绸六；拜松果卓里克图、布库叟色二人，各蟒缎一、毛青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doro mene dele，乃公正而行为善之意。

布八；嘎尔玛、斋桑、土谢图三人，各蟒缎一、毛青布六；敦多惠、台巴图鲁、托克托惠、赖萨、杜斯格尔五人，各蟒缎一、毛青布七；雅苏特、哈喇车里克之十二贝勒，各缎一、毛青布八；土谢图额驸、扎赉特、杜尔伯特三路诸贝勒，各蟒缎十、缎二十；布塔奇哈坦巴图鲁蟒缎五、缎十；拉玛斯喜蟒缎四、缎六；喀喇沁部戴达尔汉、毕喇希、拉希喜布三人，各蟒缎二、缎三、毛青布二十；巴特玛蟒缎一、缎二、毛青布十；沙木巴蟒缎一、毛青布八；索诺木蟒缎一、缎二、毛青布十；巴林部满珠习礼蟒缎一、毛青布十；阿鲁四子部贝勒，各蟒缎五、缎六。蒙古诸贝勒以赏赉礼叩谢汗。

是日，命赛木哈、穆呼二大臣率兵八十人先还沈阳，往报收服察哈尔归化城、各处百姓之消息，并令迎送军粮。

初六日，以出征礼杀八牛祭纛。是日，启程行猎，无所获。驻跸额尔登河。

初七日，行猎，无兽。是日，驻跸上都河东湾。

初八日，行猎，杀猪、鹿甚少。是日，因达海巴克什病笃，汗遣杨善、库尔禅、龙什、爱巴里、索尼往视之。是日，驻跸伊哲尔河。

初九日，行猎，无兽。是日，驻跸固尔班海塔罕。

满洲大军于七月初十日过兴安岭，至尼楚衮都尔鼻勒地方驻营。是日，因寒冷，俘获之人中衣衫单薄者冻死二三百人。山间峡谷，冰犹在。

十一日，驻跸河口。

十二日，率每牛录甲兵五人行猎，无兽。是日，驻跸博尔克依河。

十三日，赐科尔沁部哈坦巴图鲁蟒缎五、绸十；喀喇沁部巴特玛台吉蟒缎一、绸二、毛青布十，索诺木台吉亦照此赏赐之。其余蟒缎及缎四十、倭缎一、绸五十九、毛青布二百五十九，八家分取之。是日，驻跸博尔克依河。

十四日，率每牛录甲兵八人行猎，时汗及大贝勒约束人马曰："何以乱行，昔日行猎，亦如是乎。今并非好行猎也，乃因军中无粮，欲得行粮也。"遂将乱行者鞭责之。

满洲大军至拜斯噶勒地方驻营毕，游击职达海巴克什病故。六月初一日，得疾，至第四十四日，即七月十四日未时卒。未年生，享年三十八岁。自九岁习读汉书，通晓① 满汉文。自太祖至天聪六年，撰拟致明及朝鲜文院之书札，甚是精通，敦厚聪慧。病笃，汗召侍臣垂泪曰："我原以为达海患平常疾病②，今闻病笃，惜未深宠，后当优恤其子。尔等可以往告此言。"遂赐达海蟒缎一、缎二，命侍臣携往。侍臣转宣谕毕，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šu 一词，即通晓。

②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doroi nimembi，即同普通疾病。

巴克什达海感怆垂泪，然病已危笃，不能言矣。达海以满文全译之汉籍有《万宝全书》《刑部［原档残缺］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昔满洲国并不谙典故，凡事皆草创而行。达海巴克什始用满文译历代汉籍颁行国中，满洲人不曾闻知之典故文义由此而知也。英明汗应天而生，以其创意而行，与古圣贤无异也。国家兴盛之时，额尔德尼巴克什、达海巴克什相继应运而生，二人精通文义，乃一国仅有之贤者也。

十五日，阿什达尔汉、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斋桑四人将明国所赠粮米、财物未令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过问，悉行私取。龙什复偷换官价索买蟒缎，经笔帖式白格依、笔帖式爱巴里奏闻于汗。遂命尽夺阿什达尔汗、达雅齐、龙什所得财物、粮米，坐龙什以盗窃罪，罚银百两，革职。卫斋桑因新附，免夺其财物、粮米。巴克什库尔禅妄自尊大，轻蔑同行笔帖式穆成格，向明人只报自己，而未报穆成格，故尽夺巴克什库尔禅所得财物。

是日，遣夸色、僧格率每旗一人传谕曰：“土谢图额驸治病所需之药，命西乌里额驸速往寻觅。中途所留粮米已耗尽，其迎送之米，宜速送来。

是日，行猎。获盘羊、母盘羊。

是日，驻跸辽河。

十六日，渡辽河，驻跸河岸。驻跸缘由：尽议诸务［原档残缺］。

十七日，汗与诸贝勒率每牛录护军五人前行，留岳托贝勒、阿济格台吉及八旗各主将率带众军士。是日，土谢图额驸、扎鲁特、巴林、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诸贝勒，先未辞行，随汗同行，乃至辽河辞归。所留粮米，今已运至，驻跸古尔班杜勒噶。

十八日，命诺木图、额勒伯格前往堵截察哈尔逃人，谕之曰：“无旨不得前来。若有逃人来归，先速遣其为首者来报信，其余之人随后携之来。其来归蒙古，遣其为首者前来报信，其余留之。诺木图留孙杜棱处，额勒伯格留达赖、四子处。额勒伯格须遣人往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等处，分驻两处，勿夺行粮，仍食其供给者。此由古尔班杜勒噶地方遣之。”是日，驻跸伊拉萨托。

十九日，行猎，无兽。是日，驻跸呼浑。

天聪汗率诸贝勒率带领精兵前行至旧辽阳，复由辽阳前行时遇自沈阳运粮来迎之英古尔岱等。英古尔岱报称：“六月十二日骤发洪水，各路近水田禾淹没者半，其嘉禾间有为虫食者。”昔明辛卯年大涝，山为之崩，人有漂去者。据耆老等云，今壬申年之大水远不及辛卯年等语。此次大水，沈阳南关外民舍淹没颇多，野兽蛇蟒亦被冲走。

二十三日，天聪汗渡辽河，驻跸边外二里处。

二十四日，进沈阳城之前，于城外十里处，留守之杜度、阿巴泰二贝勒，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佟养性及诸臣来迎，叩见汗。午时，汗谒堂子毕，入宫。

二十五日，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来叩见汗，以来朝礼，献三羊之肉及烧酒三背壶。

二十六日，喀喇沁部巴拜楚虎尔来叩见汗，以来朝礼，献三羊之肉及烧酒二背壶。

二十九日，汗集大凌河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各官于内廷，杀一牛、二羊，治筵二十席，宴之。赐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三副将钉金佛凉帽。

八月初一日，经吏部贝勒、礼部贝勒二部大臣合议奏闻于汗，以参将魏赫德、游击达海巴克什病故，各赐官库纸八百、羊一、烧酒二大瓶，并遣官致祭一次。初无此例，由此始行。

汗以旋师以来，自大凌河携来之汉人逃者甚多，召额驸佟养性及文馆诸巴克什谕曰："尔等宣谕大凌河归降各官曰，围困尔等三月，蒙天畀我。我之恩养优于他人，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妻室抚养之。倘我军士似此为尔等所俘，不谓如此养赡，即其身首犹能保全乎。当孩提之时，养育者尔父母也。今我给衣食养育，我即尔等之父也。尔等在明地，乃统领万千之人者也。今我赐予尔者，每人不过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耳，不足言多，尔等为何不加训饬抚养而致其逃亡耶。莫非此番出兵，自宣府讲和而还，恐不能与妻子相见，故如此耶。我既诚心议和，而彼必以重物馈我，以足我意，否则岂能轻易与之和耶。和议若成，则国富家昌，共享安乐，岂不美哉。若不议和，察哈尔惧我，已远遁万里之外，旁无窥伺，军分四五路攻明，可一举成事也。彼不思是，负我养育之恩，背逆潜逃，是负天也。该逃人中，有出于己意出逃者，亦有官兵同谋而故纵者。若欲归家探取信息，可奏于我，公开遣往，所遣之人还与留，听其自便。否则，彼思乱不已也。"

是日，遣大祖母还。赐大祖母暗叶盔甲一、玲珑方齐头漆鞍辔一、水纹马鞍附红马韂、朝鲜绿斜皮二、蟒缎二、毛青布五十、妆缎一、缎七、茶一百包。

第五十八册　天聪六年八月至九月

加圈点老档。

初二日，召达赖楚虎尔、阿喇纳诺木齐入内廷，杀一牛、二羊，治筵十五席，宴之。

召王文奎、孙应时、江云三相公入内廷，赐肉食毕，问曰："此番出兵，与明议

和，尔等之意如何。”三相公各以己见具疏，奏闻于汗。王文奎疏曰：“和事之成否，不可不再次遣使重商。何若谓如，明国人以宋时故辙为鉴，举国俱讳言和。虽汗以好生为念，不忍明国生民罹难，恻然仁爱，欲安息以待时机，而明人反谓我诱骗。即与区区边吏盟誓，其可为据乎。然和事岂终无成耶。若明帝有福，天启其衷，目睹财竭民穷，处处叛乱，毛、刘等贼蜂起，道路梗塞。又去年大凌河为我攻取，人人惊惧，肝胆俱丧矣。谁敢向我发一矢。值此窘迫之际，和则可成也。若和事果成，则于我国亦有裨益焉。正可拓我疆土，裕我国赋，举贤养民，招远抚近也。而当此时，明国之民，疲于奔命，缴纳赋税，自顾不暇。以我国之逸，待彼国之劳，孰谓辽东之地不可同汉高祖之一举而灭楚哉。否则犹豫不决，兵家之病，必误时机也。欲和则竟言和，和事难以一言竟。不和则竟言战，战事可言之能竟也。当此中原扰乱之际，率汗威武之师进扰，则黄河以北将非明人所有也。乞汗思之。”孙应时奉汗命答曰：“其两国议和之事，以臣之私见，明帝恃其地广物博，人众势强，制度严谨，必不轻易议和。其下诸臣，亦皆惊惧，和之一字，弗敢轻言。前者，汗之大军临边，其执政大臣，诸事尚未修备完毕，故诱我议和，以延宕我前进耳。纵然彼实心和好，其馈送之物于我额定之数稍有不足，我则不可稍有增加，彼亦不允矣。故议和之事，不易成矣。虽然，和则于两国大有裨益，不和则祸患无穷，与我结仇愈深，盖两国势难并立。我当秣马厉兵，宜进不宜退。除此外别无他计，乞汗思之。”江云疏曰：“昔金汗入汴梁，执二帝，其兵力强盛，势如破竹，孰能当之。然而，未能平乱统一，遂议和而归，并非其心不愿，力不足也。究其本源，乃诸申人未预计统一故耳。汗之大军抵大同时，察哈尔闻之，不见我军而遁。若克大同，易如反掌。是汗之神武，不事杀戮，颁宣仁信，胜于武力征讨。此正预定一统之大略也。议和之事，决有所难。今汗若与明和好，欲似兄弟相称，明必不允。仍如从前封为龙虎将军，汗亦不从。若封以王位，孰知汗之允从，又谁知明帝之必封。纵明帝允从，又谁知三公九卿之悉从。三公九卿即从，日后如何载入史册。臣故思和事之难，十居其七。若果两国讲和，安守天时，和睦相处，此乃明国之大幸也。今汗可遣人往明，以和议试之。明若不识天时，怠忽和事，则我进兵攻取，亦有美名，明国臣民等亦无复有议我之非者。今汗欲与明和者，乃犹豫不决之故也。我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克，可以纵横于天下。明欲和，则我与之和，否则是天以天下畀汗也。今宜速布信义，任用贤能，整兵而入，则天下指日可得也。何必力争议和耶。”

初八日，工部以六部衙门竣工奏闻于汗。汗亲临环视所建六部毕，还宫。时召六部启心郎索尼、布丹、祁充格、穆成格、额尔格图、苗硕浑六人，谕之曰：“各部诸

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以明言启其衷，否则，勿得退而有恶言。似此行为，永为下作也。尔等先自治其身，俟身正而后以言谏上。不治其身，不勤部事，虽言之，上亦不听，人亦不信。主管六部诸贝勒，初入各部衙门时，率诸臣前来领印，行三叩头礼。还各衙门后，承政、参政率阖部官员等，吹喇叭、击鼓，于本部贝勒行一叩头礼，按次序分两翼列坐，宣示各部制度后，启印。其职掌条约备录之，张贴于衙署之门。凡通行文书，概用各部印行。”遂奉汗命，吏部墨尔根戴青贝勒、户部德格类贝勒、礼部萨哈廉贝勒、兵部岳托贝勒、刑部济尔哈朗贝勒、工部阿巴泰贝勒，各率本部大臣齐集毕，颁六部贝勒狮柄银印各一。诸贝勒受印，向汗行三叩头，礼毕，乃各还本衙门坐，承政率众官员拜见贝勒，设宴。吹喇叭、唢呐、击鼓，宴之。

十一日，大凌河副将刘天禄病故。按祭葬例，赐纸一千二百张、羊一只、烧酒三大瓶，遣官致祭两次。

是日，色特尔之使臣、东戴青之使臣、海虎之使臣至。色特尔之使臣献马二，东戴青之使臣献马一，海虎之使臣献马一。汗阅毕，俱纳之。

二十三日，汗以出征俘获礼，赐栋鄂格格、哈达格格等二姊，各蟒缎一、倭缎一、妆缎三、素缎八；巴岳特格格、松果图格格等二格格，各蟒缎一、倭缎一、妆缎三、素缎六；乌拉部额西特依格格、温哲格格、穆库西格格、瞻河格格等四格格，各蟒缎一、倭缎一、妆缎三、素缎五；叔父沃车呼[①]蟒缎二、彭缎一、绸二；叔父瓦尔喀、叔父萨哈勒察、伯父拜珠呼三人，各蟒缎一、绸二。诸格格以受赏礼前来叩谢，汗复列筵宴之。

二十五日，豪格贝勒成婚，汗资助马五。其中镀金雕鞍马一，驮镀金明叶盔甲，其余四马均各为红漆鞍辔，并各驮暗叶盔甲。

是日，赐孙杜棱属下胡钟乌巴西明甲镀金盔一、镀金雕鞍辔一、蟒缎一、缎三、毛青布二十。

二十九日，阿鲁部孙杜棱之弟绰克图携马三、驼一，阿布尔古斋桑携马二，达拉海台吉携马二，来朝进献。汗览毕，纳绰克图台吉马三，余皆却之。

汗遣八旗固山额真往各旗所属地方察问贫穷疾苦之人，并审断罪犯。

先是，往征察哈尔时，贮粮米于哈儿占地方，命游击雅木布鲁、备御董山为八旗总管留守之。汗自军中遣孟阿图还沈阳时，传谕雅木布鲁、董山，将所贮米粮自哈儿占移至乌兰哈达。且命迁移时，日行三四里，从容运至指定处所，以防粮米遗失或为

签注：① 谨查《实录》，wecere ecike 写作 boihoci ecike。

雨水浸湿。雅木布鲁、董山违背所传之命，日行四五十里，遗弃粮米，不驻所指之地，转向还家至敖汉城。因此，刑部贝勒济尔哈朗及承政审议，拟雅木布鲁、董山以死罪奏闻于汗，汗曰："罪果当诛。着监禁于衙门内，日给饭一碗、水一碗。俟我再定夺。"监禁雅木布鲁、董山十五日后，复命诸贝勒、八大臣、六部各官、闲散各官、蒙汉各官、代理章京等会审。倘情可宥，则宥之。众审理后奏言："违汗之命，擅自还家，罪不能宥，理应处死。"额驸佟养性及各官奏曰："贤能之臣尚不留，留此年少愚顽之人，误也，当杀之也；或用刑而仅宥其一命，唯汗裁之。"前锋副将图鲁什奏曰："汗曾在衙门宣谕，凡临阵退缩者斩。后有退缩者，汗与诸贝勒上下论议，留养之。今刑雅木布鲁、董山，而仅宥其一命，乞汗睿虑。"汗曰："图鲁什，善哉。众人当如图鲁什明陈己见。有人在外议论，非如图鲁什明言。佟养性额驸之言，意未尽，实误也。"遂命将雅木布鲁、董山各鞭一百、贯耳鼻，拘于八门凡八日，革职抄家，夫妻净身出户，给各自之贝勒为奴。

北边归顺之蒙古阿鲁部主孙杜棱等来叩见汗，进献马二十二、驼三。汗以孙杜棱为归附一部之主，乃厚遇之，出城迎于五里外。孙杜棱叩见汗时，汗亦答拜，乃行抱见礼。见毕，宴之。汗偕孙杜棱入城，纳孙杜棱等所献马九、驼二，余马十三、驼一悉却之。汗款待孙杜棱，召入内廷，大宴之。复命诸贝勒每日轮班宴之。汗赐孙杜棱等蟒缎七、倭缎三、缎二十一、红毡二、毛青布二百四十、茶一百包、铜金银壶一、银汤饭罐一、玉杯一、雕鞍辔五、明甲二、暗甲四、弓套撒袋一、鹰一、御服黑貂镶黄缎皮袄、貂帽、金腰带、靴一双。设大宴。命萨哈廉贝勒送至城外五里，复宴而遣之。

蒙古察哈尔部名多诺楚虎尔者，率男丁十二、妇女六，携马一百六十四来归。

九月初四日，朝鲜国王李倧遣朴兰英来朝，贡秋季方物。

初五日，蒙古嫩河科尔沁部主土谢图额驸卒。至是来报。汗素服，坐东门下屋内，垂泪曰："悲哉。往日临阵独当一面，于政事亦多有裨益，且长于参议。奈何哉，既与友之，愿其长寿也[①]。"恸哭之。侍臣慰藉曰："汗不必过哀，因彼为一部之主，天乃减其寿算耳。"汗曰："凡人无益于事，而徒取憎于人者，虽属近亲，我不伤心。若喀喇沁部苏布迪、土谢图额驸此二人，乃为最优。如此贤能之人，何可再得而与之为友耶。我曾以我所服之狐肷皮袄、黑狐帽、金腰带、缎靴赐之也。闻彼执我所赠金腰带泣曰：征察哈尔时，我曾欲于汗前奋进，期获嘉奖，可惜未能报汗养育之恩等语。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ambulakan banjiha bicina，即长寿之意也。

彼乃我一翼也。”垂泪毕，遣宗室费扬古阿哥、杨古利额驸为首，率车尔格依、阿什达尔汉、吴善、韩岱、乌赖、图赖、鄂罗色臣等，按丧例往焚纸约一万张、纸锞一千，杀牛祭之①。

初八日，归顺之厄鲁特部明安贝勒子多尔济额驸，因醉酒于汗前持刀二次；又遣往选猎人，不选善猎之人，而选不堪用者携来，故革其备御职。念彼当其国家太平时来归有功，免之，罚银百两。

将哈尔松阿、巴达克革职缘由：因与恩格德尔额驸擅取察哈尔财物，故革职并罚银十五两。

归顺之厄鲁特部明安贝勒、布彦岱额驸俘获甚少，所获之羊，妄自耗费，捏称无获，未与众送来合并。又命以俘获人口编为五十户，未遵行。明安贝勒又以所获官牛一擅与其家大凌河蒙古人。出猎无纪，自行行猎。再者，有镶蓝旗孙太分得蒙古男丁二人，乘夜遁至其立营之屯中，即行隐匿之。故革明安贝勒总兵官职，念彼当其国太平时来归有功，宥之，罚银六十两，夺所得赏物。革布彦代副将职，念彼当其因太平时来归有功，免之，罚银四十五两，夺所得赏物。布当台吉，任意行猎，俘获甚少，所获之羊，自行靡费；命编五十户，未遵行，故罚银四十五两、马一，夺所得赏物。布儿特一次盗牛八，且妄费所获牛羊，革备御职，罚银十五两，夺所得赏物。博琫台吉俘获甚少，且妄费所获羊只，未与众送来合并；擅自打猎；一次盗牛八，又一次盗牛四；违编户之令，故革其总兵官职，因系其父索诺木有功所得，故令其弟僧格袭之，罚银六十两、马一，夺其所得赏物。因归顺之蒙古诸贝勒所行悖乱，不令另编为旗。令其诸贝勒随各旗贝勒行走，属下人等并入乌讷格、鄂本堆旗。

初弃盖州，至天聪六年修盖州城，移民居住，遣副将石国柱、游击雅西塔二臣率齐尔格申、格木布禄、斋善、胡西查哈、董阿密、扎努、萨哈纳、托尔萨、海巴等九大臣，统甲兵六百前往盖州，携民驻守。

十三日，朝鲜国王之祖母故。天聪汗以丧礼，遣满达尔汉前往焚纸。

十六日，台吉阿巴泰以汗出征旋师，杀马一、牛二、羊八，列筵四十席进宴。

十九日，命户部德格类贝勒、兵部岳托贝勒将耀州旧界移至盖州外，以拓展疆界。

是日，革布山、胡勒呼里之职。布山革职缘由：因遣其兄弟之家人私自采蜜，革职，罚银十五两。胡勒呼里革职缘由：因追逃人不获纵之遁，革职，罚银十五两，夺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ihan siname waliyame unggihe，按其语调，sinam 即放置，亦为备牛供奉祭奠之意。

所得赏物。

二十三日，八旗教习汉文生员：正黄旗黄昌、舒芳，镶黄旗董世文、孟继昌、刘泰，正红旗吴义宁，镶红旗陈楚贤、水英卓，正蓝旗于跃龙、李度，镶蓝旗刘养性、王世选，正白旗齐国钟、霍应选，镶白旗董敬书、李维焕等十六人，因有丁差牵累，经英古尔岱、马富塔报汗获准后，各免二丁之徭役。

二十八日，天聪汗率诸贝勒大臣行围，放鹰小猎。

第五十九册 天聪六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月初一日，抵开原。敖汉部济浓额驸、哈达格格夫妇请汗及诸贝勒幸其第进宴，并以进宴礼，进汗马五，莽古尔泰贝勒马二，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三贝勒各马一，未纳，悉却之。

初五日，汗行猎至新哈达地方。是日，有八男一女携马三十，自察哈尔来归阿鲁四子部索诺木台吉。

初六日，赴费德里山行猎。时汗离队前行，御前侍卫詹土谢图先于汗二十步前行，突遇一虎，詹土谢图即以射狍矢射之，虎中箭，即扑詹土谢图坠马撕咬，汗未退，大呼上前，虎未及大噬，即遁。其虎为汗之众侍卫射死。

是日，正白旗之华善牛录下詹拜射狍，其矢弹起，坠于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所乘马下。经众议，拟詹拜鞭责五十。

初十日，汗集众官员等谕曰："我国人中，曾颁法令，凡出兵行猎有为盗者，或杀或鞭，然竟不惧。闻此番行猎，仍有盗鞍、辔、鞧、屉、笼头、绊镣等物者。此次人少，尚有行窃者，何况人多乎。须将此一并查缉惩治。"遂命诸贝勒大臣亲督搜捕之。查获为盗者，若就地执法，恐众人不知，遂命携至沈阳城枭首示众。是日申刻，汗入沈阳城北门。

满洲国天聪汗遣卫征囊苏喇嘛赍书与大明国宁远城各官议和。书曰："满洲国天聪汗奉书大明国皇帝：我小国所以兴兵者，非不知足而希图大位也。乃因边吏凌侮，上告而不达，致起兵端已数载矣。今战则两国均受其苦，和则彼此俱享安乐。故期太平，往征察哈尔，途经宣府议和，刑白马乌牛，誓告于天地。与我盟誓者虽系小臣，然我以为人无大小，皆属皇帝统御，且凡发誓，皆告诸天。故与彼处之人盟誓后，我以为和事已成，即执我行乱之人，杀于尔国官员之前，所掠牲畜财物，悉数送还。若

我非诚心讲和，执我人交与尔等斩之，我岂不畏天乎。自缔盟以来，已有数月，于尔边境，丝毫无犯。古语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我等两国构兵，亦皆下情阻蔽不得上达之故也。而我欲以我怨恨之故，备悉上闻，又恐疑我不忘旧怨，假意讲和，故不敢详陈。今皇帝若欲洞悉我之怨恨，当遣贤达之人来问，我将悉告之。若谓既已议和，何必提及旧恨，亦听皇帝自便。唯和好既成，获有财物，狩猎放鹰，共享安乐，乃我小国之人所幸也。"又一书曰："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诸臣：尔等曾对我使臣言，彼处议和之事，我等不知。彼处成和，与我何干等语。彼处之人与我盟誓时，曾言既盟誓之后，勿征辽东地方等语。时我以为，不论在何地议和，乃皆属一君统御，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今尔等乃作有异。然尔等异之，天亦异之乎。夫臣有异，而君亦有异乎。不可诈也，仍作有异，亦任尔等自便。尔等又云，按议和之礼，尚须送还大凌河官一二员，并少退庹寸之地，我等方可以此为名转告我皇帝等语。若和事果成，更无他议，我又何吝此一二人乎。我等和好，莫言庹寸之地，即普天之下，尽为尔等所属矣。尔等若不忘已失土地人民，仍借以为口实，则我之祖先无辜被害，纵然被害，我仍愿见太平，未损尔边一草寸土。然尔边吏欺凌我等，致成七恨，渐起战端。迄今如故，我仍愿太平，未语及以往数恨，尔等仍以土地为言，过矣。况自征抚顺以来，我两国之孰强孰弱，岂有不知。既深知之，而徒饰于利口，贻误主上，流祸生民，是何为也。若果明誓，上慰君心，下安生民，凡事从公，断之以义，俾速成和好，乃彼此之福也。凡执政大臣，宜随机应变，是为至善。若徒出大言，坐失时机，则今世人民之休戚及后世尔大臣等声名之美恶，大臣等思而可知也。凡两国议和，一国先遣使往，另一国亦遣使来，则和事速成也。今我实愿和，苍天在上，实无欺伪，至诚遣使往，然尔又不信，不遣使来。我若欲征讨，则公开出征，岂有诡计掩击之理耶。先是，袁都堂与我议和时，彼一面议和，一面进而筑城。我谓方讲和事，何为相逼。尔等有诈，我将起兵等语。遂于两三月前，令杜明仲赍书预告，然后兴兵。尔若不信，以我为欺，杜明仲现在尔处也。我屡次求和，而尔等不从。往事暂且不论，即自我两国交战以来，历年战争之苦足以为鉴。尔等竟不愿太平而乐征战，国家生灵凄楚益深，咎将谁归耶。今春往征察哈尔时，见尔国一年赠彼金百余万两，与其以有用之财费于无用之察哈尔，何如遣贤达者来与我速决和事，俾两国共享太平耶。凡我意中之事，直言无讳，勿疑为不可信，勿惜遣一二明事之使臣也。尔诸大臣果能身任和议，以成和事，则不仅国泰民安，亦可使无数生灵免遭涂炭，造福广博，其福亦随身担议和成事之任之大臣也。"第三封书曰："金国汗致书宁远城太监：我使者还，言尔代君巡视国民之生计，凡有所知上达无讳等语。因此虽不知尔姓氏，

特致书与尔。凡我之心意，均详书于奉尔皇帝及致诸大臣书内。所望于尔者，唯恐我所奉之书及所遣之使臣，不能上闻，望尔以身任之，以我书及使臣之事转奏上闻。倘蒙皇帝以宽大为怀，和事得成，是亦尔之福也。我所以屡遣使议和，乃因战争不息，人多死于锋镝，而人死则上天可畏，故遣使欲修和好。望大人熟计之，以我之言闻达贵皇帝。倘和事成，无疑两国人民皆敬重尔也。"

先是，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奉汗命指给归顺之外蒙古诸贝勒以牧地，申明约法，至是还。

十九日，兵部贝勒岳托审拟前出猎时盗鞴屉、笼头、马绊者六人，各鞭责八十二、割破其腰。另三人因盗窃箭罩子、雨干套子、皮条、偏缰，各鞭责八十二、贯耳鼻。又约束众人曰："嗣后家奴行窃，则将其主一并治罪。"

是日，于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前往议事之处，蒙古诸贝勒以来见礼，进济尔哈朗贝勒马二十三、驼三，萨哈廉贝勒马十七、驼二。两贝勒复以驼、马进与汗，均不纳，悉却之。

二十一日，正黄旗刘生员、邵生员，因超额被除名。彼遂告汗曰："教习汉文之生员四人，我等教授两旗子弟已有十二年。我等所教授之杜木拜、巴敦、恩额德依三人均被录用。新入两旗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两年矣。丑年杀生员时，蒙汗眷顾，择而留养，命我等教授汉文，并将所杀生员家中诸物悉赐我等。歉收年赐银命购粮而食。今又蒙汗眷顾，命教授汉文之生员等，各兼有男丁二人且免徭役。然正黄旗因生员超额，仅命董生员、黄生员教习，而将刘泰及邵生员我等二人革除，充当差役。更将我等所教授之镶黄旗新旧子弟，命镶黄旗新进生员教授。今特将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报知于汗。"汗遂命二生员各免二丁徭役。

是日，固山额真和硕图额驸、达尔汉额驸及叶臣率每牛录步兵十人、背米人五、章京一员，每甲喇大臣一员，每旗副将一员行猎。汗谕曰："此次行猎，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以习骑射。"

二十三日，汗率诸贝勒及大臣四十员、兵一千三百人，辰时出地载门，去叶赫地方行猎。

二十六日，行围时，汗谕诸贝勒曰："尔等不可以诸申所射之兽冒为己之所射而夺取之。果系诸申所射者，勿以贝勒之故而让之，可下法司审验射兽方位之虚实。若尔诸贝勒强为己有而夺之，有不惧者乎。如阿尔萨兰布库最称骁勇，然我若令其仆，彼敢不仆乎。遂以手指阿尔萨兰布库令之仆，即仆。若尔等强为己有而夺之，彼等岂敢违抗。遂令随诸贝勒之绵甲兵俱立誓。再有跟役等盗窃马绊、笼头、马鞴、马辔等

物者，则将其主论罪不贷。务各向跟役妥加谕之。再者，诸贝勒之跟役人等，牵马随行走于围场，不得携带撒袋。”

是日，巴雅喇路呼尔噶、玛尔噶老人、图尔噶率十二人来朝，贡豹皮及狐皮。

三十日，行猎时，宗室巩阿岱阿哥被宁塔哈牛录下人阿尔赛所射，汗怒曰：“有此昏聩之人乎，为何不看人妄射耶。”汗遂亲杖之，并命就地执之。

第六十册　天聪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一月初七日，汗还沈阳。未时，由内治门入。

十一月初八日，遣往宁远之卫征囊苏喇嘛还。喇嘛报称：“宁远各官曰，尔方来书已封固，未奉我帝命，不敢开启。尔可携还，奏报尔汗，来书无需加封，迅速送来，待我等阅毕，奏闻我帝等语。遂将书退还。”

初十日，复遣卫征囊苏往宁远，即将其前书未加封赍往。又增一书曰：“金国汗致书宁远各官：我所以专意修好者，是为爱惜生灵，不忍多戮民命故耳。我屡次讲和，尔等不允从。尔大国诚应乐从，然尔等反背理，不愿修好，则今我解盟告天，将尽力杀戮征讨，即曲在尔，而直在我也。事之是非，天能不知乎。”复谕喇嘛曰：“尔将此书密藏，彼若纳我前书，口出善言，则勿出此书。若不纳前书，不吐良言，则以此书示之。”谕毕遣之。

十一日，朝鲜王李倧遣副将温枢纪来馈礼物，以谢遣使吊其祖母之丧。

十三日，汗颁诏书，谕六部诸贝勒曰：“初厘定国政、设六部时，满洲、汉、蒙古大臣分任各部承政、参政，编为二级。今观之，坐立无序，尊卑紊乱。如此，则国政何由而定耶。”

二十二日，以镶蓝旗宗室费扬古阿哥属下游击贾色兰、备御道兰，于大凌河之战见阵亡孟坦尸在城门壕边而未携还，故鞭一百，革职。

是日，赏永平、大凌河总兵等官银各二十五两，副将等官银各二十两，游击、参将等官银各十两，备御、守备等官银各五两。永平、大凌河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等官以赏银礼叩谢汗。汗召各官宴之。其永平、大凌河备御以下，守备、都司以上各汉官，命礼部宴之。

十七日，阿鲁部杜斯格尔济浓所属奇塔特楚虎尔台吉率男、妇、幼五百人，尽携牧群家产来归，叩拜汗，并献马、驼。

十八日，满洲国天聪汗遣巴都里、察哈喇、董纳密往朝鲜国，定每年送来金百两、银千两、各色绵绸一千、各色葛布一千、各色细布一万、豹皮一百、水獭皮四百、水牛角百对、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刀、次纸千刀、龙纹细席一、各色花席一百、胡椒十柳斗、绿斜皮二百、上等腰刀二十、顺刀二十、松萝茶二百包。

十九日，有八十四人携马一百一十二，自蒙古察哈尔部来归。

十二月初二日，汗颁诏书曰："自我以下八旗诸贝勒，凡在屯街行走，冬夏俱服朝衣，不许服袍；出野外行走，方许服袍。冬月入朝，许戴元狐大帽，燕居时戴菊花顶貂帽及貂皮圆毡帽；春秋入朝，许戴菊花顶貂帽；夏月许戴缀缨玉草凉帽。缎与蟒缎，视其所得服之，勿服黄缎及缝有五爪龙等服；若系汗所赐者，方可服用。至缎靴，不得随地穿用。夏月入朝，许服无扇肩朝衣。至八家诸福晋居家服色，前业已有旨；今若出外，冬夏俱服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冬月许戴菊花顶貂帽，夏月戴菊花顶玉草凉帽。又诸福晋等，美衣不服，存贮于柜，欲死后携之去耶。其生前不服之衣，欲死时服之耶。岂在九泉之下得配丈夫，在现世所配贝勒之上耶。其华美之物，生前不服用，徒投于火，化为灰烬何为也。尔诸福晋等详思之，若趁年少修饰，及时服用，则为善哉，年少时不修饰，年迈时勿追悔，生前不服用，死时勿叹惜。以上禁令，自十二月二十日始察之。"

汗颁诏曰："国中满洲、汉人、蒙古，自领旗大人以下，带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人等以上，冬夏在屯街俱服披领，不许服袍。至极贫之人，可服无开襟袍。其有无披领，由各固山额真甄别之。倘在外，俱服袍。又汗、诸贝勒下闲散侍卫、带子章京、护军以上，其有缎者许服缎衣；其以下者，均不得服缎衣，许用毛青布。所以令众人用布者，非为缎匹专供上用也。计其价值，一缎之价，可得毛青布十。一缎可制一衣，十毛青布可成十衣，缎价昂贵且稀少，毛青布价廉且丰足，想此有益于众贫民，故约束之。凡妇人服缎与毛青布，各随其夫。至于帽冠，冬月许戴缀缨圆毡帽，夏月有玉草凉帽者许戴之，无则可戴笠帽。准许服缎者，不拘缎与蟒缎，视其所得服之，唯黄及金黄色不许用，勿缝五爪龙，若系上所赐者，则服之。至黑狐大帽，凡系属大臣等自制者，均不许戴，令禁止之，唯上赐者许戴。至缎靴，不许常人穿用；应服缎者，入朝与宴时方许穿用，不得随地穿用。又在街衢不许戴黄狐大帽，出外寒冷时方许戴之。其钉菊花顶帽及杂色皮棉帽，概不许戴。又宽带及皮绵无袖齐肩短褂，在屯街不许服束，外出许服束。以上禁令，自十二月二十日始察之。"

汗颁诏曰："国中蒙古诸贝勒之妻及蒙古妇女，冬夏俱服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冬月戴钉菊花顶貂帽，夏月戴菊花顶凉帽，其缀缨皮帽、棉帽及缀缨矮凉帽概不

许戴。所以禁止戴缀缨帽及凉帽者，因尔蒙古妇女专尚缀缨，乃恐一匹大缎费于一缨之用，故禁止之。以上禁令，自十二月二十日始察之。”

是日，天聪汗第三兄和硕贝勒莽古尔泰患微疾二日。第三日辰时病笃，汗与诸贝勒俱往视。未时，汗与大贝勒还家，留诸贝勒大臣仍守护患病贝勒。至申时，贝勒薨。属猪，时年四十六。汗、诸贝勒及众福晋俱往，哭至二鼓。时莽古尔泰大福晋欲殉，请于汗曰：“我随夫贝勒已久，岂能独存，我欲殉之也。”汗劝慰曰：“尔子尚幼，既失父，又失母，子将谁抚。”福晋对曰：“我虽生，岂别有抚养之法耶。汗为叔父、贝勒为伯父，众自养之也。”遂不剪发，不脱珥，固欲殉。汗力劝之，命栋鄂格格和诸贝勒为福晋剪发、脱珥，怜恤遗子，遂劝止福晋随殉。又乌拉福晋亦欲殉，汗曰：“阿哥素与尔不甚睦，不宜随殉。”福晋对曰：“初与我和睦，因失礼于汗岳父，故见疏。今岂有弃夫贝勒而独存之理耶。”言毕，遂入别室自尽，随殉。又房婢一人亦随殉焉。遂依丧礼，汗、诸贝勒及诸福晋、同姓宗室皆摘缨，其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人皆穿孝。子时，三鼓，当汗、大贝勒、未出痘诸贝勒及福晋闻国中人多出痘，俱还家。汗不入室，坐于正中侧门下达旦。是夜，汗向岳托、墨尔根戴青及豪格等三贝勒叹曰：“有生有死，历来如此。但凡人死，必俟殡殓诸事料理完毕，众人举哀为善也；若未殡殓完毕众即入内，则必乱也。”次日巳刻，即将贝勒及福晋尸骸分别入殓出殡。送灵舆之时，命备鞍马十三，以二马驮盔甲，以三驼驮帐房及铺盖、食用诸物，列黄伞一、大纛二、小旗十、击豹尾枪四、鼓、喇叭、箫等，送至屯外。时已出痘之诸贝勒及八旗满洲、汉、蒙古大臣俱往送。因有出痘消息，汗及未出痘贝勒未往。于次日，汗于中门内设帐房守丧。未时，送灵舆诸贝勒还。汗提及祭奠事，谓诸贝勒曰：“仍照前定例，头七祭一次，大七祭一次①。凡人祭奠，多以纸为楼塔上造佛像而焚化之，甚非所宜也，佛、神岂能祭奠时用耶，着永行禁止。”诸贝勒请汗饮茶，汗曰：“先奉大贝勒饮。”遂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和硕图额驸、冷格里、叶臣副将、达尔汉额驸及伊勒登等，以茶奉大贝勒饮。当大贝勒饮毕，汗因诸贝勒劝，亦饮。是日，子时三鼓，汗方入室，诸贝勒亦各自还家。

[原档残缺] 喀喇沁部多尔济台吉属下男丁二人、妇幼各二人外逃，彼等擒获来献。

初七日，正黄旗冉色惠因无粮、未按官员品级给银，且无院门，上告于汗。经博黑、喀木图、敦多惠、罗硕奏请，汗命按相公品级给银、粮，并给造院门。

是日，自大凌河来逃之刘中津，因无衣服上告于汗。经博黑、喀木图、敦多惠、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akabume emgeri ambarame emgeri，与头七、大七同。

罗硕奏请，汗命赐衣一袭。

是日，有汉民夫妻二人乘驴由锦州逃至，驻牛庄之洪尼雅喀见之，获而来献。遂将逃人交岳托贝勒收养。

初九日，初祭莽古尔泰贝勒，祭礼之数：棉索皮袄、金腰带、帽、靴、长棉袄、裤；装入皮囊之旧衣物：袍二、长棉袄一、裤一、貂毡帽二、插有弓箭之撒袋、雕鞍辔一、素鞍辔二、银扁壶一、壶一、茶筒一、杯二、碟一、纸楼二、纸库房一、纸桥一、纸塔二、褡子[①]二及纸金银锭三万、纸钱五万、佛花五十、幡五十、引幡一。杀羊七，治席二十五桌祭之。祭奠时，以鞍马十一、空马十一、驼六引路。时因国中有出痘消息，祭坟时，汗、大贝勒及未出痘贝勒均未往，已出痘之诸贝勒及八旗满洲、蒙古大臣、众汉官皆往祭。

初十日，汗率诸贝勒出猎，至抚顺所。有随猎八人强取民人所堆积榛子柯，各鞭二十七。汗集八旗大臣谕曰："嗣后，不许私入庄屯，擅取民间堆积之柴草，不许往尚未狩猎之山上伐木，乱行者执究。"

十二日，抵赵甲，汗谕曰："不许喧哗。即或新旧有名望之人，若于贝勒前迎射，则鞭一百。即系贝勒，亦不得入众人群内驰射。若能严加管束猎队，诸贝勒亲入围内驰射，自无可非议。"

是日，往征兀扎拉路乌巴海巴图鲁遣拜萨哈、汪达礼、山塔及阿库都等赍书至。奏言："每二旗兵合为一路，分四路进兀扎拉路。闻彼往沃赫河捕鱼，遂遣二旗兵入，斩男丁三百三十八人。共获男妇幼稚七百口、马三百七十三、牛一百二，合计一千一百七十五，貂皮七十八、猞猁狲皮十五、水獭皮三十八、狐皮二十二、灰鼠皮八百，黄鼠狼、灰鼠、貉皮袄共三十四。"

十七日，猎于厄野地方，时有虎被围，汗之随身侍卫噶勒珠巴图鲁持刀追逐。汗驰入射中虎，噶勒珠直前砍之，虎咬噶勒珠所乘马之腿，噶勒珠砍倒其虎。汗切责噶勒珠曰："尔果勇，施于战阵，乃为有益，而用于无益之虎，勇乎。嗣后勿侍御前。"

十七日，前往朝鲜之巴都里游击、察哈喇及董纳密还，奏曰："朝鲜国王于我所定数额，止给十分之一。又谓金、银、牛角三项，非我国所产等语，不肯允从。"天聪汗谕该部曰："朝鲜使者朴兰英来，不准放进，勿受所进礼物，逐之还。"遂逐朝鲜使者还。

十八日，以行猎时随猎者乱行，复宣谕曰："每旗命大臣一员，不佩撒袋专司统

签注：① 谨查，tase 一词，于《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辖。凡不随甲喇、牛录行走及逗留于后者，悉行执之。”

是日，仍驻扎鲁河。

十九日，驻跸色和里。

二十日，仍猎于厄野地方。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见一狍，自山巅猝至马前，满弓欲射，狍复向左奔，急向后射之，时其兄墨尔根戴青贝勒从山旁逐狍，未能得见，中其大腿，大哨箭深入至箭鼻。

二十五日，驻跸孟衮河。

二十六日，启行，前往朝鲜之巴都里、察哈喇及董纳密备御至打尖处。

是日，戌时，汗入沈阳城。

第六十一册　天聪朝记事六件　年月未记

加圈点老档。

赐刑科衙门巴克什四人、通事四人、兽科衙门巴克什四人及粮科衙门巴克什四人各毛青布二。

[原档残缺] 倘尔等合谋留待滞后者，被我等察觉后，于尔等无所益焉。

二十日，颁书谕驻各地之汉人备御、守备曰：“诸备御、守备，尔等可仍管原辖之地。赐予满洲官员之汉人军士，行间仍随其主。余者，尔 [原档残缺] 备御、守备等仍常管辖之。”

若有 [原档残缺]，则各携一牛前来，再各以一牛合耕。若四户各有一牛，可携其二牛前来，其余二牛，四户合耕。凡来修城牛车，每石白灰付役银三钱。于筑城处 [原档残缺] 取之。所付银两，合分 [原档残缺]，所遣之人，按尔汉人之例 [原档残缺] 取之。各地之人不得付给财物 [原档残缺]，于我国无收付财物之例。

[原档残缺] 乌克善，尔勿离敖巴。尔等一味贪得谋富，将效锡伯也。虽与喀尔喀结亲通好，亦勿信之。喀尔喀人皆似鬼蜮心肠。喀尔喀五贝勒已往誓和好，然已禁止驱逐扎鲁特之牧群乎。稳操国政，无所动摇之君安在。较喀尔喀之亲戚，乃尔兄弟稍强也。恃力 [原档残缺]。

初四日，都堂降书刘副将曰：“四卫之果品，给其栽培之主一半，听其出售，一半由尔收聚送来。又尔将购猪者执送前来，可称尔为忠臣也。倘徒报消息，不行察拿，则可称尔为奸臣也。授尔为前四卫总 [原档残缺]，何益哉。八家之人皆 [原档残缺]。”

第十一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正月至三月❶

第一册 崇德元年正月

加圈点老档。

率［原档残缺］叩贺；第十一，右翼末尾镶蓝旗纛固山额真［原档残缺］率诸臣叩贺；第十二，左翼末尾正蓝旗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汉额驸率诸臣叩贺；第十三，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率八旗众汉员叩贺；第十四，蒙古八固山额真率蒙古诸臣叩贺；第十五，阿鲁喀尔喀部进降表使者叩贺；第十六，自黑龙江来贡貂皮之虎尔哈叩贺。各地贝勒及固山额真等率诸臣叩贺时，萨比干、祁充格照诸贝勒例鸣赞。礼毕，还宫。辰刻，汗御殿，备陈百戏，大宴毕，申刻，汗入宫。

初二日，未刻，汗御大殿，备陈百戏，大宴毕，酉刻，汗入宫。

初四日，汗之岳母小祖母将至，汗之福晋率诸贝勒之福晋出盛京城迎于五里外，大宴毕，入城。

初五日，以郎希载病故，着其子郎廷辅仍袭三等甲喇章京职，仍准再袭三次。

是日，召大祖母入汗家，大宴之。

初六日，汗之岳母小祖母进雕鞍马二、空马四、驼四、羊一百、貂皮一、貂帽一、貂皮被褥、猞猁狲皮六、鳇鱼三十、油十肚，又以六牛、十羊之肉及四壶酒具宴以献。宴毕，汗阅所进诸物，俱纳之。

初六日，汗献嘛哈噶喇佛以银曼陀罗①一、瑞绳、法轮、莲花、伞、纛、壶、白海螺、鱼、轮宝、如意宝、福晋宝、相臣宝、象宝、马宝、将军宝、纯金木鱼、猞猁狲皮、狼皮、狐皮、熊皮、水獭皮、宝盖一、腰刀、长枪、黑马、乌牛、黑犬、黑羊，以上诸物，俱系五种幡，供奉于佛前，汗率大贝勒、扎萨克图杜棱行九跪九叩头礼。

签注：① 自曼陀罗一词至第六行之木鱼一词，原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注释：❶ 崇德元年与天聪十年为交叉年号，正月至三月为天聪十年，四月改为崇德，故本函封套及内装之六册，封面所书崇德元年有误，应为天聪十年。

先是，沙尔巴呼图克图自孟库地方送嘛哈噶喇佛至。至是，命造五百两重银塔一座，镀以金，藏其骨殖于塔内，置左配殿，礼祀之。祀毕，祀佛喇嘛巩格林臣献马四、驼一，二牛、八羊之肉；阿木楚特喇嘛献马二、驼一。汗悉却之。

革镶红旗三等甲喇章京郭永茂职。革职缘由：先是，镶白旗大凌河王参将家一男丁逃走，至是复还，郭永茂未告于众，私行销档，故罚银百两，不令管民，革三等甲喇章京职，夺其敕书。后其所辖汉民称其原主甚善等语。承政图尔格依、色勒、李延庚、满珠习礼奏报于汗，命其照旧管原辖之民。

革哈达部克西讷三等梅勒章京职。革职缘由：因与其祖母哈达格格之罪有涉，故令随其母给与满珠习礼额驸，革梅勒章京职，夺其敕书。

初七日，延请岳母大祖母及小祖母、满珠习礼舅舅、扎萨克图杜棱。汗御两门之间，命陈百戏，盛筵宴之。时请二祖母坐于床上，汗跪于地，行礼奉酒。

初十日，汗之次女下嫁之日，额尔克孔果尔行聘礼，具盛筵，进雕鞍马一、驼一、琥珀素珠一、缎服二、蟒缎四、妆缎一、各色缎十七。汗阅毕，赏二祖母各蟒缎服一、缎二，扎萨克图杜棱、满珠习礼、达尔汉洪巴图鲁各蟒缎一、缎二。

先是，牛录章京李勤公自登州来归，请求留住盖州。至是，以来朝礼，汗赏人二对、缎二、毛青布十。

十二日，汗具盛筵宴外藩诸贝勒，时科尔沁贝勒杜梅之妻献雕鞍马二、空马十八、羊三、貂皮端罩一。

穆章黄台吉、色本达尔汉巴图鲁、伊尔扎木、尚嘉布、车根、巴林部满珠习礼、扎萨克图杜棱、蒙夸、古穆台吉、穆寨等，曾来朝贺元旦，汗以财帛赏之。

十三日，汗赐外藩贝勒扎萨克图杜棱蟒缎二、龙缎二、妆缎一、补缎二、大缎五、彭缎三、绸三、帽缎二、大毛青布二十、小毛青布八十、绿斜皮二、水晶壶二、琥珀杯、甲二、股子皮鞍韂、镶绿松石鞍韂、烟百刀、海参十包。命和硕贝勒、台吉等出城送行。

十四日，工部承政孟阿图奏汗曰："随葬罪人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之金银器皿，臣等已取出收藏，作何处置耶。"汗大怒，遣希福、刚林、罗硕、詹霸等往谕诸贝勒曰："尔等诸贝勒先欲抛撒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之骸骨，我曾谕曰，不可抛撒。彼二人作奸犯科，已销其旗，降谪其子，天鉴其恶，且已诛之，即抛撒其已寒之骨何益。彼等岂因抛撒骸骨而于九泉之下有所痛楚耶。其骸骨唯不守护、不祭奠而已等语。今尔等违谕弃其骸骨者，盖尔等以我之故怒而为之耳。与其因我抛撒逝者之遗骸，何如嗣后勤于政务，不存异志，我亦幸悦，于尔等亦有益也。"诸贝勒答曰："汗之此言

甚是，我等非敢违汗谕抛其骸骨，已命停止遣人前往看守其骸骨。恐有金银，引人盗取，以致抛撒骸骨。是以收取其金银器皿，而将骸骨装于大瓶内，仍葬原处。”汗谕曰：“我以死尸为仇，抛其骸骨，岂非效法恶人乎。如是则非贤者之义也。既复葬之，则亦已矣。”

赏扎萨克图杜棱貂里蟒缎朝衣、蟒缎一、缎十五、毛青布一百、雕鞍辔二、玉壶一、琥珀杯一、甲二、烟百刀、海参三十包。设筵宴毕，诸和硕贝勒等出城送之还。

十六日，以汗次女玛喀塔格格下嫁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时命于汗家院子内搭支帐房九，集诸贝勒大臣，额尔克孔果尔杀牲九十，以礼具大宴。额尔克孔果尔献雕鞍马二、空马六、金酒海一、貂皮暖帽二、黄妆缎面镶沿熏貂皮一、黄妆缎面镶沿熏貂裘套蟒缎捏褶女朝褂一袭、貂皮端罩一、金腰带一、蟒缎二、蟒缎汉人衣服二、各色缎六十四。汗阅毕，俱纳之。

朝鲜国王复书金国汗曰：“使臣复至，屡闻起居吉祥，甚慰，甚慰。来书词意皆是，然其中犹有未尽本意者，故粗言之。贵国有百战百胜之兵，而两国尚可和睦相处者，敝国君臣岂有不知贵国恩德之理耶。且今贵国兵力增加，所向披靡，统一蒙古诸部，威行大漠之外，此皆敝邦所知，敢有丝毫轻视贵国之心，上天鉴之。至书中所用‘致’‘奉’等字，乃邻国相敬之称。展阅前后书信，贵国书中或时亦用‘奉’字，则敝国何惜此一字乎。今所用‘致’字，非我有意为之。今阅来书，不胜惊讶。人参之贵贱，唯在两国之人计价交易，非可勒抑也，此事我亦不知。总而言之，凡属贸易，但求盈利耳。若与皮岛及贵国贸易，其价划一，则商人孰肯转贩耶。尔来书云，人参一斤值银二十两等语，断无此事。皮岛在我边境，我边民受害不浅也。彼等强取谷船，或购之以去，概不可言无此事。即有之，亦没奈何。至云助米二万竹篓、给船五十只者，本无此事，乃汉人之诈，无稽之谈也。贵国奈何轻信一无赖之言，致生疑于兄弟之国耶。上等货物，明帝禁止出境，今愈严矣。或有奸商，潜挟暗售，常与贵国贸易，此皆贵国之所知也。来书似疑敝国吝惜上等货物，岂不冤乎。初告天立誓时，唯以信义为重，而未言及财物之多寡。上年，贵国所示礼物之数，除金、银、弓、角外，所列方物亦多，非敝国所能办，是以往复商定，蒙贵国收纳，敝国使者业与贵国使者面定而还。敝国曾欲以此定为恒规，故前书之言未敢轻信。今复特遣使责备，我若拒绝，又恐贵国不知敝国财力已竭，反谓我轻视兄弟之好，心甚不安，故复与部臣议增，并将所增数额告知来使。虽不能全依所定之数，然所差之数，我力有所难及，但思我仰副贵国之好，可谓至矣。东土之民私自贸易，敝国严行禁止，治以死罪，今其弊稍息。唯越界采参，乃我民大利所在，自去岁始复兴，我不胜忧虑，今复申饬再三，不绝其

迹，断不罢休。幸暂容恕，请观来日。至行商一款，实属为难，来使已悉知而归。因有妻丧，心中伤悲，言犹未尽，唯望谅察，更知贵国不见外之盛意。十贝勒子之言，敝国未曾听闻。倘若是，诚可讶也。汉人此等谎言多哉，贵国之所知者也，奈何唯以铁山人之言为是耶。敝国臣服于明国，非自今日始，今君臣之义定不可移。倘以平乱而易其心，则与经商之道无异也，岂可容于天地间乎。兄弟之道亦如是，贵国亦当思之。倘有人告其父母之过，为子者喜闻而张扬之，则贵国谓彼为何等人耶。前书中已有此意，因未敢明答，今复来告，故少陈之。”

十七日，汗以礼部萨哈廉贝勒病，甚忧，乃遣弘文院希福、刚林及秘书院罗硕往谕萨哈廉贝勒曰：“我期尔病愈速起，念之甚切。尔则不可强图速愈，急来见我。若存此念，则病久不愈矣。再者，尔勿以前事为忧。我为前事，于尔无所介意。启我所不及，助我所遗忘，辅理国政，唯尔是赖。古书《元坛宝藏》[①]云：‘与恶人相交，不若与善人相争。’故此，昔尔父与尔弟获罪时，我念尔才德可用，心中记之，欲令尔为我辅理国政也，遂以所欲言尽行告尔［原档残缺］勿以此故，过于忧虑。当安定己身，唯以病速愈为念。”萨哈廉贝勒对曰：“汗主所言，臣虽死不忘。倘若得生，唯愿竭力报效而已，更复何言。臣岂有以前罪而抱怨之理。蒙汗主开诚诲谕，我由此即知怜臣之意。前见汗主谴责，今复染此疾，欲寿尽当死。今蒙汗主如此眷顾，且以善言抚慰。臣所望者，仰赖汗主洪福，能有为国报效之福分，犹可得生。唯所憾者，今当我国隆兴之际，不能为主效力，捐躯报国，何竟死于妇人之手，以此为恨耳。”悉以其言奏闻，汗恻然曰：“岂专事兵戈耶。倘蒙天佑，开拓疆土，克成大业，彼时若无此等明哲之人，何以治理国政耶。”

十八日，革正蓝旗牛录章京宋万元职。革职缘由：因无适合承袭之人[②]，故革其牛录章京职，夺其敕书。

二十日，汗遣人往察时，以工部大臣等不在，令吏部大臣等记罚。工部承政祝世荫命罗硕、刚林奏汗曰：“臣及参政皆在，唯满洲承政不在。此系奏报者之误。”汗谕曰：“着再行询问，若实系在部，将祝世荫注销。”遂由罗硕、刚林将此谕转交吏部承政图尔格依、参政塔木拜。

二十三日，赐大祖母熏貂镶沿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黄色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元青缎捏褶女朝服衣及捏褶女朝褂一袭、黑貂皮端罩一、嵌绿松宝

签注：① 谨查，subasitai bithe 即 subasida 之书，此词于《实录》译写汉字为元坛宝藏。

②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sirara bade akū，即无适合承袭之人。

石挂于颈上之大荷包一、嵌东珠龙项圈一、嵌东珠耳坠二对、熏貂皮暖帽一、缎靴十双、大蟒缎二、龙缎二、汉人美衣四、各色残缺妆缎六、倭缎五、朝鲜大缎、圆彭缎十一、扁彭缎五、绸缎十、帽缎十、朝鲜纺丝五、毛青布及布二百、银茶桶一、有脚酒海一、绿斜皮四、暗甲一、雕鞍二。次日，加赐祖母黄缎捏褶女朝褂及蓝蟒缎捏褶女朝衣一袭、各色残缺片金四、金杯一、银杯碟二对、玉杯二对、玉壶一、象牙雕银胆杯二、银梳二、象牙梳一、剪刀、针包六、竖柜二、挂皮红柜四、烟百刀、海参十包。大福晋率诸福晋送祖母至五里外，大宴而还。遣章京、侍卫等送一宿之程。

二十七日，外蒙古诸贝勒奏汗曰："成群黄羊由潢水一带越兴安而来，边地蒙古等连其妻子齐出，槌毙甚多。"

是日，汗往视礼部贝勒萨哈廉疾，见其瘦弱，潸然泪下。萨哈廉亦悲痛垂涕。

第二册　崇德元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二月初二日，命户部承政英古尔岱为使往朝鲜，与国王面议一切事宜，遣马富塔为使臣往吊朝鲜王妻丧。时内八和硕贝勒之使臣及外藩四十九部贝勒之使臣同行，为定汗之尊号与朝鲜国王商议。彼等所赍书曰："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以新年礼，遣春使往问王安并答来书。来书悉阅，若照王言一一答复恐难有尽，故书中未作答复。特遣重臣，备言一切。"

"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使臣还奏，复阅来书，遽闻王妻丧事，不胜惊悼。然则奈之若何。前定寿数如此，不可避免。寿禄既尽，人命将终。不幸之事，自古有之。王勿过为悲伤，时时追思，宜自珍惜也。今聊具菲仪，用申奠意，特遣使慰问。"

金国八和硕贝勒、十七旗大臣奉书朝鲜国王："我诸贝勒、文武大臣及外藩诸部贝勒相商议，宜仰副天意，顺应时机，颂扬汗主功德，欲定尊号。故于去岁曾奏闻一次，汗以实察天意拒而弗允。今岁各部贝勒以新年礼前来朝贺，乘此机会，咸集盛京城。我等共商，议定汗主尊号。时汗主谕曰：尔等固我子弟，朝鲜国王亦我弟也，欲定尊号，宜令知之等语。我等亦以为此谕深合大义，是以，我等诸贝勒遣使相闻，不知王愿与我等共议否。我等思之，王应以汗兄军威所向，招降各国，获得玉玺而深感欣慰，一则亲来称贺，二则劝进尊号。疏于此，不可不谓王之大错也。今我等遣使相闻，王宜欣喜，速遣亲近子弟前来，共定尊号，则前失可补矣。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等语。是以，大明国洪武帝尽收周围人

民，定尊号于金陵，后得大元国之天下。今汗主广布仁德，治理国内，使臻和睦，统一外藩，犹如父养子、兄爱弟，恩德顺应众志，博得人心。故上至东海，西抵唐古特，下至北海，各国悦服，内外藩国，承指向风，无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出征，纵横天下，无不遂志。此皆合天意，顺民心所致也。我等仰体天意，俯合舆情，汗主尊号，现已定毕，王意若何。”

金国各路诸贝勒奉书朝鲜国王：“我等受大明国恩赏已二百余年。今我非乐于背离大明国，只因大明国诸臣奸宄，以财利为上，蒙蔽其上。明帝茫然不知，贻祸国家，兼以将懦兵弱，内则奸宄盛行，外则覆师丧地。试观天象，大明国必亡。金国汗明哲，施仁布德，招徕诸国，养育人民，心性公正，法度严明，兼以将勇兵强，所向无敌，众心羡慕。预知天必眷佑金国，我等皆顺天意而行。昔我外藩散乱无统，今蒙汗诞布宽仁，弘敷教化，如日复升，恩被万方，国泰民安，终治其乱也。是以，我外藩各部贝勒及军民人等，每念汗主恩德，皆欲捐躯报效，唯听汗主指示，以俟时机之至，我等即肝脑涂地，撄锋冒刃，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也。我等预知天意眷佑汗主，故欲顺天意奉上尊号。去岁，我外藩各部贝勒齐集盛京城，与在内诸贝勒商议具奏。汗曰，今以何由即受此尊号等语，拒而弗允。今我四十万众之外藩蒙古汗之子太子孔果尔，科尔沁部土谢图济浓、卓里克图黄台吉、大阿巴盖、孔果尔冰图、扎萨克图杜棱、达尔汉洪巴图鲁、拉玛斯希墨尔根台吉、东果尔伊尔都齐，扎赉特部蒙夸达尔汉和硕齐、昂阿伊尔都齐，杜尔伯特部塞冷达尔汉台吉、甘地斯辖布台吉，郭尔罗斯部古木哈坦巴图鲁、布木巴伊勒登，敖汉部驸马班迪、索诺木杜棱，奈曼部洪巴图鲁，巴林部满珠习礼台吉、阿玉希台吉，土默特部格根汗之孙鄂木布楚虎尔、索诺木墨尔根台吉、耿格勒古英塔布囊、沙木巴塔布囊，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内齐、坦杜伦戴青、喀巴海卫征、果毕儿图杜棱、青巴图鲁、济尔哈朗，察哈尔部土巴济浓，阿鲁部达尔汉卓里克图、伊尔扎木墨尔根台吉、达赖达尔汉诺颜、穆章黄台吉，翁牛特部杜棱济浓、东额尔德尼戴青、达拉海斋桑黄台吉、班迪卫征黄台吉，喀喇车里克部嘎尔玛黄台吉、阿喇纳诺木齐，喀喇沁部古鲁斯喜布、塞冷塞臣、万丹卫征、马济都里胡，乌拉特部土门达尔汉、土巴额尔克台吉、塞冷伊勒登等十六部四十九贝勒，约于十二月齐集于汗之盛京城，与在内诸贝勒共议，同奏汗曰，今诸国已归服，得有玉玺，天意佑助，信兆昭然，宜建汗主尊号，以顺人之心等语。汗主曰：朝鲜国王乃我弟也，亦宜令彼知之等语。我等皆以此谕深合大义，遣我各部贝勒大臣与王共议。王亦应遣亲近子弟前来，共定汗主尊号。我等皆顺天意，进汗尊号，事已确定，唯听王愿与我等共议与否。”

以丧礼遗书曰："汗颁书谕礼部曰：我与朝鲜国主结为兄弟，庆吊之礼相互往来。今闻王弟之妻亡故，深为惋悼。特遣部臣携薄物至灵前宣读我之祭文：呜呼。智贤福晋，乃国中闺范，勖勷内政，如同齐姜，奈何寿短早逝。闻讣不胜为弟哀。遣员致祭，聊布微忱。唯灵魂鉴之。"

是日，命卫斋桑、巴赖山津、伯布格依为使，前往阿鲁喀尔喀部。①所赍敕书曰："天聪汗敕谕阿鲁喀尔喀马哈撒嘛谛色臣汗：尔曾谓太平之道，我自有睿裁等语。此言诚是。我于各国，非贪得而无故征伐之。昔明国夙与我为仇，故发兵征伐之。时察哈尔汗贪明国财帛，助之以兵，吾遂发兵征察哈尔。是以天地厌察哈尔汗，以察哈尔国畀我。今尔等卖马与明，以换取其财物，岂非加增明国势力乎。尔等行事，如此乖悖，我亦不为介怀。结盟通好事宜，愿听尔等之语。"

天聪汗敕谕色臣济浓："来书尽悉。至投入喀尔喀之人，因相距遥远，安能知其所在。凡尔等所行之事，唯尔等自知之耳。"

天聪汗敕谕额尔德尼诺木齐："尔等来书尽悉。至投入喀尔喀之人，因相距遥远，安能知其所在。凡尔等所行之事，唯尔等自知之耳矣。"

天聪汗敕谕扎萨克图济浓："来书尽悉。我曾言结盟通好，后亦遣使往来，事皆属实。然尔等食言，与喀尔喀和好。我并未食言，今更复何言。"

汗谕曰："扎尔博图弃喀尔喀来归，当优恤之。赐名达尔汉，给以敕书。"

以阿鲁喀尔喀部初次遣使来叩见汗，赐硕雷福晋蟒缎二、缎二十二、毛青布一百零八、虎皮二、豹皮二、雕鞍二、暗甲二、雕花腰刀二、雕花撒袋二、雕花腰带二、海獭皮二、金二两、银杯一、琥珀素珠一、绿斜皮一，赐其使臣毕齐格齐喇嘛蟒缎服一、缎三、毛青布三十二；赐乌珠穆沁济浓蟒缎一、大缎四、毛青布三十、暗甲一、雕鞍一、撒袋一、腰刀一、腰带一，赐其使臣绰尔济喇嘛蟒缎服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赐巴琫土谢图元青蟒缎一、缎二、毛青布二十、雕鞍一、甲一、腰带一，赐其使臣博尔博依班第蟒缎朝服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赐塞穆缎二、毛青布十六；赐济浓绰尔济银茶桶一，赐其使臣缎一、毛青布八；赐额齐克绰尔济银茶桶一、烟三十刀，赐其使臣缎一；赐二班第各红布二、毛青布八，赐其跟役毛青布四；赐达尔汉嘎布楚蟒缎一、大缎九、毛青布五十、雕鞍一，赐其从者缎一、毛青布八；赐多尔济黄台吉缎二、毛青布十、绿斜皮二、银杯一、烟四十刀；赐奇塔特台吉缎一、毛青布十、

签注：① 自此以下五行，旧档皆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绿斜皮一、烟二十刀，赐其使臣毛青布五；赐恩克戴巴图鲁缎一、毛青布十、绿斜皮一、烟二十刀，赐其使臣毛青布五；赐布雅虎古英大蟒缎一、缎二、毛青布十、海獭皮一、烟三十刀、雕鞍一，赐其使臣缎一、毛青布六；赐达尔汉乌巴希、杨爱达尔汉塔布囊、侍卫多博兑冰图三人各蟒缎服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赐叶勒登土谢图之使臣沙达罕缎朝衣一、缎一、毛青布十六；赐多尔济济浓属下人色臣浑金蟒缎服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赐塞冷额尔德尼之使臣巴克都、希巴汉察之使臣古希、布达希礼台吉之使臣达尔汉班第三人各缎朝服一、缎一、毛青布十六；赐多尔济济浓之使臣鄂木布、额林沁台吉之使臣东尼、霍托郭沁台吉之使臣卓里克图、伊尔毕斯色臣台吉之使臣朗苏、多诺依福晋之使臣豁吉格尔、苏格戴青之使臣塔毕泰、恩克台吉之使臣明安岱等七人各缎朝衣一、缎一、毛青布十六；赐博罗特部额尔德尼之使臣阿玉希、阿巴嘎济浓之使臣诺尔布塔布囊等二人各缎朝衣一、缎一、毛青布十六。以多尔济济浓属下人鄂木布、希巴汉察属下人古希二人往本部率其诸贝勒之使臣至，各加赏缎一、毛青布八，赏其众跟役各朝衣一；赐小祖母貂镶棉索捏褶女朝衣及捏褶女朝褂一袭、蟒缎捏褶女朝衣及捏褶女朝褂一袭、补子捏褶女朝衣及捏褶女朝褂一袭、熏貂暖帽一、嵌绿松宝石大荷包一、黑貂皮端罩一、缎靴二双、片金四、嵌十东珠颈圈一、嵌东珠耳坠二副、蟒缎衬衣一、蟒缎二、龙缎二、汉人服四、各色妆缎六、倭缎五、缎四十六、毛青布二百、银酒海一、茶桶一、甲一、绿斜皮四、玉杯二、骨雕银胆杯二、银杯碟二对；赐满珠习礼舅舅蟒缎一、无肩披领[①]一、补子缎一、缎七、毛青布三十、甲一、雕鞍一；赐济尔哈朗夫妇缎五、毛青布二十、雕鞍一、蟒缎捏褶女朝衣及捏褶女朝褂一袭、黄缎捏褶女朝衣及捏褶女朝服褂一袭、缎靴一双、镀金杯碟一对、银壶一、玉杯一、蟒缎无肩披领一。

第三册　崇德元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六日，汗之福晋率诸贝勒之福晋为小祖母、满珠习礼舅舅饯行，至五里外演武场，杀牛羊，大宴而还。

初十日，汗以巴克什达海精通汉文典籍，尽力辅政，注念不忘，召达海三子至，飨以美食，并赐一野猪肉、狍一、鱼二十、缎一、毛青布十，仍谕其次子陈德依勤习

签注：①谨查，dabišikū一词，于《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汉书。

十二日，巴奇兰曾于旅顺口被创，后创发而卒，加其前功，着升一等梅勒章京为三等昂邦章京。其子拜山袭职，再加世袭二次，准袭十三次。

图尔格依：后赴锦州焚粮时，闻祖总兵官之弟夜入锦州，乃令图尔格依率护军赴锦州、松山之间瞭探，夜遇自锦州遣往松山之兵二队，擒斩二十人，获马十六。又我军十人追明哨卒，时星讷坠马，敌兵进逼，图尔格依率三十人冲入，敌乃退，星讷复得乘马。往侦敌筑大凌河城与否，获俘一百六十人。围大凌河时，敌兵出城，来攻城南台，彼徒步追击至城壕。是役，命其率左翼兵伏松山城下，时沿城纵掠，杀敌哨卒十人，生擒守备一员，俘获六十二人。复率左翼兵纵掠锦州城以南，获俘四十二人，斩杀十六人。出征大同时，令图尔格依率兵驻守都尔鼻地方。遣尼堪，巴都里、席特库率二十人，蹑踪至敖汉城，遇明兵百人，击败之，获马十六。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兵入明边后，墨尔根戴青贝勒、豪格贝勒亲自监督，编左翼兵为三队，令彼追击哨卒。遇敌哨近百人，正追击间，又遇伏兵，即追杀至崞山城下，又击败平虏卫出城敌兵。出边还时，令彼率左翼兵殿后，彼即率左翼兵设伏，明军不知，尾随我军后，图尔格依还击之，敌兵乃退，拥堵于城门外侧，斩杀甚多。故升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梅勒章京，准袭五次。

苏尔德依：后攻锦州未克时，率本旗兵冲入宁远步兵大队。又追明安贝勒属下逃人八十三名，马十五匹，尽获之。往征北京时，随地哨探，斩二十七人，获马二十七。战袁都堂兵时，与鄂罗色臣同进。攻取大凌河之役，阿济格贝勒击败锦州兵，时苏尔德依率本旗精兵进击之。往略前屯卫后，还兵出边之日，遇宁远兵，率噶布什贤超哈冲人。进兵大同之后，前去捉生三次，擒获九人。往取额哲依额驸时，率四十人溯上都而上，遇明哨卒，斩杀四人，生擒一人，获马十一。又率四十人于忻口设伏，遇敌兵二百余人，击败之，获马五十一、纛三，生擒六人。出边之日，于平虏卫设伏，斩杀二人，获马二。因擢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二次。

乌巴海：初征察哈尔时，往追我国逃人，杀察哈尔五人，获马十九。往征旅顺口时，因善战而记录。往取额哲依额驸时，遣彼往寻喀尔喀部人。时岳托贝勒、阿什达尔汉舅舅谓之曰："勿拒毛罕之言，唯听其调遣，遇敌则力战。"后觉毛罕心怀异志，图谋不轨，乌巴海即从间道往追。毛罕暗遣人先至，领敌预先遁去，乌巴海奋力追击，星夜追及之，获驼五十、马四十七、貂皮四百、银百两，并生擒明使四人，俱斩之。复往追喀尔喀部后队之人，无一脱者，悉执之以归，获驼三十七、马一百有八。还军时，又往追俄尔绰克，擒其蒙古人二十一名及其蒙古头目一员，杀之，获妇女五十口、

马二十、牛十八，并得兀山马以归。合并前功，擢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二次。

纳穆泰：再次往侦大凌河筑城情形时，俘获一百六十人。克大凌河之役，纳穆泰往锦州、松山之间设伏，俘获一百人。进兵大同之役，四旗兵攻王家庄之城，彼先隳其城，克之。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入明边，遇平虏卫出城兵，击败之。因擢三等甲喇章京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四次。迨病故后，以其子阿哈廉袭三等梅勒章京职，准再袭三次。

鄂罗色臣：后驻守永平，时彼率旗兵往开平取草。开平明兵出战，叶赫之胡希布败走，彼则击败敌兵，故夺胡希布之赏赐予鄂罗色臣。克大凌河之役，留其守城，城中兵出，图赖进击，彼亦连战二次。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入明边，崞山兵出战。彼原居三队，奋勇当先，追敌至横壕，杀四人，获马四以还。因擢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一次，准袭七次。

诺门哈坦巴图鲁：尔原系白身。克大凌河之役，汗败锦州兵。时诺门、土墨特兄弟二人于纛前进击，败之，追至步营后，兄中矢仆，携之还。明兵自大凌河城出，诺门急赴汗前陷阵擒敌，用钩牵曳一人，其人衣裂得脱。诺门再次陷阵，获披甲蒙古人一名以还。又同布哈率二旗九十人往略锦州，获人畜共三百以还。出边后，于六十里外索寻马匹，时有明军千人追至，击败我军。诺门单骑突入，马中矢仆，布彦、乌纳海至，更马再进，诺门率十人倡先击杀，败之。及敌兵复至，率众军迎战时，彼仍倡先击敌，败之，获马五十。俘获人畜，未有丢弃，尽携之还。因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阿尔津：后往取额哲依额驸时，遣彼往寻喀尔喀部人，岳托贝勒、阿什达尔汉舅舅谓之曰："勿拒毛罕之言，唯观其行而动，遇敌则力战。"后觉毛罕心怀异志，图谋不轨，阿尔津即问道往追。毛罕暗遣人先至，领敌预先遁去，阿尔津奋力进击。星夜追及之，获驼五十、马四十七、貂皮四百、银百两，并生擒明使四人，俱斩之。复往追喀尔喀部后队之人，无一脱者，悉执之以归，获驼三十七、马一百有八。还军时，又往追俄尔绰克，擒蒙古人二十一名及其蒙古头目一员，杀之，获妇女五十口、马二十、牛十八，并得兀山之马以归。因擢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世袭一次，准袭五次。

哈宁阿：后征大同之时，两黄旗兵攻小西城，时哈宁阿先竖本甲喇云梯，并第二登城。又率二十人出略，遇明兵三百人，击败之，获马五。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入明边，出边时同图尔格依击败明兵。堵之于城壕，斩杀甚众。因擢三等甲喇章京为一等

甲喇章京，再加世袭一次，准袭七次。

布彦：后攻取东揆之役，为岳托贝勒向导，遇敌接战，身先进击。征克什克腾之役，战索诺木诺木齐时，身先进击。同布哈往略锦州，获俘归时，出边之后，明军约千人追至，遂同诺门哈坦巴图鲁击败之。因擢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世袭二次，准袭八次。

鄂硕：后往略前屯卫时，追明哨卒，杀一人，获马一。往征大同后，驻守养息牧地方，率十人前去捉生，杀一人，生擒一人而归。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往朔州设伏，杀四人，获马四。往崞山追明哨卒，杀二人，获马二。同苏达喇率兵六十设伏，斩杀一人，执六人还。又往侦探，沿边墙驰掠，俘十人，获牛马共二十五。出边之日，遇图尔格依所败明兵拥于城下，鄂硕步战杀敌。因擢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世袭一次，准袭二次。

安达里：尔原系白身，往铁岭打粮时，有人来报瞭见蒙古人，遂同叶臣往战其蒙古人，身先冲入。前往牛庄戍守时，追蒙古逃人，于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及纳穆泰前徒步冲入，斩逃人。攻取永平城时，因与二十四人同时登城，赏蟒缎一、缎十九、毛青布二百、马十、牛十、驼一。自永平还时，奉命同图鲁什、硕翁科罗巴图鲁前往建昌侦探，夜遇敌兵交战时，赫耶讷牛录属下人坤图之马中矢仆，安达里救之出。攻崞山城时，彼率本甲喇战之，甲喇之人第二登城。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入明边，率四十人赴忻口设伏，遇明兵二百零八，击败之，获马五十一、纛三，生擒六人。仍于此次出明边之日，遇图尔格依击败之敌兵，右翼兵未追，安达里追敌，堵之于城壕，斩杀之。因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巴赖山津：尔原系白身，前征察哈尔时，曾充向导。从征大同时，于入边之前与拜音图、巴都里为向导，获斋桑四人。往取额哲依额驸时，仍为向导。以此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殁不准袭。

萨苏喀：尔原系白身，攻取广宁之役，遇沙岭军，身先进击。又于被围之地，胡勒呼里牛录属下人杜干坠马，有二敌至，将砍杜干，萨苏喀即斩其一人仆地，又纵马冲倒一人，救杜干出。征北京时，前往哨探，获披甲人一名。大凌河之役，遇出城明兵，即率本甲喇护军进击，追至壕边，获马一。城中兵复出，又率本甲喇护军同喀喇库济冲入，击败之。萨比干自敌阵中取巴孙尸还时，萨苏喀发矢射敌，护之出。往略前屯卫时，与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击败宁远兵，获马二十二。征大同时，遣彼率三十人往左卫城侦探，遇敌骑三百，离城十里外立营，击败之，追杀至城边，获马二十，生擒一人而还。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出边之日，遇图尔格依所败之敌兵，右翼军未追，

时萨苏喀引军追，堵之于壕，斩敌甚多。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准袭一次。

伊尔德依：尔原系白身，未克锦州时，身先杨古利额驸进击宁远兵。征北京时，复身先杨古利额驸进击北京城北兵。遇蓟州步兵，又先于杨古利额驸冲入敌阵。出边还时，遇木城敌兵，倡先击敌，斩杀一人，生擒一人。克大凌河之役，同塔木布进击明出城兵，射杀一人，斩杀一人。败张道台兵时，遇敌执弓者一人，自御前突出斩之。秋后往略前屯卫时，遣彼同刘哈率十五人往追明哨卒，适遇明军，其中有三人追杀噶斯哈，伊尔德依冲入，击退三人，杀一人，救噶斯哈出。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博尔惠：尔原系白身，征东揆时，奋勇杀敌。往征北京，败明赵总兵官时，斩胡副将。未克锦州时，随汗往宁远，遇敌前队，斩杀七人。及征大同，入边之日，遣彼同星讷率每牛录甲兵一名前往，遇龙门城敌兵三千迎战，身先击败之。往取额哲依额驸时，入明边纵掠。收我军还时，博尔惠殿后，遇右卫城兵二百三十人邀截我军，遂率二十人击败之，斩十人，获马三，生擒一人还。又遇萨比干牛录下拨硕库格巴库为明人追逼，救之出。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绰通：尔原系白身，征古特依塔布囊时，见敌十人突围，追之，斩一人。率步兵八人潜往锦州，生擒明哨卒二人还。潜往锦州时，绰通为向导。克大凌河之役，绰通冲入明出城兵，取额依德里尸出。又夜守大凌河北之于子章台，斩十人，获驼一、马十六。初征察哈尔时，前行捉生，斩哨卒一人。征大同之后，与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同往捉生，入台内，斩一人。又与席特库、尼堪、巴图鲁往敖汉城蹑踪，遇明兵百人，身先进击，败之。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阿济拜：尔原系白身，克抚顺时，遇广宁援兵，身先阿巴泰贝勒持枪进击。征界藩兵时，复身先贝勒持枪进击。克广宁时，率先冲入沙岭军。征北京时，追通州哨卒，斩五人，获马四。又遇袁都堂兵，身先鄂罗色臣进击。同布哈率二旗九十人往略锦州，出边后，遇明兵千人，同诺门哈坦巴图鲁击败之，获马五十，前所获人畜三百，尽携之归。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第四册　崇德元年二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三日，遣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乌拜、苏达喇、鄂莫克图、布彦、鄂硕、努山、席特库等，率每旗侍卫二名、每牛录噶布什贤超哈一名，赍书往大明国境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四边门。书曰：“金国汗奉书大明国皇帝：兴此大兵，

本非我所愿，乃尔等助边外叶赫，与我为敌，乐于构兵也。夫叶赫与我，原系一国，与尔何涉。然我见黎庶涂炭，常以和睦为心，唯期共享太平，故致书遣使，不啻数次。不知在下臣工，欺罔蒙蔽皇帝而未之达耶，抑或皇帝为君而明知生灵之涂炭、人民之死亡却漫不介意，不欲太平耶。我屡次言和，而大明国君臣无一言回复，是有意召乱而贻祸国民也。凡各城大小官员，得我此书，倘有隐匿延宕，不奏于大明皇帝者，是为臣而不为君谋、不为民忧，专图一己之私、心存奸慝之人也。"

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诸太监："兴此大兵，本非我所愿，乃尔等助边外叶赫，与我为敌，乐于构兵也。夫叶赫与我，原系一国，与尔何涉。然我见黎庶涂炭，常以和睦为心，唯期共享太平，故致书遣使，不啻数次。不知在下臣工，欺罔蒙蔽皇帝而未之达耶，抑或皇帝明知生灵涂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欲太平耶。我屡次言和，而大明国君臣无一言回复，是有意召乱而贻祸国民也。尔帝视尔太监等如耳目，是急欲洞悉真伪，俾有利于国家也。尔等太监不以臣工之行止真伪直陈尔帝，反贪得财利，宥罪鬻爵。尔帝信任尔等如耳目，岂不有失乎。我之此言，特为解万民之怨忧也。我屡作如是言，尔等竟不从，是尔等求乱，欲使大战滋蔓也。若国家罹祸，则万民唾骂尔等，将不为少也。贪利欺上，止为一身富足，倒置是非，殃及万民矣。如是，则天人岂不共忿耶?"

金国汗致书大明国诸臣："兴此大兵，本非我所愿，乃尔等助边外叶赫，与我为敌，乐于构兵也。夫叶赫与我，原系一国，与尔何涉。然我见黎庶涂炭，常以和睦为心，唯期共享太平，故致书遣使，不啻数次。尔国君臣明知黎庶之苦，漫不介意，无一言答复。尔大明国黎庶之涂炭、人民之死亡，非我之咎，皆为尔国君臣之过也。我欲言和，乃为解民之苦耳。今我在各处用兵，遇有迎击抗拒者杀之，避于山野者俘之，其各居原地迎降者秋毫无犯、家舍未动。今我进兵至此，绝非如前速退也。"

汗与诸贝勒议定，赐以金顶，以示区别。赐超品一等公杨古利额驸及费扬古阿哥嵌东珠金顶；满洲固山额真谭泰、拜音图、达尔汉额驸、阿山、叶臣、叶克舒、伊勒登，蒙古固山额真阿岱、乌赖、恩额图、布颜岱、伊拜、苏纳额驸、达赖、胡希布，步军将领萨木什喀，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吏部承政图尔格依、色勒、满珠习礼、李延庚，户部承政英古尔岱、马富塔、巴萨哈、吴守进，礼部承政萨比干、满达尔汉、古鲁、金玉和，兵部承政车尔格依、古尔布什额驸、伊孙、金砺，刑部承政索海、郎球、多尔济额驸、高鸿中、孟乔芳，工部承政孟阿图、吴善、囊努克、祝世荫，蒙古衙门阿什达尔汉等嵌玛瑙金顶。

十五日，汗赐自阿鲁喀尔喀逃来之台吉古鲁斯喀布及阿必达台吉各蟒缎无肩披领

一、熏貂皮暖帽一、雕花腰带一、夹绿斜皮靴一双、缎五、毛青布五十。其从者五人，各绸缎披领一。

察汉喇嘛、额尔德尼囊苏、艾松古达岱、邦孙率每家十五人，各携貂皮五十张、人参百斤，往大明国边门杀虎口贸易。

宁完我：原系萨哈廉贝勒家奴仆，因通文史，汗擢置文馆，参与机务，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袭六次，赐庄田、奴仆。征北京时，令宁完我留守永平府，因赌博，为李伯龙、佟正首告，审实，汗宥其罪。汗知其行止不端，屡加诫谕，竟不能改，后复与大凌河归附甲喇章京刘思宁赌博，为刘思宁家人告发，审实，拟宁完我罪，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仍给萨哈廉贝勒为奴。籍没刘思宁诸物，发尚阳堡为民。

十九日，遣驻宁古塔之达敏及驻拉法之拜萨哈二人致书曰："金国汗致书朝鲜国会宁各官，为两国通商事，曾议定准许地方人众相互贸易，故遣地方之人前往贸易，毋令耽误。"

乌拉特部塞冷伊勒登、霍恩托依台吉各进马二，汗阅毕，俱纳之。赐塞冷伊勒登玲珑雕鞍辔一、盔甲一、蟒缎一、缎五、毛青布三十、雕花撒袋一、雕花腰刀一，霍恩托依台吉盔甲一、雕鞍辔一、雕花撒袋一、雕花腰刀一、蟒缎一、缎五、毛青布三十。

二十一日，赐松阿里路虎尔哈部来贡貂皮为首之十二人各镶领袖缎袍一、毛青布衬衣裤各一、缎帽一、股子皮靴一双、腰带一，其余七十三人各毛青布袍一、衬衣裤各一、缎衬帽一、系手帕荷包腰带一、股子皮靴一双。

二十二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娶察哈尔林丹汗之妻苏泰太后，杀马、牛、羊共八十一，治席一百二十桌，举大宴。是宴也，进驮甲胄马十、雕鞍马十、空马二十、黑狐皮端罩一。汗阅毕，纳鞍马一，赐额哲依额驸雕鞍马二、驮甲胄马二，余悉却之。

是日，汗之大福晋率诸贝勒之福晋送太后至济尔哈朗贝勒家，大宴毕，还宫。献大福晋鞍马一，纳之。

二十五日，奈曼部洪巴图鲁属下阿邦和硕齐及四子部落达尔汉卓里克图属下绰浓古英前来报信：言阿赖达尔汉奉汗之命率外藩诸贝勒下众蒙古往追茂明安部逃人，至阿鲁喀尔喀处俱获之。彼等俘获二百三十户，人四百二十一、马一千七百九十一、驼一百二十。往追该项逃人后，复路遇而获者：喀木尼干之人三十五家，人一百一十名，马三百有五；席达尔之人五家，人十六名，马三十七。

二十六日，汗出阅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管汉军。时马步兵各列一队，汗四面环视毕，演武场骑兵鸣炮一次，复俱下马，分八队，列旗纛演示。步军肃立原地不动。鸣炮二次毕，诸将叩见汗。汗赐茶饮毕，赏众将士银二千四百五十七两。

二十七日，因科尔沁土谢图济浓及格格至，希福率每旗侍卫一人迎之。

希福：后征东揆时，离开科尔沁兵，往寻我兵。土谢图额驸、扎萨克图杜棱劝之曰："尔仅四人，战地之内，何以通过。倘获罪，我等承领之。"希福曰："汗命不可违，己身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遂于战地内连行两夜，始抵我军驻地。是夜，即令率八人往调科尔沁兵。连行四夜，途遇敌一屯有二十五家，斩其男丁近三十人。往征北京，击败北京北门外敌兵时，身先众军冲入。克大凌河之役，汗击败锦州兵，时希福偕谭泰、塔木布率先冲入。引军还时，敌蹑我军后，还击两次，败之。故擢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世袭二次，准袭六次。

星讷：尔原系白身，初征察哈尔时，率二十人往张家口侦探蒙古所在地，时遇约五十家，潜守四昼三夜，以待阿济格贝勒至。阿济格贝勒既至，即命彼领兵二百往攻所见之屯，尽取之，执三人来献贝勒。又攻多尔济塔苏喇海山寨时，星讷率护军先入，击败之。征大同时，入边之日，明参将一员、守备三员率兵三千出龙门城迎战，时有三百兵先至。星讷偕席特库、博尔惠率每牛录护军二人迎击，敌兵不战而遁。追击时，遇敌大军，击败之，斩守备一员，获马匹、甲胄、撒袋而还。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一次。

革正蓝旗下尼堪之半个牛录章京职缘由：其兄察木布亡故后，不以兄弟礼周济其嫂及伯母，未尽孝义，祭奠三次，每召不至。其嫂及伯母忿极，将尼堪持刀之罪告于法司。审之，尼堪曾持刀伤孟济伦之耳，又以刀背击博尔博依，是以鞭一百，革其职，命尼堪离开其伯母所在牛录，仍留于衙门。

第五册　崇德元年三月

加圈点老档。

三月初一日，清明节，汗率诸贝勒大臣依礼祭太祖英明汗之陵。

初二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浓偕格格至，汗出盛京城迎于十里外蒲河山，设黄幄，汗御坐。格格遥拜一次，汗答礼。格格复近前跪，汗屈膝答礼，行抱见礼。复与诸贝勒序齿相见，行抱见礼。土谢图额驸亦如格格行礼。格格、额驸即于迎见之地杀所携马一、牛二、羊二十四，具筵以献。宴中，进雕鞍马二、空马四十八、驼十、貂皮端罩二、貂皮四百。汗阅毕，纳貂皮端罩二、貂皮四百、雕鞍马二、空马十八，余悉却之。于迎见之地设盛宴，宴格格及额驸毕还。

是日，命前锋将领席特库、马兵将领达哈布及索额图三大臣率甲兵八十、通远堡

二将及甲兵二十，共将领五员、领兵一百，蹑踪至江边，以迎赴朝鲜之英古尔岱及马富塔。

初三日，汗召科尔沁部土谢图济浓额驸及格格入宫，杀牛羊，大宴之。时额驸及格格献大福晋貂皮一百、羊二百，其余四福晋各貂皮五十。诸福晋阅毕，尽纳其貂皮，却其羊。

初四日，往征瓦尔喀部瑙罗及阿万路之吴希塔遣使赍书云："男丁一百二十，妇女二百一十口，上等妇女七十口，人口数共计四百二十。其户马二十九，所获马二十三、貂皮袄十九、狐皮袄四、狐皮被一、黄鼠狼皮袄三、灰鼠皮袄三、貉皮袄二、齐肩短马褂三、猞猁狲皮端罩二、猞猁狲皮三、狼皮二、狐皮二十二、水獭皮七、貂皮四百十六、灰鼠皮二千五百、貉皮十七。鄂里喀、九济纳、京达礼、董赳四人易得貂皮筒子十二、元狐皮十四、元狐皮褥一、猞猁狲皮袄一、貂皮九十七、黄狐皮被一、黄狐皮八。"

有陆雅勒姓之四十户长苏提渥、萨齐库曾携貂皮四十来盛京进贡，因雪大而返。后闻兵至，萨齐库复来贡，乃收所贡貂皮四十携回。

因于北关地方之北关人脱逃之第四日，往征阿万路之兵抵科特库地方。第五日往追，至克勒齐地方，获老妇一人、少妇一人。据称，董赳、色耀、博第克、哈里库四大臣与众人杀三牛商议，嗣后有离散者斩之，务结伙同行，并拟遣人往玛尔干老人处探询，彼若令往，则往玛尔干老人处，散居各村，彼若不令往，则于噶拉米地方辟地而居等语。于是，我兵追之去。时玛尔干老人、僧格额驸、佳木库、伯珠额驸、勒东额等共十四大臣率二百六十人送米前来，恰与逃人相遇，遂于噶拉米地方杀牛而食。商议毕携之去。我领兵诸臣议曰："于克勒齐地方得获妇女所言及玛尔干老人遇而携往者，此乃同一踪迹也。我等今若随之进，则孰为屯人、孰为逃人，胡乱掺杂，实难辨认。又恐人言我等犯罪，故引军还。"于是遣玛尔干老人之弟宛都山谕曰："尔逃人将我男丁三百三十人、七百五十六口合谋携之去，尔等岂可诡称迁徙耶。"又谕宛都山曰："尔往谕佳木库、玛尔干老人来，为何携我逃人去耶。"故此佳木库、玛尔干老人之子共七人，曾来伯尔廓地方。佳木库答称："我等遇而带去者属实，无人否认此事，何须诡称迁徙。吾等愿领罪。"于是，又谕曰："将我男丁三百三十人、七百五十六口，今即执送前来。我等住伯尔廓地方以待。"佳木库答称："待我两路商议后即执之来也，唯尔等坐候于此，将何以为食，请尔等归去。"又谕之曰："果尔，则将我逃人于三月间送至宁古塔。"乃还。获貂皮一百七十四、狐皮十四、水獭皮十三、齐肩短马褂一、猞猁狲皮一、貉皮四、灰鼠皮一千四百八十。于伯尔廓易得貂皮十，此项被逃

人携去。

汗定文馆三院之名，分任职掌。国史院：该院职掌记注汗之诏令。收藏御制书文；凡汗起居、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祭天祝文，升殿宣读之表文，祭祀宗庙之祭文；编修历代祖宗史书，墓碑铭文，一切机密文移，官员升降文册及诸臣奏章，汇纂史书；撰拟追封诸贝勒册文，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录记载之；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凡外国、邻邦来往文书，俱编为史册。秘书院：该院职掌撰拟与外国来往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及辩冤词状、汗之敕谕、文武官员敕书；遣祭孔夫子庙，撰拟亡者祭文。弘文院：该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为汗进讲，侍讲太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

初八日，赍书往喜峰口、潘家口之前锋将领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乌拜等至。彼等于边外遇明哨卒二十五人，得马十，斩二十三人，生擒二人，获马十匹而还。以一人即付石总兵官、一人付碱厂马总兵官。先是遣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甲喇章京乌拜赍书往明边时，汗谕之曰："与尔等同行兵丁之马匹俱肥壮，唯恐酷热，致有倒毙。"乃该员等违谕出猎，往时马匹倒毙十七匹，还时马匹倒毙二匹。至是，兵部参政苏尔迈、喀木齐哈审实，奏闻。汗谕曰："劳萨、乌拜均坐以应得之罪，其倒毙马匹，着前锋将领等赔补。彼等所获马十匹，仍给之。"

是日，松爱，原系牛录三等甲喇章京，后因病故，注销其职。布尔海，原系牛录章京，后因病故，注销其职。革杨明兴旗鼓牛录章京职。授刘慈源为旗鼓三等甲喇章京。克希讷下二牛录，昂阿喇下一牛录，此三牛录原系专管牛录，至是废止，编入内牛录。

初十日，阿济格贝勒、阿巴泰贝勒率八固山额真、每甲喇章京一员、每牛录小拨什库一名、甲兵十五人，前往噶海地方筑城。

十一日，革李士英半个牛录章京职缘由：先是，以杨于渭章京管下千总李士英所辖民数增加，授李士英为半个牛录章京。后据钟邱毫首称，此民原系我所管辖，后李士英接管，其加增丁数乃我任内所增等语。法司审实。至是，鞭李士英一百、革其职。

十二日，谕阿尔津等曰："我筑城官兵既往，明兵必蹑踪追之。不拘何时，彼仍循其原觅踪之地再来蹑迹。尔等去后，由多尔济额驸、达雅齐塔布囊、吴纳海及阿尔萨兰指引，与尔等同往其地，或遣蒙古向导往。尔等勿速还，务俟由此遣三旗蒙古护军往换防，再遵旨返回。"遂遣阿尔津率兵一百二十九人前往。

[原档残缺] 灰鼠皮袄七、水獭短马褂一、狐皮齐肩短马褂三、猞猁狲皮袄三、猞猁狲皮短马褂一、海獭皮一、虎皮二、貉皮袄三；又有人参，以四马驮之。

吴什塔等复致书曰："镶红旗下纽尼库曾率甲兵五十人进绥芬路，俘获男丁七十人，囚于牢中，由纽尼库亲率甲兵二十五人看守所囚之人。又遣拨什库一员率其余甲兵二十五人，直趋二日路程处，行掠秣马。其后囚禁之人突出，致纽尼库自身及甲兵九人被杀。诺依莫洛率甲兵十人往雅兰路取其兄弟，俘获男丁十二人，未加执缚，致诺依莫洛自身及甲兵六人被杀。"

汗复谕众人曰："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暗奸妇女，贪图财利，常悖逆作恶，索取人之财物、牲畜，声称使人免罪于幽冥，诞妄莫过于此。尔喇嘛等蹈罪，在此索取财物、牲畜也。至于冥司，谁念尔等索取财物之情面而免其罪孽耶。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蒙古人深信喇嘛之言，靡费财物、牲畜，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愚谬莫过于此。嗣后，其蒙古人为亡者悬转轮、结布幡[①]之事，一律禁止之。"

十六日，先是，遣席当阿、鄂里喀赍书往潘家口，因边隘坚固，不可前进，遂还。后汗复命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往边地视之，经布彦、席特库察看还报，言边墙有流水处可通行。审实，坐欺君罪一、怠惰罪一、怯懦罪一，以此三罪，革席当阿牛录章京职，解巴牙喇甲喇章京任，拟鞭一百，准其以物折赎；解鄂里喀巴牙喇甲喇章京任，拟鞭一百，准其以物折赎。

十七日。革正蓝旗下包衣牛录章京水色能之职缘由：其管下之文巴、文岱、方新、李成功及文儿五人联名首称："水色能未将杜明登、王德二男丁载入档册，隐匿赋税，分放马肉，换取高粱，以小仓石计八仓石，进贝勒之黄豆隐匿六斗。黄儿故后，将其妻卖与朱耀功，得银三十两。借文色齐黄豆五仓石，尚未偿还者二仓石五金斗。借李成功粮二仓石，尚未偿还。吴门色娶妻，借王千总银一两、赵千总银三两、张放银一两，均不偿还。借方新银五两，不还。杀猪一口，令我等十五人共食，索银十五两。"法司审实，水色能拟鞭八十二、贯耳，以银六两折赎。革职，再罚银九两，以赎其罪。

巴彦泰：尔原系白身，着授为包衣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殁不准袭。

第六册　崇德元年三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日，兰盘守将喀尔喀玛、庆善及驻守岫岩二将，率兵二百赴镇江至鹿岛沿海

签注：① 谨查，yodor tatabure、obo arabure，于《实录》译写汉字为悬转轮、结布幡。

蹑踪，执获割芦苇者十一人，解交户部，发尚间堡九人，赏鲍承先二人。

二十日，赴朝鲜之英古尔岱、马富塔、尼堪及内外诸贝勒所遣之人还。彼等所赍书云：“朝鲜国王奉答书于金国汗：正欲遣春使往，适贵使臣先至，愧甚。敝国向来答书欲详事情，未免劳烦贵国。今阅来书，深见宽容之盛意，不胜喜悦。又闻贵使臣与我为首大臣另有口信，是语敝国何敢听之，我为首大臣已与贵使臣尽言之也，愿熟虑焉。”

先是，英古尔岱等至朝鲜请见国王，朝鲜国王竟不收其内诸贝勒及外藩蒙古诸贝勒书，且不令使臣英古尔岱、马富塔、尼堪等见之，违背常礼。诡令英古尔岱等至彼阁老衙门议事，又设兵昼夜看守。英古尔岱等甚疑之，乃率诸使者夺京城内居民马匹。时城内男女大惊，英古尔岱等夺城中马乘之，夺门而出。时朝鲜国王遣人赍书谕其边臣固守边疆，英古尔岱等于归途遇之并夺书还，以书献汗。其书曰：“备边司致书云，使者英古尔岱未携答汗之书而去，此乃背盟之始也。据闻，朴鲁、张立中往来游说时，英古尔岱坚称俟答复别书之言，方取答书及春礼。书尾云，令所去大臣口传等语，是即别书之言也。英古尔岱言，倘有一言答复，即受之而返，不然，即便罗德宪、李廓前往，亦断不容纳等语。此实轻慢欺凌，随意操控，甚是可畏也。我等素秉大义，业已决绝，嗣后，不可草率行事。彼等未携春季答书而去，何碍之有。除修整边关外，别无他策。彼既含怒而还，何必遣人送行，令彼自去，使知我决绝情形。我国答书尾有云：英古尔岱云与我为首大臣另有口信，是语敝国何敢听之，我为首大臣已与贵使臣尽言之也，幸熟虑焉等语。此书已令张立中追送于英古尔岱。”又一书曰：“英古尔岱既为春使来此，遗汗之书竟不携去，不知为何故。至所谓执政大臣书及西部蒙古之二书，因无书信往来之先例，且与旧约相违，是以受书诸大臣惧而未受。贵使不念邻国和好之道，遂发怒而去。敝国本无丝毫舛错之处，故遣使去，以聊表微忱等语。令张立中先持答书往追，将书中之意告英古尔岱知之。如英古尔岱受书携回则已，若不带去，则将此书交我国使者携去。使者去后，整修地方，防守边界，预备其变。此事乃关系国家安危，唯在上算。今遣来三大臣，部臣均照申年来吊丧时馈赠之例赠之。然奸佞之诸申人，言照使者例取，毛青布十匹尚不足等语，实属可恶。昔诸申人在都城取物，故暂给毛青布一百、腰刀三、水獭皮及绿斜皮各二十，以哄骗之。此实不当给也。该诸申人，今因见责，不悦而去。其贪如狼，其乱如羊。我国既持大义，所赠比先日有所增加，又何惜哉。着部臣即照此赶送之。上有旨也。”“左侧奉命官郑致书于观察使：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变，不得已言和。十年之间，谿壑之欲虽填，益肆凌侮。此实乃前世未有之耻辱也。含怨忍辱，一举雪耻之念，从未终止。今诸申益

加强盛，欲称大号，故意商议，忽然书至，此系我国君臣所不忍见者也。是以不计强弱存亡之势，以正义决断，不受其书，厉责之。诸申使臣每日在此恐吓，我终不受，遂悻悻然不辞而去。都中男女虽知兵戈之祸在于旦夕，反以决断为上策。况八道若闻主上之祸出于逼迫，必发怒盟誓，效死以报。即远近贵贱，理岂有异耶。尔大臣可晓谕各地村民，正直贤者计谋献策，激励勇士，遇难互相救助，以报国恩。已有旨，令平安道洪观察使拆阅。”汗阅其书，知朝鲜国变心，决意断绝，召诸贝勒大臣共阅商议时，众皆生怒，欲发大兵，必灭朝鲜国。汗曰：“先遣人致书，谕以得失，令朝鲜以诸子大臣为质，若给则已，倘不与，彼时再议征伐。”是次也，英古尔岱遇明皮岛兵邀于路，击败斩杀之。以战杀有功，分别赏赉。第一，大祖母下拜达尔，斩三人，身被戳伤；乌拉特部塞冷下善津，斩一人，四指被斩断。此二人各赏缎一、毛青布十五。第二，达赖德格斩五人，赐缎一、毛青布十。第三，科尔沁部冰图王下穆哈连，斩四人；奈曼部达尔汉郡王下岱杜齐斩二人，身被创；穆章下拜达尔，斩四人；巴林部满珠习礼下恩格森，斩二人，足被创；格龙下朱格得礼，斩四人。此五人各赐毛青布十。第四，科尔沁部卓里克图亲王下哈尔苏虎，斩三人；蒙夸达尔汉和硕齐下布寨，斩三人；托尔门，斩三人；伊尔扎木下宜尔孙德依，斩三人；土默特部耿格垒托和代，斩三人。此五人各赏毛青布八。

茂明安部吴巴海达尔汉巴图鲁、吴巴希都喇勒、洪珪噶尔珠、俄布甘卜库为首逃往阿鲁部。以阿赖达尔汉为首，率外藩蒙古兵往追之。其兵丁数：阿赖达尔汉亲率甲兵七人、佩撒袋跟役六人，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之纳塔盖、内齐下戴青率甲兵五十人、佩撒袋跟役十人、无械跟役二十二人，巴林部满珠习礼下巴特玛、阿玉希下莽赖率甲兵五十人、佩撒袋跟役一人、无械跟役二十七人，敖汉部班迪额驸下伯齐特依、索诺木下托廓、奈曼部达尔汉郡王下阿邦率甲兵五十一人、佩撒袋跟役十二人、无械跟役十四人，达赖布颜图、海色巴图鲁下巴木布海率甲兵五十人、佩撒袋跟役五人、无械跟役三人，四子部落达尔汉卓里克图下齐努瓦、布寨率甲兵五十二人、佩撒袋跟役十五人、无械跟役九人，乌拉特部图门下图勒恩、色勒下图格勒、图拜达鲁率甲兵五十一人、佩撒袋跟役十三人、无械跟役八人，翁牛特部杜棱郡王下博廓达噶达尔汉、达尔汉戴青下阿塔噶之甲兵五十人、佩撒袋跟役九人、无械跟役十五人，茂明安部巴特玛下额尔济、诺木齐、昂阿纳、古楞之甲兵五十四人、佩撒袋跟役四十五人、无械跟役一人，共计甲兵四百一十五人、佩撒袋跟役一百一十六人、无械跟役九十九人。往追出逃之茂明安人，为首诸贝勒大臣招降其部众携之还。茂明安人出逃时，由该部边界夺马四百三十六、妇女四十口而去。至是，夺回其掠往之畜群，以其半归人俘虏

数内，其半给还原主，妇女则给还原夫。巴特玛下六十六户、马六百三十七，索诺木下十一户、马三十三、驼三，垂木朱尔下十四户、马四十五、驼四，肯哲格下一户、马三，纳马盖下七户、马三十三、驼二。以该项牲畜之半归入俘虏数内，人归原主。被杀贝勒下十四户、马三百五十八。共计俘获马九百四十九、驼四十八、妇女三十七口，从中选出进献之妇女六、马三十七、驼十、貂皮一百二十八、猞猁皮端罩四、猞猁狲皮四、雕鞍三、银酒海一。赏各旗从征大臣：阿赖达尔汉及茂明安下巴特玛二人，各赏妇女二口、马四。敖汉部伯齐特依、托廓，奈曼部阿邦，扎鲁特部纳塔盖、戴青，四子部落齐努瓦、布寨、达赖布颜图、巴木布海，巴林部巴特玛下莽赖，乌拉特部下图勒恩，图格勒下达鲁，翁牛特部博廓达噶达尔汉、阿塔噶等，各赏妇女一、马二。又赏齐努瓦妇女一。茂明安下额尔济、诺木齐、昂阿纳、古楞等，各赏妇女一、马四。又赏额尔济妇女一。赏布塔齐妇女一、马一，墨尔根台吉马二。将被杀贝勒下十四户，赏与敖汉部班迪额驸，奈曼部达尔汉郡王，翁牛特部杜棱郡王、达尔汉戴青，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内齐，巴林部满珠习礼、阿玉希等各户一、马二。赏三乌拉特户二、马四。赏四子部达尔汉卓里克图、达赖等各户二，各四［原档残缺］。甲兵四百一十五人，各赏马一。佩撒袋跟役一百一十六人，每二人合给马一。无械跟役九十九人，每三人合给马一。达尔汉卓里克图下诺门、喀木，班迪额驸下萨齐勒、布克图，杜棱郡王下霍尼齐，茂明安下鄂尔济、乌库垒、苏克特依等，以杀人各赏妇女一。班迪额驸下浑金，索诺木下喇布克、马尼，阿赖达尔汉下恩克森，茂明安下阿尔毕特胡、垂木珠尔等，以杀人各赏马一。扎鲁特部戴青、博栋二人，以招降逃人携还之功，各赏马一。达尔汉卓里克图下布彦泰，杜棱郡王下杨古尔等因中枪伤，各赏马二。杜棱郡王下鄂诺依，因杀人受伤，赏马二。该郡王下奇塔特，达尔汉卓里克图下布颜图，满珠习礼下门都黑等，因受伤，各赏马一。内齐下一人，满珠习礼下一人，受伤身亡，各追赏驼一、马二。乌拉特部图门下翁阿岱，茂明安下肯哲格等二人，因充向导，各赏马二。其余三十六驼，抵补因疲羸而丢弃之驼数，给阿赖达尔汉驼二、阿玉希莽赖驼二、达尔汉卓里克图下齐努瓦驼十二、达赖巴彦图驼五、塞冷下达鲁驼二、杜棱郡王下博廓达噶达尔汉驼五、达尔汉戴青下阿塔噶驼三、索诺木下托廓驼二、奈曼部达尔汉郡王下阿邦驼三、茂明安下巴特玛驼二，此共给驼三十八。倒毙马驼者：阿赖达尔汉马三，齐努瓦马十一、驼三十四，布颜图马九、驼二十六，巴特玛马九、驼六，莽赖马六、驼十一，阿邦马七、驼十五，伯齐忒及托廓马十二、驼十五，纳塔盖马七、驼十三，戴青马六、驼七，博廓达噶达尔汉马十、驼十八，阿塔噶马七、驼十五，图勒恩马三、驼六，图格勒马四、驼五，达鲁马六、驼十二，茂明安下巴特玛马十四、

驼十二，均以其余马驼补偿之。与茂明安逃人一同携还之喀木济干部哲格类下男丁三十一，共计九十八口。因将被杀者之畜群据为己有，夺巴特玛所得人户，并依法治罪。因以被杀者之妇说谎为口实取而与之，将布塔齐、巴雅尔图、阿尔毕特胡等三人各罚以九九之数。由进献之马驼内，恩赏从征大臣：赏阿赖达尔汉马二、驼二、猞猁狲皮端罩二、雕鞍一、银酒海一；敖汉部伯齐特依、托廓，奈曼部阿邦等，各赏马一，三人合给驼一；扎鲁特部纳塔盖、戴青二人，合给马三、驼一；巴林部巴特玛、莽赖二人，合给马三、驼一；四子部齐努瓦马二、驼一，布塞马一，达赖布颜图马二、驼一，海色巴图鲁、巴木布海各马一；乌拉特部图勒恩、达鲁、图格勒各马一，三人合给驼一；翁牛特部博廓达噶达尔汉马一、驼一，阿塔噶马二；厄鲁特部翁阿岱、茂明安部肯哲格二向导各马一。此俘虏，三月二十日，由阿什达尔汉舅舅、达雅齐塔布囊二大臣带至西拉木伦之乌兰布尔噶苏地方分给之。

二十一日，赐自黑龙江来贡貂皮之大臣费扬古蟒缎无肩朝衣、缎衬衣、裤、帽、靴、腰带、缎一、缎女裙一、毛青布十、烟十五刀、零星财帛一皮箱。赐二等卓嫩、吴墨特依缎袍、衬衣、裤、帽、靴、腰带、缎各一，缎女裙各一，毛青布各十，烟各十刀。三等六人，赐毛青布袍、衬衣、裤、腰带、帽、靴各一套，缎各一，毛青布各十，烟各五刀。跟役二人，赐毛青布袍各一。

第十二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四月至五月

第七册 崇德元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以定汗尊号来朝。初二日，汗至大衙门升坐。各部诸贝勒、众台吉等，以所携马二百三十三、驼二十七、蟒缎八、缎四、琥珀素珠一、绿壶二、貂皮百张、貂皮端罩一、白狐皮一陈列进献，遥拜一次毕。孔果尔老人自跪处起立，进前，时汗离座，迎面而跪，行抱见礼。次为首贝勒自跪处起立，近前，叩拜一次，抱汗膝见毕，以筵宴礼，将其所携酒肉献汗尝。朝见时蒙古诸贝勒进马、驼、貂皮、蟒缎及缎等物，汗阅毕，纳冰图貂皮六十，达尔汉洪巴图鲁马三，卓里克图黄台吉马三，蒙夸马二，多尔济伊勒登马二，布木巴马一，扎木巴拉马二，达尔汉卓里克图马二，桑阿尔斋马一，图门马一，阿玉希马三，巴雅尔图戴青马一，古鲁斯喜布蟒缎四、缎一，沙木巴蟒缎三，庚格勒琥珀素珠一、绿壶二，色本达尔汉巴图鲁貂皮三十，扎萨克图杜棱之三马亦纳之，余悉却之。

朝鲜国王遣参议罗德宪、参判李廓来朝献春礼。来使所献财帛、豹皮、虎皮、水獭皮等物陈列于衙门前案上，捧国王所奉之书遥跪，内院文官受其书毕，行四叩头礼入见。来使所赍书曰："朝鲜国王奉书于金国汗：时值春季，新祉益茂，不胜仰慕。贵使还时，已尽申微忱。至土产礼物，亦令部臣与贵使商议增定。其余之言，毋庸赘述。邻国之义，虽不视财帛之多寡，缘敝国贫匮，物不称情，致被贵国谴责，我不胜惭愧。仅此所增之数，力实不逮，想贵国谅之。祈即收纳。"

朝鲜国王奉答书于金国汗："前申年之丧，蒙贵国特遣使来吊慰，记忆犹新。今又远致厚礼祭奠，前后盛意，实出寻常，愧荷罔喻。贵使归时，即遣敝使，兼携菲仪，往询起居。区区微悃，或见鉴也。前日敝国人等潜越边界采参，贵国捕获，未加屠戮，足见贵国厚待邻国之义至矣。深谢，深谢。此等违法之人，即杀之亦不足惜也。贵国既令存活，请即解送敝国，一一究问，分别轻重，依法处治，以示边民，庶可为戒，此亦贵国之幸也。贵使来告，故敢言及，唯望深思。"所献春季礼物之数：红绵绸二

百、草绿绵绸二百、白绵绸二百又增加二百、白高丽夏布二百、白布四百又增加二百、红布三百、青布三百、蓝布四百、粗白布一千、粗布五千又增加三千、豹皮五十、水獭皮二百、绿斜皮一百六十又增加四十、大纸五百刀、又为大纸增加小纸五百刀、小纸一千刀、彩花席五十、花席五十、绘龙席一、苏木二百斤、上等腰刀八又增加十二、小刀八又增加十二、胡椒十斗、栗子十斗、大枣十斗、白果十斗、茄干五十串、螺蛳肉十串、天池茶五十包、雀舌茶五十包、潞州缎十、红缎十五、绿缎十五、紫缎十五、白绵绸三十、白高丽夏布三十、毛青布三百、白布五十、水獭皮二十、绿斜皮二十、大纸五十刀。

初三日，正白旗赖荪原系牛录章京，因病故后无人承袭，注销其职。镶蓝旗下王旗鼓，隐匿其贝勒下汉人听差搜硕色役使；吴正因系秀才离差，遂隐匿其所赔男丁役使；又隐匿刘参将下一男一女役使；将李二之妻卖与王银匠、戴纸匠之妻卖与西乌里额驸下张长山；向汉人听差索取银十七两，声言交与本德依，然并未交付，据为己有；为该牛录下戴夜捕手、王胡子首告，法司审实，革王旗鼓职，催办事务司令其辞离。以李八为牛录章京，授为旗鼓。

是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博洛阿哥、尼堪阿哥、洛托阿哥率每牛录护军一名出猎祭太庙之鹿狍。

初四日，汗御内殿，召外藩蒙古诸贝勒，设大宴，扮狮身，陈百戏，宴之。

初八日，召驻守边城年满之诸臣至盛京城，察其曾否捕获逃人船只、曾否修整城池军械，分别功罪。驻守海州河口之伊勒慎、莽奈、丹达里等，捕获逃人一百九十二名、船三十只，以彼等称职，赏莽奈、丹达里各马一。驻守兰盘之喀尔喀玛、庆善、宁古塔、萨哈廉等，捕获逃人一百六十八名、船四只，以彼等称职，各赏马一。驻守盖州之雅西塔、扎努、寨萨、格木布禄、董阿密、扈习、察罕、硕塔、齐尔格申、图里、海色等，捕获逃人二百六十名，以彼等称职，各赏马一。驻守碱厂之张习巴捕获逃人一百三十二名，驻守岫岩之嘉木苏捕获逃人一百名、船三只，驻守海州之富岱捕获逃人一百四十八名、船八只，驻守牛庄之哈尔萨捕获逃人三十九名、船二只，驻守东京之哈囊阿、乌尔噶纳捕获逃人二百九十名，此五城守臣，不赏不罚。获罪之臣：驻守耀州城之英俄讷、曹广弼，驻守兴京之扈希塔、封阿、鄂尼拉、王参将，驻守通远堡之真珠肯、王可代，驻守鞍山城之胡钮、马福等，一应器械，未加修整，皆有缺失，均饿囚二日。

是日，遣镶白旗、正红旗、镶蓝旗三旗蒙古护军往换阿尔津等。汗谕前锋主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苏达拉、席特库、鄂硕，蒙古护军甲喇章京镶白旗下琛特依、希

福，正红旗下阿兰泰、布丹，镶蓝旗下布舒库、海赖等曰："尔等于阿尔津营地外另勘适宜之处扎营。尔等皆熟悉地势，遣尔等往者，特为伏兵诱歼来敌也。倘见敌来，其前队兵少，先宜放过，遣相等之兵追击，尔等众军追其在后众敌。若以我全军追敌前队，恐被后敌掩杀。尔等务宜谨慎。又恐马匹为逃人盗去，昼则宜牧放，夜则皆拴系之，设兵一百二十五看守。"

是日，满洲、蒙古、汉人内外诸贝勒及文武大臣跪于大清门，奉表文请汗受尊号。

自初九日始，汗与诸贝勒大臣皆斋戒祭天。

初九日，汗于祭天之斋期内在院中射矢，都察院满洲、蒙古、汉承政及参政等谏曰："值此斋期①，恐不宜射矢。"汗曰："所谏甚是。昔大辽太宗汗曾于祭天处射柳木，射矢之事不可忘也。"遂命侍卫等射矢一次。祭天之斋期内，刑部承政索海、孟副将、谷副将等食用韭菜，故均坐以应得之罪。

初十日，往征瓦尔喀之两白旗下胡辛泰、霍勒敦还。获男丁一百一十五名、妇女一百四十口、孩童五十七口，共人口三百一十二；马二十七、牛三、上等妇女九十八口、貂皮五百六十一、貂皮筒子二十三、貂皮袄六、猞猁狲皮三、猞猁狲皮袄一、元狐皮十四、狐皮被一、黄狐皮三十、黄狐皮袄端罩六、被二、貂爪皮筒子二、貂背皮筒子一、貂及猞猁狲皮袄端罩四、狐爪皮短马褂二、水獭皮八、狼皮二、灰鼠皮二千五百七十、灰鼠皮袄五、黄鼠狼皮九十九、皮袄三、貉皮十七、皮袄三、蟒缎朝衣一。礼部诸臣出迎五里外，杀羊二十，宴携户口前来之军士。两白旗甲兵一百八十五人，以每甲兵赏银八两计，其所得人口、皮张折银，共赏银一千五百一十二两。其留守家业、随伍喂马及取粮之甲兵，计一百六十二名，未分给俘获。

是日，索伦路萨哈尔察地方巴勒达齐额驸率十四人来朝，贡貂皮。

是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出猎，获祭天鹿狍以献。

第八册 崇德元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一日，汗率诸贝勒大臣祭上帝神位毕，汗即大位。是日，一等公杨古利率满洲、蒙古、汉诸臣祭太祖庙，诵读祝文。

是日，圣汗率满洲、蒙古、汉诸贝勒大臣等拜天行礼。时朝鲜国王使者罗德宪、

签注：①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orondoro ucuri，即斋戒日。

李廓拒不叩拜。礼毕，圣汗曰："朝鲜国王使臣罗德宪、李廓无礼之处，难以枚举。此皆国王有意构怨，欲我先起衅端，杀彼使臣，然后加我以背弃天盟之名，故令其如此耳。我之素行，断不为似此小事所怒，即两国已成仇敌、兵刃相接之际，遣使来，亦无杀使者之理。杀之，非人君之义也。"

十二日，宽温仁圣汗率诸大臣祭太祖、太后宗庙。

十三日，圣汗以即位庆典，集内外诸贝勒大臣于大政殿大宴之，宣读诏书，教诲人民，颁降赦诏，免犯人罪。

十五日，文员仿效明制，题写新筑城门，名曰扬威门、昭德门、永安门、兴化门、定远门，进呈御览。汗曰："题写此等矜夸僭越之字，素与我意不合，兴之、扬之、定之，皆在于天，不在人之骄矜僭越也。此等字样，俱着停用，唯以字义相当者书之。"遂改书其名曰巩固门、靖远门、镇西门。

往征瓦尔喀部之吴什塔等遣人奏言："八旗俘获男丁一千一百六十名、上等妇女一百四十口，共计人口二千八百；马二百三十七，牛一百八十，貂皮九百三十二，猞猁狲皮十四，元狐皮一，狐皮三十三，水獭皮七十九，狼皮二，灰鼠皮四千有十，貉皮五十七，黄鼠狼皮一百四十六，貂皮筒子三十一，灰鼠皮、貂皮内接黄鼠狼皮筒子二十九，狐皮袄五，狐皮被一，黄鼠狼皮袄八。"

十五日，往征瓦尔喀部之两红旗下多济里、胡西率兵还。彼等俘获男丁三百七十五名、妇女二百六十二口、幼小一百八十五，共计人口七百九十五；马十，牛十七，上等妇女三十三口，男童三，女童二，貂皮一百零六，貂皮袍一，猞猁狲皮三，猞猁狲皮袍一，狐皮二，水獭皮十九，海獭皮二又五块，貂皮、灰鼠皮、黄鼠狼皮拼缝皮袍十，黄鼠狼皮袍三，灰鼠皮袍三，灰鼠皮一百四十，黄鼠狼皮四十二，虎仔皮三，貉皮袄一，貉皮四十二。户部诸大臣迎于五里外，杀羊四十，宴之。两红旗甲兵二百五十六人，以每甲兵赏银八两计，其所得人户、皮张折银，共赏银二千四十八两。在旗甲兵二十一人、与聂纽克一同被杀之甲兵十、逃走甲兵十四、与诸依莫洛一同被杀甲兵七，共甲兵五十二，均未分给俘获。

是日，汗以受尊号礼成，命出库银，按品级赏给满洲、蒙古、汉人诸臣。

是日，朝鲜国王使臣罗德宪、李廓归国。赠其王：黑貂皮十、又黑貂皮四十以代人参四十斤、满洲貂皮一百。赐二使臣各彩绘鞍马一、人参五斤、貂皮十五。随侍及通事二十五人，各赏貂皮四、银八两。庶人二百五十九，各赏银二两。令罗德宪、李廓赍书云："大清国汗致书朝鲜国王：所赠春季礼物悉受。今遗方物，以为还礼，望受之。"

“大清国汗致书朝鲜国王：遣使吊死问丧，乃兄弟相好之情，非图报以财物也。薄具非仪，遣人致祭，聊以展忱，何必赠若许礼物。受之非宜，即令附还。多谢。多谢。”

“汗致书朝鲜国王：此次，国中诸贝勒及外藩归附各部诸贝勒致书尔国，尔以向无此例为辞，竟置不览。我大臣出使尔国，遽变接待成礼。我国人佩刀，向不令离身，今遣大臣往吊尔妻丧，彼所佩腰刀俱令解之，是何意也。又令我大臣至尔阁老衙门议事，我大臣等向有赴尔阁老衙门议事之例乎。此实有意启衅也。诸贝勒使臣赍往之书，虽出诸贝勒之意，然亦曾禀报于我，乃奉我命而行者也。若以向无诸贝勒致书之例，置之不览，则诸贝勒等往征尔国，尔遁岛中，不曾书使往来，终未盟誓天地以成兄弟，岂我亲往方能成耶。尔有意构乱，故不留览诸贝勒之书也。今尔虽巧辩，天自有明鉴也。天可欺乎。初我两国并无怨隙，尔国无故助明，先启兵端，发兵来侵，欲谋害我等。乃天以我为是，尔国兵将悉我为擒，我念和好，未加屠戮，仍以客礼优养之。尔兵若胜，能如此优养我之人乎。虽如此，我亦默然未语也。至我征明时，蒙天垂佑，以辽东地方界我，然尔等容留明人于尔地，助以粮饷，引诱我民助明侮我，故我怒而兴兵，征尔之由，盖以此也，岂似尔国无故兴兵耶。出征诸贝勒结盟已毕班师时，尔遣一同姓之人，诡称胞弟，岂非虚耶。我诸贝勒还时，掳掠尔民，我闻而斥之，所谓我国之非理者，仅此一端。是以，凡我方所获之人，有逃去者，我从宽归索，后又免还，亦此故也。我念和好，先将阵获之官员等悉归于尔，尔反诛之，将遣往随从汉人悉行执之，即付大明。此等之人，非尔力战所得者也。尔为何将我所遣之人交付与我为敌之大明耶。初尔曾言，我两国既结为兄弟，我与明人贸易若得佳货，转售于贵国，亦有裨益等语。然商人有佳缎售于我者，反遭屠戮，兄弟之忠义果如是乎。尔曾约不得容留大明人于陆地等语，尔复食言，留之于尔境内，并暗中援助大明，又命禁止我国大臣坐椅，屡纵尔民侵扰我地。我所属东瓦尔喀路人，有进入尔国者，曾令归还，尔竟不与。因尔等不知过愆，故始令增纳岁礼，起初我岂不知取财物乎。我常以礼待尔，尔反轻视我，增取之由，盖以此也。我国之人逃往明国，尔等见之，邀而截之，送交明国；明国之人投归于我，则追击之。尔等所行，果合义理乎。昔孔元帅、耿总兵官叛明来降时，尔等助明，与来归者交战，及我往迎诸贝勒，尔明知之而复与之交战，是争战之端，由尔先启也。我严戢我民，尔国地方，秋毫无犯，尔纵尔民，于我境内渔猎采参，是妄乱之端，复启于尔也。今又听信文人之言，背弃盟誓于天地之大礼，实失策也。文人若果忠诚，则当和睦相处之际、无端起兵伐我之时，尔等何不谴责耶。凡文人能明晰是非，应时权变，俾国民安享太平者，此乃贤者为民忠心效力于

君上之道也。倘不相度时势，无为国为民、经纶权变之才，徒以虚言饰伪，执拗如胶，拘泥篇章，不知军民疾苦，则实乃上辜君主、下负军民之奸佞小人也。古云：君之待臣以礼，臣之事君以力，皆为军民也。军民之仰赖于君臣，犹如父母也。今毁弃十年和睦之道，此岂君臣忧军民之意耶。尔文人若毁两国和睦之道，致兴大战，则尔文人捌管在前攻战乎，抑勒令诸军战耶。倘军民罹祸，文人岂能操书中之言以相救乎，王宜深思之。兄弟之谊，诚可惜也。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关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王若效彼，不行德义，恃海岛之险，听书生之言，毁兄弟之好，设两国构兵，祸及国家，仓皇流离，争相遁逃，王之臣民，将与王为敌也。王当此危急之际，纵欲杀怂恿之文人，以求太平，恐悔之无及也。蒙古察哈尔汗，仁德不修，听信大臣之言，与我构兵，我发兵征之，被迫逃遁。时其谗臣，反尽夺察哈尔汗之妻子、牲畜诸物，叛彼来投我。今王之文臣，劝王毁弃盟天修好之道，一旦国家罹祸，彼劝王之臣及军民等皆从王乎。其势必各相抢夺，即为仇敌也。尔朝鲜国以明为天子、父王，视他人为奴仆，岂大明国朱家之人自古为帝王乎。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言诚是。虽素为贫贱，若有大德，其人可为天子；向为帝王者若无德，可为小人。是故，古之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金乃东夷而有大辽之天下并招抚宋国，大元乃北方蒙古而有金之天下，大明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大元之天下。而尔朝鲜国，则世向彼国贺贡方物。以此推之，据天下者，唯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凡国岂有常强常弱之理耶。尔以明为皇父，构怨于我，取明人之祸为己祸，果能胜之乎。尔既欲先启衅端，我复何待。尔所恃者，不过船与岛耳。船非人造之乎。船行水上，亦非人荡桨而行乎。船能自造自行乎。尔等以岛中可居而往居之，岂尔等可至之地，他人独不能至耶。倘尔国八道之民皆往海岛，其田岂足耕耶。坐享太平之时，愿起衅端，倘若国人散离，各投他国，恐祸患及身也。我两国结为兄弟，十年以来，我之内心，丝毫无存与尔构怨之意，今王听书生之言，毁和好之道，以起兵端，我若兴兵，则降者抚养之，拒者杀之，无知之民避于山野，国破人亡，此非我乐为杀之害之，实王自杀之害之也。此亦天人所明鉴者也。我屡观王之使者每来进见之礼，且听所陈之言，更改规矩，渐见异样。我使臣还时，亦言我使臣每往尔国，王之诸臣变更成例，言语矜夸，渐致更新，至于见王，无违成例等语。若此者，或王固知之而故纵尔诸臣变更盟约以慢我，亦未可知；抑或

大臣等设心沮坏和好，亦未可知。王此所遣使臣李廓、罗德宪，其无礼之处更难悉数。此皆王心存恶念，欲以构怨之名推之于我，有意寻隙，令我先启衅端，杀尔使者，然后将毁弃盟约之恶归咎于我耳。我之所行，从不如此卑劣。两国虽成仇敌，兵刃相接，其间即遣使往来，岂有杀来使之理。若是，则不义也。亮兵交战，可知强弱胜负，即杀一二使者，可谓之强者乎，反示人以量之浅也。”

朝鲜国春季来使罗德宪、李廓详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臣曰：“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猝持异心强逼，未能自刎，受尽羞辱。此等情形，古今所未有也。今幸得抵我界，愿受国法而死，更复何言。我等临行时，英古尔岱、马富塔二臣付以国书，封之甚固。时我等料该书中更有成规，遂请开阅，当即修改。二臣拒之，驮书于马，逐我等出城。抵十里河后，我等启阅，见此书封面称呼、押印与前不同。书中称我国尔国，复加斥责，无兄弟相敬之礼，视如奴仆。我国大臣尚不忍观之，倘携此书归国呈阅，是自辱君父也，虽斩万万次，亦不足以伸国法也。故我等至尔城后，将此书以纸一百刀、绿斜皮二十张包之，藏于鱼米驮内，佯称马病，留于借宿之家，该家之人尽知之。望贵城大臣开驮取是书，转达于汗，俾贵国明知我等不辱我国也。贵国既强付无礼之书，我等亦以其异于规矩，留之而来。请贵大臣思之。”

第九册　崇德元年四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六日，恩格德尔额驸病故。恩格德尔额驸原系北方喀尔喀蒙古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英明汗时，越过敌国初辟道路来朝。汗嘉许之，以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女孙岱格格妻之，授为总兵官，赐城一，并赏民、诸申、奴仆、庄子、金、银、闪缎、蟒缎，其所需物件具备焉。更加优宠，与诸贝勒并列。

是日，遣固山额真拜音图、谭泰、叶克舒、叶臣、伊勒登、阿山、达尔汉额驸、费扬古阿哥等前往察看噶海地方所筑之城，其筑台甲兵之器械如有劣者，给换之。

是日，以宽温仁圣汗受尊号礼成，外藩蒙古左翼科尔沁土谢图济浓、冰图、卓里克图黄台吉、扎萨克图杜棱倡首，率诸贝勒进盛宴于大政殿。诸贝勒以筵宴礼，进马五十九、驼二、貂皮袄一，圣汗阅毕，悉却之。

十八日，尼堪阿哥、博洛阿哥、马占阿哥、洛托阿哥、汤古岱阿哥，护军甲喇章京索勒霍、沃博依、杜木拜、喀尔胡吉、洪果、博尔惠、巴都里、喀拉等率每牛录护军一，赴阿喇赖地方驻守，以护畜群外侧。

是日，以宽温仁圣汗受尊号礼成，外藩蒙古右翼贝勒阿鲁部济浓、达赖楚虎尔，奈曼部洪巴图鲁，扎鲁特部内齐，巴林部阿玉希，土默特部古鲁斯辖布、耿格儿倡首，率诸贝勒进盛宴于大政殿。诸贝勒以筵宴礼，进马五十七、驼五，汗阅毕，不纳，悉却之。

十九日，炼金地方金千总下孙登云、刘维文二人自皮岛来，并获奸细一名以献，故赏银三十两。其奸细讯毕杀之。

是日，有弋人获铜嘴雀，盛于三笼来献。圣汗阅毕，曰："此雀也，闻之悦耳而已，然玩物丧志。"都察院诸臣知而责之，以此事与义不合，却之。

是日，阿斋牛录下莽加首告曰："不使南楚、奥色、妙色等六甲兵之马，专使我马七次。"法司审实，责阿斋曰："尔何偏私专使莽加之马七次。"是以鞭五十，革甲喇章京职，罢管牛录。

是日，阿尔津等赴噶海筑城地方哨探，遇四人，杀三人，擒一人送来，讯毕杀之。

是日，圣汗召左翼外藩蒙古科尔沁部诸贝勒至清宁宫，大宴之。

二十日，阿什达尔汉舅舅进金箔一千张，毕礼克图朗苏进金二钱八分。

二十一日，圣汗召右翼外藩蒙古巴林、扎鲁特、敖汉、奈曼、阿鲁、喀喇沁、土默特等部诸贝勒至清宁宫，大宴之。

二十二日，往土默特贸易之鄂木布楚虎尔还。

二十三日，宽温仁圣汗颁谕，命叙诸兄弟子侄之功，册封大贝勒为和硕礼兄亲王、济尔哈朗贝勒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为和硕豫亲王、豪格贝勒为和硕肃亲王、岳托贝勒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台吉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贝勒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台吉为多罗饶余贝勒，均于大清门依齿序行庆贺礼。诸王之福晋等亦于各府第向王叩贺。又照诸王、贝勒之品级，各赐银两有差。命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功，封巴达里为和硕土谢图亲王、乌克善为和硕卓里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依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满珠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奈曼部洪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固伦额驸班迪为多罗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鄂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里克图、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棱、沙木巴为多罗达尔汉、耿格勒为多罗侍卫贝勒，照诸王、贝勒品极，厚赏雕鞍辔、盔甲、金银器皿、闪缎、蟒缎有差。

是日，宽温仁圣汗以即大位礼，赐外藩蒙古诸贝勒。赐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各倭缎一、蟒缎一、缎八、毛青布三十、有脚银酒海一、盔甲亮袖一、雕鞍辔一、水獭皮四、绿斜皮四；杜棱郡王、达尔汉郡王、扎萨克图郡王、巴图鲁郡王等四人各

蟒缎一、倭缎一、缎六、毛青布三十、银茶桶一、水獭皮三、绿斜皮三、雕鞍辔一、盔甲一；扎萨克之达尔汉卓里克图缎五、毛青布二十、银酒海一、倭缎一、水獭皮二、绿斜皮二及盔甲、雕鞍辔；扎萨克之达尔汉戴青缎四、毛青布二十、倭缎一、银酒海一、水獭皮二、绿斜皮二及明叶盔甲、镀金亮袖；扎鲁特部马尼青巴图鲁、科尔沁部拜斯噶儿、科尔沁部蒙夸三人各银酒海一、缎五、毛青布十、水獭皮二、绿斜皮二；巴林部阿玉希、满珠习礼，四子部伊尔扎木，杜尔伯特部嘎尔玛，扎鲁特部内齐、哈巴盖，阿鲁部达赖，翁牛特部萨扬，乌拉特部塞冷、哈喇车里克部之嘎尔玛，科尔沁部拉玛斯希、穆寨、大桑阿尔斋、穆章等十四人各倭缎一、缎四、毛青布十、水獭皮二、绿斜皮二；乌拉特部图门、杜巴，郭尔罗斯部古木、布木巴，杜尔伯特部塞冷、车根古木，科尔沁部孔果尔老人等七人各缎四、毛青布十、水獭皮二、绿斜皮二；扎萨克杜棱银百两，扎萨克侍卫诺颜银五十两，扎萨克达尔汉银五十两。

是日，宽温仁圣汗以内库财帛物件赏外藩蒙古诸贝勒。赏索诺木台吉蟒缎一、倭缎一、缎四、毛青布及布三十、绿斜皮一；赏开赖缎三、毛青布十、鞓带一；达尔汉卓里克图蟒缎一、缎七、毛青布及布三十、镀金银鞓带一、雕鞍一、雕花撒袋一、明叶甲一；巴雅尔图蟒缎一、缎三及毛青布十、暗甲一、雕鞍一；班第龙绸一、妆缎一、缎六、毛青布及布三十、暗甲一、雕鞍一、雕花腰带一、兜底撒袋一、缎披领一、绿斜皮二、水獭皮二、茶一百包、银杯一；巴特玛蟒缎一、缎六、毛青布及布二十、暗甲一、雕鞍一、兜底撒袋一、雕花腰带一、弓一；蒙夸蟒缎一、缎六、毛青布及布二十、暗甲一、雕鞍一、雕花撒袋一、腰带一；嘎布楚喇嘛缎一、各色布十、雕鞍一、茶一百包；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龙绸一、缎一、毛青布二十；吴巴喇缎一、毛青布八；小妈妈蟒缎二、缎十、毛青布二十；巴图鲁郡王蟒缎二、倭缎一、缎六、披领一、毛青布及布二十、镀金腰刀一；喀喇沁部古鲁斯辖布之母银百两、熏水獭皮二、貂皮四，其使者银五两，跟役银二两；顾鲁古银五十两、雕花撒袋一、弓一；章济伦蟒缎一、花倭缎一、缎八、毛青布四十、带鞧雕鞍一、暗甲一、兜底撒袋一、雕花腰刀一；东戴青蟒缎一、大缎六、毛青布及布二十、骨腰带[①]一、雕花撒袋一、马鞍一、暗甲一；阿玉希蟒缎一、倭缎一、缎八、毛青布及布四十、茶桶一、雕鞍一、暗甲一、雕花撒袋一、鞓带一；扎木巴拉龙缎一、缎六、毛青布及布二十、暗甲一、雕鞍一、撒袋一、腰带一；嘎尔玛蟒缎一、缎二、毛青布十五、雕花撒袋一；绰克托缎二、毛青布五十、烟十刀、雕花腰带一、古木毛青布十；哈坦达尔汉缎一、毛青布及布八；托诺蟒缎一；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jan i umiyesun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卓里克图亲王蟒缎二、倭缎服一、缎八、缎披领一、金丝线底袍一、毛青布及布二十、鞍马一；多尔济蟒缎一、锦缎一、缎四、毛青布三十、绿斜皮二、烟五十刀、海参二包、茶二百包、玲珑雕鞍一、雕花腰带一、撒袋一、暗甲二、雕花腰刀一。圣汗赏多罗扎萨克图郡王蟒缎一、缎八、绣龙绸缎一、蟒缎无扇肩朝衣一、雕花腰刀一、象牙鼓子一、雕鞍一、绸子甲一、毛青布二十、硕罗部小刀一；冰图王蟒缎一、缎八、剪绒一、毛青布及布二十、明叶盔甲一、镶金盔镶金亮袖暗甲一、镀金鹤瓶一、兽角碗一、硕罗部鞍一、雕花腰刀一。颁赏已毕，冰图王、扎萨克图郡王至北辰殿，向圣汗行三跪三叩首礼。汗屈膝答拜三次毕，宴于北辰殿。

二十四日，伊勒慎，后三年考绩时，复于海州河口获船二十七只、逃人一百零七名，嘉之，升一等甲喇章京为三等梅勒章京，加世袭二次，准袭八次。

布尔堪病故，以其兄之子谭泰袭二等甲喇章京职，准袭五次。

是日，圣汗召蒙古科尔沁部格格至清宁宫，大宴之。

二十七日，往喀喇沁部贸易之诺木图等还。

是日，往征瓦尔喀部之两蓝旗扎富尼、道兰还。彼等获男丁二百九十五人、妇女二百一十四口、孩童九十口、老人二，共人口六百零一，马二十四、牛五、上等妇女七十三口、女童十一、男童八、貂皮二百零一、貂皮筒子八、貂皮及黄鼠狼皮拼缝皮筒子四、猞猁狲皮九、虎皮四、水獭皮四十八、狼皮二、狐皮四、灰鼠皮筒子三、灰鼠皮五百六十三、黄鼠狼皮筒子二、黄鼠狼皮一百八十七、貉皮六十六、貂尾五十六、拼搭貂爪皮片十二、拼搭狐爪皮片一、狗皮八。两蓝旗甲兵二百一十人，以每甲兵赏银八两计，其所获人口、皮张及库存毛青布一百四十四、又毛青布二庹，共折赏银一千六百八十两。与特木鲁同驻甲兵五十八人、樵采甲兵八人、遣往喂马之甲兵三人、因病留宁古塔之甲兵七人、纵逃人脱逸之甲兵二人、道兰之幕宾一人、追赶逃人之甲兵十人、被杀之甲兵一人、同队之甲兵六人，共甲兵八十五人，均免赏。

是日，奉宽温仁圣汗谕旨，分叙汉军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总兵官尚可喜等功，封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圣汗大宴于崇政殿，照品级赏银两有差。

是日，三王属下各官员亦论功升赏。恭顺王下之刘昌苏，原系管船副将，于登州城为明军所困，来降时往寻其弟，至期不出，致归降之民多为明兵所获。叙功时，倘念及此，应拟死罪。然来降时，至江后，先来报信，遂免其误期之罪，以梅勒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

是日，三王之下各官员按品级赏给银两。颁赏时，呼恭顺王下之刘昌苏，该员不

应，文人奏闻圣汗。圣汗谕曰："将此事告知其主。"三王遂执缚刘昌苏，奏曰："此乃有意慢上，非寻常疏忽可比，罪当处死。"圣汗谕曰："三王欲杀之，甚是。然则并非叛逃之罪，又念其随尔等渡海来归有功，可免此罪。"遂宥其罪，将其所得赏银追回入库。

二十八日，外藩诸贝勒皆还。

是日，以圣汗钦定律书颁行外藩十五城。

第十册 崇德元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五月初一日，甲辰日，奉圣汗之命议定仪仗：和硕亲王红伞二、纛二、小旗十、立瓜二、骨朵[①]二、吾杖四，多罗郡王红伞一、纛一、小旗八、卧瓜二、吾杖四，多罗贝勒红伞一、纛一、小旗六、骨朵二、红杖二。无论行兵出猎，或出城独行，俱携此仪仗而行。若至汗前，则勿携此仪仗。倘离汗他往，务以仪仗列于前。亲王、郡王、多罗贝勒，每日早朝，勿列旗纛，只列伞、金瓜、吾杖、棍以行，俟诸员下马收之。退朝时，仍由该处列仗而回。因备办仪仗，赏和硕亲王各银百两，多罗郡王各银八十两，多罗贝勒各银六十两，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各银八十两，和硕公主、多罗郡王福晋各银六十两，多罗贝勒之妻福晋各银四十两。赏外藩蒙古和硕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各银八十两，巴图鲁郡王、扎萨克图郡王、冰图王各银六十两，土谢图亲王之妻和硕公主、巴图鲁郡王之妻和硕公主、卓里克图亲王之妻和硕福晋、大妈妈和硕福晋各银八十两，冰图王之妻多罗福晋、扎萨克图郡王之妻多罗福晋各银六十两。赏汉人三王各银八十两。

是日，遣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和硕公主还。汗赐元青大蟒缎一、淡白大蟒缎一、元青龙缎一、素蟒缎二、妆缎三、片金三、剪绒一、花纹绿倭缎一、花纹元青倭缎一、美纶[②]倭缎一、蓝倭缎一、大缎五、大彭缎十、绸十、小彭缎十、帽缎十、纱及罗十、染纺丝及绫子十、朝鲜白纺丝十、绵绸十、织制大毛青布五十、织制小毛青布五十、朝鲜毛青布一百、朝鲜细粗白布一百、金丝线二束、骨梳三、木梳篦子七、盛杂物匣子一、茶桶二、大执壶二、镶宝石绿松石金杯金碟一对、银杯银碟二对、三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gudu maitu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②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meilun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足杯一、玉杯二、貂镶棉索蟒缎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蓝蟒缎金线捏褶女朝褂及红蟒缎捏褶女朝衣与金丝团龙蟒缎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二袭，缝制蟒缎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黑貂皮端罩一、靴子六双、镶东珠宝石绿松石金佛云纹菊花顶凉帽一、系荷包手巾金腰带蟒缎无扇肩朝衣一、镶倭缎之帽缎无扇肩朝衣一、缝团龙无扇肩朝衣[①]一、前后钉金佛暖帽及凉帽、金黄鞦靴子一双、蟒缎被一、闪缎褥一、元狐皮端罩一、暗绿缎朝衣一、镶东珠金荷包一、琥珀素珠一、珊瑚素珠一、缝制鞍褥一、黄伞一、车一、插弓箭铜底镀金撒袋镶金甲一、雕花暗甲二、精致暗甲二、具备垂旒鞦攀胸镶宝石绿松石纯银花鞍马一、细层镶金雕鞍马一、雕鞍二。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和硕肃亲王出城，大宴饯行。屯齐阿哥、和托阿哥、巩阿岱阿哥送出边界，复大宴饯行。

初二日，阿赖达尔汉往追茂明安部逃人，获骑鹿如牛而行之名曰喀木尼干部落男丁十八名、妇女十一口来见汗。见时，献猞猁狲皮端罩一，却之。

初三日，吏部睿亲王考试文人，奏汗裁定。三等甲喇章京希福，原系国史院承政，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授为弘文院大学士；三等甲喇章京范文程，原系秘书院承政，升为二等甲喇章京，仍为秘书院大学士；升二等甲喇章京鲍承先为秘书院大学士；举人刚林，原系国史院承政，升为牛录章京，仍为国史院大学士，彼等顶戴服色及随从人役，俱与梅勒章京同。授罗硕、罗绣锦为国史院学士，詹巴仍为秘书院学士；授胡球、王文奎为弘文院学士，彼等顶戴服色及随从人役，俱与甲喇章京同。恩额德依原系秘书院举人，着同此九人出入办事。

是日，多罗饶余贝勒受制于妻，汗两次有旨，令嫁其女，然听妻言，违命不从。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及大臣等审讯，拟多罗饶余贝勒原配以死罪，奏闻。圣汗宥之，免其死。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及大臣等复拟罚银千两，入奏。汗复宥之，谕福晋曰："嗣后若再干预政事，强抑尔夫，悖理而行，则必杀之。"多罗饶余贝勒攻袁都堂军时，不与肃亲王进击而散，武英郡王曾鞭饶余贝勒之马首。时于彼处议定饶余贝勒罪，奉圣汗命，宽免其罪，乃遗忘之，反诳称与袁都堂交战有功，故拟罚鞍马十、银四百两。又以汗两次有旨，令嫁其女，然听妻言，违命不从，罚银四百两，共罚银八百两、鞍马十，入官。

是日，奉宽温仁圣汗谕旨，祭色本达尔汉巴图鲁，焚祭文曰："尔色本达尔汉巴

签注：① 谨查《清文鉴》一书，蟒缎织有团龙称 bolin。谨思，此 bolilame ifiha goksi，盖缝有团龙之无扇肩朝衣之意。

图鲁，曾效力国家，生前我垂眷恩养，今虽逝去，何能忘怀。是以，赐纸二千张、羊二只、酒五瓶，特遣达赖塔布囊赍祭品往祭。尔灵有知，当受之。”

是日，奉宽温仁圣汗谕旨，制定汗宫内旗鼓及亲王、郡王、多罗贝勒等府内旗鼓名称。谕曰：“汗宫内旗鼓，嗣后勿称旗鼓，以满洲语呼之为‘法依丹章京’，以汉语呼之为‘旗手卫指挥’。亲王、郡王、多罗贝勒府内旗鼓，亦勿称旗鼓，以满洲语呼之为‘法依丹达’，以汉语呼之为‘长史’。此谕着礼部传宣。”

初五日，兵部和硕成亲王奉宽温仁圣汗之命致书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尔尽率属下人等前来，务经锡拉旷野地方捉生以行。行前将羸瘦不堪用之马匹及重物留于一处。恐尔等无知，以为此处非敌所至之地，且距边遥远。无论进退，伪作夜宿一处状，待天昏黑，易地而宿，不得燃火。次晨日出后，方准燃火，晚则日落前熄火。昼间进兵，隐蔽而行，以防为敌知觉，坠其圈套。再进兵时，编二小队行在前，尔硕翁科罗巴图鲁率众殿后，不许妄进无止。还时直至朱尔地方，务宜妥慎防范。”此书命镶红旗胡西牛录下华色赍送。时汗面谕曰：“务必经过噶海城，携知晓彼等住所之人前往。还时必至噶海城，告知彼等已回，以免怀疑留尔等于他处。”

是日，往征瓦尔喀一带之两黄旗下鄂托恩、昂金还，俘获男丁三百六十一、妇女三百六十二、五六拃高幼童一百二十五、四拃高幼童二十二，共人口数八百六十一，马六十一、牛四十一、上等妇女四十、俘虏妇女四十、男童二十一、女童十一、狗十、牛十、貂皮四百八十六、貂皮袄八、猞猁狲皮十二、狐皮十、水獭皮六十七、貂皮及黄鼠狼皮与灰鼠拼制皮袄十六、灰鼠及黄鼠狼皮拼制皮袄四、狐皮袄一、貂皮袄一、水獭皮短马褂四、貉皮一、黄鼠狼皮二百、灰鼠皮一千五百、人参一百五十斤。悉受之。办竣，赏出征兵士银各八两。

初六日，和硕成亲王奉汗谕旨致书碱厂、通远堡、兰盘、兴京、岫岩五城，语皆相同。其书曰：“碱厂城诸臣，据闻岛中明兵将来攻尔城，宜各妥慎防范。又唐柱、郑古德二人，率尔城内步兵之半及马探五人，尾随前来采参之明人，自尔等昔日哨探之处[①]直往江岸蹑踪，倘若遇之，务求生擒。自离家之日起，直至返回，昼则前后连接设探而行，傍晚则伪作宿营一处状，待日落后再移宿他处，上弓和衣而卧。无论夜间宿营，抑或白日用餐之处，尔大臣当先亲临视察，布设哨堆毕，方可食宿。倘尔大臣以敌兵不至此而疏于防范，致被敌侵，则罪及尔大臣。唯尔等不遵指示，行军中渔猎，以至尔四城自相冲撞为虑。凡出巡将士，俱于本月初六日启程。迨还军后，无论有所

签注：① 谨思，此 dekdeni songko faitara bade，盖往昔哨探之地之意。

获否，即将所行之事如实具书，速遣一晓事之人前来盛京。再者，留城诸臣，调尔城马兵五人为哨探，妥为防范。驻守通远堡诸臣，凡有朝鲜人前来，令其暂住于边外一处，设人看守，速报盛京，唯恐无谕妄令其进入也。”

第十一册　崇德元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七日，曾命希福领国史院事，四载考绩，以不负委任，恪尽厥职，勤勉可嘉，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世袭照旧。

曾命范文程领秘书院事，七载考绩，以不负委任，恪尽厥职，忠直可嘉，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世袭照旧。

刚林，尔原系白身，命管典籍，五年考试生员，授为举人，命领国史院事。三载考绩，以不负委任，恪尽厥职，勤勉可嘉，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准承袭。

达雅齐，尔原系蒙古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婿，明安贝勒率部来归，尔从之来。又不负委任，恪尽厥职，勤勉可嘉，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塔西海库鲁克，尔原系蒙古察哈尔汗下大斋桑，当察哈尔部尚存时，知其部将败亡之势，携妻孥率先来归，故授为三等昂邦章京，准再袭十二次。

阿斋因获罪革职，以其弟额色仍袭三等甲喇章京职，准再袭二次。

阿赖，尔原系蒙古喀尔喀部人，自喀尔喀携妻来投。受命出使阿鲁部杜棱郡王处，招降其部。复受命出使时，杜棱郡王率部来归。故赐以达尔汉名号，免差徭。自阿鲁部来归之茂明安五贝勒率部众叛逃后，外藩蒙古诸贝勒率兵往追，不获而还。尔阿赖率外藩蒙古兵五百往追，行六月，渡鄂嫩河，追至阿古地方，斩茂明安倡首叛逃贝勒四人，悉获其部众。又获语言不同之喀木尼干部首领哲雷及百人以还。故授为一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六次。

巴特玛，尔原系蒙古察哈尔汗下白身，察哈尔部尚存时，离别兄弟，携妻率先来投。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初八日，萨哈廉贝勒病亟，时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及诸大臣等会商，恐圣汗亲临探视，故遣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国史院学士罗硕奏曰：“古制，凡为人君者，似此疾患之事，向无枉驾亲临之例。且今非昔比，圣汗既受尊号，正大位，古帝王之制，不可不遵。前当萨哈廉病卧之际，汗屡遣近臣往视，络绎不绝，汗亦亲往探视数次，其礼不为薄矣。伏乞圣虑，纳众人之言，嗣后再遇似此病疾，悉免亲临大恸。”圣汗

曰："尔等所谏极是，但我等当初人少时，尚且忧乐与共，况诸兄弟之子皆视我如父，我亦视之如子，子有故，父不往，可乎。时辰不合，倘于黑夜，我亦不往。俟黎明前往也。嗣后，凡未参政幼子及媳妇等有故，听尔众人劝谏。"旨下，三王及诸大臣皆喜。

初九日辰刻，圣汗临视萨哈廉贝勒。入座顷刻，萨哈廉贝勒薨，汗悲恸不已。诸王力劝乃出，坐庭未几，复入跪哭，奠酒三樽，恸哭不止。礼兄亲王劝汗出，跪请还清宁宫，不允，入哭者四，悲恸不已。诸王与固山额真等跪劝曰："圣汗至此已久，兹宜还清宁宫。"午刻，还清宁宫，犹不入室，于庭设帐而坐，茶水不进。礼兄亲王闻之，遣昂邦章京阿山、梅勒章京图尔格依奏言："我等已饮茶水，请汗入清宁宫。"圣汗从其言，于戌刻还清宁宫，辍朝三日。萨哈廉贝勒系圣汗之兄和硕礼亲王第三子也，至是薨，属龙，年三十有三。彼精通满洲、蒙古、汉文义，明达聪敏，掌理礼部事务，于圣汗政事之多有襄助。

初十日，有以新樱桃献汗者，命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国史院学士罗硕、弘文院学士胡球、办理内府事务大臣宁塔海、礼部启心郎祁充格先享太庙，并谕曰："嗣后，凡得新果品、新粮谷，先享太庙，然后进食，着为定例。"

是日，遣额勒肯劳金等八人并跟役八人，拨给库银千两，往边门贸易。

十二日，国人皆传言以童子溶铁铸钟，故民家各匿其子，闭户不令出。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举人恩额德依闻之，谓岂有此例，莫非匪人捏造谣言，奏闻圣汗。圣汗曰："我未尝有旨铸钟。纵铸钟有用童子之例，我岂有行此不仁之举耶。此事，令工部诸臣即速查察。嗣后，凡有传布此等谣言之人，一经发觉，必定杀之。"旨下后，文员召工部承政吴善、祝世荫及启心郎喀木图等至国史院，令传谕国人，速察来报。

十三日，兵部成亲王奉汗命致书驻守盖州诸大臣曰："雅西塔，酌派尔在城内之马兵，尔须亲率满洲大臣四员、蒙古大臣一员前往旅顺口巡查。往返时，务遣人查视海岸有无被弃船只。至南海岸，自红嘴往外查视。自出至归，宜小心防范。着将彼处所设哨探移设于前，两翼亦设人防守。前方两翼，均须设精细之人，从旁密查。倘能预知敌情，于尔等有益也。夜则伪作宿营一处状，天黑后即避宿他处，上弓和衣而卧，妥设堆博。昼行打尖处，务设哨于高处，妥为防御，勿得疏忽。遇敌，则力求生擒。此书一至，即当启程。迨还军后，须遣同行之干练官员一人前来报信。着梅勒章京李世忠、满洲大臣四员、蒙古大臣一员守城，毋得前往。出兵之后，留守诸臣宜妥慎防御。"

第十二册 崇德元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十四日，宽温仁圣汗谕都察院诸臣曰："尔等既职司谏诤，我身有过，或奢侈无度，靡费财货；或杀黜功臣；或逸乐游畋，不理政务；或耽于酒色，不勤国事；或废弃忠良，信任奸佞；或陟有罪，黜有功；凡此种种，一经闻知，即当直谏。至诸王、贝勒及大臣等，如有怠职守，贪酒色，好逸乐，取民财物，抢夺美女；或朝会不敬，冠服违式；或朝参入署，一不称心，托病偷安；凡此种种，均由礼部稽查。倘礼部之人，徇情容隐，则其未尽之事，尔等即应查奏。至六部之事［原档残缺］冤枉，未完之事，诳奏已结者，尔等亦查奏。凡罪人赴部控告，该部王、承政等尚未拟罪审结，又预先赴告于尔衙门者，尔等公议，当奏则奏，不当奏则由尔等议驳之。明国习俗，尔都察院亦通行贿赂之所，尔等当彼此预为防范。再者，尔等若以私仇诬劾，一经查出，唯尔等是罪。此外，所有奏事，是则从之，非亦不加罪，断不令被参者与尔等质对也。至无职庶人，即礼节舛错，亦不必具奏。我国初兴礼节，礼仪多未娴习，尔等当教诫而宽释之。"

十四日，奉宽温仁圣汗谕旨，制定元旦、万寿节朝贺礼。元旦朝贺礼：鸣亮钟时，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以下，众护军以上，列于大政殿。圣汗出，率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首辅大臣等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礼。圣汗自此还清宁宫。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及大臣等复列于大政殿。俟圣汗出，御宝座毕，首由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等行三跪九叩礼，次固山额真等各率本旗行三跪九叩礼。两侧分立满洲、蒙古、汉赞礼官各一，共六员，赞跪赞叩。众人之叩拜排列仪式，着都察院大臣监视。凡无官职及官职低微之人，无论管旗或管梅勒、甲喇、牛录，或在部任职，其坐立之序，均按职务等级入朝；官高而职务低微，则按其官衔品级入朝。闲散官员，亦照其品级。圣汗诞辰朝贺礼：日出之前，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集北辰殿排班毕，圣汗出，御宝座。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俱按品级排班，先满洲，次蒙古，三汉员，依次行三跪九叩礼。每遇圣汗喜事，亦照此行礼。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集。侍卫等亦照元旦编班，各依次入朝。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等日，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于日出前齐集崇政殿，依所编班次排列毕，圣汗出，御宝座，听臣工奏

报所办之事及所断之案。

奉圣汗谕旨，制定汗之福晋、女儿格格、女婿名号，并定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之妻、女儿、女婿之名号。汗之清宁宫正宫大福晋为国君福晋、东关雎宫福晋为东大福晋、西麟趾宫福晋为西大福晋、东衍庆宫福晋为东侧福晋、西永福宫福晋为西侧福晋。汗之女称固伦格格，婿称固伦额驸。其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之女，若蒙圣汗养育下嫁，仍称固伦格格，其婿亦称固伦额驸。和硕亲王嫡妻各一人，称和硕福晋，余妻称少福晋；其女称和硕格格，婿称和硕额驸。多罗郡王嫡妻各一人，称多罗福晋，余妻称少福晋；其女称多罗格格，婿称多罗额附。多罗贝勒嫡妻各一人，称多罗贝勒福晋，余妻称少福晋；其女称多罗贝勒格格，婿称多罗贝勒额驸。固山贝子嫡妻各一人，称固山福晋，余妻称少福晋；其女称固山格格，婿称固山额驸。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收养之女及婿，亦从其养父名之。

奉圣汗谕旨，制定元旦向国君福晋叩贺礼、迎送下嫁他部诸格格礼及嫁娶聚宴礼。凡国君福晋、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迎送聘与外藩各部为宾客及诸格格，亲王、郡王之福晋及多罗贝勒之福晋均应前往。倘国君福晋不便前往，则亲王、郡王、多罗贝勒之福晋应候旨前往，酌带随侍妇人。元旦朝见国君福晋礼：固伦格格各带随侍妇人五；和硕亲王嫡福晋各一人，各带随侍妇人四；多罗郡王嫡福晋各一人，各带随侍妇人三；多罗贝勒嫡福晋各一人，各带随侍妇人二；固山贝子嫡福晋各一人，各带随侍妇人一。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多罗贝勒格格、固山格格聚会朝见，亦各照其母之例，携带随侍妇人。固山额真之妻、六部承政之妻等，孑身朝见。行三叩首礼时，每次各行万福礼三次，叩拜一次。若于嫁娶处相见，所带随侍妇人仍照此例。其余随侍妇人应留他处，不得随入朝见所，是因朝见之所不能容[①]，故厘定从简。

奉圣汗谕旨，制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所用帽顶、金佛头、腰带品级，并定和硕福晋、多罗福晋、多罗贝勒福晋所用帽顶、金佛头、簪子、项圈品级。和硕亲王之帽顶嵌东珠八，前金佛头嵌东珠四，后金花嵌东珠三，带板四嵌东珠四金镶玉朝带；多罗郡王帽顶嵌东珠七，前金佛头嵌东珠三，后金花嵌东珠二，带板四嵌绿松石四金镶玉腰带；多罗贝勒帽顶嵌东珠六，前金佛头嵌东珠二，后金花嵌东珠一，带板四嵌宝石金镶玉朝带；顶式，连托共三节，均嵌宝石。诸贝子之帽顶嵌东珠五，前金佛头嵌东珠一，后金花嵌东珠一，带板四嵌蓝玛瑙四金镶玉腰带。顶式，

签注：① 谨思，此 šolo akū，盖不能容纳之意也。

连托共两节，均嵌宝石。和硕亲王嫡福晋各一人，其帽顶、大簪、金佛头及项圈上各嵌东珠八，少福晋之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七；多罗郡王嫡福晋各一人，其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七，少福晋之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六；多罗贝勒嫡福晋各一人，其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六，少福晋之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五；固山贝子之嫡福晋各一人，其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五，少福晋之帽顶、大簪、金佛头、项圈上各嵌东珠四。顶式，顶垂嵌宝石，均仿照其夫。自和硕亲王、和硕福晋以下，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不得用五分以上之东珠。其衣服、马鞍、辔头、马鞧、翎管、坐子，有效上越分备用五爪龙、凤凰、黄缎者，概行禁止。不得穿用黄衣，倘有已制成者，俱令拆毁。上述各项，倘有效御用式样仿造者，着严行禁止。若有欲取衣冠、披领式样者，准其取之。

奉圣汗谕旨，制定诸臣顶戴品级。超品一等公，金顶嵌东珠一，金镶玉腰带；世袭公、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六部承政，金顶嵌各色宝石，圆带板镀金腰带；梅勒章京、护军纛章京，银顶镀金嵌水晶，方带板镀金錾银腰带；甲喇章京、护军甲喇章京、六部参政，银顶镀金，方铁镌花镀金腰带；牛录章京，镌铁花镀金圆带板腰带；侍卫、什长、蓝翎，镌铁花镀金两带板腰带。又都察院、蒙古衙门各执事但未计品级者，其顶子、腰带品级，候旨定夺。超品一等公，金黄伞一、豹尾枪二、小旗六、红帽引路夜捕手二人；末等公、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金黄伞一、小旗六、红帽夜捕手二；梅勒章京、护军纛章京，小旗六、红帽夜捕手二人；甲喇章京，小旗四；牛录章京，小旗二。凡遇外出，照此携行。若在村街，头等公，携红帽夜捕手二人、随从十人；末等公、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携红帽夜捕手二人、随从六人；梅勒章京、纛章京，携红帽夜捕手二人、随从四人；甲喇章京，携随从四人；牛录章京，携随从二人。

十四日，由盖州遣书曰："四月二十四日，正蓝旗下齐尔格申、汉人张千总二将，曾率满洲五人、汉人五名共十人，蹑逃人踪迹至海岸。时遇我逃人七名，有船来迎，齐尔格申我涉齐胸深水射之，毙船中执鸟枪者一人及为首逃人一名。其被擒备御言：山东新任元帅陈洪范，将统兵十万、船四百只来旅顺口、北汛口、通江三处城中驻扎等语。所获船中，加之被擒备御共八人及我国逃人七名，二人中箭死。遂解其余十三人来，即交兵部衙门。"

十四日，奉圣汗谕旨，先是，自昂邦章京以下，拨什库以上，俱照品级止免其壮丁官粮，至修筑城池等杂差仍令应役。兹以圣汗正大位礼，自公及昂邦章京以下，小

拨什库及一切在官人役并兵丁以上，俱照品级免其壮丁差徭：超品头等公四十八丁，三等公四十丁，昂邦章京三十二丁，梅勒章京二十四丁，甲喇章京十六丁，牛录章京八丁。有官职之人，俱照官职品级免其丁役：无官衔固山额真、承政，其未获罪者各免九丁，获罪者各免六丁；无官衔梅勒章京，其未获罪者各免六丁，获罪者各免四丁；无官衔参政、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其未获罪者各免四丁，获罪者各免二丁；文馆三衙门大学士，各免三丁，文举人各免四丁；在部笔帖式、小拨什库及各牛录小拨什库，各免二丁；护军亦照小拨什库之例，各免二丁；兵丁、银匠、铁匠及一切在官人役，皆免一丁。一切官差，概行免之。

十五日，改安州为开城门。

第十三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五月至六月

第十三册　崇德元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六日，奉圣汗谕旨制定："看守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府之门，除内府值班人外，不得妄留旗人聚会，皆集于外门。若有事进，须由值班人转报，俟获准后方可入内。如不候准令，随意进入，则照会典治罪。又定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礼。凡亲王，由各旗官员自固山额真以下，牛录章京以上，皆齐集，行二跪六叩礼；郡王，则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二跪六叩礼。至看守多罗贝勒府之门，止守其外门。若有事进，经报获准后进。至多罗贝勒生辰及元旦，止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一跪三叩礼。叩拜时，倘有无事在家不来叩拜者，罪之。凡经过亲王、郡王、贝勒府门首时，若系乘马坐车之人，下地而过。此事着守门值班大臣稽察之。至钦差大臣、侍卫等出入，前已颁书制定矣。"

十七日，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至。该员率甲兵一百二十人，进明界义州以内地方，获汉人四，杀其三，解其一而来。途中复获我国逃人三解至。

是日，遣前锋章京苏勒德依、布彦率每旗护军十人往迎邦孙、达代。将行，召苏勒德依、布彦及黄旗下古鲁古德依至内廷，谕之曰："尔等照邦孙、达代所行之路前往，沿途务须妥慎防范。若于兴安相遇，彼等每旗所剩价银在万两之上，则古鲁古德依携土默特部为首大臣之属下人及其银主往归化城。若愿交易，则俟交易毕，即行返回；不愿交易，则将其银留彼而还，以后再往取之。银若无剩，则无须前往。若途中不遇，则直抵彼处，俟与之交易毕，即行返还。来往途中，习射一事，仍勿遗忘。"

十九日，初祭萨哈廉贝勒。时备办塔、塔子[①]、楼子、佛花、幡、纸钱、纸锞等一应祭物，悬挂四周。圣汗及诸王、文武各官皆往，班列两侧毕，汗跪，奠酒三杯，恸哭益甚。圣汗及诸王大臣等皆跪，令读册文，追封萨哈廉贝勒为和硕颖亲王。册文

签注：① 谨查，tase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曰："崇德元年五月十九日，汗制曰：尔萨哈廉乃我兄之子，掌理秩宗，赞襄政务，效力国家，厥勋甚茂。爰仿古制，追封尔为和硕颖亲王，俾功名垂于万世矣。"汗复痛哭一次，命收所备办一切祭物毕，圣汗复率众跪，命宣读诏文。其文曰："大清国和硕颖亲王萨哈廉，尔生于甲辰年五月二十五日，薨于丙子年五月初九日，年三十有三。尔之汗叔养父及众兄弟同将一应祭物备办俱全，于五月十九日以孝礼祭葬。"遂命将旗、伞抬入衙门内，分翼排列毕，和硕肃亲王率瓦克达、尼堪、马占、穆尔祜等四贝勒，引对子马及驮物驼只绕行一周，请出尸位，安放床上毕，圣汗复跪痛哭，举酒三奠，入哭者四五次。时所集众人无不哭者。于是，命礼兄亲王先归第，圣汗乃还清宁宫。

二十日，圣汗为舒和硕礼兄亲王、和硕成亲王之忧，偕二亲王往浑河捕鱼。渔毕，以所得鱼尽散给察哈尔蒙古新附各官及新附各汉官，宴毕还宫。

是日，驻守岫岩正黄旗下尼雅汉、镶蓝旗下锡翰率本城七十人往海边哨探，遇明军二百，败还，一人被杀。以此之故，各鞭一百、贯耳鼻，革尼雅汉牛录章京职，自驻防处解还。

二十一日，以辞行礼，赐巴勒达察、达代、雅勒古里三大臣，各马一、蟒缎无肩朝衣一、绸袄裤一、加袜夹缝绿斜皮靴一双、无毛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平雕带板腰带一、备有平雕辔鞦彩绘鞍、备有鞍笼红毡马韂、缎一、缎裙一、毛青布十、棉线五把、针五十、包头三、衣里二、梳篦四、匣子一、烟十五刀、平雕钉七个饰件插箭撒袋一、角一对、汉人男丁二；罗奇达，蟒缎无肩朝衣一、缎长袄裤、加袜夹缝绿斜皮靴、无毛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平雕带板腰带、备有平雕辔鞦彩绘鞍、备有鞍笼红毡马韂、缎一、缎裙一、毛青布十、棉线五把、梳篦四、匣子一、针十、包头三、衣里二、平雕钉七个饰件插箭撒袋、角一对、烟十五刀；第二等八人，各镶袖领缎袍一、翠蓝布袄裤一、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平雕带板腰带一、加袜股子皮靴一双、缎裙一、毛青布七、针五十、线五把、包头三、衣里二、梳篦三、烟十刀；第三等四十八人，各镶妆缎领袖毛青布袍一、布衫、裤一、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光洁腰带一、缎一、毛青布七、烟五刀；阿本，备有平雕辔鞦暖木鞍、备有鞍笼红毡马韂、角一对。

二十三日，驻守岫岩之嘉木孙、哨探队首海达获三汉人送来。

二十四日，吴巴里参将，尔原系喀喇沁部布彦贝勒下人，布彦贝勒知蒙古国政日衰，欲来归我，遣尔为使，与我盟誓。又往征东揆时，不违我谕，率喀喇沁部至约定之地会师。后又召布彦贝勒之子毕喇希台吉率部众来归。是以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是日，遣黑龙江路来贡貂皮大臣巴勒达齐额驸还，以送行礼赏汉人男丁二、蟒缎服一、白翠蓝布朝衣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及插有弓箭雕花撒袋。

是日，佟阿图牛录下蒙古人和托依曾逃往明地，第四年携三马逃回时，途中倒毙一匹，携其二匹至。

是日，郑亲王下墨尔根侍卫所管名曰定山屯之村北，清晨，有二岁鹿歇立，村人见之，来告千总张英太、范济武。二千总率步兵二十人围其鹿，擒获以进。圣汗即交郑亲王养之。

二十五日，奉圣汗谕旨，吏部和硕睿亲王定各任事官员品级：都察院承政、蒙古衙门承政、白奇超哈额真，为昂邦章京品级；文馆三衙门大学士、防守盛京城汉军主将、噶布什贤超哈侧翼所设大臣，为梅勒章京品级；都察院参政、文馆三衙门学士、六部满洲启心郎、蒙古衙门参政、噶布什贤超哈旗所设官员、白奇超哈侧翼所设官员、援兵侧翼所设官员，为甲喇章京品级；白奇超哈旗所设官员、援兵旗所设官员、防守盛京城满洲官员、防守盛京城汉官、蒙古衙门旗下所设官员、各路城守官员，为牛录章京品级。所有编定品级之官员，其官职高者，依其官职之品级；官职低者或无官职者，着照编定之品级。六部汉启心郎、赞礼六人，为牛录章京品级，无小旗及随从人役。各部参政、文馆首领、启心郎，凡出兵或受命外出，若为统兵之员，照其所司品级用旗；若系非统兵之闲散官员，则照其官职品级用旗；无官职者，不得用旗。

奉圣汗谕旨，吏部和硕睿亲王制定免级官员顶戴服色：正黄旗下额尔克戴青系三等昂邦章京，阿哈廉系三等梅勒章京，呼尔汉系三等甲喇章京，尚喜系牛录章京，巴特玛系牛录章京，坤系半个牛录章京，刚济纳系牛录章京，哈玉系半个牛录章京，额塞依系三等甲喇章京，额齐尔系三等梅勒章京，扫尔噶系三等甲喇章京，额勒必赫系头等甲喇章京，乌尔齐海系牛录章京，雅海系牛录章京，舒舒系牛录章京，觉霍托系半个牛录章京，阿海之父阿邦系牛录章京，肯哲系牛录章京，伊勒杜齐无官衔而掌护军甲喇章京任，萨毕系牛录章京，度敏系牛录章京，阿勒久系牛录章京，尼雅汉系牛录章京，明贵系牛录章京，苏默尔塔布囊系牛录章京，乌贤达礼系牛录章京，门都系牛录章京，达巴海系牛录章京，多多惠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双宁阿系代子兼工部副章京，瓦色系三等梅勒章京，色棱系牛录章京兼户部参政；镶黄旗下察喀尼系三等昂邦章京，巴西塔系三等昂邦章京，鄂诺依系二等甲喇章京，福喀系一个半牛录章京，叶尔苏系牛录章京，雅塔礼系牛录章京，古纳岱系三等梅勒章京，苏兰系牛录章京，佟克申系牛录章京，古纳禅巴图鲁系牛录章京，玛勒虎纳系牛录章京，辛台系三分之一之半个章京，夸克塔喀系三等牛录章京，岱木阿系牛录章京，雅尔布系牛录章京，

博依浑系牛录章京，穆克吞系牛录章京，昂金系半个牛录章京，济布楚系半个牛录章京，博琫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奈玛岱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巴雅尔在蒙古衙门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特木鲁系代子兼户部参政，巴雅喇系牛录章京，僧格系牛录章京，赛木布鲁系牛录章京，蒙古尔岱系牛录章京，哈喇尔岱系牛录章京兼兵部参政；正红旗下霍勒博恩系三等公，额里和系牛录章京，博第松系二等甲喇章京，依哈里巴图鲁系三等甲喇章京，尚间豁洛系三等甲喇章京，楚库巴图鲁系牛录章京，佟阿图巴图鲁系牛录章京，和叶讷系牛录章京，雅玛善系牛录章京，方金系代子兼兵部参政，海萨海系牛录章京，色黑系半个牛录章京，惠山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布丹系三分之二之半个章京并掌护军甲喇章京任；镶红旗下雅尔喀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并兼户部参政，爱达干系三等甲喇章京，伊喇海系半个牛录章京，和尔苏系半个牛录章京，根忒依系三等甲喇章京，苏必达系牛录章京，特金系牛录章京，查塔海系牛录章京，布唐古系牛录章京安泰系牛录章京，乌颜岱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莽苏尔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正白旗下光台系三等公，噶尔玛僧额系二等昂邦章京，福禄系牛录章京，喀木胡系半个牛录章京，佛索里系半个牛录章京，礼发纳系牛录章京，精珠系一个半牛录章京，素额图系牛录章京，济尔盖之母姑系牛录章京，尚济图系半个牛录章京，萨木哈巴图鲁系牛录章京，拜音察里系半个牛录章京，索儿敏系牛录章京，伊色库系牛录章京，盖赖系牛录章京，阿尔济纳系半个牛录章京，伯希系半个牛录章京，呼西塔系半个牛录章京，乌台系代子兼工部参政；镶白旗下额必隆系三等昂邦章京，阿玉希系三等昂邦章京，索尔果系三等甲喇章京，噶斯哈系三等甲喇章京，德克德齐系牛录章京，道里喀系牛录章京，额赫凌滚系牛录章京，罗和系牛录章京，巴党阿系牛录章京，古英系牛录章京，哲斯胡里系牛录章京，阿玉希系牛录章京，索依孙系半个牛录章京，硕哈系牛录章京，陶海无官衔兼掌牛录章京任；正蓝旗下搜根系牛录章京，胡希木系牛录章京，张山系牛录章京，阿布岱系牛录章京，萨哈廉系牛录章京，克西图系牛录章京，诺罗布系半个牛录章京，乌鲁喀系半个牛录章京兼户部参政，阿济图无官衔兼掌牛录章京任，布尔特恩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镶蓝旗下鄂特浑系牛录章京，瓦色之子齐塔特系牛录章京，莽果之母系二等甲喇章京，纳岱之妻系牛录章京，青嘉努之妻系牛录章京，玛克图系牛录章京，鄂礼喀无官衔而掌护军甲喇章京任，布舒库无官衔而掌护军甲喇章京任，席特库系牛录章京，席尔泰系牛录章京，倭和巴图鲁系牛录章京，孙塔系牛录章京兼户部参政，图希屯系牛录章京，达兰系三分之二牛录章京，阿雅克塔系三分之一牛录章京，希布海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罗洛系代子兼户部参政并掌甲喇章京任，托米善系代子兼工部参政，蒙古尔岱系

代子兼掌护军甲喇章京任，孟格依无官衔而掌牛录章京任。以上诸免级官员，其免级为圣汗、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差遣者，不计其官，但按其承品级束带。若因年幼免级之幼童，俟其成年后，按品级备办；若因老弱免级之官员，独其顶戴仍按品级备办；代子若有在各部任参政者，止准用其顶戴；其免级为什长者，仍按什长品级；为护军者，仍按护军品级。均不许用旗、伞及随从人役。

第十四册　崇德元年五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六日，奉圣汗谕旨，文馆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及学士罗硕并詹霸、罗绣锦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府门外立桩，以示乘马坐车之人到此下马、下车。和硕亲王府门各四十根，多罗郡王府门各三十根，多罗贝勒府门各二十根。

是日，先是，圣汗以即大位礼，自公、昂邦章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员，均连丁免徭。至是，众官员入清宁宫院内谢恩，行三跪九叩礼。

是日，奉圣汗谕旨，文馆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罗硕以及詹霸通报，以大凌河各官为七部承政：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姜新为礼部承政、祖泽润为兵部承政、李云为刑部承政、裴国珍为工部承政。

二十八日，昔镶黄旗下诺木齐同扎富尼等往征瓦尔喀，私取所获貂皮、猞猁狲皮、黄鼠狼皮、灰鼠皮、貉皮、水獭皮，为其家岳皮匠首告。法司审实，准首告者离其主，诺木齐鞭八十二、贯耳、籍其俘获、罚银九两、罢管牛录、不准其升级。此次镶蓝旗下道兰亦同往，时将其甲交付镶红旗所得虎尔哈人驮载，以潜行转移皮桶、貂皮，为前往搜索之镶红旗纳尔赛牛录下笔帖式胡西里拿获，告法司审实，道兰鞭一百、贯耳鼻、罢管牛录。

二十八日，昔镶蓝旗下席尔泰戍守宁古塔，私娶降民之女为妻。至盛京后，兵部查点数目，不行申报，分与正蓝旗时，方言此女系其所娶，行抢争斗，殴笔帖式。法司审实，鞭一百、贯耳、革牛录章京职。

二十九日，额驸恩格德尔病故，以其子额尔克戴青袭三等昂邦章京职，准再袭十二次。额尔克戴青袭其父昂邦章京职后，额尔克戴青之三等甲喇章京职以其弟琐尔哈袭替，世袭照前。

是日，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以赐伞、旗等仪仗入清宁宫院内，向汗行三跪九叩礼。次各官欲谢恩，礼部官员奏圣汗曰："文武各官以赐伞、旗等仪仗，

欲叩头谢恩，若俱入清宁宫院内行礼，官员甚众，恐难容纳。”两侧诸王对曰：“实难容纳。梅勒章京以上各官至御前行礼，甲喇章京以下各官于大清门外行礼，若何。”圣汗谕曰：“如此行礼，素不合我意。唯获罪官员，方在外遥拜。岂可因不能容纳遽令其于大清门外行礼耶。着俱令入宫行礼。”于是，各官入宫行礼。先公、昂邦章京、承政、梅勒章京，行三跪九叩礼；次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叩谢；三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率众汉官仍照此例叩谢。

是日，宽温仁圣汗谕曰：“凡行兵时，毋得喧哗，毋离旗纛。驮包倾斜，如需整理，旗俱停止，以待整理。兵进后，倘有一二人离队抢掠而被杀，即以其妻子为俘，并罪其管辖之主将。勿毁庙宇。再，勿妄杀行人，唯拒者杀之，其顺者养之。勿解俘虏衣服，勿离散人夫妇。即不可为俘之人，亦不准解其衣服，加以侵犯。勿淫人妇女。勿令俘虏看守马匹。往取粮时，倘一二人擅往而被杀，则与离队抢掠罪同。再者，勿食熟粮，勿得饮酒，盖因前次出征时，见我军滥食情形，今闻皆已下药也。若违此令，即行正法。”

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勒登获罪，解固山额真任，以图尔格依为固山额真。时汗谕之曰：“尔图尔格依兄弟三人，均为固山额真，后皆获罪，今授尔为固山额真者，非尔兄弟之故，是尔有能也。嗣后尔等若不竭力勉为，则用他人也。”革伊勒登梅勒章京职，解其固山额真任之缘由：先是，诸亲王、郡王为旗纛事，遣各固山额真入奏圣汗，还告诸王毕，将出，伊勒登谓众固山额真曰：“尔等视王事为下，视尔等之事为上乎，为何拂衣而去耶。”又诸固山额真坐于大清门外，伊勒登复曰：“诸王贬尔等诸固山额真，谓不及古之大臣。”又诸王复以旗纛事，遣杨古利额驸及图尔格依奏圣汗时，众固山额真谓伊勒登曰：“尔兄系获罪之人，不宜前往。”伊勒登以之告诸王曰：“众固山额真言不宜遣图尔格依。”又众固山额真复入王府，肃亲王曰：“伊勒登，当劝尔勿违父命时，尔言父既故，戕之何为。”言毕将出，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曰：“尔伊勒登声言无此事乎。时我与阿山俱在也。”伊勒登曰：“尔等可恶，皆欲加罪于我也。”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拜音图阿哥、谭泰、叶臣、阿山、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以此言首告，审实，以伊勒登谗谤诸王及众固山额真，革梅勒章京职，解固山额真任，罚银百两。又以伊勒登述诸王有众固山额真不及古之大臣之言，问额驸达尔汉，达尔汉曰：“王曾对伊勒登与我二人言之是实。”俟伊勒登出后，复云：“王独对我言之。”达尔汉额驸言语反复，坐以应得之罪。又图尔格依入奏圣汗毕，回时，伊勒登告之曰：“诸固山额真言尔乃获罪之人，不当往。”图尔格依曰：“果尔，可将尔此言往法司对质。”于是，责图尔格依曰：“诸固山额真岂有令尔往法司对质之言耶。尔欲对质于法司，

出言滋事，欲何为耶。”遂罚图尔格依银五十两。

圣汗以发兵征明御翔凤楼下，召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和硕肃亲王、和硕成亲王，出征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超品一等公杨古利额驸、固山额真拜音图阿哥、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依、费扬古阿哥、达尔汉额驸及不出征之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分翼坐定，谕之曰：“尔出征王、贝勒、大臣等，凡师行所至，宜公同商议而行，毋得争执。尔诸臣等，其敌之残破城池及我兵前已攻克之良乡、固安县等城，如欲进攻，相度可攻则攻，不可攻则勿攻，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窃窃私语，谓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等语。对其事后而谓曾有是说者，我将不信之，且前已严禁之。即众人计议后犹有争论不决之处，亦毋得违背武英郡王之言。据我观之，凡人进兵时，始慎终怠，故有疏虞之虑。能于此处常念不忘，庶乎其可矣。再者，于我国新附之人甚多，前征大同、宣府时，各牛录分取男妇牛只，因诸将相争，以致所得不均。此次若多有俘获，每牛录分取人三对、牛二头。其附属满洲牛录之诸蒙古贝勒所领内外蒙古新编牛录，亦照此分取。若无所获，则不得分取。又众军士以所获之物谄媚本主，不得滥行收取，务与从征者均分之。其所取之物，不过金银、缎匹及堪用美衣而已。再者，前往大同时，察哈尔部土巴济浓尽率部众驻彼，时命尔武英郡王往取，而师行甚缓。此次勿再缓行。又彼处明军若出城郊战，破之甚易。昔往征时，蒙古俄齐尔桑、巴图鲁詹、多尔济额驸曾率数人，击败自宣府所出兵五百人。以此告知尔等者，盖欲使尔等知其大略也。（原注：俄齐尔桑系扎鲁特部贝勒，巴图鲁詹系翁牛特部白身，多尔济额驸系蒙古乌拉特部贝勒。此三人皆为圣汗近侍。）至后所遣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甲兵一人，令往解送俘获，入明外境抵长城后，即令之还，勿以俘获少而不令还。俘获虽少，岂有不得一万之理耶。我国有万名俘虏进入，何曾有之。”

三十日，圣汗遣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一等公额驸杨古利、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谭泰、叶克舒、叶臣、阿山、图尔格依、宗室费扬古、达尔汉额驸等往征明国。卯刻，圣汗出抚近门，列大驾卤簿，吹喇叭、唢呐、海螺，诣堂子，行三跪九叩礼。而后至堂子外，以出征所携护军八纛列于前，鸣磁海螺及喇嘛号筒，拜天，行三跪九叩礼。阿礼哈超哈、大护军、白奇超哈、蒙古兵、汉军于盛京城西演武场，分左右两翼列队。圣汗亲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出征。圣汗往时，列队诸臣、军士等皆跪迎汗经过。汗御行幄，召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及固山额真等，谕之曰：“有遗忘者乎。”出征王、贝勒奏曰：“并无遗忘。”遂鸣炮三，大军启程。

第十五册 崇德元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自六月初一日起记录之档。奉圣汗谕旨，定祭太庙、福陵典礼。除夕，圣汗亲往太庙，上香举灯致祭；遣员至福陵，刑牛羊致祭。七月，圣汗亲往各庙，刑牛羊致祭；遣员至福陵，上香举灯致祭。清明节，汗亲往福陵，刑牛羊致祭；遣员至庙，上香举灯致祭。圣汗诞辰，遣员致福陵，献酒果，上香举灯致祭，并于庙内上香举灯。太祖、太后忌日，圣汗着素服，出大清门，不鸣锣鼓，不作乐，不事刑赏，不杀生，文武各官俱着素服入见汗，不奏事，特遣勋旧首辅大臣一员往福陵致祭，只备香、灯、酒果等祭物。祭文曰："某年某月某日，孝子敬遣重臣，敢昭告于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圣汗父、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我圣汗父、福晋母之忌日，追念恩德，不胜伤悼。敬谨致祭，伏乞上餐。"

是日，正黄旗下牛录章京陶济病故，因其仅有来归之功，无子嗣承袭，注销其牛录章京职；镶蓝旗下牛录章京叶赫病故，因无应袭之人，注销其牛录章京职，并注销其二人敕书。

是日，圣汗敕谕塔赖之子穆章曰："以尔父年高嗜酒，故将二旗并为一旗。尔穆章当孝敬父母，两旗人有贫有富，凡赋役宜均平。我于尔父子，原无分别也。不敬父母，更敬何人。凡物皆可求而有之，父母焉可得之。"

是日，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疏言："都察院承政张存仁谨奏于宽温仁圣汗：臣自大凌河偷生改节，乐归汗者，思之久矣。因在明朝，不得见君颜。在明国，奸臣甚多，臣虽官至副总兵，素志莫展。闻我国兵力强盛，汗聪慧睿智，故决意来归，欲辅圣主，创立大业，以抒臣二十年未伸之志。故自入国以来，留心揆度，凡人之贤奸，事之可否，宜兴之利，宜除之害，臣俱经筹划，唯汗未即用臣，臣亦未敢越位妄言。今蒙汗仁爱，令司言职。臣思汗初设此衙门，臣亦首任承政，嗣后，如臣正直，后人必有过于臣之正直者；若臣邪佞，后人亦有更甚于臣之邪佞者，臣若以忠心为主效力，后人亦以忠心为主效力也。前日，臣闻圣汗颁谕，忧喜交集。臣所喜者，得居喉舌之地，以展素志。幸圣汗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他日功成名就，亦得名垂史册，喜无超乎斯者。臣所忧者，国人皆相逢迎，臣独直戆，国人皆相蒙蔽，臣独无隐。国人见不平之事，置若罔闻，恐遭祸患，相率趋避，唯臣低眉谄世，以全躯保位，虽不大失本心，却大负圣汗之鸿恩也。今于受命之际，若不直陈明言，一旦用臣之心、行臣之事，人

不敢言者而臣言之，人畏惧不敢更张者而臣更张之，则举国之人，必欲加害于我。圣汗明鉴若日月，实臣之万幸也。若圣汗因众口而致疑曰：举国皆如此，而张存仁独如彼，岂有众人皆非而张存仁独是之理等语。虽蒙汗恩不加杀戮，亦必贬斥也。彼时，臣志不得遂，事不能终，身败名裂，虽生犹死矣。每念及此，不胜忧虑，伤心泣血。倘臣亦随众然诺，不招是非，其事甚易；发奸擿伏，仗义直陈，其事甚难，臣岂愚人乎。何故不为其易而为其难耶。果尔，则不能尽职也。今臣既受斯职，愿披肝沥胆，为圣汗克成一事。伏乞圣汗熟虑之。臣以三死许国。若臣不实心任事，怠忽从事，知情不报，苟且搪塞，请以负君之罪诛臣，此其一也。设臣借汗公务以行私，顾瞻亲朋私情，贻误国政，请以欺君之罪诛臣，此其二也。设臣贪财纳贿，私家利己，请以贪赃枉法之罪诛臣，此其三也。若臣不犯三事而遭奸佞诬陷，愿圣汗明察，请断佞人之首以戒谗嫉。”圣汗览奏毕，曰：“此奏或有所指，但我素不信谗毁之言。我所言者乃我所知者，向不轻信从旁诬陷之言。我之所行严正，必有大福，诸臣皆蒙恩泽。虽有奸邪之人，孰能售其谗哉。”

是日，赐喀喇沁部布尔噶都以戴达尔汉名号，授为昂邦章京。布尔噶都原系蒙古国喀喇沁部管固山事贝勒。蒙古国乱，自本地身先来归。随征北京为向导，入明边后，以导引有方，令驻守归顺之罗文峪城。时明国吴副将、丁副将率兵三千来战，击败之，余骑奔入一堡，次日攻克之。是役也，擒获丁副将及官五员来献。又攻克一堡。察哈尔兵至，夺土默特部西兰图所属人畜而去，追击之，足被创。又率本部人来归，是以赐戴达尔汉名号，授为一等昂邦章京，准再袭十四次。

绰斯喜之父卓勒毕泰，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贝勒。蒙古国乱，遣人求降。后尔父为察哈尔执往，未往寻父。我征北京时，携妻孥来归，是以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五次。

毕喇希，尔父布彦贝勒，原系蒙古喀喇沁部执政大贝勒。蒙古国乱，来归于我。尔父殁后，尔毕喇希率本部兵征东揆，又率尔部众来归，是以授为三等昂邦章京，准再袭十二次。

额墨勒齐，原系蒙古喀喇沁部白身，与戴达尔汉一同来归。又征北京时，导我右翼四旗兵入边，是以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喇思喀布，原系蒙古喀喇沁部管固山事贝勒，蒙古国乱来归，率所部兵征东揆，又率尔部众来归，是以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初四日，赐阿赖达尔汉招降而来之喀木尼干部人叶雷通善[①]蟒缎无扇肩朝衣一、缎

签注：① 谨查，tungšan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袄裤、缝绿斜皮带衬袜皮靴、大缨细凉帽、系手帕并荷包平雕腰带、彩绘鞍辔一、带鞍笼红毡马鞯、插有弓箭之平雕撒袋弓套，赏其二妻，俱照其夫之数；赏其一女镶妆缎领袖毛青布夹袍一。二等九人，各赐镶缎领袖缎夹袍一、翠蓝布衫裤各一、带衬袜股子皮靴一双、系手帕并荷包亮甲叶腰带一、大缨凉帽；赏其妻八人，各毛青布捏褶女朝服衣、缎披肩、缎捏褶女朝褂、翠蓝布衫裤、大缨凉帽。三等八人，各赐镶妆缎领袖毛青布夹袍一、翠蓝布衫裤、带衬袜股子皮靴一双、大缨凉帽一、系两条手帕之甲叶腰带。

初五日，遣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苏达喇、努山、鄂硕、卦尔察、席特库等，率甲兵一百一十八人往明国沿边蹑踪。和硕成亲王引硕翁科罗巴图鲁、苏达喇、鄂硕、卦尔察、库特库谒上。圣汗坐清宁宫中间窗前榻上，谕之曰："明国闻我兵往，必来边外哨探。尔等当慎密潜行，从尚涧池、锡拉旷野、敖汉城南至苏布迪杜棱城。自彼令卦尔察、席特库领兵往察罕城侦探。尔等此去，若得明兵向外踪迹，则视其踪迹酌派人随后追之。不论得否，约地令彼来会。往各处之人，倘若遇敌，不可自敌窜走处骤回，必视敌所向，星夜远追，堵其必经之路。敌兵昼行，必遇而执之矣。还兵之时，可从去路之北边而来。再，尔等往返，昼间有备，即遇敌亦无可惧。唯恐日间秣马歇息之际或夜间弛备之时，敌兵来攻。尔等当小心防范。尔成亲王将此缮书交彼赍往。"又谕苏达喇曰："尔系获罪之人也。凡获罪之人尝怨不为任用，然一经任用又不思克勤效力。尔前次去时，他旗马匹并无倒毙，唯尔二旗马匹因围猎而倒毙近二十匹。又，尔甚贪肉，前于十方寺杀肥野猪，不进而食，贪婪更有甚于此者乎。此行虽远，我之此言，皆为尔也。"退朝后，和硕成亲王致书硕翁科罗巴图鲁曰："尔等于往返之路，应小心防范，务遵圣汗之谕而行。再，尔等知行军规矩，我所言者，唯夜间宿营，日落前炊饮毕，佯作就地宿营状，待黄昏后，即离所炊处，至十里外宿营。深恐尔等怠于此事，以为敌兵不能至此，即于昼间下马处宿营。夜间勿卸弓，勿解衣，马必备鞍。"

第十六册　崇德元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六日，诸和硕亲王、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俱着朝服入大清门，分左右两翼排班毕，圣汗入崇政殿升座，命和硕豫亲王管礼部事、和硕肃亲王管户部事，二王行三跪九叩礼。圣汗颁谕，令诸王大臣等皆坐。旋命大学士希福、刚林传谕诸臣曰："如有

国事，即行具奏。”诸臣对曰：“无事奏闻。”圣汗遂还清宁宫。

初六日，圣汗谕曰：“初我国之人，未谙典制，无论言语书词，不分上下尊卑。今阅古制，凡上言下对，各有分别。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别。嗣后，凡其文上报，达于汗者，谓之‘具奏圣汗’；达于亲王、郡王、贝勒者，谓之‘启’；达于大臣者，谓之‘呈’。汗之所言，无论书之言之，俱谓之‘上谕’；凡汗出言，谓之‘降旨’；臣工对汗问答，谓‘奏言’。各库分称‘银库、财库、粮库’。桥谓之‘市井’，铺子谓之‘商家’。各地所用牲畜，谓之‘户部牧养畜群’。校场谓之‘演武场’。‘沙金’者佛法也，嗣后，勿称之为沙金，以我国语称之为‘发芬’。至大臣等，勿谓之‘有职者’，称为‘官员们’。‘道喇密’一词为蒙古语，嗣后，无论书之言之，概禁用‘道喇密’一词，皆用‘阿尔胡达密’一词。外藩归降蒙古使者，勿称‘额儿钦’，若来进牲畜财物，即称之为‘来朝进牲畜财物’；若来告事，则谓之‘来奏言’。内外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互派之使者，则谓之‘额儿钦’，亲王、郡王下遣使者往贝勒、贝子等处，亦谓之‘额儿钦’。未封王之大小贝勒、贝子等之使者，若来亲王、郡王处馈送诸物，则不称‘额儿钦’，谓之‘馈送之人’。”

圣汗御翔凤楼安寝，梦偕国君福晋东行，遇一衙门，汗与兄和硕礼亲王之子颖亲王同坐衙门中。汗见颖亲王，心中厌之，默念此系已故之人，我不可在此，遂还盛京城。路遇仪仗左右排列，有一人自后追至，请曰：“颖亲王乞圣汗赐牛一”。汗谕曰：“既如是，赐以牛。”汗稍前行，硕托阿哥自后追至，复曰：“颖亲王令我求汗赐牛。”汗复赐牛。及醒，乃梦也。汗以所梦问大学士希福、刚林、詹霸以及胡球。对曰：“此梦盖汗思念甚切所致。”汗曰：“不然。我未尝思之，此梦最为真切。”大学士等乃检阅典籍，会典载：“亲王薨，初祭时，奉汗谕旨，赐一牛致祭。”诸大学士甚奇之，议曰：“前以不知其制，初祭时未尝用牛，汗特梦见也。”以之奏闻，汗亦甚奇之。谕部臣备祭牛，于六月十一日遣官以乌牛祭颖亲王，以释其梦。祭文曰：“大清国圣汗谕祭和硕颖亲王。尔身虽殁，尔灵尚在，故托梦乞牛于我。我留心考古制，亲王薨逝，初祭有牛之例。前因无知，未尝用之。今既见梦，且例已有之，甚为奇之，特遣大臣以牛致祭，以慰尔心。”

是日。遣吴希特依率两旗兵往征虎尔哈部。吴希特依留兵一百七十人给镶白旗伊儿盖、库尼雅克达，正白旗拜斯哈儿，正蓝旗达扬阿等四大臣。因所留将劣兵单，致所俘虎尔哈三百三十人出逃。又于敖万俘获屯长垂库鲁之一子，给与盖噶里屯赳察纳，其父逃走。于诺罗扎尔沁屯获男童二、妇女一，因与盖噶里屯图牛家奴是亲戚，遂赠与之。将巴纳海之嫂给与宛都山，使其与夫及三子离散，并杀其夫。吴希特依以其羊

皮袄一及掠获之毛青布三、毛青布衣服一，换取宛都山貂衣一。敌杀我国人后遁去，吴希特依、贺儿多安歇三日而未往追。是以，福儿赫讷、魏赫讷、哈道、伊儿巴纳、乌察等五人告法司审讯，吴希特依、贺儿多、汤久、胡辛泰、满岱等皆供认不讳。据此，吴希特依鞭一百，贯耳鼻，革牛录章京职，籍没家产，将吴希特依夫妻给和硕豫亲王为奴；其家奴、牲畜、财帛及一应物件，着和硕豫亲王监督，散给其牛录下贫苦之人。贺儿多鞭一百，贯耳鼻，籍没家产，以其攻遵化城有功，返还其家产，解牛录任。革汤久牛录章京职，鞭一百，贯耳鼻。胡辛泰、满岱各鞭一百，贯耳鼻，解牛录任。往征虎尔哈部，俘获三百三十人，分囚五牢，命镶白旗伊儿盖、库尼雅克达，正白旗拜斯哈儿，正蓝旗达扬阿等率甲士一百六十人固守。库尼雅克达违吴希特依之言，率兵五十人携虎尔哈人二十四名外出喂马，又命阿拜阿哥牛录下领催惠霍齐率甲六十六人携牢内囚禁之虎尔哈部有夫之妇五十、无夫之妇三十及男丁十二前去舂米。其后，伊儿盖以所梦不祥，入其所守牢内，卸一虎尔哈部巫人脚镣，令其占卜；复入另一牢内，卸一巫人脚镣，令其占卜。其间，先释放之巫人，尽卸牢内被擒虎尔哈人脚镣出牢，伊儿盖本人及其守牢军士悉被杀害。旋即往劫达扬阿、拜斯哈儿看守之牢，达扬阿本人及其军士十五人亦被杀。拜斯哈儿执弓交战，被创三处，败往舂米领催惠霍齐处，先杀虎尔哈部舂米男丁十二人。同拜斯哈儿、达扬阿守牢军士十五人逃出，往见前往喂马之库尼雅克达，谓五牢三百名虎尔哈人自牢中突出，我看守将士尽被杀。于是，库尼雅克达将所携虎尔哈男丁二十四人尽杀之。冲出之虎尔哈人经其汛地而去，库尼雅克达遇而不战，反率兵五十人往避于舂米之惠霍齐处。以伊儿盖、达扬阿违吴希特依之言，令妇女五十人离其夫，使无夫之妇女三十及男丁十二人前去舂米，所留之兵又分遣各地。因已失职，致使身亡，军士被杀，所俘虎尔哈人尽行越狱，将伊儿盖、达扬阿之尸抛撒。故籍没伊儿盖家产，其家奴、财帛、牲畜及一应物件，着和硕睿亲王监督，散给其牛录下贫苦之人。籍没达扬阿家产，其家奴、财帛、牲畜及一应物件，着和硕肃亲王监督，散给其牛录下贫苦之人。拜斯哈儿、库尼雅克达拟斩，籍其家产，各以铁索缚其手足，囚禁用刑三个月，于七月二十八日，刑部参政恭衮、伊希达、巴哈纳奏闻，圣汗降旨，因彼等有罪，囚禁用刑三个月，赦其死刑，免籍家产，革拜斯哈儿、库尼雅克达牛录章京职。令正白旗阿拜阿哥牛录下惠霍齐携军往征虎尔哈部，出征诸臣授其为旗下领催。该员令阵中俘获并编入户籍之有夫之妇三十人离其夫，携往舂米。时女人之夫皆愿以貂皮、狐皮留其妻，俱求不允。其后，牢内之人俱怨恨惠霍齐，遂鼓噪而出，杀我军士而去。惠霍齐闻牢中之人突出，将所携虎尔哈部十二人杀之。又启程返回时，将进献之妇人留住其帐中。吴希特依得知，以矢射三次。

以此三款，拟惠霍齐死罪，入奏圣汗。汗命免其死，着鞭一百，贯耳鼻，将惠霍齐夫妻及其家奴、马、牛等一应物件，皆赐给阿拜阿哥，永久为奴。

镶红旗下聂纽克往征瓦尔喀，将阵获户口囚于牢内，率兵五十看守。聂纽克遣兵二十六前去牧马，率其余二十四人看守。聂纽克将牢内男丁十五人未加绑缚，留于其所，牢内之人亦未加手铐脚镣。在外之虎尔哈十五人见我兵少，告知牢内之人，牢内之人冲出，杀聂纽克及军士共十人而去。故抛聂纽克之尸，尽没其妻子、家奴、财帛、牲畜及一应物件，着成亲王监督，散给其牛录下贫苦之人。正红旗下方金往征瓦尔喀，时正黄旗下诺依莫礼言其兄弟在彼，遂准其率兵十人随往。俘获虎尔哈人携还时，因疏于防范，诺依莫礼本人及军士六人被杀。因责方金曰：尔何不另选额真遣之，而交付于诺依莫礼前往。是以，夺方金所得俘虏，罚银九两。镶黄旗特木鲁于阿库礼路俘获男丁一百四十，囚于牢中看守，因疏于防范，致虎尔哈人越狱而去，我兵二人被杀。六十人为特木鲁堵截，未能越狱，当即遣其追击逃出之人，获其半，杀之。复进掠，擒其半解还。又获为女定亲之玛克塔妻兄掠得之男丁六人，未给所获之人以房舍，即转与镶蓝旗下色黑。以此二端，特木鲁鞭一百。色黑未给玛克塔之兄以房舍，复转让与特木鲁。玛克塔携新附六人往投扎富尼、托米善，因未派从者同行，故玛克塔抵扎富尼、托米善处，新附六人皆遁。是以，色黑鞭一百。镶红旗下胡西往征瓦尔喀，将所获俘虏分狱囚之，一狱囚男丁四十人，一狱囚男丁十六人，设人看守之。时一狱男丁四十人越狱，阿囊阿牛录下尼雅木纽率四人往追，杀虎尔哈二人；出略之富拉塔牛录下齐拍率兵九人往追，与尼雅木纽会合，越狱男丁四十人全获携归。时胡西看守囚男丁十六人之狱，未追越狱男丁四十人。以胡西身为大臣，止守十六男丁，不追逃跑之四十男丁，籍其家产，鞭责一百，贯耳鼻，解牛录任，其夫妻与安平贝勒家为奴。阿囊阿牛录下尼雅木纽及富拉塔牛录下齐拍二人，追越狱之虎尔哈人，全数获解有功，夺胡西之财畜折银，赏尼雅木纽及齐拍各银百两。同行六人，各赏银十五两。以书丁系属家丁，仍赐予安平贝勒家。

第十七册　崇德元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八日，甄别出征瓦尔喀诸将功过。赏戮力行间，多所俘获者：乌巴海貂皮六十五、毛青布三十、妇女一、幼女一；多济里貂皮五十、毛青布三十、妇女一、幼女一；扎富尼貂皮四十五、毛青布二十、妇女一、幼女一；绰博依、莫莫里、布尔萨海、鄂

吞四将，各貂皮四十五、毛青布二十、妇女一；昂金貂皮四十、毛青布二十、妇女一；伊里布、托密山、搜色、雅尔堪四将，各貂皮三十、毛青布二十、妇女一。赏有功向导，列为一等者：马富塔牛录下图球妇女二、幼女一、貂皮三十、马一、牛二、齐肩衣[①]一、毛青布二十；温察牛录下齐西纳貂皮二十五、缎一、毛青布二十、妇女一；穆成格牛录下伊努喀，原系该员家奴，有男丁二、妇女一，另赏貂皮二十五、缎服一、毛青布二十、妇女一；讷尔特依牛录下哈道貂皮二十五、毛青布二十、缎一、妇女一；乌勒穆牛录下图必善貂皮二十五、毛青布二十、缎一、妇女一。列为二等者：乌巴海牛录下多尔济纳、穆成格牛录下芬德里、讷尔特依牛录下威赫讷、岱木阿牛录下济布楚四人，各貂皮二十、毛青布十、缎一。列为三等者：佛索礼牛录下爱都、鄂密纳牛录下瓦里察、鄂吞牛录下乌鲁礼、马富塔牛录下佛伦、罗洛库牛录下章努及贞都礼、伊希达牛录下常察里、讷尔特依牛录下温察、布彦牛录下都尔珠九人，各貂皮五、毛青布十、缎服一。驻宁古塔之勒福、鄂米纳牛录下伊尔都纳二人，各毛青布六、缎服一。

十一日，降书曰："礼部和硕豫亲王奉圣汗谕旨制定：凡圣汗环城巡行，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遇于途中，仪仗须避于后，自身下马，俟驾通过，于后至汗侧侍行。多罗贝勒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仪仗须避于后，让以路，行路旁；超品一等公遇时，须勒马立于路旁，于马上起身，迎之通过；固山额真以下皆当下马立于路旁延之过。公遇多罗贝勒时，让以路，行路旁；凡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遇时，须勒马路旁延之过；梅勒章京以下，皆须下马立于路旁延之过。凡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遇贝子、公时，让以路，行路旁；梅勒章京、甲喇章京遇时，须勒马立于路旁延之过；牛录章京以下，皆下马延之过。梅勒章京遇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时，让以路，行路旁；甲喇章京、牛录章京遇时，须勒马立于路旁延之过。甲喇章京遇梅勒章京时，让以路，行路旁；牛录章京则须勒马立候延之过。牛录章京遇甲喇章京时，让路而行。拨什库以下庶民遇梅勒章京以上各官，须下马延之过；遇甲喇章京，则勒马立候延之过；遇牛录章京，即让路而行。凡无官之人，若欲随带人役，准带一人，不准多带。凡赍送圣汗之谕旨，汗所遣急件，汗之恩赏物品之人，及恭送祭天、祭太庙所用物品之官员等，至诸王府门首概不下马，遇于途中亦不下马，错道而行。和硕亲王以下，固山贝子以上，准盔后钉花；超品公以下，禁止盔后钉花。亲王、郡王之随行幕宾，若各随其主而行，至诸王府门首，不必下马。多罗贝勒之随行幕宾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与《清文鉴》，均无 tabišakū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府门首，皆须下马，唯多罗贝勒本人不下马，须俯身使马慢颠而过。和硕福晋、多罗福晋等至亲王、郡王府门首，按辈分下马；至他府门首不下马。福晋若不下马，其随侍妇人亦不下马。多罗贝勒之福晋等至亲王、郡王府门首下马。

是日，封和硕颖亲王长子阿达礼为多罗郡王，赐以册印。阿达礼以受封多罗郡王礼，入清宁宫院内，向汗行三跪九叩礼。

十三日，以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尼堪为理藩院承政。

是日，赐大凌河归附各官敕书。祖泽润，尔原系锦州副将，随尔父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总兵官归降。尔受祖总兵官命，将拒降之太子太傅副将何可刚执来杀之。是以授为三等昂邦章京，准再袭十二次。

祖可法，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

祖泽洪，尔原系锦州副将，随尔伯父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

张存仁，尔原系宁远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

孙定辽，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二等梅勒章京，准再袭九次。

韩大勋，尔原系宁远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葺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二等梅勒章京，准再袭九次。

曹恭诚，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葺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二等梅勒章京，准再袭九次。

裴国珍，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葺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邓常春，原为前屯卫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援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陈邦选，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李云，尔原系锦州副将，随祖总兵官来修大凌河城，我军往围大凌河城，尔随祖总兵官归降。是以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薛大湖，尔原系遵化副将，我军围大凌河城时，尔率兵同张道员来援大凌河，为我执获收养，授为二等甲喇章京。若阵亡，准袭，病故则不准袭。

姜新，尔原系刘家营参将，我军围大凌河城时，尔率兵同张道员来援大凌河，为我执获收养，后受命为使，往来于祖总兵官处。是以授为二等甲喇章京。若阵亡，准袭，病故则不准袭。

十五日，圣汗入崇政殿升座毕，大凌河各官以升级赐敕礼，行三跪九叩礼。而后，满洲赞礼官奉汗谕旨，若有政事，即行入奏。刑部承政郎球奏正白旗毛达色之罪。所奏罪行："毛达色曾与傅尔丹往追鄂木布楚呼尔下逃人，因未获逃人，究问往追各官。时毛达色供称：'我并未往。倘诚去而称未去，臣有罪也。'及察往追逃人各官档册，有毛达色名。缘是，拟诳圣汗罪，鞭一百，解牛录任，贬为庶人。"奏闻，圣汗降旨："依议行。钦此。"各官齐集时，护卫圣汗之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不至职守之地。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多尔济达尔汉诸颜见其后至，即于圣汗前斥之曰："尔等乃护卫圣汗之人也，缘何擅违职守而后至耶。"即怒目令之出。遂逐出大清门外，送刑部议罪，入奏。奉圣汗谕旨，申饬免罪。

十六日，于洪健病故，以其子于天成袭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三次。

是日，圣汗谕曰："鄂木布楚呼尔，前曾命尔来，欲赐名号，因大水泛溢，未能成行，实属诚然。今即停止前来，速往尔贸易处所。急于遣尔者，盖此次我出征大军必入长城，由彼遣人报信，路途遥远，不能速至，故令尔亲往其内地探取实信，速来奏闻。尔若诸事齐备完毕，务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启行。俟尔还时，再赐名号。"

是日，圣汗御中宫清宁宫，都察院满洲承政阿什达尔汉、蒙古承政多尔济达尔汉、汉承政祖可法及张存仁等跪奏曰："有一人首告其主，审所告是实，将其人拨给他人为奴。"汗谕曰："此等事固当奏闻，然尔等大臣除此等小事外，今后凡见我有过失及亲王、郡王以下诸大臣行事乖缪、欺压人民、怠政坏法等罪，即当奏闻。再者，凡人有自称萨满，书符读咒，诳骗人民，行邪术以欺国人者，当即行奏闻。若只奏在下小人之事，不奏在上之人等事，非忠正之道也。"满洲承政阿什达尔汉对曰："圣汗之谕是也。臣等若不以身作则，何以责人。蒙汗主委任，其所见所闻，岂有隐而不奏之理耶。"汉承政祖可法对曰："臣等唯圣汗是惧耳，余复何惧哉。凡人有为恶行乱，亲见即曰亲见，风闻即曰风闻，必当奏闻。"汉承政张存仁对曰："祖可法所言非也。劝恶格非、忠直为国之臣，虽圣主何以惧之。既不惧汗主，岂有惧他人之理耶。见有过失，为何隐之。"汗谕曰："然也。凡人若忠正以行，虽天与佛尚不能动摇，汗主何能犯之。古云，以忠正行之，气数不能摇，世变不能迁。此之谓也。"

是日，钦定每年收获新谷、新果后先供太庙。六月十六日，遣学士胡球、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以新瓜、李供于太庙。

是日，圣汗至马馆，观诸王、贝勒赛马。赛程二十里，分为十等，一等马赏烟十斤。自一等马以下，每等递减一斤，赏至十等止。赏跑马之人各毛青布二。

是日，苏勒德依、布彦往迎遣往大同府下沙河贸易之邦孙、达代，遇贸易之人，留于边外，即先来报信。

第十八册　崇德元年六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八日，奉圣汗谕旨，定祭堂子、神位典制。汗谕曰："前以国小，未谙典制，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无异也。祭天祭神，倘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实属不宜。嗣后，每月固山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晨初一日，遣彼诣堂子，于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春秋举竿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以外，其妄自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着礼部传谕周知。"

十九日，先是，与朝鲜贸易亏欠。至是，遣马富塔、穆呼率每旗代子一员及每牛录兵一人，往义州送参。

是日，遣诺木图、胡米色率八家每家三人及每旗蒙古一人，携每家银千两与土默特部鄂木布楚呼尔同往贸易。

二十二日，圣汗至村外，入黄幄升座，观诸王、贝勒赛马。赛程二十里，分为十等，一等马赏烟十斤。自一等马以下，每等递减一斤，赏至第十等止。赏跑马之人各毛青布二。随后，和硕豫亲王迎圣汗至马馆，杀牛羊，盛筵宴之。

是日，遣往大明国杀虎口贸易之察罕喇嘛、额尔德尼、囊苏、达代、艾松古、邦孙还。

二十四日，乌巴海，后率两旗兵往征厄勒约色、额赫库伦路，俘获人口甚众，编为户口解还。嘉其善于用兵，着由一等甲喇章京升为三等梅勒章京，再加世袭二次，准袭八次。

沃屯，尔原系废官，因偕同乌巴海出兵往征厄勒约色、额赫库伦路有功，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是日，都察院诸臣人奏圣汗曰："刑部官郎位，贪财好色，似此不法不义之首恶，当急讦发，以彰国纪。郎位所犯罪行，据实开列于后：审理镶白旗下周新玉一案，受银十六两，并受其子周麻子银二十两；审理周新玉家人孟万一案，受银十两；审理正

白旗下生员王仁聪一案，受银六十两，后又索银十两；审理镶白旗下罗生员、戴千总一案，共受银三十两；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审理毓章京一案，受银二十两；冒取正黄旗下梅勒章京祖泽润下妇人一；冒取梅勒章京祖可法下妇人一；奸其兄郎生员之妻，并娶之为妻；奸其族兄郎万荫之妾刘氏，并携至家中奸宿；逼奸其父之妾，并娶之为妻。下法司鞫问，郎位犯奸受贿是实，拟死以闻，圣汗命免死，革甲喇章京职为民，罚银百两，追还赃银二百零一两，共追银三百零一两。以郎位一案，传询孙得功，孙得功声言不知。奉上谕询问阔多，阔多供称："孙得功告于鲍章京、高章京。"及询问高章京、鲍章京，实系孙得功告之。"高章京，当初孙得功供称不知情时，尔言孙得功所供是实，何为不举孙得功谎供。及询问阔多后，对曰是实。"是以拟罚高章京银五十两。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毓章京身死，不追究其罪。孙得功曾言知毓章京行贿一事，今反称不知，是以拟鞭八十。结案入奏。圣汗谕以孙得功一案询问阔多。奉汗谕旨，询问阔多，郎位受贿一事，孙得功告于白喇嘛、鲍章京、高章京者是实。及询问孙得功，孙得功反云未告，是以罚孙得功银五十两。至与刘氏通奸一案，据知镶红旗下郎绍正知之，及询之，竟称不知，是以罚银三十两。

是日，镶红旗牛录章京郭如吉乘马行，路遇正白旗下长史曹世教所属夏生员，因未回避，掌击生员之面。郭如吉系礼部参政，知法犯法，掌击夏生员，遂将郭如吉治罪。

二十五日，圣汗入崇政殿升座毕，土默特部来朝贡马驼财帛大臣古禄格楚虎尔、大诺尔布、杭古、哈坦、小诺尔布、托果巴克什、图美隆、白奇、布颜岱、色棱、喀尔察海，侍卫额参巴图鲁、多尔济塔布囊台吉、托博克达赖、召之乌巴三察、毕礼克托果、达赖绰尔济、达尔察，通事拜都赖等十九人为首，以所携马驼财帛陈列于前，供汗阅览，行三跪九叩礼。贡物数目：通莫克部鞍马一、空马三十七、驼三、蟒缎二十六、蟒缎服一、各色大缎七十四、金一两七钱、珊瑚素珠一、琥珀素珠一、琥珀二、松萝茶三十包、素茶一千一百包、犬一、通莫克部弓二；古禄格楚虎尔之妻进国君福晋锦一、补子青缎一、琉璃素珠[1]一、金线八包、粉二包、胭脂二包；托博克达赖之妻进珊瑚素珠一、金项圈一、蟒缎一、缎一；额林臣济浓之母进蟒缎一、茶四十包；古鲁进驼一、蟒缎服一、茶六十包。圣汗阅毕，纳土默特部马二十七、鄂尔多斯部驼一。其余蟒缎、闪缎等，上择可穿用者稍收之，余悉却之。

是日，圣汗召来朝进贡马匹、财帛之土默特部古禄格楚虎尔等大臣入清宁宫院内

签注：① 谨查，蒙古语称琉璃素珠为 sondor。

筵宴。八家亦照圣汗家筵宴之例，轮流行礼，盛筵宴古禄格楚虎尔等大臣。

是日，诸臣齐集于圣汗之崇政殿，时硕托贝子未至，吞齐喀贝子迟到且凉帽无顶，有违法度。都察院各官悉以奏闻圣汗，奉圣汗谕旨，下法司质审，俱属实。拟罚硕托贝子、吞齐喀贝子各银五十两。奏闻圣汗，圣汗命免罚。

是日，正白旗佟三牛录下生员刘奇遇、刘弘遇为请恩事奏称："我等兄弟原系明国生员，为祖总兵官下参谋。时闻汗深仁大德，任用贤才，故我等率家人刘麻子慕义来归，于三岔河遇汗西征大军，即以明国兵马数目及战守事宜奏闻太祖汗，故遣鄂本堆谕我等曰：'若得广宁，即授为官。'其城既克，归顺各官俱蒙擢升，而我等仅蒙查还妻孥，命隶佟三属下。彼时即欲乞恩，唯因归附功微，未敢入奏。后以我子弟三人编入档册应役，迄今丝毫未得豁免，甚苦。出力应役，理所当然，唯家境贫困，衣食不给，若与众人一体应役，实有不济。况阵获官生，悉给以田庄人畜，豁免徭役，厚加抚养矣。我等归附，虽不足矜悯，但恐远方未附者或以此为口实[①]也。伏乞圣汗轸念穷困，豁免差役，较之授以官职更甚也。冒昧谨奏。"汗览奏，谕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曰："着尔等考核刘奇遇、刘弘遇兄弟之优劣。"三大学士以刘弘遇可用为文职入奏，遂授为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其兄弟徭役各三丁。

二十七日，奉圣汗谕旨，将文馆三衙门学士、举人、生员，都察院参政，六部启心郎、赞礼官、管粮库生员、税课生员等，分为四等。依据其现有男妇、牛只，以国史院学士罗绣锦，弘文院学士王文奎，都察院参政吴景道、王之哲四人为一等，各赏人六对、骡一、牛二、驴一；以国史院梁正大、杨方兴，弘文院齐国儒、马国柱，秘书院雷兴、李棲凤，吏部焦安民、董天机，户部朱国柱、高士俊，礼部武延祚、孙应时，兵部赵福星、丁文盛，刑部申朝纪、王廷选，工部马鸣佩、王来用十八人为二等，各赏人五对、牛二、驴一；以国史院宜成格，弘文院王铎，秘书院赫德，赞礼官徐邦才、邢成祚五人为三等，各赏人四对、牛二、驴一；以国史院张应魁，管粮库生员金一凤、王来观、王廷用、孙茂兰、刘世元、周士英、王元升、张民望，税课生员程大业、李春开、梁冰、陈兴、陈复新、崔光前、刘方镒、吴国祚十七人为四等，各赏人三对、牛二、驴一。又，二三等人中，有前次赏赐时未得马匹者，各给骡一，已得马者不再给骡。众相公、生员等，以赏奴仆、牲畜之礼，入清宁宫院内向圣汗谢恩，行三跪九叩礼。

二十九日，为在神位、堂子前挂钱，训谕致祭之人："在神位前挂钱祝词：'上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fesin arafi gisurembi，即为把柄之意。

天之子，尚锡之神，月已更矣，某年生小子具馇挂钱，惠我某年生小子，贶以嘉祥兮，畀以康宁。’在堂子前挂钱时祝文：‘钮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月已更矣，某年生小子具馇挂钱，惠我某年生小子，贶以嘉祥兮，畀以康宁。’”

第十四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七月至八月

第十九册 崇德元年七月

加圈点老档。

七月初一日，奉圣汗谕旨制定：国君福晋之随侍妇人等，戴镶红、蓝、绿各色宝石金顶；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之随侍妇人等，戴镶白水晶金顶；东侧福晋、西侧福晋之随侍妇人等，戴素金顶。此等随侍妇人，若系无官职者之妇，只准用此所定顶戴；若系戴镶宝石或水晶顶高官之妇，亦按其夫官职品级戴镶宝石金顶。和硕福晋、多罗福晋之随侍妇人等，戴素金顶。随侍妇人，若系无官职之妇，只准用此所定顶戴；若系戴镶宝石或水晶顶高官之妇，则按其夫官职品级戴之。多罗贝勒之妻福晋之随侍妇人及固山福晋之随侍妇人等，若系无官职者之妇，不许戴顶；若系有官职戴顶戴者之妇，亦按其官品级戴之。随侍妇人等若系满洲人，则随满洲风俗；系蒙古人，则效蒙古风俗。各官之妻等，各照其夫顶戴，若系无顶官员之妻，则不许戴。若一官有二三妻，则只准一妻戴顶。凡妇人等，其衣系上所赐，可准服用，不准效上越分私制。此书颁行礼部并遍谕众人。下嫁外藩诸王、贝勒之固伦格格、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冠服，依彼地之任其所愿用之。嫁与国内之固伦格格，其冠服规制与和硕福晋同，和硕格格冠服规制与多罗福晋同，多罗格格冠服规制与多罗贝勒之妻福晋同，多罗贝勒之女格格冠服规制与固山福晋同，固山格格冠服规制与超品公之妻同。固伦额驸冠服规制与超品公同，和硕额驸冠服规制与昂邦章京同，多罗额驸冠服规制与梅勒章京同，多罗贝勒之婿额驸冠服规制与甲喇章京同，固山额驸冠服规制与牛录章京同。无官职额驸冠服，则依所定服用；若系高官，则按其官职品级服用。固伦格格、和硕格格、多罗格格之随侍妇人等至各王府门，无须下马，唯随从男丁须下马；多罗贝勒之女格格、固山格格，唯其本身无须下马，随从男妇皆须下马。至多罗贝勒府门，多罗贝勒之女格格、固山格格之随侍妇人无须下马，随从男丁则须下马。固伦格格路遇亲王、郡王，则互相礼让，请长辈先行，错道而过。和硕格格以下、固山格格以上遇之，则须停车，立候经过。多罗贝勒遇固伦格格，多罗贝勒让路而行。和硕格格、多

罗格格、多罗贝勒之女格格遇多罗贝勒，亦须礼让，错道而行。固山格格遇之，则须停车，立候经过。固山贝子遇固伦格格，则须勒马，立候经过。固山贝子遇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则须让路而行。多罗贝勒之女格格、固山格格遇固山贝子，亦须礼让，错道而行。固伦格格、和硕福晋之车舆，红盖，红帏，盖角青缘、青幨。和硕格格、多罗福晋之车舆，红盖，红帏，盖角蓝缘、蓝幨。多罗格格、多罗贝勒妻福晋之车舆，青盖，青帏，红幨。多罗贝勒之女格格、固山福晋之车舆，蓝盖，蓝帏，红幨。固山格格之车舆，蓝盖，蓝帏，青缘，红幨。超品公妻之车舆，青车，青幨。小公、固山额真、承政、昂邦章京妻之车舆，青盖，蓝帏，青幨。梅勒章京、纛章京妻之车舆，蓝车，蓝幨。甲喇章京妻之车舆，蓝盖，白帏，蓝幨。牛录章京妻之车舆，白车，蓝缘，蓝幨。下乘回避礼：若系众格格，则视其品级；系各官之妻，则照其夫。无论乘上等车之格格或官员之妻等，若不乘所适品级之车舆而乘次等车舆，反言人不避不下，则反坐其罪。丁忧之人仍乘所定品级之车舆，唯去其车舆之顶。

是日，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苏达喇、鄂硕、席特库、努山、卦尔察席特库等至。伊等往大明国冷口，遇明前来侦探之哨卒十四人，杀其三人，生擒一人，获马十五而还。以所获马赏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一，苏达喇、鄂硕、席特库、努山、卦尔察席特库五将合赏马一。以镶黄旗翁盖牛录下巴盖生擒二人有功，赏马二。余马十一，赏与众噶布什贤超哈。

是日，命西伯德依为主将，率每旗蒙古护军一人及外藩蒙古巴林、翁牛特部八十人往车根地方驻守。

是日，遣布彦、苏勒德依二将率每旗选练护军一人及驻守开城外之哨探兵三人，入广宁捉生。

初二日，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夫妇及其弟夫妇来朝，贡圣汗马十、驼十、缎十、茶三百，悉却之，召入清宁宫院内宴之。

初三日，因前次贸易亏欠，往朝鲜义州送人参之马富塔、穆呼还。

是日，免佟三牛录下生员刘奇遇、刘弘遇丁役缘由：兄弟二人只身自广宁来投后，许令与妻孥完聚，即交佟三养之。后上书自陈其来归功，经吏部承政汤古岱、色勒、李延庚、祖泽洪查问，来投属实，奏报圣汗，其本身徭役在内，命各免三丁，准其离佟三为民。

初四日，闻科尔沁部贝勒伊儿都齐送女与和硕肃亲王为妻，将至，和硕肃亲王往迎之。

是日，圣汗曾谕工部承政，“大街之高突处留之，其沟洼处填平之。”乃竟违旨，

运土堆砌，无论高突低洼，概行平治。圣汗观赛马赴马馆时见之，甚怒，谓诸王大臣曰："工部诸臣向来误事，不明事理，违我旨意，劳国人之力，岂有此理。"

是日，圣汗幸马馆，观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贝勒赛马。赛程三十里，取前十名，落后者不计。所取前十名之马，各赏相同之弓角一对；驰马之人，各赏毛青布二。又令自十五里外赛跑，亦取前十名，第一名赏烟二十刀，以下依次递减，至第十名赏烟十刀。和硕睿亲王以赛马礼，具大筵进圣汗。

初五日，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贝勒及文武大臣于崇政殿左右排班毕，圣汗升座，赞礼官赞奏事。刑部承政觉罗郎球等奏曰："甲喇章京多济里邀功，言恭顺王、怀顺王等叛明渡海来投时，曾有敌船兵追至，击败之，获船三。敌船兵遂退，未见敌复至。及询知情人，言获一船是实，未见另有二船等语。又，所云再未见敌者，谬也，实则仍见有敌。似此欺诳之罪，依会典所载，降职一级。故审拟降职一级，将甲喇章京多济里降为牛录章京。"议毕奏闻圣汗。谕曰："照例罚赎。钦此。"

是日，圣汗御崇政殿，巴敦达尔汉卓里克图、绰尔阔儿巴儿衮等朝见，行三跪九叩礼，进马二，圣汗览毕，未受却之。

是日，蒙古嫩科尔沁部贝勒伊勒都齐夫妇送女与和硕肃亲王为妻，将至，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和硕成亲王率诸大臣迎于十里外，行礼，大宴之。

是日，遣董阿赖、阿兰泰、博尔惠、达尔泰四将率每旗护军十人，往噶海地方驻守。

第二十册 崇德元年七月

加圈点老档。

初七日，蒙古嫩科尔沁部贝勒伊勒都齐夫妇以送女与和硕肃亲王为妻之礼，入清宁宫院内朝见圣汗。时伊勒都齐贝勒行三跪九叩礼，其妻福晋亦照夫行礼毕，以所携酒肴献汗，汗以礼赐大宴。于是，伊勒都齐贝勒夫妇出，坐于大清门外，献所携貂镶皮袄一、捏褶女朝褂并朝衣一袭、貂皮端罩六、驼一、马十七。汗览毕，纳貂皮端罩二、马三，余悉却之。八家亦照汗家之例，轮宴伊勒都齐夫妇。

册封国君福晋、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典礼。七月初十日，吉日，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文武各官齐集崇政殿，依次列毕，圣汗入崇政殿升座。文馆之衙门诸官人奏圣汗："封赠国君福晋册文、玉玺、仪仗备齐。"圣汗降旨："着进封赠礼物。"遂将封赠国君福晋册文、玉玺陈于案上，册文置左，玉玺

置右，二人执节前引，奉册宝，携仪仗，至清宁宫前，国君福晋及众福晋皆立。文官取册陈之于东侧案上，西向立，其册载满蒙汉三体册文，概加宣读。册文曰："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天地授命以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命匹配心腹亲近福晋赞襄朝政，坐立成双，同立功德，共享富贵，此乃亘古之制。信守三纲五常，系古圣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当效古圣汗所定之大典。又蒙天佑，得遇福晋，系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①，特赐尔以册宝，位居诸福晋之上，命为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尔务以清廉、端庄、仁孝、谦恭之义训诲诸福晋，更以尔贤德之训，使天下妇人效法。勿违我之至意。"读毕册文，该文官举册文授与女官，另一文官举玉玺授与另一女官。二女官皆跪受，奉献于国君福晋。福晋一一跪受，转受西侧侍立之女官，女官亦跪受，陈于前设之黄帷案上。俟金椅、金凳等仪仗排列毕，国君福晋入座。册封国君福晋典礼毕，诸文官置节于前，至崇政殿跪奏："册封国君福晋典礼完毕。"继奉圣汗谕旨，封四福晋。遂齐举册文，仍命二人执节前引，至清宁宫前。诸文官先将封东大福晋之满蒙汉三体册文陈于案上，一一宣读，册文曰："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天地授命以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有天赐福晋赞襄于侧。汗御极后，定诸福晋之名号，乃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今我正大位，当效古圣汗所定之大典。我所遇福晋，系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②，特赐尔以册文，命为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尔务尽清廉、端庄、仁孝、谦恭之义，谨遵国君福晋训诲，勿违我之至意。"读毕封东大福晋宸妃之册文，宣读之文官举册文授与女官。女官跪受之，奉献于东大福晋宸妃。福晋跪受，转授侧立之女官。女官亦跪受，陈于前设之案上。册封东大福晋宸妃典礼毕，文官继之宣读册封西大福晋贵妃之册文，其文曰："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天地授命以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有天赐福晋赞襄于侧。汗御极后，定诸福晋之名号，乃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今我正大位，当效古圣汗所定大典。我所遇福晋，系蒙古阿鲁大土门部博尔济吉特氏③，特赐尔以册文，命为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尔务尽清廉、端庄、仁孝、谦恭之义，谨遵国君福晋训诲，勿违我之至意。"读毕封西大福晋贵妃之册文，宣读之文官举册文授与女官。女官跪受之，奉献于西大福晋贵妃。福晋跪受，转授侧立之女官，女官亦跪受，陈于前设之案上。册封西大福晋贵妃之典礼毕，文官继之宣读册封东侧福晋淑妃之册文，册文曰："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

签注：①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国君福晋之名，仅录姓氏。

②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大福晋宸妃之名，仅录姓氏。

③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大福晋贵妃之名，仅录姓氏。

天地授命以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有天赐福晋赞襄于侧。汗御大极，定诸福晋名号，乃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今我正大位，当效先古圣汗之大典。我所遇福晋，系蒙古阿鲁大土门部阿巴盖博第赛楚虎尔塔布囊之女[①]，特赐尔以册文，命为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尔务尽清廉、端庄、孝仁、谦恭之义，谨遵国君福晋之训诲，勿违我之至意。"读毕封东侧福晋淑妃之册文，宣读之文官举册文授与女官。女官跪受之，奉献于东宫侧福晋淑妃。福晋跪受，转授侧立之女官。女官亦跪受，陈于前设之案上。册封东宫侧福晋淑妃典礼毕，文官继之宣读册封西宫侧福晋庄妃之册文，其文曰："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天地授命以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有天赐福晋赞襄于侧。汗御大极，定诸福晋名号，乃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今我正大位，当效古圣汗之大典。我所遇福晋，系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②]，特赐尔以册文，命为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尔务尽清廉、端庄、仁孝、谦恭之义，谨遵国君福晋训诲，勿违我之至意。"读毕封西侧福晋庄妃之册文，宣读之文官举册文授与女官。女官跪受之，奉献于西宫侧福晋庄妃。福晋跪受，转授侧立之女官。女官亦跪受，陈于前设之案上。册封福晋典礼毕。文官入奏"册封福晋典礼已毕"。国君福晋遂以受封名号礼，率二大福晋、二侧福晋及诸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首辅大臣之妻等，出清宁宫，至崇政殿，序次排班毕，向圣汗行六拜三叩礼。福晋等跪见礼毕，国君福晋入清宁宫前黄幄内坐，二大福晋、二侧福晋复率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首辅大臣之妻，行六拜三叩礼。次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率首辅大臣之妻向二大福晋及二侧福晋行四拜二叩礼。二大福晋、二侧福晋以册封行庆贺礼，互行二拜一叩礼。福晋等叩拜礼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率文武各官，以封国君福晋进清字贺表。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和硕睿亲王双手捧贺表而跪，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文武各官皆跪。圣汗右侧侍立之满洲文官出迎接表，跪举于圣汗前宣读，其文曰："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率文武各官恭进贺表：宽温仁圣汗宣扬圣德，普治内外，故万民仰慕，天地佑持，大清国政事日隆，圣汗之功名浩大。今定国君福晋之大典，封赠册宝，此乃国家之鸿福，流芳万世。因之我等不胜欣悦，恭进表文庆贺。"读毕，赞礼官赞叩，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率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礼。次固伦额驸额哲依率蒙古诸大臣进蒙古字表文，以庆贺册封国君福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固伦额驸额哲依双手捧贺表而跪，诸蒙古大臣皆跪。圣汗右侧侍立之

签注：①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福晋淑妃之名，仅录为博第赛楚虎尔塔布囊之女。

②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福晋庄妃之名，仅录姓氏。

蒙古文官出迎接表，跪举于圣汗前宣读。读毕，赞礼官赞叩，固伦额驸额哲依率诸蒙古大臣行三跪九叩礼。次昂邦章京石廷柱率诸汉员进汉字表文，以庆贺册封国君福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昂邦章京石廷柱双手捧贺表而跪，诸汉员皆跪。圣汗左侧侍立之汉文官出迎接表，跪举于圣汗前宣读。读毕，赞礼官赞叩，昂邦章京石廷柱率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叩贺礼毕，大宴庆贺。国君福晋前列仪仗：车一、曲柄黄伞一、直柄黄伞二、扇二、金马杌子二、金椅一、足凳一、痰盂一、壶一、水瓶一、盆一、香炉二、香合二、骨朵二、吾杖四、油宝床二、朱雀床二、蝇拂二、回避纛二、红枝四、锣一对、鼓一对、号筒二、钲二、仗鼓二、横笛二、扎板二、小钹一对、小金一、大铜金二、云锣一、唢呐二、喇叭二。

第二十一册　崇德元年七月

加圈点老档。

初十日，先是遣大学士希福、布沙依等往阿鲁部诸贝勒处，看望和硕成亲王所娶之女，至是还。

十一日，和硕肃亲王娶嫩科尔沁部伊勒都齐贝勒女为妻。时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分翼排班毕，圣汗入崇政殿升座。和硕肃亲王以娶妻礼，于圣汗前行三跪九叩礼，次和硕肃亲王妻行六拜三叩礼。于是，以结亲礼大宴伊勒都齐贝勒。

是日，和硕睿亲王率每旗大臣三员、每牛录护军一人，出猎三日，获祭太庙之鹿兔以献。

是日，古禄格德依还。先是，察汉喇嘛、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达代、邦孙、艾松古等，往明国杀虎口贸易，携贸易所余银还，时古禄格德依往迎之。古禄格德依奉圣汗命，携所余银归前往归化城，拟仍于杀虎口贸易。时闻明与土默特人交易有变，明国托词给赏，诱托博克达赖至其地杀之，古禄格德依遂率商人还。

十三日，往明国捉生之苏勒德依、布彦还。入广宁，获驻台汉人一名，携之归，即交孙章京，发往尚阳堡。

十四日，圣汗谕大学士希福、刚林、范文程等曰："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有名马号曰杭爱，我方曾欲以甲十副易之，彼不与。蒙古察哈尔汗索之以马，势如强夺，止予一胄，科尔沁部诸贝勒之心遂因之疏远。察哈尔汗又以一胄送阿鲁部济浓，索马千匹。阿鲁部济浓曰：岂有一胄可值马千匹之理耶。是无故起衅，欲来侵我耳，不可不

予等语，遂予马五百匹。从此阿鲁部诸贝勒之心亦因之疏远。又科尔沁部卓里克图亲王有一鹰，能横捕翔鸨，察哈尔汗遣使索之，卓里克图亲王不与。土谢图额驸劝其与之。既取其鹰，一无所偿，即送鹰之人亦未令见。如此，人心何以悦服。今各地蒙古每次来朝，均厚加赏赉，是以无心辞别，去犹留恋，蒙古各部亦享富足安逸。由此揆之，以势服人，不如使人心悦服为贵也。”大学士希福等答曰：“治之以德则化，治之以刑则败，此之谓也。”

是日，致前往贸易之诸木图书曰：“圣汗谕诸木图等：六月二十五日，明国托词给赏，诱土默特部托博克达赖至其地杀之。旋即大同兵出，将在杀虎口经商之土默特人，不论善恶杀戮大半，仅少半得脱。土默特人之兄弟，半在明国，半在土默特，倘为杀虎口之人得悉，必传告于土默特人。是以明国不令杀虎口人得知，即突然出兵袭杀之。尔诸木图等务宜妥慎防范，所有贸易事宜，仍照前书办理。”

奉圣汗谕旨制定：祭天祭太庙，圣汗于神位东侧侍立沐手，供献祭品于神位前毕，由赞引官导引，行初见礼。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礼官赞进前，圣汗至正中北向立，众皆进前。听赞礼官赞跪叩，即行一跪三叩礼。赞礼官赞起立，圣汗及众皆起立。赞礼官赞上香，众皆立侍，圣汗从东阶升至神位前跪，捧举香盒起立，亲三上香毕，从西阶下，仍在正中北向立。赞礼官赞跪，圣汗及众皆跪。于是，圣汗亲奉帛酒，授侧立之官，献于神位前。俟读祝官读祝文毕，赞礼官赞叩，以大典礼，行三跪九叩礼。撤祭物毕，赞礼官复赞叩，行一跪三叩礼而退。祭福陵典礼亦如此。祭祖庙典礼：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礼官赞进前，圣汗至正中北向立，众皆进前。赞礼官赞跪赞叩，以相见礼行一跪三叩礼。赞礼官赞起立，圣汗及众皆起立。赞礼官赞上香，众皆立侍，圣汗从东阶升至列祖神位前跪，奉举香盒上香毕，从西阶下，仍在正中北向立。赞礼官赞跪，圣汗及众皆跪。于是，圣汗亲奉帛酒，授侧立之官，献于列祖神位前。俟读祝官读祝文毕，赞礼官赞叩，行一跪三叩礼。撤祭物毕，赞礼官复赞叩，行一跪三叩礼而退。祭太庙、福陵典礼既定，圣汗及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文武各官斋戒三日，以新秋礼，于七月十五日，吉日，卯刻，圣汗出抚近门，诣五祖神位前，刑乌牛、乌羊，备鹿、兔肉及应用面食、果品供献毕，圣汗亲上香，捧举帛酒，敬谨致祭。其祭文曰：“继位孝孙跪奏于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宗室祖武功郡王列祖神位前：今届新秋，时当致祭，特斋戒治备祭物，敬谨致祭。”太祖、太后神位前仍刑乌牛、乌羊，备鹿、兔肉及应用面食、果品供献毕，圣汗亲上香，捧举帛酒，行礼致祭。其祭文曰：“继位孝子跪奏于皇考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并皇妣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神位前：今

届新秋，时当致祭，特斋戒治备祭物，敬谨致祭。”以秋获新果，遣文武首辅大臣诣福陵，燃香灯，备果品，设案桌，奠酒行礼致祭，其祭文曰：“继位孝子跪奏于皇考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并皇妣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之福陵前：今届新秋，时当致祭，特斋戒，遣大臣代燃香灯，奠酒供果，敬谨致祭。”

十七日，遣蒙古衙门诸大臣往各路调兵。圣汗谕曰：“将出师往征大明国，外藩蒙古诸贝勒每旗出兵一百，赴所约之地与大军会。”遂遣艾松古往科尔沁部调兵。

十七日，遣洛比往敖汉、奈曼、扎鲁特、乌拉特等部调兵。

十八日，遣席白德依往阿鲁四子部塔赖、翁牛特、巴林等部调兵。

十八日，大祭，和硕颖亲王、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及文武官员俱往祭奠。

是日，遣席特库、苏达喇率每旗护军一人及大哨探五十七人，往明国捉生。

第二十二册　崇德元年七月

加圈点老档。

十九日，出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遣国史院学士罗硕、笔帖式扎苏喀前来报信，其所赍书曰：统兵出征武英郡王谨呈宽温仁圣汗：六月二十七日入边，两黄旗自巴颜德木地方入，两白旗、正蓝旗自坤都地方入，两红旗、镶蓝旗自大巴颜地方入。入边之第八日，会于延庆州。所有俘获欲先解送，唯明人先知我出师之信，已告示各地，凡藏匿山谷及洞中之人罪之，遂皆收聚入城。又，我兵前番所统过地方，业已凋敝破败，故所获无多。设此少许俘获，遣少数兵士解送，则途中可虞，若多派兵解送，又必分我兵势，是以未曾解送。再者，讯所获明人，并视所得塘报，有止固守城池，俟满洲兵出，务出奇计，或击其中，或击其尾等语。巴萨哈入边之次日，有赤城马步兵二百出，巴萨哈率军迎击，掩杀至敌城，斩杀近二十人，获马四。有兵近三十自云州出，阿赖击败之，获马八。哈喇尔岱、阿玉希入边之第六日，击败开往怀来之马步兵五十余人，斩杀二，获马七。右翼噶布什贤超哈入边之次日，击败宣府兵四百人，斩杀三十余人，获马二十三。白河兵近五十人出，苏纳额驸自所伏地出击，败之，斩杀十二人，生擒二人。苏纳额驸所遣侦卒乌克齐击败昌平骑马侦卒三十人，斩杀七人，生擒一人，获马六。阿山取二城，一名雕鹗，有防守官一员；一名长安岭，有守备一员。入边之第七日，有明宣府李总兵率兵五千出，击败之，斩杀四百二十六

人，获马一百。拟于七月初七日入长城。谭泰旗俘获：人一百三十六、马四、骡三十七、牛五十七、驴六十九、羊二百，共五百零三；家人所得俘获：人十八、骡四、牛六十二、驴六十，共一百四十四；阿岱旗俘获：人三百二十六、马六、骡十七、牛六十六、驴一百八十九、羊五百，共一千一百零七；拜音图旗俘获：人一百八十四、马三、骡四、牛一百、驴二百，共四百九十一；乌赖旗俘获：人一百零八、马五十二、牛一百五十六、驴一百零一、羊一千五百八十六，共二千零三；叶克舒旗俘获：人三百、马六、骡九十、牛二百九十、驴四百五十、羊二千，共三千一百三十六；恩格图旗俘获：人八十、马十、骡三十六、牛二百四十、驴二百五十、羊四百五十，共九百六十六。叶臣旗俘获：人五百、马三百三十、牛四百六十、驴七百、羊一千三百，共三千二百九十；布颜岱旗俘获：人三百二十六、马九、骡三十六、牛一百五十、驴二百六十、羊二百五十，共一千零三十一；阿山旗俘获：人四百四十五、马十九、骡五十九、牛九十一、驴一百七十五，共七百八十九；伊拜旗俘获：人二百九十七、马三、骡三十一、牛八十七、驴一百五十三、羊四百，共九百七十一；图尔格依旗俘获：人五十五、马二、牛二十、驴十一，共八十八；苏纳额驸旗俘获：人一百四十、马十一、骡十六、牛一百零一、驴三十、羊七百，共九百九十八；达尔汉额驸旗俘获：人一百一十四、马十、骡十、牛三十一、驴一百、羊二百，共四百六十五；达赖旗俘获：人五十九、马一、骡二、牛七、驴九，共七十八；费扬古阿哥旗俘获：人一百七十、马七、骡二十二、牛二百零三、驴二百零三，羊五百一十，共一千一百一十五；胡希布旗俘获：人一百五十、马八、骡二十七、牛一百六十七、驴三百四十八，共七百；石廷柱旗俘获：共十七。十七旗共俘获：人三千四百一十八、马骡八百七十五、牛二千二百九十二、驴三千三百零八、羊四千零九十六，共计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九。蒙古固伦额驸俘获：人七；喀喇沁部扎萨克杜棱俘获：人一百四十、马九、骡十五、牛七十、驴八十三、羊三十，共三百四十七；色棱塔布囊俘获：人四、马三、骡四、牛二十四、驴五十，共八十五；侍卫诺颜俘获：人五十三、马一、骡一、驴二，共五十七；土默特部古穆台吉俘获：人四十、牛七、驴十二，共五十九；王喇嘛俘获：人十三、牛一、驴一，共十五；并入正黄旗之新察哈尔俘获：人三十、马五、骡十、牛一百二十七、驴一百一十一、羊三十，共三百零三；并入镶黄旗之新察哈尔俘获：人十二、牛四十一、驴三十三、羊五十，共一百三十六；正红旗新察哈尔俘获：人十六、马二、骡十一、牛二十九、驴五十，共一百零八；并入镶红旗之新察哈尔俘获：人十一、马四、骡四、牛九、驴二十二，共五十；正白旗新察哈尔俘获：人九、驴十，共十九；镶白旗新察哈尔俘获：人四、牛七、驴四，共十五；正蓝旗新察哈尔俘获：马二、牛四、

驴八，共十四；镶蓝旗新察哈尔俘获：人十、驴十一、牛二，共二十三。察哈尔、喀喇沁、土默特等部俘获：人三百四十五、马骡七十一、牛三百一十一、驴三百九十七、羊一百一十，共计一千二百三十四。

是日，圣汗召格格栋鄂、格格图尔格依之妻、格格古尔布什额驸之妻、格格国舅阿巴泰之妻入中宫清宁宫，以礼宴之。宴毕，赐格格栋鄂蟒缎一、缎四、红毡一，格格图尔格依之妻、格格古尔布什额驸之妻、格格国舅阿巴泰之妻各蟒缎一、缎三、红毡一。

奉圣汗谕旨：东大福晋宸妃、西大福晋贵妃、东侧福晋淑妃、西侧福晋庄妃及诸和硕福晋、多罗福晋、多罗贝勒福晋、固山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多罗贝勒格格、固山格格等，按级定仪仗。东大福晋宸妃、西大福晋贵妃所用仪仗：车一、直柄黄伞二、扇二、镀金银马杌一、镀金银椅一、足凳一、痰盂一、贮水瓶一、盆一、吾杖二、红杖二、油宝床二、蝇拂二、回避纛二；东侧福晋淑妃、西侧福晋庄妃所用仪仗：车一、黄伞一、元青圆扇一、痰盂一、贮水盆一、吾杖二、红杖二、蝇拂二、回避纛二；和硕福晋：车一、贴金红伞一、元青圆扇一、痰盂一、贮水盆一、吾杖二、红杖二、蝇拂二、回避小旗二；多罗福晋：车一、贴金红伞一、元青扇一、贮水盆一、吾杖二、蝇拂二、回避小旗二；多罗贝勒福晋：车一、贴金红伞一、红杖二、蝇拂二；固山福晋：车一、贴金元青伞一，红杖二；固伦公主：车一、贴金红伞一、元青圆扇一、痰盂一、贮水盆一、吾杖二、红杖二、蝇拂二、回避小旗二；和硕公主：车一、贴金红伞一、元青圆扇一、贮水盆一、吾杖二、红杖二、蝇拂二；和硕格格：车一、贴金红伞一、元青扇一、吾杖二、蝇拂二；多罗格格：车一、贴金红伞一、红杖二、蝇拂二；多罗贝勒格格：车一、贴金元青扇一、红杖二；固山格格：车一、红杖二。赐和硕福晋、固伦公主等银各八十两，多罗福晋、和硕公主等银各六十两，多罗贝勒福晋等银各四十两，命其治备仪仗。

第二十三册　崇德元年七月

加圈点老档。

二十二日，革镶蓝旗李广国牛录章京职之缘由：奉圣汗谕旨，管吏部事和硕睿亲王及承政等集汉之老弱官员，分别贤否。时李广国坚称其家境贫寒，无力买马。众官报其家富，彼仍拒辞。又有该旗笔帖式托霍托依报其家富，奴仆、牛只颇多，彼只为逃避从征耳。复讯于彼，实系家富。缘是，经承政汤古岱、色勒、李延庚、祖泽洪及

户部承政英古尔岱奏闻于圣汗，革李广国牛录章京职为民。

是日，圣汗赐来朝贡马匹、财物之土默特部大臣等。赐古禄格楚虎尔银六百三十两、貂皮袄一、虎尔哈貂披领灰鼠皮里彭缎面缝蟒缎补袄一、虎尔哈貂皮端罩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美甲錾金盔一、带鞧细雕鞍一、带鞧股皮鞍座鞍一、带鞧暖木鞍一、玲珑腰刀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古禄格楚虎尔妻黑貂皮十；杭古哈坦章京银百两、虎尔哈貂披领灰鼠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甲一、玲珑腰刀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带鞧暖木鞍一、黑貂皮十；托霍章京银二百二十五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黑貂皮端罩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玲珑腰刀一、带鞧雕鞍一、带鞧暖木鞍一、甲一；伯希章京银七十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黑貂皮十五、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玲珑腰刀一、带鞧雕鞍一、带鞧暖木鞍一、甲一；托博克达赖夫妇银一百五十两、虎尔哈貂皮端罩一；小诺尔布章京银一百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熏貂帽一、连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雕鞍一、带鞧暖木鞍辔一、顺刀一；大诺尔布银五十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带鞧暖木鞍一、顺刀一；布颜岱章京银五十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带鞧暖木鞍一；图美隆银七十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补袄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带鞧雕鞍一、带鞧暖木鞍一、黑貂皮十；布胡喇嘛之兄舒楞额银四十两、虎尔哈貂披领羊皮里彭缎面缝蟒袱袄一、熏貂帽一、系手帕荷包雕花腰带一、连缎袜绿斜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带鞧暖木鞍一；额森银四十两；色棱银八十两；特济银七十两；毕礼克银百两、暗甲一、七饰件撒袋一、夹鞓带一、玲珑腰刀一、弓一；毕都赖银三十两；乌巴三察银三十两、黑貂皮十；达赖绰尔济银四十两、黑貂皮五；达尔察银四十两、腰带一、腰刀一、弓一；鄂博尼银二十两；布胡喇嘛银十两；克西图银二十两。赐从者九人各银十两，另有幕宾五十六人各银五两。赏鄂尔多斯部额林钦济浓雕鞍一、腰带一、顺刀一、黑貂皮十，额林钦济浓母黑貂皮十；古鲁黑貂皮十；车克车木虎尔哈貂皮端罩一、蟒缎镶领袖缎袍一、缎衬衣裤、备鞍辔马一，车克车木母美缎沿领白蓝布捏褶女朝衣、帽缎捏褶女朝褂、翠蓝布衫裤，车克车木之从

者达萨木、巴萨太、奇塔特、索诺木四人，各蟒缎镶白蓝布袍一、蓝布衫裤一；博罗儿多依、绰依、希伯尔车三人，各翠蓝布袍子一、翠蓝布衫裤一；又妇女三人，各绸缎镶沿毛青布长袍一、翠蓝布衫裤一。赐毕，召入清宁宫院内，大筵宴之。

是日，牛录章京绅通病故，以其子拜思哈袭牛录章京职。

是日，戍守噶海之董阿赖、阿兰泰、达尔岱还。

二十三日，遣来朝贡马匹、财物之土默特部古禄格楚虎尔等大臣还，付以博硕克图汗之子及博硕克图汗之顺义王印携之而去，并命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率每旗二人偕行。

二十四日，驻车根地方等候出兵大同、宣府各路消息之席伯德依至。罗硕、扎苏喀等前来报信时，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自出征处捎来一骡驮苹果及沙果进圣汗。以其为异国之新果，圣汗未食之，先遣人供于太庙。

二十五日，赐喀喇沁部鄂木布楚虎尔银百两，赐其住此处之二妻缝制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二袭、熏貂皮八，住彼处之三妻貂皮十。

是日，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齐集崇政殿，左右序列毕，圣汗御座。赞礼官赞："有事即奏。"各部大臣对曰："无奏事。"圣汗移御座稍前，谕曰："尔众近前，我有一小事告尔众。"遂召巴布海跪于前。复谕曰："巴布海常不入朝门，纵来亦不安坐，即以思妻，半途而归。前年遣阿拜阿哥与巴布海同往东京致祭祖庙，巴布海不俟同往之阿拜阿哥，急遽前行，不俟备祭祀所用之牛，亦不俟初九日祭期，乃取他人之牛宰之，于初八日致祭，即于是日星夜赶来。阿拜阿哥后至，以所携之祭牛偿还牛主。牛主以牛小不收，告于该部。法司诸臣拟罚巴布海银三十两入官，除偿牛外，再出银十两给牛主。巴布海抗违法令，迟至三年不偿牛，亦不纳罚银。牛主复告，法司诸臣拟倍其罪，罚银六十两入官，以二牛折银二十两给牛主。巴布海又抗执不服，向我陈奏，欲免己罪，嫁祸于阿拜阿哥。我观其愚昧如此，实令人惊讶，故特谕尔等知之。设彼稍有知觉之人，此事唯恐上闻，必欲在下完结，速行偿纳矣。乃仍竟抗执不从，反来渎奏，愚昧有甚于此者乎。以尔兄弟等可信，故遣代我行礼。乃不孝飨祖宗，有负我谕，仓促致祭，星夜赶回，尔有何事哉。且闻，伊受制于妻，即一闲散妇人、一拂蝇幼女，亦不容留侍房中，终日垂帐云云。伊妻弟塔占言：于我姐夫、姐姐处难以行走，有事须先使人前去，不可竟直前往，可耻之至等语。谁无夫妻，其耻有过于此者乎。似此妇人，尔众何不杀之。巴布海之妻与我有何仇耶。杨古利额驸乃我亲臣，非独此一人，无论何人，有似此情事，我向恶之。"谕毕，叹息不已。诸王对曰："巴布海愚昧至极也。除彼当可耻外，即我等亦为之羞愧也。"圣汗谕

曰："此事今已完结，以其愚昧，耻之于大庭广众耳。"

圣汗谕诸固山贝子曰："尔等且敬听，昔太祖时，我等得知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球，若不令往，泣请随行。观今之子弟，唯知游逛市井，耽于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每闻出兵行猎，兴致盎然。彼时随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析薪自炊。虽如此艰辛，犹各为主效力不绝。国势之隆，非由此努力而致乎。今之子弟，每闻出兵行猎，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中有事为辞者多矣。不思行兵出猎，勇往奋发，而耽恋妻室，其国势能不衰乎。"谕毕，诸王大臣对曰："圣汗之谕甚是，我等无言以对。"于是，圣汗还清宁宫。

是日，都察院众官奏宽温仁圣汗曰："臣等得悉，吏部李延庚用人徇情，升人纳贿，此事早有所闻，谨劾其事之一二。凡事俱以其下属应役之人为分得拨什库、小拨什库，大加录用。杨春华袭职时，索银五十两。又与富豪生员张承荫交好，遂于去年徇情举之于礼部，未见录用，又欲用为吏部启心郎，为管库官、收税官告揭乃止。彼又与金玉和合谋，互举子弟，以汗之官爵徇私家之情面。李延庚出言不实，人极奸诈，毫无为国效力之心，止图身家之利。吏部何以擢此不忠不法之人。请汗睿虑。"遂下法司勘问，得实。金玉和以李延庚弟索太贤良堪用举之于吏部，李延庚以金玉和子乌依齐举之于礼部。缘此，李延庚、金玉和并论死。博尔惠、公衮、巴哈纳悉以奏闻圣汗，圣汗命免死，解李延庚吏部任，革其甲喇章京职，仍为牛录章京，罚银百两；解金玉和礼部任，革其梅勒章京职，仍为甲喇章京，罚银五十两。

二十八日，圣汗赏赐来送和硕肃亲王妻之伊勒都齐贝勒夫妇，赐伊勒都齐贝勒蓝缎缝金线衣服二、黄缎朝衣一、貂镶猞猁狲皮端罩一、系手帕荷包两层带板腰带、连松花缎袜倭缎靴一双、草织凉帽一；赐伊勒都齐妻缝制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蟒缎捏褶女朝褂及黄妆缎捏褶女朝衣一袭、黑貂皮端罩一、珊瑚数珠一、貂皮鞍座猞猁狲皮鞧细雕鞍马一、缎靴二双、红蟒缎一、蓝蟒缎一、红披领一、美纶倭缎[1]一、彭缎三、洋缎三、绸子三、帽缎三、朝鲜白纺丝二、毛青布十、雕鞍一、暗甲一、明甲一、贴石青壶一、贴珐琅壶一、贴石青盅碟一套、有足银酒海一。乌儿哲依、海喇、玛达三人各赐蟒缎无扇肩朝衣一。赐索诺木金黄绫蟒缎领无扇肩朝衣一。随行二妇人，各赐蟒缎捏褶女朝褂及缝制捏褶女朝衣一袭、金黄绫捏褶女朝衣及缝制捏褶女朝褂一袭；男丁六人，各赐妆缎边白蓝布朝衣一。赐毕，以送行礼召入清宁宫院内，大宴之。

三十日，往大明国捉生之苏达喇、席特库还。彼等至义州城一带，擒一明人携还，

签注：① 谨查，dabisikū、meilun 二词，《清文鉴》及《旧清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讯知明国修葺城池情形，乃杀之。

第二十四册　崇德元年八月

加圈点老档。

八月初一日，遣嫩科尔沁部伊勒都齐贝勒夫妇还，和硕豫亲王、和硕肃亲王依礼送至五里外，设宴饯行。

初三日，都察院众官奏圣汗曰："圣汗宽仁，各地闻知，咸来归附，归附之人，悉加优赏，给以房屋，仁之至也。据臣等闻，工部之人拨房舍给来归之人，另造新房给还原主，未奉汗命，扩建房屋大于旧屋。臣等窃思，倘若扩建，有误民事，倘予缩减，似乎不道，谨此奏闻，圣汗裁之。"圣汗览奏，以示诸王。诸王阅毕，复奏圣汗曰："所有劳民越限扩建者，请查实惩处。"汗谕曰："部臣未谙练者甚多，若事事治罪，益加茫然。可集诸臣，严加饬之，嗣后再有如此妄为者，依法惩之。"诸王遂奉汗命，集诸臣宣谕之。

是日，盖州大臣等见盖州城门有匿名帖，揭取以闻。其书曰："尔金国官蔡永年，屡与大明国合谋，每月致书大明国，请重修旅顺口，坚固海岛。闻发兵消息，即星夜移文沈总兵：'尔约祖总兵官，一齐夺取盖州、海州、辽阳、沈阳四城。'此系蔡永年引诱我国，坑害军民，劝修旅顺口，惊扰居民，离散内外人心者也。两国既已安宁，蔡永年每月送书者，显系明辅于金国而暗通于明国也。彼生于明国，长于诸申国。谋叛谋反，中怀二心，侵凌我国者，皆此蔡永年也。尔蔡永年即受我国副将之职，不仅作诱兵之计，且以尔奸宄之身败两国之计也。既受金国爵禄，又何必希恩于两国。尔蔡永年丧失纲常，既受官职，死当跪地伏斩。此罪非轻，尔宜慎之。"以此书具奏圣汗。汗览毕，谕曰："此必仇人诬陷蔡永年也，可以此书示蔡备御。"给永年阅毕，未加追究。

前于六月初五日，驻碱厂正红旗下郑古特、镶红旗下唐珠率甲兵三十人前往蹑踪，遇大明国兵不战而退；又前哨镶红旗阿山牛录下萨赖为敌所害，不觅其尸，弃之而归。后萨赖苏醒归来。下法司勘审，遇敌退缩，弃尸而归是实。遂论郑古特、唐珠死，籍没家产，奏闻圣汗。奉圣汗命，各以三铁索系其手足，牢刑两月。八月初三日，刑部参政伊喜达、侍卫墨尔根向圣汗复奏郑古特、唐珠案。圣汗命免死，免籍家产，免贯耳鼻，郑古特着鞭一百、革牛录章京职、罚银五十两，唐珠着鞭一百、罚银五十两。

初四日，镶红旗硕托阿哥自首于法司，言其家有一婢女有娠，被责身死。及鞫讯，

系属杀人灭口。于是，罚硕托阿哥银百两，罚一妇人入官以抵被杀妇人，夺三牛录满洲人及王府牛录满洲人拨给和硕成亲王。谕之曰：“凡出兵行猎或外出街市，俱令硕托阿哥随尔成亲王，不得擅离。”言毕，即交成亲王。

是日，驻守海州河口之伊勒慎、托克屯珠、富岱，驻守牛庄之乌鲁喀，驻守耀州之英格讷等五大臣，闻有明人乘船前来捕鱼，即率甲士一百五十人乘舟自辽河而下，遇明船三，俘明三船三十二人，获缎四百、毛青布衣五十解送前来。希福、范文程、刚林、詹霸、胡球奏闻圣汗。汗命以伊勒慎等所俘捕鱼男丁中之二十二人，交管理尚阳堡民官员孙得功，给尚阳堡富裕之民及善养人者为奴，并给与妻室抚养之。其余男丁十人，暂留于此，俟索伦一带人前来进贡时，交付遣往。以缎四百、毛青布衣五十赏同行官兵。

初六日，正白旗下巴希病故，以其子锡翰仍袭半个牛录章京职。正蓝旗达扬阿往征瓦尔喀时，因不谨慎，为敌所杀，以其有功可袭，令其兄马尔都仍袭三等甲喇章京职，凡阵亡准袭，病故不准袭。革镶黄旗叔父贝和齐及正蓝旗下吉孙二人章京职。革职缘由：叔父贝和齐病故，不在承袭之例，故注销其甲喇章京职；吉孙病故，不在承袭之例，故注销其牛录章京职。

是日，祭孔子神位文曰：“崇德元年，岁次丙子，秋八月初六日丁丑，皇帝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曰：唯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补六经，垂宪万世。谨备牺牲玉帛等致祭。更依旧制复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初十日，和硕成亲王遣苏达喇往汗处云：“以黄马与我，欲还我父，我父怨我。”又于大凌河时，正蓝旗贝勒于汗前抽刀，时成亲王云：“正蓝旗贝勒独自[①]哭泣，情实可悯。汗，尔与彼有何怨恨耶。”又，成亲王欲沽恩于哨卒，先许其有赏，后于汗前奏曰：“可赏哨卒否。”又，郑亲王属下绰通驰马致死，成亲王问之曰：“果因创而死乎，郑亲王证之为是则是也。”成亲王即以被创而死奏闻于上，一则欲汗疑郑亲王偏护下属，二则欲郑亲王见恶于汗。昔硕托阿哥自滦州逃归，获罪，夺其奴仆、诸申，后成亲王瞻顾硕托阿哥情面，命赫尔根向汗请还其奴仆、诸申。又硕托阿哥杀其家中妇人以灭口，法司审拟，夺其王府牛录下二族人及三牛录人，成亲王即命本部启心郎穆成格奏请于汗，乞还其子女之母，是为徇庇获罪之硕托阿哥而奏于汗也。如若不与，则必怨汗也。又成亲王曾谓固山额真纳木泰曰：“肃亲王曾对我云：‘我凡有所言，

签注：① 谨思，此 un 一词，盖与呜呜同也。

宜成格奸细也，尔凡有所言，穆成格为奸细陈奏于汗也。'”言毕，又堵纳木泰之口，令勿奏闻。既而成亲王又以其言告德格类贝勒及郑亲王云："肃亲王诚有是言。”时德格类贝勒谓不必奏闻，郑亲王则命奏于汗。肃亲王对曰："非如是也。尔向尔妻言，我与索浑妻有奸，尔妻遂告根舒，根舒复告于我。时我曾言：近日宜成格夫妇与我有隙，我疑宜成格夫妇捏言诬陷，故有此言。”肃亲王如是言之，尔既不斥责，又不奏闻于汗，是欲离间[①]父子，任其嫌隙滋长，故未告知也。向郑亲王、德格类贝勒言之者，是求其恶党也。肃亲王果以其言告尔，尔不即奏汗，是怨汗，欲外求党羽也。缘是，四亲王、一安平贝勒及诸大臣集议成亲王罪，半云论死，半云监禁并籍其家。悉以奏闻于汗。

肃亲王奏圣汗云："盖成亲王多取索诺木之马，故索诺木面露愠色。”又复与成亲王曰："汗言，盖因尔解来诸多良马，故索诺木面露愠色。”又，汗曾谕豪格曰："尔为妻所惑，恐被酖毒。即尔内亲，亦勿轻信，宜谨防之。”索诺木之妻闻知此言。趁汗出猎时，索诺木之妻由开原遣人来迎，奏曰："我等献肉肴，请汗之庖人造用。”若尔豪格不向内亲言此，索诺木之妻何由知之。又肃亲王告我成亲王曰："我凡有所言，宜成格为奸细，尔凡有所言，穆成格为奸细奏闻于汗也。”肃亲王对曰："非如是也。尔向尔妻言我与索浑妻有奸，尔妻遂告根舒，根舒复告于我。时我曾言：'近日宜成格夫妇与我有隙，我疑宜成格夫妇捏言诬陷，故有此语。'”果耳，尔豪格何故不即奏闻于汗，是尔怨汗而与成亲王同谋也。又西乌里额驸女嫁成亲王之子，欲以男丁六十人随嫁，派丹坦、图赖两次到部问肃亲王。尔系统管部务之王，知事不合，理当纠之，乃尔知而引之奏于汗，岂非以奏之而许则可有恩于岳托，不许则可令彼归怨于汗耶。尔之恶事为岳托知觉，遂欲沽恩于岳托也。缘此，四亲王、一安平贝勒及诸大臣会议，半云论死，半云当监禁其夫妇。悉以奏闻圣汗。圣汗谕曰："彼等虽怀恶意令人归怨于我，吾若杀之，我亦为恶人矣，岂可效其恶事耶。一为我之子，一为我母自幼抚养之弟，子庸愚，弟妒忌，我宽以待之，则足以召福耳。设彼等不念我之抚养，仍行悖逆，天地岂不鉴之乎。二人俱免死，免幽禁，革其亲王爵，降为多罗贝勒。”复议罚成亲王驮甲胄雕鞍马二十匹、空马二十匹、银一万五千两，罚肃亲王驮甲胄雕鞍马十匹、空马十匹、银一万两。入奏圣汗，圣汗仍以宽大为怀，命俱免所罚。谕曰："肃亲王罚银一千两，成亲王亦因罪罚银一千两。又硕托两次获罪，曾夺其诸申奴仆给岳托，彼欲沽恩于有罪之硕托，奏请还之。彼既欲沽恩，我亦违例沽恩一次，可将硕托自滦

签注：① 谨思，此 oforo acakini 一词，盖致使失和之意也。

州以来获罪所夺诸申、奴仆，悉数还之。”复命断事官谕二亲王曰：“曾拟尔等死罪。杀尔等岂我独存乎。想尔等亦惧我将尔等诛戮也。今众人皆知尔等罪恶，议拟死罪，我果有诛戮之意，岂不乘机诛戮尔等耶。今观天象，显有扶佑我国之意。我昼夜忧劳，勤修政事，抚养人民，欲蒙天眷，抚绥疆域，得臻富贵，与弟子以下、民以上同享安乐。若诛戮尔等，我将与谁与共之耶。尔等自今以后，当心怀忠信，出力报效。尔等出力与否，我自观之，众亦岂有不共见之者耶。”谕毕，二亲王对曰：“汗克宽克仁，俾我等死而复生。不唯不敢望仍享爵位，抚有户口，即自身性命亦不敢自保。我等现有何辞以对。”肃亲王奏曰：“我非辨释己罪，唯穆成格、宜成格以臣言奏汗之语，臣实未有，愿与成亲王誓。”汗谕令起誓。二亲王遂往城隍庙上香焚词誓告。又以户部承政英古尔岱、马富塔、吴守进、韩大勋、布丹，当西乌里额驸欲以男丁六十人随嫁时，未加阻止，议英古尔岱、马富塔、吴守进免职，各罚银百两；韩大勋系新人，应免革职，罚银百两；启心郎布丹免职，罚银五十两；图赖、丹坦因意欲与之，故二次往问，坐以应得之罪。入奏圣汗。圣汗命免他人之罪，唯英古尔岱、马富塔坐以应得之罪，吴守进、启心郎布丹，严加训饬，免罪。又启心郎穆成格将多罗贝勒岳托为硕托阿哥请还子女之母事转奏于圣汗，未予劝止，亦坐以应得之罪，罚银十五两。

先是天聪三年，岁次庚午，大臣布山因窝藏奸细下狱。七年后，崇德元年丙子八月初十日，汗谕曰：“布山乃太祖姨母之子，我久欲赦之。复于去年陈奏于我，言己有大功，因其既获罪下狱，故未开释。今释之，令其于和硕睿亲王门下行走，准食祭肉，听其与城内亲戚往来，不许随猎从征，不许出外私往庄屯，恐其仍前陈奏己有大功。凡遇随猎从征，着候旨行。”

第二十五册　崇德元年八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一日，太祖忌日，文武官员俱着素服，于大清门左右序列毕，圣汗素服升座，遣文武首辅各官恭诣福陵，燃香灯，供果品，致祭。圣汗恭坐良久，始还清宁宫。其祭文曰：“继位孝子敢谨奏于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圣汗父福陵神位前：兹逢圣汗父忌日，追思恩德，不胜哀伤，恭备祭品，特遣大臣等敬谨致祭。”

圣汗谕诸王贝勒大臣曰：“往征明国之多罗武英郡王兵，今将出边，我宜遣兵进逼山海关。我兵至山海关，明兵恐山海关被陷，必来山海关救援，武英郡王兵即可乘间从容出边。”议定。遂于十二日，命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多罗

贝勒豪格、固山贝子及诸大臣往征明国。圣汗率出师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于巳刻出抚近门，吹螺掌号，诣堂子，行三跪九叩礼。于堂子外列八纛，复吹螺，行一跪三叩礼毕。圣汗送出师诸王等至演武场，升御座，命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近前，谕之曰："尔和硕睿亲王率右翼兵由中后所入，尔和硕豫亲王率左翼兵由锦州入。"俟圣汗一一训谕毕，和硕睿亲王率右翼兵，鸣炮三，启行。汗遂于午刻入地载门，还清宁宫。和硕豫亲王当日还，于十三日率左翼兵，鸣炮三，启行。

十二日，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因出师入见，以册立皇后及颁赐仪仗礼，奏言圣汗，行一九跪三九叩礼，以示称贺。圣汗谕曰："勿行此礼，仍行三跪九叩礼可也。"于是，三王各率所部官员入清宁宫院内，依次序列，赞礼官赞跪赞叩，俱行三跪九叩礼。

十四日，千山大安寺僧人何大峰重修古寺毕，以松花饼进献圣汗，曰："人君食此饼可延寿明目。"圣汗降旨责之曰："若勤求治道，爱养人民，国泰民安，则上天眷佑，寿命延长，岂有食此松花饼而可以延寿明目之理耶。"谕毕，以其重修大安寺，赏银十两。

是日，圣汗以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前来叩贺，登凤凰楼，大筵宴之。

十六日，固伦公主入清宁宫，时额哲依额驸、衮定古希喇嘛妄自尊大，不曾起立。都察院大臣奏闻圣汗。汗曰："额哲依额驸年幼无知。"遂免其罪。将衮定解送刑部议拟死罪，入奏，汗曰："杀喇嘛何为。"遂给与果莽绰尔济喇嘛使令。

是日，以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还，圣汗召入清宁宫院内，宴之，各赐蟒缎一、缎二。

十七日，圣汗闻法库山喇嘛满珠习礼呼图克图卒，遣察汉喇嘛、毕礼克图囊苏往视之。

十九日，东大福晋宸妃、东侧福晋淑妃不豫，乃往鞍山坐汤。时圣汗亲送，巳刻出德盛门，至浑河岸，观其乘船渡毕，未刻入抚近门还宫。

是日，马富塔及每旗大臣二员、哨官十四员，计官三十员，率哨卒往通远堡驻守。圣汗谕之曰："尔马富塔等到彼后，务分兵向西蹑踪，至岫岩折回，沿海蹑踪，会于镇江；东至新城、叆河折回，沿江蹑踪，亦会于镇江。尔等若遇敌人，即先败之，所获无多，须追之二三日。敌以尔等退，自收兵缓行，此时尔等突击之，获敌必多。尔两处之兵皆会于镇江，仍回驻通远堡。令军士三日内便衣射矢一次，五日内披甲射矢一次。"

二十日，吉日，固伦额驸额哲依及固伦公主将还，圣汗亲往送行，于午刻出地载

门，探路至十里外，未刻还宫。

二十一日，以固伦额驸额哲依及固伦公主还，圣汗召入清宁宫，大筵宴之。

二十二日，以初送固伦额驸额哲依及固伦公主还之礼，圣汗偕国君福晋、西大福晋、西侧福晋率和硕福晋、多罗福晋、多罗贝勒福晋及文武各官，于巳刻出地载门，至十里外大宴。礼送已毕，还宫。仍遣和硕郑亲王夫妇送之。赐固伦公主驼三十、牛三百、羊五千、人十户。随行侍女九人，各赏雕鞍马一、股子皮鞍马一、驼二、牛十、羊一百、毡房一及银茶桶、碗碟等一应使用物件。

是日，守太祖福陵之诸老人朝见圣汗。圣汗召入清宁宫，赐馔，赏杜尔德依、阿宁阿、噶尔汉、绥班、扎恩、孟古绅、克车等七老人各缎一、毛青布二，扎钦、达哈布、硕塔、布颜珠、巴喜等五老人各毛青布二。

二十四日，镶黄旗下薛大湖与镶白旗孙得功管下金英之子媳通奸，复携至镶白旗下臧调元家通奸，为薛大湖家人杨周久、宗商举、张冠寿、赵天禄四人首告于法司。经勘审，犯奸属实，拟薛大湖、臧调元及奸妇俱死。入奏圣汗，圣汗谕免死，革薛大湖二等甲喇章京职为民，拟鞭一百，准其折赎。臧调元容留通奸，革三等甲喇章京职为民，拟鞭一百，准其折赎，给与该管固山额真石廷柱使令。奸妇鞭一百，贯耳鼻，仍还其夫。妇之伯母系正白旗刘章京管下刘三之妻，以其诱女通奸，鞭一百，贯耳。薛大湖家人窦茂宗、臧调元家人赵元，此二人系接取奸妇者，各鞭一百，贯耳。首告四人，准其出户为民。

二十五日，往征大明国锦州一带之和硕豫亲王遣启心郎祁充格率十人前来报信，并擒明国人一名，请圣汗讯问。

二十六日，遣正黄旗拜赛、镶黄旗噶札尔齐、正红旗古哲、镶红旗巴儿噶孙、正白旗讷儿德依、镶白旗莽嘉、正蓝旗门都、镶蓝旗恩克森，往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处打听多罗武英郡王及多罗饶余贝勒军消息。

二十七日，巩阿岱阿哥率每旗护军甲喇章京一员、每牛录护军一名，往援出征明国锦州一带之和硕睿亲王及和硕豫亲王，启心郎祁充格、穆成格与之同往。

是日，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遣吉拉木巴颜特古斯、纳钦，来报往征明国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军情。

是日，奉命往吊法库呼图克图喇嘛之察汉喇嘛、毕礼克图囊苏还。

是日，往征大明国锦州一带之和硕豫亲王遣镶黄旗松额里、正黄旗一人、正白旗布库、正蓝旗阿克台及汉军一人、蒙古十五人，偕崔应时自锦州城内所遣汉人门世文前来报信。崔应时遣汉人来报称："前于八月二十二日约定，汗之大军自外进攻，我

率百人作为内应。因为失约，城内人知觉，执我等下狱。我等死则已，若不死，仍不忘初衷，故遣门世文来，请圣汗睿裁。”

二十九日，遣马富塔、哈西坦赍旧欠人参七百斤至义州，谕之曰：“勿渡义州河。”

第十五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九月至十月

第二十六册　崇德元年九月

加圈点老档。

九月初六日，往征明国锦州一带之和硕豫亲王遣纳穆、苏巴、赖赛，携自锦州城逃出之汉人门二前来报信。

是日，恩特木率八家各一人，往迎前去鄂木布楚虎尔处贸易之胡米色、诺木图二人。

是日，拜赛自鄂木布楚虎尔处至，报武英郡王军过宣府入居庸关消息，曰："武英郡王等共克北京周围十城，载所获财物于车，日行十五至二十里，已至遵化一带，尚不知其出边日期。"

初七日，据报，大臣马富塔等赍人参往朝鲜义州偿还贸易时所欠货物，途中俘获明国哨卒，讯之，供称："有游击四员率兵二千入碱厂。"马富塔等得此消息，即率百人往蹑其后，并命吴善、季思哈率每旗臣二员、兵五百星夜驰往碱厂。

初八日，往征明国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遣喀木图、恩额德依前来报信。伊等所赍书曰："奉命统兵出征之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一等公杨古利跪奏宽温仁圣汗：仰赖圣汗洪福，出征诸贝勒大臣皆无恙。谭泰旗竖梯越长城，至得胜口［原档残缺］围之，立营进击，阵获太监一员、守备一员、兵三百名，杀太监、守备等五十人。又击败昌平巢总兵官之军，生俘巢总兵官，获马一百六十五。谭泰往昌平迎红衣炮，埋伏于京北，击杀郭太监兵一百，有满洲守备一员获马十六。以十旗兵攻定兴县，时谭泰旗舒宁阿牛录下胡纽先登。于涿州击败郭太监兵一千，获马一百八十一。八旗合攻卢沟桥兵，败之。复合攻良乡一带之军，亦败之。穆成格、古瓦喇二人攻卢沟桥兵，追至良乡。复攻战时，穆成格、古瓦喇追敌至良乡城角敌步兵驻地，攻战二次，共获马六十七。昂邦章京穆成格、甘都偕同八旗击败祖部步兵。拜音图旗在长城时，翁阿岱率护军及阿礼哈超哈会同正黄旗攻敌，护军布尔海先登，击败德胜堡驻兵。拜音图、阿哈尼堪分兵两路击败叶副将兵。其驻台之兵，阿哈尼堪

击败之。索海自昌平向北京进略，时有明兵自京城出，遇之，击败之，获马九。佛索里、喀喀木、塔海遇大同、宣府兵，击败之。索海、阿哈尼堪、阿赖进略，克安肃县城，护军海色先登。命卓布图率每牛录甲士一人同正黄旗兵殿后，击败祖部兵。拜音图、叶臣殿后，败敌杏山、松山所围步兵一千人。拜音图、索海、阿哈尼堪率护军及阿礼哈超哈击败卢沟桥马兵，并追至良乡；卢沟桥兵复至，拜音图、索海、阿哈尼堪率兵再败之，获马一百三十八。阿哈尼堪与阿山伏兵北京，击败马兵，获马十二。叶克舒旗下布尔吉、镶红旗下洪尼雅喀、镶蓝旗下噶斯哈，于居庸关口沙屯地方击败宣府兵，获马三百六十八。叶克舒于卢沟桥击败敌兵，获马二十七；又败良乡兵，获马三十三；击败涿州兵，获马五十七。叶臣旗克安州城，胡西牛录下阿球先登，阿吉牛录下额古里第二登城。城内有进士一人、参将一员。宝坻县城四周皆放水，水深不能攻，见其桥毁处水浅，遂入壕内，沿壕掘洞，以毁其城。叶臣之孙戴萨喀先登，胡西［原档残缺］扬盖继之。城内有游击一员、知县一员、千总一员。时满洲、蒙古、汉九旗兵攻克其城。入长城时，殿后之三旗兵击败宣府总兵官之兵。入长城时，边外有敌步兵列阵阻拦，遂击败之，攻取其边。于纵掠之地，遇沙河一游击之兵五百，击败之，获马六十六。祖部步兵一千五百列阵于府外，我兵围攻之，尽歼其众，内有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正红、镶红、镶蓝三旗由卢沟桥东渡河，时明郭太监率蓟州兵列阵以对，我护军及阿礼哈超哈合攻败之。于是收兵，众又击败良乡一带驻兵。阿山旗往北京时，击败遵化副将所领马步兵，获马三十。阿山旗自北京往沙河取红衣炮，夜遇敌兵，击败之，获马十二。阿山旗下洪阔、色黑于卢沟桥败敌马兵，获马四十二。阿山率四旗追敌兵尾，即以所部兵设伏，击败明之援兵，获马十四。此役也，阿哈尼堪、乌赖、哈萨拉、车尔格依、洪阔、准塔、明安达里等与战。色黑与拜音图击败敌步兵。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合攻卢沟桥步兵，击败之。各旗合攻昌平州。阿山旗克东安县城，时韩岱牛录下郭新先登，巴木布里继之。图尔格依旗与二十旗合攻昌平州，图尔格依旗先攻入。伊勒登率旗攻战，满都虎牛录下布库家人满都库先登，武英郡王家人托退第二登城，阿萨里牛录下海达第三登城，色牛克牛录下乌福立第四登城，生擒在昌平州内之总兵官一员、管九门之王太监、察院一员、副将三员、参将二员、守备一员、通判一员、掌印官十二员、户部官二员。图尔格依、萨木什喀进略，图尔格依旗先攻入雄县城，巴彦牛录下纳米达先登，拜胡喇牛录下楚库第二登城，萨哈纳牛录下伊布沙第三登城，图尔格依牛录下塔木布鲁第四登城。图尔格依、苏纳额驸、乌拜在蓟州击败祖部蒙古兵一千，获马一百三十四。图尔格依又击败卢沟桥另侧马兵一队，获马一百一十。阿山击败明京城马兵，

时图尔格依旗下准塔亦同击之。拜音图攻敌步兵，图尔格依旗下车尔格依、准塔、噶布拉等亦各率兵击败进入本汛地之敌。饶余贝勒击敌涿州马兵，图尔格依旗下准塔亦击败进入本汛地之敌。图尔格依旗下茂墨尔根、邢讷抵昌平之日，即前往京城，败敌兵一百，获马二十五。图尔格依旗下杜沙往京北取红衣炮，败敌兵一百，获马十五。图尔格依旗下伊勒登、杜沙自涿州进略，败敌兵一千，获马二十五。图尔格依旗下巴彦追击自昌平往密云之明人二十，获马六。达尔汉额驸、图尔格依、伊拜、达赖率正白、镶白、正蓝及蒙古三旗，共六旗，击败敌卢沟桥步兵二千。明涿州孟总兵官、黄副将率兵三千来攻我正蓝旗营，达尔汉额驸正蓝旗及达赖旗迎击败之，获马一百三十六。达尔汉额驸旗及达赖旗开往固安县，欲攻取之。时三屯营及遵化韩副将率马兵二千、步兵八百往援固安县，先遇其步兵，击败之，追至城下，又见敌马兵立城下，遂诱之离城，即还击之，使敌壅集于城下而掩杀之，获马三十三。二白旗及正蓝旗败敌卢沟桥步兵，斩杀之。抵北京之日，正蓝、正白二旗追击遵化韩副将马步兵一千，正蓝旗获马八。八旗分兵追击良乡一带马兵，正蓝旗获马三十三。正蓝旗攻克顺义县，城内有知县一员、密云通判一员及自昌平逃来之知州一员。攻城时，敦达里牛录下色克西先登，赛冠牛录下陶通次登。克顺义县当晚，至半夜，遵化李副将、张参将率守备十二员、步军二千五百来攻，败之，尽斩其众，获马一百八十三、驼四，生擒守备二员。饶余贝勒击敌卢沟桥兵之日，有敌步兵队营于前村，王即于敌营附近立营。至良乡一带有敌马兵，王令我率兵前往，遇则战，不遇则止。时敌兵分队立营，我军亦分兵进攻，击败之。饶余贝勒率二白旗、正蓝旗、蒙古三旗、土默特七旗入碎石口而来时，见敌兵营于边门之上，遂命乌拜、诺门图督率土默特步兵及苏纳额驸所属喀喇沁步兵往攻，败之。费扬古旗入长城时，噶斯哈断后，败宣府李总兵官二千兵，复追杀正黄旗于涿州所败之敌，又同八旗兵击败卢沟桥二处敌兵，获纛七、马三十。阿岱旗取长城，率喀喇沁部兵败红门太监兵，夺其门。阿岱又败涿州郭太监兵，获马四十九。阿岱又败卢沟桥敌兵两次，获马六。阿岱、巴萨哈败敌席钦之马步兵，获马四。阿岱、巴萨哈往取红衣炮，又败北京之敌，获马十。阿岱、巴萨哈败巢总兵官兵，获马八十。八旗往攻涿州城敌步兵队时，梅勒章京甘都曾与恩格图、叶臣二旗同往。布颜岱往迎出略之人遇宣府敌兵，布颜岱、胡希布、色棱塔布囊败之，生擒一人，获马五。布颜岱同谭泰、叶克舒于涿州败山海关敌兵，俘其军中参将。乌赖旗入长城时，乌赖竖梯登城，败得胜口敌兵及驻边太监一员、守备一员、兵三百，并杀之。时巢总兵官兵分队守台，乌赖、阿哈尼堪、巴喜合兵击败之，获马七十七；又合众败卢沟桥敌兵，复追敌至良乡，获马三十三；又与阿山于沙河桥设伏，遇敌兵，败之，追至北

京城关，获马十二。乌赖旗下护军翁阿岱、萨毕图、明安达里于北京城下败敌兵一队，获马九。乌赖旗下护军与乌拜同行，遇敌，掩杀至良乡城。阿玉希、巴特玛率五十人于涿州迎击来攻之敌。苏纳额驸旗下苏纳败霸州城王总兵官兵，获马五十。苏纳旗下阿兰图与饶余贝勒率兵三百，败明守边兵三百。苏纳旗下托霍、阿兰图击败自涿州前往北京之敌三百，获马二十三。苏纳旗下托克托惠、额莫儿吉败进入通州之敌步兵三百，复同图尔格依败敌卢沟桥步兵。苏纳、图尔格依、乌拜于蓟州败祖部蒙古兵一千，获马一百三十四。恩格图旗下惠三等三十人出略，遇北京来敌，击败百人，获马七十。恩格图旗下孟库入长城时，留于队后，遇怀来及宣府兵三千，以七旗兵击败之，时孟库先七旗进击。恩格图往涿州城侦探时，遇敌，败之。涿州兵三千来攻我军，击败之。王曾命我恩格图伏兵于后，败涿州步兵一千。恩格图遇敌兵于卢沟桥，亦击败之。是日，击败良乡［原档残缺］来之郭太监兵。伊拜旗［原档残缺］卢沟桥之步。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档残缺］明安达里旗败之。卢沟桥此岸［原档残缺］曾令我乌达齐、哈萨拉，巴雅喇、贵满硕色、明安达里等六［原档残缺］追敌，时遇敌侦卒自北京至，击败之，获马九。明松山步兵于涿州北分队立营，伊拜与图尔格依、叶臣、恩格图击败之。又与七旗合攻宝坻县。复以良乡有敌兵，伊拜率先锋前往，遇敌侦卒，追至大军驻地，获马十二。时于北京北隅见有敌马兵一队，明安达里与阿山击败之。旋闻宣府敌兵至，乃遣彼往追其侦卒，佟果罗、巴木布里、雅布喀追敌侦卒，至大军驻地，败之。胡希布旗于居庸关沙屯击败宣府兵一千。众击卢沟桥兵时，我败对面之敌。又击敌兵至良乡时，我亦率我旗败敌。喀喇沁二旗与镶红、镶蓝二旗败萨秉之兵，复与二红旗及镶蓝旗于长城外败敌兵一千，获马九十。昌平之役，既造梯盾，又攻敌城。又与八旗击败卢沟桥敌兵。于京北败敌兵一百，获马二十五。土默特古穆台吉及王喇嘛击败在长城迎战之敌兵，进略之中，古穆及王喇嘛又败定兴之敌，获马十；又与饶余贝勒及达赖败涿州兵，复与二白旗及正蓝旗败卢沟桥兵。土默特侍卫诺颜与达赖败涿州兵，复与达赖败卢沟桥步兵。石廷柱旗以炮攻太监所居之山寨，遂出降。时有马步兵二百自定兴出，绅特依击败之。又与八旗击败卢沟桥兵，获马十八。以炮攻大梁庄，遂出降。步兵萨木什喀旗下永顺败涿州出城之兵，获马三十七。永顺复与阿礼哈超哈败良乡一带敌步兵。时明巢总兵官军数队分驻山上二台，萨木什喀旗倡先进击，败之，获马七十。博奇超哈赛木哈与噶布什贤超哈败敌叶副将兵，获马三十。萨木什喀旗、苏纳额驸旗合攻容城，克之。萨木什喀旗鄂屯牛录下拜胡塔先登，苏纳额驸旗乌塔齐塔布囊第二登城。阿尔萨兰追逐良乡北侧敌兵时，遇另队之敌，败之，获纛一、马十二。”

第二十七册　崇德元年九月

加圈点老档。

固伦额驸鄂齐僧格于昌平南，与正红旗蒙古败敌兵一百，获马十七；又于涞水县遇敌兵，合兵败之，获马二十。八旗先锋兵入长城时，乌拜、鄂莫克图、巴彦率三旗先锋兵及土默特部步兵攻取长城，时有敌马步兵三百。出昌平州之日，遇北京黑部兵，乌拜、鄂莫克图、胡米色、巴彦四旗先锋兵败之，获马三十七，生擒三人。是日，有明兵自北京北门出，我四人又追杀至城下，获马七十九，生擒四人解至。八旗先锋兵遇北京兵七百，我军掩杀至城壕，获马二十，生擒一人解至；又于卢沟桥遇敌兵，败敌两次，获马六十二，生擒甲兵四人解至。鄂莫克图率本旗先锋兵于良乡遇郭太监兵三百，击败之，获马八，生擒甲兵一人解至。次日，闻良乡有敌兵，王乃遣乌拜、鄂莫克图二旗先锋兵往良乡侦探，至城附近遇敌兵六百，击败之，获马十二，生擒一蒙古甲兵解至。沙尔虎达、阿尔布尼、喀扎海、纳海率四旗先锋兵败宣府敌军，获马二十，生擒甲兵三十一。巴彦、胡米色、阿尔布尼、喀扎海率八旗下每旗十五人往通州，遇郭太监兵百人，击败之，获马五十七，生擒甲兵二人解至。有敌哨卒二十一人自遵化来，乌拜、鄂莫克图、胡米色、巴彦遇而尽歼之，获马二十一，生擒四人解至。胡米色率两黄旗下先锋兵倡先击败叶副将兵。胡米色于北京附近遇敌马步兵一百五十，击败之，生擒步卒一人解至。胡米色、巴彦遇敌郭太监部下苏二疯子兵二百，击败之，获马四，生擒二人解至。纳海诱涿州郭太监兵至正黄旗前，率该旗先锋兵倡先进击之。怀来城马步兵五百出城列队以诱我军，沙尔虎达即追敌至其城下，杀二人，获马二。我军进略，正红、镶红二旗合兵驰略，镶红旗先锋兵先抵文安城克之，吴善牛录下尼雅汉先登城，谭泰牛录下胡乎纳第二登城。时北京一百马兵出诱，沙尔虎达、阿尔布尼、纳海追击之，斩八人，获马八，生擒甲兵二人解至。蓟州敌马兵一百出诱，沙尔虎达、阿尔布尼、喀扎海追击之，斩三人，生擒二人解至。喀扎海诱涿州敌兵至，即与叶克舒击败之。乌拜、鄂莫克图、胡米色、巴彦与拜音图率四旗先锋兵击败松山步兵一千。乌拜、阿尔布尼、巴彦伏击前往北京之郭太监马兵一百，败之，获马七。乌拜率镶白旗先锋兵，往蓟州途中夜遇祖部蒙古兵一千，诱至图尔格依、苏纳额驸处，合兵击败之。沙尔虎达、喀扎海遇建昌马兵一百，追击之，生擒蒙古一人、汉人一名，解至献王；出略捉生，追敌哨卒，获马六十四，生擒六十九人。命艾都里率马占、屯齐及王之近前护军并诸贝勒下僚属，击败昌平宋游击下马步兵一队。至涿州之日，王

命阿山、图尔格依、达尔汉额驸、叶臣、叶克舒、谭泰、苏纳额驸往侦涿州城。时涿州三百兵追击我博奇超哈樵采者，遇之，即掩杀至城下，获马八。

所获俘虏：谭泰旗，马骡一千九百八十八、驴牛五千三百九十九、人六千三百二十，共计一万八千二百零七。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二百三十二、驴牛二千四百一十、人七百八十、羊六百，共计四千零二十二。

阿岱旗，马骡九百四十三、驴牛五千九百六十三、人二千六百、羊五百，共计一万零一十。

拜音图旗，马骡一千六百、驴三千、牛一千七百、人三千八百，共计一万零一百。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三百三十、驴五百六十、牛一千二百九十、人五百六十、羊一百五十，共计二千八百九十。

乌赖旗，马骡六百三十九、驴二千零三十五、牛一千四百七十六、人二千三百五十一，共计六千五百零一。

叶克舒旗，马骡八百四十一、驴一千七百五十二、牛八百五十六、人二千六百九十六，共计八千一百四十五。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一百一十、驴一百五十、牛一百一十五、人二百十，共计五百八十五。

恩格图旗，马骡六百七十、驴二千五百三十六、牛一千七百、人一千八百七十三，共计六千七百七十九。

叶臣旗，马骡一千五百、驴牛二千五百、人四千三百，共计八千三百。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七十、驴牛一百零六、人九十六，共计二百七十二。

布颜岱旗，马骡二百四十七、驴一千二百七十、牛七百、人一千三百、羊三千，共计六千五百一十七。

阿山旗，马骡一千五百、驴二千一百、牛六百七十、人三千二百，共计七千四百七十。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一百三十二、驴四百七十、牛二百三十三、人三百，共计一千一百三十五。

伊拜旗，马骡一千三百、驴二千五十、牛一十、人二千五百、羊一千五百，共计八千三百五十。

图尔格依旗，马骡二千九百五十一、驴一千三百三十、牛一千零七十七、羊一千零五十、人四千八百二十九，共计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七。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二百五十六、驴三百八十五、牛二百二十、人二百六十三，共计一千零四十五。

苏纳额驸旗，马骡三千一百、驴牛羊八千、人七千，共计一万八千一百。

达尔汉额驸旗，马骡一千四百三十八、驴二千六百四十、牛八百、人三千六百六十，共计八千五百二十八。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一百二十七、驴五百八十六、牛一百七十五、人四百零一，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四。

达赖旗，马骡五百二十三、驴一千五百五十二、牛三百五十三、人二千三百三十八，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二。

费扬古旗，马骡八百四十、牛驴四千四百六十、人五千六百、羊二千，共计一万二千九百零六。

新察哈尔蒙古，马骡一百三十五、驴二百零三、牛三百四十一、人二百零二，羊一千，共计一千八百。

胡希布旗，马骡三百三十二、驴六百八十六、牛六百八十、人九百零五、羊二千，共计四千六百零三。

萨木什喀旗博奇超哈，获马骡一千四百零一、驼二、驴四千二十、牛四千零五十四、人四千八百、羊六百，共计一万四千九百七十。

石廷柱旗，马骡四百十八、驴一千一百、牛二百、人一千三百九十、羊一千三百，共计四千四百零八。

土默特侍卫诺颜旗，马骡一百、驴五百、牛一百、人五百。

古穆台吉旗，马骡一百八十五、驴一千八百、人一千八百。

王喇嘛旗，马骡二百、驴一千、人一千。以上三旗共计七千六百三十五。

喀喇沁二旗，马骡五百一十、驴二千五百九十、牛一千一百七十、人三千三百、羊一百，共计八千四百七十一。

右翼先锋兵，获马骡五百一十七、驴牛八百八十八、人一千二百十八，共计二千二百六十三。

左翼先锋兵，获马骡七百三十三、驴牛九百三十八、人一千二百，共计二千八百七十一。总计马骡二万五千九百七十四、人七万三千二百九十、牛驴八万三千九百九十。马骡人牛驴总计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六。十六旗所进上等马：昌平州城之一百匹、所败卢沟桥兵之马一百匹。十六旗各自败敌克城，进上等马：谭泰旗九十匹、阿岱旗十七匹、拜音图旗四十八匹、乌赖旗二十五匹、叶克舒旗二十匹、恩格图旗十匹、叶

臣旗四十六匹、布颜岱旗十五匹、阿山旗十五匹、图尔格依旗五十匹、苏纳额驸旗四十三匹、达尔汉额驸旗合一百匹，总计马六百九十匹。攻城败敌时被伤身亡者：谭泰旗九人、阿岱旗五人、拜音图旗五人、乌赖旗五人、叶克舒旗四人、恩格图旗一人、阿山旗八人、伊拜旗五人、叶臣旗一人、布颜岱旗三人、图尔格依旗五人、苏纳额驸旗五人、达尔汉额驸旗四人、费扬古旗四人、胡希布旗一人、萨木什喀旗十人，共计甲兵七十五人。被伤身亡章京四员：恩格图旗下孟库，攻怀来城兵时被伤身亡；伊拜旗下色棱莽鼐，入长城前攻城时被伤身亡；达赖旗下布岱，于八旗已克之昌平城中被伤身亡；布颜岱旗下巴特玛达尔，攻涿州南侧定兴县时被伤身亡。

十一日，命梅勒章京金砺、甲喇章京乌依奇率每旗大臣二员、每甲喇分得拨什库一员、每牛录小拨什库一员、每牛录甲士一人，携米及炒面，往迎出征官兵。仍遣昂古乃、海赖率护军四十名殿后。

十二日，遣喀木图、恩格德依赍敕还谕多罗武英郡王、饶余贝勒。敕曰："宽温仁圣汗谕统帅大军西征之多罗武英郡王：尔等攻破边关，克取城池，击败敌兵，传扬威名，我闻之，不胜欣慰。尔等出征之后，举国安宁，仰荷天神眷佑，亦无灾疫。"今圣汗赐出征之多罗武英郡王鞍马一、空马三，多罗饶余贝勒马二，超品公马一，八旗固山额真等各马一。仍令侍卫和托等五员同往迎之。

十三日，往征明国锦州、宁远一带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遣穆成格率八人解一汉人来报信。

是日，往送固伦公主之和硕郑亲王福晋还，国君福晋迎于十里外，宴毕入城。

是日，闻牛庄一带放炮之消息，即命笔帖式松盖偕一人前往探询。

第二十八册　崇德元年九月

加圈点老档。

十四日，遣苏尔德依率九人赍敕往谕出征明国锦州、宁远之和硕睿亲王及和硕豫亲王。敕曰："宽温仁圣汗谕奉命西征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等：往征北京之武英郡王遣人赍书至，仰赖天恩，武英郡王大显神威，克取城池，所向披靡，众皆踊跃效力，我出征将士皆无恙。今遣人赍敕谕尔等，非为张扬，特据实以告也。计克十二城，败敌五十六处，或有获马甚多者，或有获马五六匹以上者，共俘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所得财物，弃其粗劣，择其完好者，尽力驮载以归。前者未入长城时，阿山旗克雕鹗、长安岭二城，尔等已知。至传言入长城后，蒙古杀昌平官员归降者，

谬也。我兵击败昌平兵，尽斩其众，见城上兵寡，乃以二十旗兵合攻之。火药并发，焚其城楼，城上兵被火燎，图尔格依旗乘间先登，乃克其城。两黄旗、两红旗、镶蓝旗、满洲、蒙古共十旗攻定兴县，谭泰旗先登，克之。拜音图旗独取安肃县。叶臣旗独攻安州，克之。两黄旗、两红旗、两白旗、镶蓝旗、博奇超哈、乌真超哈等满洲、蒙古、汉共十旗合攻宝坻县，叶臣旗先毁其城，克之。阿山旗独克东安县。图尔格依及萨木什喀二旗合攻雄县，图尔格依旗先登，克之。达尔汉额驸及达赖二旗合攻顺义县，达尔汉额驸旗先登，克之。萨木什喀及苏纳二旗合攻容城县，萨木什喀旗先登，克之。镶红旗先锋兵独克文安县。"

十六日，前往探询放炮消息之笔帖式松盖归，告云："大明国兵约一百五十人乘船至，夜围牛庄彼岸之台。我台人觉而射之，敌遂放炮遁去。我驻牛庄诸将率军追之，敌已登船，无所俘获。"

是日，先是，马富塔、哈希坦携人参往朝鲜义州城，以偿贸易所欠，至是还。彼等去时，曾攻镇江南之萨哈廉鄂佛罗，俘明哨卒十人，鞫之，供称："有游击六员率兵二千，已渡江往碱厂。"马富塔、哈希坦即率百人向江边蹑踪，时敌已退，渡江而去，无有俘获。

十八日，先是，得悉明兵渡江来犯碱厂，命吴善、季思哈、罗奇往援之，至是还。伊等告曰："我驻碱厂大臣荆色额、萨木哈率十六人往边外蹑踪，疏于谨慎，不曾设哨，敌先知此，遽然来犯，我兵俱被创，敌军自彼处退去。驻通远堡阿山等先于我等闻讯，即蹑迹追击。我等亦速连夜循踪进剿，于叆河以东得遇阿山等。阿山等告云：我等追至江，敌连夜遁走，先于我渡江而去等语。于是，我等返回。"

十九日，伊勒慎、列列珲、斋萨、托克屯珠、萨尔布等遣人赍书曰："我等五人往追来犯之敌，窥视娘娘宫渡口，彼岸有敌兵立营，此岸亦有敌兵立营。敌船横截辽河，观其大概，有百余艘，而我等乘舟兵少，若欲逼近，恐难以脱身，因此后撤。列列珲步兵在海州河口立营，牛庄守将斋萨率兵在河岸立营，住沟谷之台兵妻孥尽行撤回，令其男子执火炮器械护立于侧。伊勒慎步兵，在高柳树路口立营。又恐敌诱我，而犯他处，故遣萨尔布撤碱厂居民，其近边各地居民亦予撤回。又恐敌船逆流而上，乃令我乘舟哨卒伏于海州河口防之。"并解所获一明人至。

是日，据伊勒慎等所报消息，命伊孙率各旗大臣一员、兵一百四十名，往援伊勒慎等。

二十日，复命多罗安平贝勒率护军五千名往援伊勒慎等。

是日，大清国宽温仁圣汗谕大将军陈杜明："尔识时势，念及世居故土、家祖先

茔，欲与我共谋，齐心图明，同享富贵，故屡遣杨成孝、郑德前来，我知之不胜欣喜。将军诚与我同心协力，共图进取，以成天下大业，则富贵将与山川并存矣。昔孔有德、耿仲明自山东叛，来归于我，我有如鱼得水之乐，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率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兵来降，吾亦甚喜，封之为智顺王。今将军识天时，知大明帝祚将终，顺时来投，则将军之功名自不在三王之下。或归我合力图明，或在彼处以为内应，二者请决其一，作速答复。本拟遣回来人，恐泄露大事，故止回以书。切切。特遣人将此书送与多罗饶余贝勒，令其于海岸尔船能驶入之渡口对面显要处，将此书夹于木中插于易见之处。”

是日，达赖、拜虎、巴音岱三蒙古携马二十五匹，自大明国塔山城来归。

二十一日，往征大明国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遣尼堪率四人前来报信。彼等所赍书曰：“阿山、谭泰、乌赖、恩格图率每牛录甲兵四人殿后设伏，时有遵化三屯营守备一员率兵来探，谭泰、恩格图合兵围之于村中，尽斩其众，获马六十六。我军出边后，明山海关千总一员、把总四员率马步兵各一百，蹑我队尾来探，阿山遇而尽杀之，获马八十，生擒把总一员。”

是日，驻东京城大臣乌尔噶纳前来报信，所赍书曰：“集六城之人往旅顺口侦探，住彼十六日。一次见二船，又一次见一船。察视海岸，无踪迹，望海上，亦无船。”

二十二日，多罗安平贝勒自海州河口遣正白旗乌尔噶纳牛录下克依克特赍至书曰：“敌船百艘仍泊于原地娘娘宫渡口。又辽河河口有敌船十艘，驻耀州之萨尔帕往探之。耀州城原有甲兵一百五十人、巡盐甲兵八十人；此外，拜山、额孟格、色牛克、希福等率甲兵六十四人，驻海州王所部官一员、甲兵四十人，计马兵一百人，令驻耀州。除伊勒慎所部驻堡甲兵一百三十人外，伊孙、雅布海、福喀、哈西坦、西图所部甲兵六十人，驻东京城二王所部甲兵八十人，共计甲兵一百四十人，均驻伊勒慎所驻之堡。海州马甲二十八人、步甲六十二人，由列列珲率此甲兵九十人在海州河守舟。总计马甲三百十六人、步甲三百十六人。”

二十三日，命马富塔、罗奇率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人一名，往辽河备船，以迎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军渡河。

是日，命詹霸、乌巴西、顾勒玛珲往谕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曰：“有无瘟疫，务详察核实，并约定兵士凯旋之期，先行入奏。”

二十四日，多罗安平贝勒自海州河口遣正白旗乌尔噶纳牛录下塔尔布来报信，赍至书曰：“福喀、额孟格前去送书，至敌船近处约一箭之地，窥得娘娘宫渡口埋伏大船六十五艘，海口有船六艘。”

二十五日，圣汗谕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先前所遣与喀木图、恩额德依等同来之人及后来报信之汉人等曰："尔等先来报信，将所获俘虏留彼，只身而至。今命尔等皆往迎之，督各自所获俘虏渡河，妥为解送前来。"

是日，先是，遣詹霸、乌巴西、顾勒玛珲赴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处，至是还。伊等告称："我大军自十五日始渡辽河，红衣炮十二、发烦炮一，俱送达，留于噶海城红衣炮十。另有红衣炮二、发烦炮一，携至留于开城。据闻，厚痕河以外有痘疫，河以内则无。"

二十六日，复遣詹霸、顾勒玛珲还谕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曰："汗将出城十里外相迎，尔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可率我梅勒章京以上及阵获各官，先至所约相见之处。"

是日，祁充格、苏拜前来报信称：往征明国锦州、宁远一带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班师，出义州路而来。

二十七日，太后忌日，文武各官素服，左右序列毕，圣汗素服，出大清门，御座。圣汗谕令文武首辅大臣至福陵神位前燃香灯，供献各色果品，酹酒祭奠，敬谨致祭。其祭文曰："继位孝子敢奏于皇妣孝慈敬顺昭宪神圣皇后福陵神位前：适逢皇妣神圣皇后忌日，感念恩德，不胜哀伤，谨备祭物，特遣大臣敬谨致祭。"

是日，先是，闻明国兵船泊于娘娘宫渡口，即遣多罗安平贝勒率师往援，至是率师还。

二十八日，圣汗往迎出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超品公杨古利及诸贝子、大臣，午刻出盛京城地载门，迎于十里外。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超品公杨古利及诸贝子、大臣，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礼。于是，圣汗御黄幄，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超品公杨古利率诸贝子、大臣排列。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近前，众皆近前，赞跪，多罗武英郡王奉表报捷，率众跪。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罗硕，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奉圣汗命接表文，至圣汗前跪读。其表文曰："奉宽温仁圣汗特命，率大军西征明国之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谨奏：仰蒙天恩暨圣汗福威，破大明边关而入，纵略大明帝所居北京城周围之地，克城十二，败敌五十八次，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官巢丕昌等。我国众将士，踊跃从征，平安返回。"读毕，大学士刚林奉圣汗命，谕多罗武英郡王曰："多罗武英郡王及诸大臣，此皆尔等仰副天恤，协力勉为所致也。"聆听汗谕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毕。圣汗谕曰："王、贝勒及诸贝子、大臣，远征劳苦，可行抱见礼。"于是，多罗武英郡王出班进前，行一跪一叩礼，抱见。圣汗见多罗

武英郡王统兵远征，身劳貌悴，潸然泪下。次多罗饶余贝勒，超品公杨古利，固山贝子费扬古、艾都里、马占、屯齐、博洛、和托、杜尔祜等诸小固山贝子等，各依齿序，俱如王相继行抱见礼。诸固山贝子见毕，固山额真拜音图阿哥、叶臣、阿山、图尔格依、达尔汉额驸、叶克舒、谭泰、萨木什喀依次进前，行一跪一叩礼，抱膝见。次命阵获总兵官巢丕昌等行跪拜礼。相见毕，命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超品公杨古利近圣汗右侧坐，诸贝子、大臣及兵丁等俱依次坐右侧，设大宴，以金盅酌酒。汗亲赐多罗武英郡王饮，次赐多罗饶余贝勒，次赐超品公杨古利；又以金盅酌酒，汗亲赐固山额真等各一盅。宴毕，圣汗率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及诸贝子、大臣诣堂子，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入抚近门，申刻，还清宁宫。

三十日，圣汗遣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学士詹霸，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弘文院学士胡球等，谕出征多罗武英郡王，固山额真费扬古、拜音图、阿山、叶臣、图尔格依、达尔汉、叶克舒、谭泰等诸大臣曰："我闻我军后队方至旧辽阳河沃赫渡江，尔等已抵家二日矣，尔等当速往迎之。我擢尔等委以重任，加以爱养者，皆为兵民耳。我一人之心思，能遍及乎。君享康宁，臣居尊显，唯兵民是赖也。即尔等功名，亦藉士卒之力，乃尔等不念死战之士，而先自还家，置彼等于不顾。稗史有云：有厉鬼见一人，欲执而食之，与之相搏。其人有二犬，一曰喀萨尔，一曰巴萨尔，助其主人，与厉鬼相搏，将鬼咬毙，救主归家。时二犬与厉鬼斗困，不能随行。主谓犬曰：我先归家，携食来迎等语。抵家见妻子，饱食，不思遇难，忘接犬。二犬不见主来迎，遂曰：我等拼死救主，主竟忘而不迎，我等何故去主住所耶。遂去山中，化为豺狼。岂有此理，盖言不知报恩，忘人之劳也。大臣等竟与彼此相同，尔等俱先抵家，为尔等死战之士卒，竟忘而不迎，至今未到，尚在途中劳苦。此与不迎犬之人何异哉。"众大臣奏曰："圣汗明训，臣等何辞以对。愿往迎之。"圣汗复谕曰："免固山额真等亲往，其下梅勒章京可选干练者往迎后队兵丁。"遂遣梅勒章京往迎之。

是日，遣镶红旗特金牛录下伯勒克特依、正白旗普汉牛录下海色往伊孙处，赍书曰："尔等将明国来书送至，甚善。我国文书亦当送往明国兵船。明国兵船倘若已经撤走，则令与尔伊孙同往之将士及汉人三王之兵士尽行撤回。东京、鞍山、海州三城，每城只准一将回各自所驻之城，其余诸大臣及兵丁皆留驻伊勒慎处。若明国兵船尚在，我军仍留彼地，以俟敌船撤回。敌船未撤之先，勿放盐人还，恐其逃遁。待敌船撤后，再放之去煎盐。"

致书大明国陈总兵官曰："大清国宽温仁圣汗谕陈大将军：尔遣杨成孝、邓德来告称：陈将军言，我原系辽东之人，因念祖居故土，欲来归我等语。我甚喜悦，即遣

人遗书。唯不知尔言之真伪，或尔故言之，故回书所言甚为谨慎。我所思与尔等不同，向不作此轻薄之言，否则非人臣之道也，我岂有报尔以恶言之理耶。今明帝祚已衰，外官尚伪诈欺其上，朝廷大臣行奸恶掩君耳目，缘是兵败城失，土地荒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自我兴师以来，明国尔等文臣、武将、士卒，或为我所杀，或为尔帝杀之、革之，此外，尚能邀功保其爵禄者，今存几人。此乃聪愚之人皆知之者也。将军深谋，若及时来降，则其功名与孔、耿、尚三王无异也。古辽、金、元相继取代汉人基业，将军亦知之矣。将军倘未知之，当观三国之故事。天常悯恤扶助我等，焉有大业不能成之理耶。今观所获明臣塘报，奸恶欺诈盛行，君臣相乱，满朝皆是，此皆明国基业将败之故也。将军能拯救明国之败业乎。尔当深思，速作决断。"

第二十九册　崇德元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月初二日，圣汗往迎出征明国宁远、锦州一带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及诸大臣等。巳刻，出盛京城福胜门，至五里外迎之。见出征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诸大臣已毕，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礼。于是，圣汗入黄幄升座，出征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及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率诸大臣排班。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近前，众皆近前，赞跪，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率众跪，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圣汗谕曰："可行抱见礼。"和硕睿亲王出班近前，行一跪一叩礼，抱见；次和硕豫亲王行一跪一叩礼，抱见；次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穆尔祜等各依前序，俱如睿亲王、豫亲王行抱见礼；次乌真超哈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近前，各行一跪一叩礼，抱膝见。见礼毕，命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近汗右侧坐，诸固山贝子、众大臣俱依次坐右侧，赐茶。饮毕，圣汗率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等诣堂子，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入抚近门。未刻，还清宁宫。

是日，以赵有德自松山来投，赐予妻室、奴仆一对、牛一、驴一，赐夫妇各衣一袭及被褥枕俱全，交孙梅勒章京发尚阳堡居住。

是日，东大福晋宸妃、东侧福晋淑妃自温泉还。申刻，圣汗出盛京城德盛门迎之，相会于浑河岸而还。酉刻，入清宁宫。

初四日，出使蒙古科尔沁部之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至。

是日，白通，曾议病故不准袭，至是白通病故，以其始创制矾，有益于用，故准其子白英科仍袭牛录章京职。嗣后，阵亡准袭，病故不准袭。

初五日，奉宽温仁圣汗命，召群臣集于大政殿，传谕曰："昔我等以得众为难，今各处人民辐辏。遍谕我军士，当秣马令其肥壮，整治器械、甲胄、弓矢诸物，俟渡口冰冻时，大军将行。若马匹羸弱，其固山额真、牛录章京皆罪之。着即遵照行文，谕外藩诸王、贝勒等知之。"

是日，西征明国之诸固山额真等进献所获诸物，陈之于大政殿前案上毕，奏闻圣汗。汗谕部臣曰："察验出征诸臣进献诸物之优劣具奏。"部臣验毕奏闻圣汗。汗谕曰："闻拜音图不忘君上，向以俘获诸物择其优携归敬献，殊属可嘉。乌赖、谭泰、阿岱、阿山、伊拜、苏纳、费扬古、萨木什喀等所献，亦属可嘉。其余叶克舒、恩格图、布颜岱、叶臣、图尔格依、胡希布、达尔汉额驸、达赖等，向不念君上，止图利己，未加拣择，仅于中途逼索兵丁所得以献，殊悖于理。当初何不谨择收藏，携之以归进献耶。嗣后，切勿如此。"

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余贝勒进献财货数目。多罗武英郡王：金十两、金盅八、托盘四、玉盅十、带板一、珍珠额箍十、珍珠盒二、银千两、黄片金一、倭缎三、绿妆缎一、红蟒缎二、缎二、彭缎十、高丽布一、纺丝二、绫子二、褐子一、纱二、倭缎衣三、妆缎衣三、龙缎衣三、蟒缎衣二、纱蟒缎衣二、琉璃衣二、青素缎衣三、缎衣三、整缎衣共五十。饶余贝勒：金二两、银五百、黄褐子一、石青素缎一、罗缎一、青素缎一、彭缎及洋缎四、纺丝及绫子三、纱二、缝衣二、彭缎衣二、纱衣二、衣缎共二十。

又十八旗进献马三十八，蟒缎、缎、缎衣共一百六十，银八百两，玉壶一，酒盅三，银杯及托碟四对。

初六日，伊孙等自娘娘宫渡口还，奏曰："娘娘宫渡口之明国船兵已退，我等乃还。"

是日，奉圣汗命，召群臣集于大政殿，传谕曰："凡鞍辔等物件，不得以金镀之。凡藏金富户，止许造碗碟匙箸，或至财力匮乏，尚可用之。若以金涂饰，岂能复取而用之耶。嗣后，着永行禁止。至出征所获财帛，用之亦当节俭，勿以得获财帛而忘纺棉织布。"

初七日，敕曰："宽温仁圣汗谕：前有定制，已传宣于众。凡珍珠、东珠、金银、花蟒缎、良缎等各色精美之物，应进献者，即送各固山额真，隐匿不送者，罪之。此外别有所获，方归得获者。今闻有者不遵前旨，犹如无旗、无牛录、无主之人，不赴

该管官处交纳，隐藏携归，反言此系我之所得或此系我家奴之所得，意欲取媚，各图私献。此乃彼等借机肆匿珍物、多藏少献之谋也。其私进之物，乃主上所应得者，其私受者自系小人，私进者亦为贼也。嗣后，凡有所得，宜各送该管固山额真，固山额真总收记档，当如拜音图择人收藏，敬谨进献，方为合理。”

初八日，圣汗赏国史院罗绣锦、杨方兴、梁正大，秘书院李栖凤、雷兴，弘文院王文奎、齐国儒，都察院吴景道、王世哲等各马一。

是日，赏多罗武英郡王阵获之总兵官巢丕昌：加其自有之十丁十妇在内，共奴仆三十对；加其自有之四马在内，共马十五；加其自有之四骡在内，共骡五、驴五、牛十五。

是日，赐自锦州来投之梁和以妻，仍赏夫妇各衣一袭及被褥枕俱全，并赐奴仆二对、马二、牛二、骡一、驴一。

初九日，往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处贸易之诺木布、胡米色至。

十一日。先是，爱塔逃走时，正蓝旗英格曾与之同谋。达格遁逃时，英格又与之同谋。出征大凌河时，英格遣其心腹家丁往作奸细。随睿亲王、豫亲王往征宁远时，英格又自前屯卫遣其属下一人往。至是下法司鞫讯，四事皆实，遂诛英格，籍家产给其弟。

十二日，都察院汉笔帖式正红旗吴章京所属李民表首告该院正黄旗下吴景道云：“昔诸王、六部承政及各官跪于大清门外敬请汗即大位时，吴景道于国史院坐聊，未同众官叩拜。此事，文馆张应魁知之。其罪一。吴景道与达尔古于大清门内东阶对坐，曰：‘我服此衣，不胜羞愧，故以外套罩之。’至祖章京家，入门时，即呼王世哲曰：‘尔速去衣，我不胜羞愧。’此事，祖章京之家人知之。其罪二。吴景道坐于大清门西侧狂言曰：‘六部承政皆当诛戮。’此事，祖章京知之。其罪三。吴景道不上衙门，每日酗酒大醉，竟坠驴划伤脸。其罪四。吴景道家有二牛，谎称有一牛，于赏赐例内，复受一牛。其罪五。管台之崔章京，以吴景道有疾，治备酒宴，邀其宴饮，时吴景道声称家中已无食粮，崔章京即遣其婿往送美酒二瓶、食粮二车。此系崔章京婿毛兴福所言，席二所闻。此乃诈取。其罪六。吴景道乘驴行于祖章京前，此乃悖理欺人。其罪七。瑞廷举至本衙门首告佟整，时本院汉大臣竟以宋古为原告，添写于呈内。其罪八。”下法司勘审皆虚，遂诛首告李民表。至吴景道所言六部承政皆当诛戮之语问祖可法，曰：“实有之。”祖可法既闻本院人之言，何不具报，竟以为诳言，置之不理，坐祖可法应得之罪，罚银四十两。尔吴章京不稽察属员，为何准其移居他旗，亦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三十两。郎位以吴景道将尔悖乱之事奏闻于上，遂结怨于吴景道，纳他旗李民表给房居住，唆其讦告，而所告之事，俱系不实，故籍郎位家产，以其半入官，

其半仍还郎位。

是日，赐自宁远来投之刘银柱以妻，仍赏夫妇各衣一袭、奴仆二对、牛一、驴一。

是日，外藩蒙古喀喇沁部古鲁思辖布杜棱率其诸臣及随多罗武英郡王出征诸将来朝见圣汗，并进献物品。圣汗召入清宁宫院内，古鲁思辖布杜棱率其所部诸大臣叩见毕，以来朝礼赐宴。此宴也，古鲁思辖布杜棱等各有所献：古鲁思辖布杜棱进其家所储财帛妆缎一、蟒缎五、缎四，阵获马二、骡三、银一百三十三两、缝纱一、缎一、缎衣三；色棱塔布囊进骡九、蟒缎衣一、缎衣十四、缎十五、银百两；万丹塔布囊进马一、骡二、缎衣九；叶布舒进其家所储财物妆缎一、蟒缎一、缎三、马二；玛济进马一、骡一；戴青进骡一；阿玉希进骡一；索诺木进马一、骡二；纳木赛进马一；博第进马一；众军进败敌所获马九。汗览毕，受古鲁思辖布杜棱妆缎一、蟒缎五、缎四、缎衣三、银四十两、马二、骡二，色棱骡三、缎衣三、银四十两，万丹马一、骡一、缎衣二，玛济马一、骡一，索诺木马一，戴青骡一，阿玉希骡一，众军败敌所进马八，余悉却之。

第三十册　崇德元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五日，先是，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往征明国，至锦州立营，城内有名崔应时者为首，与近五十人合谋，遣胡有升赍书至和硕豫亲王处。其书云："天奉佛命，遣一帝王下凡，以乱天下。朱氏帝业将终，今大金之嗣天聪汗将出而御世。英明汗御世，统驭天下之民，东四部金军归附，北察哈尔部来降，此君不可慢。上天遣新替旧，改朝换代，复定天下也。朱氏帝业既终，必还归于天。天聪汗立后，诸佛下凡，扶佑天聪汗即帝位。此玉玺乃据天地成命，天下所赐也。明帝不德，失之于蒙古之手，今已五百年，当归之于天聪汗。迨见弥勒佛后，必有贤人出世，暗中助尔金身，今因畏惧，弗敢直陈。天下十三省皆有贤人，观音菩萨将助尔称帝。今有一至诚之佛现于山西地方，欲见金身，每日啼哭。前日，山西省平阳府西河王特遣四人至辽东，请天聪汗称帝，至今未归。山西省候见真主，欲告其故。我山西平阳府人众候汗至，收聚百姓，止率三四千兵至，各处皆来归附，随汗同往北京称帝。南省湖广、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皆由山西平阳府一人暗中往来，通融内外，扶助天聪汗即帝位。唯助一主，不助二君。今遣人持书以往，乞即发金兵，多则一万，少则五千。朝见关王神，指示尔至山西平阳府地方见一贤人，彼将往燕京助尔即帝位。若彼不至，则尔

之称帝将迟三四个月。彼至而见尔金身，则瞬间可复建中京，天下人民齐来归附矣。一代帝王，尔自为之，天下之人尚不知也。山西秦晋地方一明士，梦中欲得见尔金身，唯路途远隔，难以赶赴，延至今日，天下大乱。尔破燕京，理所当然，四面八方咸来助尔称帝。观音菩萨驾云显圣，高呼'天聪汗'，命将我国真玺送与尔，尔尚不觉。崇祯福尽业终，尔当出而御世。天使察哈尔送真玺与尔，时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诸神佛皆相眷佑，以掌天下之玉玺送尔。汝之数万大军得入北京者，不可以为易也，乃观世音菩萨使尔大军入边，尔何由知之。二千五百大军，尽为尔大金拥有，至拥有天下者，非小事也。金兵及西部蒙古四处掳掠，不能成大事。尔亲率兵来，训导金兵，指地驻守，一旦克燕京，其财宝无穷尽矣。山海关外八城之兵，俱已西下，是城皆空，尔乘隙率兵自大路而进，无需劳顿。八城及山海关，北京并天下十三省，尔若不得，可缚我而杀之，以示诸将，我亦愿死。赐天下而不取，不善用兵，徒贪财物，非大人之所为也。天下兵士闻有金兵，心惊胆战。原约丙子抑或丁丑年，天聪汗必于北京称帝，百战百胜，无人可敌，东胜神州出一帝王，名曰大金。昔大元、大明二朝皇帝不满五百年，大金汗将复立为天下共主，因其为弥勒佛所生，故天下之民变更。天聪汗既主天下，上天众神兵、九星、二十八宿、三十六神、四十八仙、五十三佛、六菩萨及关帝率兵助战，七十二贤士、八十一洞真人、三千门生、子路、颜回齐出，助天聪汗即帝位。攻克燕京，八方之兵集于一处，尽死于尔之手。天兵天将助大金，复即旧位。原约尔当此时出而御世。山海关等处皆败，毁一宝而天下分崩，成一家而大金复兴，以新更旧，天下复定之大事，尽皆知之。百事依我，皆得成功。佛曰：'观音菩萨助大金成帝业，是使天聪汗救天下也。'倘使天时未终，谁言此事。天下之人尚在梦中也。此时天遣我助大金以称帝于天下，事难如梦，但无不知者，唯存之于心，将谁是告。尔被隔于东隅，我于西方惧而不动，每日寝中思虑，梦中想往，目皆矇眬，含泪而不敢言，伤心疾首，泪水满腹。欲舍命前往，则弃家宝、苦妻子。我王为天下，更时换代，乱四海，祸九州。尔当洗心涤虑而主天下，不可效历代帝王，由尔别立天下，此事尔尚不知。天使紫微星助尔另定天下，天下各官，均候明君。破燕京后，朱氏退位，建立中京，尔犹恍如梦中耳。神更新太平世界，于长安地方大破西秦，令我赞襄大事，勿以我为凡人也。混沌之时，首命为帝，古制皆同。戊午年，天使尔收聚有福之人。其无福者俱遭锋刃，有福者皆助尔称帝。用兵二十载，至丙子年，发大兵，克燕京，登龙位。尔心之所思不浮，佛命天遣，八方齐助，尔必统领天下。此等之事，我皆知之，存之于心，候尔称帝。依天下常规，服龙衣，登云履。依我明国礼，蓄发戴网。初得明之前，汝依尔金例，皆行剃发。今若得明，当仿明国皇帝、官员衣冠之

制，更新划一。前于大凌河，我送一人与尔，令尔执而勿释，汝竟释而遣归。若不释之归，则北京早已克之也。此次彼率兵西征，崇祯升彼为都元帅，天下各官，皆归彼管。彼虽统兵，心仍向下。天下大事，言犹不尽。阅此书后，速率大军，由大路来，无人阻止。先遣一人来报信，我在此预备。八城得一，余皆可得矣。此次非同前次，大军抵山海关立营，无需劳顿，八城即降，堵塞关口，彼由何处逃走。尔务速为之，佛命天汗助尔称帝，须约束兵丁，勿贪财货。登金銮殿龙位后，更新官员，其贪邪之官，尽行杀之，复登旧位而主天下。今我有言，大元、大明未满五百年，将由大金汗复兴其旧业。所谓五百年间必出圣人者，乃指我汗也。愿垂万万年。"

和硕豫亲王、多罗豪格贝勒复崔应时书曰："大清国和硕豫亲王、多罗豪格贝勒致书镇守锦州城崔将军：尔所遣二人至，云崔将军率家人及国民欲成大事，以顺应天时等语，甚合我等来意，喜之不尽。我等所以率兵前来，亦不过顺天意应人事而已。若此事果成，尔之富贵，何待言之。将军若不信，岂不闻孔、耿、尚耶。视尔之功，较之彼三人更大。且经百战所得大凌河官兵，仍予留养，擢用为国中头等大臣，谅将军亦闻之。自古智者，顺天应时而行者亦颇众，将军焉能不知。唯所遣二人未赍将军书来，是以我等疑之。将军果怀诚意，望速遣书信来。"其后，崔应时遣人致书约云："二十二日大吉，至晚将近二更，可整饬大军，一支在城南某处立营，一支在城东关外某处立营，余于城北门西侧第三方垛对面立营，暂且不动。而后我为内应，尔等整理大军，令其四面一齐呐喊，呐喊二次后，待第三次呐喊时，即整备云梯，携至城下，我即于城上同时动手。我于城上执灯摇晃，其余各垛口，亦皆悬灯，不可看错。三官庙迤西，皆系蒙古，须慎防之，可遣通蒙古语之人往谕曰：尔等速降我汗等语。城上东关之北门、东门、南门，每门有百人看守，宜整兵齐进。天佛庇佑，余言不尽。凡我在城上之人皆以白带为号[①]。待我城上人以满洲语高声呼唤，尔兵即退至城下，竖起云梯，我等在城上缒绳，即命兵士攀绳而上。切记之，万勿忘却。"约毕，和硕豫亲王即命兵士整备云梯，至二更末，往攻锦州城北面，因失约未成事而回。城中人觉之，即搜捕崔应时等。时有张绍祯、门世文、门世科、秦永福等逃出来归，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携之来见圣汗。圣汗谕曰："尔等虽未能成事，而意在归顺。"故擢胡有升为梅勒章京，赐妻二、头等虎尔哈貂皮端罩一、狐皮端罩一、蟒缎面满洲貂皮里皮袍一、绸面羊皮袄一、戴顶子貂皮帽一、貂皮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小刀镀金錾花腰带一、

签注：① 谨查《旧清语》一书，其 šanggayan guwafu be temgetuleme hūwaitambi 者，即裹白带为号之意。

镶绿斜皮头等靴一双、二等靴一双、绸二十、毛青布八十、银五百两、插有弓箭头等撒袋一、头等雕鞍辔鞧攀胸缇胸毛毡鞯缝翠蓝布鞍笼股子皮鞍二、平雕辔鞧红毡鞯翠蓝布鞍笼白毡鞍二、素饰件辔白毡鞯牛皮鞍笼、奴仆四十对、马二十、骡子十、驴十、牛二十；又张绍祯、门世文为甲喇章京，各赐妻二、猞猁狲皮端罩一、狐皮端罩一、绸面羊皮袄一、戴顶子貂皮帽一、系手帕荷包小刀二等雕带一、镶绿斜皮靴一双、二等雕鞍一、辔鞧攀胸缇胸红毡鞯翠蓝布鞍笼股子皮鞍一、平雕辔鞧红毡鞯翠蓝布鞍笼白毡鞍二、饰件辔鞧白毡鞯牛皮鞍笼，插有弓箭二等雕花撒袋一、奴仆三十对、马十五、骡五、驴五、牛十五、绸十五、毛青布六十五、银四百两；第三，秦永福、门世科为牛录章京，各赐妻一、狐皮端罩一、绸面羊皮袄一、貂皮毡帽一、系手帕荷包小刀雕带一、镶绿斜皮靴一双、绸十、毛青布五十、银三百两、奴仆二十对、插有弓箭三等雕花撒袋一、暖木鞍一、三等雕鞍辔鞧红毡鞯翠蓝布鞍笼股子皮鞍一、平雕辔鞧红毡鞯翠蓝布鞍笼白毡鞍一、饰件辔鞧白毡鞯牛皮鞍笼、马十、骡五、牛十。又赐房舍及一应日用器物，从优养之。

第三十一册　崇德元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六日，圣汗率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往萨尔浒、界藩放鹰，辰刻出内治门，驻跸放鹰凡六日，二十三日未刻进福胜门。

是日，遣员往外藩蒙古诸贝勒大臣处会盟，审议民间奸盗邪乱之案并颁法律。都察院承政国舅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达雅齐塔布囊往察哈尔、喀尔喀部诸贝勒处，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往科尔沁部诸贝勒处。伊等所赍书曰："圣汗谕国舅阿什达尔汉、希福等着传谕前来会盟之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及众贝子等曰：'今俟冰冻，即当出师。在此期间，凡欲亲自来朝，或遣人来朝，或来探亲者，俱着停止'。此言勿谓系圣汗之谕，可称系尔等之言。至停其前来之缘由，我国内粮米歉收，以粮米赈济之闲散人口甚多，其来朝者之马匹倘以粮喂之，有所不敷，因命停止。此谕勿令他人知之，尔等阅毕密藏之。"

圣汗凡遣部院首辅大臣前往外藩蒙古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处会盟，或办理政事，或鞫审罪犯，则王之部下[①]即以来臣之职名及事由，先驰告诸王知之，王

签注：① 谨思，此 wang ni jakai gurun i niyalma，盖王身边之人也。

闻之，即至五里外迎接。倘有谕书，诸王率众均皆下马，排班立于西，俟谕书经过后，方可上马随后进前。伴随谕书到府，即设案拈香，赍书大臣陈书于案上毕，在东侧面西站。王行一跪三叩礼，不起，赍书大臣将书自案上取下，授与读祝人。读祝人立读毕，呈与王。王双手接之，授与属员，行一跪三叩礼。礼毕，先将谕书收起。王与使臣互行一跪一叩礼毕，虚中位，使臣于东面，王于西面对坐。若无谕书，则王即于马上相见，伴随左右，至府下马，互行一跪一叩礼。礼毕，王在西面，使臣在东面对坐。宣谕时，王跪聆听。若以送圣汗恩赏，办理小事遣大臣或侍卫等往，王之部下亦以使臣职名及事由，先告王知之，诸王出其营迎至府。呈赏物时，跪受。若系衣物，则即服之，向汗行二跪六叩礼。若系平常财帛、食物，亦跪受，仍行二跪六叩礼。礼毕，仍虚中位，王坐于东，使臣坐于西。送使臣行，必送至迎接之处。外藩诸王、贝勒、贝子遣人朝贺进献，圣汗若恩赏其主，令来人赍还，则到府后，王亦自府出迎领受，向汗行二跪六叩礼。内外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互相遣使往来，仍遵旧制。

是日，奉宽温仁圣汗谕旨制定：凡亲王、郡王娶妻、嫁女、娶媳设宴，圣汗、国君福晋、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不往，和硕亲王、多罗郡王以下及首辅大臣、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以下俱往。多罗贝勒娶妻、嫁女、娶媳设宴，多罗郡王、多罗福晋以下及首辅大臣俱往。固山贝子等娶妻、嫁女、娶媳设宴，多罗贝勒、多罗贝勒之妻及首辅大臣俱往。临行时有事则止，倘无事托词不往，则由部王査究。凡外藩各部王、贝勒送女设宴，国中固伦公主、和硕公主、格格下嫁外藩各部王、贝勒设宴及迎送下嫁外藩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之礼仪，俱照前奉谕旨行。和硕亲王娶妻、娶媳时，所赠衣服：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及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八袭，蟒缎及缎被褥六套，金项圈一，荷包一，大簪子一，小簪子三，耳坠一副，戒指十；如娶国中大臣之女，应赠女父蟒缎无扇肩朝衣、腰带、帽、靴，赠女母蟒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及金耳坠、雕鞍马二。国中大臣若与和硕亲王结亲，则聘礼为马十五、雕鞍辔十五、盔甲十五。多罗郡王娶妻、娶媳时，所赠衣服：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七袭，蟒缎及缎被褥五套，金项圈一，荷包一，大簪子三，小簪子三，耳坠一副，戒指八；如娶国中大臣之女，应赠女父蟒缎无扇肩朝衣、腰带、帽、靴，赠女母蟒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及金耳坠、雕鞍马一、熟股子皮鞍马一。国中大臣若与多罗郡王结亲，则聘礼为马十三、雕鞍辔十三、盔甲十三。多罗贝勒娶妻、娶媳时，所赠衣服：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六袭，蟒缎及缎被褥四套，金项

圈一，荷包一、大簪子三，小簪子三，耳坠一副，戒指六；如娶国中大臣之女，应赠女父蟒缎无扇肩朝衣、腰带、帽、靴，赠女母蟒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及金耳坠、雕鞍辔马一、空马一。国中大臣若与多罗贝勒结亲，则聘礼为马十一、雕鞍辔十一、盔甲十一。固山贝子娶妻、娶媳时，所赠衣服：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五袭，蟒缎及缎被褥三套，金项圈一，大簪子二，小簪子二，耳坠一副，戒指四；如娶国中大臣之女，应赠女父补子缎无扇肩朝衣、腰带、帽、靴，赠女母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及金耳坠、雕鞍辔马一。国中大臣若与固山贝子结亲，则聘礼为马九、雕鞍辔九、盔甲九；若系尚未分居之子，从依其父；若系已分居之子，则视其品级。所赠衣物，若多于所限之数，则罪之。无力备足所定之数者，经结亲双方商议裁减，则无罪。女齐肩朝褂、袍、衬衣、裙、裤五件为一套。钉花衣、缝衣不得超过一套。格格下嫁外藩，其陪嫁：若系和硕格格，为侍女八人、闲散户五；多罗格格，为侍女七人、闲散户四；格格多罗贝勒之女，为侍女六人、闲散户三；固山格格，为侍女五人、闲散户二。此项陪嫁，奶母、奶父不在其中，遣之与否，听其主便。所送多于此限额，则罪之；少则无罪。陪送财货或牲畜，任其主定。和硕亲王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牲畜五九之数，设席六十桌，备酒六十瓶；前去定亲，准宰牲畜四九之数，设席五十桌，备酒五十瓶。多罗郡王娶妻、娶媳，准杀牲畜四九之数，设席五十桌，备酒五十瓶；前去定亲，准宰牲畜三九之数，设席四十桌，携酒四十瓶往。多罗贝勒娶妻，娶媳，准宰牲畜三九之数，设席四十桌，备酒四十瓶；前去定亲，准杀牲畜二九之数，设席三十桌，携酒三十瓶往。固山贝子等娶妻、娶媳，准宰牲畜二九之数，设席三十桌，备酒三十瓶；前去定亲，准宰牲畜一九之数，设席二十桌，携酒二十瓶往。勿得还礼。未分居之子，从其父；已分居之子，视其品级，携礼物前往。亲王以下嫁女，不视其父品级，而视其婿之品级。违则依法治罪。将此书，命礼部传谕亲王以下贝子以上各臣。超品一等公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十二，备酒三十瓶，设席二十桌；前去定亲，准宰羊八，备酒二十五瓶、缎衣四袭、缎被褥二套、毛青布衣服一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金项圈一、三钱金簪子三、金耳坠。三等公、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十，备酒二十五瓶，设席十五桌；前去定亲，准宰羊六，备酒二十瓶、缎衣三袭、缎被褥二套、毛青布衣一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金项圈一、二钱金簪子二、金耳坠。梅勒章京、护军纛章京、汗之一等侍卫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八，备酒二十瓶，设席十桌；前去定亲，准宰羊四，备酒十五瓶、缎衣二袭、缎被褥一套、毛青布衣一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金项圈一、二钱金簪子二、金耳坠。甲喇章京、护军甲喇章京、副承政、汗之二等侍卫、诸王之头等侍卫娶妻、

娶媳设宴，准宰羊六，备酒十五瓶，设席八桌；前去定亲，准宰羊三，备酒十瓶、缎衣二袭、缎被褥一套、毛青布衣一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金耳坠，一钱金簪子二。牛录章京、汗之三等侍卫、诸王之二等侍卫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四，备酒十瓶，设席六桌；前去定亲，准宰羊二，备酒八瓶、缎衣一袭、毛青布衣一袭、缎被翠蓝布褥一套、金耳坠。什长、分得拨什库、小拨什库、诸王之三等侍卫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三，备酒八瓶；前去定亲，准宰羊一，备酒五瓶、毛青布衣二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银耳坠。庶民娶妻、娶媳设宴，准宰羊二，备酒五瓶；前去定亲，准宰羊一，备酒三瓶、毛青布衣一袭、毛青布被褥一套、银耳坠。猪可替代羊，至鸭、鹅、鸡等，任其主所得携往。勿得还礼。倘越制多杀、多用、还礼，则依法罪之。无力之人，少于限额，无罪。未分居之子，从其父；已分居之子，则视其品级。其赠衣、宰牲、备酒者，不论女，而视女婿之品级。内外诸王、贝勒、贝子等结亲时，所送牲畜等聘礼之数，倘结亲双方之诸申均有五百户，则外藩诸王、贝勒给马五十、牛五十、羊五百，国中诸王、贝勒给驮甲胄十副之雕鞍马十，另给甲二十、缎五十、毛青布五百、银汤饭罐一、酒海一、茶桶一。所隶诸申数不等，其一方诸申少，则酌减给之。若所隶诸申在百户以下、十户以上，则给马十、牛十、羊一百。凡贝勒与庶人结亲，亦照此给之。若庶人互相结亲，则给马五、牛五、羊十。若违制多送，则夺其多送之牲畜；结亲双方系王、贝勒、贝子，则各罚取三九之数；庶人各罚取一九之数；少送则无罪。婿若亡故，则收回所送聘礼；女若亡故，则退聘礼之半。奉宽温仁圣汗谕旨，礼部和硕豫亲王制定：外藩亲王、郡王、贝子以上与和硕亲王结亲，若亲家夫妇亲送女至，则各赠夏衣一袭、冬衣一袭、黑貂皮端罩一、头等雕带一、腰刀、插弓箭撒袋一、雕盔亮袖良甲一、头等雕鞍辔马二、蟒缎三十、毛青布二百、银汤饭罐一、茶桶一、酒海一。随行男女共三十人，皆赏以衣，其中四人赏蟒缎，若无蟒缎，可赏缝团龙朝衣[①]；六人赏补子朝衣；十人赏素缎朝衣；十人赏毛青布朝衣。外藩亲王与多罗郡王结亲，若亲家夫妇亲送女至，则其礼与亲王同。自郡王以下、贝子以上亲家夫妇亲送女至，则各赠夏衣一袭、冬衣一袭、黑貂皮端罩一、虎尔哈貂皮端罩一、头等雕带一、腰刀、插弓箭撒袋一、头等雕鞍马一、素雕鞍马一、蟒缎二十五、毛青布一百五十、银汤饭罐一、茶桶一。随行男女共二十五人，皆赏以衣，其中三人赏蟒缎，若无蟒缎，可赏缝团龙朝衣；五人赏补子朝衣；七人赏素缎朝衣；十人赏毛青布朝衣。外藩亲王、郡

签注：① 谨查《清文鉴》一书，称蟒缎织有有圈对龙曰 bolin。谨思，此 bolilame ifiha ergume，盖缝有团龙之意也。

王送女与多罗贝勒，则其礼与亲王、郡王同。自多罗贝勒以下、贝子以上亲家夫妇亲送女至，各赠当季衣一袭、虎尔哈貂皮端罩一、猞猁狲皮端罩一、头等雕带一、腰刀、插弓箭撒袋一、头等雕鞍辔马一、蟒缎二十、毛青布一百、银茶桶一。随行男女共二十人，皆赏以衣；其中二人赏蟒缎，若无蟒缎，可赏缝团龙朝衣；三人赏补子朝衣；五人赏素缎朝衣；十人赏毛青布朝衣。另不分季节制蟒缎夹朝衣及毛青布单朝衣给随行人等。凡结亲双方之位次高者，依其品级给衣。姐夫、妹夫随行，给当季衣各一袭。

第三十二册　崇德元年十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七日，正白旗佟正被其家人徐廷举、朱国明、金士科、吴延举、于儒义首告：一件，轻蔑汗，不进表文；一件，未往祭天而亲受汗赏；一件，王之福晋薨，不穿孝服，不去送葬；一件，礼部亲王薨，不穿孝服，不去送葬，居家演戏宴乐；一件，刘爱塔逃走时，有耿文章、萧定兹、王得四、罗尚学、王交功五人送来皮袄四件、缎衣一大包，不知其数，留之而去；一件，隐匿尹游击下男丁刘杰；一件，遣佟二勒死其嫂；一件，有名唐大者于大凌河中炮而死，赏银百两，彼领取之；一件，有名李成龙者死，有银元宝四，彼竟收取，并非法将死者之妻配与死者之弟；一件，往征大凌河时，将平日倒毙之马匹讹称战死，遣吴千总领取二马之价；一件，拷打其家人王经远，并令张丕以狗粪塞其嘴中，至第三日殒命；一件，去年有官粮以大石计二十石，未运送粮仓；一件，有汉僧三人，未写度牒，隐匿其家中为奴；一件，曾以外郎之妻配与彼婿，因女不从，遣人勒死；一件，隐匿满二、满福、单五、徐三、李光贤；一件，隐匿陈尚志及箭匠文德才；一件，索取徐廷举银三十两及银碗、银盘、银鞓带等共计银二十八两五钱并骒马一；一件，盗卖官木，得银百两，留其半建己房，余半借与他人；一件，大凌河四官员之妻身价银一百六十两，取自公库，而彼侵吞；一件，隐匿盖州掌粮仓官黄有功名下男丁三人为其家奴；一件，都察院外郎李民表本居他旗，竟给房舍，唆其首告都察院参政吴景道。其十一件，由都察院送法司鞫讯，得实，拟佟正死，入奏圣汗。圣汗谕曰："免死，罚银百两，革其三等甲喇章京职，籍其家产，将佟正之衣物分作三份，以一份还佟正，二份赐豫亲王。其各色药品，亦分作三份，以一份还佟正，二份赐王。其零散财物、汉人衣服、东珠、珍珠、金银等，尽行没收，赐予王府。给佟正二十男丁庄屯一处、牛十四、马二、驴二，其余奴仆、牛、马及一应物件悉数籍没，命和硕豫亲王酌情分赏其旗下穷困之人。"

二十五日，圣汗之诞辰，遣超品一等公杨古利及文武首辅大臣诣福陵，燃香灯，供果品，奠酒致祭。其祭文曰："继位孝子跪奏于皇考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皇妣太后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之福陵神位前：今日乃皇考太祖、皇妣太后生我之日。我追念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欣然抚育之盛德洪恩，特命大臣代我燃香灯，供果酒，洽备祭品以致祭。"俟大臣等祭毕还，朝贺圣汗之诞辰，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率文武各官于崇政殿排班毕。巳刻，圣汗出宫御殿升座。赞礼官赞排班，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率文武各官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和硕睿亲王双手高捧清字贺表，率众跪。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接表文至圣汗前跪读，其文曰："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文武大臣以庆贺礼奏闻宽温仁圣汗：今日乃圣汗主万寿诞辰，举国太平，万民熙攘，上下同乐，乃自是日始，愿我圣汗岁寿万年。"读毕表文，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次蒙古科尔沁部舅舅奇塔特、舅舅桑阿尔斋率诸大臣侍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舅舅奇塔特双手高捧蒙古字贺表，率众跪。国史院古希接表文，至圣汗前跪读毕，听赞礼官赞跪叩，行三跪九叩礼。次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率众汉官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前，众皆进前；赞跪，石廷柱双手高捧汉字贺表跪。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接表文，至圣汗前跪读毕，赞礼官赞跪叩，行三跪九叩礼。以庆贺礼朝见毕，陈百戏，大宴之。宴毕，圣汗礼让和硕礼兄亲王先行还府，礼兄亲王还府时，汗离座行礼送之。申刻，还清宁宫。行庆贺礼，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所进礼物：和硕礼兄亲王代善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三、貂皮二十、雕鞍辔马一、空马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三、貂皮二十、雕鞍辔马一、空马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献礼物数目，东珠三、貂皮二十、雕鞍辔马一、空马二；和硕豫亲王多铎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三、貂皮二十、雕鞍辔马一、空马二；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二、貂皮十五、雕鞍辔马一、空马一；多罗郡王阿达礼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二、貂皮十五、雕鞍辔马一、空马一；多罗贝勒岳托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一、貂皮十、雕鞍辔马一；多罗贝勒豪格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一、貂皮十、雕鞍辔马一；多罗安平贝勒杜度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一、貂皮十、雕鞍辔马一；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进献礼物数目，东珠一、貂皮十、雕鞍辔马一。

二十六日，蒙古科尔沁部舅舅奇塔特、舅舅桑阿尔斋以来朝礼，杀牛羊，具筵，于清宁宫院内恭进圣汗。此宴也，舅舅奇塔特、舅舅桑阿尔斋献雕鞍辔马二、空马二十五。受其雕鞍辔马二、空马三，余悉却之。

是日，圣汗赐文馆三衙门未出征大学士、笔帖式银一百七十五两。

二十七日，朝鲜官员拜米率十五人来朝进朝鲜国王奏书。圣汗谕曰：“尔王既不阅我书，遣我使回，我何为览尔书耶。”未览其书。于二十九日遣拜米归。

是日，户部承政英古尔岱、马富塔奉圣汗命集群臣于大政殿，宣谕曰：“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奇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谷即于市出粜。恐有粮之家拒不出粜，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若系水田，俱种以稻、稗、高粱，旱地则皆种杂粮。凡耕种之地，务勤施以肥，抢墒早种。若不趁地湿耕种，耕作失时，则粮从何而得耶。及早播种，适时耕耘敷土，则粮可得矣。”

二十八日，随卫斋桑出使蒙古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色臣汗处之诺米达、阿鼐还报消息。

二十九日，赏自塔山来归之达赖以妻，并奴仆五对、牛二、驴一、缎二、毛青布二十；赏巴颜岱、拜虎各妻一、奴仆四对、牛二、驴一、缎一、毛青布二十。该三人来归时，携至马二十三，尽行给还之。该三人娶妻时，各赏纺丝一、帽缎一庹、大毛青布四、小毛青布四、印花布一、羊一、酒二瓶。

第十六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三十三册　崇德元年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十一月初二日，察哈尔公主将至，圣汗命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豪格贝勒、固山贝子等率大臣等于前一日往迎之。

初三日，清宁宫国君福晋、麟趾宫大福晋贵妃、永福宫福晋庄妃率诸王、贝勒之福晋及诸大臣之妻，出迎于十里外，大宴，入城。

初三日，以多罗武英郡王出征大明国，克城败敌，圣汗于太庙祭告皇考太祖。祭文云："即位孝子，遣官跪奏于皇考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神位前：仰赖皇考太祖所遗威福，我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首，偕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一等公杨古利、八固山额真等，率兵往征大明国。攻入其边关，克取明国数世守陵重地昌平州城及大小州县共十二城，荡涤大明帝所居北京周围地方，败敌五十八次，生擒大明总兵官巢丕昌等，俘获十八万。此皆皇考太祖夙愿，今特奏告，以慰太祖神灵，并仍祈默佑。"

是日，以庆贺多罗武英郡王西征大明国，克城败敌，圣汗遣大臣诣福陵，燃香灯，献酒果，焚五种纸钱万余致祭。

初四日，察哈尔公主具盛筵。此宴，公主进献：金茶桶一、金酒海一、金壶一、琥珀素珠一、珍珠素珠一、青金石素珠一、珊瑚素珠一、玉素珠一、珍珠衫一、蟒缎二、妆缎二、龙缎衣三、倭缎衣二、三包袱氆氇九、羽缎一、嵌绿松子石青金石辔鞧一对。

十一月初五日，胡希布旗乌达海甲喇西兰牛录下有名托东者，与萨尔都同往，被杀。为此，罚甲喇章京乌达海以应得之罪。

阿岱旗下巴斯汉于驻营之日，纵赖虎牛录下二人及叟色牛录下一人乱行，致其被杀。为此，罚巴斯汉银五十两。

阿岱旗下伊呼恩琛于攻城时，未曾携至一盾，拟鞭五十，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

折赎。

阿岱旗下赖虎于驻营之日，纵甘都牛录下一人乱行，致其被杀。为此，拟赖虎鞭七十，罚银二十三两三钱三分折赎。

费扬古旗下博奇超哈甲喇章京赛木哈，纵其甲喇莽古勒堆牛录下一人乱行，致其被杀。为此，罚赛木哈银五十两。

叶臣旗下甲喇章京洪尼雅喀出掠，时察哈尔扎木苏斋桑乱行被杀。为此，坐洪尼雅喀以应得之罪，罚银三十两折赎。

叶臣旗下诺木特穆鲁所属多尔津之跟役，出掠时乱行被杀。为此，拟诺木特穆鲁鞭五十，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折赎。

费扬古旗下噶布什贤超哈所属赛木哈牛录下一护军，出边追逃人至什巴尔台地方被杀。为此，坐沙尔虎达以应得之罪，罚银三十两折赎。

费扬古旗下希布海出掠，其牛录下一人乱行被杀。为此，鞭希布海一百。

费扬古旗下海色送红衣炮至噶海地方时，率每牛录一人前往，然未于每三人内委一头目，随众而去，致爱木布牛录下一人身死，其尸为正蓝旗所属萨齐库牛录下［原档残缺］携回。为此，革海色牛录章京职，拟鞭五十，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折赎，赏给携尸而回之人。

费扬古旗下梅勒章京锡翰出掠，时希布海牛录下一人乱行被杀。为此，罚锡翰银五十两。

达赖旗下甲喇章京唐桂、牛录章京博尔格依率众出掠，时博尔格依牛录下七人离队，二人被杀，五人得脱。为此，拟博尔格依鞭五十，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折赎；坐唐桂以应得之罪；离队之五人各鞭一百。

谭泰旗下噶布什贤超哈所属纳海，于朔州之役，诈称先进，其罪一；又朱喇喀牛录下济海之跟役乱行被杀，其罪二。为此，罚纳海银五十两。

费扬古旗下萨尔都，未得固山额真允许即擅自出掠，四人被杀。为此，鞭萨尔都一百，贯耳鼻，分其家产给该王。

费扬古旗拉巴希喜队色格依牛录下护军一人，与萨尔都同往被杀。为此，鞭拉巴希喜一百。

布颜岱旗下甲喇章京宾图率兵出掠，时有毕喇希额驸下一护军及图勒德依牛录下三人乱行被杀。因罚宾图银五十两。

叶克舒旗包衣翁国图牛录下胡敏乱行被杀，此系塔尔布率领出掠，皆未于胡敏等人中委一头目同行所致。为此，坐塔尔布以应得之罪，罚银十五两。

图尔格依旗下车尔格依，克昌平城时，偏赏其弟图尔格依及伊尔登；松山、杏山之役，诸固山额真命围敌城墙，车尔格依未将此命告于准塔、钟金等，反诡称已告之；又出边不收后队。以此三罪，罚银四百两。

博奇超哈固山额真萨木什喀纵其旗下五人乱行，致其被杀；其旗四盾，亦未携至。以此二罪，罚银五百两。

图尔格依旗下伊尔登，攻昌平城时，未曾携至一盾，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另罚五十两，共罚银一百三十两。

费扬古贝子纵本旗下人乱行，八人被杀；出边后不收后队；出边时败走；诳言武英郡王逼胁；其旗五盾，均未携至。以此五罪，罢固山额真任，罚银六百两，尽夺俘获。

胡希布旗下图瞻，其旗之盾，均未携至；又其牛录下二人及阿哈牛录下六人乱行被杀。以此二罪，罚银二百五十两。

胡希布纵本旗下人乱行，十人被杀，其罪一；出边不收后队，其罪二；临阵败走，其罪三；诳言武英郡王逼胁，其罪四；未全携至盾，其罪五。以此罚银六百两，罢固山额真任，夺其俘获。

布颜岱委分得拨什库为启心郎，委小拨什库为分得拨什库，遣其出掠，七人被杀；出边不收后队；其旗未曾携至一盾；更临阵败走。以此四罪，罢固山额真任，革其职，罚银六百两，夺其俘获。

费扬古旗下罗洛，出边后，本队所属莽库牛录下一人病故，因未查察，不知此事。其人为镶黄旗塔海牛录下［原档残缺］携回；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出边时本与哈哈纳行于一侧，竟诳言与纛章京穆成格同行。以此三罪，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另罚银百两，共罚银二百两。

费扬古旗下喀木齐哈，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出边时本与哈哈纳行于一侧，竟诳言与纛章京穆成格同行。以此二罪，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另罚银五十两，共罚银一百三十两。

费扬古旗下颜岱，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

费扬古旗下拉玛，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

费扬古旗下沃和巴图鲁，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

胡希布旗下孟格依，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纵本牛录下一人乱行被杀；不收后队。以此三罪，拟鞭八十。

胡希布旗下绰克图，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又，本与固山额真合兵击败宣府敌军，竟赍书诈称独自击败之。以此二罪，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

苏纳额驸旗下伊木图，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

叶克舒旗下尚间豁洛，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

达赖旗下硕巴哈，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

叶臣旗下乌珠阿木巴，攻昌平城时，未携至盾，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

伊拜旗下德木图，攻昌平城时，本旗下童国鲁，未携至盾，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另罚银百两。

叶臣旗下西唐阿，所进诸物粗劣，以家银补进，又其旗乌珠阿木巴未携至盾。以此三罪，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另罚银百两。

镶白旗古尔布什额驸，克昌平城后偏赏图尔格依及伊尔登，拟罚银百两。

博奇超哈梅勒章京永顺，因其旗下尚间豁洛及阿福尼二人未携至盾，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另罚银二百两。

博奇超哈梅勒章京精古勒达，纵本牛录下一人乱行被杀；又，其旗下伊木图及那木太沃吉赫，未携至盾。以此二罪，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另罚银二百五十两。

图尔格依旗下满都虎，未携至盾，其罪一；临阵败走，其罪二。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罚银百两。

达尔汉额驸旗下那木太沃吉赫，未携至盾，其罪一；临阵败走，其罪二。拟罚银百两。

拜音图旗下佛索里，临阵败走，其罪一；纵本队一人乱行被杀，其罪二。拟鞭八十，罚银五十两。

叶克舒旗下克布图，临阵败走，其罪一；又将本队所属觉善牛录下一病人弃之不顾，其罪二。拟鞭八十，罚银八十两折赎，罚银五十两。

阿山，临阵败走，其罪一；出边不收后队，其罪二。以此二罪，夺其俘获。

图尔格依，纵旗下人乱行，三人被杀；出边不收后队；其旗未曾携至一盾；临阵败走。以此四罪，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伊拜，出边不收后队；不指示额森、侯痕巴图鲁、硕巴哈以汛地；松山、杏山之役，正蓝、两白旗汛地错乱，隐匿不报；其旗未曾携至一盾。以此四罪，罚银四百两。

叶克舒，出边不收后队；纵其家人一名及旗下二人乱行被杀；擅入兄礼亲王及多罗郡王家人所得铺子，抢劫六处；以护桥不令王之家人通过，殴打牵驼之人，斩杀家人所俘男童一人，逼问为何将岱松阿所获二骡送给王之家人，竟将岱松阿所获二骡以进献为名攘夺之；出边时败遁。以此四罪，罢固山额真任，革其职，罚银六百两，夺其俘获。

拜音图，松山之役，正蓝及两白旗汛地错乱，容隐不报，其罪一；纵旗下一人乱行被杀；出边不收后队；临阵败走。以此四罪，罚银二百两。

恩格图，松山之役，正蓝及两白旗汛地错乱，容隐不报；出边不收后队；临阵败走。以此三罪，罚银四百两，夺其俘获。

乌赖，出边不收后队；诳言武英郡王胁逼；临阵败走。以此三罪，罚银四百两，夺其俘获。

谭泰，出边不收后队；诳言武英郡王胁逼；临阵败走。以此三罪，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叶臣，妄称松山、杏山之役，尽斩杀之；军中正蓝、两白旗汛地错乱，容隐不报；出边不收后队；诳言武英郡王胁逼；其旗不曾携至一盾；临阵败走。以此六罪，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苏纳额驸，出边不收后队，临阵败走。以此二罪，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达尔汉额驸，克城之后不设兵防守，致敌军攻入；纵旗下人乱行，被杀二人；诳言竖梯攻昌平城时，第二登城；昌平所获骆驼，指称进献，向王乞取；诳言偕同正白旗击败汉军；其旗两盾，未曾携至；出边不收后队；又临阵败走。以此八罪，罚银四百两，夺其俘获。

阿岱，其旗不曾携至一盾；出边不收后队；又临阵败走。以此三罪，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武英郡王，克昌平城后，不与众议，将其旗不应赏之人，徇私偏赏；妄言谭泰抢夺财物，以刀背击人；出边时不曾亲自殿后，致后队被敌所袭。以此三罪，罚取银三千两。

饶余贝勒，已克之城，未设兵防守，致敌兵乘夜复入；出边时不曾亲自殿后，致后队被敌所袭。故罚取银一千两。

达尔汉额驸旗下何洛惠，其旗两盾，未曾携至，竟谎称五盾皆已携到。为此，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罚银二百五十两。

布颜岱旗下辛达，于出掠处有七人被杀。故罚银二百五十两，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

叶臣旗下阿拉木，纵旗下四人乱行被杀；又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胡希布旗下西兰，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叶克舒旗下岱松阿，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费扬古旗下穆成格，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谭泰旗下瓜拉，不收后队；又临阵败数。故夺其俘获。

图尔格依旗下杜沙，与图尔格依同败敌兵，行文时仅书己名；又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拜音岱旗下翁阿岱，出边不收后队；又临阵败逃。故夺其俘获。

伊拜旗下明安达里，不收后队，又临阵败逃。故夺其俘获。

达尔汉额驸旗下鄂罗色臣，其本旗已死之人，被苏纳额驸自边内携回，鄂罗色臣诳言仍在边外，并未身死；又临阵败逃。故夺其俘获；复以欺诳，罚银五十两。

达赖旗下纳穆，纵旗下人乱行，被杀二人；不曾携至一盾；又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阿山旗下洪阔，纵同行一人乱行被杀；又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叶克舒旗下杜木拜，临阵败走。故夺其俘获。

超品一等公，出边时未启示武英郡王殿后。故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九十两折赎。

费扬古旗下噶斯哈，其旗五盾未全携至。故罚银二百两，罢其副管领职，夺其俘获。

镶黄旗下阿哈尼堪，未披盔甲，出边后率纛先行败走。故罚银二百两，罢其所任甲喇牛录职。

镶红旗下布尔善，其旗未曾携至一盾；又出边时败走。故罢其副管领及牛录职，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正红旗叶克舒之子道兰，未披盔甲；出边后先行败走。故罢管甲喇职，罚银二百两，夺其俘获。

正蓝旗下钟果堆，其队南吉兰牛录下一人乱行被杀；出边时败走；其队之盾，未曾携至，竟诳言业已携到；未曾携至盾。以此四罪，罚银百两，拟鞭一百，罚银百两折赎。

正蓝旗下隋和德，其队之盾，未曾携至，竟诳言业已携到；未曾携至盾；又谎报旗下兴鼐逃往乌拉。以此三罪，鞭一百，罚银百两。

拜音图旗下阿拉善云：“与张道员兵交战，率先进击，手被创，红肿六处，以一等伤受赏。其率先进击之事，额尔格图及托克托依知之。”询之，得悉，与张道员兵交战时，正蓝旗阿礼哈超哈及亲随护军皆退避，所言先入系属欺诳。故罚以应得之罪。

镶红旗下阿尔布尼云：“豫亲王率兵往略锦州，击败敌兵。时有石总兵官下一甲士误认锦州城下之敌为我兵，误入敌阵，敌兵砍毙之，欲割其首，巴布赖、布丹及我阿尔布尼三人突入敌阵，夺尸携归。此事，巴布赖知之。”询之，系布丹将死者夺出，

非阿尔布尼所为也。因拟欺诳罪，罚银九两折赎。

阿山旗下韩岱、鄂莫克图，谭泰旗下傅尔丹、达音柱，拜音图旗下昂金、邦逊等六人，攻锦州城时，未曾携云梯至，均罚以应得之罪。

镶蓝旗下罗洛、喀木齐哈、颜岱等率本旗兵独自克城时，彼等下令所部不得攻进城下，又未曾携云梯至。故该旗固山额真费扬古贝子告法司鞫审，得实。罗洛、喀木齐哈、颜岱各鞭一百。梅勒章京噶斯哈不善管理，拟鞭一百，再罚银百两折赎，罚银百两。夺该三人之俘获及噶斯哈银二百两，给该旗郑亲王。

正蓝旗达赖以进献圣汗为名，向戴达尔汉领取银四百九十七两，然并未进献，竟自取之。下法司鞫审得实，其二百八十两出边时被敌截取，其余二百一十七两，俱自隐匿，遂罢达赖固山额真任，革其职，罚银百两，夺其俘获。

凡被杀者，计缺赔赏，给各牛录。

第三十四册　崇德元年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初六日，先是遣阿什达尔汉舅舅及达雅齐塔布囊往外藩蒙古编牛录，至是还。彼等所赍书云：奈曼部达尔汉郡王八百家，编为十六牛录，章京姓名：乌讷特依、希呼图、沙济、岱杜齐、汤图克、莽古沙、巴彦图、僧格、唐桂、图勒噶、阿拉克、喀萨克、额布根、绰拉、克西古、额西格勒德依；桑安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果德依、巴朗；土谢图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博齐德依、西尔噶；瓦齐里六十家，章京姓名：满敦；纳恰一百五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胡尔鲁克、纳布泰、伊木图，以上共一千二百一十家，二十四牛录。沙里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卓勒宾、扎玛；衮格一牛录，章京姓名：罗洛。敖汉部班迪额驸八百五十家，编为十七牛录，章京姓名：达尔汉博齐德依、拉巴泰、博齐德依、凌浩、萨穆、超勒杜尔、多诺依、额德讷、阿巴噶、纳木赛、海色、苏默尔、布拉克泰、巴拜、哈里斋、多诺依、拜杜拉；索诺木四百五十家，编为九牛录，章京姓名：哈扬、道里呼、鄂莫克图、硕多依、叟格、恭格讷、巴图、马尼、博第，以上共一千三百家，二十六牛录。巴林部阿玉希五百六十家，编为十一牛录，章京姓名：蒙格雷、库伯格、布汉岱、库鲁克、乌苏海、巴布虎、斋桑、莽喀达、巴颜岱、海色、拜萨噶勒；茂奇塔特二十家、胡比尔干十五家、古穆九家、古尔布什十六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雅尔，以上共六百二十家，十二牛录。巴林部满珠习礼七百七十家，编为十五牛录，章京姓

名：拉巴、鞥克森、奎琫、钟图、额森、特木德依、叟色、孟根、钟图、巴雅尔、卓斌、和多都、巴图、乌讷格、鞥克森；色棱额驸一百一十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乌拉岱、桑阿尔斋，以上共八百八十家，十七牛录。扎鲁特部右翼桑噶里三百家，编为六牛录，章京姓名：杭西岱、特赫尔、绰鲁赫、纳穆、绰龙海、德勒格尔；巴雅尔图二百七十家，编为五牛录，章京姓名：绣巴噶、明安达尔、古希、博儿根、阿西图；青巴图鲁三百八十家，编为七牛录，章京姓名：托经、拜都、巴彦、孟克、土贝波木博罗、图梅、霍尼奇；伊里车依三十家并古穆二十五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布部；古穆七十五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保罗珠；巴特玛五十家，章京姓名：奇塔特；锡拉奇塔特四十家，桑阿尔斋二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明阿图；济尔哈朗一百一十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卦勒津、噶达孙；鞥克森一百三十六家，以其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塔噶泰、固纳图；额登六十六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昂阿；鞥克森三十六家并额登十六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多恩济；多尔济三十家、讷烈特二十家、杜济音四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胡巴；拉巴泰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卦齐德依、济苏克依；拜珲岱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乌拉岱、巴颜岱；毕登图七十五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拉拉；根敦七十五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朱勒古尔；毕登图二十五家并根敦二十五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冲吉勒；布达席里五十五家，章京姓名：拜赛；满珠习礼四十六家，章京姓名：洪果尔；以上共一千九百八十家，三十八牛录。云顿三十八家、叟僧黑九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特玛；色棱二十九家、古鲁斯喀布六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哈努依；以上八十二家，二牛录。车根一百三十家，以其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巴惠、纳彦泰；车根三十家、索诺木十五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塔布勒津；古穆八十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宝达噶；古穆之三十家、布尔达虎之十七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古勒德呼；阿玉希之八十七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拜都；阿玉希之三十七家、乌班之十四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毕哲格；拉玛扎布之三十六家，章京姓名：哈班；阿雅、杭济岱二人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乌巴纳齐；岱恭、洪果尔二人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拜都、阿哈图；以上共五百三十家，十一牛录。扎鲁特部左翼内齐之四百家，编为八牛录，章京姓名：翁桂、翁阿岱、达赖、章古泰、哈喇布岱、博多、巴木布海、诺依尔图；呼毕勒图之四百家，编为八牛录，章京姓名：道图、巴勒噶苏、布对、土图海、巴珠、托阔库、翁安、特博里呼；喀巴海卫征之一百五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额森德依、布固鲁克、

满都孙；桑图之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绰琫；鄂勒博克之三十家，桑古儿之二十家，合编一牛录，章京姓名：海色；乌尔古登之一百三十家，以其一百家编为二牛录，余三十家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阔里，鄂勒博克，奇塔；索尼之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毛齐；鄂勒博克之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达纳；奇塔特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肯哲依；额森德依之四十家、拉巴之十二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通赛；奇塔特之二十家、桑古勒之十家、桑阿尔斋之十家、瓦齐里之五家、囊努克之五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扎喀莫海，以上共一千四百三十家，二十九牛录。图拜色棱之三百一十家，编为六牛录，章京姓名：汤图、博塔库、多库勒、郎苏、多尔济、鞥克；多尔济之五十家，章京姓名：杨；扎木苏、莽古泰、古穆、克西克四人五十家，章京姓名：鞥克，以上共四百一十家，八牛录。绰博果之七十七家、萨玛迪之三十家，合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西巴克、阿金达；桑阿尔扎、海色、乌拉特三人五十家，章京姓名：西保泰；奇塔特之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鄂尔多克；巴尔固族之五十六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尔齐济尔；奇塔特之二十家、古穆之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阿对，以上共二百九十家、六牛录。都尔本扣克特下达尔汉卓里克图之三百七十家，编为七牛录，章京姓名：达尔汉齐努瓦、阿齐孙、诺门、布达、斋桑、特木德库、朱盖；鄂尔古都勒之六百七十家，编为十三牛录，章京姓名：康噶斋、达雅、哈穆、昂阿勒图、色本、翁果、乌玛赖、昂阿斋、穆鲁古、翁阿岱、萨鼐、阿班岱、达尔东；索诺木之三百十八家，编为六牛录，章京姓名：奇塔特、昂阿、色棱、库多依、桑阿尔、布斋；依尔扎木之七百七十六家，编为十五牛录，章京姓名：乌巴西、霍尔果、门都、扎噶勒、门都、张古噶、扎盖、布彦、达克达莫、阿雅拜、图鲁根、海岱、托勒拜、托克托惠、滚济雷；苏克之六十家，章京姓名：俄木里克，以上共二千一百九十四家，四十二牛录。茂明安部巴特玛之一百九十一家，编为四牛录，章京姓名：巴古斋、西勒穆、莫虎尔、德格哲依；张古海之八十九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博托依、博果多依；胡凌族之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达雅齐、布依噶；洪对族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巴尔齐吉尔；温都尔虎之二十家，绰依吉里之三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托博果，以上共四百八十家，十牛录。穆章之一千家，编为二十牛录，章京姓名：洪果多依、常格依、图梅、拜噶勒、胡拜、侯克依、翁盖、博尔托依、托尔巴噶、胡巴台、阿布斋、布吉济尔、巴英吉、索尼恩、阿西古、克德尔、海岱、钟农、达噶、多诺依；达赖之八百家，编为十六牛录，章京姓名：格德依、班济、巴彦、特古斯、博尔济图克塔噶、洪果多依、毕雅斯胡、奇塔特、赖萨、塔彬、阿巴泰、古穆尔、土贝、伊拜、

达彦、西尔盖；巴尔齐吉之子奇塔特、马尼二人一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依那都、扬古尔；海色之二百家，编为四牛录，章京姓名：绰噶、霍琫、润阔、明安；古穆之百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托克托虎、依班岱；古鲁之五十家，章京姓名：洪果多依；阿玉希之五十家，章京姓名：昂阿勒；叶绥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图鲁孙；绰斯喜之三百家，编为六牛录，章京姓名：宝图、霍恩图、马尼、塔库海、特博里呼、攸西；昂阿勒珠尔之一百四十户，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布部、翁盖、乌纳盖；昂阿之一百一十家，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乌巴西、哈喇达虎；绰斯喜之子班迪、巴拜二人一百家，合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布哈图、绰隆固，以上共三千家、六十牛录。翁牛特部杜棱郡王之七百家，编为十四牛录，章京姓名：巴图、巴达喇虎、海萨库、冬崇、沙金达喇、绰依、绰依斯克布、庚格讷、嘎尔玛、巴钦、巴海、阿喇纳、巴珲岱、额布根；霍尼齐之五十家，章京姓名：萨虎；绰克图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吞泰，以上共八百家，十六牛录。哈喇车里克噶尔玛之一百五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德格图、劳萨、多西；诺米岱之七十家，章京姓名：拜都；阿喇纳之一百六十七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博罗胡、额森德依、布岱；索尼岱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塔里岱；阿地赛之五十家、斋赛之十五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秀格，以上共五百家，九牛录。翁牛特部达尔汉戴青之九百三十家，编为十八牛录，章京姓名：苏特依、克木哲讷、达巴盖、扎凯、鄂克绰特、海色、奇塔特、喇嘛、讷蒙额、多尔济、阿塔噶、满都西、塔毕图、阿泰、丹都赖、乌巴西、洪霍图、奇塔特；班迪之二百三十家，编为四牛录，章京姓名：衮德依、托克塔噶、陶萨、鄂玛勒扎尔；达拉海之三百三十六家，编为六牛录，章京姓名：巴彦、拜桑、多尔济、胡赖、多诺依、班迪；沙扬之一百七十五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唐桂、达虎、阿里雅；巴木布之一百六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阿布泰、安济、布塔奇，以上共一千八百三十家，三十四牛录。乌拉特部图巴之一百六十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布对、马尼、达鲁；绰克图之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西保；托桂之六十五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昭里；班地斯喀布之八十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布木布；托桂之十五家、班地斯喀布之三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阿努；达尔斋之一百七十四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根德尔、沙图、图鲁根；桑阿尔斋之八十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特木德克图；乌尔占之八十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拉玛索；桑阿尔斋之三十家、乌尔占之三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杜扬；苏默尔之二十家、莽古尔岱之二十家、索尼之十家、胡喇盖之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多尔济，以上共七百五十家，十四牛录。乌

拉特部色棱之一百四十五家，编为三牛录，章京姓名：图伯特、博尔济、卓衮泰；哈博依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克西库；鄂布虎之二十家、萨穆之十二家、僧桂之八家、敖莫克之十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彦；戴青之五十家，章京姓名：奥诺依；多尔济之二十家、布木拜之十六家、绰依尔吉之十四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喀哈泰；穆鲁扎之十四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图鲁根，以上共三百九十五家，编为八牛录。乌拉特部额布根之二十二家、鄂尔奔之三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巴尔岱；西勒米之一百二十四家，以其一百户编为二牛录，章京姓名：巴噶土尔、鄂多勒；西勒米之二十四家、萨尔满之二十四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绰罗；朗苏之七十一家，以其五十家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赫里德依；朗苏之二十一家、沙里之二十九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拜达勒；布达里之三十家、扎木苏之二十一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陶哈；鄂木布之二十家、额尔格黑之十三家、萨布之十七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布都鲁；萨尔扎之二十三家、萨扬之二十七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艾那；额尔德尼族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布尔车赫；阿鲁哈之四十三家、索尼之七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默德痕；满泰之十五家、超图之十一家、阿布尔古之十三家、莽古之十一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乌巴岱；霍恩多依之三十家、布雅依之十三家、索诺依之七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德儿登；克西贝之十七家、绰罗克脱依之十三家、克西克之十六家、伊儿格依之四家，合编为一牛录，章京姓名：雅胡；西拉之五十家，章京姓名：鄂儿吉拜；以上共七百五十家，十五牛录。翁牛特杜棱郡王、哈喇车里克，共一千三百家，合编为二十五牛录；达尔汉戴青旗一千八百三十家，编为三十四牛录，以上两旗共三千一百三十家，五十九牛录。巴林部阿玉希旗六百二十家，编为十二牛录；满珠习礼旗八百八十家，编为十七牛录，以上两旗共一千五百家，二十九牛录，四子部达尔汉卓里克图旗二千一百九十四家，编为四十二牛录。穆章旗三千家，编为六十牛录。扎鲁特部桑阿尔旗一千九百八十家，编为三十八牛录；内齐旗一千四百三十家，编为二十九牛录，以上两旗共三千四百一十家，六十七牛录。乌拉特部旗一千八百九十五家，编为三十七牛录。敖汉部班迪额驸、索诺木二人之一千三百家，合编为二十六牛录；奈曼部达尔汉郡王旗一千二百一十家，编为二十四牛录，以上两旗共二千五百一十家，编为五十牛录。车根族五百三十家，编为十一牛录。绰博霍依族二百九十家，编为六牛录。茂明安四百八十家，编为十牛录。图拜色棱之四百一十家，编为八牛录。允丹族八十二家，编为二牛录。沙里之一百家、恭格之五十家，合编为三牛录。以上总计家数：一万九千五百八十家；牛录数：三百八十四牛录。

达尔汉郡王旗下甲兵二百四十五人，班迪额驸旗下甲兵二百一十人，索诺木下甲兵一百三十人，满珠习礼旗下甲兵三百六十八，阿玉希旗下甲兵三百三十五人，桑阿尔旗下甲兵六百七十一人，车根下甲兵一百零九人，内齐旗下甲兵四百三十八人，绰博霍依下甲兵二十人，图拜色棱下甲兵四十六人，达尔汉卓里克图旗下甲兵六百四十七人，茂明安下甲兵一百零五人，穆章旗下甲兵五百六十人，杜棱郡王旗下甲兵三百人，哈喇车里克下甲兵一百人，达尔汉戴青下甲兵五百三十人，乌拉特旗下甲兵六百五十人。总计甲兵数目：五千四百五十六人。

第三十五册　崇德元年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巴克什希福、尼堪奉圣汗命率阿布达尔汉、巴雅尔、镶白旗色棱、正白旗阿陶盖、正蓝旗博勒格依，于十月十六日前往科尔沁部会盟。召贝子班迪额驸、阿玉希、内齐、桑图、巴雅尔图、额登、达尔汉卓里克图、索诺木、伊尔扎木、达赖、海色、杜棱郡王、达尔汉戴青、萨扬、巴木布、茂明安之巴特玛等，于所定二十六日会于土谢图亲王府。此次会盟，查户口，以五十家编为一牛录，造具牛录章京姓名及甲兵数目册籍，并议一切事务。土谢图亲王旗下甲兵九百三十六人、二千九百家，编为五十八牛录。牛录章京姓名：肯德呼、孟古勒岱、额必讷、伊齐泰、门都、拜赛、博必泰、多尔东、洪果尔、鞥克、博布图、阿南达、纳尔麦、克西克图、占代、布尔海、绰多依、金泰、章古岱、纳噶都、纳噶泰、绰果东、阿都虎、巴雅尔、［原档残缺］锦泰、巴特玛、布拉塔盖、果勒沁、阿尔萨虎、明安达里、［原档残缺］绰克图、布岱、阿拜、崇古尼、布达、多尔济、达度、海赖、钟果依、银泰、果勒沁、玛克禄、巴雅尔图、绰博特、格色尔、绰依斯希布、阿泰、鄂勒博里、哈布斋、齐达虎、额布根、额木尼克、额尔克特依、查克查尼、图门、噶勒图。扎萨克郡王旗甲兵七百四十三人，二千五十家，编为四十一牛录。扎萨克图郡王本牛录章京姓名：色棱、鄂本堆、允丹、鄂诺瓦、阿敏、马克拉、库森、奥赛、土德克、绰霍尼、达巴泰、西伯、尼堪、绰依隆、博卓喇、伯格勒楚克、温德格、纳穆、奥色、陶赖、拜达勒、拜英果、噶尔玛、钟图、浑塔干、巴彦、孟格依、拉胡达、玛果、昂哈、布根齐、昆德库、库德格特依。萨穆牛录章京姓名：布扬阿岱、霍尔果勒吉、巴尔齐吉、达噶齐、崇诺依、诺木汉、巴彦、纳古赖。拉玛斯喜旗甲兵六百三十三人，一千八百家，编为三十六牛录。拉玛斯喜本牛录章京姓名：达赖、佟果、桑阿尔斋、克克木、布颜图、巴彦图、布寨、胡拜、布

塔奇。卫征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原档残缺］钟嫩、布勒特格依、哈喇、卓勒图、诺诺虎、希喇扣、巴彦泰、托博果恩、布塔奇、［原档残缺］、巴布海、桑盖、克西克图、布颜图、鄂莫克图、德格、阿雅图、库图、纳噶虎、塔叶、奇塔特、卓里克泰、阿敏、尼雷。扎赖特之达尔汉和硕齐旗甲兵六百四十五人，二千七百五十家，编为五十五牛录。达尔汉黔绍齐本牛录章京姓名：库克特依、托克齐虎、扫色、阔巴泰、孟格依、萨胡拉克、绰依木、特恩德克依、乌格布、萨音扎尔固齐、纳噶虎。明安达里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巴雅尔、当色、巴果、海昌、昂哈。明安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阿巴泰、托多赖、鄂博卓、博罗齐。昂哈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噶尔达虎、博波、博勒格、阿尔彬、阿哈布。古鲁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博果多依、巴雅尔图、扫萨、乌孙特依、绰克图、嘎尔玛、霍钦泰、绰克图、班迪。散斋牛录章京姓名：泰霍、孟古勒岱、齐胡勒盖、佟阿岱、罗博阔。布达席里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霍勒巴噶、博果达噶、米哈齐、巴本泰、萨布果、索柱、鄂博泰、乌巴泰。达尔玛希里所属牛录章京姓名：翁阔依、莫乃、托斋、舒鲁衮、肯哲、巴达克图、达噶吉、阿谋。杜尔伯特之色棱旗甲兵九百七十四人，三千二百家，编为六十四牛录。色棱本牛录章京姓名：拉喀木、伯齐特依、鄂本泰、布库尔、拜达勒、翁盖、乌勒哲依图、土克特齐、拜桑果。拉玛希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德格布、绍巴噶、果勒钦、博卓多依、巴楚、巴当海、博齐德依。嘎尔玛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库古尔格、博勒虎、德格吉、托克托穆尔、温杜、巴尔干、托克托依、绍郎阿。桑阿尔斋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塔布泰、博依通、乌勒巴、扎木、绰克图。索诺木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奈麦、巴彦泰、额叶图、库里根图、扎穆海、博罗霍依、布勒特格尔、托克托诺依。甘地斯喜布所各牛录章京姓名：毕礼克图、巴达克、巴布、拜达勒、罗多、巴彦达喇、汉楚。巴金岱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额森、哈布斋、巴音吉、绰多尔、拜穆尔、巴雅尔、乌玛奈。额林沁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博果岱、布库特依、巴布、巴噶达尔、门都克依、土鲁吉、苏鲁库、巴丹虎、达都虎、阿金图、额特布、伊木图、推穆尔。卓里克图亲王旗甲兵五百八十七人，一千九百五十家，编为三十九牛录。卓里克图亲王本牛录章京姓名：博本泰、额森特依、孟格伯类、孟克布、拜泰、卓尔扎特、劳巴、布当、噶尔朱库、博巴、达古尔、德古齐、纳噶楚［原档残缺］浑金、德古特依。巴图鲁郡王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霍果斋、布色勒根、图门、乌伯格特依、卞斋、莽金、阔恩斋、布扎赖、布岱、巴彦达喇、图梅、鄂博克泰、陶岱、鲁古特依、内齐。绰尔吉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塔喇海、西拉木赖、孟格伯类、孟格依、绰克图、鄂莫塔、崇诺虎、额克法尔西、托泰。穆寨旗甲兵二百四十人，六百家，编为十二牛录。穆寨本牛录章京姓名：古英、张虎尔、阿喇斋、穆哈连、图拜、

多罗依、翁阿、巴彦、穆雅泰、章古岱、达霍。噶勒图旗甲兵一百五十二人，四百五十家，编为九牛录，牛录章京姓名：拜桑古、霍博果恩、霍尼齐、巴达虎、占坦、海色、赵扎噶、海色、博多罗克。东果尔旗甲兵七百零六人，二千九百三十家，编为五十八牛录。东果尔本牛录章京姓名：罗卜藏、土鲁都、托恩多依、达赖侍卫、多泰、巴海、土勒根、［原档残缺］。达古尔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安图、博洛勒托依、卓勒堆、额森达里、巴彦泰、宾图。多尔济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鄂罗果恩、达干、巴图胡赖、霍博齐、巴尔吉、阿哈齐、噶海、库勒朱格依、诺果干、瓦喇喀、超图。大桑阿尔斋所属牛录章京姓名：托克托盖、巴都里、多尔济、努塔。齐齐克图索诺木所属牛录章京姓名：特穆尔特依、洪霍泰、满泰、楚布、鄂齐尔、色讷克、博罗、巴代、鄂莫克图。小桑阿尔斋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巴噶土尔、图梅、阿珠虎、默德里。翁诺所属牛录章京姓名：鄂莫卓尔、纳哈楚赖、托喇海、青济纳。绰诺和所属牛录章京姓名：托克托多依、马尼、拜斋、伊里布、希喇汉。巴果赖所属牛录章京姓名：秦达木、塔齐勒、巴朗、纳古岱、海赖。玛克罗依所属牛录章京姓名：拜泰。三十三家。郭尔罗斯之布木巴旗甲兵五百一十八人，一千七百家，编为三十四牛录。布木巴本牛录章京姓名：都塔赖、齐塔博赖、噶勒图、博尔巴喀、海色、洪霍泰、扎古泰、超图、拜胡岱、孟古泰、鄂齐博、色格喇虎。扎木巴拉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巴雅尔、通库、托尔塔干、翁诺果、纳布泰、阿巴泰、劳巴、鄂博克图。色尔古棱所属牛录章京姓名：莽古哈、杜瓦、绰诺瓦、霍博当、博罗托依、扎穆、托克托依、巴彦、扎济古尔、海立泰、毕礼克、昆德依、钟格布。古穆旗甲兵五百零五人，二千零五十家。古穆本牛录章京姓名：巴代、特木德克、图鲁奎、鄂勒吉泰、图勒特依、鄂阔托赖、塔塔噶、门都克泰、东果尔、希喇穆克依。桑噶尔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巴噶林、巴特玛、巴果拉克、额格图、博罗干、巴噶达尔、博罗克绰依、鄂尔齐布、纳恰图。端多布所属牛录章京姓名：和奔多依、苏鲁克特依、古特依、塔喇布、达古泰、阿杜齐、巴雅木、霍博罗。扎木苏所属牛录章京姓名：翁诺果、克肯、沙克沙巴特、哈达克、茂海、巴布赛、巴都虎、噶罗、谔勒哲依、绰克图、巴雅尔图、孟固、翁果泰、泰苏赖。总计甲兵六千五百三十九人，二万二千三百零八家，四百四十八牛录。

初七日，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叶赫部苏本珠，尔既得遇我兄和硕礼兄亲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和硕礼兄亲王之和硕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和硕礼兄亲王。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

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叶赫部苏巴瑚，尔既得遇我弟和硕郑亲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和硕郑亲王之和硕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和硕郑亲王。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科尔沁部巴特玛，尔既得遇我弟和硕睿亲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和硕睿亲王之和硕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和硕睿亲王。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科尔沁部达哲，尔既得遇我弟和硕豫亲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和硕豫亲王之和硕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和硕豫亲王。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乌拉部济海，尔既得遇吾兄之子和硕颖亲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和硕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自始至终，恪尽妇道，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科尔沁部博克托，尔既得遇我弟多罗武英郡王，当赐尔册文，封为多罗武英郡王之多罗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多罗武英郡王。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乌拉部宁古希，尔既得遇吾兄之子

多罗安平贝勒，当赐尔册文，封为多罗安平贝勒之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多罗安平贝勒。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分别宗室兄弟子侄福晋之亲疏，以定品级，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兄弟子侄之福晋，以定名分。辉发部萨木哈，尔既得遇多罗饶余贝勒，当赐尔册文，封为多罗饶余贝勒之嫡福晋。尔勿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辅助多罗饶余贝勒。如是，则国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敖汉部公主，爱尔为我生女，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固伦公主。尔勿以为我女，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察哈尔部公主，爱尔为我生女，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固伦公主。尔勿以为我女，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文哲，爱尔为我姊，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固伦公主。尔勿以为吾姊，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颜哲，爱尔为我姊，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和硕公主。尔勿以为吾姊，越分悖道逆理，务持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

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穆库西，爱尔为我妹，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和硕公主。尔勿以为吾妹，越分悖道逆理，务存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松果托，爱尔为我妹，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和硕公主。尔勿以为我妹，越分悖道逆理，务存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自有天地以来，每有承运之君出，则必有近亲姊妹女姪，须别恩宠，旌名分，聚亲缘，以彰仁义。此乃古圣王之所创，诚万世不易之理也。今我即大位，当效先世圣汗，册封姊妹女姪而定仁亲之道。孙岱，爱尔为我姊，当循大礼，赐尔册文，封为和硕公主。尔勿以为吾姊，越分悖道逆理，务存庄敬之心。如是，则今人称颂，后世褒扬。当恪尽妇道，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谕曰：自古圣王，以孝治天下，册封功臣，必及其亲，使之尊荣。查恭顺王孔有德之母张氏，尔恪尽母义，备有四德，教养乃子，襄助国家，故封乃子为恭顺王。今以尔养育贵子，特封为恭顺王之母夫人。尔宜勤施训诲，为国尽忠，永享富贵。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谕曰：闻易经有云，以夫妻之道为本。昔春秋时，以封内为重。查恭顺王孔有德之妻白氏，尔幼受母训，娴习妇道，扶助乃夫，显扬功名。以乃夫来归，封之为恭顺王。朕今推恩，封尔为恭顺王夫人。尔宜勤加奋勉，助夫尽忠，永享富贵。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谕曰：闻易经有云，以夫妻之道为本。昔春秋时，以封内为重。查怀顺王耿仲明之妻李氏，尔幼受母训，娴习妇道，扶助乃夫，显扬功名。以乃夫来归，封之为怀顺王。朕今推恩，封尔为怀顺王夫人。尔宜勤加奋勉，助夫尽忠，永享富贵。勿违我之特谕。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谕曰：闻易经有云，以夫妻之道为本。昔春秋时，以封内为重。查智顺王尚可喜之妻刘氏，尔幼受母训，娴习妇道，扶助乃夫，显扬功名。以乃夫来归，封之为智顺王。朕今推恩，封尔为智顺王夫人。尔宜勤加奋勉，助夫尽忠，永享富贵。勿违我之特谕。

第三十六册　崇德元年十一月

加圈点老档。

册封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多罗贝勒福晋、和硕公主等典礼：排列引节，置所封册文于崇政殿册案上。前往册封之官员入奏圣汗，奉旨："可往册封。"册封官即执节前引，置册于册案上捧至王府门。福晋出内门备册案，于东侧西向立。册封官置册案，取封册置所备案上，抬进内门，陈于幄前。执节册之人在前，福晋随后。俟进门后，册封官将册置于案上时，福晋至西侧东向立，册封官于东侧西向立。待置册于案后，福晋近前南向立，向册案行三万福一叩首礼，跪候。宣读册文人于东侧西向立，宣读毕，仍置封册于案上，福晋复行三万福一叩首礼毕。宣册官自案上取封册，呈与福晋西侧侍立之妇人，妇人跪受后，跪呈与福晋，福晋双手接受，授与东侧侍立之妇人，仍行三万福一叩首礼。册封礼毕，册封官员还时，受封福晋仍送至接迎处。册封礼毕，诸福晋以受封礼谢恩，时圣汗御崇政殿，受封诸福晋向圣汗行九万福三叩首礼；次向清宁宫正殿国君福晋，仍行九万福三叩首礼；次向关雎宫大福晋宸妃、麟趾宫大福晋贵妃、衍庆宫侧福晋淑妃、永福宫侧福晋庄妃，行六万福二叩首礼。受封诸福晋还府后，向夫行六万福二叩首礼。王之女、媳及所属大臣之妻，向受封福晋行六万福二叩首礼。

奉圣汗命，册封恭顺王之母、妻及怀顺王之妻、智顺王之妻，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国史院大学士罗硕、礼部副承政顾三及蔡永年等，执节引册文前往。时恭顺王命所属官员俱着礼服、礼帽迎于十里外，望节即跪于右侧，叩拜经过，随后乘马引路于两侧。至五里处，备置诰命之龙亭桌，吹喇叭、唢呐迎之，将诰命置于龙亭，执节前引而行。时恭顺王着礼服、礼帽，出城来迎，立于右侧，恭候经过。钦差大臣等命王乘马，王乃乘马引节至王内府。恭顺王之母、妻，出外门内侧恭迎。俟将册文置于府内红毡案上毕，往封诸大臣即于府内东侧西向立，命上香。王亲燃香，插于案上，率其所属官员行三跪九叩礼毕，王入府内，立于西侧。次恭顺王之母行四万福四叩首礼。将册文内所载满洲、蒙古、汉三体文字概行宣读毕，呈与右侧女官，女官跪受后，双手高举呈与夫人；夫人跪受之，授与左侧女官，女官跪受之，横向东立。夫人复立，行四万福四叩首礼毕，起立。如是，册封恭顺王之母、妻毕，王行三跪九叩礼而立，王之母、妻复行八万福八叩首礼。册封毕起立，往封诸大臣立于府之东侧，王立于西侧，互行三叩头礼。礼毕，进内府，演戏，大宴，赏往封大臣、笔帖式等银一百一十

两、缎十四。至册封怀顺王之妻、智顺王之妻等，皆仪如册封恭顺王之妻。三王所赏金银，悉却之，仅取其缎而归。

初八日，先是，兵部和硕亲王岳托、户部和硕亲王豪格获罪，削和硕亲王爵，解部任。至是，奉圣汗命，封为多罗贝勒，各复原职。

初九日，前往蒙古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汗处议和之卫斋桑等，携马哈撒嘛谛汗遣来议和进贡财畜之使臣卫征喇嘛、毕车齐吴巴希、哲赫浑津、毕车齐班第、德得依冰图、乌珠穆沁之纳木浑津等六人及商贾一百五十六人还。十一日，马哈撒嘛谛汗使臣卫征喇嘛等觐见圣汗，陈所贡财物、牲畜，卫征喇嘛捧其汗奏疏率众跪。蒙古大学士希福受之，跪读于圣汗前。其奏疏曰："马哈撒嘛谛色臣汗谨奏威服一切之天聪汗：共持和睦之道，相互遣使往来，乃典籍所首尚。谨奉与明国贸易不宜卖马之谕，我等正欲停止贸易，因见喀尔喀部七旗及厄鲁特四部俱往交易，我等遂亦往交易之。为首使臣以卫征喇嘛在内共六人。"读毕，卫征喇嘛等行三跪九叩礼。大筵宴之。

马哈撒嘛谛汗贡马三十、野驴一、皂雕翎四、弓二。为首前来议和之卫征喇嘛贡马三、跟役十人。古穆西班第贡马一。毕车齐吴巴希贡跟役二人。毕车齐吴巴希转献班迪大喇嘛所贡马一。哲赫浑津贡其跟役三人。毕车齐班第贡其跟役三人。德得依贡其跟役三人。浩齐特巴琫土谢图贡马三。前来议和之纳穆寨侍卫巴克什贡其跟役三人。乌珠穆沁之多尔吉车臣济浓贡马四。前来议和之纳木浑津达尔汉班第贡其跟役四人。硕雷之子色棱诺木奇、阿当阿贡马二、跟役四人。苏尼特戴青黄台吉贡马二、跟役四人。戴青黄台吉、额尔德尼鄂木布喇嘛贡马一、跟役二人。卫征巴图鲁台吉贡马一、跟役二人。囊苏喇嘛贡马一、跟役二人。古穆台吉贡马一、跟役四人。色棱塔布囊贡马一、皂雕翎一、跟役二人。乌珠穆沁之奇塔特哈坦巴图鲁贡马二、跟役五人。恩克依代巴图鲁贡马三、跟役二人。奇塔特台吉贡马二、跟役二人。浩齐特额尔德尼诺木齐奇巴海贡马一、跟役二人。额尔德尼诺木齐贡马一、活皂雕一、跟役二人。硕洛依额尔克斋桑贡马二，乌珠穆沁之塞冷额尔德尼贡马一、跟役四人。齐巴干齐喇嘛贡马二、跟役三人。杜斯噶尔济浓下达尔汉诺彦贡马二、跟役三人。硕洛依额尔哲伊图嘎巴楚喇嘛贡马一。布雅胡达尔汉诺颜下西达布哈岱贡马二。班迪大喇嘛贡马二。济浓绰尔济贡马二。诺木汉喇嘛贡马三。卫征班第贡马二。松艾盖嘎布楚喇嘛贡马三。达赖绰尔吉喇嘛贡马二。浩齐特之巴琫土谢图下托里喇嘛之萨满达班第贡马二，古希贡马一。额吉根诺彦合贡马四、貂皮端罩一。苏默尔侍卫台吉贡马二，衮楚克贡马二，恩德恩侍卫台吉贡马一。乌珠穆沁之塞冷额尔德尼额木齐喇嘛贡马一，塞冷额尔德尼满珠习礼喇嘛贡马二。卫征班第贡马二。杜斯噶尔贡马二。

十一月十一日，遣人致书外藩蒙古各路诸贝勒调兵。书曰："宽温仁圣汗谕：凡调派从征诸贝勒，尔等将各旗抽调从征兵丁所乘马驼烙印系牌，盔甲及一切器械亦可作记号，备二十日糗粮，约定本月三十日会于大城外。科尔沁部经卓索入口子，喀尔喀、察哈尔、阿巴噶入喜峰口。入边以后，切勿私探亲戚，任意妄为。勿入城堡，入则必致醉酒失马，滋生事端，法纪松弛。未获诸将允许，勿得乱行。"

十三日，圣汗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及都察院各官，汗坐于凤凰楼下，命弘文院笔帖式等读金国第五代汗世宗兀鲁汗本纪。圣汗谕众曰："此本纪所言，尔众审听之。世宗汗者，于汉、蒙古诸国享有美誉之汗也。是以，后世智者皆誉之为小尧舜汗。我将此书译成清字披阅以来，如马之遇兽，即竖耳欲驰，觉我耳目益加清晰，不胜欣赏。吾览此书，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所行治国之道，至熙宗合喇汗及完颜亮汗时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尽染汉习。世宗继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直衣，习女直语，时时练习骑射。虽垂训如此，后世诸汗，习染汉俗，忘其骑射。至于哀宗，基业废隳，国遂灭亡。乃知凡为汗者耽于酒色，未有不败亡者。昔儒臣巴克什达海及库尔禅，屡劝我弃满洲衣冠，用汉人服饰，以效汉俗，我坚辞不从，遂以为我不纳谏。我试以我等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撒袋、右挟弓而立，忽遇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独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必宽衣大袖，食他人切割之肉。如此，与左道之人何异耶。我之此言，非指今世，在我身岂有变更之理耶。恐后世子孙弃旧制、忘骑射而改习汉俗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善于骑射，故郊战则克，攻城即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退缩，扬名在外。此次出边往征北京，我威名竟为尔八大臣所辱矣。故谕尔等铭记我言。"

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进呈。尽陈圣汗四宝、仪仗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左右序立。礼部官入奏圣汗。圣汗御崇政殿时奏乐。圣汗升座毕，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清字表文、希福捧蒙古字表文、罗绣锦捧汉字表文，率共同修纂之满洲、蒙古、汉笔帖式进呈。时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跪，大学士希福、刚林、罗绣锦高举表文跪于前，诸笔帖式跪于后。礼部接受官员进呈之满洲、蒙古、汉三种表文，跪于圣汗前，一一宣读。其表文曰："国史院希福、刚林及满蒙汉笔帖式等跪奏宽温仁圣汗：钦奉宽温仁圣汗谕旨，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以满洲、蒙古、汉三体字编译成书，以为万世之史。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读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赞退，乃退。大学士等奉实录置龙亭桌内，自国史院抬出，从甬道进。汗见龙亭，离座，于西侧东向立。复将实录自龙亭内取出，置于甬道中间

摆放之黄宝御案上。大学士希福、刚林二大臣各抬黄宝御案一端，进圣汗。圣汗由侧而入，双手恭接实录，置于殿内黄宝御案上。内官抬置实录黄宝御案之两端，送至翔凤楼，圣汗始升座。听赞礼官鸣赞，大学士等率共同修纂诸笔帖式行三跪九叩礼，赞退，乃退。次和硕郑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饶余贝勒、多罗安平贝勒、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等，率满洲文武各官进表称贺。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跪，和硕豫亲王率诸王、贝勒、贝子奉表文跪于前，文武各官依次跪于后。礼部官员接表，跪于圣汗前宣读，其表文云："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及文武各官谨奏于宽温仁圣汗：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基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之嘉言懿行，俱载实录，功名昭垂万世。我等不胜欢忭，谨奉表叩贺。"读毕，圣汗降旨谕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官员曰："宽温仁圣汗谕：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功德，昭垂万世，我心嘉悦，与尔等共之。"恭听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赞退，乃各复位。次外藩察哈尔部固伦额驸额哲依、科尔沁部舅舅奇塔特及舅舅桑阿尔斋各率蒙古诸贝勒大臣恭进贺表。蒙古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跪赞叩，固伦额驸额哲依奉表文跪于前，诸贝勒大臣依次跪于后。蒙古文官接表，跪于圣汗前宣读毕，圣汗降旨谕固伦额驸额哲依、舅舅奇塔特、舅舅桑阿尔斋及诸贝勒大臣等。恭听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赞退，乃各复位。次昂邦章京石廷柱率汉人文武各官进表文。汉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跪，昂邦章京石廷柱奉表文跪于前，众官员依次跪于后。礼部汉文官接表，跪于圣汗前宣读。读毕，圣汗降谕旨。谕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赞退，乃退。所进满洲、蒙古、汉表文辞皆同，圣汗所降谕旨俱相同。行礼毕，圣汗还清宁宫。奉圣汗谕旨，礼部承政萨比干、金玉和、姜新及启心郎祁充格，杀牛设宴，召诸文官入国史院，依次就座毕，以礼宴之。宴毕，赐国史院主事者大学士希福及刚林各备辔鞦股子皮雕鞍良马一、银五十两；学士詹霸、胡球及副笔帖式苏开、扎苏喀、乌巴西五人各备披甲良马一、银四十两；汉学士罗绣锦、王文奎及副笔帖式宜成格、杜木拜、杨方兴、顾勒玛珲、西岱、古希各银四十两；梁正大、张应魁各银三十两；小笔帖式布尔汉、郑库讷、刘光斗各银二十两。奉圣汗谕旨，赐户部参政马远龙、董国荫、任明世各猞猁狲皮端罩一；兵部参政郎绍正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国史院学士罗绣锦、弘文院学士王文奎，都察院参政王之哲、吴景道，满洲赞礼官沃赫、岱都，蒙古赞礼官鄂博特、阿南达，秘书院色棱古希、索诺木班第，国史院古希，礼部管筵官高珠锦等各狐皮端罩一；汉赞礼官邢尚祚、徐邦才，礼部启心郎范文才、孙应时，吏部启心郎焦安民等各狼皮

端罩一；董天机貉皮端罩一；刑部参政张大猷、户部参政隋英岱二人各猞猁狲皮端罩一；户部马光辉貂镶皮袄；礼部张新貂镶皮袄及猞狸狲皮端罩。

十九日，将征朝鲜国，兵部多罗贝勒岳托奉圣汗命，集众于大政殿，宣谕曰："每牛录选阿礼哈超哈十五人、博奇超哈十人、巴牙喇超哈七人，共三十二人。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统乌真超哈全部，每甲士携箭五十枝，二甲士合备长枪一杆。二牛录合备云梯一、盾一及穴城之大斧、镢头、铁镩等俱全。马匹各系牌烙印，军械悉书号记。携十五日粮粮，务于二十九日来会。"

二十六日，赐阿鲁喀尔喀部人：卫征喇嘛上好蟒缎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跟役三人各毛青布五。哲赫浑津、毕车齐吴巴希、纳穆寨、达尔汉班第、昆德恩、纳穆、额森拜七人各蟒缎一、缎二、毛青布二十四，彼等跟役各二，各毛青布五。又赐达尔汉班第雕带一、烟十刀。纳穆银杯一、烟十刀。乌兰巴克什、毕车齐班第、德得依三人各缎衣一、缎一、毛青布十六，彼等跟役各二人，各毛青布五。杜斯噶尔济浓之博依托蟒缎一、缎一、毛青布十六，跟役二人各毛青布十。托罗克、僧额德依二人各缎二、毛青布十六，跟役各二人各毛青布五。达尔汉诺彦石青素缎一、毛青布十、烟二十刀；跟役缎一、毛青布六。松爱银一百两、单层雕鞍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硕罗依班第达喇嘛银六十两、海獭皮二、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乌珠穆沁之达尔汉喇嘛银六十两、海獭皮二、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额勒吉图噶布楚喇嘛银四十两、海獭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额穆齐喇嘛银四十两、海獭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班迪特屯喇嘛银五十两、海獭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浩齐特古希雕鞍一、海獭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满珠习礼喇嘛银六十两、海獭皮二、察哈尔雕鞍一。苏尼特鄂木布喇嘛银五十两、海獭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乌珠穆沁之额尔克齐塔特红披领[①]一、帽缎一、绸子一、彭缎一、毛青布十、雕鞍一、七饰件撒袋一、十两重银碗一、酒杯一，其所遣之人讷欧讷根彭缎一、毛青布八，跟役毛青布四。卫征班第银六十两、虎皮一、海獭皮一、圆鞓带一、银杯一、烟二十刀。硕洛依布雅胡达尔汉诺彦银酒海一、甲一、蟒缎一、缎三、雕鞍一、毛青布十五、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浩齐特土谢图托里喇嘛银三十两、雕鞍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苏尼特囊苏喇嘛银二十两、雕鞍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卫征喇嘛银六十两、海獭皮一、虎皮一、雕鞍一。硕洛依济浓绰尔吉五十两重银酒海一、虎皮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

签注：① 谨查，dabsikū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跟役银二两。诺穆汉一百两重银槽盆一、缎四、红蟒缎衣一、茶桶一、毛青布十、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达赖绰尔济红蟒缎一、衣一、缎二、毛青布二十、雕鞍一、酒海一、茶桶一、送马之图伦银五两，跟役银二两。色棱布托玛勒元青蟒缎一、彭缎一、帽缎一、绸子一、缝衣一、毛青布三十、雕鞍一、七饰件撒袋一，带一、绿斜皮二、杯碟一对。囊苏喇嘛狐皮端罩一、黄茶[1]四十包、归化城茶一百包、烟十刀。硕洛依莽鼐和硕齐补子缎一、缝衣一、毛青布十、圆带板腰带一。硕洛依红缝衣一、青素缎缝衣一、蓝绸缝衣一、蓝彭缎缝衣一、倭缎缝幔一、绫子缝幔二、红褐布衣一、毡盖布一、棉索子衣一、大毛青布一百、小毛青布一百、烟一百刀、八十两重有足银酒海一。后加赏缝犬牙衣一、蓝缎一、绸衣一、毛青布十、烟二十刀、绿斜皮一、银杯二。硕洛依之孙诺尔布补子缝缎一、毛青布十。阿海博迪苏克红蟒缎一、宝花彭缎一、洋缎一、绸子一、帽缎一、青素缎一、缝衣一、缝犬牙衣二、游龙[2]一、金杯一、水晶杯一、银瓶一、银杯二、珊瑚素球一、毛青布四十、烟四十刀。额齐克诺彦红蟒缎一、蓝龙缎一、元青龙缎一、补子缎一、大缎一、红蟒缎衣一、彭缎五、帽缎二、绸子三、缝犬牙衣二、素缝衣一、褐布衣一、毛青布一百、薰水獭皮二、貂皮十，绿斜皮四、薰貂帽四、缝貂皮里金黄捏褶女朝衣及缝蓝缎捏褶女朝褂一袭，青素缎捏褶女朝褂及捏褶女朝衣一袭，绿倭缎镶貂皮灰鼠皮里皮袄一，缝红缎镶貂皮肷皮里皮袄一、蓝彭缎一、绸棉袄一、纺丝衫一、烟五十刀、配马鞧双层雕鞍一。恩格德依巴图鲁蟒缎一、缝蓝缎衣一、缝幔一、补子缎二、青素缎一、绸子二、毛青布四十、四十两重银酒海一、烟四十刀、多脚银杯一，其所遣之人弓一。色棱塔布囊红披领一、毛青布八。苏尼特之腾吉斯银茶桶一、酒海一、七饰件撒袋一、横刃弯柄腰刀一。东宫侧福晋之母白蟒缎一、红蟒缎衣一、补子缎一、紫色大缎一、缝犬牙衣一、彭缎一、青素缎一、绸子二、帽缎一、毛青布四十、配马鞧雕鞍一。苏米尔红披领一、帽缎一、绸子一、毛青布十、七饰件撒袋一、弓一、配马鞧雕鞍一。博罗特诺木齐缝红缎衣一、毛青布八。苏尼特之腾吉斯银瓶一、人像杯一、弓一。恭格林沁喇嘛红披领一、帽缎一、绸子一、毛青布十、银杯碟二对、烟四十刀、绿斜皮二、雕刻尖头漆鞍一、七饰件撒袋一、横刃弯柄腰刀一、扁鞓带一。浩齐特巴琫红蟒缎衣一、帽缎一、彭缎一、毛青布十、烟二十刀、五十两重银酒海一、人像杯一、察哈尔雕鞍一。乌珠穆沁之额尔克齐塔特弓一、烟二十刀，其所遣之人缎一、毛青布二。巴琫所遣之人银杯一、毛

签注：① 谨查，蒙古语黄色曰 sira。

② 谨查，jalmingga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青布四。恩德恩披领一、毛青布八，其所遣之人毛青布五，跟役毛青布二。阿玉希毛青布七，跟役毛青布二。乌珠穆沁之济浓褐布妆缎衣一、缝衣二、披领一、补子缎二、彭缎一、帽缎一、绸子二、毛青布五十、烟五十刀、四十两重有脚银酒海一。

奉圣汗谕旨，遣往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汗处之人：察汉喇嘛本人，跟役七人；拜虎之二人；乌特格之三人；伊巴儿之四人；卫征囊苏之四人；戴青囊苏之三人；奇塔特塔布囊之三人；礼亲王之使者一人，跟役一人；郑亲王之使者一人，跟役一人；睿亲王之使者一人，跟役二人；豫亲王之使者一人，跟役二人；阿达礼郡王之使者一人，跟役一人；饶余贝勒之使者一人，跟役二人；豪格贝勒之使者一人，跟役二人；恭格林沁之一人，跟役二人；果莽绰尔济之一人；岳噶杂里喇嘛之一人；白喇嘛之二人；毕礼克图之一人；冰图喇嘛之一人；巴琫台吉之二人；多诺依之三人；土谢图亲王之二人；杜棱郡王之六人；德森之二人；索诺木叶勒密之一人。阿布达里及索里二人送此往喀尔喀之使者，出齐诺河乌兰哈达以远，于初五日还。

第三十七册　崇德元年十一月

祭天图

神位

人盒香执　执香人

官礼赞　赞礼官

案　二人站立斟酒

员官　官员

献奉员官四该　员官　官员　该四官员轮

内坛于立酒帛　员官　官员　流呈递祭品

员官　官员

接跪　员官　官员　跪进

皇帝跪此

加圈点老档。

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圣汗率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斋戒三日，刑乌牛祭天。卯刻，圣汗出德盛门，至天坛。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引圣汗至坛东侧西向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众皆进，赞上香，圣汗从坛东阶升至上帝神位前跪。秘书院学士詹霸捧香盒，恭呈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范文程受之，跪呈圣汗；圣汗受，点香毕，将香盒授满达尔汉；满达尔汉跪受，复转授弘文院学士胡球。于是，圣汗从西阶下，在正中向神位立。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礼。圣汗自东阶升，亲督供献牛肉及所陈各色祭品毕，从西阶下，仍于正中向神位立。赞礼官赞跪，圣汗跪。立于左侧之巩阿岱阿哥恭捧缎盒，呈大学士范文程，范文程受之，跪呈圣汗；汗受之，向上帝神位举献毕，授立于右侧之礼部承政满达尔汉；满达尔汉跪受，复转授礼部承政金玉和；金玉和受之，高举供献于上帝神位前。于是，立于左侧之兵部承政车尔格依送酒盅与大学士范文程；范文程受之，跪呈圣汗；汗受之，举盅向上帝神位供献毕，授满达尔汉；满达尔汉跪受，复转授立于右侧之都察院承政舅舅阿什达尔汉；舅舅阿什达尔汉受之，高举供献于上帝神位前。次立于左侧之弘文院大学士希福送酒盅与大学士范文程；范文程受之，跪呈圣汗；汗举盅向上帝神位供献毕，授满达尔汉；满达尔汉跪受，复转授立于右侧之户部承政英古尔岱；英古尔岱受之，高举供献上帝神位前。次立于左侧之国史院学士罗硕送酒盅与范文程；范文程受之，跪呈圣汗；汗举盅向上帝神位供献毕，授满达尔汉；满达尔汉跪受，复转授刑部承政郎球，郎球受之，高举供献于上帝神位前。供献行礼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跪于上帝神位前读祝文。祝文曰："大清国臣（皇太极）敢跪奏于上帝：时值冬至，气复回转，谨效古制，率领各属，备办各色祭品，应时恭祭。"读毕，跪行三叩礼，复行二跪六叩礼毕，圣汗至东侧西向立。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众皆进，赞跪，众皆跪。跪毕，祁充格跪于上帝神位前，宣读出征告天之文，其文曰："大清国臣（皇太极）启奏天地：臣之祖宗与大明国向无仇隙。臣二祖本无罪咎，而明国无端杀之。然则，臣父不计其仇，仍与大明国修好，而明国助边外与我语言相通之叶赫部，遣兵驻守，图谋害我。我等知之，书七大恨，昭告天地，征大明国，蒙天地直我。己未年，大明国遣发大兵，由四路进犯，欲屠臣等。时朝鲜亦欲加害臣等，以兵助明来侵。蒙天地眷佑，歼灭明国三路官兵，仅一路脱回。朝鲜官兵，为我擒戮。朝鲜与我二国，接壤而居，和睦相处，素无嫌隙。而乃朝鲜助明，欲加害我，是彼先起战祸，然我仍隐忍不言。辛酉年，我复征辽东地方，蒙天地眷佑，以辽东地方畀我。朝鲜国乃为大明招诱，将上天赐我之辽东人民，留居其地，给以粮米，时常助明图我。臣于丁卯年遣兵往征朝鲜，即此故也。进兵之时，大清、朝鲜我

两国重修和好，以我为兄，待我使臣一如待明使礼，誓告天地，还其前阵获官员。其后，朝鲜败盟，不约束其民，纵之侵扰我地，私行渔猎。其土地乃皇天授予各国之土地也。再者，纳我逃人，送之于大明，大明人有逃附于我者，彼复堵截，给明粮米，暗行资助。大明索兵船，则即予之，我求船而弗与。若云朝鲜为中立国，则各不相予，是为正理。不予我而予明国，是彼败盟、助明而图我也。今朝鲜国弃十年之好，遗书其平安道洪观察使云，昔丁卯年向我讲和，乃权宜之计，今永绝成仇，当固边关，集智谋之士，励勇敢之人等语。此书已为我使者获取来献，臣确知朝鲜国之败盟。臣欲乘其未备，告诸天地，复兴兵征之，即此故也。事之是非，唯天地鉴之。"读毕，行三叩礼而立，收供献物品。圣汗于东侧西向坐，将供物向汗举献毕，众均分而食之。食供物毕，以退礼行一跪三叩礼。祭告礼毕。圣汗还，诣太庙上香。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进，众皆进，赞跪，圣汗率众跪。礼部启心郎祁充格执出征祝文跪于神位前宣读，其文曰："继位孝子跪于皇考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神位前奏曰：仰赖父汗神威，丁卯年兴师，征服朝鲜，誓告天地，以彼为弟，每年遣使来朝贡方物。今朝鲜国背弃盟誓天地之言，臣将亲率大军往征，以明是非，乞请父汗默佑。"宣读毕，行三叩礼。于是，圣汗入抚近门，午刻还清宁宫。其出征檄文，因值祭天，遂昭告之。

二十九日，宽温仁圣汗降旨谕众军士曰："此次征朝鲜，非我之乐于兴戎也。朝鲜背盟纳我逃人，送之于明国。孔、耿二王叛明来投，朝鲜截击之，及我兵至彼，复向我兵放枪再战。彼不以旧礼待我使臣，不阅赍往之书。又朝鲜国王书谕平安道洪观察使云，卯年向我讲和，乃权宜之计，今已永绝，当固边关，励英勇之人等语。此书已为英古尔岱等遇而夺取，携之而来。因彼如此毁盟，故将兴师征讨。夫兴师诛戮，非我所乐为，不得已而用之。凡人皆天之所生，人之死亡，何可轻视。屠戮不抵拒之人，实为不义也。毋毁寺庙。凡抵拒者杀之，不抵拒者勿杀。城若降，则勿侵其城；屯归顺，勿扰其屯。悉令剃发。如有叛亡来归者，皆恩养之。每次阵战俘获官兵，勿收养，悉杀之。所战城、堡、村、屯之民，当杀者杀之，当俘者俘之。至俘获之人，勿离其夫妇，勿夺其衣服，即老弱盲跛不堪携带之人，亦不得夺其衣服，仍令留居于家，勿令离家弃于野道。所俘妇女，未安置之前，不得淫乱。如违此谕，以法处治。"宣谕毕，苏勒复宣读圣汗谕曰："有不遵谕旨，擅离军伍、擅杀降人，妄夺衣服者，必以军法处置，决不轻放。再者，从前无论野战或攻城，往往有托词捉生规避不进者。今除所设前锋哨卒外，不得捉生。倘仍有托词捉生而规避不进者，则永为贱人。"

宽温仁圣汗谕朝鲜国官民知悉："今我兴师来此，非乐于杀掠尔等。我仍欲和好，

无奈尔国王及其近臣不从，先启衅端。我国与尔国接壤而居，向无嫌隙。己未年，尔国助明，先启衅端，发兵前来，对尔国官兵，当杀者杀之，当擒者执之，当遣者释之。纵然如此，我仍念大义，未加征讨，隐忍沉默。我征辽东，得辽东地方之后，尔国复助大明，招诱我民，给与明国，留居尔地，给粮养之，以期谋我。我因之怒，于丁卯年往征尔国，即此故也。然我仍念邻睦交好之道，未令我军深入，盟誓结好而归。时我兵退，非因尔兵强勇也，盖我知人亡民苦，惜邻国和好之道，念两国太平，故撤兵耳。其后十年间，尔国王及首辅大臣等复纳我逃人，送之于明国，孔、耿二将军叛明来投我，尔兵截击之，及我军到彼，复向我军施放枪炮拒战。此次战端，又尔国先启之。明欲伐我，求船于尔，尔即与之，我国征明，索船而弗与。尔国既云中立，各不相与，是为正理，与明而不与我者，是助明而图我也。不令我使臣见尔国王，不阅我所遗之书，我国使臣知尔国败盟，返还时得尔国王遗平安道洪观察使之书。书云卯年向我讲和，乃权宜之计，今永绝成仇，当固边关，励勇敢之人，集智谋之士等语。余不胜枚举。因是特兴义兵，此非我欲加害尔等，实系尔国王及大臣贻祸于尔等耳。尔等毋离各自所居屯舍，若妄自散逃，恐遇我军见杀。凡拒抗者诛之，不拒抗者宥之，奔逃者则俘之。凡安居城池屯舍而归服者，秋毫无犯，悉收养之。务将此谕，相传宣扬。”

第三十八册　崇德元年十二月

加圈点老档。

十二月初一日，以南征朝鲜国，外藩各路蒙古王、贝勒各率兵来会于盛京。圣汗亲率大军南征朝鲜，命和硕郑亲王留盛京守国，多罗武英郡王驻牛庄守边关御敌，多罗饶余贝勒驻噶海城收集边民御敌。各留守城之兵毕，初二日，圣汗南征朝鲜国，时和硕礼兄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多罗安平贝勒及固山贝子等率大军启程。固山额真等率众兵于卯刻出城，右翼兵南向东京路两侧排列至浑河，左翼兵东向抚顺路排列。列队毕，巳刻，圣汗出抚近门，设仪仗，吹喇叭、唢呐、磁海螺、喇嘛号，诣堂子，行三跪九叩礼。复于堂子外竖八纛，仍吹喇叭、唢呐、磁海螺、喇嘛号拜天，行三跪九叩礼毕，遂启行，列队诸将士俱跪候圣汗经过。是日，驻跸沙河堡东岗，命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分率左翼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满洲三旗兵、蒙古三旗兵及外藩蒙古左翼兵，从宽甸道入长山路。

初二日，驻兴京城大臣呼西塔遣人来报信，言安置于多布库地方之喀木尼干部叶

雷、舍尔德库、巴古奈、土古奈等携妻子共八十二人、带马畜而逃等语。圣汗谕令镶白旗席特库持信牌，偕驻防边城宁古塔之乌巴海巴图鲁率宁古塔兵蹑踪追之。复遣正黄旗噶尔纠持信牌，率卦儿察兵沿乌拉地方蹑追。又遣蒙古衙门拨什库博罗持信牌赴科尔沁部，令土谢图亲王、卓里克图亲王蹑追，兼令防牲畜被夺。

初三日，遣户部承政马富塔及噶布什贤超哈之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率兵三百，伪作商人，日夜兼程，往围朝鲜王所居之京城。又遣和硕豫亲王及固山贝子硕托、尼堪率巴牙喇超哈一千，继马富塔、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往围朝鲜王京城。

是日，外藩蒙古科尔沁部巴图鲁郡王、扎萨克图郡王随征，引兵来会，以礼率诸贝勒大臣依次排列，朝见圣汗，行三跪九叩礼。诸贝勒大臣以朝见礼，进献马匹等物：扎萨克图郡王貂皮端罩一、貂皮八十、鞍辔马二、空马七，拉玛斯喜空马九，达尔汉和硕齐鞍辔马一、空马四，穆寨鞍辔马一、空马四，孔果尔鞍辔马一、空马八，明安达里空马二，古鲁空马一，昂阿马二，萨库萨马二，色棱马二，绰尔济马二，杜尔本色棱马二，克尔玛马一，桑阿尔斋马一，噶勒图马一，甘地斯希布马一，索诺木马一，阿金塔马一，额林臣马一，拉玛克马一，达尔汉卓里克图马一，班迪马二，海色马一，塔阔尔马一，多尔济马一，大桑阿尔斋马一，索诺木马一，小桑阿尔斋马一，翁诺马一，额布根马一，郭尔罗斯部桑阿尔金科博依马二，巴图鲁郡王鞍辔马一、空马十八，卓里克图亲王之子塔尔玛迪空马五，绰尔济马五，郭尔罗斯部金库莫马二，桑阿尔马二，布木巴马二，端多布马一，扎木巴拉马一，奈曼部达尔汉郡王马九，满珠习礼马五，色棱马一，鄂尔阔托勒马二，穆章马四、驼一，吉岁马一，阿玉希马一，乌拉特部金图巴马四、驼一，桑阿尔斋马二，鄂勒博克马二，鄂班马一。此等马匹，牵之列于左右进圣汗阅。汗览毕，受扎萨克图郡王马二、巴图鲁郡王马一、布木巴马一、达尔汉豁绍齐马一，余悉却之。由此启行，驻跸间道里。

初四日，驻跸白家寨。

初五日，驻跸连山关。

初六日，过通远堡，出边驻跸。

初七日，驻跸镇东堡。

是日，朝鲜国使臣遣通事一人率二人先行来报："我国有大员携重货来贸易。"遇而执之。

初八日，驻跸凤凰城。

初九日，命兵部多罗贝勒岳托及超品一等公杨古利额驸率每旗梅勒章京一员、兵三千往援和硕豫亲王。圣汗率和硕礼兄亲王及外藩蒙古诸王、贝勒、固山额真并大军

相继前行，距镇江三十里驻营。

是日，命多罗安平贝勒、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昂邦章京石廷柱及马光远等率每旗梅勒章京一员、每牛录甲士三人及石廷柱旗下乌真超哈全部留后，护送红衣炮、将军炮、法熕、鸟枪、车、盾及辎重等物。

初十日，渡镇江，驻跸义州城南。

十一日，驻跸铁山。

十二日，圣汗至郭山城，大军驻营。时有防守定州城莫克索[1]官来援郭山城，彼见圣汗兵威，知势不能敌，遂抽刀自刎。郭山城守官遁走，城内军民俱降，前来叩见圣汗。圣汗谕曰："尔等既降，勿避于山野，宜剃发，各收妻子安居家中，我军士向无侵夺降民诸物之例也。"因留以诏书。

十三日，过定州十五里驻跸。是日，定州城内军民降，圣汗谕之如郭山城归降军民，亦留以诏书。

是日，遣承差八人赍书往谕在后护送红衣炮、将军炮、车、盾等物之多罗安平贝勒曰："圣汗谕多罗安平贝勒：精选尔处之兵马，往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其与明相邻之朝鲜人悉略取之，勿使遗漏。至居住大路两旁之朝鲜人，勿得妄扰，因其皆为我属朝鲜人矣。如拖运红衣炮、将军炮牛只不敷用，则可取大路两旁朝鲜人之牛只运之。除牛只外，不得妄取一物。如欲纵兵行掠，待我军深入，何所不有。须严饬众人，勿违指令。"

十四日，驻跸噶山河。是日，昂古赖侍卫率二十人过安州捉生，获二十八人、马五匹来献。

是日，命外藩蒙古诸贝勒大臣等各率所部兵沿海纵略，会于安州，留之。

是日，前遣之多罗贝勒岳托遣巴朗前来报信，言兵至平壤，探知平壤都堂闻圣汗军至，知军威不能敌，业已遁去等语。

十五日，圣汗抵安州，驻营于安州之南岗。是日，命左右翼兵分两路出略。

是日，遣正黄旗蒙古巴雅尔率十五人伏于安州城东路，时良边城总兵官遣兵五十骑往探我军是否攻击安州城。我伏兵遇之，击败之，杀二十余人，生擒一人解至，获马十五匹。

是日，圣汗出征朝鲜后，土默特部山津巴克什等二十九人、鄂尔多斯部四人来朝，二部落人共进献马七十六匹及蟒缎、素缎等物。

签注：① 谨查《清文鉴》一书，虽有 mokso 一词，然于此文义不通，照旧档抄录之。

十六日，遗书安州城官员曰："大清国宽温仁圣汗敕书致朝鲜国安州守城将军：我今兴师来此，非以尔国势弱易取，欲离散尔民，毁灭尔国也。尔国王近臣毁天地之盟，弃和好之道，以书付平安道洪观察使云，丁卯年向我讲和，乃权宜之计，今已永绝成仇，当集智谋之士，励勇敢者等语。其书为我使臣及前去之大臣等遇而夺之，来献于我。此天特赐我也。我观是书，确知尔国决意败盟，遂昭告天地，集各地之兵，遣发大军深入，欲平定尔朝鲜国八道。尔勿望我军即退，我既来此，岂事不成即退耶。众兵在后携红衣炮、大将军炮及火器、战车辎重前来，尔等岂不见之耶。我若速回，何为携此重器而来。我今将驻跸王京，诸军将分屯尔八道，不识尔王能乘龙入海耶。倘乘船适海，我亦必备船逐取之。此次必平定尔国。其不从而抗拒之官兵，必杀不赦；归诚迎顺之官兵，按级升授，予以恩养。将军果能顺应时机，举城归降，一则身家宗亲俱得保全，二则功名盛大，三则凭赖将军之善，全城军民俱免祸患也。将军如若不从，则祸必至而悔之无及矣。我若欺尔王弱国微，毁弃盟好，兴师至此，则将军自当死守尔城。尔王、大臣懦弱，且不念太平之道，不虑国家之危，不顾盟好，贻害人民，不虑官兵涂炭，先启衅端，以对强国，是何为耶。将军若谴责尔王、大臣，当速来归我，此古今贤哲之所为也。顺时避乱，去凶趋吉，谓之义也。将军速思之。将军忧虑归降之后尔王戮尔妻孥宗族乎。尔王或留居于城，或遁至岛上，前途未卜，自救不赡，岂有闲暇屠尔妻孥宗族耶。将军若随我前去收取，可全得矣。"

圣汗驻跸二日，以候出略安州兵至。十八日启行，过肃川驿十里驻跸。

十九日，过顺安驿三十里驻跸。

是日，往围朝鲜王京之和硕豫亲王遣乌尔噶纳率五人至，奏言："马富塔、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乌拜等十四日抵王京，时有朝鲜副将二员、游击四员、备御六员率精兵六十余人迎战，为马富塔、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乌拜所败，尽杀之。进抵王京后，朝鲜崔尚书、李侍郎迎于城外，问曰：'汝等来此何为。'马富塔等对曰：'我等奉圣汗之命，前来与尔王议事。'崔尚书、李侍郎答曰：'尔等既来议事，容我等回告我王，以礼相迎。'遂去备宴来迎，实为缓兵之计。后其王遁去。马富塔等闻之，即追至四十里外南汉山城，围之。十六日，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军相继至，环绕围之。"圣汗闻乌尔噶纳等奏言，即于是夜遣户部承政英古尔岱往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处，令其探实朝鲜王消息还报。

二十日，过中和二十里驻跸。

是日，拣兵士之马羸弱者，留平壤城喂养。

二十一日，往围朝鲜王京城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遣启心郎穆成格率五人

奏报围朝鲜王李倧实况。是日，过凤山十里驻跸。

二十二日，过瑞兴驿十里驻跸。

二十三日，过平山五里驻跸。

二十四日，驻跸青郊馆驿。是日大雨。

二十五日，驻跸开城府。是日，往围朝鲜王京城之和硕豫亲王遣英古尔岱赍书至。英古尔岱所赍书曰："和硕豫亲王谨以朝鲜王退居山城实况奏闻圣汗仪仗前：自遣穆成格之后，往来议事已停。执城内城外人询之，言十三日送朝鲜王妻及二子入岛内，唯王与长子尚未及去，闻我军抵琶渠，乃遣兵守渡口，遂进山城。十四日，闻我军至王京城，自山城出逃，因坠马身脚受伤，不能行，复入山城。城内粮、薪、水俱少，兵士每二人日给一柳斗粮。唯四处有水，设人看守，列队汲之。城内兵数不详，凡垛口平坦处设三人，稍险处二人，极险处一人，且其军器亦未全携入城内。二十一日，我遣往采果之人遇瓦尔喀部进入朝鲜居住者叶辰、麻福塔等四人率百户来归，引至。据瓦尔喀人告云，朝鲜四道将合兵来援等语。遂命八旗每二牛录选护军一人、每二旗选甲喇章京一员，以阿尔津统之；又选阿礼哈超哈每牛录甲士一人、每一旗章京一员，以色勒统之，前去堵截其来路。二十三日，命洪阔率护军五十人，往视海岛渡口，见彼城内，兵自城出，沿山而来，稍有侵扰。"

是日，命正黄、镶黄、正红、镶红、镶蓝五旗各出大臣一员，率每牛录甲士三人，前去增援往围朝鲜王之和硕豫亲王。

是日，命护军纛章京巩阿岱、巴布赖、巴都里率每牛录护军一人，亦往增援和硕豫亲王军。

是日，命左右翼兵分两路出略。

二十六日，驻跸临津江。

是日，遣笔帖式乌达里率四人赍书往谕多罗安平贝勒曰："圣汗谕多罗安平贝勒：我前遣噶布什贤超哈既至，朝鲜王自王京遁走，避入四十里外之山城。噶布什贤超哈在前，次和硕豫亲王兵，次多罗贝勒岳托兵，次后遣兵，相继至彼，立寨围之。我闻此讯，亟盼尔等携红衣炮、大将军炮及火器速至。其乌真超哈及三王军中马骡即可驮运之炮、鸟枪及其铅子、火药，着昂邦章京石廷柱选择乌真超哈官员率之前来，凡汉人三王下之炮与鸟枪可用其马驮载前行者，令三王携之同来。尔多罗安平贝勒及昂邦章京石廷柱在后携红衣炮、大将军炮车前来。其乌真超哈及三王之军，可酌加调剂，以马肥壮者居前、羸弱者居后。汉三王下之红衣炮、大将军炮车，命其部下干练官员统领，偕同尔等运来。倘拉车牛只不敷用，可于路两旁略取牛马运之，勿贪取他物，

此地何愁无俘获。在前与三王同行之兵过黄州时，可先派兵二百，搜剿黄州岭西侧朝鲜伏兵，并留兵殿后，俟后队悉数过岭，再往前行。其留平壤之兵丁，羸弱马匹及内外闲散蒙古，当详加查验，由尔多罗安平贝勒携之来。过黄州时，仍遣兵一百，搜剿岭上朝鲜伏兵，加意收集后队前来，恐遣一二人被杀也。所遣四人，令二人与汉三王同来，二人与尔多罗安平贝勒同行。黄州岭朝鲜埋伏之处，彼等知之，可令指导。勿得违命。"

二十七日，圣汗渡临津江，至琶州驻营。先是天暖，临津江两岸冰皆泮，徒步亦不可行。十二月二十四日，天雨，骤冷，圣汗至，临津江结冰坚厚，大军安然渡过。随征文武各官无不惊诧。

二十八日，距王京三十里驻跸。

是日，前遣往围朝鲜王之和硕豫亲王遣启心郎祁充格来奏曰："朝鲜外道有援兵来，我军三次击败之。南汉城兵出，我军亦二次击败之。"

二十九日，圣汗谕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阿岱，镶黄旗固山额真拜音图、乌赖，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恩格图，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古穆，镶蓝旗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巴特玛等曰："尔等率阿礼哈超哈入朝鲜王京城，搜剿军人，收其财物、牲畜。"谕毕留之。并令外藩蒙古兵与彼同留。圣汗启行，未入王京，行经城外路渡过汉江，抵围困朝鲜王之南汉城，大军于城西驻营。

是日，蒙古衙门承政尼堪赍书自多罗安平贝勒军至，所赍书言："多罗安平贝勒杜度谨奏：奉圣汗命，往略皮岛、大花岛、云从岛、铁山一带与明国相邻之地，因其地居民弃之日久，一无所获，遂焚其房舍。又奉命于大路两旁取牛只，自义州至定州，未获牛只。由家带至牛只及蒙古军马，俱已疲羸。因留义州一日、龙川一日、宣川四日，拟于二十二日启行。"

是日晚，和硕豫亲王至圣汗前奏言："奉圣汗命，和硕豫亲王先来围朝鲜王京城。十六日卯刻至其地，观之，朝鲜王已弃宫遁逃，城门关闭。令开门，不从，遂命兵士舍梯越城而入，城上兵不敢拒，纷纷逃窜。闻朝鲜王遁走，即穿城而追，至四十里外南汉山城，立寨围之。昔有自女直国人居朝鲜之二百户，今来归附。朝鲜外道兵闻其王被围，有都堂一员率兵一万八千人来援，分兵两队扎营。时遣硕托贝子、尼堪贝子、博和托贝子、洛托贝子、舅舅阿什达尔汉等，率兵往击，尽斩之。又有副将一员率兵五千人来战，仍遣硕托贝子、尼堪贝子、博和托贝子、洛托贝子、舅舅阿什达尔汉等击败之。遣色勒、阿尔津截敌来路，遇有副将一员率兵五百余人至，击败之。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乌拜等遇将入南汉城之兵，截击之，杀二百余人，时有四百余兵自南

汉城出，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击败之。”

三十日，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超品一等公杨古利额驸，先来围朝鲜国王，败其外道来援之兵，将所获纛、旗、刀、枪、弓、箭及鸟枪悉行陈列，马匹按旗排列，献圣汗阅。圣汗览毕，先纳马三。次按克敌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品级赏赐。其余马匹，视被创者伤势轻重赏赐。余悉赏众军士。所获马匹总数二千五百、纛一百五十。

是日，先是，命固山额真谭泰、阿岱、拜音图、乌赖、杜雷、恩格图、叶臣、古穆、费扬古阿哥、巴特玛等入朝鲜国王京城，杀其军人，收取其财物、牲畜。至是，卯刻，率众兵竖梯登城，城上兵不敢拒，纷纷逃窜，遂收取其财物、牲畜。

是日，归附瓦尔喀部人麻福塔、叶辰率众谒汗，行三跪九叩礼。赏叶辰、麻福塔各缎袍一、薰貂帽一。

太宗朝签注满汉文对译

1.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lbalame sere gisun, usthai ergeleme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三七八九

谨查《旧清语》一书，albalame，即逼迫。

2.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sain de iberakū, ehe de anaburakū sere gisun, uthai sain niyalmai gosin nomhon seme ibedeme gidašarakū, ehe niyalmai furu doksin seme anabume gelerakū sere gūnin sehebi. 三八一三

谨查《旧清语》一书，sain de iberakū，ehe de anaburakū，即不因善者之善良而欺侮，不因恶者之恶毒而惧怕。

3.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sui sere gisun, uthai jui be sui seme jorime gisurere gūnin inu sehebi. 三八一四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ui，即指子女而言。

4. gingguleme kimcici, faitame seole sere gisun, ainci lashalame seole sere gisun dere. 三八三三

谨思，faitame seole，盖决断之意。

5. gingguleme kimcici, han i bithei sere gisun, ainci hesei bithei sere gisun dere. 三八三五

谨思，han i bithei，盖敕谕之意。

6. gingguleme kimcici, genggiyehe sere gisun, ainci ulhihe sere gisun dere. 三八四三

谨思，genggiyehe，盖明白之意。

7.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bka de tengnebume ararangge sere gisun, uthai tukiyeme araha abka sere hergen de teherebume araha sere gūnin inu sehebi. 三八六三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bka de tengnebume ararangge，即与抬格之天字并齐之意。

8.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fonji sere gisun, uthai ere mudan sere gisun inu sehebi. 三

八七三

谨查《旧清语》一书，ere fonji，即此次。

9. monggo baita sara niyalma de fonjici, cahar gisun de, ambakasi baita bifi takūrarangge be elci sembi, an i amasi julerși takūršarangge be jakiyan sembi, amba muru monggoso ming gurun be fusihūšame, aniyadari bure menggun jaka be ganame takūraha niyalma be jakiyan seme gebulehe dere. 三八七六

经咨询，谙悉蒙古事宜之人，察哈尔语因有大事所派之使称 elci，通常所派者称 jakiyan。盖蒙古等轻蔑明朝，称每年派去取所给银两物品之人为 jakiyan。

10.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mkeci sere gisun, uthai emke seme sere gisun inu sehebi. 三八八六

谨查《旧清语》一书，emkeci，即一个。

11.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wa manggi waliyarakū semeo sere gisun, uthai waki sembime wame muterakū semeo sere gisun sehebi. 三九一八

谨查《旧清语》一书，wa manggi waliyarakū semeo，即欲杀而不能杀乎。

12.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nangga sere gisun, uthai anagan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三九三三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nangga，即借口。

13.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juwe dabala ai sere gisun, uthai ere juwe ci tulgiyen, encu bisirengge akū sere gūnin sehebi. 三九九九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re juwe dabala ai，即除此别无选择。

14.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uku arame sere gisun, uthai geoden arame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〇二九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uku arame，即设伏。

15. gingguleme kimcici, ere beise i giran i niyalma sere gisun, ainci beise i emu uksun i niyalma sere gūnin dere. 四〇三四

谨思，此 beise i giran i niyalma，盖贝勒同宗之人之意。

16.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mde suwaliyambi sere gisun, uthai emu adali suwaliyame weile tuhebumbi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〇四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emde suwaliyambi，即一同治罪。

17. gingguleme kimcici, ere gūnin i mohon sere gisun, ainci gūninjahai umainaci ojorakū sere gūnin dere. 四〇六六

谨思，此 gūnin i mohon，盖人之常情之意。

18. gingguleme kimcici, ere ilga akū sere gisun, ainci ilgabun akū sere gisun de adali dere. 四〇八四

谨思，此 ilga akū，盖无区分之意。

19.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banjire coo sere gisun, uthai nikan i baitalara ciyan coo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一〇五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banjire coo，即明人所用钱钞。

20. gingguleme kimcici, ere fongkosi sere hergen, ainci gungju i wesihun colo dere, baicara ba 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四一二八

谨思，此 fongkosi 一词，盖公主之尊号，无从查考，照抄之。

21. monggo baita sara niyalma de fonjici, monggoso niyaman jafara de šantu ulebure kooli bi, cohome šantu giranggi, umgan giranggi i sirame, sabta holtome banjiha gūnin be gaime, uthai giranggi yali i jalan acaha gese holbome banjikini sere gūnin sembi. 四一二八

询据知悉蒙古习俗之人称，蒙古等结亲，有给食牲畜腿骨之例，特取腿骨棒骨相接、细连骨相连为生之意，即犹骨肉世亲结姻缘为生之意。

22. gingguleme kimcici, ere šang ni niyalma sere gisun, ainci šang gaime genehe niyalma sere gisun dere. 四一四八

谨思，此 šang ni niyalma，盖前往领赏之人之意。

23. gingguleme baicaci, mukden i ejetun de non bira gebungge ba bi, ere non i abaga sere gisun, ainci non bira bai abaga sere gisun dere. 四一四九

谨查《盛京志》，有嫩河地名。此 non i abaga 一词，盖嫩河地方之阿巴噶之意。

24.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tuwafi manggi selaha seme ejehebi, ainci uthai tuwaha manggi, selaha sere gūnin dere. 四一五一

谨查旧档，记有 tuwafi manggi selaha，盖即阅后畅快之意。

25.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boljon bilan akū sere gisun, uthai boljohon bilagan akū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四一五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boljon bilan akū，盖无限定期之意。

26.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weile deriburei tuktan de, duberei jalinde bodoho sere gisun, uthai baita be deribure tuktan de, urunakū duben i babe tulbišere be jorime gisurehebi sehebi. 四一七二

谨查《旧清语》一书，weilen deriburei tuktan de，duberei jalinde bodoho，即事之初必虑事之终。

27.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mede, medege sere juwe gisun be adali baitalambi. 四二二六

谨查，旧档中 mede、medege 二词通用。

28. gingguleme kimcici, hoton de becere jušen sere gisun, ainci hoton tuwakiyara jušen sere gisun dere. 四二三一

谨思，hoton de becere jušen，盖为守城诸申。

29.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hoošan de sindaki sere gisun, uthai hoošan de araki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二三六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放于纸上，意即写于纸上。

30. gingguleme kimcici, bithei takūrara sere gisun, ainci bithe benebure sere gisun dere. 四二四〇

谨思，bithei takūrara，盖令送书以往之意。

31. gingguleme kimcici, gorolame sere gisun, ainci goromime sere gisun dere. 四二四五

谨思，gorolame 一词，盖从远之意。

32.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madangga sere gisun, uthai aisi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四二四七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madangga 一词，即同利。

33. gingguleme kimcici, jome sere gisun, ainci jondombi sere gisun dere. 四二八一

谨思，jome 一词，盖常提起之意。

34.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sire bure serengge, uthai ulindume gūldurame baire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二八三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sire bure，即行贿。

35.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baninarakū serengge, uthai banjinarakū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四二八七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baninarakū，即同不成。

36.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foni serengge, uthai ere ucuri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二八八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foni，意即近期。

37.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abkai helmehen seme arahabi, kimcime tuwaci, ainci abkai asu sere gūnin i adali dere, baicame bahakū of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四二八八

谨查旧档，写 abkai helmehen，谨核，盖意同天网。因无从查考，照旧档抄录之。

38. gingguleme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bithe, fe dangse de gebu hala be arahakū, da songkoi sarkiyaha. 四三〇二

谨查，此段文字，旧档中未写名姓，照抄之。

39.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bitele serengge, uthai jing bisire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三〇九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bitele，即正在。

40.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de seye be janu sembi. 四三一〇

谨查，蒙古语称恨为 janu。

41.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erele alara serengge, uthai ere alara ele gisun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三二四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rele alara gisun，即此所告诸言。

42. gingguleme kimcici, jai suwayan muduri aniya sere gisun, ainci suwayan muduri jai aniya sere gisun dere. 四三二九

谨思，jai suwayan muduri aniya，盖戊辰二年之意。

43. gingguleme baicaci, juwanci afaha de yen ting lu de beiguwan i hergen i ejehe buhe, ere afaha de

geli beiguwan i hergen i ejehe buhe, ain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dere. 四四一七

谨查，第十张颁给殷廷辂以备御职敕书，此张又颁给殷廷辂以备御职敕书，盖旧档所写重复。

44.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kuūl ting seme arahabi, kimcime tuwaci, ainci ba na i gebu dere, damu ya bade bisire be baicame bahakū of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四四三四

谨查，旧档写库特勒庭，经核，盖地名也，唯其位于何处，无从查考，照抄之。

45. gingguleme baicaci, liyoo gurun i suduri bithede, aisin gurun i taidzu han be 东怀国皇帝 seme fungnehe sehebi, ere aisin be šun dekdere hefeli gurun i han sere gisun, ainci ere gūnin dere. 四四八三

谨查《辽史》，曾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此 aisin be šun dekdere hefeli gurun i han，盖此意也。

46.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banjimbi banimbi sere juwe gisun be adali baitalambi, ere banjiha sere gisun, ainci baniha sere gisun dere. 四四八九

谨查旧档，banjimbi 与 banimbi 通用，此 banjiha 盖即 baniha。

47. fe dangse de ere emu meyen be manju monggo hergen i kamcime ejehebi, te gingguleme da ejehe manju hergen be ere debtelin de sarkiyame araha, monggo hergen be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ebtelin de sarkiyame araha. 四五三二

此段旧档为清字、蒙古字合璧，兹谨将原录清字抄录于此册，其蒙古字抄录于无圈点字档内。

48.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de, fulehun sere gisun be ūklige sembi. 四五四五

谨查，蒙古语称恩惠为 ūklige。

49.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fe dangse de monggorome nikarame arafi unggihe bithe seme araha bicibe, umai nikan hergen ejehe ba akū, damu manju hergen i kamcime ejehebi, te gingguleme da ejehe, manju hergen be ere debtelin de sarkiyame araha, monggo hergen be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ebtelin de sarkiyame araha. 四五六一

谨查，此段虽于原档写译成蒙古字、汉字遣往，然未录有汉字，唯以清字、蒙古字录之。兹谨将原录清字抄录于此册，其蒙古字抄录于无圈点字档内。

50. cansang sere gisun, ba i gebu gese,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me araha. 四五九〇

cansang 一词，似系地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51.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niyaman fahūn hūwajame alambi sere gisun, uthai unenggi gūnin be hungkereme tucibumbi sere gisun sehebi. 四六三五

谨查《旧清语》一书，niyaman fahūn hūwajame alambi，即倾诉衷肠。

52. ere emu meyen i fe dangse be gingguleme baicaci, ši men i jergi juwan ba i gebu araha bime, juwan emu hoton sehebi, ainci emu ba i gebu melebufi ejehekū dere. 四六五三

谨查此段之旧档，写石门驿等十处地名，然称十一城，盖有一地名漏而未写。

53. gingguleme kimcici, ere juwe suwayan sere gisun, ainci uthai juwe suwayan gūsa sere gisun dere. 四六六一

谨思，此 juwe suwayan，盖即两黄旗也。

54.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四六八一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55. gingguleme kimcici, halai ahūn deo sere gisun, ainci uthai emu halai ahūn deo sere gisun dere. 四七〇四

谨思，halai ahūn deo，盖同族兄弟也。

56.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四七三二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57. gingguleme kimcici, ere dobi niyalma sere gisun, ainci dobi i gese kenehunjere mangga niyalma sere gūnin dere. 四七三五

谨思，此 dobi niyalma，盖意为如狐多疑之人。

58.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sunja niyalma seme araha bicibe, damu duin niyalmai gebu bi,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四七五二

谨查，旧档虽写五人，仅有四人姓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59. gingguleme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gisun, juleri sunjaci afaha de araha gisun ci encu akū, ain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dere. 四七六一

谨查，此段与之前第五页所写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60.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erei terei donjici sere gisun, uthai erei terei gisurere be donjici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四七六九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rei terei donjici，即与传闻同

61.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jangge sere gisun, uthai ja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七九九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jangge，即易也。

62. ginggulembi kimcici, ere tebke sere gisun, ainci berhe sere gisun i gūnin gaime baitalahangge dere. 四八〇〇

谨思，此 tebke，盖取琴弦之意用之也。

63. gingguleme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baita, orin ilan debtelin de araha emu meyen i baita ci encu akū, ain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dere. 四八〇二

谨查，此段与二十三册所写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64. gingguleme kimcici, niyalmai oron ilibume gaifi sere gisun, ainci icihiyame sindara menggun gaifi sere gūnin dere. 四八一三

谨思，niyalmai oron ilibume gaifi，盖取丧葬银之意也。

65.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jafan be barilga sembi. 四九二八

谨查，蒙古语称礼品为 barilga。

66. gingguleme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baita, orin ningguci debtelin de araha emu meyen i baita ci encu akū, ain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dere. 四九三九

谨查，此段与第二十六册所记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67. gingguleme baicaci, ere emu meyen i baita, orin ningguci debtelin de araha emu meyen i baita ci encu akū, ain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dere. 四九四六

谨查，此段与第二十六册所记一段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68. gingguleme kimcici, ere kanji sere gisun, ainci kame jiki sere gisun dere. 四九五四

谨思，此 kanjiki，盖来堵之意也。

69. gingguleme kimcici, ere doolame benjici sere gisun, ainci ulame gajici sere gisun dere. 四九五五

谨思，此 doolame benjici，盖转送而来之意也。

70.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nggelce serengge, uthai enggeleme tuwana sere gisun inu sehebi. 四九五九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nglece，即探察。

71.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hūntahan jangnaha serengge, uthai hūntahan jafaha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四九六一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hūntaha jangnaha，即与敬酒同。

72. gingguleme baicaci, fe dangse de g'angse seme arahabi, kimcime tuwaci, ainci mukšan jafara cooha dere, baicame bahakū of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四九九〇

谨查旧档，写 g'angse，经核查，盖持棍之兵也。因无从查考，照旧档抄录之。

73. gingguleme baicaci, yargiyan kooli de, wecere ecike be, boihoci ecike seme arahabi. 五〇四〇

谨查，《实录》将沃车呼叔父写为博依霍齐叔父。

74.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aitai gaitai balai arbušara niyalma be wakašame gisurembihede, aika ohode sembi sehebi, kimcici, ere aika oci sere gisun, ainci aika ohode sere gisun de adali dere. 五〇八三

谨查《清文鉴》一书，责备间或行止乖张者用 aika ohode。经核，此 aika oci，盖与若果同。

75.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fondo fondo keifulembi sere gisun, uthai fondolome gabtambi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〇九〇

谨查《旧清语》一书，fondo fondo keifulembi，即射穿。

76.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doro be efuleme jengki sere gisun, uthai jempi doro be efulembi sere gūnin sehebi. 五一〇六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oro be efuleme jengki，即忍心毁坏基业。

77. gingguleme kimcici, ere jušereme sere gisun, ainci jušen arame sere gisun inu. 五一一六

谨思，此 jušereme，盖当做诸申之意。

78.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coohai ten kai sere gisun, uthai cooha de mangga kai sere gūnin sehebi. 五一二三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coohai ten kai，即善于用兵之意。

79.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fulmiyeme sere gisun, uthai tabušame sere gūnin sehebi. 五一三〇

谨查《旧清语》一书，fulmiyeme，即牵扯。

80. gingguleme kimcici, ere gisun de dosika amban sere gisun, ainci hebe de dosika amban sere gisun dere. 五一三三

谨思，此句中 dosika amban 一词，盖指议政大臣也。

81. gingguleme kimcici, ere baboo sere gisun, ainci baboo ilhangga suje dere. 五一六九

谨思，此 baboo 一词，盖八宝花缎也。

82.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šeri uju sere gisun, uthai facuhūn i da sere gisun inu, dalafi balai šerime yabumbi sere gūnin sehebi. 五一八二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šeri uju，即祸首，亦系为首讹诈之意。

83.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u gisun i bithede, erehei tulergi sere gisun, uthai ereme gūniha ci tulgiyen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一八二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rehei tulergi，即与期望之外同。

84. gingguleme kimcici, ere tušaha sere gisun, ainci afaha sere gisun dere. 五一九一

谨思，此 tušaha 一词，盖职任之意也。

85.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tabarambi sere gisun, uthai tašarambi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二三六

谨查《清文鉴》一书，tabarambi 一词，即与出错同。

86.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二四六

此段旧档原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87. ere emu meyen inu monggo hergen i songkoi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二四七

此段亦照蒙古字译为清字。

88.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二六六

此段旧档原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89.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kaikamsi sere gisun

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五二七七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kaikamsi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90. gingguleme baicaci,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juwan juwe ujui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siberhen sere gisun akū,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siberhen sere gisun bicibe, ici acar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五二八一

谨查《无圈点字十二字头》及《旧清语》，均无 siberhen 一词。《清文鉴》虽有 siberhen，然义不合，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91.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ilarsu sere gisun, uthai ilan ursu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二八五

谨查《旧清语》一书，ilarsu，即与三层同。

92.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de duin juse be tūrban kekuket sembi. 五三一八

谨查，蒙古语称四子部为 tūrban kekuket。

93.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三八一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94.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三九三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95.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四〇三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96.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四〇五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97.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四一一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98.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umai tongsan sere gisun akū,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五四一二

谨查《清文鉴》一书，并无 tongsan 一词，照旧档抄之。

99. gingguleme kimcici, ere fudengge sere gisun, ainci fudere doroi buhengge sere gūnin dere. 五四一八

谨思，此 fudengge 一词，盖以送行礼给与者之意。

100. ereci fusihūn nadan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gemu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四三五

以下七段旧档所写均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01.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四四五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02.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teretele genehe serengge, uthai etenggileme arbušahai genehe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五〇〇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eteretele genehe，即与扬长而去同。

103.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ura seme šuburefi budere isipi serengge, uthai dogo yali wajifi bucere isika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五〇三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ura seme šuburefi budere isipi，即肌瘦将死。

104.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derelame becere serengge, uthai dere tokome becere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五〇三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erelame becere，即当面指责。

105.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iname urse sere gisun uthai bengsen akū eberi urse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五四八

谨查《旧清语》一书，ainame urse，即庸懦无能者。

106.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durgešere weile sere gisun, uthai tuksicuke baita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五五八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durgešere weile，即与危险同。

107. gin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ehede, amangga sere gisun, uthai amala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五五六七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amangga 一词，即与后同。

108. gingguleme kimcici, ere wempi sere gisun aici uthai meijefi sere gūnin dere. 五六三三

谨思，此 wempi 一词，盖粉碎之意也。

109. gingguleme kimcici, ere šanggiyan suru morin sere gisun, ainci fe dangsede šanggiyan sere hergen be fulu araha dere. 五六六六

谨思，此 šanggiyan sure morin，盖旧档多写 šanggiyan 也。

110.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六七三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11. gingguleme kimcici, ere kutusi sere gisun, ainci uthai kutule sere gisun de adali dere. 五六七五

谨思，此 kutusi 一词，盖即与跟役同。

112.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turga šatan, ufa šatan sere juwe gisun 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五六七七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等书，均无 turga šatan、ufa šatan 二词，故照抄之。

113.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六九八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14. ere emu meyen fe dangsa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七一二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15.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m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五七三三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16. gingguleme kimcici, ere sung lii sere gisun, ainci nikan gisun uthai doroi jaka benjimbi sere gisun dere. 五七四七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117.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solinggiha sere gisun uthai solinabuha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七五一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olinggiha 一词，即命去请。

118. gingguleme kimcici, ere ainame sere gisun, ainci uthai ai hacin i sere gūnin dere. 五七八二

谨思，此 ainame 一词，盖无论如何之意也。

119.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norombi sere gisun be monggoso horhodana sembi, ere horhodoho serengge, uthai norome tuwakiyaha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八五〇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orombi 一词，蒙古语曰 horhodona。此 horhodoho，即固守也。

120.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ehede, ere eheke sere gisun, uthai ehe oho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八五二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eheke 一词，即差也。

121. gingguleme baicaci, jaka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lamun i biyade arahabi serengge, uthai lamun gūsai biya aliha dangse de arahabi sere gisun inu sehebi. 五九四七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lamun i biyade arahabi，即写于蓝旗值月档内。

122. gingguleme kimcici, sahahūn ilicaha irgen sere gisun, ainci geren sahaliyan ujungga irgen sere gisun dere. 五九六三

谨思，sahahūn ilicaha irgen，盖黎民之意也。

123. gingguleme kimcici, jing dusy, daise dusy, sere gisun, ainci jingkini dusy, daiselaha dusy sere gisun dere. 六〇三〇

谨思，jing duši、daise duši，盖正都司、代都司之意也。

124.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rci hokombi sere gisun uthai gerci be weile tuheburakū sere gisun sehebi. 六〇七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gerci hokombi，即其原告免于治罪。

125.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nakabure sere gisun, uthai sucungga nadan sere gisun sehebi. 六〇七七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akabure 一词，即头七。

126. ere emu meyen fe dangse de arahangge monggo hergen,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六〇九三

此段旧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27. gingguleme kimcici, ukšan de bi majige, ukšan de bi majige ushambi sere gisun, eici fe dangse de jursuleme araha, eici mudan gaime gisurere babe baicara ba 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六一四〇

谨思，ukšan de bi majige usahambi，或旧档写重，或按音调言之，无从查考，故照抄之。

128.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nda sadun seme gaime bume yabu sere gisun uthai gucu niyaman jafame yabu sere gisun inu, hajilaki sere gūnin sehebi. 六一四六

谨查《旧清语》一书，anda sadun seme gaime bume yabu，即结亲相好，亦系结交之意。

129. gingguleme kimcici, ere gurun i dube bisire teile sere gisun, ainci jecen i dubede isitala sere gisun dere. 六二一三

谨思，此 gurun i dube bisire teile，盖直至边境之意。

130. gingguleme kimcici, ere sung lii sere gisun, ainci nikan gisun, uthai doroi jaka benembi sere gisun dere. 六三〇七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131. gingguleme kimcici, ere sung lii sere gisun, ainci nikan gisun, uthai doroi jaka banjimbi sere gisun dere. 六三三九

谨思，此 sung lii 一词，盖汉语，即送礼也。

132.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tukšan gecuheri sere gisun akū, da songkoi sarkiyaha. 六三五一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tukšan gecuheri 一词，照抄之。

133.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meilun suje sere gisun akū, da songkoi sarkiyaha. 六三五四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meilun suje 一词，照抄之。

134.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doro mene dele serengge, tob tondoi yabuci sain sere gūnin sehebi. 六三六七

谨查《旧清语》一书，doro mene dele，乃公正而行为善之意。

135.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šu sere gisun, uthai hafuka sere gisun inu sehebi. 六三八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šu 一词，即通晓。

136. gingguleme baica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doroi nimembi sere gisun, uthai bai nimembi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六三八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doroi nimembi，即同普通疾病。

137. gingguleme baicaci, yargiyan kooli de, wecere ecike be boihoci ecike seme arahabi. 六四三四

谨查《实录》，wecere ecike 写作 boihoci ecike。

138.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ambulakan banjiha bicina sere gisun, uthai goidatala banjikini sere gūnin sehebi. 六四五〇

谨查《旧清语》一书，此 ambulakan banjiha bicina，即长寿之意也。

139.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ihan siname waliyame unggihe sere gisun, gisurere mudan, siname serengge, uthai sindame sere gisun inu, ihan dagilafi dobome sindafi waliyambi sere gūnin sehebi. 六四五二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ihan siname waliyame unggihe，按其语调，siname 即放置，亦为备牛供奉祭奠之意。

140.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nakabume emgeri ambarame emugeri serengge, sucungga nadan amba nadan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 六五四一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nakabume emgeri ambarame emgeri，与头七、大七同。

141. gingguleme baicaci, tase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h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六五四七

谨查，tase 一词，于《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42. gingguleme baicaci, manda sere hergen ci ningguci jurgan i g'andi sere hergen de isibume, fe dangse de monggo hergen arhabi,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六五八二

自曼陀罗一词至第六行之木鱼一词，原档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43. gingguleme baicaci, subasitai bithe serengge, uthai subasita i bithe inu, ere emu gisun be yargiyan kooli de 元坛宝藏 seme nikarame arahabi. 六六一六

谨查，subasitai bithe 即 subasida 之书，此词于《实录》译写汉字为元坛宝藏。

144.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ere sirara bade akū serengge, uthai siraci acara niyalma akū sere gisun inu sehebi. 六六二一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此 sirara bade akū，即无适合承袭之人。

145. ereci fusihūn sunja meyen, fe dangse de gemu monggo hergen arhabi, te manjurame ubaliyambuha. 六六五七

自此以下五行，旧档皆为蒙古字，今译为清字。

146. gingguleme baicaci, dabišikū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h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六六七二

谨查，dabišikū 一词，于《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47. gingguleme baicaci, yargiyan kooli de yodor tatabure, obo arabure sere gisun be,悬转轮结布幡 seme nikarame arahabi. 六八〇四

谨查，yodor tatabure、obo arabure，于《实录》译写汉字为悬转轮、结布幡。

148. gingguleme baicaci, jakan toktobuha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sorondoro ucuri sere gisun, uthai targara inenggi sere gisun inu sehebi. 六八八八

谨查《新定旧清语》一书，sorondoro ucuri，即斋戒日。

149.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jan i umiyesun sere gisun 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六九七九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jan i umiyesun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150.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gudu maitu sere gisun 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七〇〇一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gudu maitu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151.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meilun sere gisun 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七〇〇七

谨查《旧清语》及《清文鉴》，均无 meilun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152.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cuheri de jodoho kūwaran bisire ishun muduri be bolin sembi sehebi, kimcici, ere bolilame ifiha goksi sere gisun, ainci bolin sindame ifiha goksi sere gisun dere. 七〇一〇

谨查《清文鉴》一书，蟒缎织有团龙称 bolin。谨思，此 bolilame ifiha goksi，盖缝有团龙之无扇肩朝衣之意。

153. gingguleme kimcici, ere dekdeni songko faitara bade sere gisun, ainci da songko faitara bade sere gisun dere. 七〇三二

谨思，此 dekdeni songko faitara bade，盖往昔哨探之地之意。

154. gingguleme kimcici, ere šolo akū sere gisun, ainci baktandarakū sere gisun dere. 七〇九一

谨思，此 šolo akū，盖不能容纳之意也。

155. gingguleme baicaci, tase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h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七一二四

谨查，tase 一词，《清文鉴》与《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56. gingguleme baicaci, tungšan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h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七二三七

谨查，tungšan 一词，《清文鉴》与《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57.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mu tabišakū sere gisun akū, baicame bahakū ofi da songkoi sarkiyaha. 七二九三

谨查《旧清语》与《清文鉴》，均无 tabišakū 一词，因无从查考，照抄之。

158.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de ori be sondor sembi. 七三六三

谨查，蒙古语称琉璃素珠为 sondor。

159.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fesin arafi gisurembi sere gisun, uthai fesin obufi gisurembi sere gisun inu sehebi. 七三七二

谨查《旧清语》一书，fesin arafi gisurembi，即为把柄之意。

160. hese be dahame sarkiyame arara de, da ejehe gurun i ejen fujin i gebu be gaifi, damu hala be arahabi. 七四二八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国君福晋之名，仅录姓氏。

161. hese be dahame sarkiyame arara de, da ejehe hanciki amba fujin i gebu be gaifi, damu hala be arahbi. 七四三四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大福晋宸妃之名，仅录姓氏。

162. hese be dahame sarkiyame arara de, da ejehe wesihun amba fujin i gebu be gaifi, damu hala be arahabi. 七四三八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大福晋贵妃之名，仅录姓氏。

163. hese be dahame sarkiyame arara de, da ejehe ijishūn fujin i gebu be gaifi, damu bodisai cūhur tabunang ni sargan jui seme arahabi. 七四四二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福晋淑妃之名，仅录为博第赛楚虎尔塔布囊之女。

164. hese be dahame sarkiyame arara de, da ejehe jingji fujin i gebu be gaifi, damu hala be arahabi. 七四四六

遵旨抄录时，删去原录福晋庄妃之名，仅录姓氏。

165. gingguleme baicaci, dabisikū, meilun sere juw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h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七五七九

谨查，dabisikū、meilun 二词，《清文鉴》与《旧清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66. gingguleme kimcici, ere un sere gisun, ainci u u sere gisun de adali dere. 七六〇七

谨思，此 un 一词，盖与呜呜同也。

167. gingguleme kimcici, ere oforo acakini sere gisun, ainci hūwaliyasun akū de isibukini sere gisun dere. 七六一三

谨思，此 oforo acakini 一词，盖致使失和之意也。

168. gingguleme baicaci,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šanggiyan guwafu be temgetuleme hūwaitambi serengge, uthai šanggiyan umiyesun be guwafu de hūsibufi temgetu obumbi sere gūnin sehebi. 七九三四

谨查《旧清语》一书，其 šanggayan guwafu be temgetuleme hūwaitambi 者，即裹白带为号之意。

169. gingguleme kimcici, ere wang ni jakai gurun i niyalma sere gisun, ainci uthai wang ni jakade bisire gurun i niyalma sere gisun dere. 七九五四

谨思，此 wang ni jakai gurun i niyalma，盖王身边之人也。

170.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gecuheri de jodoho kūwaran bisire ishun muduri be bolin sembi sehebi, kimcici, ere bolilame ijiha ergume sere gisun, ainci bolin sindame ifiha ergume sere gisun dere. 七九九四

谨查《清文鉴》一书，称蟒缎织有有圈对龙曰 bolin。谨思，此 bolilame ijiha ergume，盖缝有团龙之意也。

171. gingguleme baicaci, dabisikū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n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八三二〇

谨查，dabsikū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72. gingguleme baicaci, monggo gisun de, suwayan be sira sembi. 八三二五

谨查，蒙古语黄色曰 sira。

173. gingguleme baicaci, jalmingga sere gisun,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gemu ejelekūbi,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八三二八

谨查，jalmingga 一词，《清文鉴》及《旧清语》中均不见记载，照旧档抄录之。

174. gingguleme baicac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de mokso sere gisun bicibe, ubade ici acarakū, fe dangse i songkoi sarkiyaha. 八四一五

谨查《清文鉴》一书，虽有 mokso 一词，然于此文义不通，照旧档抄录之。

太宗朝人地名
汉译文音序索引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W

X

Y

Z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太宗朝　汉文译文
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
页数＝９６１
ＳＳ号＝１２９２１５５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２
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

第四十二册　　天聪五年十月
第四十三册　　天聪五年十月至闰十一月
第四十四册　　天聪五年十二月
第八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正月至二月
第四十五册　　天聪六年正月
第四十六册　　天聪六年正月
第四十七册　　天聪六年正月
第四十八册　　天聪六年正月
第四十九册　　天聪六年二月
第五十册　　天聪六年二月
第九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三月至六月
第五十一册　　天聪六年三月至四月
第五十二册　　天聪六年四月
第五十三册　　天聪六年五月
第五十四册　　天聪六年六月
第五十五册　　天聪六年六月
第五十六册　　天聪六年六月
第十函　　太宗皇帝天聪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五十七册　　天聪六年七月至八月
第五十八册　　天聪六年八月至九月
第五十九册　　天聪六年十月
第六十册　　天聪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六十一册　　天聪朝记事六件　　年月未记
第十一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正月至三月
第一册　　崇德元年正月
第二册　　崇德元年二月
第三册　　崇德元年二月
第四册　　崇德元年二月
第五册　　崇德元年三月
第六册　　崇德元年三月
第十二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四月至五月
第七册　　崇德元年四月
第八册　　崇德元年四月
第九册　　崇德元年四月
第十册　　崇德元年五月
第十一册　　崇德元年五月
第十二册　　崇德元年五月
第十三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五月至六月
第十三册　　崇德元年五月
第十四册　　崇德元年五月
第十五册　　崇德元年六月
第十六册　　崇德元年六月
第十七册　　崇德元年六月
第十八册　　崇德元年六月
第十四函　　太宗皇帝崇德元年七月至八月
第十九册　　崇德元年七月
第二十册　　崇德元年七月
第二十一册　　崇德元年七月
第二十二册　　崇德元年七月
第二十三册　　崇德元年七月
第二十四册　　崇德元年八月